

目 录

清初农民战争及抗清斗争

清 政 府 档 案

三、各省农民起义与抗清斗争 (1)

1. 直 隶

京郊民众的抗清活动与清廷之治安措施 (1)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冯铨 洪承畴等 启本

清朝官员陈剿抚之策 (3)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孙承泽 启本

京畿杨村等处人民坚持抗清及清官员筹办剿抚

事宜 (3)

顺治元年八月初五日 金之俊 启本

武昌王李茂根等被镇压及清军发兵进攻内黄开州

起义抗清民众 (4)

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王鏊 启本

山西起义军欲进河北及清军镇压平山等地李茂根

等情形 (5)

顺治元年八月初九日 丘茂华 启本

保定地区人民纷起抗清及清官员筹办镇压事 (6)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柳寅东 启本

保定地区人民纷起抗清及清官员筹办镇压事 (7)

顺治元年九月 王文奎 揭帖

真定地区抗清民众活动情形 (8)

- 顺治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刘余祐等 题本
- 赵高明在直隶传习白莲教及被镇压情形 (10)
- 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郝晋 揭帖
- 顺天府起义民众克赏花城 (11)
- 顺治四年三月 廖攀龙 揭帖
- 赞皇县起义民众攻克县城杀死知县 (12)
- 顺治四年四月二十日 宗教一 题本
- 直隶抗清民众攻占山东利津县城情形 (13)
- 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张儒秀 揭帖
- 直隶起义民众李祥宇等联合山东义民在沧州静海
等地活动及清军镇压情形 (14)
- 顺治四年十月十八日 阿哈尼堪等 题本
- 直隶抗清民众突入开州城情形 (19)
- 顺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宗教一 塘报
- 武清起义民众与清军作战情形 (20)
- 顺治五年二月十三日 耿修 揭帖
- 饶阳起义民众攻入交河县及清军追截情形 (22)
- 顺治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于清廉 题本
- 河间起义民众攻破庆云县城等情形 (22)
- 顺治五年八月初七日 罗国士 题本
- 畿南一带民众抗清活动情形 (23)
- 顺治朝 刘余祐 启本
- 昌平等地民众袭击县城情形 (24)
- 顺治六年六月初二日 曹叶卜 题本
- 直隶起义民众在水淀地区活动威逼天津及清官员
清发兵攻剿 (26)
- 顺治六年七月 曹叶卜 揭帖
- 抗清民众攻入高邑县城 (27)
- 顺治六年八月初六日 于清廉 题本

- 满洲贵族“家下人”张札一陈德升等割辫抗清
被拿 (27)
 顺治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党崇雅等 题本
- 白莲教聚丁等在曲周等处筹划起义及失败情形 (28)
 顺治八年闰二月初七日 张存仁 题本
- 清官员审拟白莲教案之情形 (33)
 顺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马光辉 题本
- 顺德府民田登仕首告刘庆等以传教聚会谋反事 (33)
 顺治九年八月初四日 季思哈等 题本
- 京畿地区民众聚党及杀死庄头等情况 (34)
 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韩岱等 题本
- 直隶抗清民众攻占保定县城 (35)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顾仁 题本
- 朱慈焯自称明开封府周王与韩太净等谋划抗清失
败被捕 (35)
 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六日 李荫祖 题本
- 朱慈焯韩太净等在平山县谋划抗清失败被捕审供
情形 (38)
 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董天机 题本
- 清政府严禁白莲大成等教传教活动 (38)
 顺治十七年正月 张问政 揭帖
- 天津李祥宇等联合山东起义民众抗清及清军镇压
情形 (40)
 顺治朝 张忻 题本
- 直隶房山定兴民众入城劫官等情形 (41)
 顺治朝 魏裔介 题本

2. 山东

- 恩县等地民众抗清并省城告急情形 (42)
 顺治元年七月十二日 王鳌永 启本

- 邹滕一带各支抗清民众活动及清军筹剿情形 …………… (43)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李化熙 启本
- 沂水地区起义民众活动情形及清官员清兵镇压事 …… (45)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王鳌永 启本
- 山东河南形势与清廷急筹招抚情形 …………… (46)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凌翊 奏本
- 马应试在郛钜曹定一带抗清并攻濮州等情形 …………… (47)
 顺治元年八月 方大猷 揭帖
- 昌潍抗清起义军秦尚行等投清 …………… (48)
 顺治元年九月十五日 柯永盛 塘报
- 昌乐县起义民众击毙清政府诱抚官员 …………… (49)
 顺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王鳌永 揭帖
- 嘉祥满家洞等处民众起兵抗清及刘泽清遣兵赴曹
 县活动等情形 …………… (50)
 顺治元年九月 方大猷 揭帖
- 昌乐寿光抗清起义军称重兴年号及王会元部与清
 军在昌乐战斗情形 …………… (51)
 顺治元年九月 王国栋 揭帖
- 嘉祥满家洞起义军首领宫文彩称擎天王等情况 …… (52)
 顺治元年九月 杨方兴 揭帖
- 山东巡按概述全省民众抗清状况并清兵镇压 …… (54)
 顺治元年十月初七日 朱嗣鍊 揭帖
- 山东农民军的发展与清军布防情形 …………… (55)
 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 杨方兴 启本
- 即墨地区丘上佐等抗清及被捕情形 …………… (56)
 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柯永盛 塘报
- 清军围剿嘉祥满家洞起义军情形 …………… (56)
 顺治二年六月 佚名 揭帖
- 潍县张广起义失败 …………… (58)

- 顺治二年七月初十日 丁文盛 启本
 莒州起义民众刘次亨等被捕情形 (58)
 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 陈锦 启本
 庄萧抗清及被俘情形 (59)
 顺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陈锦 启本
 刘二挠张东举郭应海等在昌邑起义失败 (60)
 顺治三年七月初十日 兵部 揭帖
 嘉祥满家洞起义军在合义集等地战败情形 (61)
 顺治[]年十月二十三日 杨方兴 题本
 山东抗清队伍攻入禹城县城 (67)
 顺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丁文盛 启本
 在平汶上肥城等地民众高兴等抗清及清军镇压
 情形 (69)
 顺治三年十月十四日 丁文盛 启本
 陈清增兵临清以镇压抗清民众保护漕运事 (69)
 顺治三年十月十六日 鲁宗孔 启本
 山东民众抗清情况及清政府欲行保甲 (71)
 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吴达 启本
 山东各地起义军抗清情况 (73)
 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吴达 启本
 青州一带农民军首领臧继魁等战败阵亡 (75)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杨声远 揭帖
 禹城起义民众李望楼等在县北活动并克陵县 (78)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吴达 揭帖
 李望楼等克陵县后又取临邑及清军筹防省城情形 (79)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吴达 揭帖
 山东抗清形势及清朝官吏陈镇压之策 (79)
 顺治四年正月 吴达 揭帖
 清军在郯城等地镇压羽山屠玉吾杨思增汶上徐应

- 良滕县高望山等情形…………… (82)
 顺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丁文盛 揭帖
- 山东起义民众围攻禹城及清军镇压情形…………… (84)
 顺治四年三月 丁文盛 揭帖
- 山东巡抚请复派旗兵驻防省城事…………… (85)
 顺治四年五月 张儒秀 揭帖
- 清政府查参郑伯真在暗害被起义军伏击情形…………… (87)
 顺治四年六月初十日 阿哈尼堪等 题本
- 山东起义民众攻占淄川阳信县城情形…………… (88)
 顺治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吴达 题本
- 山东民众抗清情形及清军筹划镇压之策…………… (89)
 顺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杨声远 揭帖
- 山东民众纷起抗清及清军滥杀无辜情形…………… (90)
 顺治四年七月 蔡应桂 题本
- 谢迁起义军失败…………… (91)
 顺治四年八月初一日 朱国柱 题本
- 清政府察处失守临邑县城之官员…………… (92)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吴达海等 题本
- 谢迁起义军曾攻克淄川并处死顽固官僚孙之獬等
 情形…………… (93)
 顺治四年九月 张儒秀 揭帖
- 抗清起事农民夜攻陵县县城…………… (93)
 顺治四年十月 张儒秀 揭帖
- 濮州起义民众攻入朝城…………… (94)
 顺治四年十月 金廷献 揭帖
- 丁维岳等攻克寿张堂邑并攻打张秋情形…………… (95)
 顺治四年十月 金廷献 揭帖
- 丁维岳围攻张秋及清军攻陈家楼等情形…………… (97)
 顺治四年十月 张儒秀 揭帖

- 清河道总督请设防高唐曹州 (98)
 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杨方兴 揭帖
- 丁鸣吾(维岳)周魁轩攻下峄县县城 (99)
 顺治四年十一月 张儒秀 揭帖
- 丁维岳等坚持抗清及清官员请添战马事 (100)
 顺治四年十一月 张儒秀 揭帖
- 山东起义军闯入河北开州城及清调兵夹击情形 (101)
 顺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宗教一 题本
- 丁维岳张尧中等在郟城战死 (102)
 顺治四年十二月 张儒秀 揭帖
- 山东抗清农民在德州等处活动情形 (103)
 顺治五年正月 张儒秀 揭帖
- 山东抗清农民在东平州击毙知州李芝桂 (104)
 顺治五年三月初一日 张儒秀 题本
- 山东抗清农民攻破宁阳县 (105)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宗教一 题本
- 李化鲸张光素等在曹县等地与清军作战情形 (105)
 顺治五年九月初八日 吴景道 揭帖
- 清政府审拟丁鸣吾(维岳)等攻下泰安时之失职
 官员 (107)
 顺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吴达海等 题本
- 李化鲸在曹县战败降清情形 (108)
 顺治五年十一月 杨方兴 揭帖
- 山东孙化庭拥立翼王拒寨抗清战败被俘 (113)
 顺治六年二月 吕逢春 揭帖
- 李化鲸余部在东明活动及清军镇压情形 (114)
 顺治六年三月初一日 李若霖 塘报
- 山东起义民众吴瓦夸等攻破观城清政府察处失职
 官员 (115)

- 顺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党崇雅等 题本
榆园起义军任奉亭等攻入丰县及金声桓派人之
联络情形 (116)
顺治六年 王文奎 题本
- 山东起义民众围攻长清济南情形 (120)
顺治朝 王鳌永 启本
- 清政府查明李化鲸攻下曹州曹县定陶情形 (121)
顺治八年闰二月十八日 金之俊等 题本
- 清政府审办失守东光县之官吏 (124)
顺治八年四月初七日 被德弘等 题本
- 山东起义民众韩斗等曾投李化鲸围攻东明等地
情形 (125)
顺治八年 王亮教 题本
- 清政府察处困围苍山起义农民之失职官员 (126)
顺治朝 马光辉 题本
- 清政府审理榆园起义军攻下丰城时之失职官员 (127)
顺治十年四月初五日 朱马喇 题本
- 清政府安置招抚之滕天凤等人情形 (129)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夏玉 题本
- 榆园起义军在赣榆等地活动情形 (130)
顺治十四年正月 蔡士英 揭帖
- 山东李法等领取郝摇旗札敕被捕审拟情形 (131)
顺治十六年六月 许文秀 揭帖
- 清政府通缉于七 (132)
康熙元年五月十五日 明安达礼等 题本

3. 山西

- 交城等地民众梁自雨张成豆马威等踞寨抗清及清
政府派兵镇压情形 (133)
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 马国柱 启本

- 交城王登朝王国祥等抗清失败 (136)
 顺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马国柱 启本
- 李俊等反对剃发围攻河曲县城及清政府镇压情形 (136)
 顺治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吴达海等 题本
- 绛县翼县抗清起事失败 (140)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申朝纪 题本
- 绛翼沁一带教民抗清情形 (141)
 顺治四年五月 申朝纪 题本
- 孟五二县起义民众首领李化龙等攻孟县县城 (142)
 顺治四年九月 祝世昌 揭帖
- 李化龙围攻孟县后被俘 (143)
 顺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祝世昌 塘报
- 山西禅教侯九约等抗清起义及其失败情形 (144)
 顺治四年 马国柱 塘报
- 五台张五桂等抗清斗争情形 (146)
 顺治六年二月 祝世昌 题本
- 平遥太谷民众抗清情形 (147)
 顺治六年十月十七日 蔡应桂 揭帖
- 虞胤韩昭宣昭守运城战败韩昭宣阵亡 (147)
 顺治六年十月 蔡应桂 揭帖
- 刘嗣向攻下襄陵县城情形 (148)
 顺治六年 刘余祐等 题本
- 雁平刘迁等抗清失败被杀 (149)
 顺治七年三月初二日 佟养量 揭帖
- 高鼎刘永忠等在五台山抗清及清军发兵镇压情形 (150)
 顺治七年五月 刘弘遇 揭帖
- 高鼎等在五台继续抗清及晋民负担过重情形 (151)
 顺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刘弘遇 题本
- 高鼎家属被俘情形 (152)

- 高鼎等坚持抗清斗争及清官员筹陈镇压之策 (169)
 顺治十二年二月 柯臣 揭帖
- 李化龙被处死 (169)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 白如梅 揭帖
- 虞胤襄起龙等抗清情形 (170)
 顺治十四年 白如梅 题本
- 虞胤等在山西屯兵与联络各地抗清人士情形 (171)
 顺治朝 陈应泰 题本
- 平阳张天等假称未来佛下界立教反清及其失败
 情形 (175)
 顺治十五年 白如梅 题本
- 山西农民军领袖牛光天等在河南许洧地区发动起
 义失败后被捕情形 (186)
 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贾汉复 揭帖

4. 河南

- 刘洪起在汝宁等地率兵举事抗清情形 (188)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宁承勋 揭帖
- 刘洪起率兵踞新蔡 (189)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宁承勋 题本
- 清军镇压辉山地区抗清民众情形 (190)
 顺治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吴景道 揭帖
- 济源县杨天美等反剃发抗纳粮 (190)
 顺治四年十月初七日 吴景道 题本
- 罗山张启伦联络湖北抗清势力攻破孝感云梦情形 (191)
 顺治五年正月 高士俊 揭帖
- 罗山抗清首领张启伦等战败被俘之情形 (193)
 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吴景道 题本
- 宁陵起义民众焚关及清军筹防情形 (195)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吴景道 题本

- 张进泽等在灵宝卢氏起义抗清并称历正年号等
情形 (195)
 顺治五年十月十四日 李若霖 塘报
- 张进泽杜见川等攻卢氏及清军筹防情形 (197)
 顺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吴景道 塘报
- 张进泽等抗击清军及被镇压情形 (200)
 顺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吴景道 塘报
- 张进泽刘道士等在灵宝县石垛山抗清战败情形 (204)
 顺治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李若霖 塘报
- 河南拐河山徐奇等被清政府招抚 (205)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李际期等 题本
- 朱存裕等策划夺取河南府城失败被捕情形 (208)
 顺治朝 函海等 题本

5. 陕西

- 陕西农民军情况与清军缺乏兵丁马匹情形 (213)
 顺治三年九月初四日 李思忠 启本
- 陕西民众金老将等抗清及清军追击情形 (214)
 顺治四年八月十六日 黄尔性 塘报
- 环曲一带黄张飞等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214)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 李养气等在麟游周至永寿等地抗清情形 (215)
 顺治四年九月三十日 刘明燠 揭帖
- 扫地王李奎等在镇安抗清及自来虎在魔王坪战败
被俘情形 (217)
 顺治五年四月 任珍 塘报
- 澄城郃阳起义军进入尖山及清军镇压情形 (218)
 顺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黄尔性 揭帖
- 姬彦物在澄城与清军作战阵亡情形 (219)
 顺治六年四月初八日 黄尔性 揭帖

- 农民军王永强部下刘大英攻克同官县城 (220)
 顺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巴哈纳等 题本
- 渭南何可亮等踞山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221)
 顺治七年正月十三日 黄尔牲 揭帖
- 陕西地方情形及献免征招垦之策 (222)
 顺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孟乔芳 揭帖
- 南山抗清农民攻下岐山县城清政府察处失职官员 (224)
 顺治八年六月十二日 马之先 题本
- 刘相国何秉元等抗击清军被俘情形 (225)
 顺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金之俊等 题本
- 清政府查王永强等在榆林起义时各属丢失之库仓
 钱粮军器等情 (230)
 顺治八年八月初八日 波洛等 题本
- 陕西何柴山被叛徒计诱拿绑纳献清军 (231)
 顺治八年八月十九日 马之先 揭帖
- 王永强占领延安一带并委任文武官员 (232)
 顺治八年八月十九日 梭德弘等 题本
- 孙守金在紫阳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233)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马之先 揭帖
- 刘弘才等在三水一带抗击清军情形 (236)
 顺治朝 孟乔芳 揭帖
- 清军镇压刘弘才农民军情形 (237)
 顺治朝 佚名 揭帖

6. 湖北

- 湖北起义抗清频发并湖南拒不受抚以及清军战守
 无策等情形 (240)
 顺治二年十一月 江禹绪 揭帖
- 黄冈白云寨与英山民众抗清斗争情形 (241)
 顺治二年十二月 何鸣奎 揭帖

- 麻城各寨民众千人抢去清军协济军米及商城抗清
杀官等事 (243)
 顺治三年六月十三日 吴景道 揭帖
- 蕲州柯夏王会吾等攻下太湖县城情形 (244)
 顺治四年九月初九日 刘今尹 题本
- 黄州民众在麻城击败清军情形 (246)
 顺治五年八月初九日 迟日益 题本
- 麻城民众周于义等抗清攻河南光山等地及清军发兵
镇压情形 (248)
 顺治五年十月初五日 吴景道 塘报
- 麻城抗清民众在河南光山商城作战情形 (249)
 顺治六年七月初三日 吴景道 塘报
- 湖北抗清民众攻克南漳及清政府核查阵亡官员事 (251)
 顺治十年二月十八日 噶达洪等 题本
- 黄州易道亨等与东山周承谟等聚众抗清 (252)
 顺治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迟日益 题本
- 李阳春受永历总兵印及被清军俘获情形 (254)
 顺治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祖泽远 题本

7. 湖 南

- 张黑神等攻辰州未克 (256)
 顺治七年八月 兵部 揭帖
- 曹易汪等起义军联合瑶民攻克常宁桂阳临武等处
直逼衡州 (256)
 缺年月 线缙 揭帖

8. 安 徽

- 清政府查明因剃发官吏勒索激逼民众攻入无为州
城情形 (258)
 顺治二年十月 姜金胤 揭帖
- 安徽各地抗清情形 (259)

- 顺治二年十一月 毛九华 揭帖
- 桐城无为等处民众假称史阁部攻下巢县及清拨兵
镇压情形 (262)
- 顺治五年二月 李胤岩 揭帖
- 抗清民众在巢县无为活动情形 (264)
- 顺治五年二月三十日 吴惟华 揭帖
- 清军攻下无为州及假史阁部等被捕审拟情形 (265)
- 顺治五年二月 马国柱 摺报
- 清军进攻安庆抗清起事民众踞守之英寨情形 (267)
- 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刘弘遇 揭帖
- 金声桓部潘许等结连各地起义民众攻下祁门黟县
休宁三县清政府察处失职官员 (267)
- 顺治朝 吴达海等 题本
- 安徽吴四维等抗清失败及其被捕情形 (269)
- 顺治九年四月初七日 蓝拜等 题本
- 霍丘金台等攻破县城劫狱及清军镇压情形 (270)
- 顺治十年三月 王文奎 揭帖
- 盱眙县起义民众入署劫库杀死知县孙昭锡情形 (271)
- 顺治十三年 刘宗韩 题本
- 办理盱眙县之入署夺印劫库杀官事 (272)
- 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恽海等 题本
- 范海山等发动农民退约被捕后逃脱 (273)
- 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李粹然 题本

9. 江西

- 曹大辇踞赣闽边界王来八聚众吉安清军回防省城 (273)
- 顺治四年八月初一日 金声桓 题本
- 王来八在吉水县抗击清军情形 (275)
-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章于天 揭帖

广信“徐部院”等抗击清军以及在弋阳等地作战

情形…………… (277)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章于天 揭帖

杨拱卿等在崇仁乐安交界小约地方抗击清军…………… (278)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章于天 揭帖

王来八在高坚地方牺牲…………… (280)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章于天 揭帖

余干五王子领千人攻下安仁县城…………… (281)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章于天 揭帖

浮梁起义民众与浙江入赣之南明军队联合抗击清

军情形…………… (282)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章于天 揭帖

金声桓等围攻赣州后清军乏饷情形…………… (283)

顺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马国柱 揭帖

泰和县起义民众刘京等攻陷县城及清军镇压情形…………… (284)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朱延庆 揭帖

魏林凤在泰和等县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286)

顺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夏一鹤 题本

杨义等踞广信府九仙山抗清及清政府命江浙两省

围攻…………… (287)

顺治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蔡士炎 题本

乐平县董明魁抗击清军及投降情形…………… (289)

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李芝粹 揭帖

雩都李玉庭等抗击清军及清军镇压情形…………… (293)

顺治十七年正月 苏弘祖 揭帖

10. 江 苏

江宁安庆二府抗清形势…………… (297)

顺治二年十一月 毛九华 揭帖

- 南明瑞昌王联合江宁附近民众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298)
- 顺治三年八月三十日 洪承畴 揭帖
- 张华山称义王在山阳盐城等地谋攻淮安情形 (301)
- 顺治四年九月 陈之龙 揭帖
- 张华山称义王聚众抗清攻破淮安县城 (302)
- 顺治四年九月 杨声远 揭帖
- 江宁地方起义民众攻下庙湾 (304)
- 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洪承畴 揭帖
- 盐城轧东沟一带民众举事 (306)
- 顺治四年十月十五日 杨声远 揭帖
- 厉豫称义王在庙湾等地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307)
- 顺治四年十月 陈之龙 揭帖
- 丹阳湖内民众史炳上等在金坛武进等县举兵拟附明唐王及清军镇压情形 (309)
- 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盛□□ 揭帖
- 如皋县王锡周等树大明中兴旗聚众诱靖鲁将军印拟夺城迎舟山大军清派兵镇压情形 (310)
- 顺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陈之龙 揭帖
- 沂莒海赣等处起义民众李大和尚等在赣榆县活动并攻入海州城 (312)
- 顺治六年二月 吴惟华 揭帖
- 吴江地方民众举事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314)
- 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周国佐 揭帖

11. 浙江

- 昌化县姚志卓等踞城起义抗清及失守情形 (314)
- 顺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肖起元 揭帖
- 谢士奇等在天目山起事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315)
- 顺治三年十月 张□□等 揭帖

- 处州府景宁县麻农暴动 (316)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秦世禎 题本
- 柴国樞等起义攻入江山县城及清政府察办失职
 官员 (317)
 顺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党崇雅等 题本
- 王完勋等抗清民众攻入新昌县及清政府察处失职
 官员 (318)
 顺治八年十月十三日 梭德弘等 题本
- 张彪在嘉湖之间抗击清军被俘遇害 (319)
 顺治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杜果 (浙江巡按) 题本
- 阮国祯抗清在天目山地区被俘 (320)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迹尔哈朗等 题本
- 浙江起义民众魏福贤等进入金华等地及清军镇压
 情形 (322)
 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赖黑里等 题本
- 赤脚张三等在浙西与江南活动情况及清朝之严厉
 镇压措施 (324)
 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朱昌祚 题本
- 虎爪山与浙西等地民众结伙焚劫抗官 (327)
 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赵国祚 题本

12. 福建

- 清官员概述福建地方情形 (330)
 顺治五年四月 陈锦 揭帖
- 李长脚等攻克古田县城 (331)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源拜等 题本
- 福建山区民众与郑成功等内应外合攻打州县城池 (332)
 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 赵国祚 揭帖
- 同安永春德化三县先后被抗清民众攻克清政府察
 参失守官员 (334)

-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霍达 揭帖
 清军从福建班师 (335)
 顺治六年七月初八日 张学圣 揭帖
 清官员奏参贪庸噬民之劣弁 (336)
 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佟国器 揭帖
 福建渔民等购运物资接济郑成功被清政府查获 (337)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九日 困海等 题本
 宁化地区黄素禾等聚众抗清及清军筹剿情形 (338)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 佟国器 揭帖
 刘元帅等在宁化等县抗清并配合郑成功进攻省城
 及清军镇压情形 (341)
 顺治十三年十月 李率泰 揭帖
 林文郑进等在福州侯官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344)
 顺治十六年六月 李率泰 揭帖
 陈全在漳州永丰石壁一带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346)
 缺年月 佚名 揭帖

13. 广东

- 灵山民众抗清以及平定义军首领李士元战死情形 (347)
 顺治八年 李栖凤 揭帖
 连州廖文英联合马宝抗击清军情形 (348)
 顺治九年六月十二日 李栖凤 揭帖
 清军于恩平阳江一带镇压王兴罗全斌等情形 (352)
 顺治九年六月十二日 李栖凤 揭帖
 香山县起义民众梁子直等攻入县城及其失败情形 (359)
 顺治九年十二月 李栖凤 揭帖
 广东湖南边界一带民众反剃发斗争情形 (361)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李栖凤 题本
 长宁等地起事民众陈辉等拒守围寨抗击清军情形 (364)
 顺治十五年六月 佟国器 揭帖

14. 察哈尔

蔚州附近饥民和逃兵聚众举事及清军筹办镇压

情形…………… (375)

顺治六年正月十一日 冯圣兆 揭帖

15. 甘肃

抗清回民自广武坡至巩昌府城沿途与清军作战

情形…………… (376)

顺治五年四月初十日 黄尔性 揭帖

清官员陈镇压回民起义善后之策…………… (377)

顺治五年五月初十日 郝璧 揭帖

米喇印等所踞兰州被清军攻占…………… (377)

顺治五年五月十八日 王世功 题本

米喇印牺牲丁国栋在甘凉坚持斗争…………… (378)

顺治五年六月 王世功 揭帖

巩昌府回民马文远举义攻城失败潜藏被捕…………… (379)

顺治五年七月十三日 王世功 题本

河州起义回民受招安掌教王道弘被处死…………… (380)

顺治五年八月 王世功 揭帖

甘州回民起义被清军镇压情形…………… (381)

顺治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张勇 揭帖

清政府追查被米喇印攻占兰州的失职官员…………… (382)

顺治六年六月初二日 石维崑 题本

清官员讯供起义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等攻占大靖城

等情形…………… (383)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吴达海等 题本

16. 青海

西宁回民起事被清军镇压…………… (385)

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周文焯 题本

17. 贺弘器武大定王光泰谭文等的抗清斗争

- 孙守法部下李鹤子等在陕西抗清及清军缺饷情形 …… (385)
 顺治三年二月初七日 雷兴 启本
- 郭君镇贺弘器等进踞宁州城 …… (386)
 顺治四年正月初十日 雷兴 塘报
- 刘文炳被俘郭君镇牺牲贺弘器撤至庆阳 …… (388)
 顺治四年四月 赵瑞 揭帖
- 郭君镇贺弘器攻下宁州后清政府撤查失事情形 …… (389)
 顺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佚名 揭帖
- 王光泰踞郧阳情形 …… (391)
 顺治四年七月 曹叶卜 揭帖
- 马德抗清及被清军追攻在河儿坪阵亡 …… (392)
 顺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孟乔芳 题本
- 马德等袭破安定县城以及向清朝乞抚情形 …… (393)
 顺治四年八月十六日 黄尔性 塘报
- 贺弘器马德等余部在北武当山被清军镇压情形 …… (397)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 贺弘器家属等被捕情形 …… (398)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 王老虎部在镇原县与清军作战情形 …… (399)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 王光泰焚房县城情形 …… (400)
 顺治四年十月 曹叶卜 揭帖
- 王光泰从郧阳攻浙川 …… (401)
 顺治四年十月 赵兆麟 揭帖
- 武大定王光泰等在川楚边界活寇情形 …… (401)
 顺治四年十月 刘明侯 揭帖
- 武大定在川陕交界处与清军作战后入川 …… (403)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黄尔性 塘报

- 米国珍突围与武大定等在陕川交界处抗清情形 (404)
 顺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黄尔性 塘报
- 王光泰与米国珍等在湖北陕西活动及米国珍被捕
 李世英被杀等情形 (405)
 顺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黄尔性 塘报
- 贺弘器武大定等举事抗清时之情形 (406)
 顺治五年正月十五日 孟乔芳 题本
- 李国英任四川巡抚 (408)
 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李国英 奏稿
- 四川各抗清部队坚持斗争与清军缺兵乏粮情形 (409)
 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李国英 题稿
- 武大定在宁羌情形 (411)
 顺治五年三月十五日 黄尔性 塘报
- 四川起义民众杨三聚众攻入陕西西乡及清军镇压
 情形 (412)
 顺治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黄尔性 塘报
- 清川抚请补抚标官兵 (413)
 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军乏饷及陈屯田之策 (414)
 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王命臣派降将李开藻探保宁情况败露及清军攻下
 顺庆情形 (415)
 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摇黄邢十万等扎营卢二坝欲取保宁入秦及清军
 派兵夹击情形 (417)
 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李国英 题稿
- 朱经略发总兵樊梁栋等攻顺庆并赵荣贵攻射洪及
 清军防剿情形 (419)
 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李国英 题稿

四川抗清民众遍起及清军乏饷求救并请开垦屯田 …… (421)

顺治五年五月初五日 李国英 揭帖

武大定阻扰秦蜀及清军发兵攻潼川绵州等地情形 …… (422)

顺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李国英 题稿

清礼部为被王光泰等在郾襄杀死之清军将弁请恤 …… (424)

顺治五年六月十五日 礼部 手本

清礼部为被王光泰等在郾襄杀死之清朝官吏请恤 …… (425)

顺治五年六月十五日 礼部 手本

清政府抚恤被武大定杀死之官员 …… (425)

顺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礼部 手本

甘良臣等联络李鹞子谋取顺庆及清派兵镇压情形 …… (426)

顺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赵班玺 揭帖

赵荣贵等踞文县抗清及清军攻城情形 …… (427)

顺治五年八月 佚名 揭帖

渠县杨乘胤等占踞李毅城抗清及清政府派兵镇压

情形 …… (428)

顺治五年十月初九日 赵班玺 揭帖

清政府发兵入川镇压起义军并行招抚事 …… (430)

顺治六年正月十三日 李国英 题稿

李廷明部副将蒲春方围攻剑州圆山场等处及清兵

镇压情形 …… (431)

顺治六年正月十三日 李国英 揭帖

赵荣贵等自龙安走阶州与清军作战牺牲情形 …… (432)

顺治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清军派参将王明德进驻龙安 …… (433)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清军镇压摇黄邢十万等并察叙出力官员 …… (434)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詹天颜等与清军在石泉等地作战失利情形 …… (435)

- 顺治六年七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清军攻占潼川绵州请奖事 (436)
 顺治六年七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剑梓地区唐运会李廷明严希赐先后被招降情形 (436)
 顺治六年九月初六日 李国英 题稿
 达州刘惟明号必反王被招降情形 (438)
 顺治六年九月初六日 李国英 题稿
 杨展下总兵赵有焉等攻入遂宁县城旋回嘉定 (439)
 顺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李国英 题稿
 杨展部千余人攻射洪县 (440)
 顺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李国英 题稿
 夔东杨展武大定等人互相残杀等情况 (440)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李国英 揭帖
 甘一爵等合王祥部入邻水大足地区攻叛将陈三台
 及清军镇压情形 (442)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詹天颜朱化龙等人踞占龙安及清军剿抚情况 (443)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王二所部在川楚边界抗击清军情形 (443)
 顺治七年三月 赵兆麟 揭帖
 杨展之子杨璟新在武大定围困嘉定后投清 (445)
 顺治七年七月初九日 李国英 题稿
 达州张嗣续踞东岳寨蓄发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446)
 顺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李国英 题稿
 保守李希先等倡立白莲教集千余人抗清及被镇压
 情形 (448)
 顺治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李国英 题稿
 潜逃官谢光祖投起义军武大定部及清军镇压情形 (449)
 顺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李国英 题稿

- 四川各抗清力量分踞情形与清官员请发大兵入川 …… (450)
 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国英 题稿
- 谭文部下老铁匠等在川东地区活动及清军镇压
 情形 …… (452)
 顺治八年正月初三日 李国英 题稿
- 下川东总兵杨乘胤白蛟龙投清 …… (453)
 顺治八年四月十二日 李国英 题稿
- 摇黄各部及王光泰等在归巴地方抗清情形 …… (454)
 顺治八年四月十八日 郑四维 揭帖
- 清察叙镇压达州等地起义军之出力官员 …… (456)
 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察叙镇压夔东地区起义军之出力官员 …… (457)
 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察叙顺治五年镇压杨乘胤等之出力官员 …… (458)
 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察叙顺治六年镇压邻水甘一爵等之出力官员 …… (459)
 顺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察叙顺治六年镇压龙安地方孙一凤之出力官员 …… (460)
 顺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官员陈述四川防剿形势 …… (461)
 顺治十年四月十二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官员陈四川防务情形 …… (462)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二日 李国英 题稿
- 清政府议裁移防兵以节兵饷及川省防务情形 …… (464)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 摇黄抗清军被清军镇压 …… (465)
 顺治十三年五月 胡全才 揭帖
- 四川形势及清军乏饷情形 …… (466)
 顺治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谭诣谭弘等投清 (467)
 顺治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李国英 题稿
- 谭诣谭弘降清情形 (469)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 谭弘谭诣降清后受封侯爵 (471)
 顺治十六年四月 兵部 揭帖
- 清军攻驷子城谭文部总兵陈贵荣等被杀谭益被俘 (471)
 顺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国英 题本
- 牟胜莫宗文等在彭武战败降清 (475)
 顺治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李国英 题稿
- 谭文部下总兵姚玉麟降清 (476)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 谭文部总兵马受等降清 (477)
 顺治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 四川请增设水师事 (479)
 康熙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 四川增设水师镇 (480)
 康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李国英 题稿
- 马进玉等降清授职事 (482)
 康熙四年正月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 招袁韬武大定书 (483)
 李国英 书稿
- 招于大海李鹞子书 (483)
 李国英 书稿
- 招谭文书 (484)
 李国英 书稿
- 招谭诣书 (485)
 李国英 书稿
- 招谭弘书 (485)

李国英 书稿	
招杨展书	(486)
李国英 书稿	
招王祥书	(487)
李国英 书稿	
招杨璟新书	(488)
李国英 书稿	

四、清廷与南明相互勾结企图共同镇压农民军的

主要文件	(489)
顺治登极诏稿 (摘录)	(489)
顺治亲政诏稿 (摘录)	(491)
刘泽清致冯铨洪承畴金之俊书	(491)
刘泽清致吴三桂书	(492)
陈洪范致吴三桂书 (摘录)	(494)
声遥致其五哥书	(494)
宣布取消三饷等事	(495)
顺治元年七月初八日 摄政王多尔衮 令旨	
清廷企图通过陈洪范招抚张献忠等	(496)
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 唐起龙 启本	

三、各省农民起义与抗清斗争

1. 直 隶

京郊民众的抗清活动与清廷之治安措施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冯銍 洪承畴等 启本

内院大学士臣冯銍、臣洪承畴等谨启，为传奉事。

七月二十三日奉令旨：京城门外及近郊去处，盗贼公行，居民不安，总由禁防巡缉弗严。著内院传谕该管衙门，日夜上紧料理，毋容仍前疏玩，责有所归。敬此。敬遵，除置栅栏，编十家牌，严夜巡，已先责成五城御史，著实照行，仍出示谕外，臣等与兵部堂上官、锦衣卫管卫事及五城御史面相订议。窃计御史监率司坊各官，有巡视之责，有报盗之责，而弓兵皂役人等为数不多，势只可于关城巡察，难于远处缉捕。则兵部所属巡捕营将领，与锦衣卫提督西司房，不可不酌议修复。查旧例：兵部所属有京城内外巡捕提督一员，系总兵职衔。提督下有中军、旗鼓各一员，设有东西二营，各用参将一员，分路把总共有十八员。旧有巡兵一万二千名，明朝近例，先经汰过，只存八千名。今拟裁提督一员，并中军旗鼓俱裁，只设参将二员；将东西二营，改为南北二营，裁去把总八员，只用十员；裁巡兵六千二百四十名，只用一千七百六十名。北营参将地方稍狭，只派管把总四员，共

领巡兵七百八名。管巡捕东北西北城内外，及东北西北近郊三四十里等处。南营参将地方辽阔，应派管把总六员，领巡兵一千五十二名，管巡捕东南西南城内外，及东南西南近郊三四十里等处。旧有职方司督捕员外一员，今已议裁。本司尚有主事二员，今拟改用主事一员，专任督捕。钱粮则旧例，巡兵每名，每月支米一石。今恐本色不敷，拟每名每月支米五斗外，再支银五钱。其参将把总，查旧例应给米粮等项裁酌支給。又锦衣卫旧例，有提督西司房堂上官一员，专管京城内外缉捕盗贼，先经议裁，今应即以堂上见任金书官一员管提督西司房事，用以督理刑千百户二员，并督千百户官六员。五城巡緝，兵部先定有旗尉捕役共二百四十名，见已服役。工食应照巡捕营巡兵米银兼支之数，已上皆于旧制之中重加裁省，合计巡捕营巡兵及旗尉捕役共足二千。盖郊关之地，土贼窃发，非土著之兵役，孰知地理情形，必不能以缉捕。故此裁省之中，于钱粮不浮耗，而于地方有裨益。在五城御史则清察栅栏牌甲，以日巡而兼夜禁；在巡捕营将则巡捕关城郊野，以夜巡而兼日察；在提督西司房则缉捕盗贼，用以补五城巡捕营之所不足，某城司坊官该地方本夜有抢劫失事，次日早即急报本城御史，御史即于本日具报内院，不容延迟一日。一面责成司坊官协同理刑千百户巡捕、把总缉贼，某关城郊外地方，本日本夜有抢劫失事，该参将把总次日早即急报督捕主事，该主事径报兵部，一而即日径报内院，不容延迟两日。理刑千百户等官，于该地方本夜遇有抢劫，即于当夜次早速速跟踪追捕，无迟时刻。追贼早则得贼真，必无漏网波及之患。……朱批：览卿等启，条划周详，布置严密，著各该衙门即日慎选官员，速补兵役昼夜料理。其功罪等次及应给本折钱粮，俱依议行。未尽事宜，不防续启。兵部知道。

清朝官员陈剿抚之策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孙承泽 启本

吏科都给事中臣孙承泽谨启，为畿辅盗贼尚繁，伏乞严敕抚镇道将各官，实图科理事。

窃以畿辅盗贼，肆行劫掠，民生惶惶，靡有宁宇。诸臣业已屡疏入告，业已屡奉明旨申饬矣，然而四野之劫掠如故也，民无宁宇如故也。何也，抚之一字，未为得策也。夫使果能不烦兵戈之力，立收革面之功，岂不甚善，然而不能也。请贼党羽已盛，千百成群，胆横气粗，蓄谋日狡，我以抚收贼，贼反以抚愚我，有司涂饰耳目，又以抚自愚，长此不已，祸将安穷！前枢臣金之俊欲将贼之马匹弓矢俱交之官，始谓之受抚。枢臣刘余祐欲杀贼之渠魁，散其党羽，始谓之能抚，可谓极中机宜矣。臣于两说外，不能再加一词，惟愿实实行之而已。实行者何？今贼势已大，谅非州县所能办，须专责之抚臣，督同镇道，极力搜捕，使贼力窘势迫，各缚渠魁，投到受抚，交明马匹器械，束身归农。勒限抚臣半月一报，剿过贼渠若干，收过马匹器械若干，抚过胁从愚民若干。务令啸聚一空，万民安枕，取各州县盗息民安结状备察，始为罢手，此则办贼之实著也。……

京畿杨村等处人民坚持抗清 及清官员筹办剿抚事宜

顺治元年八月初五日 金之俊 启本

兵部右侍郎加一级臣金之俊谨启，为狡寇终未革心，抚镇暂

应移驻，以便弹压，以期廓清事。

窃照近畿土寇惟宛平、东安、武清、灤县一带，趾接壤错之地，实烦有徒。虽阳为受抚，以缓我兵，实阴肆结连，以树其党。而近日天津以上，务关以下，杨、蔡二村之间，白昼连镳，行旅断绝。鞞毂近地，几同化外，此何可置之不问哉？臣愚以为通州总兵杜应登暂宜移驻务关，相机扑剿顺抚，宋权亦宜暂驻通州，就近调度，须事平然后还镇。毋如前者，势盛则呼兵，兵至则曰已受抚，使地方徒被师徒之扰，狡寇益肆猖狂之谋，日迁月延，致成滋蔓难图也。总之，剿必缚其渠魁，破其寨垒之谓剿，若逸役戎首，仅诛胁从，岂成剿乎？抚必解甲投戈，编籍归农之谓抚，若解衣怒马，衷甲受擒，岂成抚乎？……

（朱批）天津务关之间，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歼渠魁，勿令滋蔓。著杜应登暂驻务关，宋权暂驻通州，督率各道将从实下手，以安畿甸。候剿抚完日，启明奉旨方许回镇。作速传谕行。

武昌王李茂根等被镇压及清军发兵 进攻内黄开州起义抗清民众

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王楦 启本

镇守真顺广大等处地方署总兵官臣王楦谨启，为西山伪王已戮，徽臣发兵南下，谨具启报闻，仰慰圣怀事。

顷臣先准提兵固山移会：获鹿生员董如珩等状告土贼武昌王李茂根等，倚山踞寨，大肆抢杀。臣即会同署抚臣，令臣标署中军严文岳统兵剿抚。去后，随据本将塘报，已经阵斩伪武昌王李茂根，伪将军吴屋等千余；贼从万人，悉皆受抚。……又据平

山防守将官丁万金塘报：该县士民半已入城，山贼尽皆招抚。是西山土寇俱已解散，地方渐次宁谧矣。剿寇系臣职掌，臣亦不敢赘词为将士丐功也。惟是南三府告急之文屡至，臣等先令将官杨澄领兵防御。八月初五日，准署大名道手本，土寇东连山东，西合彰卫，号十数万众，窃踞内黄、开州两城，又攻围清丰，危在旦夕等情。到臣。臣即调集兵马，于初七日星驰进发，相机剿抚。……

山西起义军欲进河北及清军镇压 平山等地李茂根等情形

顺治元年八月初九日 丘茂华 启本

欽差整饬井陘兵备道、署保定巡抚事臣丘茂华谨启，为恭报流土近日情形，并发兵南剿日期，仰慰圣怀事。

案照南、和、任、钜等处，土寇啸聚，乘机抢掠。臣于本年七月初二日，遣发署抚标右翼管杨澄统兵一千，南下剿抚，屡有斩获，报捷之文，业于八月初一日塘报兵部讫。本年八月初四日，又据抚标署左翼都司乔若嵩塘报：蒙臣稟委，领兵一百，固关等处防守。据哨探于哲等报称，探至平定州，闻在地士民云：七月三十日流寇百骑至州西关，闻有真定兵马守关，随即旋回。初五日又据乔若嵩报称：差拨兵丁进才前往榆、寿、太原三处侦探，至初三日辰时回称，才等探至平定州，伪官姓乔，贼拨不时往来。总兵马贼在榆次，有称王流贼姓刘在寿阳，不能前探，大约贼兵不过二千，散漫甚多等情。塘报到臣。又准属总兵王燧会称：准提兵固山移会，获鹿生员盖如珩等状告土贼武昌王李茂根，倚山踞寨，大肆抢杀。会臣同遣镇标署中军严文岳，统兵

剿抚。随据本将塘报，已经阵斩伪武昌王李茂根、伪将军吴星等千余，贼从万人，悉皆受抚。阵亡兵丁李自乾等五名，重伤家丁贾大猷等十二名等情。又据平山县防守将官丁万金塘报：该县士民半已入城，山贼尽皆招抚。是西山土寇，俱已解散，地方渐次宁谧矣。等因。到臣。该臣看得，晋地流寇，业委臣标左翼都司乔若嵩领兵在关探守。平山土贼亦已剿散。惟是南三府，近因大兵西剿，土寇复张。南府几次告急。并署大名道张之俊亦具文请兵。臣于本月初七日移署总兵王燧手本，令其领兵一千八百，星驰前往扼剿矣。……

保定地区人民纷起抗清 及清官员筹办镇压事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柳寅东 启本

巡按顺天等处监察御史臣柳寅东谨启，为乞留贤将以壮封疆事。

据保定等五卫指挥千百户等官刘据芳等七十二员呈前事，内称：上谷自流寇蹂躏，民不聊生，土贼又兴，苦乏健卒扑灭，幸吴参将来保料理，秋毫无犯，整练有方。如本月初一日，贼首衣甲，潜进本城，约百余骑，城外列营埋伏，又有数千。本将查知，即闭门擒拿，出城冲击，知机先发，制其未动。上谷之存，皆本将所赐。今渠魁虽除，胁从未殄，正赖本将捕剿。……又据保定道臣向列呈称：保阳南北孔道，实畿南重地。自闯逆蹂躏以后，遍地乘乱，啸聚迫胁，良民尽为盗贼，境内几无净土。幸吴将奉命到镇，设谋剿捕，八月初一之擒斩，十二张登之擒获，剧盗白日劫杀看，咸逃匿求抚，民心稍为帖席。然地方辽阔，保

南束鹿，以往介在河间、真定盜賊聚集之地，猶需一將如吳勝兆者，以鎮定安帖之。使一旦去此，即保北一帶，不能安堵如今矣。伏乞俯從與論，速賜題留，以安民心，以奠重鎮。等因。各到臣。……

（朱批）吳勝兆實心任事，正常用於重地，保定離京不遠，不必議留。兵部知道。

保定地區人民紛起抗清 及清官員籌辦鎮壓事

順治元年九月 王文奎 揭帖

欽差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文奎，為土賊蜂屯，愚發勁兵馬匹，及早剪除，以安地方事。

自我聖朝大兵西指，蕩掃流孽，定讞燕都，一時水火遺黎，熙熙焉有登春台之象。乃烽烟甫息，人心未寧，奸宄頑凶，乘機嘯聚。始而打劫村舍，滿仄腰纏，漸則呼百召千，妄窺城市。如大名之開州、內黃等處，真定之井陘、獲鹿、靈壽諸村，保定之束鹿、唐縣，有徑被攻破者，有困因飽掠而去者，凡在村落，靡不席卷。官兵單弱，分剿弗遑。道、府、州、縣，不得已而出示招安，給札獎功，暫用輯縻之術。而事權一假，勢焰愈熾。最狡黠者，則惟假途于深饒，交連于河晉，劃疆分轄，號令地方。聚則遍野聯營，散則各鄉放告。一賊聞剿，群起護拒。狼奔豕突，日無虛時。財畜子女，任其淫掠。鄉民受驅而向附，有司束手而莫問。今值天清云淨之日，豈容狐肆鴟張之著此。職到任經旬，羽書迭至，拮据宵旦，多方調遣。雖大名諸賊漸次平

定，而据其抗斗之状，日焉数战，兹岂目中有官兵耶？唐县渠魁，仰仗主土威灵，各官用命，亦既就擒正法。然井陘、获鹿等处，伏莽犹多。职思维再四，必得大赫兵威，痛加剿洗，一巢授首，处处皆惊，庶几有以革狼子之心，寒不轨之胆。然后传檄申谕，献巢释跖，开以宽恩，或可怀抚畏诛，一改前辙。不则因循时日，蓄患养痍，涓涓而江河，星星而燎原，殊幸王上救焚拯溺之洪仁，削乱除祸之至意也。职检点标兵，皆系新召徒步，衣、甲、器械尚有未周，兼之马匹全无，粮饷匮乏。按籍则已可观，使之当阵冲锋，擒凶馘逆，则有未能指挥如意者。无怪乎群寇蚁聚，揭竿而无忌也。伏闻天兵不日西剿，真、保一带，路所必由。仰祈王上先拨劲兵五六百骑，就其便道，预抵恒山。职佐以步兵，扑剿诸贼。资粮卑屨，职自备供。盖贼所望风而胆落者，满州兵也。用所惧而声讨之，然亦不误西征之期，是一举两得也。倘未便拨发，则辽将任得功并所部三百余骑，亦俱敢战之兵，请发真定听职调度，事平之日，即归固山。若此则厥威弥张，厥效弥速，歼除丑类，提福生灵，计莫善于此耳。抑职更有请焉，畿南重镇，西扼三关、东控山左，非兵无以壮居重御轻之势，非马不足资持风排岳之雄。除将标兵一而训练外，伏惟王上将各处解到之马，陆续发下一千匹，给职标兵骑剿，若见马不便给发，或将职属折马银乞留二三万两。……

真定地区抗清民众活动情形

顺治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刘余祐等 题本

兵部左侍郎、加从二品服俸、加俸三级、加职一级臣刘余祐等谨题，为调遣事权宜一，内外职掌当明，仰祈特旨，以饬擅渐

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顺治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保定巡抚王文奎题前事，内称：据镇守真、顺、广、大等处地方署总兵官王燧申称，本月十四日，准通政司经历司手本，奉堂案令，内开：据原任督师标下随剿都司袁灿然，为土寇大肆猖獗等事，又据真定府武邑县生员赵明俊为逆寇劫杀等事，各具疏到司。据此看得，畿南重地，咫尺神京，何物于泓，敢伪称总督，构党劫至县官不敢问，若不剿除，甚为民害。拟合咨行扑灭，以靖地方。……凡畿南陆郡士民之疾苦，盗贼之情形，臣与按臣卫周胤胤朝夕密议，亦既博访周知，亟图绥靖。顺、广一带，仰藉天威震赫，幸获救宁。大名地方署总兵王燧领兵亲往，歼渠抚胁，次第安帖。虽复壤联齐、豫，外惊频闻，从此谨塞门庭，可无内患。只兹真定属境，啸聚实繁，初渐于各监司之给札，罔不自改，再长于凌兵科之招抚，檄取就擒诸贼，加以兵柄。事权愈重，为盗益荣，远迩播传，良民尽胁入党。臣出示遍谕，动以祸福，大小贼首，俱已廉知的名，令其解散归业。仍许有能者，赴臣投见，量材使过，不俊者，必加诛擒，渐已开悟愚迷，惊悚国法，投诚归正，源源相继。内有渠魁负固者，臣当会同按镇道臣，相机设法擒剿，务使奸宄不能漏网，良善不致波及，以纾庙堂南顾之忧也。乃细查通政司发来二疏，虽述贼情，多涉往事，情可疑，既不与之封进，则当发回抚按，查实剿捕。乃臆信疏词，檄师调将，殊不知兵威所至，玉石俱焚，白刃长矛，何遑顾惜。嗟此遗孑，受迫被驱，皆非不得已，遽欲使无噍类，诚非推广好生之圣德也。如贼情果真，剿之犹虞株连，脱有未确，岂不为人快私仇乎？……

赵高明在直隶传习白莲教及被镇压情形

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郝晋 揭帖

钦差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理海防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晋，为申报捉获戴发邪道妖书，恳 恩代题，分别正法，以安歹侧，以靖祸源事。

据定州道金事陈燦呈详：问得一名赵高明，年三十四岁，系直隶真定府晋州武强县人，在地名陈家院居住。状招：高明不守本分，专习邪教，听信妖书妖言，传用鼓众，煽惑人民，夜聚晓散。不合不遵新朝法度，同在官赵万银、赵应亨，各不合戴发包网，心存不轨。高明自顺治二年五月内吃斋，赵万银自二月内吃斋，赵应亨自九月内吃斋。各又不合听信在逃饶阳县姓孔不知名一人为师傅，俱皈依为大成教门。每□三次叩头，一报天地，二报皇王，三报父母，烧香避事。妄称将来兵火临头，消灾免厄。高明又不合请孔道到家，抄下《九连经》、《定劫经》、《黄石公御揽集》等邪书，在家蓄戴，原非创纂。邪书中有十疋小月是个赵字，高明姓赵，妄信邪说。本村陈家院只有此三人是实。今顺治三年三月内，该县蒙本府帖文，蒙定州道宪票，蒙巡抚保定郝右侍郎宪票，为严禁事，发下严禁白莲等教告示式样一张到县。本县照式誊写十余张，遍贴城市乡村，严禁惑人邪道，不许扰害良民，仍密差捕快四散访緝。今四月十五日，有陈家院地方报知高明蓄发妖术情形，不敢轻动，俟夜静睡熟，拨门闯入院内，见男女混杂一处，当时捉获高明、赵万银、赵应亨等三人。高明全未剃发，万银、应亨稍剃些许，不遵新式，并帽网、经文、纸张等物。又有在官吴可成、常保印，俱陈家院人，陈佳猷

台南村人，三人俱已剃头，各亦不合因世乱吃斋，不系同伙，亦无妖书。该村地方不敢隐匿，亦举首出，一并拿获到县。该县审问，只当寻常吃斋，无甚关系，各责十板，收仓戴发者另议，及细阅所获经卷锦囊，装订缮写精工，不系旧时经卷，有名为佛说。《定劫经》一卷、《黄石公御揽集》一卷，其词语谬戾，固无足责，但查非明心见性之说，一无吃斋念佛之句，内称弥勒掌教，多系隐语、暗号图讖符录，兴亡姓氏，年月地里(理)等项，且明有争夺天下等语。又有本扣纸帖三付，查系传事至紧莫违等语，不似乡愚所能为者，卑职阅之未终，不觉目眦俱裂，何物么麽，乃敢效张角、刘福通之所为耶。又审赵高明、赵万银、赵应亨等三人，虽违制留发，其举动不似造经妖人。再三设法问难，方供有师傅姓孔，饶阳县人，久住深州，今不知下落。职方悟经中隐语，有十疋小月坐龙墩，又有子游子夏等名，或切赵字、孔字之暗号也。……该职会同真定按臣桑芸看得，违旨蓄发，固已包藏祸心，而况其抄传妖书，悖诞不经若是哉。赵高明自干功令，据招，弃市警众，诚不为枉；赵万银、赵应亨剃发违式，亦系左道惑人，绞罪应拟。吴可成、常保印、陈佳猷，愚民不晓礼义，维□父母吃斋，然知遵法剃头，城旦亦足蔽辜；至孔道托迹饶阳，行踪不定，应行严缉……

顺天府起义民众克黄花城

顺治四年三月 廖攀龙 揭帖

巡按顺天等处监察御史廖攀龙，为城堡连失，贼势益张，再请圣明，亟行裁定事。

本月二十七日午时，据昌平兵备道副使陈维新呈，为塘报土

賊事，內稱：准協守副將張鎮塘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未時，據黃花鎮兵楊世聰、劉士龍口報，二十四日巳時，忽有土賊千余，將黃花城圍住，搭梯上城，將守備童毓瑞拿去，擄搶當舖一個，雜貨舖一個，并守備衙宇頭畜盡行趕走，又將城上大炮拾去。口報到職。據此看得，土賊嘯聚，糾伙擄城，事出大變。除本職會商本道，已發官兵，向賊結聚之處相機剿御外，今屢報賊勢頗眾，必得大兵追剿，以絕根株。惟乞本道轉文，亟請滿兵前來，合力擒剿，以免蔓延。等因。到道。……

贊皇縣起義民眾攻克縣城殺死知縣

順治四年四月二十日 宗教一 題本

巡按直隸真順廣大等處監察御史臣宗教一謹題，寫飛報叛賊殺死縣官事。

臣巡歷任縣一案，于本年四月十八日考察官吏畢，忽接真定府元氏縣塘報前事，報稱：本月十七日夜間，卑職城頭守宿，至四更時候，有本縣紙屯村地方高成訓等報稱，贊皇縣逃來鄉民口稱，十七日被土寇申時進城，將本縣知縣武光前殺死，城中放火烧房，捕官存亡未知，眾賊亦未知向往何處。本縣即差馬快吳奇、石望林飛探。去后，續據本役將贊皇縣逃難生員魯上達从伊本縣逃來，口稱土寇時吉、周得山等五百余名，賊馬七騎，□□進城，武知縣逃出城外，馬賊趕上拿到，在□□前闖城士民婦女跪央未允，隨即殺死。代捕亦傷。……

直隶抗清民众攻占山东利津县城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外贼入境闯城，官兵奋勇合剿，得获全胜，飞报大捷事。

顺治四年九月十六日，据武德道副使祝思信塘报：据利津县知县王维新报称，本县有劣衿张奇会，素结叛寇霍登云、顾养性等，聚众夜谋。卑职访实，于九月初十日密拿，并获枪刀器械到县。审据张奇会等三犯供出，有北直沧州贼首孙大功、陈瑞祯，坝上贼首张二歪，各聚伙贼三五百名不等，来会本省强贼杨三歪、李济寰等，因水灾坍塌，乘机劫掠。今张奇会亦聚好汉常文升、王小庵、霍登云、顾养性等一百余人，专候孙大功等人马到时，一齐举首等语。塘报间，十二日据探役马连科报称，有马步强贼一股二三百余，从商河、海丰一带而来，扬言有攻利津，劫夺张奇会等。卑职闻报，即提出张奇会三犯，欲行再询，随被众兵民忿恨砍死讫。职即同原任都司李榛、生员刘自新，督率快壮乡勇，并武定营兵，出北门外与贼对敌。贼众三战三败，职乘胜驱逐，不意狡贼计险，一股诱敌，一股从西门扒入城内，举火烧房。职见烟火冲天，知贼入城，旋即回兵，鼓励士民，拚命厮杀，将贼赶出西门。贼见追兵勇锐，不敢恋战，分股向西北而去。先是职见城坍，预防不测，将官库钱粮移藏船上，以及印信，并无遗失。嗣后即有满汉官兵三股，袭贼追剿，往沾化一路去讫。等因，塘报到职。缮疏间，本月十九日，又据职标右营都司管游击事王可就塘报，内称：卑职奉本院调，随梅勒章京庠儿蚰

追剿，攻陷海丰强贼，带领把总齐天德，同满洲大兵尾贼向西北。……

直隶起义民众李祥宇等联合山东义民 在沧州静海等地活动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十八日 阿哈尼堪等 题本

兵部尚书臣阿哈尼堪等谨题，为剧贼拒捕伤人，愚乞速赐发兵剿灭，以靖地方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密封到部，该天津巡抚张忻题称：据天津兵备道刘武元呈，据沧州知州许荣昌申报前事，内称：正月初九日，据巡路马快刘名臣等报称：正月初七日，有强贼一伙，在北路何家桥地方上庄劫抢，因与打仗，杀死庄民二人等情。到州。据此，随该卑职即令巡捕吏目王廷贵，率领捕役、乡兵，于初九日酉时出城缉捕。去后，于十一日未时，据马快刘永泰回州报称，役等蒙差捕查，于初九日三更时分到马洛坡喂马造饭，走至次日天明，到韩家庄，拿有强贼一名陈二，于本日巳时，在庄上又获大盗一名吕四。当该王吏目审，据吕四称，有伙贼在王大本庄上。随统领乡兵齐至王大本庄。路西又获有伙贼苏进，走有四五里地。又获有伙贼一名韩太，监带至李村宿歇。于四更时起身，于十一日辰时分走至兴济县王官地方，只见群贼骤至，马贼约有二十余骑，步贼约有百人，拒捕打仗。自辰至午，众役力寡难敌，被贼杀伤领乡兵头目顾耀祖，并捕役、乡兵十数人，劫夺前获各贼，赶散吏目王廷贵不知下落等情。到州。据此看得，沧州之南，与盐邑东省逼邻，沧之东北，又与静海、兴济接壤。盗贼出没，访俱于此。近因警报频闻，屢蒙宪饬森切，卑职

倍加戒严，敢为玩忽不意。……卑职未敢讳隐，致成养痍之患，理合飞报，垂察拒捕伤人大盗，速赐拨发马步官兵三百余名，星夜赴沧，亟行扑灭，庶贼势不致蔓延，地方得以宁谧。等因。到道。为照东省土寇鸱张，事切震恐，本道屡飭驻防官兵及各该州县倍加戒备，毋致疏疏，属境颇无蠢动。兹据沧州申报，忽有强贼先至何家桥杀人鼓祸，嗣聚马贼二十余骑、步贼百有余人，至兴济地方，横然与官兵拒捕，劫贼杀役，该州捕官尤无下落，势甚猖獗，流害匪微，似应急如该州所请，酌发精健捉擒，以清疆土。合无于本部院标下选壮丁一百员名，镇道两标各选壮丁五十员名，一面行令饷司措发饷银，立时启行，密速确侦行踪，会同扑剿。倘或贼众势重难御，即令驻防赵参将统兵出奇协力擒缚，必期马到成功，群凶斂迹。等因。详臣。臣随传令臣标中军副将于攀龙，选拔壮丁一百员名，以标丁守备尹调元、把总严永昌统之；又选拔镇道两标壮丁二百员名，以镇标千总刘可章、道标千总孙文首统之；复檄知先遣东光、吴桥驻防参将赵之兰，统所部兵马，会同协力擒剿。去后，本月十九日辰时，据标下剿贼守备尹调元等禀，为塘报事，职等本月十六日，领马步官丁宿静海县，十七日至唐官屯，闻贼帖谕流河各船过河，顷闻改向陈官屯渡河。十八日黎明，守备严永昌、刘可章、红旗材官邵学光、王云等前往哨探，守备尹调元、孙文首等督兵随后。在姚家庄遇贼首南李祥字、王次吾、北李祥字等，马步贼六百有余。对敌，杀伤贼一百余，抢得贼马二匹。见在不料贼众势大，见伤多贼，后贼分围，官兵各奋力杀出，三营共阵亡步兵二十余名，贼众又追赶二十里余。职等带兵，因见天晚不敢复屯，仍回静海安顿。其伤损兵丁，查明另报。等因。到臣。该臣看得，自东省土贼跳梁，时切震邻，器械堤防，恪慎严备。不意沧州北路何家桥上庄劫村杀人，吏目王廷贵追捕，并乡兵头顾耀祖死于贼手。随发兵侦剿，而尹调元等，于姚家庄遇贼首李祥字等纠贼打仗，虽官兵

杀贼一百余，抢贼马二匹，贼势未甚大创也。除阵亡步兵二十余名查明另恤外，一面飞调海防大沽两营官兵二百名、臣标共镇标官兵二百名，令副将周天命，游击李三略等统领追剿，合兵扑灭。……又该顺天巡按黄徽胤题，为塘报事，内称：本年二月初二日据霸州兵备道副使张儒秀塘报前事，内称：正月二十七日辰时，据大城县塘报，据探马快手苑辅燕口称，探得新起土贼，当时闻说在玉河大东海边成蜂，不足百人，昨探那境，成群强贼马步有二三千余，今见在河间府所属县静海东南、青县迤北，连扎营数座，私立黄旗，口称为得胜、仁义二王里人，内不顺者，举火焚杀，近邻百姓，尽皆逃窜。本月二十五日，有天津道率领兵马，不曾那动营头，稍向兴济县聚集，不知意往何去等情。到县。塘报到道。又据标下探役王应元报，同前事。据此，查得大城县地界接壤青县，今贼营见扎河间府地方，既经津道领兵迎敌，必有塘报请兵矣。但贼称数千，势切震邻。除本道纠集官兵，于境内东陆要路埋伏防剿外，理合塘报。同日又据该道塘报，内称：正月二十九日寅时，据标下侦捕营番役王应元，同霸州快手赵一朋哨探得，新起土贼，当初在静海东近海边，不足四五百人，今聚集六七千人，往东去二三千，今在静海东南、青县东北，巢穴是沈青家庄李村一路，扎营四五座，扯黄旗，称为得胜、仁义二王，为首李祥字、王八。本月在青县东，夺放马的满洲兵马四五十匹；十五日大城县送鞘崔快手马一匹，烧道采村崔秀才楼一座。二十二日有天津道发官兵打仗，反伤官兵五六人，今在静海西南、大城东北东子牙镇，有马上贼六七十人，步下贼四五十人，来往夺客商，不知是东边贼同党否。二十五日，从京往南赴任知县从子牙过，贼赶至大城县地方，未曾赶上，有静海县差四五番役出来，被贼大伙闻知，即往子牙镇人家要番役，今还在彼处地方不动，所探是实。又探得贼头王八的家属，被静海人拿去，口称选马兵千余攻静海报仇，未见是实。又探的

玉河大东土寇，偶被天津兵备道率兵与贼对敌，两家俱败，各回本处，土寇尽归沧州东北李村等处，复投大营潜住，扎营头向东南，未曾通动，所探是实。又据大城县塘报，探马王整魁探得，河东土贼聚党扎营数座，在静海县东南、在青县东北地方，于二十七日早，那营向沧州地方村名李村等庄，俱合老营，约贼大势，老营数千有余，头稍向南。各等情。到道。据此，拟合塘报。等因。各到臣。据此，该臣看得，土寇蜂起，党与日繁，静海、青县、大城、沧州等处，往来飘忽，旁若无人，据报有六七千之多，……除臣一面行令该地方官协力进剿外理合奏闻。倘蒙皇上垂念近地，立发满兵一旅，速行扑灭，……又该天津巡抚张忻题，为塘报贼情事，内称：本年二月初三日午时，据署天津兵备道，户部主事臣沈奕琛呈，准臣标中军副将于攀龙等据称，卑职奉本部院令，统抚镇、道标各营官丁，于二月初一日午时，在唐屯屯与前领兵副将周天命、参将赵之兰、游击李三略等，共统官兵一千二百五十余名，合营驻扎，候部发大兵会剿间，今因贼众勾连山东各处诸贼，势益鸱张，是以不得不先提我兵进剿。即突有马步贼兵四千余人，分头四股，蜂拥骤冲，先于东北面夺战。卑职同听用副将姚国忠、付绎祖，参将刘福祚，并各营中把傅作相、崔文灿等，分头在东北面与贼对敌。当阵砍死贼三百余人，斩获贼首二名李祥字、老五，贼众大哭。夺获贼马一匹、驴四头、刀一口、貂帽一顶，活擒贼一名。贼见我兵奋勇争先，撤兵败动。随有副将周天命、赵之兰、李三略等，分投在东南面与贼对敌，不意唐屯庄后又有贼众暗伏绕出，周天命等迎头截战，我兵火炮、弓箭齐上，砍杀贼众无数。又突有马贼一股，约有六七百骑，冲入我兵左肋。唐屯四面火起，副将周天命鼓勇冲敌，杀伤相等。贼众投河溺死甚多。贼见势败，四面拼命冲突。时值风沙蔽日，目不见人，各相夺路。贼众败通李村。我兵收营，副将周天命冲散不知下落。所有对敌有功员役并伤亡兵丁，察明再

报。又据哨探刘可章报称，侦得贼情，云，歇息二日，先攻静海，次攻天津，后攻沧州等情。到道。转报到臣。该臣看得，土贼盘踞李村，马步虽止数千，而其结连山东逆寇，由阳信^②海丰等处直入，以为萑苻之藪，逼胁乡民，窥伺州县，势日鹳张。且沧、静为盐漕重地，津门为京省咽喉；又与东省相邻，诚为门庭之寇。幸我兵奋勇，当阵斩获贼首二名李祥宇、老五，杀贼三百余人，夺获马骡，活擒贼口，大创贼锋。但我津兵六营，除调往精锐者南征并缺额守兵外，实在战兵所存无几，而战马征调一空，分信城守，再无可调，较之贼势，众寡悬殊，遽难扑灭。前蒙部发满洲章京习忒库等，尚未见到。伏乞皇上敕部速催，多发大兵，限日抵津，合力进剿。……准天津部院张忻咨复，内称：察看得，此番土贼闯入津境，纠合党贼，大肆跳梁，先于沧之何家桥拒捕对仗，杀死吏目王廷贵于王官地方，在正月十一日也；迨调发津兵尹调元等督兵进剿，于正月十八日遇贼打仗情形，在兴济姚家庄、罗家屯地方，亦据报有斩获，节见各处塘报。贼日鹳张，一面调发镇标副将周天命等，统领抚镇、道标官兵相机征进，一面疏请大兵。我兵扎营唐屯，不期贼众马步骤来冲突。我兵奋勇，阵斩贼首、贼众，夺获马骡，活擒贼党。副将周天命，身先督战，当场冲散，被贼枪刺下马，阵亡于唐屯地方，时在二月初一日也。幸赖本部神谋周至，遣发领兵章京习忒库等，于初五日抵李村，设策诱贼，阵斩无算，败遁无几。津镇官兵游击李三略等，亦到李村领兵合营。复被我满汉官兵尾追，搜剿至海丰穷崖，贼徒授首，斩馘无遗。……

直隶抗清民众突入开州城情形

顺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宗敦一 塘报

巡按直隶真顺广大等处、兼管屯田、监察御史臣宗敦一谨题，为塘报紧急贼情事。

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据大名道副史李惟桓塘报称，本年十一月三十日，蒙巡抚于右金都御史批免撤兵详到道。本道遵顺批示，随即时起身前往南乐屯兵地方，严谕官兵，倍加侦探防御。行至中途，本日酉时，据开州知州杨天祐报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不知从何处突至贼人一股，乘开城门时一拥径入衙门宅内。卑职亲督家丁与贼打仗有一个时辰，杀死贼人一名。卑职右前乳傍重伤一箭。相持至天亮，衙役人等并署营州同朱时显率把总曹珠魁等督兵驰至，贼溃散奔逃。卑职在衙护印守库，随令家丁驰马追杀赶出。贼人约有马百余匹，步贼数百人，见在北门外扎营，伏乞速发兵马奔援。其贼人从何入城及杀伤贼人并受伤兵民，另行查明开报外，理合驰报等情。本日又据开州同知哲理大名营守备事朱时显报称，本月三十日黎明，不知从何处突至贼人一股，乘开城门时一拥闯门，径进州衙宅内。卑职一闻，随单骑同把总曹珠魁督领亲丁暨营兵与贼打仗，顿饭时候，贼人溃散。追至北门外，杀贼人二名，拿获活贼三名，得马八匹、骡一头。卑职豚傍中箭，杨知州乳傍中箭，把总宋之珙胸前中箭，亲丁顾三头额中刀，杀死管队一名朱廷兰，带箭刀伤者营兵五名。杨知州亲丁同卑职亲丁追杀，伊贼势众，散至城东，复聚扎营，离城五里，两下相持观望。伏乞速发兵马飞援。……

武清起义民众与清军作战情形

顺治五年二月十三日 耿焯 揭帖

钦差巡抚顺天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耿焯，为塘报贼情事。

本年□月十一日辰时，据霸州道臣刘有道塘报，内称：本月初六日据东安县声称，本月初三日酉时，准武清县关会，差遣番快各在县属信地，堵路拿贼缘由到县。于初四日，即挑选乡勇马步快壮多人，至初五日四鼓，卑职亲督内丁并典史陶弘才、王千总、兵壮等，驰至武清临界西彪堡地方住扎堵截。一面探听武清会剿人马，至午仍无影响。倏见狡贼三人，各骑驴骡，从南上小南旺走。卑县随令兵丁扑擒，二贼穿林逃遁，止获得贼首杨义安一名。卑县自揣，员属兵壮俱离，县城保守乏人，至申刻时，即令陶典史、王千总带领兵壮，仍在本信堵截，卑县督快数人，押贼杨义安回县。正研审具报间，突有快壮一人飞报到县，口称有贼多人，与陶典史拒敌，贼势重大，官兵寡少，抵敌不过，王千总惧敌败走，陶典史随敌随败，急报救援等语。卑县闻报，不胜惊骇，又亲督内丁壮快等，出城星驰扑救。行至相敌之处，止见空林森森，而陶典史同兵丁不知归着何所。卑县回归已二更矣。除本县初六日五鼓亲领内丁并兵壮前去会合陶典史，人马仍于本信堵截外，拟合塘报。本日又据东安县练兵千总王遇昌禀，蒙本道宪票，又据武清县关会，本县兵快剿贼，遵于本月初五日早，捕衙协同卑职率领兵丁，至武清地方东彪堡村住扎，候武清兵马来，不期偶撞真贼一名杨五，卑职等督兵获住随差兵快正押解送县间，路中又遇骑驴骡三人，一见官兵滚下驴骡，跑入东彪堡村

内。卑职等将驴骡获住，同捕衙率兵复回围住本村搜贼。竟有不知名东人五、六名，口称正蓝旗下庄头，阻拦不容入村搜贼。卑职同捕衙不敢与东人言喘，率兵又回西彪堡村扎营候武清兵马。不意东人设志随跟入营，将骡一头硬自夺去。有夏知县家人张一白不容他夺，将东人马牌子夺下，交付捕衙。两家答语多时，忽听喊叫，大势贼至，冲开营寨，将捕衙并快役三、四人获去无踪等情。到道，转报。等因。同时又据该道巨塘报，内称：本月初七日未时，又据东安县声称，卑县安顿陶典史、王千总统领兵壮在信堵截，不期武清县小南旺、落堡等村狡贼奸计，着正蓝旗东人来营索要骡只，不与，有马贼各披铁甲四、五十骑，并步贼四百余人，呐喊、分布在于武、东交界西彪堡地方，追赶官兵。陶典史等各奋力抵敌，奈贼势众多，况武清又无兵马救援，且敌且退，至张家务地方，被贼杀死快手李成龙、捕役李守义二名，砍伤番役刘文光、曹颜并壮丁孟承嗣、李大斗四名，抢去民马三匹、骡二头。卑县据报陶典史领兵与贼对敌情由，即督壮快飞驰前去受敌处所救援，不期兵马解散，寂寂无人，只得提兵回县。于初六日五鼓，卑县仍领马步快壮乡勇人等，星赴武清界址，合兵截擒。行至张家务地方，据村民口报，武清近界地方，贼党众大，不可前行。卑县自谅兵丁寡少，恐陷贼阱，传令回县。其陶典史遇贼对敌，存亡未卜。除卑县仍发兵壮找寻之日，另文申报等情。到道。……询据贼首杨义安口供其党恶之地居、姓名，招有四十余村，三百来人。查系武清隶属者多。……

饶阳起义民众攻入交河县 及清军追截情形

顺治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于清廉 题本

钦差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理海防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于清廉谨题，为飞报外来贼情事。

……交河一邑，距瀛一百二十余里，县官刘养复新任庸愚，被贼诈冒入劫。本道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申时，接献县塘报，即于酉时督兵驰剿，一夜抵交，贼已远遁，随踵贼来路西向追赶。又虑交民奔窜，回县招抚，寻获县印。彼时察贼来去形迹，原系饶阳等处土寇，勾搭山东土贼诈劫者。本道即飞檄东南景州、故城，西北肃宁、阜城各属，严加堵截。贼果窜奔山东者，被故城知县孙茂，遵檄率领快壮乡勇权东官等，在郑镇北直、山东隔界处所堵截，阵斩十一贼，活擒李过才等七名，及押龙衣船陶大人赶杀数十贼讫。其潜回西归者，又被肃宁知县胡云鹏，遵道檄截获陈天才等三名。又关保定道，获攻交贼刘铁锤一名。又差本道中军李云龙押贼陈天才等作乡导，同兵部奉旨发嘎梅勒章京等，至饶阳吕汉村，拿获王秃子，于稠人广众之中，指获贼首纪魁元，劫交亲弟纪四、纪杂毛即纪应山，共擒斩贼党三十一名。审实当场正法讫。……

河间起义民众攻破庆云县城等情形

顺治五年八月初七日 罗国士 题本

巡按顺天等处监察御史臣罗国士谨题，为飞报紧急土贼破城

事。

今据天津兵备道副使陈洪谟呈：问得一名冯亮德，年三十九岁，顺天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由吏员顺治二年四月内除授直隶河间府庆云县典史，五月二十九日到任。状称：亮德职司捕盗，责有专城，凡一切城守事宜，自当预为防范，庶仓卒有备无患。时因盗贼蜂起，蒙保定抚院于右金都御史，原遣营将孔道兴驻防盐庆。因赴援宁津，道兴死难。忽于顺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巳时，据城东北王家庄民张存良报，有马步贼二十余人。当先存后被贼杀死知县张必科，率领亲丁，同亮德并马快衙役前往，捉获马贼四名、步贼三名；又追赶十余里，至刘家庄射下马贼一名，躲入空房，当时烧死，余贼俱向西南逃走。该知县张必科，将前获贼带回本县，随审明，将马贼纪道士、丁峨、石文标即时枭示讫，止留马贼刘三元、步贼王三省、杨志旺、郑天绪监候。申详间，不料二十六日，有马步贼五百余名，陡至城下攻打，发恨报仇。知县张必科同亮德严督守城民兵，四面倍加防御。奈民兵势弱，被贼攻破城池。张必科见城失守，即向贼舍命拒敌，当被众贼杀死。劫去在监贼犯刘三元等四名。幸而仓库、印信未失。亮德明知被贼攻陷城池，劫杀焚烧，县捕盗官发边远充军事例，竟不合故违，防备无计，以致本城失陷。……

畿南一带民众抗清活动情形

顺治朝 刘余祐 启本

兵部左侍郎、加从二品服俸、加俸三级、加职一级，臣刘余祐谨启，为畿南大盗横行，力图不可不早事。

臣办事部中，接真定署镇事王燦回文，内称：有土寇十余

万，东联临、德、西轸彰、卫，径扰大名，见今已据内黄、开州等处，清丰亦危在旦夕。等因。窃根萑苻无良，愍不畏死。北直抵广、大二府稍存子遗，而今且据城以逞，则各乡光景不问可知。顷为大兵暂驻真定，因而敛避，今闻大兵西下，逆复猖獗。兹正秋成之时，遭此蹂躏，千里荡然。况众号十数万，东南接轸，处处增多便处处费收拾，断不可忽为疥癣也。即丘茂华探晋塘报，亦谓寿阳、榆次一带，皆有流贼，则固关至太原犹自蠢蠢。此时真定首当冲要，决当选发大兵一枝，出镇其地，相机扫除，庶几广、大狂俘，畏我前茅，必自解散，而太原余孽，闻此后劲，无能中逃。伏望睿思熟筹，决于神速，救民水火。臣昨又见霸州道刘芳义申详，为尤可望所领之兵只一百，而十三州县绵亘许远，贼情飘忽，知我兵力有限，出没不常，必当募足五百，成一劲旅，便可销靖地方。如贼至请兵，为时已后，兵来贼去，计已徒劳。及再聚再请，贼且疲我，而势必渐大。况所议用餉，即于管辖各州县中，惟正之供量数截支，尤为长便可行。夫一统之业，必规其大；万全之局，不忽于微。并乞垂鉴施行。……

摄政王批：真定首当冲要，宜宿重兵。这本说的是。霸州道属地方，绵亘甚远，尤可望所部兵丁准再募二百，选练精锐，以靖地方，并措餉事宜，户、兵二部速与复行，不得玩忽。

昌平等地民众袭击县城情形

顺治六年六月初二日 曹叶卜 题本

巡按顺天等处监察御史臣曹叶卜谨题，为驰报贼情事。

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该臣题前事，等因。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奉皇父摄政王旨：郭希圣、张文魁，著革了职。该抚

按提问胡献珍，仍确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密封到部。密咨到院。备札前来。奉此。除胡献珍已经抚臣杨兴国察明具奏外，遵即票行密云、昌平二道，将郭希圣、张文魁革职提问。去后，今据密云道臣李胤昌、昌平道臣张斌呈：问得一名郭希圣，年四十二岁，系莫靖所应袭原任昌镇镇边路参将，于顺治元年五月内归顺，至五年五月内奉兵部札付，仍任本路参将。状招：希圣分守昌镇镇边一路，就在本城驻扎。本城兵丁见在止一百十八名，除节次调往南征、西征，并摆拨及开粮未补兵丁外，止实存兵九十三名。又于顺治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旨裁汰，各兵俱各无饷，多半在乡斫柴刨种度日。至本年三月十一日申刻，有土贼马步五百余人，从长峪村径来攻城。本城城墙靠山砌下，多半跨山，少半在于平地，广阔六百八十丈，垛口六百余个，其西北靠山城墙，止高六尺，原系受敌之处。希圣只合分兵预防为是，却不合因贼攻打南面，遂督同本城在官守备胡献珍、千总张文魁专在东南封敌，用箭堵射。贼分三股向西北面城墙矮处扒入城。大兵少，一时分顾不及，致被贼将北门锁打开拥入，上城将希圣弓刀夺去，用刀背乱打，打伤左膊，又将项脖左边斫一刀，今伤痕见在，印信未失。张文魁亦不合不能死节，希图偷生，被贼拴致教场，逼拷财物。胡献珍亦被贼拴去，拷打一夜，将守备印信失去。贼将城中衣服、头畜、米粮，尽行掳掠，并未伤杀城中居民。至十二日黎明时起身出城，将胡献珍、张文魁拴绑，由南石羊口出去，行至旧城庵山险处，张文魁乘空躲入山内，至十三日逃回本城。……”

直隶起义民众在水淀地区活动威逼 天津及清官员请发兵攻剿

顺治六年七月 曹叶卜 揭帖

巡按顺天等处监察御史曹叶卜，为塘报会剿淀贼，并述援剿情形，恳乞速发大兵，以保危城事。

准保定抚臣于清廉会稿内称：据河间道臣衣惟孝塘报前事等缘由，到臣。该臣会看得，水淀近在畿南，以臣属而言，则跨两府，绕五州县，天津盖其门户也。自津抚标兵尽裁，即以南行；而淀贼之出入更以罔忌。臣已经檄各路兵马，及会驻防满兵，并力合歼。乃兵至则贼匿淀中，兵撤则贼掠州县。贼众倚水蔓矣难图，计非集各路之兵力，益以禁发之满师，调通津之巨艘，加以乘风之火器，芟党焚庐，大行墟洗，不可为功也。夫有臣标暨各道各营标兵与驻防满兵，似不必更为上请，但西疆多事，南自邯郸、临、洺，北至马水、斋、堂，中亘三关，延袤千有余里，在在有警，难以撤防。以东疆而言，广、大之报躏入无虚日，河东之报劫抢无宁羽，而真属复有逆贼出没于深、衡、宁、东间，处处罅漏，处处补苴，千疮百孔，兵力日分。念水淀系畿南腹心之地，不比他方，故不得不急为上请，伏乞敕部酌发满师，以厚兵力，并飭通津多集巨舰，以便大兵于津口进发，趁此秋水时至，乘风殄贼。若稍为需缓，则水浅舟胶，必需冰坚，更稽时日，恐玩寇也。……

抗清民众攻入高邑县城

顺治六年八月初六日 于清廉 题本

钦差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理海防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于清廉谨题，为塘报贼情事。

本年八月初五日，准真定按臣苏京会稿，问完高邑县典史顾安国招由，内称：看得高邑之陷，狡寇乘祭祀之隙，假扮闯入，劫掠焚杀。及号召乡兵，渐至城下，不旋踵饱颺而去。……

满洲贵族“家下人”张礼一 陈德升等割辫抗清被拿

顺治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党崇雅等 题本

刑部尚书臣党崇雅等谨题，为申解贼犯事。

湖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送，据顺天府蓟州平谷县申，解土贼张礼一、陈德升、王忠到部，送司。该满洲理事官张启同本司郎中赵映乘审，据张礼一供称：系厢黄旗固山额真白眼兔贝勒贾虾家人，同平谷县民陈德升，与土贼一伙，将辫子割去是实。又据王忠供称：系厢黄旗额山牛录洪大利家下人，与先正法过土贼册内有名，今被拿获割辫是实。再三研审，前情明白，呈堂复审无异。该臣等看得，张礼一、陈德升、王忠俱系土贼割辫有据，骈斩不枉。陈德升妻孥家产籍没入官，谨题请旨。

皇叔父摄政王旨：张礼一等三名著即处斩。余依议。

白莲教粟丁等在曲周等处 筹划起义及失败情形

顺治八年闰二月初七日 张存仁 题本

（前缺）胜家封他为相，不合造谋作叛，比张得胜却不合依允，替他置造号布旗帜，上书会令，约访天下诸侯、贤士、英杰事。凡诸兵相识，以金玺为证，并不认人，但有印信，即此一事，如无印信，即是冒充。但有号令到此，各方兵动，会集一处，聚练屯兵，保稷助国，宁社安民，实为天下人心感应，中用宋伯光带去伪印一颗铃盖。东立未获头目陈东坡、西立未获头目刘长腿、北立未获头目焦赞，四方招聚贼党。丁就不合辄起叛心，前去访见。比宋伯光说丁，你本教中认识多人，封你首帅，你就领些号布小旗，给散众人，以便定期起手。每号布一块，敛钱三四百文不等，旗一杆，敛银一两，敛来银钱凑买马匹弓箭。丁又不合依领号布千块、旗二杆，回家随向在官胞弟粟奇说知入伙谋叛。比弟粟奇亦不合听从同谋，令先未阵获斩首曲周县人刘登楼前往各庄纠人，散送旗布。有先未阵获斩首丘县人王加栋、曲周县人王牵即王凤等五十一名，与未获肥乡县人路奇凤、丘县人郭善友即郭大宽等三十五名，内有领一块自存者，亦有领三、五块转散与人者，多寡不等，丁不记得数目，具各入伙，商议约日起手。比今获在官丘县人王加良即王加梁，亦不合领号布一块，大小旗一包，埋于洞内，见今起出存据。比今获在官顺德府沙河县人韩小吾，窥见王加栋父子持斋已久，领有号布，亦不合叛心陡起，每常往来商议入党起手。顺治八年正月初八日，比王凤素闻在官曲周县人张振奎即张振魁颇通算法，随领宋伯光前

至张振魁家算命，张振魁问是何处来的？王凤说是脱逃曲周县人张锡禄的朋友。张振魁看他四柱是戊戌年、庚申月、庚寅日、丁亥时，说是个好命。宋伯光即说我是天启第三儿子，今改名宋伯光，倘若不弃，你要访我去，我常在栗丁及郭大宽等家，往来行走。算毕，宋伯光仍随王凤去了。王凤回家，宋伯光本日即寻张锡禄，同到张得胜家住了七日，每日摆酒，俱邀在官永年县生员赵秋水即赵湛来陪。比赵湛亦不合听说谋叛事情，随愿入伙同谋，密言商议，并不令仆人听的。俱张得胜、在官仆童小柄子、小三子，并戏子赵柱，及担戏箱人高一臣供证。至本年正月十七日，丁在曲周县地方张不郎寺，先未脱逃僧人奇山家。有未获丘县人郑卷毛即郑见吾，领在官丘县人郭学掌来到寺内。丁与奇山各又不合密叫郑见吾、郭学掌前往饶阳县地方张布村，与未获贼人焦赞下书会兵，送小旗一杆。比郑见吾、郭学掌各亦不合依允外与他盘费银八钱，本月十九日起身，至二十五日寻著未获饶阳县人杨三、赵三秃子，号赵西湖说，焦赞向河东去了。郑见吾在彼等候回书，郭学掌先来回话。至本年二月十一日，见无回信，丁又与郭学掌书一封，治钱六百文，伊同在官任郭计显，亦不合复往张布村，与焦赞投下。比杨三、赵西湖同称，二月初六日，著郑见吾已将回书拿去。又有未获饶阳县人王小吾、王小安、赵龙池、王小凤、宓五五人，连名写一回书与郭学掌带回家来，未见丁面，即被张启先拿住。见有回书存验。比张振魁亦不合思起宋伯光对他说，你要访我去，我常在栗丁、郭大宽等家。张振魁随于二月十一日寻到郭大宽家，宋伯光将张振魁留下作为军师，随与张得胜、王凤、宋伯光同在一处商议，二月十六日起手，先攻曲周、广宗、肥乡等县。曲周县有已获今鞫本县监内守门地方唐秃子即唐修己，并并泉王四、毛意、李收子、任福、李芬及脱逃牛圪瑞、刘宋，各亦不合商允，将城门锁簧用铁丝缠倒，认起火为号，内应即便开门。刘宋家有未起获小旗四杆、大号布八块、

小号布四十五块，预恐泄漏，以待起手时分散护身，见有原招在卷。广宗县有未获伙党生员李召一即李振唐、在官弟李振明，亦不合依允同谋攻城。伊先投充马夫，好在城里居住，等候兵到，得便接应。肥乡县有未获马腾鹤，散与在官本县工房书手张耀斗号布二十四块，又散与在官伊婿刘君显号布十一块，张耀斗、刘君显各亦不合依允同谋攻城收领。张耀斗散与在官本县快手王在京号布二块，蔡超、孙永嗣、宋计周、王奋武各一块。又散与在官施正衡即司正恒、李永福、张加才、李可教、高养性各一块，毕灿二块。有王在京、蔡超、孙永嗣、宋计周、王奋武、毕灿见事不妥，俱随出首。比司正恒、李永福、张加才、李可教、高养性，各亦不合依允同谋，候兵来到，作为内应。比刘君显，散与在官张贾女一块，张贾女亦随出首。比在官丘县人苏二阳，亦不合投入伙内，同谋买马做箭。伊先未阵获斩首兄苏生员，亦是个小头目，在官李遇星首证。本日又有已获申明、今鞫丘县监内，本县人孙应宿、关志全，各亦不合同往镇东堡未获丘县人王志尧家。王志尧引来见丁，与宋伯光拈香说誓、相约起手。比关志全，与未获丘县人石耀精，勾引已获今鞫丘县监内本县人李秀、李介，各亦不合随从入伙。又约申明释放年幼无知本县人武希宪往王志尧家求见宋伯光，要给号布，叫随教是实，未领号布，散去。孙应宿自己来领导布七块，本身一块，欲回家散与李秀、李介、关志全、武希宪并未获丘县人张明等，未及分散，被兵拿获，见有原招在卷。比在官曲周县人赵进忠即赵教忠，亦不合愿领导布六块，未及分散，闻听事犯，随即烧讫。至本年二月十四日，张振魁又不合领小旗一杆，号布五块回家，对未到官兄张经魁说知起手攻城等情。比张经魁诚恐事发连累举首。本县塘报本部院，随会同临清驻防满洲马大人、临清刘总兵并发本部院标下左营游击叶时茂、后营游击宣大明等，各集官兵，前赴丘县、曲周、广宗县等处搜剿间，比张得胜、张锡禄等闻信俱逃未获。

二月十七日至丘县，据张启先拿获白莲教贼王加梁、韩小吾、刘登楼、周继富、王朝、张明吾、王大成、柴自起、李宁楼、鲍复明、王加栋、张士季、张国才、张小三儿、郭玉杰、孙自富，以上十六名。内有王加梁、韩小吾，审系贼首鞫监，候追余党。又有柴自起、张小三儿，原系年幼无知，当发张启先收养。其刘登楼等十二名，审系入伙合营贼犯，当经满洲章京堪博把兔力、刘总兵、东昌道同本部院标下叶宜等将官丘县知县，及张启先公同申明，带至曲周县，同拿获军师张振魁到官对审，申明随将刘登楼等正法讫。丘县知县李应珍拿获贼犯孙应宿、关志全、武希宪、李秀、李介，以上五名，先经该县申明，实系入伙从贼。贼犯程才禄无干应释。复经满洲章京堪博把兔力、东昌道、刘总兵、本部院标下叶宜等将官，及张启先公同复审无异，仍送该县鞫禁。十九日公同曲周县知县拿获白莲教军师张振魁，并王凤、小柄子、生员赵湛，以上除王凤正法讫，其张振魁等押解。二十日，据曲周县东容谷村练长刘新民，地方刘孟云举首本村入伙从贼五名刘自富、刘光祖、马九先、刘心乾、刘道行，又据曲周县北刘村练长杨昌祚、地方杨汝方，举首本村入伙从贼九名赵怀德、董天如、杨果、杨运昌、杨禄、杨若愚、齐东成、齐东英、王自强，以上十四名俱系入伙从贼之人，既据练长举报到官，当同章京堪博把兔力、刘总兵、本部院标下叶宜等将官、该县知县，公审明白正法讫。又至大寨，系丘县地方，合村人俱逃走，追寻河内，搜出贼人靳守香、周奉楼、周奉林、周奉祥、周玉格、刘正墨、王行正、张时懒、张时贡、张国贞、张士远、张士典，以上十二名。又搜出号布十二块，复又追出号布十六块，审系入伙合营起手攻城贼犯，当即正法讫。二十一日至广宗县地方张葛庄内，捉获从贼合谋起手苏生员，系丘县人，逃至本庄窝藏李生员家，当经行票广宗县，传唤知县前来公审。随据该县典史章允成回称，知县赴大名府去讫，复又差人传到典史来至张葛庄，随捉

获李生员妻邢氏。口供氏夫不在家，有苏相公于十五日黑夜来到我家，连说三次，十六日合营，各庄墙都推倒了。又据苏生员亲弟苏尔季供称：年前有栗师傅时常往来，会话饮酒等语。又据苏生员妻梁氏供称：氏夫在大寨张四皮猴家做大旗，印号布，买弓一张、刀一口、马一匹，在家客位里做箭等语。当在李生员家播（搜）出方印金旗三面，本庄播（搜）出号布四十九块。又有买刀从贼纠众合营胡加祥、李正吾、李自用、李会寅、燕常香、李呈祥、李振彩、李正乾、李五选、刘起林，以上十名，有满洲章京堪博把免力、刘总兵，并同典史申明正法讫。其各犯妇女一十四口、牛四只、驴三头，并苏生员、苏尔季、李生员妻三口，照数发付该县收贮。又申明无干乡民李承业、李泽秋、李永年、李守东、李让、李度生、李明愿、李加谏、李中秋、李天存、李玉栋、李钮功、李天有、李小三，以上各乡民同妻子牲畜俱交发广宗县典史，著令归农，取有本官甘结存案。其苏生员同弟苏尔季俯首服诛正法讫。前后共获妖贼伪王印旗三面、共号布七十七块，俱满洲大人报部外，各县将节次见获妖犯张振魁等押解，本部院俱批行大名道，将各处斩获妖犯，汇具妥招速报，以凭具题。等因。到道。……看得栗丁一绿林妖叛也，专务魑魅，煽惑两省，何物。曲周张得胜等，丘县王加梁等，广宗李振唐等，及永年赵湛等，肥乡县张耀斗等，同谋不轨，因而造旗散布，纠众攻城，倘非发觉，祸成燎原，遗害非小。幸赖我朝福鸿，完台威镇，旋即被擒。除王凤等五十一名，满洲章京申明正法外，其见获栗丁等立斩为快，妻孥财产籍没。若张经魁系张振魁之兄，法应拟流，姑念力为出首，免议可也。逃犯宋伯光等严缉。……该臣看得，妖犯栗丁等何物么麽，辄敢于清平之世，逞魑魅之行，设教聚众，散旗分札，谋为不轨，窥伺城邑。若非我皇上洪福如天，发觉之早，扑灭之速，将流毒地方，有不可言者。栗丁等谋叛情真，依律斩。王在京等出首免议。张经魁系逃犯张振

魁之兄，按法应流，但力为出首，应否少开一面，请候圣裁。其审明无干李承业等相应释放，至各犯妻孥父母祖孙兄弟财产头畜等项，俟该道查明，另册报部，分别入官流徙。搜获妖旗号布等项，咨送兵部查照。逃犯张得胜等，严缉另结外，相应具题，伏乞敕下该部议复施行。……

清官员审拟白莲教案之情形

顺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马光辉 题本

总督直隶山东河南、并巡抚保定、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光辉谨题，为白莲教妖民惑众等事。

据大名道呈详：问得犯人赵湛一案，前因有宋伯光等赵湛同饮密言之供，故同栗丁等拟斩。今奉旨驳勘府县复质，原供小柄子马同仆小三子供，赵湛来张直读家，偶遇宋伯光等来拜，同席一饭即散，原未有七日之陪，亦未闻有商说之言。前招原系畏死妄供，道府详审可矜，应否少开一面，请候圣裁。微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顺德府民田登仕首告刘庆等 以传教聚会谋反事

顺治九年八月初四日 季思哈等 题本

刑部尚书臣季思哈等谨题，为钦奉上发告状事。

贵州清史司案呈，奉本部送顺治九年五月内奉御前发下告状

一件，田登仕系顺德府□□县民，告为速剪邪教事，内告谋反刘庄、岳常惠、郑三龙、刘武等，私自中元寨以上十里，高方圆四十丈，周围九门，妖法邪书，纸人纸马，在朝阳洞内无生殿、皇极祖师殿二座，营房万间，聚粮二万有余，大炮、火器、腰刀、弓箭俱全，勾引州县三十二处男女……，本年六月十三日典佛兵聚会起手反叛。……

京畿地区民众聚党及杀死庄头等情况

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韩岱等 题本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为畿辅盗贼纵横，严责成明法令，以奠地方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顺天等处兼理屯政监察御史顾仁题前事，内开：臣一介竖儒，荷蒙特恩，简畀巡方重任，已于本年七月初九日在京受事。其一应察吏安民、兴利除害，容臣咨访切实，次第入告。目今最为地方大害者，无如盗贼之充斥。臣窃为王畿为德化首区，绅士商贾，往来辐辏。迹来绿林啸聚，十百成群，搜财伤人，公行剽劫，长骑入州县，聚党掠乡村。如昌平道所报，昌平州有强贼七人，射伤闲庄头；井陘道所报，龙固关有马贼二百余人，杀伤兵丁七名；又类报深州一带有马步贼二百余人，沿途抢掠；霸州道所报，宛平县强贼一伙，杀死庄头王四。

直隶抗清民众攻占保定县城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顾仁 题本

巡按顺天等处，兼理屯政、监察御史臣顾仁谨题，为强贼劫城等事。

据霸州道呈，复保定县失事缘由，到臣。看得保定县被贼劫城，仓库印信等项有无疏失，复经臣等严檄确查。据道臣详复，当日，该县闻变护守，而仓库无恙，印信幸存，其无支饰明矣。案内获贼薛五麻子、赵得观、卢本德三名，见在确讯成招，伙党俟续获另疏具复。谨会同督臣李荫祖、抚臣董天机合词具题请旨。

朱慈焯自称明开封府周王与韩太净 等谋划抗清失败被捕

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六日 李荫祖 题本

钦差总督直隶山东河南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荫祖谨题，为汇报拿获叛逆情由，仰乞睿鉴，敕部酌议事。

案照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七等日，据真定总兵崔世禄、井陘道副使余应魁，各前据平山县报称，七月初五日，据东庄村民李宾口禀，有井陘县人突倡邪教，意欲创乱，勾引平山县马冢等村百姓等情。又据井陘县报称，七月初六日，有平山县马冢村相离方

据方山村乡民马亮禀称：山村十余里，马家村啸聚多人，土民作乱等情。各报请示发兵扑剿缘由到臣。随即飞檄该镇照常宁谧弹压，仍多方确探，果有递迹，星驰飞报，酌示进止，毋得轻动，致扰地方。并檄该道速令井陘、平山二县，确侦严缉、勿分畛域。如果愚民聚会，即将为首者拿究审报，其余俱令解散归农。果有谋逆结聚实迹，该道一面勒兵弹压县境，一面飞报前来，以凭酌夺。发兵去后，嗣于七月十六日，据井陘道报，为拿获谋乱叛首事，内称：七月十四日，据井陘县报称，奉此，即设法散役细访。据练长刘秉公禀称，平山县作乱叛首，见今在山西孟县牛村地方，禀报到县。卑职即时带领乡兵刘秉公、崔壮，并快壮人等，亲诣彼处围拿。至十二日辰时，方行拿获倡乱叛首朱慈焯、陈一道、郑良成三人。随据朱慈焯口供：河南开封府周王，我讳朱慈焯，非为别事，上雪君父之仇，下救万民之苦，谋事十有余年，即京内亦有我们的人等语。又供：文天祥何惜一死，为官者独未读书乎？如今机密事泄露，大事不能成，一干从协之辈，俱系无辜之百姓，我一人当之，你何必究。我见清朝皇帝，死亦无愧。到衙门不跪，说无我坐监之理，惟有北京小南城是我们王子所居之地，为官不可加我刑法等情。据此，除一面多领快壮家丁，拥护解送外，等因。到道。据此，理合先行塘报。到臣。随禀行该道，即将朱慈焯等立速确审，如系真正叛党，不得轻纵漏网，如系无辜，不得纵衙役借端扰害良民。去后，又据井陘县申报，卑职获审朱慈焯等三人，备已塘报讫。本日酉时，又续获伪军师道人韩太净，供称：我是山西平府人等情。据此，于本月十三日一并解送本府讫。拟合申报。据此，七月十九日，又据真定府塘报，内称：据井陘县解到叛首朱慈焯、陈一道、郑良成、韩太净到府，寄监卑府，随同同知赵延先、知县王润身研审。叛首朱慈焯供，系明季崇禎第三之子、陈一道是我从人、郑良成认为干儿，韩太净为军师。卑府随察对井陘县塘报内称，是

河南开封府周王，与前不侔，见寄监禁。复行各州县密行緝緝外，相应驰报酌夺，批示遵行。等因。到臣。察朱慈焯县审是开封府周王。而府审又称是崇祯三子，变诈不一，恐非确情。须研究真实，果何为的，以便具疏入告。随一面行井陘道确审，一面备录先报兵部外。七月二十一日，又据井陘道报称，本道恭陪按院选嫔事竣，于本月十八日回镇，随公同崔总兵、佟知府会审间，有驻防保定城守胡大人统领兵马亲到真定，口说不必审问，恐泄漏惊慌等语。随给文为捉获崇祯儿子事。……看得，事关叛逆，首系伪王，其为地方隐忧，不无猖獗大患。今一旦擒获，且伪首、军师俱无漏网，固赖朝廷之威灵，有此献俘获丑。然倘非诸上台指示申飭，则本道之与井陘县，其能奋励緝访悬赏，使首获巨首于越省之孟县也。除朱慈焯于本月十八日辰时同崔总镇，并府厅县备用木笼箠固，面交胡大人解京外，其余军师韩太净等，并真定府续报各县解到康监生等，固监威完合具题候旨发落，或即解京，理合请示，以便遵行。等因。到臣。随即转报兵部请示外，七月二十四日，又据该道报，为乞究逆叛事，续获叛犯施副将即石副将，并施副将在县招出叛僧天文。同日又据报，获案内叛犯赵如愚及证人刘之秀等，请候批示，以便审解。等因。到臣。随一面仍行该道，马前获同案各犯究审详报，期无枉纵，仍一面复报兵部候示。去后，今于八月初三日，据井陘道呈，据真定府呈称，该本府知府佟彭年会同军捕同知赵延先、理刑推官胡文学、真定县知县王润身，在于公所将韩太净等一干人犯行提到官，逐一研审，取具各犯口供情由，详叙冗长，不便琐渎宸聪，俱录册各送兵部核议外。该臣看得，伪王朱慈焯，结纳叛犯韩太净等，共谋不轨，布散伪札，煽惑愚民，几成燎原之势。仰赖皇上威灵，先期发觉，旋就擒获，俾常山一带幸免涂炭，不可谓非地方之福也。……

朱慈焯韩太净等和平山县谋划 抗清失败被捕审供情形

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董天机 题本

钦差巡抚直隶等府地方、赞理军务、并关镇海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臣董天机谨题，为拿获谋乱叛首事。

据并陞道呈详韩太净缘由，到臣。看得，韩太净倡立邪教，煽惑士民，假故明伪裔，妄号军师，散札授官，安插内应，逆迹皆有实据。朱慈焯先称周藩，后云太子，前后互异，正在确审，奉旨解京。叛党武成功等，准咨押解。韩太净等口供凿凿，罪犯不赦，见在监候，或应招拟，或应解部质审，大案未敢擅专，会同督臣李荫祖、按臣胡秉忠谨题请旨。

清政府严禁白莲大成等教传教活动

顺治十七年正月 张问政 揭帖

巡抚广东、兼管屯田盐法试监察御史张问政，为邪教惑众，请旨正法，以杜乱萌事。……

案查顺治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准广东抚臣李咨，为奉旨久经严禁，拟合再行申飭事，内开：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准礼部咨，照得，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内奉上的谕，谕礼部：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

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希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罔颠狂，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向来履行禁伤，不意余风未殄，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京师辇毂重地，借口进香，张帜鸣锣，男女杂糅，喧填衢巷，公然肆行无忌。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虽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网，罹辟不无可悯。尔部大揭榜示，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着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如或徇纵养乱，尔部即指参处治。特谕。欽此。欽遵，已经本部大揭榜示严行，在内八固山、五城御史及各地地方官，在外行直隶各省督抚按，转行司道府州县卫所等官，一体欽遵。等因。在案。近闻间有无知愚民，仍前不遵，复有踵行邪教，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各旗下人岂无固山、牛录，汉人岂无各该管地方巡抚、御史、府州县卫所等官及坊官地方，盖有未经严查挨拿，所以仍前违玩禁令也。今部内着人严行访拿，如该管官不行严禁，有被拿获者，如系旗下人，即将固山下掌印官牛录章京、分德拨什库、小拨什库，一并连坐；如系在京汉人，定将五城御史、及坊官地方一并参处。在外将各省地方官一并纠参处治。等因。移咨到职。……乃于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四日，突有邪教周裕自称大成教主，传授七珍八宝，妖言四布，诱人领香聚会。仰赖皇上鸿庥，臣随访的确，密行擒拿，详加细审。据周裕口供：小的年四十二岁，是陕西三元县人。顺治六年间，曾投拜过正黄旗原吏部侍郎周希贵老爷门下，后就常往广东来做生意，便中就传些教。虽有些入教的人，亏本城住的领众师傅冯正保，他替我各处劝化引进，实欲借此机会，靠着入教的人里头布施些钱粮，去盖观音堂。小的这教门中人，死了不哭，不做斋，不烧钱化纸，是得大涅槃到清福里去的等情。又据冯正保供称：

小的是顺天人，在天津卫营内随王入广，从来一向吃斋，因是十二年，⁹与这周师傅相遇，讲起大成教来，小的愚人，就十分听信他。小的住在城里头，替他劝化些人入教是实。周师傅如过岭去了，小的在广城里替他主教，叫人聚会领香，要敛钱粮，都是实情，不敢欺瞒等情。又据周裕跟随小子盛启明、小存子口供：周裕在广东行教，到人家里聚会领香要敛钱粮是实。其内中授教的方法，不与小的们看见。小的们也不知道内中的缘故。各等情。供吐在案。据此，该臣看得，从来善兵之变，白莲之乱，皆由邪教惑众，势至燎原。业经奉旨再行申饬，何物周裕乃敢倡言邪教，吐诱男女，聚会领香。冯正保大胆扶同赞美，共相鼓煽，隐忧可虞。因查臣下兵丁，凡有入其教者，俱已分别重加处治，以儆将来。除将周裕、冯正保、盛启明、小存子发广州府监候外，内有孀妇邹氏、刘氏、田氏者，不守闺门，乃敢随众入教，廉耻与妇德尽丧，臣已俱行斩首正法，用敦风化。……

天津李祥宇等联合山东起义民众 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朝 张忻 题本

钦差提督军务、兼理粮餉、巡抚天津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级、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张忻谨题，为塘报贼情事。

据署天津道，户部主事臣沈奔琛塘报，到臣。该臣看得，土寇盘踞李村，结连山东逆寇，逼胁窥伺。幸我津兵奋勇，当阵斩获贼首李祥宇等三百余人，活贼一名，马驴五匹头，貂帽一顶。虽大创贼锋，然众寡悬殊，势难扑灭。前蒙部发满兵章京习忒库

等，伏乞皇上敕部速催赴津合剿。其周天命下落，查明另奏。……

直隶房山定兴民众入城劫官等情形

顺治朝 魏裔介 题本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谨题，为指陈畿辅盗贼充斥之根源，总由满洲庄屯防范之疏纵，请旨严飭，责成实行保甲讥缉察之法，以靖地方事。

臣惟古今弭盗安民之方，无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日止通行于汉民村庄，而满洲庄屯则格格不行矣，于法固非划一。且畿内房地既经圈占，民多赁居满屯房屋，佣工偿值，遂为保甲所不能讥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诱旗下之人，济恶为盗，挟矢张弓，成群驰骤，出入无忌，何所不至，是以畿甸近地失事报多。向使满洲庄屯防范周密，汉民保甲设诚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盗贼耶。地方官隐忍含糊，畏首畏尾，绝不敢申报奏闻。及失事之后，番役鬪缉，明知其为真盗，而惧势不敢轻拿，养痍致溃，匪一日矣。顷阅邸报、见科臣蔺挺达畿辅近地等事一疏，奉旨：据奏，房山、定兴盗贼入城劫官。该地方官所司何事，著严察议奏。该部知道。钦此。臣益不胜骇异。夫近京县治，有城有池，自非荒远村落荒凉无备者。比贼既入城劫官，库狱已不可问，抚按未见奏闻，不知道、府曾否申报抚按也。镇将有无缉捕也。欺朦情弊，习为故常，致使狡贼窥破官司底里，愈肆横行，复何所顾忌哉。去年永清县南关失事，群盗拒敌伤兵，犹曰城外关厢；今房山、定兴竟闯入城内，则城外村疃之被劫杀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命矣！若不严行振飭，拔本塞源，盗风何日得息，民生何日获安，

即满洲庄屯旗下人之被汉民引诱为盗，以死于西市者，何日而止。臣日同刑部、大理寺核拟强盗诸案，每案之中多至十余人，每月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赃真证确，欲生之则无由也。染毫尽题，又不禁双泪欲下矣！因念旗下旧人多精壮，惯经战阵，攻城掠地，曾为国家出力，或粮饷用度不足自给，断不能捋荼茹苦，与农夫菜佣同甘淡薄也；或耕种水旱无收，或嫖赌浪荡无聊，而汉民诱之，饵以财利，未有不相从为盗者。为盗则必杀，杀一人则壮健者少一人，虽可恨亦可悯也。如无汉民通线引诱，则旗下人不知失主虚实，不敢行劫。而今防闲无法，弭止无术，岂非臣下之咎哉。为今之计，惟有仰乞天语，严加申飭直隶抚按，转行各该地方道府州县卫所文武各官，及满洲庄屯旗下人等，将杂居满屯汉民，家家编排保甲，不拘与旗下人伙居。……（下残）

2. 山 东

恩县等地民众抗清并省城告急情形

顺治元年七月十二日 王鏊永 启本

钦命招抚山东河南等处、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加俸一级臣王鏊永谨启，为恭报收抚地方事。

臣于六月二十九日在德州拜疏后，七月初一日行至平原。值恩县土贼猖獗，恩、平两县相距二十余里，臣因留驻平原二日，遣官安抚。旋以省城土贼告急，人心汹汹，历城县知县朱廷翰络绎遣人催臣入省，臣随于初四日至禹城，初五日至济南。土贼闻臣至，各望风解散。臣亦分头遣官宣布圣朝德意，即有一二顽梗，地方官自足制之，可以不烦大兵。……

邹滕一带各支抗清民众活动 及清军筹剿情形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李化熙 启本

原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李化熙谨启，为遵旨具启事：

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得兵部咨文，内述山东巡抚方大猷启，为恭报剿抚情形事，内称：邹滕一带多盗，路断行人。臣差原任守备刘守朝等，直到寨中，再四抚谕，执迷不从。本月初三日，兖州府邹县原任知县吴倚飞报紧急贼情，稟列头目姓名甚众，据开：土汪集贼首武恩、孟开仕，峰山贼首杨三元、王珠，桃园村贼首吴士贵、房通、薛好礼，未亭村贼首徐招、桑之英、桑之全，猷庄村贼首张辅堂、付化吾，戴庄村贼首李明宇、姜云阿，寨山贼首崔应楨、时夫康，纪王城贼首许祥宇、潘方荣、黄淮，野店村贼首葛振元、邵古董，洪沟山贼首李四、李守强，老毛洞贼首孙奉所，灰阜村贼首蒋士英，匡庄村贼首黄要东，韦村贼首王君辅，大束村贼首李振、杜承光，果庄村贼首刘梦尧、刘观鲁，罗头集贼首任景花，后峪村贼首左崇敬，新庄村贼首邵茂实，大吕村贼首刘贵、高寻，田黄村贼首冯国柱、冯应召，黄土崖贼首张德，东家村贼首周连泉，官庄村贼首王思登，常座村贼首刘进泉，牟庄村贼首冯应利，龙泉集贼首田奇方、郑见文，曾元村贼首王麟趾、王应时，鱼村贼首刘士虎、张应约，白村贼首赵宗理，南信集贼首王信、刘东海，各统党四五百名、六七十名不等，杀掠各庄村，攻城甚急。臣虽候救印尚未到任，然生灵可念，何忍坐视陆危。随即就近调发曲阜练总蒋冲寰、滕县练总张

三元、东平州原任抚标营参将李朝宾，三家共有马丁二百骑，邹县练总鲁维新有步卒八百名，俱练过可用。臣借给银三百两，为行粮草料之需。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贼势虽众，极怕马兵，止有张国勋五百骑，已随兵部职方司主事臣凌嗣往曹、濮剿贼，虽调之，恐不能遽来。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因思党与多出逼胁，原非乐于从贼，法当先散之，使专擒头目。遂大张榜示，细列各贼头姓名，约以擒献者有赏；若当阵俯伏，或弃枪来投者，不杀。先一日差官李培实等，再往谕之，而后进兵。各将俱踊跃肯向前，然不知果得如愿否也。臣才调度间，潍县又告急矣。臣调青州参将李士元，速往夹剿。未几，沂州、沂水又告急矣。臣穷搜，已无一兵在省。为王府所招者，无一可用。臣见在严汰，查得长山周村店有闯贼御旗鼓姓赵者，与原任潼关道杨王休屯驻马兵四百数十余骑，闻为陕督臣李化熙所招抚，此可调赴沂水一带救援，俟有功准与擢用。臣以未奉令旨，不敢遽收。伏乞睿察速示，以便驱剿。然终不若依臣前启所陈，遣固山一员，驻防沂州，为得胜算也。其余土寇情形，有部臣王鳌永，已从三报疏中开叙上闻，臣不敢复赘。等因。顺治元年八月十八日奉令旨：杨王休、赵旗鼓见在何处，著李化熙具启定夺。沂州特遣镇臣，已有旨了。兵部知道。敬此。敬遵移咨到臣。查得臣于本年五月初十日引兵至唐官屯，偶有宁武旧镇臣周遇吉标下旗鼓潘有名等，率所部兵丁二百人，同臣南下，中有赵姓者二人，即旗鼓赵应元之族兄族弟。及至长山县，一时土寇蜂起，遽迹震惊。潘有名等遂驻营于周村镇。臣恐其兵饥而哗，按名给以月饷。越二十余日，赵应元只身西来投其兄弟。又十余日，杨王休亦至其营，其标下兵士，强半俱关东人。臣于八月初三日遵旨陛见，潘有名等随臣标同旅而北。杨王休、赵应元等尚在周村未动。……

朱批：杨王休、赵应元既在周村，作速差人传谕，令率所部

兵丁前来投见，当与归顺人员一体录用，往事并不追论。兵部知道。

沂水地区起义民众活动情形 及清官员请兵镇压事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王鳌永 启本

钦命招抚山东河南等处、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加俸一级臣王鳌永谨启，为紧急塘报事。

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据沂水县札委招抚游击刘斌报称：沂水土寇高铨、高铎、刘珙、张秉极、张寿明、刘承式、刘骏图、王承印、王承命、王曰俞等，招聚万人，自沂水、莒州、日照赣榆以及东海黄河之岸，皆连为一党，会同临朐、昌乐、潍县、安丘、高崖镇叛首，于八月十七日大会于莒地，暗通邹平丘磊，欲接应渡河，窥伺青州等情。又原任刑部尚书张忻手札内云：莱郡四面皆贼，而招远之杨威，且公然肆虐，焚杀四境，莱府二十里之外，村落皆墟，将有割据登莱之势等情。又据东昌府报：南中拨兵八九十骑，直抵聊城等情。据此，该臣看得，沂水一带直至东海黄河岸，据报土寇高铨等，结连会兵，暗通丘磊北渡，并招远之逆寇杨威，肆虐莱郡，割据之情，俱甚真确。且南中拨兵直抵聊城，地方摇动，人心汹汹，事关紧急……，亟敕该部，马上严催前发大兵，星夜前来。……

山东河南形势与清廷急筹招抚情形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凌嗣 奏本

钦命兵部取方司监军赞理主事臣凌嗣题，为备陈招抚之宜与兵饷之额，以固封疆，以济军需事。

从来海岱之区，急功利而喜夸诈。人心难靖，风俗多嚣，户户谈兵，人人习战。自伪孽煽祸以后，士民放佚，法纪荡然。即以临镇论之，北有高唐、茌平、齐河，东有东阿、张秋、汶上，南有观城、范县、濮州，西有馆陶、夏津五县，处处尽成贼藪。臣虽竭力羁縻，推心抚字，而荒残实甚，风鹤易惊，不能保其无一日之变。况今臣标止有柁兵二千，以二千罢馁之兵，何以压百余万睚眦之贼。此其难，难在于镇定。至于河北三府，以广大为襟喉。今内黄既为贼窟，而清丰、南乐、衡水、宁晋、武邑、枣强皆其响应之地，诛之不可胜诛，抚之未肯遽抚。此一片土，若不奠宁，河北焉能安枕。今内黄渐已就抚，而事权不一，变故多端。且彰、怀之间，伪逆敲骨吸髓，搜括殆尽，穷困已极，惨不忍言。此其难，难在于拊循。若夫河南五府，半为水国，半为糜场，即有一、二子遗，又皆据寨称雄，不肯相下。即欲以大兵临之，而官无可输，野无可掠，退无可守，进无可凭。徒有招抚之虚名，而莫施招抚之实着。此其难，难在于联络。臣殚心而筹之，东究其首也，河北其足也，河南其腹也。无首则僵，无足则蹶，而无腹则虚。渐次料理，当以山东为先，次河北，又次河南。故驻扎临清，收拾广、大，巡历广、大，收拾彰、怀。步步而进，缓缓而图。宁使人信，毋使人疑，宁使人欢，毋使人怨。河北已定，臣还返蒞曹、濮，整理河干，示之以畏我渡河之势，结

之以欲我渡河之心。待头绪颇清，众心归属，然后张官置吏，建集兴屯，势若常山，今如流水，而二东两河，通为一体矣。但臣标下之兵，原无额饷，前此五六两月，俱臣于本乡客商挪移借贷，勉强支吾，此后将不知所措，惧饷乏而兵离，兵离而寇玩，变出不测，忧方大矣。伏乞飭下户部，合无臣标下之兵米，则取给于临、广常盈之三仓，饷则关支于东昌合属之州县，仍遵旧例，不致变更，庶几兵有额饷，饷有额地。……

朱批：凌驷奉旨新命，著上紧招抚，以副委任，不得畏难自诿，本内支饷事宜，已有旨了。该部知道。

马应试在郛钜曹定一带抗清 并攻濮州等情形

顺治元年八月 方大猷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方大猷，为塘报事。

八月二十六日申刻，据署分巡东昌道主事今升充西道金事臣于连跃报称：二十二日，据濮州乡官叶廷秀等、举监崔玮等连名呈，为巨寇屡抚屡叛，大肆屠戮，速请缓兵，救民水火事，呈称：土寇马应试，自十三年作贼，聚众万余，迄今五载，招安六次，复授逆闯掌旅，抢掠郛、钜、范、观、开、清、曹、定一带地方，为害甚惨。今八月十五日，至濮州攻城未下，杀死七十余人；攻开田家楼，掳去妇女数百余口，头畜二百余只。愚民无知，尽行投顺，若不早除，将成大害等情。到道。驰报到职。……职已申严道将，并移科臣凌驷，作速督兵前行，务令擒渠散党，俟有捷音，另行具报。并望皇上再催总河臣、河北镇臣刻

期赴任，相机夹剿。况东、豫接壤一带，土贼甚多，早得驱除，则地方庶有清宁之日矣。……

昌潍抗清起义军秦尚行等投清

顺治元年九月十五日 柯永盛 塘报

钦差镇守山东胶州等处地方兼理海防事务总兵、都督府都督金事柯永盛，为飞报抚寇捷音事。

窃照昌、潍之寇，莫剧于赵慎宽、秦尚行、葛东方、王峰、步国光、陈九畴等，各家聚众动称数十万，攻城据邑，久已莫可谁何。内如赵慎宽向曾就抚，而阳顺阴逆，党与不散，仍肆抢杀，辄与各寇连营犄角，以抗拒官兵。本□虽前于本月初八、九等日连行剿洗，致各贼败遁，兵势大振。然秦尚行、葛东方辈，犹因新败，硬据老巢，密约各渠，共图报复，距昌乐城东、南、北三面，各一二十里，尽是贼营，且遣细四出，探我虚实。本镇侦得其状，因思贼虽连营，众皆乌合，此联络拒捕，正见其怯。剿贼不难，但念朝廷好生怙从无辜，况先有示招安，岂可尽恃兵力。惟得人往贼营陈说利害，吾事乃济。忽初十日午刻，部标副将张驃带贼首赵慎宽禀称：原已就抚，今畏大兵，特来乞降。及细询贼中情事，言之甚悉。本镇正欲以贼招贼，即会同登州道丁文盛、莱州道崔光前、临镇总兵王国栋、部标署总兵管中军事李国威，偕本镇标下副将连洗……及各标副将李士元、参将马如龙……等，即押同赵慎宽，执示前赴贼营，分头晓谕。去后，随有秦尚行亲家王托，入城作细，为抚将李大烈、姜羽周所获，解赴本镇。又复令执示，往说尚行。至十一日午刻，据李大烈禀：尚行有书达彼，送本镇面拆。视之，乃知尚行见示招抚，即往葛

东方营内，招彼问话，以决向背。盖以大烈抚后随营，必知本镇抚剿的确消息。本镇随与标下参谋都司王世宗、中军参将董大用、旗鼓守备柯德然密酌已定，即令大烈、羽周同入葛营。至十二日辰刻，大烈果率秦尚行、王峰、步国光、陈九畴、葛东方并赵慎宽俱同日叩首就抚。时登莱巡抚陈锦亦抵昌乐，本镇一并请入公署受降。将贼渠秦尚行等人安慰，宣布朝廷招抚之德意，赦其前愆。各渠泣血输服，稟称：天兵如此恩威并用，再不从前啸聚，胁从尽散归业，愿带各头目随本镇军前剿抚。除登莱抚院及两道各给照票外，本镇复给与照牌、赦票，一面斟酌给札示劝，使之无疑。仍各赐与酒饭，令其各各回巢，收拾行李，随赴军前。各渠俱于十四日内前后带领头目张祭民、王托、李英、刘进常、刘无素等共一百余名，齐抵本镇军前，稟明伺候，前往剿抚。……

墨批：昌潍大贼就抚要紧，应启奏。又批：兵部启已在先此存案。

昌乐县起义民众击毙清政府诱抚官员

顺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王鳌永 揭帖

钦命招抚山东河南等处、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加俸一级王鳌永，马驰报大兵进剿土寇事。

本年八月初八日，准镇守胶州等处兼理海防事务镇臣柯永盛手本，为移会事，内开：初八日寅时，据标下前锋营副将杨遇明稟报，初七日申时分，率兵到昌乐县，据抚官李大烈报称，土贼在本县城东五里一带山上扎营。卑职同大烈等，差杨镇国同本营材官李应龙与贼讲抚，被贼将二官连马动枪炮挫死。卑职带兵招

抚不服，未见明示，不敢擅杀等情。到镇。据此，该本镇看得，贼势颇重，况其中既有抚而复叛者，必熟窥我之情，一味招抚，似觉兵力不能胜彼者，故敢肆凭陵，若非大创一番，恐抚亦终不成抚也。本镇当即统兵前行，大张天讨。等因。移会到职。准此。该职看得，大兵临境，草窃自宜敛迹，乃敢复伤招抚差官，狂逆甚矣。总之，此辈结连海滨，恃其势重，目无官兵，设非大创，终成养痍。职立刻调发山东镇臣王国栋，并职标下中军副将李国威，为胶州镇臣柯永盛之前矛，督兵星赴昌乐一带，相机进剿。即贼焰甚炽，谅不足当大兵之歼剿也。……

嘉祥满家洞等处民众起兵抗清及刘泽清 遣兵赴曹县活动等情形

顺治元年九月 方大猷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方大猷，为塘报事。

职闻总河臣杨方兴、防臣陈锦、沂州镇臣夏成德陛辞就任，经过德水，三臣虽与职共事二东，其衙门相离数百里甚至千里不等。凡收抚地方机宜行文，不若面商。职于初六日飞驰德州，径会三臣毕。初七日申刻逾次德州以南二十里地方，接职标下听用守备济宁人孟士镇禀报：嘉祥地方满家洞，土寇聚集数万，攻破冯家等堡二十余处，杀人不计其数。捕官率领乡兵，俱被杀伤，势甚紧急，恐该县被陷。又有南来马骑千余，一往临清，一往曹县，口称系刘泽清的兵。又闻刘泽清发兵报仇，闯进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又闻初二日至济宁，与回兵打仗，杀死南兵三名，退在教场扎营。又闻刘泽清标下副将阮应兆，来济

宁搬家眷，又招兵数百，初三日南去等情。到职。职于即晚已将
来报飞移三臣并部臣王鳌永，按臣朱朗猷、署镇臣王国栋各加筹
划外，相应塘报。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机犄角，
务伐狡谋。理合具启，伏乞殿下严飭各臣戒备施行。……

昌乐寿光抗清起义军称重兴年号及 王会元部与清军在昌乐战斗情形

顺治元年九月 王国栋 揭帖

镇守山东临清等处地方署总兵官王国栋谨揭，为塘报山东寇
情事。

顺治元年八月十三日，蒙招抚山东、河南等处户、工二部右
侍郎王调卑职随同招抚山东，已具揭报。及抵新、秦，擒伪恢
城，复具揭报外，于八月二十八日抵青州，奉户、工二部右侍郎
王发下寿光、昌乐等县告急文移，百姓冤状，俱经户、工二部右
侍郎王招抚不降。卑职随差都司胡治身侦探外，据报：青州府
迤东，昌乐、寿光等县，土寇猖獗，结聚数万，延蔓东海，僭称
重兴元年。有称威振山东提调总镇者，有称协镇等营者。贼首秦
尚行、葛东方、步国光、赵慎宽、陈九畴、张嘉儒等贼，焚劫百
姓，杀戮人民，团聚窠穴等情。卑职先仰体□□好生之仁，再示
劝谕不悔，随整搦队伍，调取青州营副将李士元标下各官丁，协
同进发间，随有新任镇守山东胶州总兵官柯永盛，统率营伍官丁
抵青州府，卑职即会同于九月初八日齐集，并户、工二部右侍郎
王标下各官丁，前往昌乐进发。途至昌乐城西姚沟铺，据前锋都
司胡治身、张光都等报称：死贼聚有二万，头分三股，一股攻昌
乐县，外城已破，四关举焚；一股在城南与援兵打仗；一股从北

渡河，断绝马兵回路。本镇与柯镇两下拨兵，与贼在城南自辰鏖战至未。死贼一面力敌，一面又调各营，分头厮杀等情。到职。卑职即会同胶州总镇柯永盛，部标中军署总兵李国威，协同青州营副将李士元，统领部标参将李德生，……各奋力先登，飞驰赶至昌乐县城北，与死贼对头大战，分股夹击，死战不休。随令赞画生员陈希孟、李国珍、赵任铎，执令旗飞调参将苏明道、都司范世英、中军冯应魁、千总徐训、把总金邦成、李刚，督催步兵，并柯总镇步兵，分头攻杀。当阵斩贼三百余名，中伤者不计其数，余贼四奔。职同柯总镇人马四面追杀，追赶三十余里。死贼一股败遁赵家楼。卑职协同青州营副将李士元等两营，围住用炮攻击，焚烧杀死者三百余人，活擒贼首一名潘之英，称系王会元之贼，约众二万五千，齐下昌乐，攻城劫抢，有拨马数百人先回老巢，又调各营死贼离城东北三十里，伺候打仗等语。职当晚收兵，在于昌乐西门外扎营。次初九日，察询该县百姓人等，贼之起伏何地，巢穴何处。据该县士庶泣告，众贼时常出没，围城困攻已经四月，四面庄村，俱被焚劫，盼望救援，眼滴成血。……

嘉祥满家洞起义军首领官文彩 称攀天王等情况

顺治元年九月 杨方兴 揭帖

钦命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为备陈土寇情形，剿抚机宜，仰祈睿鉴事。

本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为塘报事，该山东抚臣方大猷题，奉命旨：据报，土寇马应试，该抚还会同总河臣及河北镇臣相机抚剿。兵部知道。敬此。本日又准抚臣方大猷咨：为塘报事，内

称：满家洞叛首官文彩，僭称擎天王，拥贼二万有奇；北营李文盛拥贼数千。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掠殆尽。且竖事逆闻，遵奉伪号，结连诸贼，到处攻城，势甚猖獗。今虽差官抚谕，不过散其党与，烦请擒其渠魁，以安地方。等因。又续据嘉祥、金乡、汶上等县塘报贼情。各等因。到职。该职看得，究属东西州邑，土寇不下数万，其最著者，如满家洞之擎天大王官文彩，许家楼之冲天大王李文盛，韩家营之扫地大王宋二烟，杨家楼之混世大王杨鸿升、杨之华，桑科集之插翅虎阎清宇，付家楼之马应试，袁老口之徐小野，徐家楼之于光斗，皆积年巨寇，不比寻常土贼也。土贼不过立一头目，而伊等则俨然王号矣。土贼不过乌合兽散，而伊等则建营立寨矣。土贼不过截路劫财，而伊等则攻城掠地矣。土贼不过斩木揭竿，而伊等则五兵火器，件件俱全矣。杀人动辄千万，劫财不可胜计。城廓被焚，村舍尽毁，人民逃匿，如避狼虎。而且安心附逆，旗帜之上大书闯贼年号，胸中目中已无三尺久矣。屡抚屡叛，视若儿戏，皆明季抚不成抚，剿不成剿，养痍以至今日，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抚乃心服，适奉有相机抚剿之旨，即檄行沂州镇夏成德，调马兵二百，临清镇王国栋、张同动，调马兵五百，并本处步兵，合力进剿。如其欲抚，必先令其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而后方与招安，否则惟有剿之一法，断不再使滋蔓难图也。除杨之华先已拿获监禁外，其剿抚机宜不能预定，各兵十月初间可到，或剿或抚，只在旬日之内，俟有成局，再驰报上闻也。……

山东巡按概述全省民众抗清 状况并请兵镇压

顺治元年十月初七日 朱朗鍊 揭帖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朱朗鍊，为抚寇劫杀无忌，良民受祸益惨，仰祈庙算，急安反侧，以救遗黎事。

窃照东省有名臣寇，动号万数贼众者，不下五十余营；次而招聚数百，各雄峙一方者，不知凡几矣。然当未抚之前，犹且躲避隐蔽，尚为私贼，至今受抚之后，日每杀掳行劫，反成官贼矣。甚至黄盖腰金，升堂放告，都司遍地，参副满城，行牌行票，但百姓有不即顺从者，立差爪牙飞拿，非支解其体，即抄掠其家，今日攻城池，明日围屋村，到处焚如丘墟，可怜仅存一二子遗，几如覆巢之鸟。职每日接各州县塘报，或求救，或告危，或诉抢掠、杀掳情形者，殆日无虚时。更有纷纷士民，终朝泣诉职前，或告以杀父兄、掳妻子、焚宅舍者，冤词日逐盈案。职每阅其词，辄为抚膺长叹，盖谓百姓之所以敬受约束者，以其有纪纲法度在也。今抚寇处处行凶，法度不能加，官府不敢问，尚成世道哉。职闻百姓之谣曰：杀人之贼，子女玉帛堆如山；冠盖峥嵘反作官；守法之民，饥寒困苦穷无倚，门外频催国税钱。嗟乎！此何等言语，闻之堪为痛哭流涕。倘剪正无策，窃恐良民尽化为贼矣。尤可虑者，流寇余孽赵应元等，昨从淄川经过，大恃劫掠，及至索镇，放告拿人审事，附近各村，运粮不绝，如此行径，除之不密，终为心腹之患。况近日井陘等处，复尔蠢动；曹、单之间，刘泽清之滥奔，往往挑畔，事切剥肤，职不敢为掩耳之计，亟祈皇上，速简满洲精兵三五千骑，拔发沂、胶二镇臣，分头统

領剿除。務要賊眾心寒胆碎，俯首帖服，投首馬匹、器械，各自解散歸農，庶乎剿成其為剿，撫亦成其為撫矣。若不此之治，日延一日，將來不可知也。……

山東農民軍的發展與清軍布防情形

順治元年十月初十日 楊方興 啟本

欽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楊方興謹啟，為東省寇橫敵窺，亟需舊將彈壓，揆時度勢，必不容緩，懇乞立敕移鎮，以重咽喉，以固根本事。

為照二東地當南北孔道，目今時勢，患在人心未定。人心之未定，由於土寇之橫行。土寇之敢橫行，由於南兵潛作奸細，偽榜紛傳，訛言屢起。南兵之敢來作細，由於將帥之罷敵，兵力之單虛，雖先設有沂、莒二鎮，俱相隔千里，土賊南奸，在在見告，未免顧此遺彼。即如今者，大兵初六日至濟，正喜滅賊有期，初七日連接撫臣方大猷、按臣朱朗錄塘報手書，知青州為偽旗鼓趙應元所破，部臣王鏊永被賊所殺。初八日早，已悉赴東援關。臣為今日根本之慮，查得登州有防海總兵之缺，臨清有防河總兵之缺，皆系極重之地。臣思盛京留守臧國柱，蓋州城守李思忠，皆心腹旧臣，今沈、蓋已屬堂奧，乞另委官城守，將二臣移鎮登、臨二處。與沂、莒二鎮互相犄角。……

朱批：兵部知道。

即墨地区丘上佐等抗清及被捕情形

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柯永盛 塘报

钦差镇守山东胶州等处地方、兼理海防事务、副总兵管总兵事、都督府都督金事柯永盛，为塘报事。

本月二十一日黎明，据前营参将杨遇明报前事，内称：卑职于十九日黎明，带领马兵，赴王家庄一带沿庄搜拿零寇，获者申明枭斩。复至王家庄，会同周都司搜索，各小贼头尽皆烧死庄内，惟有丘上佐尸骸未见，随寻在本庄砖楼内搜得，上佐父子俱在，业经擒获。统兵西行，到县歇马。俟次日到州，另文连人呈解。为此理合塘报等情。到职。据此，为照郭尔标、丘上佐皆已受抚，惟其阴怀不轨，故遂乘机相为煽逆。今俱先后擒获，而即墨一带渐次可以安枕矣。……

清军围剿嘉祥满家洞起义军情形

顺治二年六月 佚名 揭帖

(上残) 贵集乡练官刘君学报称，洞贼已南通，目今各巢贼众猖獗已临单境，合请大兵会剿等情。该苏副将即统原领马步官丁一百三十员名，飞赴方贵集，会合刘君学所练乡勇兵丁，于十五日统领材官李应龙等七十二员，步兵三千名，刘君学统领乡兵二千九百名，各处应援；另委守备马弘捷、邹延奇，同练官张东明等，发兵六营，前往正北、东北一带搜剿；又委守备王报齐、

高养志、王宗义、汪起任，同练官赵民喜等，发兵七营，前往正西贼巢孔家楼。遇贼五百余名出巢冲突，我兵迎头奋勇，杀死贼五十余名，余贼败归本楼，抛砖击打，各兵尽力攻围，用火攻焚。又张景楼上有贼百余，亦用火攻破，又委把总金邦成、李刚，守备张宗韬、杨保，率统乡兵，至大部城集，楼台六座，贼约千余，分兵四面齐围。贼败上楼，督兵用锤纆掘透楼孔，用火攻焚；又至宋恒字楼，攻杀贼三十余名。又攻于得水楼三座，打伤官金邦成、李根深等三员，烧伤乡兵马文科等五名。攻打甚急，贼求降免死，谕令交下器械，方可招抚。随交长枪三十七杆，给散各兵，给示招抚；又守备王自相、李文学、董显能，乡练刘茂官等，探至单家庄，获土贼细作李九，称：本庄贼宋慎所楼贼、刘家楼贼，闻说兵到，俱投小部城集贼首史魁去了。我兵一逼，只落空巢，飞赶二十余里，贼各四散，斩获五十余名；又守备王天受、许进功、卢永胜兵至关家楼，有贼三百余，用火攻破焚死。楼上用石打死步兵六名刘才、李应奇、孙五、王进忠、刘应庠、李化龙；又守备随成功、吴东友，探得孙孝集贼首许秀一率伙贼二百余名。我兵分头截杀，贼首许秀一被乡练印国斩讫，余杀大半，四散逃溃之贼至徐家楼，失火焚死；又守备王方胜、管安邦报，宋髓家庄贼首李九、李四等，听兵到先逃，止获看巢贼十六名斩讫。又至侯家楼，上有贼百余名，口称贼首庞可行等闻兵到，领贼二千余名逃遁河西，楼上贼众抛砖下打，各兵用炮打碎楼门，奋勇直上，惟将侯生员绅母刘氏并子小五、仆女小冬原系被擒，合力救出，余贼俱剿。十六日刘君学差乡练胡法器探得，冯家楼有贼千余出巢，我兵四面直攻，败抵不住，即上本楼，用炮击打，锤纆掘透楼根，发火尽焚，有跳楼跌死者一百余名。是日天晚，撤兵回县。搜剿各巢，米粮任民取用，所获牛驴俱交刘君学营内暂养；又金乡县于十六日卯时与裴将官会合，督同生员张士表、杨云举，都司莫尊爵，承差刘永年，统领乡

兵，前往城西曹家楼剿贼，绕路行走，突近贼巢，贼方知觉，欲行逃遁，我兵攻入，将贼三百余名尽行杀死，遗下粮米任民取用，所得妇女发落有功员役充赏讫。该本府吴推官看得，满家洞土寇，乃十余年跳梁之积寇也，为害四县，号召一方，贼群已成数万，将为熏天燎原之势矣。抚而复叛者数次，是以总河部院杨方兴，决意先剿后抚，预为造箭，密访情形，而贼势已列日前矣。两道亲躬贼穴，将士勇敢用命，不十数日，连奏数捷，强梁尽剿，胁从悉抚，余粮归民，禁焚庐舍。……

潍县张广起义失败

顺治二年七月初十日 丁文盛 启本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丁文盛谨启，为钦奉敕谕，并报到任日期事。

该臣清理前任事务，移咨防臣陈锦，将分巡登莱道关防一顆，封发登州府知府卞三元护管。于闰六月二十日启行。因莱属张广倡乱，暂住搜剿，渠魁虽经授首，党孽尚多啸匿。臣随在招徕，未免少稽时日。……

莒州起义民众刘次亭等被捕情形

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 陈锦 启本

钦差巡抚登莱青东江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管粮餉、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陈锦谨启，为塘报擒获叛贼事。

窃照淮、杨虽定，然有刘泽清尚拥战船三百只，水兵万余人，在于庙湾海口；又有高、黄二将，共船一百七十只，内载大炮，约有水兵数千，泊于淮之海州东岛，阳请招抚，阴谋叛逆，岸有马兵数百防护，侦其情形，欲犯青、莱、登边海一带。节据镇道塘报到臣，已经拨兵扼险分防接壤安东卫等处地方，以备相机进止外，不意莒州诸城县地方，密迩淮、海，复有土寇旧渠刘次亨、高承嗣，乘机窃号刘泽清标下参将，假称奉委督兵数万，恢复明朝，传牌各乡，焚掠村庄，谋定七月初三日要攻莒州劫狱。该州侦得其情，一面请兵防御，一面督令四乡练总，统领兵丁，并亲带衙兵，前往壶峪等处剿捕。有王庄乡民报称，有贼二名，在本庄放马吃烟。随领乡兵围获，即系刘、高二渠，并马二匹，器械等物，余贼四逃。往前追剿，又获刘奉翊等二十名。等因。塘报到臣。据此，该臣看得，淮、海水营诸将尚在观望之间，伺我内地有隙，辄思乘机作乱。今刘次亨等虽云盗名窃号，借影张帆，未必非诸逆之所使也。幸而旋即就擒，亦可遏其狂逞。淮、海非臣属境，当听庙堂区划。所有见获叛贼，相应奏示正法，伏乞敕下该部，察核明白，行臣遵奉施行。……

庄甯抗清及被俘情形

顺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陈锦 启本

钦差巡抚登莱青东江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陈锦谨启，为擒获叛首事。

据青州府呈：据莒州生员庄亮彩禀称：贼头庄甯，于去年二月间，招兵二十余万，焚劫杀掠执沟、青口等处，先将彩祖母杀死，后至六月内，杀死伯父庄士英、叔庄士毫、庄士超、庄士

补、弟庄永充，又攻诸城、日照、沂水、沂州等处城池。至十月内，蒙胶州柯总兵招抚标下。至十一月内，又与贼首赵慎宽、李大烈同逃合兵，在九仙山竖旗，被胶镇周副将等追获其家眷，杀败，投赴刘泽清标下，钻镇海州后，与沂镇刘副将对敌，杀伤官兵许多。沂镇复调大兵攻破海州，南北一统，无处存身，逃往莒州马蹄山潜藏。彩同父庄士纯闻知，领人捉拿，带至上庄，恐有贼党截劫，不敢前行，乞发官兵百名同拿等情。禀报到府。随差把总孟国臣领兵，同本生父子前去拿解到府，审明请乞正法，以快人心缘由，呈详到臣。据此，案查先准前任山东抚臣方大猷咨，为塘报事，准兵部咨：据该抚题称，大寇悉平，独有庄萧、赵慎宽、李大烈抚后复叛逃南缘由。奉圣旨：据报山东大寇悉已擒斩，知道了。赵慎宽等著遵照前旨，速行剿荡，勿令再逃。兵部知道。钦此。钦遵移咨协剿在案。今据前因，该臣看得，渠魁庄萧招纳亡命之徒，大肆劫杀之惨，受抚月余，复恣狼心而思乱，逃南日久，敢逞歪尾以兴妖，孰知兵败逃回，竟为仇家庄亮彩父子踪迹而缉获之，真天网之不漏也。相应奏请正法，以快輿情。……

刘二挠张东举郭应海等在昌邑起义失败

顺治三年七月初十日 兵部 揭帖

兵部题，为劫具渠寇已擒，贼众剿获殆尽，谨将先后斩获过数目缘由，备述上闻，伏祈圣鉴事。

登莱巡抚杨声远题前事，等因。奉圣旨：该部核拟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道臣张祺等五员应听吏部议复外，该职等看得，昌邑失事，至于破城杀官劫库劫狱群盗之罪，夫岂容诛。贼首刘二挠，与先获党盗张东举等，及续获郭

应海等，俱当申明正法，不得株连无辜。所获银一千一百十一两二钱，钱一千二百文，仍行补库，马骡三十五匹头，除还驿马三十二匹外，余发营骑操。……

嘉祥满家洞起义军在合义集 等地战败情形

顺治□年十月二十三日 杨方兴 题本

□□□□□□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杨方兴谨□，□□陈剿抚土寇机宜，仰祈□□□。

□照土寇充斥属州邑，所在见告。其最悍者，无如嘉祥县之满家洞、城武县之合义集，皆十余年老巢，小民所闻而魂消，官兵所望而却(步)者。臣细察密访，何处可以进剿，何处当为邀截，先已得其情形。于九月二十五日，读邸报，奉有总河臣及河北镇臣相机抚剿之旨。即调沂、临二镇马兵，分头进剿。又料贼闻剿势急，□□奔逸，先分兵二股策应，令临镇副将苏明□□兵往单县，沂镇游击裴应旸，领兵往金乡□□□角，令济宁道臣朱国□，□兖道臣□□天，率同标下中军杨国勋，坐□游击范埤，临镇副将张国勋，济宁城守营参将贾承爵、米继宗，领马步兵三千余名，直捣满家洞。分派已定，各于十月初六日调遣去讫。贼果闻风鼠窜。沂镇游击裴应旸，于初七日，羊山地方遇贼逃走下山，奋勇追杀，斩获多级，尽洗贼巢，于本月十九日，据沂镇总兵官夏成德塘报：本月十五日辰时，据标下游击裴应旸报称，卑职带领马兵二百名，蒙总河部院调赴标下随征。本月初六日申时，至金乡县。初七日早，随会知县韩健，传熟知地(理)乡导官兵，诘问出入来历。据称：欲堵满家洞，总路经过羊山，此山后

□平坦大路二条，东北通满家洞为犄角之势。卑职于初八日带领官兵，山下列营以待。不期此贼意欲下山逃走，卑职带领各兵扑杀，上山杀死贼众千余，阵失千总卞白才、胡国名。生擒贼首二名荆良珍、刘守住，差人押送本县监候。余贼仍回旧巢。卑职知此贼丧胆，出没不常。于本日复差中军陈国隆等探得，贼至山坡，乘机而逃。卑职带领官兵一齐上山，将前后四座贼巢尽洗，得牛四十三只、驴十六头、马二匹、骡一头、羊五只。于本日晚收兵回营。今将前由一并塘报等情。据此，又据金乡县塘报：本月十三日辰时，据逃难小厮杨小稟称，本月初九日，被金乡大兵攻陷羊山，杀死贼人千余，贼首孙继洪率众贼逃至金山前黄土山屯扎，被北兵攻破，将孙继洪杀死。有满家洞贼首宫文彩，率众助战，皆弃马匹混入众贼内，身中三箭，重伤将死。王养玉身中一箭，众贼杀死大半，向正西谢家楼一带逃去等情。又据金乡塘报：于本月初十日戌时，卑职因本县乡兵俱随营协剿，恐城内空虚，致有疏虞，出城阅堤，查点巡风人役。见乡民二千余，皆负驮担担循水而来。卑职诘问缘繇俱称：裴将官传令：许乡民各带号布一条，亲领夷丁拥护前赴羊山，将贼巢所遗粮物，尽听百姓取用。逐一细验，皆系芝麻、棉花、米、麦、器物。据此看得，大兵一出，贼巢立陷，且物利狼藉，听民取用，较之因粮于敌者，功更伟而德更溥矣，理合塘报等情。又据济宁道臣朱国柱塘报：本月初七日，蒙本部院面谕，督令本道协同坐营范邛、副将杨国勋、张国勋，率领兵丁数百名，前往满家洞宣谕招安。不意路至老军屯，忽见火光焰天，炮声震地。本道率同杨、张二副将并兵丁，一齐驰至洞口，见贼尽将草屋烧毁。此时登山，捉获得卖鱼人一名，乡民二名，即将本道招抚告示一张，责令执往洞内招安宫文彩等贼。须臾回报，洞中头目俱不在洞，已往山东抚院处讨招安明示去了。本道又捉秀才一名杨于众，复令执示招安。回称，宫文彩等云，请大兵暂回，明日俯首

纳降。本道即同杨、张二副将，暂至嘉祥县歇马。初八、初九两日，并无纳降信息。本道心甚疑惑，杨、张二副将即率兵远探。忽见金山顶上有贼众数千，海濠甚深，枪炮俱备。随率兵丁攻打三次，杀死伏贼五千有奇。至午时，本道同游击范邨，率领有马官兵，与杨、张二副将合兵一处，复行攻打，杀死马贼一百余名，夺获马八匹、牛五十二只、驴二十头。将欲回营，随有分守东兖道章参政，带领副将许廷用、中军游击等官王邦瑞、周兴、韩应第、吉时、栾一德等，率兵二千余员名，合兵一处。贼见我兵策应，心胆俱裂。初十日，逃至大义集。又有本部院发城守营参将贾承爵兵马一千余员名，随带大炮五尊，小炮、神枪、鸟机共一百有奇，又发奏凯营兵官周于德等步兵一千五百员名。本道与东兖道率领大兵齐至大义集，询问乡约，俱云：贼首于光斗闻大兵至，从大义集逃至张冯集去了。但大义一集，俱是贼徒，本道与东兖道招抚心浓，将大义集贼众五千有奇不忍杀戮，准其纳降，献马二匹。途近潘家楼，又是贼巢，亦不忍剿灭，招抚安插。不意彼贼阳顺阴逆，口称归降，旋即变心，放炮打伤随后兵丁二名。本道与东兖道再四斟酌，似此倏降倏叛，不行剪灭，犹恐众贼效尤。于是督兵环围攻打，顷刻之间，尽灭凶孽，得获牛驴三十只头。及至张冯集，本集贼首田惟呈等见大兵一至，带病投降，献马二匹，并枪刀器械。既经心顺，遂与招抚告示一张，准免本集各贼前罪讫。即问逃遁贼首于光斗潜躲何处？皆云：又逃往合义集坚固处所藏身，希图漏网。随即赶至合义集，乃十四日未时也。亦以良言抚谕，当有刘秀才兄弟二人，执告示一张招安，众贼倾心归顺者有五六百名，俱令回籍复业讫。至十五日卯时，督令副将张国勋、米继宗又行招抚，复有滚濠男妇四百余名口，投降乞命，亦令各还原籍。随问遁贼于光斗下落，皆云：昨日同有马贼党百余名，往西逃遁，不知去向，止剩余党六七百名在此。本道与东兖道再三招抚，不意贼辈摆列火炮

枪刀，与我兵相角。本道督令副将杨国勋等，攻打东方；副将张国勋等，攻打南方；副将许廷用、中军吉时等，攻打西方；副将米继宗攻打北方。一齐冲打，霎时拆毁海濠，攻破平头楼台二十余座。比时，本道与东兗道亲登濠上，遍观贼巢，见四五丈高大楼台三十六座，台台相连，左右盘旋，即有夹道不过二尺，湾曲难行，转施不便。蒙本部院密授方略，差游击范邦执令旗一杆，令箭二枝，催督森严。先令副将许廷用同栾一德率兵攻西方一带楼台，督催协力中军游击等官王邦瑞、周兴、韩应第，又有胡来顺，带领樊虎、张法等，尽力冲打，攻破楼台九座。又令副将米继宗等，率兵攻打东方一带楼台，督催协力中军等官刘学、田运昌、李道美、沙成器等，尽力冲打，攻破楼台十一座。又令参将贾承爵、周于德率兵攻打南方一带楼台，催督协力守备王天祐、刘钺、杨文，又有李永年、李准、赤其心等，尽力冲打，攻破楼台九座。自卯至酉，各官兵不避矢石，俱拥至台下，铁锤凿开楼角，用火焚毁。三路官兵，共得楼台二十九座。有七座高楼，甚是坚固。十八日，督令副将米继宗，带领徐三元、左一明等，奋勇攻破楼二座。周于德等攻破楼二座。十九日，督令中军吉时、王邦瑞、白文光等攻破楼台一座。惟有二楼，高大难攻。复遣副将许廷用等，齐心协力，奋勇攻打，遂破二楼。此楼既破之后，四外小贼，望风慕义，携老挈幼，馈献酒食，供应粮料，摇尾乞怜者，有嘉祥县地方狼山集、卷朋山、胡楔山、吕家庄、熏火山、步山、姚官屯、焦城村、独山集、石腊村、马市、花林三庄、大小纸房共一十六处，叛民约有万余；又有钜野县地方李家楼、侯家楼、犇垌集、李家屯、忠义集、秦家楼、萧家庄、杨道姑集、任家楼、营里集、张奉集、萧家楼共十二处，叛民约有一万二千余，俱焚香稽顙，纳马缴器，改邪归正。马匹器械俱发该县贮养。责令各归复业。是役也，振扬威武，宣谕德意，跳梁跋扈者旋加刈芟，倒戈投顺者各散闾里。即有一二宵遁者，尺水难以

兴波，亦不能复为作祟。嘉祥、钜野等县，久为土贼窟穴，今复为昇平世界也。……又据临镇副将苏明道塘报：十月十四日丑时，据单县城北方贵集乡练参将刘君学塘报，内称：洞贼已有南通之信，目今各巢，贼众猖獗，已临单境，合请大兵会剿等情。到职。据此，该卑职即统原领马步官丁一百三十员名，飞赴方贵集，会合刘君学所练义勇兵丁三万余员名，于本月十五日，卑职统领材官李应龙等七十三员，步兵三十名，刘君学统领乡兵二千九百名，督陈应援各处外，另委守备马弘捷、邹延奇率同练官张东明等，发兵六营，前往正北、东北一带搜剿；又委守备王振齐、高养志、王宗义、汪起任率同练官赵民喜等，发兵七营，前往正西贼巢孔家楼，遇贼五百余名，出巢冲突。我兵迎头对垒，各兵奋勇用命，杀死贼五十余名。贼见势重，即归本楼，往下抛砖击打。我兵尽力攻围至辰，用火攻焚。又至张景楼，上有贼百余名，上下击打。至午，被火攻破。又委把总二员金邦成、李刚，守备张宗韬、杨保，率同乡兵千名，前至大部城集，楼台六座，上贼千余，高耸瞭望；下有贼六百余名，预备打仗。我兵分为五股，四面齐围，彼此攻打。至巳，贼败上楼。职领兵督催，多拨兵丁，将各楼用锤砸掘透楼孔，用火攻焚。又至宋恒宇楼，上有贼三百余名，各执长枪、三眼枪，下楼对敌。卑职身先士卒，直杀巢穴，各贼不及归楼，我兵四面环绕，追杀数里，斩获三十余名。前至于得水楼三座，余贼尽上此楼，并本楼贼约有六七百余，我兵奋力攻取，楼上抛石如雨，将把总金邦成头脑打伤，并打伤乡练官李根深等三员，又用火罐丢下，烧伤乡兵马文科等五名，自午至申，势如破竹，哀恳求降免死。卑职说，伊真心投抚，须下楼将器械等项交明，方可招抚。彼即发下伙贼二名，交长枪三十七杆，给散各兵讫，领给招抚告示，改邪归正。又据守备王自相、李文学、董显能，乡练刘茂官等探至单家庄，获住土贼细作一名李九，口称：本庄贼有三十余名。宋慎所楼贼

百余名，刘家楼有贼不知多少，闻说大兵即到，俱先奔逃，竟投小部城集贼首史魁吾等。我兵一到，只落空巢。飞奔赶上二十余里，只见贼二百余名，东西四散，斩获五十名。又据守备王天受、许进功、卢永胜报称，兵至关家楼，上有贼三百余，我兵用命攻打至已，用火攻破，一概焚死。楼上用石打死卑职原带步兵六名刘才、李应奇、孙玉、王进忠、刘应举、李化龙，当即埋讫。又据守备随成功、吴东友探得，孙孝守集西南，遇贼首许秀一率伙贼百余名，我兵分头截围厮杀，贼首许秀一被乡练印国瑞斩讫，余贼杀有火半，四散逃溃者，职领应援之兵遍野搜剿，随至徐家楼，贼自诈失火焚死。又据守备王方胜，管安邦报得，宋槐家庄贼首李九、李四等，听兵到先逃离巢，留看巢穴贼十六名，尽获，审明诛讫。又至侯家楼，上有贼百余名，口称贼首鹿可行等闻说兵到，已领伙贼二千余名逃遁河西。楼上贼众抛砖下打，我兵用炮打碎楼门，奋勇直上。有刘君学、参谋生员郭钟文认识单县候生员嫡母刘氏、并子小五、仆女小冬，原系被虏，合力救出，余贼剿除一空。十六日，又据刘君学差拔乡练胡法器等探得，冯家楼贼不计数，下有贼千余，出巢冲突，我兵不知先已埋伏，四面一齐喊响如雷，奋勇直攻。贼抵当不住，即上本楼。我兵用大炮击打，用铁箍掘透楼根，发火尽烧。内有跳下跌死者一百四十余名。是日天晚，撤兵回县。连日搜剿各巢，其米粮器物任民取用，所获牛驴，俱交刘君学营内暂牵喂养，查明另报外，拟合塘报。等因。又据全乡塘报：本月十六日卯时，准裴将官知会，卑职亲督本县乡兵，并同生员张士表、杨云举，都司莫尊爵，承差刘永年，会合大兵，前往城西曹家楼剿贼。行近巢约有八里余，卑职见地势坦净，绝无树木掩蔽，恐楼上远望，生出诡计，便指挥兵马，绕南路茂林前进。逼近巢边，贼方知觉，欲行逃遁，我兵攻入，将贼三百余名尽行杀死，遗下粮、米、花、麦，遵依宪谕任凭乡民取用，所得妇女，带回至县，一一发落。

有功员役，当时赏乞。理合塘报。各等因。到臣。该臣看得，土寇蔓延，屢抚屢叛，若不大剿，则抚亦不服，臣所以决意先剿后抚。适值青州有变，恐其乘势鸱张，极力督剿。臣闻贼用长枪，我兵须以箭胜，一月之前，即已造箭五六千枝，陆续运赴军前。所幸官兵用命，羊山贼首孙继洪等逃而复歼，四寨尽洗。此一捷也。满家洞攻打将破，贼首宫文彩等被箭中伤，仅以身免，复斩级无数。此又一捷也。贼奔大义集，被我兵攻破，又奔合义集，内有三十六楼，俨然坚城，从来无人敢到，数日之间，俱已攻破，巢穴尽焚，杀贼无数，招安无数。此又一捷也。至于分调单县官兵，防贼奔逸，相机剿抚，歼渠散胁，功不减于羊山、满家洞、合义集三处。此又一捷也。是役也，斩级不下数万，随剿随抚，所全活者，亦不下数万。至于贼巢既破之后，臣传谕官兵，止焚高楼，毋焚房舍。所积米谷等物，毋令烬毁，一任穷民搬运。……

山东抗清队伍攻入禹城市城

顺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丁文盛 启本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丁文盛谨启，为塘报土寇蜂起，急请大兵捕剿事。

本年九月十七日，因贼诈称官兵，连赚二城，臣已具疏上闻矣。前疏未敢请兵者，以潢池昼弄，官兵可以力制其死命。孰知贼势披猖，勾连外境大盗，以致官兵众寡不敌也。今本月二十日，据管右营都司王可就报称，蒙臣宪牌，即刻领兵速剿巨寇，以靖地方。卑职即率红旗萧永和等官，带领马兵百余骑，步兵二百名，会同临、沂二镇兵马，合力攻剿。行至长清地方适遇马贼

约有三十余名，直向我兵迎敌。卑职督领官兵，奋勇前进，砍死强贼十八名，射死带貂鼠帽贼头一名，贼遂败北逃走。卑职飞驰追赶，忽山后突出一股马贼，约有四五百骑，内多有盔甲，步贼约有七八百名。卑职见彼众我寡，即敛兵稍退，相机再进。及查我兵被伤十名，射伤马十余匹等情。又据沂镇中军杜文盛塘报：据援兵张成报称，本月十三日酉时，有强贼二百余名，马一百余匹，在泗水县北安营，于十四日往尧山去讫等情。本月二十三日，又据分防禹城县管队刘孝报称：二十二日未时，有乡民报称，安仁庄离城二十里，有贼。陈知县即令典史领马快十八名出门哨探，被贼马赶散。至二更时，西南两门呐喊，有衙役禀陈知县开东门放妇女出走，贼乘门开，随一齐拥入。小的潜藏隐密区处，闻马贼步贼有会说满洲话的，有声音似北直里府人最多。又听得贼大声叫宋明吾、安振寰明日上黎季寨，到冀州谢相公家会合。小的乘空滚城逃命。各等情。到臣。该臣看得，土寇处处猖獗，马步强贼一千有余，屡经挫折，而胁从者日众，反侧之心已露矣。臣标马兵仅二百余，除分防东平、汶上、平阴一带，止余百骑，即合临镇之马兵，亦不过百五十匹，且沂镇有警，又焉能分余力以协剿临境之寇。非速发大兵，东土官兵共二千员名，爰整二旅，择将率领，分发两路，南北夹剿。去后，于十月初八日，据沂镇右营游击刘懋德塘报：本月初四日巳时至在平县，据土人报称，有贼千余，见在三十里铺攻刘生员家楼。卑职率领官兵赴剿，贼即分迎对敌，各官兵奋勇，斩贼百余，中伤者不计其数，贼随向东北败走。……本月初七日，据汶上县报称：马步贼在城北毕家楼一带抢掠，职等随率三营千总陈永清、田永禄、张汉相、把总杨文成、温有功、徐三元，从东平追至汶上城北，见贼攻张家楼，职等督兵剿杀十败余里，杀死贼三四百余，天色已晚，收兵回营。……本月初十日，据探援千总尹充，把总丁友功报称：有贼一股，在肥城县地方李家楼屯扎，卑职同本院任丁应

魁，率领标下右营都司王可就……等马步星驰到彼，四面攻围，杀死对敌贼五十余人，其余俱奔入大楼。职等催督官兵，用力攻打一日未下。有尹充、丁友功前探遇贼打仗，杀贼百余，至次日巳时，用火攻开，烧死贼首二名，从贼二百余人，活捉贼首高兴，并从几无宁宇。臣一身所关者小，朝廷之封疆所关甚大也。伏愿皇上暨皇叔父摄政王念山左系盛京左臂，又江南咽喉，俯允臣请，速发满洲大兵数百名，迅扫寇氛。倘此祸根不急为剪除，内外均可虑也。……

在平汶上肥城等地民众高兴等 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三年十月十四日 丁文盛 启本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丁文盛谨启，为塘报官兵剿杀土寇事。

窃臣前因贼势猖獗，劫掠四起，臣标兵寡，难以分应克敌，一面具题请兵，一面飞调各处兵马。随经调到济青临沂四标马步，合臣标贼六十余人，俱各斩讫。职即率领各营官兵前往张家海子，剿杀贼首杨云山等贼。各等情。塘报到臣。……

陈请增兵临清以镇压抗清 民众保护漕运事

顺治三年十月十六日 鲁宗孔 启本

镇守山东临清等处地方、副总兵管总兵事总兵官臣鲁宗孔谨

启，为兵马单疲，寇氛联络，仰请宸断，亟奠民生事。

……念山东夙称盗藪，屢疏请增兵马，诚以临清水陆兼冲，护漕防御，非多兵不能布置，非多骑不能策应也。河臣定临镇经制之疏，有不可调不可撤之语，其意重在护漕。臣见州县泄泄，亦于去年正月间，具有弥盗必清，其源安民，必探其本一疏，奉有总兵应行事宜，自有旧例，何必另请申饬之旨。嗟乎，州县失于抚字，芜地颓城，鲁弗刈戩修葺，未事绸缪，乃养痍之久，致贼窃发。始而焚村截路，从未有羽檄飞告；浸且窥关掠城，又不闻矢石交加。贼去之后，自谓仓库人民无恙，申报抚臣，贼安得不藐官横逞，聚党滋蔓哉。今贼首如周魁轩、杨显吾、李六清等数十名，联络各乡，名曰申马。民有未顺，焚杀无遗。且结连外省贼众，马匹盈千，步从无数，分头牵制，无分良恶，畏势俯从，故兵未到而贼预闻，乘懈即趋州县失陷。及抚道闻报，转闻之臣，又已数日。马贼出没靡定，以步兵追之，势所不及。况臣系武官，非据羽书，何敢擅自出兵。见今河干漕运未完，临清仓库城守攸系，臣自九月二十日至今，途中两次会兵，往来络绎，恨不灭贼，而后朝食，奈兵单马弱，患遽如焚，以是积劳成疾，痰吐呕眩，昏喘靡宁。于长清县会抚沂各道标兵一处，当遣标下将官邢邦勋、龚能等统领兵马，竭力合剿外，臣准抚臣回临清调养之文，带疾躬同道臣卞三元城头防御，以保重地。因贼党非一，临城新旧寥阔，不敢疏虞罹罪。时下剿贼之策，务须马兵一二千，按地分营著落，各州县印官指明各乡村贼首，搜其党与，捣其巢穴，断其去路。至其势穷投顺，或宽许自新，庶良梗得分，而恩威并著，否则滋蔓无已，全齐之烽燧不熄，京畿之屏翰以摇。臣矢报有心，勤炊无米。……

山东民众抗清情况及清政府欲行保甲

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吴达 启本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臣吴达谨启，为塘报东西两捷事。

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准抚臣丁文盛移，据标下右营游击王可就塘报，内称：于十月三十日未时，蒙丁抚院谕卑职方略，相机而行。等因。蒙此，卑职遵依于十一月初一日于时起营，行至齐东县刘家镇，有马贼二百余骑，步贼二千余人迎敌。丁抚院小舅督彭大厅并沂镇官兵，同本营官兵奋勇争先追赶，剿杀五十余里，杀死马贼六七十人，止许前进杀贼，不许下马割级抢马。赶至谢贼老窠，贼固守不出，我兵见在攻围。准彭大厅调回取攻刘家镇，于未时回至刘家镇，将贼尽行杀死。卑职见天晚，将兵撤至青城，抚谕青城百姓等情。准此。又准抚院丁文盛移：据标下中军彭世勋塘报，内称：本月初二日寅时，职等督催各营马步官丁前往谢贼老窠崔家巷进剿，见有二大寨，细搜并无一人。寨里寨外贼带的腰牌尽行割弃遍地，上写中兴营神武兵字样。所弃大炮、三眼枪、弓箭、刀枪俱已折毁，火药、硝磺无数，残马七八匹。即传沂铺步兵，将炮尽沉井底，三眼鸟枪俱令步兵带至该营操用，其火药、硝磺等项，除火器手带用外，其余并贼窠崔家巷西北相连五六庄，职听与丁抚院舅子督各官丁，随发火俱焚讫，良民闻知无不喜悦等情。又准抚臣丁文盛移，据分守济南道臣张昌胤、运同夏时芳塘报，内称：职等奉委同满洲大人征剿土寇，飞星至齐河县西南，一起贼九营出战，约有二万。梅勒额真奋勇砍杀，追杀四十里，方回至颜家坊，又有一营贼出，约有一万，梅勒额真又奋勇砍杀。……且今日蜂起之徒何人乎，即元年受抚

之贼首也。其时王师驻临东省，赫濯之声灵，闻风胆落，势不得不俯首就抚。今大兵离东而南征矣。抚标之劲旅骁骑可屈指数也。抑昔日之受抚者，人给以材官之札，或千总之名，以此羁缚其身，使不敢跃治。彼亦自炫于闾里曰：我某衙门委用人也。纵有仇隙，投鼠咸思忌器。今一旦奉旨尽取札委而撤之，宁不谓朝廷名器不容滥以加人，但轻于用抚，伏莽遂致不测。兼之贡选一途，乏远大之器，但急催科，抚字招徕之法置之高阁。城市青草蔓衍，寥寥数椽，凄然兴灶冷寒烟之慨。即如禹城一邑，臣入省道经其县，见居民不数家，满目萧条，不堪见闻。臣不解前任知县成演两年来料理何事？令民裹足不入城。若此设使有民可守，贼今日安得乘虚而突入哉。窃常总计东省州县之吏，百有其四，胆智绝人，躬战马而擒之，能使邑盗无遗种，外盗相戒不入境，升任乐陵令万邦翰一人也。其他练选衙丁，编辑牌甲，怒马劲气，抚臣见而动色，则有历城令袁懋德。破情面、躬矢石，踵满洲户部而驰驱贼锋，则有益都令杨原澄。至贼氛退，而塘报日闻，观其侦探之用心，足徵城守之有备，则有寿光令许文秀、博兴令李经国、恩县令王天鉴、沂水令张慎行。余皆未见表表者矣。嗟乎！尺土皆朝廷版宇，今东、兖、济、青为抚而复叛之贼蹂躏，如入无人之境，庸臣误国，其罪岂胜诛也。惟登、莱二府庶有人乐耕桑之景，然帮贼实观衅而动，亦诎云狼心之竟化耶。今幸王师东指入境，早寒其胆，而西东巨贼王洪、陈振宇等又已授首，澄清拭目可俟。抑臣尤有陈者，贼自大兵屡创以后，皆涉山漫野，自西面东，有犄山为角者，有百骑仍聚劫者，有五六十骑并辔行者，有一二十骑疾走如鸢者，似乎有星散之势。臣以为狡贼多智，彼一见雄锋之莫敢撓，不扬鞭而逃，即解鞍而归，自号为良耳。若使王师驻临之日，窠穴犹然未荡，根株犹然不清，臣窃虞凱旋以后，难保死灰之不复燃也。今日之殷鉴岂其远矣。然欲穷窠穴，绝根株，必先清保甲，而以一家不举，九家连

坐之法行之。此惟抚臣、按臣主其成，而司道臣董其事。若徒委之印捕，则惧有虚名故事之患，不惟无益，而且有衙蠹奸胥侵欺之病丛生焉。请为皇上晰其详保甲之行也，十家并为一牌，即查一牌中原系丁男几口，曾否见在贼营逃归，责取十家甘结，其隐匿不举者同罪，其或丁男原系几口，今缺其一，即查其人曾否见在贼营，惧大兵远窜他方，如果系逃贼，亦责取十家甘结，不许容其私归，归即连名首官，其隐匿不首者同罪。今司道臣所辖无多，州县若能逐县亲临，单骑督率举行，则户口既正，贼穴一清，无乡约舞文之病，无捕官需索之病，无印官下乡衙役纷扰之病，无绅衿藉势不容清察之病。如此自村而里，自乡而城，自小县而大县，自一邑而一郡，万口之孰良孰宄皆了然于司道臣之册中，尚安有潜匿之虞也哉。而城郭之内尤急招徕，昔人云：众志成城。言乎人心可恃耳。若先无其众，又安所取志而恃之。……凡此皆从王师扫荡以后，东省大小臣工，所当精白一心，另辟清明之世界，以仰答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崇养之恩者。若抚臣与臣下逮司道诸臣，乘兹大创，而不疾首痛心，仍然只以批驳文移为事，则因循养痍之端，臣又惧其自今日始也。虽然伏愿皇上、皇叔父摄政王轸念地方，必先以吏治为兢兢，自古贪吏之祸烈而速，庸吏之祸缓而深，积玩三年，以有今日，遂至兴师动众。……

山东各地起义军抗清情况

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吴达 启本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臣吴达谨启，为直陈狡贼蜂起之繇，并献一怒永清之略，仰祈圣鉴，以备采择事。

臣闻及时御侮，未雨知忧患之道；……如今者，贼氛狂逞，城

邑告陷，西贼禹城、高唐、茌平、邹县、武城、临邑、新城、清平、沾化、齐东、青城，东则高苑，掳我漕道，射我宪臣，屠我邑宰，毒流东、兖、济、青，罪恶滌天。一至于此，兹岂一日猝发而然，与抑三年以来，因循蓄玩，以酿此祸者，譬犹养痍，一朝而溃败也。伏读都察院勘札该抚按，查道官职名，臣窃谓罪行自上，斧钺之诛，应从臣始。然不敢不以致寇之繇，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缕悉陈之，庶后日前车可鉴，俾将来膺民社之寄者，可无复蹈此覆辙也。请先言三年来所以酿今日之祸者，今夫外之用剿，内之用守，无非兵马是藉。臣无其责，遂不敢越俎而问之。然每见两抚臣，颡颡以此为虑，省标合两营，不充二百骑，矧其以三分一日之刍供，而希腾骧之用，必不得之数也。步兵数有千五，而餉与马等，仅仅足糊其口。以八口嗷嗷待哺之人，求其捐生殉五，有是理哉。乃此邑告警，发以五十，彼邑报急，发以五十。兵单而势复分，是有千五百之名，而实无千五百之用矣。询之东牟势略相仿。爰是两抚臣疏请买马，而上不俞允；疏请益餉，而上不俞允；疏请设守城兵，而……（中缺）有二十里路，贼力不能支吾，随投房家庄。梅勒额真遂四下围住，用火攻，用箭射。贼在内矢石如雨。见天色将晚，随调齐河步兵齐攻。贼见势众，又逃入房家庄庙内藏身。四下又用火炮齐攻，烧死、杀死不知其数。又活捉贼首一名李成志，亲口说蔡乃慙、李六青、陈三青，在阵杀死，理合塘报等情。各塘报到臣。该臣查看得，济南府齐东县之贼与青府高苑之贼声势遥联，巢穴犄角，各有马步强梁，敢为辅车相依之计。幸赖两抚臣胜算无遗，东西不期而会，立扫妖氛。而齐河之贼，乃蔡乃慙、周魁轩等积年桀黠，叛服靡常，敢聚二万之众，睥睨金汤，大兵星驰电扫，旌麾一指，贼渠授首，从此啸聚胆落，焚巢搜窟，庶荡平可立俟矣。既经移准塘报前来，理合据报以闻。……

青州一带农民军首领臧继魁等战败阵亡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杨声远 揭帖

钦差巡抚登莱青东江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杨声远，为恭报官兵搜剿过土寇缘由，仰祈圣鉴事。

照得青州一带土寇，业经节次追杀，所遗余孽，奔窜于深山穷谷及各乡村者，职又移会镇臣及遣各将领，到处搜剿，已经塘报在案。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准镇臣海时行塘报，内开：十二月初一日，据登莱胶三营参游冯武卿、李士元、于科塘报，内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令带领马步官兵，前往西南山内太河等处征剿土寇，不料被送药材之人刘小田等途迎官兵，星夜从便道过山密报，贼营知风潜走。官兵追赶，行至何庄，遣接侦探，贼已奔山逃走，此时天色昏暮，深山穷谷，不便追入，职等在何庄安歇。三十日天雪迷途，官兵冒险从山中往临朐一路追剿。当遣院标千总焦垞……，行至桥头地方，遇马步贼寇在暖水河一带逐村连帮，见我官兵，遂迎锋对敌。有守备王弘寿等，协同千把总杨所知、奔惟志、杜凌霄、王国强等，一面鏖战，一面分领兵丁从岭南截击，杀死逆贼甚多，活捉三名阎本兴、王喜儿、阎希魁……，随审得伙贼阎本兴供称，各贼于二十九日在暖水河郝应乾家安歇，应乾宰羊做饭与贼吃暨住歇，往来时常供给草料，还有步贼数名在庄探信。卑职等责令各官，分领步兵往彼剿捕。不料郝应乾知官兵在桥头对敌，率步贼卜应瑞潜逃。……又据阎本兴供称，赵明吾子赵四，系暗青与官兵打仗，被炮打坏腿足，尚在近处村庄养病，郝应乾曾送羊去看病。又据郝应乾家小使翟起顺禀称，臧继魁时常往来，本主应乾曾送骡马与他骑用等情。据此，

随将难妇在暖水河认留十二口，又有四口发临朐县查收。其卜应瑞见获伊兄卜应太着落缉拿外，除阵前有功官兵及轻伤名数，俟查明另报等情。到镇。塘报到职。准此。本月初四日又准镇臣塘报，为再报阵斩渠魁大获全胜事，内开：十二月初四日，据登莱胶三营参游冯武卿、李士元、于科、康廷泰等塘报，内称：前蒙防院面谕，密授方略，务歼贼首，以靖地方，入山大胜，已经塘报外，但贼头臧继魁，身披盔甲，内穿蓝袍，对敌之时，被本镇守备罗成功、千总张思选射中二箭，魁即卸甲滚沟面逃。职等收兵回转，当蒙本镇迎至山口，查勘剿贼情形，稽核官兵勇□。及到临朐犒赏，复蒙本镇面谕，职等向来蒙□院移会，务获渠魁臧贼，以尽根株。今当乘胜搜剿，职等随挑选官兵连夜入山，本镇遣令临朐县典史贺弘祯跟随。职等押带镇标官兵擒获窝主郝应乾、卜应聘，伙贼王喜儿，星赴西峪，获住臧继魁舅子赵四，贼党高次吾、高哇子。当据二人供称，臧继魁于十一月三十日在桥头打仗，被本镇标下官丁追剿，继魁身负箭伤，见在草园住歇等情。据此，职等密会各官，冒险进兵。登莱青三营，卑职等率领青营守备杨奎光、千总焦垅……分左右两股兵丁，星赴贼巢；本镇标下将领带领内司守备王弘寿、卢有明……并马步兵丁从中道直抵贼巢。官兵冲敌，两山贼喊如雷，矢石如雨。各营官兵不避艰险，奋勇当先。炮矢伤贼甚多，活捉一名刘承业，贼妇一口。又有穿红逆贼挺枪抵战，自扬谭大威名。职等家丁各各奋勇，将谭大当肚一刀，随滚沟逃走，遂被官兵乱箭射死。此时天已二鼓，恐有奸诈难防，随将各营官兵分布山头，周回哨剿。当据本镇守备郭自保声言，贼巢左右前后两山上下，贼党败逃无几，臧贼已中我数箭，必不肯出山，如到天明无臧贼尸首，愿以自首抵补等语。□至天明搜捕贼从，果见臧继魁尸伤多箭，随□首级并谭大首级，呈验功次等情。到镇。塘报到职。准此。本月初八日，又据镇标下参将侯国勋塘报，内称：本月初四日，蒙本院

谕，往端士庄剿贼。初六日领兵与莱营李将官及胶镇李千总、陆右营把总许三益所领兵马，驰赴端士庄，救出难妇二百余口，捉获活贼一名房春时。皆言原为旧仇，各贼皆星散逃走等情。到职。据此，本月初九日又准镇臣手本，为会解贼盗事，内开：本月初五日，先准贵院移，据益都县塘报，据端士庄民李应龙禀报，马步强贼焚劫缘由，移会援剿。等因。到镇。准此，当遣标下中营千总李承恩，同登营把总许三益，率领马步兵丁，由临朐西南星驰夹击。去后，今据李承恩等禀称，职等带领两营马步官兵救援李家楼，贼闻喊继魁被我官兵阵斩，焚巢遂各四散奔逃。卑职等领兵到彼，眼见院遣侯、李二将官，见平房烧毁，其楼见存。职等随领兵回转，行至于家庄，说内有攻楼贼数人。卑职等随擒获真贼朱登奇、李克合、赵良士三名，贼妇李氏、周氏二口，理合呈解等情。到镇。塘报到职。准此。又于本月初十日据莱营游击李士元报，为呈解贼犯事，本月初九日蒙本院面谕擒剿鳌峪店贼寇，蒙此，卑职于本日戌时带领标营把总孙光祖……押带原首路孟言，引导至鳌峪店，斩获贼首级一颗，擒获贼犯贼刀麻子等二十二名，贼妇二口……理合呈解。各等因。具报到职。据此，该职看得，贼势纵横，至今日而极矣。追杀奔溃之余，犹复纠党肆凶，劫掠无忌。赖我官兵到处袭击，既已阵杀，复有活擒，而且将逆渠贼继魁一时斩灭，亦足以销伏莽狂突之心矣。……再照青境虽宁，而余孽藏匿于□山穷窟者，不无零星劫夺之虞。职已议派登兵与青营官兵协同□剿。近闻昌潍一带亦有不逞之徒，昼伏夜见，往来窥伺于乡村之间者，渐不可长。职今自青驰赴莱、登一带，往来巡緝，以期销患于将来。必不惮驰驱之劳，株守一隅，以贻地方之戚也。……

禹城起义民众李望楼等 在县北活动并克陵县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吴达 揭帖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吴达，为大兵南剿，贼马北奔，陵县告陷事。

窃照土贼踪迹飘忽，奸细四布。自本月初十日，梅勒统兵南征，抚臣丁文盛亦随在行间，省城遂无一兵一马。职与道府县诸臣分汛预防，复远发侦探，盖逆料酷贼窥我兵兼顾之不遑，必覷空复逞，即檄行该道驰饬防备。去后，果于十六日酉刻，据齐河县塘报，内称：禹城县贼首李望楼等，于十三日夜，纠合山贼马贼五百余骑，步贼五百余名，在禹城北新店盘踞劫掠，口称抚院同大兵西南剿贼，俺们往此躲避，若有兵来征剿，俺先知道等情。据此。又于十七日辰时，据济南府塘报，内称：本时据快手杨朝臣口称，陵县十四日夜三更被贼攻破，放火杀人等情。到职。而陵县隔省二百余里，迄今五日尚无塘报到省。除职已行该府速侦确信报职另报外，该职看得，贼首未歼，贼线不绝，东省终无宁日。即如济南一府，大兵自平阴再捷，驻马省会，四乡无警，州县塘报希闻。今一出师西南，而贼骑纵横。禹城报有贼马八十匹，抢掠安营地方，陵县又已报陷，齐河亦报李望楼等马步贼各五百，肆行劫掠。总之，大兵往南，则北有鸱张之警；大兵往西，则东有窃发之虞。今济省无一兵一骑，仅得保护城池，谨严防守。伏乞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再发精兵，一驻济省，一驻临清，一驻武定，三面犄角，合兵会剿，使贼欲遁无可遁，欲骋无可骋。其各州县密访窝主，举报逃贼，职已严檄，责其率力举行。然在大兵远离之地，贼众出没州县，势有难行，非藉兵威弹压，

不能搜剔根株也。……

李望楼等克陵县后又取临邑 及清军筹防省城情形

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吴达 揭帖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吴达，为塘报狡贼再陷临邑事。

……据本县北路练总徐自新乡拨报称：探得贼马先自西南至禹城西寨上，内有逃出难民供称，有临邑大窝主王启元，因县主申他拿送在监，伊差管家二人勾引马贼，于十五日三路分走，合攻陵县，辰时失陷，杀人掳掠，至午时即到临邑，随攻随破，过午即至杨株寺宿，十六日辰时至田家口，杀死二十余人，过午至二郎庙屯扎。哨马又来到张家道口掳人，贼势甚众，今见在禹城北扎营等情。转报到职。但今各贼窥伺孙耿丘家岸等处，是为可虞等情。塘报到职。该职查看得，抚臣随大兵南征，省城无一兵马。据报狡贼连陷陵县、临邑二城，复屯聚于禹城县之北，隔省不满百里，必窺知省会空虚。职即督同守巡两道及府县臣，一面登埤严防外，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

山东抗清形势及清朝官吏陈镇压之策

顺治四年正月 吴达 揭帖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吴达，为再陈灭贼要着，仰祈圣听，刻期扫荡，以固邦本事。

职窃维山东今日灭贼情形，有必不可不使亟灭之势，有未尝不可使必灭之势，有所以使之必灭之势。今者大兵两路驻东，已及三月，而骑贼未即扑灭，非大兵之不用命也，又非大兵之力不能灭贼也。职目击其事，心中如疚如焚，前疏已粗陈其概，今不敢不冒死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条悉详之。东省为畿辅咽喉，而四方人心观望，在此一举。登、莱两郡，今已有蠢蠢思动者矣，况非特一方也。万一再一迁延，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憚？职所谓贼有必不可不使亟灭之势，是也。兹者大兵之出，贼即飘遁，师行西南，贼扰东北。甚而匿迹山崖，堵绝鸟道，使我兵不能驰骋，进则矢石交加，退则纵横复出，此决非不惧大兵而云然者。彼即明知我兵之锋锐不可撓，则必胜之机，操之在我，苟使一旦相当，料无不立制其死命矣。职所谓贼未尝有不可使灭之势，是也。似此，则大兵一发再发，患无不剪此朝食，而犹迟迟者何故？岂我兵寡而贼众多，需当事者之请益欤？大兵之不可敌也，一足以当百，百足以当千，自出师以来，见贼如刈蒿草，而无如贼骑之善逸也。彼以步贼当先，狡为自脱之计。诚使释步贼，而直追骑贼，则其飘颻之术自穷。所云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其在今日，当勿贪小利而遗大害也。我师之振旅而南，忽马北有告陷之报，又岂非侦我征行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谓贼线之不可忽矣。贼之奸细，处处密布，宁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人，其领袖耳。近者省城已搜获府快张奎龙斩首矣。在衙役中尚然，至于积贼受抚，狼心岂可复测。且不特此也，贼布奸细，以多其耳目，我反不设侦探一役，我出师某日，贼知之；我行师某向，贼知之；我出师而贼避我，我不知也，我行师归而贼尾我，我不知也。职见梅勒驻省时，焦心攒眉，谓□臣与职曰，朝廷命我剿贼，何安坐于此？而抚臣亦悬悬坐待各县塘报之至，以卜出师之期。嗟乎！贼至其县，县官能，则登陴闭门，听其焚劫村庄；县官不能，有袖手待陷耳。必

俟塘报至，乃始厉兵秣马，抵贼所掠之地，贼已饱颺而去。大兵纵万人敌乎，不遇虎狼，安所逞其勇略？况师行又早，只漏泄者也。是故贼线绝，则师行密；师行密，则分兵以夹击，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贼避实击虚之计亦自穷。至其依山为谷，人有言，鸟道仅容只身，马不能并驰，炮不能远发，抑其中矢雨石击，搜山之说，因是而殫。职窃以为不然，山之险隘而难攻也，攻山则力竭，不攻山而攻贼，则智长。问贼盘踞此山，必不出否？不过惧我兵之一足当百，百足当千，依此为避死地耳。兵退而贼即出。夫苟兵退而贼即出，则追逐所至，若佯为振旅而归者，使间谍伺其出，以逆击之；复预使熟知地形者，侦其山之前，山之后，山之左右，出自何门，入自何径，而前后左右，先置炮设伏，以尽绝其归路。夫有大兵以邀之于前，又有伏兵以断之于后，贼即狡，能从空而遁乎？职固知依山为险之不足恃也。所谓贼有可以使之必灭之势又此矣。总之，临阵斩获者大兵也。发纵指示者抚臣也。为夹击，为设伏，临阵相机调度者，左右营将也。为向导，为间谍，责在各道、府、州、县于本地良民中选择素谙形势之人，多方责成，悬之重赏，必不使阳顺阴叛之贼得与其间。盖以贼攻贼，自古有之。非大豪杰作用终难免养虎贻患之谓。今者，营中受抚之贼，皮骨易画，此中叵测，诚使羁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斩一现在贼渠之首，以为信，其悬级而来，众相认为某贼，此顺者也。其期期无以报命，即阳顺而阴逆者也，用贼杀贼，只有此一法。若以向导寄之，则非为我向导也。适为贼作线耳。大兵所以屡阵止杀步贼，而不遇骑贼者，非此之故哉？至于招安一事，在今日关系尤大。朝廷兵威，亘古无敌，区区山左草窃，遂使大兵无如彼何而议招安，辱国灵而长奸丑，莫此为甚。职已苦口为抚臣痛哭流涕言之，尤赖皇上，皇叔父振政王睿鉴高悬，为固本宁邦之远计。今日之事，只宜剿，不宜抚；只宜亟剿，不宜缓剿。周、蔡等贼渠授首，而贼中头目，尤宜仿古五流三宅之典。

当此之时，胁从者，诛不胜诛，因而徐议招抚，未为晚也。三年玩贼养虎，以至今日。幸蒙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念咽喉重地，颁发大兵，一驻济省，一驻东昌，及今不从长商酌，大创一番，以绝反侧，予四方观望之心，职不知其可矣。职接报贼之文，络绎而至，不胜其痛。见当事仰屋空嗟，犹思无路，又不胜其惧。敢直矢狂愚，上浚圣听，不自知其涕泪之交集也。字颇逾格，席藁待命，曷胜惶悚战栗之至。……

清军在郟城等地镇压羽山屠玉吾杨思增 汶上徐应良滕县高望山等情形

顺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丁文盛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今奉职丁文盛，为汇报剿贼捷音事。

三月初四日据兖东道僉事蒋鸣玉塘报，二月初二日蒙总漕部院宪牌，据赣榆县呈报，该县西南一带接近山东郟城境界，有大盗屠玉吾等三百余人，日肆焚劫。据此，仰该道调发标兵，会同本部标防官张彥佳、刘之祿探实歼除。蒙此，该本道随选委标官闵廷侯、王加奉，统兵前往郟城县接壤刘马庄一带，会兵合剿。去后，于本月十七日据闵廷侯等报称，职等初九日至赣榆地界大相村，遇贼百名对敌，亲擒羽山贼首屠玉吾，军师李道人被准抚将官张彥佳等捉去，又擒贼首杨思增、高文仕，杀死贼首杨兴怀等七名。得贼妇女六口，弓一张，令旗二面。其贼扑剿随营押解各分回汛等情。又于三月十三日据禹城县知县陈公定塘报，本月初十日，据拔快王志道等报称，西南有贼。卑职令捕官张林柏，同抚标沂营各官，领马步兵丁出剿。行至崔家庄，杀死贼头司应

梅等三十余名。又至房家寺，杀死三十余名。又至笕瓜张家庄，杀贼二十余名。又至马家庄，搜地洞二处，用火熏烧，贼俱死洞内。又至孙博庄搜地洞一处，亦用火熏，贼死洞内。共得大小贼牛十一只，大小贼驴十二头，分赏有功官兵讫。等情。同日又据防守沂营中军王国枢、标营千总丁有功塘报相同。又于三月十四日据济宁道金事李音塘报，三月初八日准总河标下游击范梆手本移报，本营督兵南旺护防河工，于二月初八日据汶上县生员徐完初、乡民徐三奇禀称，南旺迤北二十里，汶河东岸徐家庄，有贼首闸官徐应良，的系蔡贼伙党，父子两庄，见隐多贼，速除此患，地方大靖。据此，随差本营把总王应龙领马步兵二百名，令徐完初等导引至彼。见贼庄三面汶河围绕，一面逼近蜀山，湖水无涯，泊岸小船百余只，兵马一到，贼即奔船渡逃。马丁下水群截，捉获持旗贼首陈门子，并厅内搜出打造枪斧巨贼何铁匠等。同贼首徐应良共三十余名，审系袁靳、开河、南旺、柳林各闸等处土贼，供吐是实，当即枭示讫。……又于二月二十日捉十里闸贼首吴九高、张九高，系蔡贼火攻营头目，已经杀除外，护送龙衣船至袁家口闸，有众贼持枪密窥营盘，被巡兵拿获十余名杀讫。二十一日行至安山迤南，芦苇深处伏有土寇一伙，见兵马突至，飞奔上楼，用石抛打，各丁攻开楼台，活擒九贼同龙衣船大人审臬讫。内有二名李大、宋大，系正黄旗蒙古包牛录，于崇祿十五年得去家奴，将同获主家子李小方共三名，移送东平州遵例解京外等情。又于三月十七日，据东兗道右参政董宗圣塘报，二月十七日本道跟随吏部哈哈木协剿贼寇，至二十日抵丁家务贼寨进剿，不意各贼俱逃，止有楼上一贼擒斩讫。随往东平州东北山内，杀贼三十人，得贼妇十三口、驴三头、牛二只。又至油篓山，赶杀马贼首侯奇等十余人，得马十六匹等情。同日又据东兗道董宗圣塘报，据滕县知县游启运报称，二月二十二日据本县探役李成报，据东山逃出难民尹东湖传称，今日有贼首高望山等，在山约贼在古石村合营等

情。到县。卑职随密令沂镇前营把总苗岱、本县所官夏朝鼎并乡土千总宋启富，统领兵丁五百余，飞行至彼，遇贼对敌，我兵奋勇齐砍，贼随溃逃。追至东蒋，有快手刘得业将贼首邢乐吾子一箭射倒，各兵奋勇，杀贼数十人，贼又败走。赶至西蒋，杀贼十余人；追至岩底地方，兵随设伏，贼见兵少，返向齐攻，我兵诱贼至要径，伏兵四起，杀贼七十余人。……

山东起义民众围攻禹城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四年三月 丁文盛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今革职丁文盛，为塘报擒剿大捷事。

切（窃）山东寇乱猖炽半载，盖缘贼渠实繁有徒耳。自大兵入省以来，职与梅勒章京哈哈木、教善等，共议围剿，或严檄各道府州县管卫等官，督兵远哨；或亲历戎行，同大兵搜歼；或调兵分防，以备应援；或合催各镇，相为犄角；或悬重赏，令土人密探，无刻不颯颯为擒渠计也。除陆续擒斩过巨魁，屡经塘报上闻，不敢琐渎外，于本年三月十六日，据禹城县知县陈公定报称：十五日夜三更时分，有马步贼众攻围本城甚紧，急请大兵救援等情。职即刻会同梅勒章京教善等，统领官兵，星驰进发。行至数里，有众大人商议，思得省城重地兵马尽数出征，虑有他虞，今职回省守御，随带官兵赴剿。去后，于十七日又据禹城知县陈公定报称：本月十五日夜三更时分，有马贼督步贼攻打南门甚急，沂镇右营中军王国枢，将南城二层门开放，令大炮手至头层门下，用炮打死马贼一名，步贼数名，贼方返回。又有马贼率领步贼打西门，有抚标左营千总丁友功立于垛上，用箭射伤马步

贼数人；沂镇中营把总董国安，烧毁攻城大车一辆，贼方退回。丁友功头中一箭。抚标右营把总齐天德守东门，沂镇右营把总宁守志守北门，皆守御有方。沂镇中营把总董国安，领本营马步兵及抚标左营马兵，竟出南门，将攻打南面马步贼立刻杀败。转至城西，正遇马贼率步贼西面攻打。董国安等即将马贼围住，对面相敌，两马俱伤，步战杀死马贼一名，获银十一两，又获小红令旗一面，上书总镇山东令五字，弓箭器械俱全，余党俱被杀散。随即飞至北门，又将攻打北面贼亦俱杀散，其余贼众哭向西南去讫。卑职见贼哭泣，疑杀死之中有李望楼，随令街民人等出城，将贼尸查认。随据街民回称，南门下被炮打死者，系李望楼下马贼头目柴若柔；西城下被杀者，李望楼第三胞弟李洪。众贼因二头目被官兵杀死，故放声涕哭。至于环城四面，贼皆尽力攻打。城头垛兵，近则用砖，远则用炮，竭力死守。贼无隙可乘，方才退回等情。二十一日又据职标中军彭世勋报称，本月十六日，蒙本院委领官兵，同大兵前往禹城剿贼，于十七日辰时行至禹城，据本县知县陈公定迎报，贼往西南败遁。随往西南追赶，行有四十余里，竟无踪迹，本日复回禹城。于十八日黎明，有禹城被掳逃回门子知贼下落，带往西南搜剿。行至中途，又拿获从贼首李望楼处逃来一人，初询不肯招承，细加盘问，方吐李望楼现在冯家屯住。给与脚力，领剿到彼，将屯四面攻围。有李望楼等，率从贼十数余人奔逃，被各官兵奋勇直前，将李望楼等贼众尽行射死。随于死尸中认获李望楼身躯，斩其首级。其余贼众潜藏地洞者，尽被烧死。又有各处拒捕残贼，共杀死七八十名。……同日又据职标右营都司王可就报称，本月十六日，蒙本院委领官兵，同大兵前往禹城剿贼。于十七日辰时行至禹城，据本县知县陈公定迎报，贼往西南败遁。随往西南追赶，行有四十余里，竟无踪迹，复回禹城。又审本县被掳门子供称，有陵县西南十五里王启元，助马贼一百余名向李望楼。攻取禹城其贼，一股向西南房家寺等处败

逃，一股向王启元庄处败逃。卑职等随与大人商议，梅勒章京带领满兵，彭中军带领千总尹充、把总王希舜、齐天德并左右两营马兵，赴房家寺等处追剿，卑职同正黄旗、厢黄旗、^①厢红旗、厢白旗，带满兵一百六十名，卑职带领本营壮马内丁五十名，星赴王启元庄追剿。于十八日申时到彼，随将庄四面围攻。贼将东西二稍门坚闭，内用炮箭与我兵打仗。卑职督令官兵，奋不顾身，用火将西稍门攻开。贼见我兵奋勇难敌，俱上四大楼。卑职见庄大楼多，兵少难攻，一面攻取此庄，一面又调防禹沂镇步兵。卑职先将二楼攻开，得获贼马骡五十六匹头。于十九日巳时，武德道领马兵三四十名，午时沂镇把总董国安、宁守志领步兵三百名，十九日二更时，又将二楼攻开，杀死大贼首王启元，小贼首崔四大王、刘生员等七名，杀死余贼二百余名，烧死贼一百余名。内有中伤兵丁，查明另报。十九日酉时，济守道张昌胤亦到本庄助攻等情。各塘报到职。该职看得，长清贼首李望领、禹城贼首李望楼，此二渠者交相煽害，面周魁轩、蔡乃懋为之纲，陈三清、王启元为之助，以致根株不断。幸而仰伏天威，得藉大兵之力，诸凶相继授首，面地方讫可小康。所余惟周魁轩一贼耳，早已被创奔马潜遁，获其妻属。见在官兵分途搜歼，凉势穷力廑之孽俘擒可期矣……

山东巡抚请复派旗兵驻防省城事

顺治四年五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请发禁旅，以靖余孽事。

窃照二东土寇，素称狡黠，出没山林，飘忽无定。更因地土抛荒，穷民逋税，多助贼氛。查职抚标兵马，原额三千，今止一

半，守城护鞘外，所剩无多，相去各镇又远，一闻州县告变，整出扑剿，则省会空虚，各路调兵急难呼应，贼故破城掠邑，每肆狂逞。前幸大兵驻防，而地方获有所恃者，无非朝廷为东省城池百姓之至意也。职自莅任后，首先弥盗安民，不遗余力，业将大叛李桂芳、宋次吾、张小吾、韩二青、李正芳等，未阅月而相继擒斩，虽系职之当然，实赖大兵之力。但此时败溃巨寇，尚遁天诛，如谢迁、梁起休、周魁轩、杨云山、孙化亭等，潜伏窥伺，一日未获，不可一日无备。今驻防省城领兵梅勒章京教善，于本月十一日起身回京，以奏凯旋。其教善之有功东土，我皇上暨皇叔父摄政王自有鉴知，非职等所敢揄扬。但职虑地方未宁，大兵一去，则伏莽众多，必将旋逞。地广兵单，恐难分扑。势必留此大兵，余氛易于歼扫。但缘奉旨撤回，非职等所敢擅留。况众兵驻省已经八月，剿寇多功，未便久劳于外，相应另请大兵数百换班，速赴东省，以靖萑苻，有神地方，实非浅解。……

清政府查审参将郑伯真在暗青 被起义军伏击情形

顺治四年六月初十日 阿哈尼堪等 题本

……查参将郑伯真失期不至缘由，案照本年二月初六日，先蒙巡抚杨右金都御史宪票，为行查事，二月初一日据标下听用官陈志策禀称，正月十九日郑将官回营报青州道，十八日郑将官领兵到暗青地方，有一贼假称乡民报贼，领官兵至山下，口称山上贼众等语。随上，中途见贼打仗，郑将官失去坐纛一杆，大炮一尊，三眼枪三杆，带伤兵丁四名。郑将官于次早复往金岭西去。等因。据此，合行严查，为此仰道即查，郑将官于十八日既在暗

青被贼哄诱打仗，失去火器，兵丁带伤，明系失利，既经报道，何以不具报本院，即此一端，中间或尚有别项隐情，该将俱行隐匿亦未可知，限三日内即据实查报，毋得容徇未便。等因。蒙此，随立行青州营中军杨奎光，将跟随出征带伤兵丁石称等即拘到道。审得炮手石称供：于正月十一日从府起身，至晚到金岭镇屯扎，十八日晚起身，至二鼓到阳孤崖，于五鼓起身，至十九日辰时到朱崖迤南。闻说有贼，有一人愿作向导，哄入深山打仗，被贼抛石如雨，又兼天色昏黑，众兵乱窜。炮手王连召被贼石伤，丢弃大炮一尊。回至山口，马兵刘宽被贼截杀，力不能敌，失落坐囊一杆。原无失三眼枪三杆。内李可任中箭伤，陈有中箭伤，石称中石伤，王连召被石伤。只见满山皆贼，于十九日三更回府外，止得贼马一匹等情。供吐是实。随又卷查郑参将失利情由，委无报道，止有正月二十日准郑、赵二将官手本报称，本月十日捉贼孟可行，带赴暗青，烧毁贼巢，得贼马一匹。手本移道，即刻转报三院讫。原手本可凭。各情查审在案。该本道看得，郑将官率领兵丁堵截西寇，突被狡贼哄入深山，下石如雨，兵丁中伤等情，已经呈报三院外，今蒙前因，复看得，郑参将被诱失利回营，乃十九日事也，二十日违期不至，委因兵伤以致不前，……

山东起义民众攻占淄川阳信县城情形

顺治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吴达 题本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臣吴达谨题，为塘报阳信县失陷，并淄川县官兵因贼情形事。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据武德道祝思信塘报，内称，蒙臣檄催统兵赴临邑等处剿贼。等因。又准济守道文移，备称贼破淄川，

约会本道领兵赴邹平合营等情。随于二十日亲督马快内丁并营兵星驰剿捕。至中途接武定州并武定营塘报，内称贼已在周家庄楼上等情。续于二十一日接阳信县署印齐东县县丞李国鼎报称，本年六月二十日，据探马报称，有贼三四百自东南下来，本县知县周朴，随率典史张必进同卑职傅千总衙役垛夫人等，用心严守。于本日五更时分，贼蜂拥扒城。国鼎等拚死对敌，杀伤贼二人，夺马一匹，被贼用刀砍翻，身受重伤，印信见在，杀伤衙役十余人等情。到道。据此，除本道一面率兵进剿外，其失城情形，俟回日查明另报等情。塘报到臣。该臣即刻檄催该道相机追剿。去后，缮疏间，随接抚臣张儒秀手札，内称：淄川县十三日失陷，十七日冒雨夜驰，十九日抵境，躬督青沂胶院标各官兵因城，二十日午刻大兵亦到，分汛（汛）画防，网罗密布。等因。又行据济守道揭称，同满洲石户部、右布政苏弘祖十六日到淄川，将城四门围住，细查韩秀才家人丁可则在内开城献城，查确再报等情。移报到臣。该臣查看得，阳信县之贼，即臣前疏所报临邑县地方蛮子营焚掠之贼也。……

山东民众抗清情形及清军筹划镇压之策

顺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杨声远 揭帖

前任巡抚登莱青东江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今升总督漕运、户部右侍郎杨声远，为□微臣遵旨回话，伏祈圣鉴事。

窃职自顺治二年十月内抵登受事，稔知东地向称盗藪，加以闯逆之余，继以土寇，莠莠子遗，惊魂未定，疮痍未起。官斯地者，惟以肃清奸盗，绥辑士民，为地方急务。是以随行弭盗安民

之法，于各道转行各府州县，凡遇地方如有贼盗奸宄情形，令其不时体访举报，预期扑剿，无使酿害不翅，谆谆告诫矣。盖以抚臣弹压一方，提纲挈领，从来所恃为腹心耳目者惟监司，次则郡县，以其与民最亲，闻见最易也。职之绸缪于未雨者，未常不先事而熟计之矣。至于沈迅养兵距险，或其暗里消息潜通，叛贼阴谋虽蓄，实迹未彰，不然道府州县何无只字相闻，远近士民亦无一人首报。夫已著之踪迹可按，隐微之情事难窥，职何能舍道府州县地方士民之闻见而发觉之也。况去岁山左东西两处逆贼蜂起，方其未发，并无动静可以预为消弭。近日河间贼马奔投亦诚如（下缺）。

山东民众纷起抗清及清军滥杀无辜情形

顺治四年七月 蔡应桂 题本

江西道试监察御史臣蔡应桂谨题，为灭贼所以安民，宁邦在于固本，仰祈圣鉴，保全善类，以图至治事。

……今即就山东一省而论，盗贼滋蔓，烦大兵之剿灭，且及一年，而歼之未尽歼，大兵撤而再发，贼众熄而复起，州县屡报失守，人知灭贼之不容旦夕缓矣，亦知为民者之至苦乎？盖枭獍之徒，揭竿为招，其在远近村落，胁之不从，即肆行焚劫，是不从贼而死于贼者也。胁之不得已而从，思幸免乎一日之屠戮，自后官兵追剿，贼乘捷骑饱颺而去，剩此以搪突我兵之锋，执而声之为贼，诛不胜诛，是又以从贼而死者也。夫苟真心从贼，何所遁其天诛。但其从贼亦死，不从贼亦死，觉小民全无一线生路为可悯耳。虽然，此犹可曰胁从之徒也。至于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此良民与贼众分途之际，关系天心民命尤切。盖除暴以

安良，非以屠良，伏望皇上敕諭該撫按道將，自今以後，賊渠必不可使輕縱一人，良民必不可使輕戮一人。庶良民樂覆載之寬，而元惡伏雷霆之震矣。豈惟山東一省為然，即以行師天下，而民命重，邦本寧，真久安長治之算矣。……

謝遷起義軍失敗

順治四年八月初一日 朱國柱 題本

欽差巡撫登萊青東江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國柱謹題，為渠寇雖擒，伏莽宜防，謹陳分防之信，并報微臣回登日期，仰祈聖鑒事。

竊照青、濟賊寇生發，業非一日，惟謝遷等掠民陷城，流毒村落，為山左第一巨寇。由此而煽動搖惑，處處弄兵，在在擾亂，自謝逆據淄之際，殆有甚焉。幸仗我皇上與皇叔父攝政王威靈赫濯，滿漢官兵奮勇齊攻，一敕而擒渠殲黨，除此年余橫肆之害。白叟黃童，莫不手額稱慶，而草竊小寇，亦必斂形宵遁。但今秋收告成，田禾在野，鷹隼猶存之輩，恐有乘此為祟之虞。臣今與道府諸臣再三商酌，善後戒備之計，尤當縝密不可懈也。除原有設防兵馬仍令照常防守，擇其要地，再加酌議添設分防，以為首尾兼顧之勢。……臣已檄行青州道臣李三元、萊州道臣張祺，轉行各州縣遵照，如果賊勢嘯聚，即速飛報，該道酌發兵馬，星馳撲滅。臣今分派防兵停妥訖。至於海口情形，雖稱波恬寧濫，但海上戰艦不多且小，而器具不全，亦應料理，方保萬全。是以臣於八月初二日自青回登，沿海巡查料理矣。……

清政府察处失守临邑县城之官员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吴达海等 题本

刑部尚书臣吴达海等谨题，为塘报土寇延害，并陈官兵攻剿，仰祈圣鉴事。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山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张儒秀题前事，内开：据山东按察司呈称：问得一名索一书，年四十五岁，直隶顺天府永清县人，由恩贡顺治二年四月内除授临邑县知县，本年六月内到任，顺治四年正月大察革职。状招：一书与在官原任临邑县大察革职典史赵淋俱任职城守，一书自到任后，闻临邑城垣低矮，周围九里有余，居民不满百家，并衙役人等，分派城头，周巡不及。一书与赵淋各不合因循疏玩，不能严防，于顺治三年十月初八日二更时分，被不知名贼数人，自北门迤西潜扒城上，将更夫刘拱臣砍伤几死，贼即下城，将把守北门民壮吓散，扭落拴锁，众贼进入，拥至县前，约有一百余名。一书正在二堂查点巡风上宿人役，忽闻有贼，率领家丁衙役与贼相拒，用枪刺伤三贼，夺获腰刀一口，验贮济南府库。比典史赵淋夜巡至南门，偶有按院承差经过拨马，赵淋随回县拨雇马匹，闻县有贼，即协力相拒。致贼齐力迎敌，杀死衙役李顺，砍伤李孟成等三人。一书与赵淋因众寡不敌，喊传街民救援。贼即举火将二堂焚烧间，随打开库藏，劫去银九百三十一两一钱零，驛马六匹，库钱监仓未动。被时即在二堂公案，不遑收取，被火烧毁，印胎存验，延烧民房十五间。贼于本夜四更时分复出北门去讫。一书与赵淋又不合不能追捉，致贼远遁。……

谢迁起义军曾攻克淄川并处死 顽固官僚孙之獬等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乡绅殉难，全家遭惨，义不屈贼，臣节可风，恭报圣闻事。

据分巡青州道副使李三元、署分守济南道事右布政苏弘祖呈称：据淄川县署印布政司经历周五伦申，据闾学生员李士俊等呈称，淄城于本年六月十三日夜，被内贼丁可泽等接应大逆谢迁等陷城，将工科给事中孙珀令父原任招抚江西兵部尚书革职孙之獬绑缚逼拷，獬抗言骂贼，不饮食者数日，至二十二日，贼又惨刑毒害，獬复大骂，触贼之怒，缝口支解而死。同时，又杀其孙男四人，官贡生孙兰兹、生员孙兰繁、孙兰蕪、孙兰葛，又杀曾孙二人孙大曾、孙二曾，儿妇一口，孙女二口，闾邑共见共闻……

抗清起事农民夜攻陵县县城

顺治四年十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塘报剿杀土寇，大获全胜事。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据武德道副使今降一级调用祝思信塘报，内称：据陵县报称，本月十七日二更时分，贼自西来，至本

县东门城下，有轿二乘，杠一抬，口称是淄川县安乡宦，要进城。捕官识破是贼，随发箭向射。众贼突来齐攻。马贼约有四百余骑，步贼不知其数，绕城四面围攻。用火车攻烧南门，卑职亲冒矢石，督率练总王任，贡生许上通等，并衙役壮丁，奋力冲打。贼众亦用火车攻烧西门，守门举人卢运昌等，百总王枝茂，督率衙役壮丁，随放大炮打散众贼，打死一名。复用火车攻烧东门，守门捕官孙应澄、守备张应鹏、百总蒯明良，率衙役壮丁，用弓箭大炮将贼打散，张应鹏胸膛射中一箭。自二更攻至五更，各役夺力冲击，生擒一名，贼众带伤甚多，四散奔逃，黑夜不知何往，查明另报。据此，本道随率标下材官倪天溢等，统领家丁高应宽等，并各州县快役，德管把总侯得功、张世恩，统领步兵三百余名，飞驰追剿。至陵县，方知贼苗头向神头地方去讫。即领兵急追，由凤凰店上西南一带，赶至鸣鸡店，又有张、杜二乡总率领乡兵三百余名，合营追剿。至巩家庄，遇贼冲锋对敌，杀死不计其数。……该职看得陵县自擒贼首王启元之后，余孽逋诛，勾连外寇，改头换面，狡计诈城，欲思一逞。若非该道祝恩信力任剿捕，奋身血战百胜，以卫地方，则西北界首一带，跳梁益甚矣。……

濮州起义民众攻入朝城

顺治四年十月 金廷献 揭帖

巡按山东试监察御史金廷献，为塘报朝城县失陷事。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据兖西道于变龙塘报，内称：本年十月十八日夜亥时，据濮州报称，据马陵集练长张可英、陈朝起报称，本月十五日夜，约三更时候，有马步贼一伙攻开朝城，至

五更起身，署印教官并刘典史俱无下落等情。到道。据此，本道看得，土寇猖獗，非重兵无以剿除。本道虽身在河工，心切地方。昨据郛城报称，寿张被贼进城抢劫，随具详呈请本道移曹州驻防。十八日夜亥时，又据濮州报称，贼进朝城，署官、典史俱无下落。除一面严行各州县加谨城守，一面复行东昌府确查再报等情。塘报到职。该职查得，朝城县署印官乃聊城县儒学教谕刘廉善，典史刘运恒，该管东昌府知府张起严，兗西道于变龙也。据报城已攻开，官无下落。职以军情紧急，若查确方报，恐致稽延，除即刻移抚臣张儒秀，速请大兵飞驰擒剿……

丁维岳等攻克寿张堂邑并攻打张秋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 金廷献 揭帖

巡按山东试监察御史金廷献，为塘报寿张、堂邑俱失，贼攻张秋未开，被官兵打退事。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申时，据济道李崧塘报，内称：顺治四年十月十七日未时，据郛城县报称，本年十月十五日，侦探得寿张县地方有马步贼，不知其数，扎营杀掠甚惨，百姓惊逃。本日又据守道书办侯玉秀、李景新从寿张县逃出口称，有贼踞城，将守道执留。今贼分作六股，要攻打张秋、郛城、堂邑、阳穀、冠县、梁山。现一股与中军官吉时在梁山打仗。又据满家碛守备季玉爵塘报，本月十四日夜，有贼将寿张县攻劫抢掠甚惨，又攻张秋，后攻梁山。贼现扎数营，欲攻郛城。玉爵将素练乡兵领在郛城北扎营堵剿等情。据此，本日本时又据该道塘报内称，本年十月十八日午时，据郛城县报称，本月十五日，卑职移关守备季玉爵、领乡兵前去城北，向贼来路要处扎营，相机擒剿。去后，

卑职严守城池，拨马快分路侦探外，本月十六日酉时，据季守备塘报称，本月十六日差家丁探得，土寇攻劫寿张县，将守道陈参议作头，计欲诈破张秋城，及至城下，守道陈参议先领马五十匹，方进城里，即将城门关闭，随用顺城炮将贼打死，平半城头，滚木雷石如雨，丁维岳左脸中伤。张秋城攻一日一夜，尚未攻开。贼首周魁轩领一股回至寿张集扎营，丁维岳领一股在范濮交界陈家楼扎营。今玉爵领乡兵在郓城北扎营堵贼等情。到县。据此，卑职窃料守道陈参议幸得进城，用计打死贼众大半，丁维岳带伤，张秋坚守一日一夜，贼失计，一股奔回寿张，一股扎营陈家楼，此其势已孤，诚灭亡在旦夕矣。似应速发大兵，两路截剿乘机出奇，以收全胜之功等情。到道。据此，该本道看得，十七日之报陈参议执留寿张，十八日之报该道已入张秋，前后不无互异。但济宁距张秋三百里未审孰的，俟有确报，另行驰报等情。据此，又据东昌兵备道卞三元塘报，内称：本年本月十六日，据堂邑县报称，本月十四日二鼓时分，卑职查城，闻马贼数十骑、步贼三千余人奔临西门，卑职即率衙役并家人登城堵御。又闻南门响贼放火，卑职分丁杀贼。又十字街心楼上火起，一时难以四应，贼随入城。至三更时，贼杀出南门而去等情。据此，又据东昌府知府张起严塘报，内称：据堂邑县申报，本月十四日夜至二更时分，卑职率领河捕二衙巡城，忽有贼马至西门攻打，卑职随督衙役人等打退。不料南城有贼数人，扒入城内，举火三处。卑职率众愤死对敌，伤贼数十人，活擒贼二名，赶向西南而去。卑职被重伤，库狱被劫，贼所遗告示一纸，并抄报等情。各塘报到职。……

丁维岳围攻张秋及清军攻陈家楼等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儒秀，为塘报叛贼谋攻镇城，官兵堵御获捷，并报寿张失城事。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据兖州府知府陈全国塘报，内称：蒙总河部院宪牌，委赴张秋镇沿河州县，查验解京车料，于本月十一日申时至彼。忽于二更时分，有署捕河通判蔡教官面言，土贼每夜在外劫掠，请兵擒拿。今乡民又报，西乡五里庄强贼一伙二百余人，往西北去。卑职随带领亲丁快手，赶至李家庄，离城二十余里，众贼放火攻楼。卑职奋勇将贼杀退，逃入深苇，黑夜不便搜拿，随回张秋镇。将所获马、牛、驴俱发署捕河通判蔡教官查明给付本主乞，领状在卷。至十四日酉时报称，东兖道来张秋公干，卑职随见本道，言贼有密取张秋之意。卑职知系丁维岳之谋反，必有暗伏城内之谋，即令蔡教官严守城池，会同临营龚将官，分派兵丁各巷口堵御，不许一民站街，妄动者斩。布置已毕，果于二更时分，城外关厢马贼千骑，步贼数万，四面举火，喊声动地。内应马步诸贼，在南门内放火杀人，内外夹攻其门。卑职带领亲丁快手，巷战一夜，至次日晨时，拚命驱剿，尽将内应众贼，砍于南门外，尸与门齐。本府中伤亲丁楚记勋、陈友、陈训、张义，中伤快手孙山、雷壮、王士奇、程士范、赵文运，射死战马两匹，带伤马四匹。有蔡教官率领亲丁，并防守张秋营兵乡民，在南门效力于上，用炮石打死群贼。卑职随令于大海逐户挨查败藏贼五十余人，尽搜杀死，城内始宁。城外余贼，日夕

方遇，离城十余里扎营，忽往忽来。十六日，有本道鼓手报称，寿张已破，本道眷属逃出城外刘秀才楼上，将本道马匹诸项等物尽被丁维岳抢掠一空，县官不知存亡。卑职见周围皆贼，随往东昌求援。于十七日卯时，秃大人领兵马至张秋南门外扎营。卑职与守道陈一理前导，即时起营，直抵贼寨陈家楼。有贼首丁维岳率马贼百余匹，步贼二万有余，安营抵敌，炮火齐举。有秃大人见贼势众，安营有方，随诱贼移营。不意贼果开营来战。秃大人挥兵与战，杀死贼尸满地，贼众大败。卑职与守道陈一理邀其东面欲杀，不知其数。秃大人将败贼赶围一庄，用火烧死三四千余，收兵。卑职与守道辞了大人，回至寿张，不意本城已于十五日失陷，齐知县无踪，李中军自刎，本道家眷男妇如杀死二十余名口，中伤十余名口。城内空虚，并无一人。卑职又同守道回至阳穀，出示晓谕，有将丁贼头目心腹谋主举首者，全家免死。不时，城内绑解者数贼，当时枭斩讫。及至城外，沿村搜剿，各乡村有绑献一二贼首不等，共斩十余级，俱悬示本村。十九日酉时，复到张秋，理合塘报，等情。……

清河道总督请设防高唐曹州

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杨方兴 揭帖

敕命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杨方兴，为高唐残破已久，曹州隐忧方深，请设官兵防御事。

职因寿张之变，更思与寿张相类者，其一为高唐，向来南北孔道，车马不绝，近因连失二次，人民不敢居，商旅不敢行，梗塞已成畏途。职愚以为，高唐应设马步兵五百名，以守备一员统之，庶民可渐集，面路可渐避矣。其一为曹州，当北直、河南、

山东三省交界之处，正狡贼出没之所。充西道标兵止四百名，远在曹县，又防河，又剿贼，每苦鞭长不及。若一经残破，又大费收拾。曹州亦应设马步兵五百名，以守备一员统之，其守备具用旧人，将现在之贼渐可剿，未起之贼亦渐可销矣。但曹州之兵可募，而高唐之兵不可募，应与寿张一体酌调。职目击久坏之局，心忧未形之患，时势至此，兵在必增，俟后稍平再行酌减可也。……

丁鸣吾(维岳)周魁轩攻下峰县县城

顺治四年十一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塘报峰县失守事。

顺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据兖东道蒋鸣玉塘报：据峰县知府何文澄报称，本月十二日夜，突有马贼丁鸣吾、周魁轩，又一贼姓张不知名，统领马贼四百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从西北来攻打城池。本县率领衙兵，在城南面拒敌。不料至黎明，贼从西城架云梯，彼乘我寡，蜂拥进城，杀人焚劫，仓库、狱囚尽行打开。本县同何教官势不能敌，阖门而出。杀死衙役李名梗、李起凤、张车等，其余被伤者甚多。抢去走递马、骡、驴三十二匹头。印信失落无存。城中牲畜、荡然一空。其贼至十三日未时，出西门，往西北去讫。刘教官越城跌伤，典史徐钦承不知下落等情。到道。……

丁维岳等坚持抗清及清官员请添战马事

顺治四年十一月 张儒秀 揭帖

▼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儒秀，为驰剿全恃战马，恭报措买缘由，并请如例续发，以资扫荡事。

窃照二东素称反侧之区，向来易动难安。自土寇鸱张，凭倚山陵，勾连外盗，流毒地方，日无宁字。职受事于倥偬之际，虽屡同满汉官兵，将大逆谢迁、李桂芳、王兴任等次第歼除，然漏网穷凶如周魁轩、杨云山等，遁诛不少，今又续起寿张贼首丁维岳矣。狡穴未定，飘忽靡常，官兵追捕，全恃壮马。职先准旧抚臣丁文盛交代下营马，及各官自备并借民间马骡共四百八匹头，皆狼狽不堪，不足以供驰剿。职接任以来，每见贼骑众而官马少，心切隐忧。欲请发内部马匹，虑难朝发夕至。且外解之马，多系羸瘦，必须从容喂养，仓卒无济实用。始具有请复旧额兵数一疏内题明，搜查本省银两，措买马匹，以资战守矣。近蒙皇上、皇叔父摄政王俯念东省寇氛未靖，据总督河臣杨方兴具题，为塘报事一疏内，增职标兵一千，共足原额三千之数，业奉俞旨矣。职遵照马三步七之例，该马九百匹……职标之马，前后计之，共有五百四十八匹头，尚缺经制之马三百五十二匹。职措处已竭，无可动员。伏乞皇上、皇叔父摄政王俯准如数查发，以济剿捕之需。职旧臣也，分抚残土，敢不勉竭心力。且二东逼近畿辅，咽喉重地，齐民安则天下之民举安。职誓期荡平寇氛，仰答圣恩万一耳。职今见在厉兵秣马，会合满汉官兵，分头搜扑，倘至济宁之日，将职所买战马，转送总督河臣亲验，造册报部，以

见职之实效也。……

山东起义军闯入河北开州城 及清调兵夹击情形

顺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宗教一 题本

巡按直隶真顺广大等处、兼管屯田、监察御史臣宗教一谨题，为塘报紧急贼情事。

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据大名道副使李惟桓塘报，报称：本年十一月三十日，蒙巡抚于右金都御史批免撤兵详到道，本道遵照批示，随即时起身前往南乐屯兵地方，严谕官兵倍加侦探防御。行至中途，本日酉时，据开州知州杨天祐报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不知从何处突至贼人一股，乘开城门时，一拥径入衙门宅内。卑职亲督家丁与贼打仗有一个时辰，杀死贼人一名。卑职右前乳傍重伤一箭。相持至天亮，衙役人等，并署营州同朱时显率把总曹珠魁等督兵驰至，贼溃散奔逃。卑职在衙护印守库，随令家丁驰马追杀赶出。贼人约有马百十余匹，步贼数百人，见在北门外扎营，伏乞速发兵马奔援。其贼人从何入城，及杀伤贼人并受伤兵民，另行查明开报外，理合驰报等情。……据此，随飞檄迟游击、柴将官并本道标下中军罗光远，各统领兵马，星夜驰赴开州剿捕。本道一面从清丰县调停防守，随诣开州督剿，仍留步兵二百照旧防守；在于大清集等处要所，著镇标守备周士彦，带把总官一员统领；又禀行清丰县拨乡兵赶开州听候调遣协剿外，为照此贼向乃猖獗于东省，今敢侵犯我境矣，剿除宜急，而见在兵马虽强，寡难敌众，非得多发满兵，难以取胜。本道前已移会兖州东西两道并东昌道宜总镇会剿，竟不见约期发兵，恐误

大事。伏乞宪檄，飞移山东抚院，两下夹攻，此贼骤难剪灭，而剪灭政（正）在此时也。倘再悠忽，恐彼又复远窜矣。急在燃眉，事关军机，本道引领望之。为此特用抚院给发马符，专役驰报。等因。塘报到臣。该臣看得，开州土城寥阔，居民星稀，自丁贼猖獗，无时不切震邻之恐。臣前据该道塘报，南乐告警，随移会抚臣，发马步官兵五百员名驰赴防剿矣。该州唇齿相连，自宜远慎确探，刻刻堤防，以保无虞。不谓前月三十日，复有被贼闯入，射伤官兵之事。……

丁维岳张尧中等在郟城战死

顺治四年十二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擒斩大逆，飞报捷功事。

顺治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据兖州府张秋城池通判吴道隆塘报，内称：卑职本月初六日到任，即闻丁贼猖獗，阳穀失守，虑恐窥视张秋，随协同绅衿兵民，恪遵抚院严谕，分信防守，于本月十四日夜，据哨探快手曹一明口称：探得巨寇丁维岳，见在梁山扎营，马步约有千余。据此，卑职随具文差人赴东昌驰报沙大人发兵剿捕。满兵于十五日四更到张秋。职差快手曹一明等作向导，大兵向梁山征剿。至十六日夕时，追贼至郟城地方王家海子，贼正在彼屯聚。大兵奋勇直前，当阵枭斩叛首丁维岳、张尧中首级，杀死马步强贼无数。其丁、张二叛首级，卑职随传本镇绅衿士民验明甚真。贼首周魁轩中伤逃走，未卜存亡，俟查明另报。等因。到职。该职看得，丁维岳、张尧中乃西南之巨凶也，逆党数千，肆毒于枣、兖之区，陷城劫库，害及济宁道臣，贼势

已成燎原矣。职与总按二臣，密计筹划，严勒各属，广布侦探，令其侦确贼踪，飞报防臣沙儿胡达，就近扑剿。今果于本月十六日，大兵奋击杀贼无数，丁、张二渠，当阵授首。西南大害已除。……

山东抗清农民在德州等处活动情形

顺治五年正月 张儒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儒秀，为汇报捷音事。

顺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据恩县知县王天鉴报称：奉抚院方略密示，要路截杀。于十二月十四日，职同抚标官马应科亲率马步兵丁四出远探，随有王杲铺地方飞报，有马步贼六七百名，从河东突至德州地方苦水铺，杀人烧房，抢掠牛驴骡马衣物等项。职率练兵武生马选等追剿，赶至刘□庄，连打数仗，杀死狡贼无数，余贼带伤大败远逃。……各报到职。该职看得，东省之贼，不难于剿，而难于净。自职莅任以来，东击西扑，昼夜图维，故各属文武，或奉职檄文，或受职密示，咸思奋励，急于平贼。间有擒斩元凶者，有搜剿党类者，亦有零星之缉获，亦有大伙之被创。虽捷报之不同，而成功则一也。近如恩县知县王天鉴，同职标官马应科等出探追贼，擒斩颇众，而又获其马匹牛驴器械布疋。则王天鉴等之胆略足嘉，镇臣佟养量掌握胜算，东西并进，兵入深险，搜斩二百余贼，活擒马寇，得其牛马，厥绩茂伟。范县知县赵燧奎，处弹丸之地，能率乡勇，夜入贼穴，攻围大胜，斩获复多，使周贼中伤，弃甲滚马而逃。

山东抗清农民在东平州击毙知州李芝桂

顺治五年三月初一日 张儒秀 题本

钦差巡抚山东等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今革职候代臣张儒秀谨题，为塘报事。

顺治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据分守东兖道副使刘可徽塘报：据东平州同葛芳远报称，本月二十二日，据夹河村居民抱子携妻投赴小东门外城下，口称有贼马四五百骑，先在汶上地方杨柳店等处扎营。又据莲花湾居民逃难报，有贼八十余骑。李知州闻报，即上城面谕卑职分信防守，印信交宅，自领亲丁出城瞭探，至城东柳林村，有贼马四十余骑，截劫逃难男妇，迎见打仗。本日申时，东兖道刘副使按临本州，闻警即亲率内丁官快，飞驰前去剿捕，行未数里，突遇前贼，见官兵一到望风奔逃。我兵奋勇追逐，至三官庙迤南树木丛杂之处，贼马埋伏约四五百骑，步贼无数。李知州见贼众多，率兵奋勇争先，砍死马贼两名。刘副使亲率各丁血战，杀死贼十余名，夺获贼马一匹，救回难民男妇三百余名口，阵亡内丁魏应曾等五名。不意李知州深入重围，当场负伤阵亡。天晚本道收兵回州，分信严守。贼众尾后直至城下，卑职城头用炮打死马贼数名，贼方稍退。至次日黎明，望见苗头向西南去讫。……

山东抗清农民攻破宁阳县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宗教一 题本

巡按山东、带管屯田、监察御史臣宗教一题，为飞报贼情事。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日申时，据兖州府知府张元磷塘报，内称：本月十七日卯时，据宁阳县报称，本月十五日二更时分，有贼千余，四面攻城。卑职随即督兵守南门，典史守西门堵截。贼架木梯从东南城倒塌未修完城墙而上。卑职随领南门兵往东街巷战。卑职右膝中枪，右指中箭。贼劫牢反狱。卑职同沂兵裹枪追赶出东门，捉活贼一名，严审，供系峰山大盗，从曲阜而来。其所伤防兵、门兵、乡民，并烧毁房屋文卷、驿递马匹等项，查明另报，仓库无动等情。塘报到府。……

李化鲸张光素等在曹县等地 与清军作战情形

顺治五年九月初八日 吴景道 揭帖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吴景道为续报官兵剿贼捷功，并调赴曹县围贼情形，仰乞圣鉴事。

案照抚镇官兵擒剿东寇情形，除节次奏闻外，本年八月初四日，又据兰阳县报称：河北东贼，复入境内，请兵剿捕。职随撤

标下右营都司管游击事佟文煥，率领千总姜先月、徐才、韩师周、韩之俊，即同知县翟进仁并把总马步兵丁，前赴只家老营，奋勇杀贼一千有余，生擒贼首伪总兵刘之炳，攻焚贼楼，烧死男妇二千有余，……十一日，又据分守大梁道中军守备赵承基报称：薛家口北岸有贼窥渡。随督官兵用銃炮将贼打散，烧毁窝铺数个，得获贼大白旗一杆，佛郎机一尊，铁锅二口，贼船一只等情。十一日，又据睢陈道中军守备李世培报称：初十日蒙高总镇遣发参将陈喜马兵镇标防守芝麻庄，步兵同培过河剿贼，至塔儿湾北遇贼二千有余，众兵奋勇向前，杀死贼人无数。……十五日，又准镇巨孔希贵报称：准山东满洲恼、赖二大人移会，前往曹县合剿，行至马头，拿获贼拨刘赞等二人，审供，贼伪国公张光素等，统贼万余，在张家楼一带屯聚，为曹县李贼外援。本镇随督标下游击孔国养各营守备林尚义等，及千把马步兵丁，趋至贼营。贼率众迎敌，当阵杀死伪范总兵等尸骸遍野，活擒贼王奇斗等十二名，余贼败奔张家楼老寨内。我兵围住，贼用炮矢乱发，我兵奋力攻击，至次早将寨攻破，各贼上楼死守。至巳时，我兵将楼挖窟，用火焚烧，仍擒获伪毕总兵父并活贼三十余人，并前获活贼王奇斗等俱审明斩讫。……二十一日，又准镇臣高第报：据陈喜报称，十三日有平西王家口船只至刘家楼，职等三营护送至芝麻庄，贼居北岸，打杂色旗号，齐临河岸。职等同领兵丁，乘船先登北岸，杀伤贼百十余名，夺获贼大小船二只。十四日，又将贼船烧毁六只，窝铺尽焚等情。二十四日，又据佟文煥报称：八月十七日，蒙总河部院调赴曹县合剿，随于十九日带领官兵自封丘起身，于二十日行至东明县地方杜胜集扎营，据本集练总王之柱禀称：离杜胜集往东上曹县大路，娘子营有贼首肖次吾，大桃园有贼总督范次吾，二贼在此屯聚，相离十里之远。据此，卑职于二十一日早辰，整顿兵马，往东向曹县大路而行。卯刻至贼盘踞之处，据塘马来报，前途有马贼四五十人，带领

步贼四百余人抢掠而回。我兵奋勇齐上，马贼见是官兵，望东而逃，止剩步贼，我兵赶杀，杀死贼一百余人，余贼尽望东四散而逃。……卑职统兵前赴曹县会剿等情。二十五日，又据佟文焕报称：于二十二日自桃园起身，行至山东地方马家楼，有伪总兵刘三泉，合众贼总兵带领多贼头，向教曹县我兵相遇。职与千总姜先月……等五十名，抚标督营官陈应元……等马步兵丁奋勇争先，正遇杀贼，有屯操都司郑良弼，蒙本院调发，带领拨兵家丁，公用命，杀死贼总兵一名杨兴周，贼千总赵之屏、李道隆、聂明峰、李七，贼把总韩兴、黄文昌并杀死散贼千余，活擒贼伪总兵刘三泉、贼把总王有义，随带至曹县，解交满洲大人，即蒙面谕，原知西边一带贼多，正要剿杀，奈此处不能分御，今有本官带兵剿来，可见地方有幸，其活贼并解各镇验审明白枭斩讫、……等情。各报到职。该职看得，河北贼党屡被官兵剿杀，势已溃败，至于曹县被围之贼，外援既绝，克复荡平自不难矣。……

清政府审拟丁鸣吾（维岳）等攻下 泰安时之失职官员

顺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吴达海等 题本

刑部尚书臣吴达海、党崇雅等谨题，为塘报泰安失陷事。

云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山东巡抚吕逢春题前事，内开：据山东按察司呈称，问得一名张进福，年三十六岁，济南府泰安州人，原充本州东关保长。状招：顺治四年十月十二日，本州有先未奉旨革职拟军犯官知州宋志，到任后，因叛贼四起，震动临近州县，本州随将城内城外关厢牌甲人等，各立一保长，查点居民，堤防贼盗，原无札票委练，亦无城守专责。进福

与宋志各方面质证。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五鼓时分，有未获叛贼滕天凤，与已获正法丁明（鸣）吾即丁维岳，率领马步多贼，骤至城下，放炮呐喊，攻打东门。比进福即喊集东关居民，合力救援。为是就不合畏惧贼势，听从居民尽行逃避，任贼攻城，被内应贼张铎将东门锁打开，放贼入城。官民衙役被杀、被伤等项实情，宋志俱已先招在案。贼于本日黎明时，仍由东门齐出，向西南遁去。比宋志迎面被伤，头砍二刀，牙落三齿，昏迷在地，不能言语，被先招拟军州同杨倬、吏目金国粘写具宋志职名塘报。抚院张都御史于顺治四年十二月初七日题，奉圣旨：宋志、杨倬、金国粘都著革了职，该抚按提问拟罪，疏防该管文武官员确查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吏部，咨行到院。除将失城各官究明先已入告外，所有照提人犯，案行到司，各行济南府转行泰安州。于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将进福拿获解府，该本府知府吴应文将进福并犯官宋志行提到官研审，前情明白。看得，泰安州失事一案，已经屡审拟戍转详矣。续获张进福，一细民也，居住泰安东关，州吏宋志因盗贼蜂起，清查保甲，选进福为东关保长，责令查点居民，以防奸细，即原招东隅首领之说也。及叛贼滕天凤等攻陷州城，由东门而出入，进福畏惧势众，不能奋勇拒贼。……

李化鲸在曹县战败降清情形

顺治五年十一月 杨方兴 揭帖

钦命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方兴，为汇报剿逆恢城，全收大捷事。

本年十月十二日，据沂镇总兵官佟养量塘报前事，报称：逆

贼李化鲸等，拥立伪王，袭陷曹州等四城。本职闻警，疾驰至钜野，闻赵家海子逆党四炽，随会同本部院中军副将梁武，并令沂将裴应暘、杜国庆，中军陈国隆等，于七月二十五日，自卯至午，攻击始开，沂兵先入，计杀贼九百余，焚其巢穴。二十七日，至东明，会同总大人赖恼，并临阵总兵宜永贵进剿，见贼四周列营二十余处，约二万余众，摇旗呐喊而来。我兵自东门杀至南门，贼踞水口桥上，兵不能前。本职严令前营游击裴应暘必夺此桥，如迟正以军法。裴弃身先矢石，步兵三百，无不用力奋夺此桥，总大人赖恼所亲睹而洞悉者。贼众少却，我兵一涌而上，杀至西门，贼尸遍野。北门各贼见势不利，远逃。此时保镇鲁国男已到。于八月初一日追至曹县城下相拒。至初五日，贼众纠合外党，马步万余，前来对敌，炮火轰天，矢石如雨。我兵奋勇截杀，遍地横尸，贼气败沮，退城死守。嗣后河南总兵高第，河北总兵孔希贵，并河南抚标游击佟文煥，相继而至。我兵四面就堤筑垛挖壕，深沟高垒，围困两月。贼出，昼夜攻打，杀贼不计其数。明宗伪王，并贼首李化鲸等，次第就擒，已该满官押解赴京外，先于八月初三日，公传谕帖颁发告示招抚，定陶民皆复业，安堵如故。又于九月二十日，会发满汉官兵，恢复城武，并先后陆续擒获真正贼头，伪公侯伯等贼朱腾云、傅梦徽、郭运、王明佐、王魁、袁奎、刘三全、杨兴周等百十余名，俱经满洲各大人当即申明正法。除具清字驰报上闻外，王驾于初二日抵曹县，其城于初四日辰时攻克，诛戮无遗。所有得获妇女、牛驴、马匹等项，悉听满洲众大人总开数目报部。……此一役也，贼渠李化鲸等，谋逆叛乱，擅杀道臣，僭号称王，鼓煽震动曹濮一带，不逞之徒，蚁聚响应。假敕假印，伪公伪侯，设官分部，恣肆凭陵。本职闻警，会同大人赖恼及宜镇等，一战于东明之四郊，再战于曹县之城下，贼尸枕藉，狐鼠丧胆，死守孤城。其后大兵云集，歼除腹心之寇，克复已陷之城，是皆上承各大人暨本部院之指纵，

下藉各将之同心。至若本职派围西面，则营将裴应暘、陈必大、杜国庆、中军陈国隆、本部院中军副将梁武、坐营游击刘道扬、中军楚进功等，冲锋陷阵，扼守围城，烧桥断路，昼夜戒严，目不交睫者，两阅月矣，始竣剿局。再如东昌道周日宣、济宁道谈天祐，同在行间，破贼扼守，该道之功居多，均当一体叙录者也。为此理合塘报等情。据此，同日又据临镇总兵官宜永贵塘报，为汇报剿灭巨寇，克复曹城，全收大捷事，内称：叛逆李化鲸等，拥立伪王，袭陷四城。本职会合东昌驻防满洲大兵，恢复曹州，解围东明，于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具有塘报在案。贼众败归曹县，倚恃城坚濠水深阔，遂为盘踞负固之计。官兵于八月初一日，跟踪贼踪，直抵曹县城下扎营。相距至初五日，贼众纠合外党马步万余，前来对敌，城内各贼出城接应，炮火轰天，矢石如雨。我兵奋勇截杀，遍地横尸，贼气败沮，退城死守。是日，于阵斩贼头身畔搜出原失曹州、定陶县印二颗，随经咨解内部讫。嗣后河南高、孔二总镇并河南抚标游击佟文焕，各统官兵，相继而至。我兵四面就堤筑垛掘濠，深沟高垒，围困两月。贼出昼夜攻打，杀伤死贼不计其数，明宗伪王并贼首李化鲸次第就擒，已经满官押解赴京外，先于八月初三日公传谕帖，颁发告示，招抚定陶县民，皆复业安堵如故。又于九月二十日会发满汉官兵，恢复城武县，并先后陆续擒获真正贼头，伪公侯伯等贼朱腾云、傅梦徵、郭运、王明佐、王魁、袁奎、刘三全、杨兴周等百十余名，俱经满洲各大人当即申明正法。除具清字驰报上闻外，其曹县城池，于今十月初四日辰时攻克。城中贼党，尽皆诛戮无遗。所有节次得获妇女、马匹、牛驴等项，悉听满洲众大人总开数目报部。……此一役也，贼渠李化鲸等谋逆叛乱，擅杀道臣，拥立放明宗室，僭号称王，播煽流言，鼓惑震动。且曹、濮一带，素多伏莽，不逞之徒因而响应，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十余万，假敕假印，伪公伪侯，设官署将，恣肆凭陵，公

然无复忌惮矣。本职闻报于莘县中途，随会同驻防东昌府梅勒章京赖恼，提兵驰剿。而沂州、真定各镇道之兵，源源继至。一战于东明县之四郊，再战于曹县之城下，尸横遍野，血染草丹，致使贼人胆落，死守孤城。其后大兵云集，不两月而俘获戎首，歼厥渠魁，克复既陷之四城。……本年十月二十日，又据标下中军副将梁武塘报，为塘报官兵屡建捷功事，内称：究西地方，素称贼藪。本年七月内，盗贼蜂起，辄立天正年号，擅立伪王、伪公，结连北直、河南贼众，抢掠城池，伤残百姓，设立州县伪官，势如鼎沸。时有钜野县告急，蒙本部院而谕，卑职即发标下左营游击刘道扬，中军刘钺、田永禄，千总史尚仁，把总吴仁义、王守仁、白玉珠、梅遇春，带领兵马，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到钜野县。有贼十六日五鼓，围困本县，攻打三日。我兵城上炮矢如雨，贼不能近。十八日，又蒙本部院密谕，卑职于十九日带领中军楚进功、王天祐，把总刘伏龙、陈士言，千总于大海，同安山防河游击裴应暘兵马，即日起行，至二十日抵钜野。贼知兵势大振，先于十八日逃遁。至二十一日，沂镇佟总兵领兵到钜野合营，前至龙固集，据乡民口称，马贼已上东明、长坦（垣）二县去讫；有步贼，俱在赵家海子窝藏。卑职同沂镇佟总兵统领兵马，于二十五日起行至赵家海子。亲临墙下招抚，其贼不受招安，放枪放炮。卑职等即率兵马攻克，自辰至午，海子才开，贼众尽皆杀死，将贼巢焚毁。中军守备楚进功左手中箭；兵丁董显能被伤身故。随差千总史尚仁、把总刘伏龙带领中、左、右三营兵马，哨探至周家海子，有贼打各样大礮六杆，迎头打仗。我兵奋不顾身，杀死贼众甚多。把总刘伏龙右膀中枪，兵丁同选右膀被伤。因见天晚，收兵回营。于二十六日，职同沂镇兵马至曹州，与临镇宜总兵，同满洲大人兵马合营一处，扎营城外。于二十七日巳时，至东明县城下。有贼四面围攻，喊声震地。卑职同满洲兵马并沂镇临镇佟、宜二总兵，率领兵马，迎头

砍杀，尸横遍野。兵马复回至东南角，其贼又有一大营，从西南迎敌。卑职等复同满洲兵马，迎头砍杀，随又撤兵回至西南角。其南面贼扎营不动，卑职等复领兵马，周围裹上。我兵奋勇直前，杀死贼党甚多。左营千总于大海右胳膊重伤，右营中军刘钺膝下重伤。卑职随同满洲兵马追剿。八月初一日未时，其贼马步尽入曹城，满汉兵马四面围困。至八月初五日未时，有贼马步自东北面来，急救曹县。卑职随领官兵左营游击刘道扬，中军守备楚进功、王天祐、刘钺，千总史尚仁、于大海，把总刘伏龙、陈士言、王守仁、白玉珠、梅遇春、董在胜，迎头砍杀。本营千总史尚仁奋勇当先，身入重围，头上重伤，胳膊被伤。其贼尽杀无遗，随撤兵马回信。于八月二十五日，卑职亲至城下，百方抚慰。有贼首李化鲸、王尔英、朱腾云、段主信、张秀五人，出城讲说，至二十八日，将伪王绑缚献出。李化鲸等，随即入城，不服招安。卑职又至城下，再四招抚。至九月十五日，有李化鲸、王尔英、朱腾云、段主信、小莱王、伪总兵周虎、张秀七人，复又出城。其曹县城内，一肯开门。随令段主信入城招抚，岂知主信入城，反不服招安，闭门不出，我兵昼夜攻打。至十七日，满洲大人将王尔英、朱腾云等五人，严加审问，不肯实说，随将五人，本日梟示讫。其伪王与李化鲸并刘泽清侄儿三人，已于本月二十七日，押解进京讫。至十月初二日，乌金王爷驾临曹县，相度地势，将炮安设西北城下。随奉王爷令，卑职搬运船筏，搭桥济渡，及守护红衣，递运炮药。押船中军守备王天祐、陈国龙、韩进、危应祥，千总于大海，把总陈士言、白玉珠、梅遇春，于初三日亥时，点放攻打，至初四日辰时城破，各兵奋勇登城，搜剿无遗。……此虽官兵奋勇灭贼，实皆乌金王爷同各大人筹划之功也。理合塘报。各等情。到职。该职看得，兖西地广兵单，曹州界连三省，尤为贼寇出没之所。职于高唐残破已久，曹州隐忧方深等事一疏，已言之详矣。正奉旨增兵，而贼已蜂起，北直、河南之贼，皆聚集一处，一

且蠢动；势成燎原，连破四州县，遂及钜野。职一面发标兵防钜，以遏其狂退；一面具疏请兵；一面移咨山东、河南二抚臣，飞檄各镇道。迄今大兵云集，攻剿两月，歼厥贼渠，克复四城。……

山东孙化庭拥立翼王拒寨抗清战败被俘

顺治六年二月 吕逢春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吕逢春，为恭报再擒叛魁，荡平川路，仰慰圣怀事。

除擒江西伪王一案，另疏上闻外，窃照东省土寇，惟孙化庭为诸寇之首，自明季以来，依山负固，出没无常，今复拥伪翼王朱议泐、伪公、伪伯，招摇一时，乘曹属之变，率李双槐等，蜂起以应。职亲临行间，屡次剿灭，则化庭之势自孤矣。自擒伪王之后，职复发示山中，招到先献伪翼王伪总兵张福玉即张正铠、段近川、伪监纪通判李士廉并头目李八共四人投诚，独化庭踞山不顺。职会同何统大户什纳章京南甲里猛古……等满兵二百五十名，并济守道张尚及职标左营游击邹承勋、右营参将王可就……等，统领马步兵丁六百三十名进剿，随调长清知县吕朝辅，率领抚标防守把总丘汝吉……等为前导。二月初二日，冒雨夜趋，出其不意。初三日黎明即抵青阳寨，围困其山。化庭率众拒敌，炮石如雨。我兵奋勇环攻，至未时，将寨攻破。杀贼五百余名，面滚山跳涧跌死男女不计其数。其化庭败遁桃花洞。至初四日，乃始擒获孙化庭妾张氏、儿妇李氏、次男小二、差女小大姐、弟妇史氏、使女二口，焚其巢寨，尚有孙化庭党贼金绶，伏莽灵岩等山，正乘胜议剿间，有金绶见兵即下山投降，并前投贼首金绶、张正铠、段近川、李士廉、李八等伙贼一千余名，弃戈投降，俱系

孙化庭所管巢穴，已行长清县查确实安插归农，另造清册报部。……

李化鲸余部在东明活动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六年三月初一日 李若琛 塘报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李若琛，为塘报擒剿邻寇捷功事。

按照曹寇李化鲸余党范次吾等，盘踞曹县、东明、长垣各地方，横肆焚劫，议入行山情形，职本月十五日，业据道府各报，塘报内院兵部矣。本日未时，又准镇臣孔希贵塘报，内称：准两院手本，准总河部院咨据山东兖西道准大名道关称，纸坊、胡家场等处，贼寇猖獗，备会本镇移兵东向，联络夹击，相机堵剿。等因。在案。本镇统领官兵，于二月初三日，自卫辉起身，在直省交界住宿。初四日，至长垣县东四十里新店住宿。初五日巳时，至东明县马头集，当有该集练总梁之柱禀称，贼寇见在马头北吕律屯焚劫。本镇即迅驰吕律屯。尔时，贼焚劫楼五处，一系练总范之楚的楼，余系董秀才等家楼，各楼余烟未息。随据范之楚禀称：贼首冯翼之、李六、袁和宇等，领马步贼三千有余，焚劫了楼，起身往西去，要入太行山等语。本镇即尾踪，复由东往西，飞驰追赶。至午时，追至东明地方黄堎集，离马头六十余里，贼见我兵追至，即分三股前来迎敌。本镇即遣右营游击孔国养，……统兵捕杀中股贼寇，又遣署防卫营旗鼓季孔孝、守备陈大德……统兵捕杀右股贼寇。我兵齐力奋勇砍射，贼不能当，大败溃散。我兵四面赶杀马贼，其余马步贼，遁入黄堎集屯扎。我兵剿四外马贼回，即黄堎集围住攻打，至初六日攻开，共二昼夜，杀死并火烧死贼一千余名，活擒贼首沈三号、沈千斤、王小槐、李化鹏等四十余人。止留要紧贼首沈千斤等五

名，俱为总兵、副将，候解验外，余俱梟斩讫。此贼俱系挑选精壮勇贼，各单身，要往行山，并无随带妇女、牛驴。其贼首张钦不知有无烧死楼内。……至初八日，佟将官及开归兵马俱到，于初九日早会合一处。……俱往东进发，将至梁家集，一面差拨哨探，一面照遵本院宪檄，本镇差兵李九成……赴梁家招抚。不意此贼寨外俱挑壕堑，各巷口俱安火器，招安之兵到彼，一言招抚，即放炮拒敌，将前去招抚三人俱行杀死。及拨马到彼，范慎行随即领马贼六十余名、步贼三千余名出寨迎敌。我兵三股前进，齐力奋勇砍射，贼不能当，杀死管火攻营伪将官谷少峰、伪都司谷明字、刘清字、张刚等四员，射死贼马十余匹。各贼败奔梁家寨上楼于我兵打仗，惟范慎行见我兵众，不敢进寨，刺斜拚命往外逃走。我兵将梁家寨围住攻打，用火焚烧，共杀死烧死贼二千余名，其妇女、牛驴俱烧死于寨内。……该职会同抚臣吴景道看得，曹寇李化鲸虽已伏诛，而余孽尚未靖尽。然既荷圣宥，各宜革心，何狼子范次吾等复纠众狂逞，横肆焚掠，径不以曹县为前辙，且欲以行山为后劲。幸抚臣早授机宜，镇将力图歼扫，庶方张之焰未致渐尔燎原也。至阵获沈千斤等应速行正（下缺）

山东起义民众吴瓦夸等攻破观城 清政府察处失职官员

顺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党崇雅等 原本

刑部尚书臣党崇雅等谨题，为塘报事。

……问得一名刘光先，年四十三岁，顺天府顺义县人，由正贡顺治二年五月初九日除授东昌府观城县知县，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任，今奉旨革职勘问。状招：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有贼

首吴瓦夸、王继山、李六青等，率领众贼，向观城县四面攻围。光先督率衙役、垛夫用炮箭砖石极力堵防，连打退三次，后贼退去，离城三里扎营。复于是夜三鼓奋力环攻。比光先因城矮人少，又见南城贼多，专向南城对敌，时光先于八月内闻报丁母忧，尚未离任。典史王维茂在东门防守。各就不合故违，县原无设有卫所，但有专城之责者，不分边腹，遇前项失事，掌印捕盗官照前律处斩事例失于守备，致贼从东北角扒入。光先见势不支，遂将印信藏在楼板孔内，不意炮热轰开，又兼风猛火烈，城楼焚毁，以致印信失落无存，焚毁城上草窝铺并民房共二百余间，杀死垛夫宋星等九名，劫去库内征完条银一百七十二两九钱四分九厘零，掳放狱内徒犯王养得等三名，王养气当时捉获正法讫。城内并无驿马、民马，亦无掳去男妇。旋即出城向东南去讫。随将失陷情由塘报院。……

榆园起义军任奉亭等攻入丰县 及金声桓派人与之联络情形

顺治六年 王文奎 题本

钦命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地方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罚俸臣王文奎谨题，为塘报事。

顺治六年八月内案准吏部咨：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密咨，该淮扬巡按张护题前事，等因。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奉旨：丰县失事情形及疏防文武各官，着确察一并议奏。本内擒获贼首李文升等，申明正法。仍着作速缉剿，毋致纵逸滋患。该部知道，钦此。又准兵部密咨，该原任淮阳总督今革职吴惟华，

题同前事，等因。同日奉旨：张应元等并韩昌藩着提问拟罪具奏，余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又准兵部密咨，该前任凤阳巡抚王一品题，为塘报贼情事，等因。顺治六年六月初二日奉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密封兵部，通咨到部，送司。查丰县失事，监库官马被劫，该抚开载未详，应咨该督按确查复部，以凭议复。等因。顺治六年九月内，又准兵部咨，为确查丰县失事情由，据实报闻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密封到部，该原任淮扬总督今革职吴惟华题前事，等因。顺治六年七月十六日奉旨：该部知道。钦此。该部议复，奉旨：张应元、蔡秀、赵之文俱着该督抚按拿问具奏，陈三友、李群着就彼正法，任凤亭等严缉务获。钦此。备咨前督臣今革职吴惟华，转行按察司，淮徐道查审。去后。自臣接管受事以来，旧案猬集，虽漕务棘手，然钦案难以久悬，频檄行催，未敢少懈。且查丰县失事一案，咨开：该抚开载未详，应咨该督按确查复部，以凭议复。等因。兹准两省督臣马国柱、苏松按臣秦世禎回称，未奉部咨堂札，臣恐久稽钦件，立催招详。今据江南按察司按察使谢道，将问过犯人张应元等招罪缘由前来。一问得一名张应元，年三十五岁，江南徐州人。状招：应元与在官赵之文，蔡秀于先年间，选充徐营周副将标下把总，时因东省土寇猖獗，有丰县知县阎昭，恐犯地方，城东南北三关紧闭，请调应元等统领兵目五百余名，驻扎本县城外贴防镇守，止留西关一门往来。比应元等各不合不行用心料理，严督哨探，以致兵目因而惰慢，任意偷安。至顺治六年四月二十日，阎昭奉文公出夏镇地方，委兑漕粮，离县遥远，其库狱门禁锁，交送管河主簿柴云缙料理。其分认城头，除东南二门未开，北面系先存后堕楼跌死儒学教谕杨璟分任，西面城头系本县在官督捕典史韩昌藩管理。伊亦不合不上紧防范，随致沙窝榆园等处土贼获李岐山即李松山又名李起山的名李文升，并未获任奉亭、冯玉吾、任七等，及射伤落水淹死伪监军道

秦之都等，窥得本县正印公出，任奉亭遂令未获王海、程八即程信觉假扮卖蒜，潜隐城内，探得无兵，失于守备，要乘机入城抢劫逸马。随于本月二十三日纠集马步三百余人，奔至城西北首羨集地方，约有四五十里，砍伐古庙旗杆，扎成云梯，抬至城西北角。至夜四更时分，先令陈三友等三十余贼从梯扒进城内，举火开西门。当将巡逻更夫郑朝用、地方李元祥、民壮王惠、杆夫杨春、郑朝臣、曹鸣凤杀死，随后众贼齐到，俱入城内，放火搜劫。……又劫逃监内贼犯汪得成、于化龙、于起龙、于化度、杨胡子、张虎、庞化鲸、王玺。又劫去驿马四十七匹。又劫去库内条银一百九十两四钱，看库书役管所爱被掳中途逃回。……劫拿间，因而合城男妇惊喊无措，韩昌藩与管河主簿柴云缙带领城中义勇沙杰，率领衙兵郭思礼等，与贼对敌。韩昌藩被贼刀砍伤左右腿、阴囊伤二箭、右胳膊砍伤二刀，仍夺获贼刀一口、弓一张。彼应元等见城内火起有贼，扎营城外，放炮呐喊声震，攻击各贼慌惧，天色将明，挟物出城，彼仓粮未动。韩昌藩等仍带乡衙民兵，从城内赶贼出城，到于生员史应桢楼上，攻围捉获贼头李文升、李群，并刀二口、甲一身。柴主簿又于西北城楼，射伤贼秦之都入水捞获身尸，搜出银二十九两，并黄绢龙边朱印上写隆武年号伪敕一道，伪关防失落，又夺枪一杆，铁钩一把。又锐丁曹云路、义勇程洪才、书兵李时中捉获陈三友并钺斧一把，又炮手张显扬、衙兵卜占起枪刺死贼陈扫堂，获铁盔一顶。乡民杨化麒、衙兵韩伦、刘洋捉住先存后病故贼周进成。悦丁赵才获袖甲一身，并官厂逸马二匹，驴二头。又用砖石追打各贼，各贼落水淹死数人，其余大半带伤。应元等随后得获马二匹、骡四头、驴三十五头、牛一只。余贼逃散去讫。阎昭闻信于二十五日星驰到县，料理地方，出示安民间，被贼劫放杨胡子逃回，投见本县保候，又将于化龙、于起龙拿获，复收监禁。又该徐背周副将，将应元等提审捆打收禁。又该阎知县将贼首李文升、李群、陈三友

研审。陈三友供：年二十六岁，系汶上县人，在嘉祥县魏家坊地方住。从范县箕山北头任凤亭即任奉亭，步下小贼共有三千余，今同来丰县。贼头任奉亭、任七住定陶洪涨口；田三胖子住钜野柳里集，共领三百四五十人，马有二百七十八匹。于本月二十二日，有贼首任七白沙窝起身，要来丰县抢马，传令一路不许牵人牛驴。行至首茨集，将庙前旗杆砍倒，用扁椽扎梯抬着。行至丰县，错走城东，着马赶回。任七选家丁三十四人，浮水至城西北角，时有五鼓，上城开西门，众贼进城。其引路系任七家丁程八、王海，预扮推车卖蒜，侦熟路径，已抢钜野县二次，嘉祥县一次，杀高进士二公子，俱得财物马匹。其城外号头名为易得，城内号头呵威。又供：白布头朱四手下有人八百，明为好人，暗通贼人。其任七来丰，朱四有马四五匹接应商议。又供：本年三月中，有蛮子二人，装扮算卦人，头带满洲帽，身穿蓝布坐马外套葛布衫，脚穿青布靴子，年约有二十七、八岁，面黄，黄须，长身材，带蓝裤套，内有手巾，被一床，又随有图书印；又一人，身穿蓝、坐马青、楚褂，靴帽与前同，中身材，年约有二十二、三岁，面黑麻，无须，带有书籍笔墨，同前一人来到营中，被众贼拿住，二人口称不必难为，伊奉南朝总兵金声桓差来说话。有贼首任奉亭留在家中，住半月，要勾贼众往南边去合营。两蛮子一面又往西边勾连别贼。去后，随有济宁州谭道爷带领兵剿杀，他们折损多贼，未及投南。所供是的。李群供：年十九岁，系临清人，在濮州洪涨口地方住。贼首冯玉吾手下共有马七十匹，步贼五百余人，有盔甲者五十人。冯玉吾住曹州东北五十里刘家楼。于本月二十二日，因丰县递厂多马，有贼首任七纠邀冯玉吾马五十四匹、驴五头，共有四大头目，任七、任奉亭、陈三胖子、冯玉吾，约定前来抢马，共领马二百七十八匹、驴三四十头。一径行至首茨集，将庙前旗杆砍倒，用木头扎梯，抬至丰县。有四更余，扒城系任七、任奉亭手下人，李群在后扎营。黎明从西门进

城，有叔李松山系头目，有马十二匹，步下一百五十人。又供：于本月内有谭道爷、孔爷在安兴墓北陈家楼余贼俱跑，捉获李群，着家丁押至临清南孙家庄，脱逃至沙窝。又供：白布头张二睁子，手下有马十四匹，曾打劫首羨集。又本日扒丰县城，二睁子批头。又供：二睁子明与刘成川做乡兵，暗与贼通。又供：贼马俱在城外安营，有步下二百余人暗扒城。内有周进成供：年二十一岁，系金乡县人，在城南王后川楼庄住，于本月二十三日被贼掳同入城。李文升号起山，年二十九岁，系临清人，见在洪山口住，系贼首，手下有马十四五匹，步下人二千。同伙头目任七、贾五云、冯玉吾同处居住。任奉亭住沙窝。沙窝有黄秃子、李四、奉亭合文升等三营，于本月二十一日在洪船口起身，因闻丰县逸马甚多，要来抢集，来至首羨集扎梯，任奉亭在前发人扒城，共马三百余匹，步下三四十人。文升进西门。又供：年前来扒丰县城，因行至平冈集，见有东北火起，恐有兵，随回去讫。又供：三月间，同李三帽檐子、任奉亭、任七、冯玉吾共马千余，因抢鱼台县，引路人引错，天明不能抢城，随往南一带至丰县地方，掳人财物牛驴不计其数，其所得财物，各抢各得。各等情。……

山东起义民众攻围长清济南情形

顺治朝 王鏊永 启本

钦命招抚山东河南等处、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加俸一级臣王鏊永谨启，为土寇荡平，地方安枕，谨陈剿抚始末，恳祈题叙，以慰劳苦之心，以彰激劝之典事。

据山东布政司呈：据历城县知县朱廷翰申前事，呈称，本年五月二十六日，郭兵西遁，东方土寇结聚万余，在沙河大小新

庄、屈家庄一带，大肆猖獗，昼则掳掠，夜则放火，各处火光连天，城内人心惊惧，个个欲逃。卑职廷翰目击时艰，不忍坐视，急起而任县事，方议捕东寇，而长清忽然告急，塘报内称，贼言县有大炮八十位，破了长清借炮来攻济南。彼时卑职唇齿之虑轻，而大炮之忧甚重，急调回营精锐之兵，以图剪灭，而回营生员张宁即密为运筹，同将官党正儒等帅兵千余，于六月初二日赴长清剿捕，杀贼二千余众，始解长清之围（困）。卑职方设牛酒花红犒赏兵丁讫，而东方贼众已侵逼城边，一二日即有攻城之意。卑职恐甚，与众商议，若不早图，恐济南不可保也。遂同主簿师文纪、典史乔应升，传宣生员赵任铎、高凤翀，齐集乡兵、县兵，与阖城内外诸兵，于六月初四日二更出门，平明已到沙河，即众贼之巢穴也。卑职不避石矢，亲督大旗驱兵血战，此阵前万耳万目所共知也。从寅至巳，连挑数巢，杀尸遍野。卑职惻然与悲，以为此皆自家赤子，何忍尽戮，遂传令收兵，急议招抚。次……（下残）

清政府查明李化鲸攻下 曹州曹县定陶情形

顺治八年闰二月十八日 金之俊等 题本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明阿达礼、太子太保尚书臣金之俊等谨题，为密奏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山东巡抚夏玉咨称，据山东按察司呈称，顺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蒙前抚院吕逢春案验，准兵部咨，该山东巡抚吕逢春题前事，等因。顺治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圣旨：曹州等四城失事情形，详察具奏。吕逢春、宜永贵、佟养

量、黄登孝、谈天祐著戴罪办贼，勿致滋蔓。兵部知道。钦此。密封到部，移咨到院，案行到司。……今据曹州新任知州董得功申称，查得叛贼李化鲸，系前任充西道亡官黄标下守备，常川效用，带领多人驻扎城内，于七月初九日，将城失陷，其官舍民房俱未焚烧。在监囚犯，一起打死事，问拟斩罪一名段观，一起杀死三命事，问拟凌迟一名金守法、斩罪一名金守立，一起打抢图诈事，绞罪一名李敬，俱被劫放。……又查得本州原任知州王灏儒，于本年七月初九日被叛贼李化鲸陷城潜逃，其宅内家眷人口，由官宅西边空处逃出，与副差张忠俱躲在监后蒿科内，至晚忠领至伊家潜居，后十一日王知州出来，将家眷暂住薛贡元空房内，恐李贼复来，于十三日送家眷出北门，当日到许大禄乡庄藏居，至二十六日大兵临城，王知州潜形逃走，并无踪迹，除将王知州家眷人口拿获羁候外，见今差快皂张志凤等缉拿王知州，获日另报。……又据曹县申称，查得本县失陷，于顺治五年七月初六日未时，自东北来有骑马贼三十余名，向西门外，口称来曹接取李化鲸家眷，赚哄防守西门县丞张治本，趁罗知县禀讨钥匙，放进，以作内应。至申时，又自东北来有马步贼人千余，由西门并北门进入，其北门防守官典史余成信见贼攻城，逃入本衙门内；防守东门教谕蔡廷珮与贼放炮对敌，贼众难支，被贼杀死；防守南门训导车轼见贼攻城，逃回本学；罗知县自南城往西，巡至西门迤南，遇贼赶杀，承印向东门逃走。其贼势众，一拥进城，杀官劫库，抢走印信，知县罗应选逃避河南，见鞫归德府；其本县管河主簿刘匡稷，失城之时，在杨钊口督修河工堤坝；县丞张治本、典史余成信、训导车轼于失城之后，被贼杀死无存；本县驻扎黄河厅同知高元美，未失城时，先在曹家口督工，迨至七月初六日，李贼破城，高元美闻信逃至河南，有二十余日，高同知来河上打听信息，被李化鲸差人拿来，于七月二十九日，刮死于本县南门外林中，尸骸无存；其巡检黄茂光，驻扎安陵集，离

城七十余里，原无城守之责，当失城之日，遍野土寇，本官闻信，带印殉难。至五年九月间，具印信申文报府。又在军前营中投见过署县粮厅张万春，令本官回任防守，被李贼破占城守之时，四面大兵，廓回遍野，土寇猖獗，本官驻扎防守之地，界连三省，逼近五营，兵马打粮，四路云集，寇民不分，自复城之后，阜县到任，寇氛荡灭，地方稍宁。及查本官并无回任，不知去向，本县境内并无踪迹，亦无下落，已经具文申报兗西道转报讫。吏房文卷尽行烧毁，经承书手王桂芳被贼杀死。其本县印信一颗，于失城之日失落，幸大兵复城得获。蒙济宁道收贮报部，奉文发县，交付新任官收用。一仓库钱粮、在仓杂粮、草束及在库一应起存银两，被贼李化鲸劫抢无遗，并库藏底簿、户房文卷、批回，尽成灰烬。经承人役黄作极、王大中、王步月、王之槐、马步云杀死无存。今蒙驳查寄库银若干两系某项钱粮，随复查得代库户书马步云等已杀，册籍被贼烧毁，虽有一二残役，俱系新行招募，再三详查，无由究对。一儒学祭品，于五年七月初六日，被叛贼李化鲸破城尽行烧毁，一切钱粮词详卷案，尽皆焚毁，及经承书手冯一登、王丹衷、刘彬杀死无存。一驿递马匹，原额走递驛马四十四匹，尽行劫抢，经承谢文礼被贼杀死无存。一监仓囚犯，一起囚犯李养作……被贼破城劫放无踪；……本县经承书手秦崇德、祝文炳、包宏、陈其志被贼杀死无存。一官舍，本县大堂、及宅内楼舍、并库楼一座、及外陆房科舍、又有黄河厅衙门内一切房舍，尽行烧毁，并经承人役高九韶、王朝卿被贼杀死无存。一民房，本县四关民房烧毁六千二百间，城内四隅烧毁，并折塌共一千八百五十间。一杀伤衙役、百姓，城里百姓、衙役，于五年十月初四日复城之时，尽皆同贼杀死，即委署县丞张启魁、主簿刘匡稷、署典史顾尔学督催人夫，拉出百姓、衙役、并贼尸骸共计六千七百零躯，俱于堤壕掩埋讫。又据署定陶县事本府清军同知金有选申称，查得定陶失城于顺治五年七月初

四日，被叛贼李化鲸、营头贾五云等马步贼有二万余，四面一拥攻城。知县田蓝玉防守东城，典史刘国相防守北城，教谕胡公衍防守西城，训导孙煌防守南城，率领垛夫城头劲敌七昼夜，用矢石火炮打死贼人千余，至初十日午后，李化鲸复率贼众抬两曹大炮，愈加攻打。不意城内叛贼生员孙檀、贼丁张惟德……内应叛贼承差授李贼伪副总赵洪明、贼丁申安……，将刘典史捆绑，随开北门，引贼入城，田知县闻知，随无奈举刃自刎卧地，打伤左腿。杀死承印书聂尚行，印信夺去，又杀死刘典史妻宋氏，杀伤典史婿陈尧，杀伤知县侄田景荣，杀死贡生牛问强、商人秦世祥等四名，四关并在乡居民胡山等二十三名，掳去元加楫等一百八十二名，劫去驿马二十九匹、驴八头、大炮二位、中炮四位，三眼枪二十杆、火硝二百斤、硫磺四十斤，焚毁四关草房共一百二十间，监无犯人，仓无斗粟，城内居民席卷一空，民房官舍并未焚毁。贼于七月二十五日出城，归合李化鲸大营。……

清政府审办失守东光县之官吏

顺治八年四月初七日 棱德弘等 题本

刑部多罗顺承郡王臣棱德弘等谨题，为详察东光贼情始末，据实报闻事。

……赵象明，年三十五岁，系辽东杏山人。状招：象明由厢黄旗茂都牛录下生员，顺治三年七月内，除授陕西延安府中部县知县。五年五月内，调授直隶河南府东光县知县，于八月初十日到任，因土寇作乱，象明随严谨防守，将本县儒学教谕卜昌运派守北城一面，训导于凤鸣派守南城一面，主簿冯明相派守东城一面，典史阎显德派守西城一面，象明自统亲丁衙役四散巡查，昼夜严防。突于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时，有马步贼寇自东来，

在南关放火，攻打南门。象明率领教官衙役乡绅亲丁民夫人等在南门协力打退。贼又犯东门，象明又率众堵御。不期狡贼多诈，在东面攻城，仍自东南角扒入城内放火，象明不合不能出奇制胜，止在东城击打，失于防御，以致贼乘隙扒入城内，烧毁民房，延烧县堂。象明见城内火起，知贼入城，随率亲丁衙役及民兵奋勇截杀，斩获首级四十余颗，捉获重伤贼三名，贼众杀出南门，向乐陵地方逃遁去讫。印、仓、库、狱俱保无恙。……

山东起义民众韩斗等曾投李化鲸 围攻东明等地情形

顺治八年 王亮教 题本

巡按河南、带管屯田、试监察御史臣王亮教谨题，为捉获叛贼事。

顺治八年十月初六日，据河南按察司按察使魏执中呈：问得一名韩斗，年二十一岁，山东兖州府城武县人。状招：斗先在山东兖西道充应兵丁，于顺治五年六月内，见贼势猖狂，就不合投入叛逆李化鲸伙内，即领李化鲸弓箭、腰刀并身穿衣服，在贼营随众抢掠无忌。又有在官直隶大名府内黄县人刘凤，因本地年荒，趁食河南仪封县。雇与本县地方河北徐家堂在官居民辛贵家佣工。顺治五年七月内，因山东土寇作乱，辛贵移住河南，刘凤亦不合假借贸易为名，亦投李化鲸伙内，领有号布、腰刀并身穿衣服，合伙讫。至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斗与刘凤各又不合跟随李化鲸同众贼，攻围东明县，未破，复到陈乡宦家寨，昼夜围攻，至次日将寨打开，斗与刘凤各又不合入寨抢马二匹，刘凤又不合将本寨居民崔士奇杀死，仍将士奇在官妻李氏携出。……

清政府察处围困苍山起义 农民之失职官员

顺治朝 马光辉 题本

钦差总督直隶山东河南军务、兼理粮餉、并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管天津海防、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光辉谨题，为军务事。

案照先准兵部咨，照得固山额真阿拉善围困苍山，彼时分派厢蓝旗甲喇章京洪拜带领满兵，同游击赵从周，防守棚门。后贼乘夜闯逃，洪拜等派有专汛，不行截杀，致贼逃去。洪拜等议以败遁之罪拿送刑部。……今据该司按察使佟延年呈详：问得一名赵从周，年四十一岁，系满洲籍，湖广襄阳府人，由生员顺治七年六月初六日奉旨推升山东巡抚标下中军游击，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今奉旨革职勘问。状招：先未被擒正法叛首王俊，及阵获已斩贼首周魁轩等，啸聚多寇，盘踞苍山，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有八家固山并直省总督、山东抚院、临镇、沂镇及临清、沧州、河间等处驻防满洲章京，各率满汉官兵，进山合围攻剿，接连三十余里，山下东南二面，俱系数丈深崖，贼无路可下。有总督、抚院、临镇、沂镇、厢黄旗固山、正白旗、厢白旗，沧州、河间、正蓝旗、厢蓝旗，在山东南二面下营，正黄旗、临清营、正红旗、厢红旗，在山北面下营，从周领抚标营兵，在山西面下营，离从周营北七十步，有山寨门一座，隔山一箭远，厢蓝旗甲喇章京洪拜领兵二十名，抚标在官左营千总丁有功领汉兵三十名，共为把守此门，夜间各率兵十名，近寨听静□各分有汛□，从周亦当时刻严谕丁有功加意防守，以备□测，务保无虞为是，

就不合以必死贼寇，疏略严谕，致丁有功明知被贼夤夜突入交锋损伤四五人，问守备不设，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本律，发边远充军事例，亦不合故违。至五月十九日黑夜下雨失防，不测致贼乘此夤夜突至，丁有功闻警，奋力率兵迎敌。从周一闻贼警，急率兵奔堵，但寡不胜众，阵亡兵二名，郑可元、崔一相，被伤兵十一名，……众贼奔西逃遁。从周与洪拜、丁有功即领兵追杀，斩贼九十余名。……

清政府审理榆园起义军攻下 丰城时之失职官员

顺治十年四月初五日 朱马喇 题本

(上缺)……该部复议：看得，丰邑从来盗藪，乃狡贼遣细潜入，乘夜扒城，而防弁及捕官俱不及知，疏玩何辞。把总张应元、蔡秀、赵之文，应俱拿问；奸细陈三友、李群，就彼正法；贼首任奉亭等，既各供有姓名、住址，应行该督抚镇，务严缉无致滋蔓也。恭候命下，遵奉施行。等因。复奉旨：张应元、蔡秀、赵之文，俱着该督抚接拿问具奏；陈三友、李群，着就彼正法；任奉亭等严缉务获。钦此。……该江南淮安府管理徐属杨同知、徐州余知州，看得，城守为封疆重务，平时尚须戒严，况丰邑接壤山东，草寇不时出没，则堤防尤宜加慎贴防。把总张应元、蔡秀、赵之文，巡捕典史韩昌藩，不为预行侦探，以致马步贼众乘夜骤至，扎梯扒城，杀死巡城更夫，烧毁官民房室，放狱劫库，抢去驛马，杀死居民，按以失城之律，宜服上刑，夫复何辞。但狡贼窥伺日久，踪迹最密，驰马奔突，顷刻百里，如风驰雨骤，各官不能察微见远，致令贼以智得，各官以愚失，诚可恨矣。惟

是劫不逾时，元等外攻，昌藩内击，贼即惊惶窜去，擒获贼首李文升等，并射伤坠河身死伪官秦之都，及杀死重伤多人，又擒获马骡、器械。其贼旋进旋出，贼首、伪官授首就擒，此与寻常失城者微有间矣。……前道刘参议复审。看得，丰邑孤住西北一隅，界于东省榆园副寇之间，累卵之危，已非一日。前带道边分司有见于此，申严城守，请兵驻防，此亦有备无患之意也。无何设防把总张应元、典史韩昌藩，以知县阎韶兑粮公出，漫无戒备，奸细假扮卖蒜，潜住城内，不能觉察；众贼斩木扎梯，长途远来，未闻侦探；是夜乘梯扒入，官弁尚在睡梦，应元等见城之火光而始觉，徒于城外按兵呐喊，其于城守之义安在哉。则虽惊而始出，兵丁尾后，颇有擒斩，奚足录齿。至典史韩昌藩，虽拒捕重伤，然防御先时有懈，亡羊之补亦难掩过。……据招丰县失陷情形，张应元等以防兵五百，不能御乌合三百余贼，致令长驱直入，漫无防剿，焚杀劫掠，库狱驿马官弁伏游，有兵与无等矣。失误封疆，殊为可恨，拟戍拟流，是否合律。且陷城与境内侵劫不同，印官亦岂得脱。然无议至拿获贼犯，正法日期亦未载入，事关回奏，还须详慎。该道再一确拟妥招，限三日内速报。……又蒙漕抚吴部院详批，该县贼已入城，焚劫一空，库狱人马俱被杀掳，按失城正律，印捕防官，俱难轻卸。据详引议，殊未允确。仰道另拟妥招报夺，速速。又蒙本道宪牌并行河务杨同知，会同徐州确讯另招，连人解道复审转报。等因。当蒙徐属河务杨同知转行徐州，提解一千官犯，并查贼犯正法日期。去后，续据该州申，据丰县声称，案查顺治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捉获贼首李文升、陈三友、李群、于五月初一日批差解役王可仕等，将李文升、陈三友解赴本道，转解漕抚院部，听候发落。去后，不期李文升行至中途，染病身死，取有秦州南关地方郑春甘结，并本道批回，在案。至于陈三友收羁准监，未蒙示下。其李群监禁候详，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接奉上行，

卑县随将李群亲提市井处所，责令刽子手斩首示众，已经申报本道讫。……

清政府安置招抚之滕天凤等人情形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夏玉 题本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降二级调外用臣夏玉谨题，为密奏抚过降丁，合再请明，仰祈圣裁事。

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为钦奉圣谕事，内开：臣降二级调外用。等因。移咨到臣。该臣遵照候代外，第查顺治八年间，有巨寇周魁轩、焦二青、伪九山王王俊盘踞山左，扰乱地方，通省受害多年。而臣屡经督发官兵，戮力会剿。其贼首滕天凤令伙贼康子贵来省投见，臣即面谕，拿获大寇，重赏免死。除周魁轩当阵斩馘外，滕天凤与陈据德等率众协力将焦二青、王俊俱已拿获，献功赎罪。于八年九月十九日具疏请旨，作何发落。继该兵部题复，滕天凤等虽系逆贼，然能擒渠来归，听该抚分拨各营，安插效用，党羽解散归农，编入保甲。奉有依议行之旨。臣遵将各党羽行各该道转发州县，安插归农，编入保甲外，其贼首滕天凤、李璋留充效用，陈据德、康子贵、卢化贞、吴可壮分拨抚标左、右、中三营并济巡道标食粮，赵天衢、魏灼斗俱归原籍费县。至贼首焦科，原于八年九月内密投讨抚，臣见伊情真，发给谕帖，令其搜拿王俊余党。伊率众陈加敬等，将王俊族兄王佳胤、贼中军程兴旺获解；申明正法。刘氏赏给焦科。于八年十月十二日咨报兵部，嗣准部咨内云：焦科等分别安插，务使革心向化可也。臣即遵照将帮助拿贼之陈加敬等，檄行充东道，

转行费县，查照安插讫。其焦科发抚标左营食粮。以上抚过贼首共九名，将近三年矣，俱真心投诚，革面向化。……

榆园起义军在赣榆等地活动情形

顺治十四年正月 蔡士英 揭帖

钦命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地方、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罚俸蔡士英，为塘报事。

……查得顺治七年正月十六日，山东榆园马贼千余直抵县城赣榆。卑职督率补官李春盛，统领守城垛夫，备用火器火罐，严守城池，发出驻防中军傅启先、千总马庆及乡勇前迎对敌，当阵杀死贼众，斩获全发头目首级一颗，夺获贼旗、云梯、刀箭俱载塘报。群贼败退，回至青口，因系无城庄村，乃行劫掠。致奉前按院张御史具题，为塘报事，奉部文有勒限剿缉之件，但此贼原出山东榆园地方，卑职差拨侦缉，已经山东督抚剿灭无遗，见今地方宁谧，无贼可剿。……该淮海道查得，顺治七年正月间，丰县、邳州、赣榆等处村镇失事，乃系榆园之盗劫也。盖因连壤东省，向为贼盗出没之区，榆贼一时突至，以致邻境三邑被劫数村，业蒙蔡议地方失事各官，除丰县、邳州俱系淮徐道所管，止有赣榆青口一镇系本道所辖，而印捕各官与本道职名部复事在赦前，邀恩俱各免罚免议。止奉有剿缉之旨，今查榆贼被东省督抚剿灭已尽，而海赣一带近称宁谧，无贼可剿。……

山东李法等领取郝摇旗 札敕被捕审拟情形

顺治十六年六月 许文秀 揭帖

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文秀，为密报擒解叛谋大逆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据按察司呈称：顺治十六年六月十四日，蒙许抚院案验，顺治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准刑部咨，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密封红本，该山东巡抚耿焯题，拟李法等招罪缘由，于顺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送司。奉此，核拟呈堂。该本部会同院寺会看得，李法与未获侯印等潜投湖广伪益国公处，领其伪敕、伪札，纠聚党众，以致王老月、王有才、阎可魁、刘科、张俏麻子、刘望魁、邵元，俱各散领札付，见获自认情真，李法等八名，俱合依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律，皆斩立决，各犯财产变价，并妻妾子女解部入官，房地造册报部，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解部流徙尚阳堡，其跟随李法、侯印之仆从李奇、王奇、查无受札情弊，不过跟随指使外，概以谋叛拟斩，于律未协，合改依与知而不首之阎可元，俱合依知而不首者律，各杖一百，解部流徙尚阳堡。阎小九系邵元雇人，未及一月，审不知情，相应免罪释放。未获之侯印、王运城等严缉务获，另结可也。等因。顺治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题，二十二日奉旨：李法、王老月、王有才、阎可魁、刘科、张俏麻子、刘望魁、邵元俱着即就彼处斩，余俱依议。钦此。……

清政府通緝于七

康熙元年五月十五日 明安達禮等 題本

兵部尚書加一級臣明安達禮等謹題，為窮寇業已遁逃，請敕直省通緝，懸賞罰之令以靖根株事。

該廣東道監察御史朱裴題前事，內稱：日者山東于七抗法作梗，踞山倡亂，重煩禁旅，糜費帑金，誠神人之共憤者矣。但今勢窮鼠竄，潛逃無踪。臣以為若人人畏法，家家憤義，于七即能不翼而飛，亦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皆因異境越地，責成所不及，則盤緝亦所不密，是以賊黨得以消沮閉藏。恐延緩日久，則終為必不可得之之數也。更可慮者，搜捕漸弛之時，彼倘再糾敗黨，仍蹈前轍，其為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臣以謂乘今班師之余，彼必粗心大胆，漸露形踪，請敕該部議，懸賞罰之令傳檄直省，再審伊妻孥，供吐面貌，遍為布告，如窩主能反面首獻者，赦其前罪，仍予賞賚；旁人能密緝擒拿者，不惜重爵加以世職。止許真見真聞，設計擒賊，以圖厚賞，不得捕風捉影，挾仇陷害，以誣良善，如有隱匿不舉，日後事覺，十家連坐，該地方大小官員坐以縱盜之罪。如此則人人設法緝緝，有所欣而必得，有所怵而不敢隱，則渠寇亦無術以自存矣。事關緝盜，本字無多，不便復繕貼黃，伏乞聖睿全覽施行。等因。康熙元年五月初二日題，本月初七日奉旨：該部議具奏。欽此。密封到部。該臣等看得，合臣朱裴疏稱，于七勢窮鼠竄，潛逃無踪，乘今班師之余，彼必漸露形踪，請敕該部議懸賞罰之令。……查賊首于七逃遁，如有擒拿出手者，給與世職，隱匿之人，與于七同罪。業經奉有上諭，通行各督撫在案，無庸更議。仍應請嚴敕山東督撫，速行緝緝于七，

务期必获。仍确问于七家属，取其年庚面貌，通行各直省督抚，严行查缉可也。……

3. 山 西

交城等地民众梁自雨张成豆马威等 踞寨抗清及清政府派兵镇压情形

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 马国柱 启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国柱谨启，为汇报交城贼情事。

窃照交城县属坐落西山，北与兴、岚、静乐县接壤，南与汾属交界，居民素最愚顽。于本年闰六月内，据巡宁道参议智挺报：据交城县知县高选报称，据宜西都任亮等稟讨明示，堵截岚县叛民高九英等情。又据该道塘报：据交城县报称，卑职据山民讨示会兵堵截，恐中怀叵测，随亲历各山，刊劝民利害条约，颁行各乡，亲自讲劝。询得西山首恶齐三夏、王希登等勾引，良民不肯做贼，又畏三夏等凶恶，逼胁致男妇潜逃。卑职查至南沟村，见贼齐三夏等挟弓持矢，随从二十余人来接。卑职因思三夏将张敏手刃，劫抢良妇，至今未结，复唆良民谋叛，情法难容，即诱款散众，卑职将三夏亲自擒绑等情。又据该道塘报：据交城县报，据交城营防守秦邦定报称，有本地土寇梁自雨、张成豆，纠率有六七百人，口称将卑职抢去，如兵来剿捕，将卑职献出。今梁自雨引领一股，上静乐，要抢柴厂村阎秀才家；张成豆引领一股，要掳卑职，星夜前来稟知，请大兵四路合剿等情。又据该道塘报：据交城县报，据防守秦邦定报称，有本营兵丁王学文来

报，本堡军民俱入时辰岩寨，有南川一带居民尽归此寨，如贼来攻寨，决以死守，切望大兵拯救。有王学文又听贼内传说，只想暗处防守，谁人走漏，走了防守官，我们不攻靖安堡，去攻仇人新凉庄去，后劫抢永宁州各村等语。又据该道塘报：据交城县报，据防守秦邦定报称，梁家掌贼将伊各家眷尽搬入卯道寨，练银山寨、白水寨讫，梁家掌等处俱以从贼，约有马贼三百余骑，前往静乐地方柴厂村去讫。又据乡兵千总张国整报称，柴厂村已失，有牛驴马骡三四百匹头，运送掌里深山，乞速转报，乘势微小，即行剿灭，倘再延迟，恐满山百姓皆逼胁从贼。又据该县禀称，贼之家口党羽俱移练银山等寨，恃其险要，乞督兵运炮荡平山恶等情。各到臣。臣于七月初一日随檄巡宁道督领道标，并太原营旧管官兵炮手五百员名，星驰剿抚；同日又遣臣标坐营杨应麟，领兵三百，从静乐地方入山夹攻；又檄宁武道发兵堵截夹剿。各去后，至本月初九日，据巡宁道塘报：本道统领官兵，初二日抵交城县，随差拨兵入山侦探，并给示晓谕。去后，本道初四日亲督官兵从文峪口入山，差署中军郑取善督兵前进，本道适中调度，一路乡民俱遵示剃发来迎。初六日据郑取善禀称，探得王希登等贼踞练银山寨、八水寨，其高九英余孽，住梁家掌等村。即差马步兵丁一百二十名，同乡民赍执本道抚顺剿逆旗二杆，招抚侦探虚实进兵间，有防守秦邦定原差探贼乡民传来祈抚禀帖一纸，又据中军郑取善禀称，兵马离贼寨二十里偏梁庄扎营，有交城高知县统领马步衙兵并乡兵阎虎、任亮领各村乡勇至靖安堡，以张声势，相机进剿外，请乞速发劲兵尾后接应，以壮军威等情。臣复檄催宁武道并标下坐营杨应麟等进兵合剿外，初十日又据臣标坐营杨应麟报称：本月初四日，职等率领官兵，赴康家沟搜获贼遣黄牛一只、驴一头，又据柴厂村失主阎养心禀称，有伙贼田应科、王登朝、王登阁，见在邻近乡村，乞准捉拿。职等率领官兵前赴贼住新王庄，捉获贼妻王氏、岳王祥，并贼牛四

只、驴二头，田应科逃走；又赴潘家庄捉获正贼王登朝并妻刘氏，搜获贼马二匹、马驹一匹、牛三只、驴四头，有贼王登阁未获等情。初十日又据杨应麟报称：有阎养心等禀称，周家沟有贼首马威，若获此贼，余贼不难。职随同官兵前往周家沟，沿途一带缉获搜贼郭一爱等一十四名，贼牛二十三只、驴五头，路贼传号，炮连声不绝。有田千总带领材官周吉元等，将放炮贼拿住，拷问贼首马威见在何处，口供：马威已逃入交城大寨，屯扎练银山等处等情。十一日又据巡宁道塘报：据本道千总路时运面禀，职带兵丁王一中，在练银山寨下踏看形势，以便攻围，贼见职匹马旋绕，有贼首梁自雨领数贼下寨，叩首马前，俯首输服，情愿剃头归降，安心乐业，且云今番原未敢叛，惟与阎监生构气复仇，何曾杀人焚掠，闻官兵来剿，我等惊怕，俱奔山寨，又见齐三夏被县官诱缚，我等原不敢下山投见，伏乞转达开赦收兵，以全革命等情。到道。据此看得，交城土寇，时叛时服，乃其故智，若非图一大创，除首散党，地方安静，方可收兵。今罪魁未得，曷以抚为乞，再发兵以为后应，庶贼渠授首，地方早得宁谧矣，等情。到臣。臣随于本月十二日又发标健官兵三百员名，责令千总王守礼统领，前赴接应，又遣谙熟地里(理)守宁道中军张仲举同往侦探外，该臣看得，交城山寨之贼，即岚贼高九英犄角之党也，岚贼已破，便当悔过投诚，乃见贼首齐三夏为县官所擒，尚复团聚行劫，按之情法，殊可切齿，今兵临寨下，梁自雨等势穷计竭，而摇尾乞怜，臣檄行道臣智铤相机剿抚，毋堕狡谋。若果倾心归化，方可许其自新，亦必焚其巢穴，编入保甲，与之相安。若借名缓兵，阳顺阴逆，必荡洗根株，以为叛逆之戒。……

交城王登朝王国祥等抗清失败

顺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马国柱 启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国柱谨启，为塘报交城土贼剿抚告竣事。

据巡宁道参议智铤节次塘报，交城练银、八水等寨土贼剿抚情形，并叙录文武各官到臣。该臣看得，交城土寇踞险梗化，有逃遁被擒，有投诚就抚，今地方安堵，所有道将各官应否叙赏，并搜获头畜人口与夫监羁。贼首王登朝、王国祥等作何发落，均候圣裁，谨具启知。

李俊等反对剃发围攻河曲县城 一 及清政府镇压情形

顺治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吴达海等 题本

刑部尚书臣吴达海等谨题，为土寇乘机并发，一时会剿旋平，备述剿抚始末情形，仰祈圣鉴，以鼓后效，以安地方事。

四川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巡按山西试监察御史吕维檀题前事，内开：据按察司经历司呈，承准本司照会，问得犯人一名樊惟盛，年二十八岁，系太原府河曲县人。状招：有先监今斩故贼首张纯仁、牛登喜、管务，与先被斩贼首李俊、石可爱、吕虎山、管闰、王盛宾、李喜、路明阳即路名阳、陈四、吕忠、史吾芳、任友才、刘汉英、张承兴、胡重式、何住共一十八

名，并续获监故刘光栋与惟盛，被斩贼首李德等，及招抚贼贾自贵等，与各处群贼，俱故违强盗杀人放火、奸污人妻女、打劫及干系城池、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审决臬示事例。顺治二年五月内，李俊、石可爱、李德、樊和尚各不合为首主谋，串纠吕虎山、管务、王盛宾等，约有五、六十人，分为两伙，各在河曲县、岢岚、保德州各地方，打劫乡村，邀截道路，掳掠牲畜，逼胁勇壮，增添伙类，日肆横行。至本年闰六月内，闻有奉旨剃头一事，辄敢承机造乱，鼓惑乡民，招号同恶，聚集河曲地方李家沟李俊等案内，日日出没，沿村打劫，造恶多端，不能尽纪。至闰六月二十日，河曲张知县到任，各村保正禀报前情，随即著落村头踏缉。李俊等闻得张知县密访明拿，日日益拉乡民，添助党类，打劫乡村。节被水沟、大塔、阴山、大梁等村保正程加猷等陆续禀报，纯仁等群贼沿村抢掠马骡，搜劫乡村，淫污妇女，逼迫乡勇，渐近县郊。该张知县会同典史陈文光、防守锤应阳、绅衿苗敏行、锤兆星等及乡耆军民分信设防间，张纯仁与李俊、李德、石可爱、吕虎山等，各又不合商量同谋，闻知县内收征钱粮在柜未拆，意图陷城打劫分使，窃据城池，以抗兵马。图谋已定，串通已获奸细何住，潜在城内，约为内应。不料城上守御严密，何住不敢动手，当被巡城快手锤兆元、杜有禄等觑觉城下有人，吆喝喊打，李俊等料有预备，各自逃散。该张知县是夜飞报岢岚道升任于参议，请兵剿洗间，张知县又差快手刘祚等跟踪侦探。李俊等十三日即到杭嘴村聚结，仍拉乡民苗正才等查问县内消息。苗正才等各乘便逃回投县，审系良民省放讫。十四、五等日，李俊与石可爱、吕虎山等引领大伙众贼，在于白家塬、石垆村及细巷等村打劫居民，攻围杨先友等崖寨，未得攻开。又拉乡民史三、胡强等问信，史三、胡强等亦乘空逃脱投县，审明省放讫。仍到李家沟，据住李俊窟窿，以图守险拒兵。又使先存今被斩吕黑子，往约岢岚州贼

首李镜忠等，一时并举，牵连各处兵马。镜忠等闻知本州田知州从偏关回州，忠等率领贼党已被斩康谷会、宋登等，将田知州邀于三井路上，突出截劫。该田知州弃马走入三井堡内，乡民李学政等奋死拒守，未得失事。李镜忠仍令纯仁同吕黑子到李俊寨上约会，李俊等引贼前去入伙，合力拒兵。蒙本道于参议亲统标下千总杨标、援兵营千总石锦，并调河保营千总祝友德一同到县。该张知县各将原访姓名居址情形一一详陈，蒙本道与张知县密议，各贼依山负险，倏东倏西，非四面合围，必致转徙。随调援兵营中军已革任张重林，领兵星驰三岔堡，防贼北突。岢岚州守备朱尚仁，前进堵贼南下，不得与李镜忠相合。又撤宁武高总镇，发兵飞堵五寨、神池等路，扼贼东走。又撤陕西皇甫川柴将官，引兵沿河防备，勿令贼众西渡。本道亲令标兵，由沿河直趋保德州，绕出贼前驻师大塔，迎头截击。该张知县将援兵河保两营兵马，分为两路，令防守鍾应阳、典史陈文光各督前去，会兵剿杀，邀贼去路。复请本道大书宪牌，为招降免死事。李俊等闻得本道亲征，举伙逃遁走入岢岚、保德交界，意图奔往李镜忠营内合伙。不料援兵营千总石锦、河保营千总祝友德，同鍾应阳、陈文光引兵已将李家沟巢穴攻破，拿获李俊等父母妻小，又在随后紧追。朱尚仁、李学政已将李镜忠等杀讫，自南路迎头进剿。三岔、五寨等路俱有兵马在彼堵御。本道亲领标兵进至水鱼观防遏西路。李俊等仍折北走，到张家台迎遇河保援兵两营兵马，当阵对敌。……河保营千总祝友德下家丁斩获贼级一颗，验系吕黑子首级，……系斩贼首功。……李俊等见得头势不好，各滚沟自奔，入林逃走。先存今斩吕虎山、管闰、王盛宾逃至阎郎店涧中，被乡兵赵玉化等堵住去路，将吕虎山用鸟枪打中砍首讫。又将管闰面住，用棍打死，亦砍首讫。止遗盛宾逃入山沟，被玉化等活捉讫。……又有张家台败阵逃贼刘汉英、张承兴、牛登喜、管务俱自上阵逃回。刘汉英潜藏伊父刘现家内，张承兴被窝主胡

重式窝藏在家，仍分得赃驴一头，被村头程加猷禀报典史陈文光，俱捉获解县。牛登喜、管务窝藏县城，快手锤兆元盘获。又有未上阵以前，俊等使散贼史吾芳、任友才，并招抚刘友才，及未获贼任谷旺、任世斗等共五名，前去偏关打听消息，行至本县史家山沟，撞遇不知名路过客民张新德等，截住行劫，将张新德头上砍中一刀未死，被伏路乡民刘传亮、刘见冬等赶至光明村沟，将史吾芳、任友才二贼捉获。……其余三贼颺入拐岔山沟，各逃走讫，不知去向。连贼并赃绑解，及被砍人张新德一同到县，将原获银四钱七分，当即给赏获贼乡民讫。赃物寄库，将二贼送监。有贼贾自贵、李中月等数人，见四面官兵合围山径，乡兵堵截，无处可归。又闻本道于参议出牌招抚，许令缚献首恶，自贖免死，遂暗商议伙中生变，将首恶李俊、石可爱并纯仁设计诱哄前来，及李俊父李益川，投献本道军前。蒙本道将李俊与纯仁、李益川发保德州监候，石可爱、贾自贵发杨千总引领招抚别贼，李中月发本县招保城内。奸细何住潜逃何家塬村，张知县差快手李常宗捉获监候，余贼李中臣、陈友库等，俱陆续投降本县讫。又有贼樊常、樊见、樊应新、樊应选等，亦将贼首樊和尚即樊亨缚献前来，投降本县。审得各贼供称，多有被拉胁从者，各来自首。又有典史陈文光拿获各贼家属，李德弟李九斤子、母郭氏，刘汉英妻和氏，李俊妻唐氏，李喜妻张氏，石恩妻郭氏，张承兴继母尉氏、妻安氏，任世斗妻宋氏，李中月妻李氏、李中臣母常氏、妻李氏，刘友才叔父刘茂夏、妻郭氏，窝主胡重式父胡谷相俱到县。次捉获胡重式，将胡谷相省放讫。其余男犯监候，妇人俱令小王梅、王万善保领候示。……贼首李德未获，此恶不除，终是祸源。张知县密差快手刘祚等四名踏得，李德在镇西卫地方油钱沟潜藏。同李家沟住人原任千总苗正国、乡民李沙、李愚，并降丁阎四等前去捉拿，李德已逃走。刘祚同苗正国等力追三十余里，至刘家嘴山赶上，李德用弓箭射敌，不能近前，各乡

民四面困困，李德矢尽力乏，不能脱逃，用刀自刎未死，苗正国等捏二十里气绝，将首级斩讫。赴县报验，随令李俊与石可爱验看，委系李德真正首级。又据典史陈文光奉张知县照会，踏缉李德等遗贼，有金玉芳自张家台被官兵杀败，逃至镇西卫榆林坪庄内，伊妻父姜红眼家内潜藏。差捕役王应召等，率领乡民，拿获金玉芳并妻姜氏，俱解县监候。备由申报，本道于参议蒙批，李德既擒，此案可结矣。……

絳县翼县抗清起事失败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申朝纪 题本

（残）……又据道将王显祚等报称，邪寇闻发兵入山进剿，有贼首叶和尚等潜入沁水县郑家峪洞。五月初五日官兵围困，十二日打开洞门，斩获叶和尚等五名，活擒贼十八名、贼妇十六口、贼孩八名口。初九日，又搜山捉获侯国珍父侯良臣、散贼苏起泰等三名。……

（贴黄）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申朝纪谨题，为确查絳翼邪寇拒敌的据等事。

案查兜躲山、曹公山邪寇侵犯絳县续鲁村，官兵拒敌等情，已经疏闻，仍严飭道将确查剿抚。去后，今据回文塘报到臣，除斩获邪寇韩三才等八十二级不开外，该臣看得，活贼阎苏锁等俱系邪党，柳要然等当阵擒获，以上十二名均应拟斩。张管喜邪贼蓄发所当并斩。百总别镇雄丧兵应行究拟。絳县知县陈正心疏玩不报，翼城知县赵昉饰报推诿，当议。副将范承宗等有功，优叙纪录。守东道王显祚、巡东道于之士以功抵罪。臣会同督臣马国

柱、按臣吕维楹谨题，请旨。

绛翼沁一带教民抗清情形

顺治四年五月 申朝纪 题本

（上残）探邪教情形并议剿贼余党，随一面差役入山，深探妖贼确信，一面将调到本道标营战兵一百名，蒲营兵丁三百名，并平阳、平垣兵丁，议同入山会剿，另行驰报等情。各到职。除严责守巡河东道平阳营，亲督官兵，入山搜剿，随贼所向，务期扑灭，尽剪根株，早奏廓清。确查兜躲山，是翼沁某县地方，绛县续鲁村平垣营兵，对敌杀襄，焚杀百姓，松王峪平阳营，擒斩邪贼，及中军姚国臣自刎，无下落兵丁二十九名实情，并行檄巡南道及职标中军白璧，驰赴兜躲山等处合剿。去后，该职看得，阳城邪寇甫平，面翼沁之兜躲山，翼城之曹公山，群贼又起矣。平垣营兵以众寡不敌，已见挫衄，面平阳营闻警驰援，两次擒斩，威声稍探。一切杀斩情形，邪贼起手地方，文武各官功罪，容职确查明白，分别叙劾上闻。但安内攘外，系该道事也，职申伤数次，叮咛至再。翼城曹公山邪贼，巡东道于之士竟未消弭处置；绛县续鲁村失事，守东道王显祚不免防御疏忽。此二臣者先当住俸，勒令剿贼自赎，俟荡平之日，另行奏夺。职以畿南赞皇土寇屯聚山中，与晋省乐平县、平定州等处接界，见在遏剿，居中调度，不能分身疾驰绛、翼、沁水，如道臣剿抚不效，致有滋蔓，定行从重参处。平垣营中军姚国臣员缺，所当推补者也，擒获贼党，俟申明请旨正法。……

孟五二县起义民众首领 李化龙等攻孟县县城

顺治四年九月 祝世昌 揭帖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祝世昌，为官兵奋勇斩贼，大获全胜，恭报上闻事。

案照本年九月二十二日，据孟县、五台二县申报，贼党李化龙调集伙贼，抢掠村寨头畜，沿村擄人，发牌攻城，所称五百余众。职即遣标下左营游击李好贤，挑选标、太两营马步兵丁五百名，并檄守宁道王镛监督前往，相机剿抚，仍檄雁平道调发东路营兵三百名夹击。……今于本月二十六日，据游击李好贤禀报……二十四日早行至镇头村，离县三十里，闻有贼攻孟城之信。急驰至城下，果见贼众分西北二面攻打至迫。职身先士卒，该道督率中千官兵，奋勇杀贼大败，当阵斩获首级四百八十四颗，捉获活贼二十八名，……后有中营千总牛朝宰因在寿阳防御，闻孟有警，前来救援，斩获首级四颗等情。据此。二十七日，又据孟县知县赵明英申，为塘报异常大捷事，内称：土寇猖獗，啸聚成群。前此声势犹小，继而附从者八百余人，前既抢掠寿阳县宗艾镇，次又攻破五台县教场寨。本月二十日，从五台遂至孟县交界榆枣口，肆然抢掠烧毁，业已请发兵马，于二十四日径至城下，四面攻打，从卯至未，人心摇动，孤城几危。正在急迫之际，蒙王守道、抚标左营李游击，督同标营千总关进福、太原营千总冉明、道标中军吴如寿、千总乔弘道，提兵前来剿扑，闻城危急，促兵骤至，亲督兵丁，当阵合战，除杀死不暇斩级外，见验过首级四百八十四颗，活擒贼二十八名。……

高峻，群峰环抱，树林丛密，随令兵丁各役并翼城县典史刘云龙高呼：本道招抚良民，禁缉邪党，如系百姓，早来投见，并不波及无辜。二十八日有曹公村民侯印显等，石子河民侯举鼎等，西言村民张国虎等，高河村民王之业等，核桃园民李陈言等，石家庄民石显玉等，侯家庄民侯应秦等，杨家庄民杨良旺等，霍家洞民霍国荣等，堡子里民王之晋等，各来投见，本道即令各民带领妻子速回本村，其在山林潜藏男妇子女投出者共二百一十三名口。其在前刘仆洞、后刘仆洞男妇子女共投出者一百四十三名口。姓名总另具清册，发翼城县编入保甲。其石子河洞中人数众多愿出，被侯九韵在内持刀堵洞门云：有出者即杀，众人因不敢出，及本道领杨进孝、刘思孟、吴晋升、许世德等亲到洞口面语，若不速出，即便攻扑，众惧始出，共男妇子女一百八十二名口，亦另具清册发翼城县。随据众人同供：九韵原系邪教渠首，其三弟侯九读现在兜躲贼营，其二弟侯九训亦在洞中被获，随将九韵妻张氏，子一名侯良田，九训妻董氏，幼子幼女二名口俱擒出，随验九韵两手大指指甲俱长一寸有余，确系邪教，面供情真。又于洞中牵出九韵寒驹驢马一匹、驴一头。又拿获侯九读妻张氏，小女一口，并九韵、九训妻子俱发翼城县监禁，取收管存照。又于洞中搜出三眼枪三杆、炮铳三杆、铁枪一杆、木棍二十二条、刀四口、弓四张，俱发翼城县收寄，取库收存照。二十九日本道亲历各山招抚居民，续招得曹公民侯之鲁、裴怀德等男妇子女共一百八名口，亦造册发翼城县。又出示将山林潜藏牛驴，俱令本人牵回，各家耕耘，使无惊避。现今侦探兜躲山路径，领兵入山擒剿，俟有确情，另行驰报等情。到院。随票行守东道，内云：查得侯九韵等既系渠首贼党，所当申明呈详，请旨正法，并各贼妻子等项照例入官。良民侯印显等准发翼城县，查确编入保甲，造册速报。其兜躲山贼寨，作急搜剿，真正首渠，务期擒获正罪，为此仰道查照。去后，至五月初八日，又据标营中军都司

白璧报称：职本月初二日午时至曹公寨，贼已奔兜髯山，于酉时在核桃园先围定，两日，煤窑内招获男妇百余名口，原欲初三日发兵进山，因天雨暂停。……

五台张五桂等抗清斗争情形

顺治六年二月 祝世昌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祝世昌谨题，为塘报满汉官兵剿贼，急救危城事。

案照顺治六年二月初七日，据雁平道许可用报称：据五台县塘报，叛贼张五桂、张五常、王小天兵、阎策等，自正月初八日困围本县，昼夜环攻，至今已二十余日。三关厢尽破，近城咫尺，悉为贼穴，势甚危急等情。随檄行驻防忻州标左营游击李好贤，即拨本营千总关进福，带领马步兵二百名，崞县防官常道明，带领兵丁一百名；孟县防官林成，带领兵丁二百名剿扑间，又据驻防代州标右营游击高国盛报称，本月初九日奉敬谨王令谕，从宁武发来甲喇章京二员，带领满兵二百名，同满洲艾松杜牛录兵四百名，令职督率中军杨应麟、千总张勇、关进福，领马步兵丁五百名，于初十日前往五台县征剿。去后，本月十四日，据雁平道许可用报称，本月十二日，据本道署中军徐应祝禀称，初十日晚，大兵到五台县，逆贼围困，从右边与贼对敌，天未明逆贼逃走，我兵追赶，将贼杀死千余，夺获马骡一十三匹头，贼首刘定已杀，尚有贼首张五桂、阎策脱逃等情。到臣。该臣看得，逆贼张五桂等招聚山贼数千，攻围五台县二十余日，三关厢悉为贼掠，知县吴宗设备有方，与民同心固守，城垣无虞，我官兵奋勇解围，斩贼首刘定，杀贼（下缺）

平遥太谷民众抗清情形

顺治六年十月十七日 蔡应桂 揭帖

巡按山西监察御史，为恭报复城捷功事。

案照平遥、太谷二县，前曾失城，已经奏报矣。顺治六年五月内，蒙端重亲王督兵晋祠镇杀贼大胜。平遥、太谷二县伪官闻风逃窜，城已恢复。俟而奸民内顺，贼众复返，占据二邑。本年九月十四日，蒙和硕亲王打破汾州府，乘胜长驱，有平遥贼首刘三元率众逃躲，止留乡民在县奔赴王营招安讫。大兵次太谷县，城内死贼犹行抗拒。今据巡宁道百总张进贤报称，我兵用红衣大炮将太谷城于十月初四日打开，杀贼无数等情。……

虞胤韩昭宣踞守运城战败韩昭宣阵亡

顺治六年十月 蔡应桂 揭帖

巡按山西监察御史，为恭报恢城剿贼捷功事。

顺治六年十月初八日，据平垣营游击今待罪张美塘报，内称：惟照逆贼虞胤、韩昭宣等首为倡乱，被我兵剿杀，死贼势败，纠聚运城固守。官兵围困间，蒙户部赵侍郎、固山大根、督标副将赵光瑞同卑职等会议，各带云梯，分派官兵，于九月二十二日，固山大根督领满洲章京杜米只、蓝兔等，督标赵副将率领副、参、游、都王科等，陕西抚标游击陈明顺率领守备金龙等，卑职领本营把总潘云龙等，监营官放令安、侯拱乙、郭鄂、贾一

珍，五鼓时分，齐赴贼城。卑职带云梯一架，同满汉官兵攻打运城北面。死贼知觉，防备甚严，火炮、矢石乱下如雨。满汉官兵同卑职等奋不顾身，拥梯过壕，直立北面城下，当有章京杜米下盔甲满兵为首，各官兵一齐扒城，将死贼杀败。自寅至午，官兵城内搜剿，杀贼万余，尸满街衢。阵斩伪元帅韩昭宣，残贼有从南门逃走者，被满汉官兵截杀千余，并投盐池溺死者无数。又有从盐池内向西浮奔者，被驻防解州官兵截杀三百有奇。内外共擒斩伪监军道、伪将官王仕等二十余名，其虞逆虽未及认斩，或亦不出诛杀溺死之内矣。……该职看得，平属之贼，屡经杀败，乃虞逆等众，不思向化，尚敢负固运城，以为拒守之计。幸我满汉官兵，齐心奋力，鼓勇先登，遂破坚城，如拉朽之易也。据报杀贼万余，逆魁授首。且妇女、头畜，所获甚多，其功诚有足嘉者。……

刘嗣向攻下襄陵县城情形

顺治六年 刘余祐等 题本

刑部尚书、固山额真公臣韩代，太子太保、尚书臣刘余祐等谨题，为塘报寇破州县情形事。

湖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弘遇题前事，内开：据山西按察司呈，问得犯人一名杨武英，年四十二岁，系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由吏员除授平阳府襄陵县典史，今奉旨革职。状招：顺治六年五月十七日，有业经正法西山寇首刘嗣向，窥平贼南下，借势攻围襄陵县城，武英与今呈知县张洵各分信地，张洵分守南门，又已经按院题参另案归结；县丞马允龙

分守小南门，又奉旨免议不在官；教谕樊能约、训导屈焞分守东门，武英分守北门，昼夜严守。贼势益众，蜂拥城下。张洹不合不严谕士民固守，以致襄民溃窜，贼向西面扒上城头。比武英亦不合遂从东门冲出。张洹在南城楼上力不能敌，拔刀自刎，昏迷坠地，被贼剥衣抢印，自辰至申，襄民救拾下城。至五月二十八日，幸大兵恢复，伪知县卓伟逃走，张洹不在官家人张顺拿获伪知县书办三名，解赴协镇范承宗正法讫。……

雁平刘迁等抗清失败被杀

顺治七年三月初二日 佟养量 揭帖

钦命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养量，为塘报官兵得获贼寨，荡平余党事。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准刑部咨：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该职题前事，等因，奉皇父摄政王旨：着察议具奏。刘迁幼子五小子，即就彼正法。该部知道。钦此。据雁平道金事许可用呈称，即传东路通判曹继参、知州罗士能、署道标中军常道明，会同于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将五小子梟斩正法讫。具呈到职。该职看得，刘迁逆天谋叛，负隅抗敌，文武协力攻剿，贼迁授首，余党解散，其子侄刘光基等先俱正法，已经具奏外，今将五小子会官正法讫。查迁之妻早已投崖身死，其子侄之妇杨氏、庞氏俱已自缢而亡，则迁之枝芽尽剪，而衅孽永消矣。……

高鼎刘永忠等在五台山抗清 及清军发兵镇压情形

顺治七年五月 刘弘遇 揭帖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弘遇，为恭报微臣抵省情形，遣发官兵剿寇日期，仰祈圣鉴事。

职于五月初三日泽州到任受事，随具疏上闻矣。职介马北上，所历之地，咨询地方情形，如泽州、高平、长子县、潞安府屯留县、沁州等处，俱经寇躏，又值此亢旱之时，但见庐舍残毁，人民凋瘵。职一面宣布皇仁，广示招徕，一面饬行有司，抚绥整顿，务俾惊鸿毕集，民乐为业。职十九日已抵省城矣，随会集司道孙茂兰等，面商五台山寇情形。咸曰渠魁刘永忠、高鼎等贼，盘踞曹家山寨，界于五台、定襄、盂县接壤之处，为三邑要隘，屹然巖险。有宣镇总兵刚阿太，统领宣云等官兵，并太原营参将李好贤统领官兵八百三十名，抚标左营游击苗成龙等统领官兵一千一百名，在于扶石等隘口，扼堵困剿，乃职未任之先事也。职等会议，若非增兵攻克，骤难扑灭。随有满官城守大牙布噶并固山大恩太石把都哩等，领披甲满兵三百余名，职遣标右营参将彭有焯，统领马步兵五百二十名，仍令守宁道田起龙督运粮草，于五月二十日起程，赴五台山寨剿贼。又檄宁武副将孙枝芳，催调利民等营官兵七百七十员名，亦同协剿，俱听牙布噶刚总兵调度外，该职看得，逆贼刘永忠、高鼎等，乃狡猾巨寇也。恃险负固，逆我颜行。职甫至省城，与司道会商。若非增兵攻剿，骤难扑灭。而满汉官牙布噶、田起龙、彭有焯等，欣欣率

兵，并于二十日驰赴扑剿矣。职再饬催粮糗，相机调度。……”

高鼎等在五台继续抗清 及晋民负担过重情形

顺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刘弘遇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弘遇谨题，为备述地方残苦之情，仰祈圣恩垂鉴事。

窃照山右自逆姜倡乱，遍地伏莽，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庐舍丘墟，田园荒芜。晋民至此，已不堪过而问焉。然当王师征伐大同，而粮草犹取办于山西，则挽输接济，民之财力虽竭，未尝敢缓。幸而姜逆授首，方罢云中供应。复有保德攻剿，围困日久，所费浩繁。今保德虽破，府谷尚未归服。府谷因属秦疆，而奉有秦晋供饷之议。邻近州县搜括已尽，势不得不派取于近省地方，往返一千四百余里，转运之苦，更倍于前。保德、府谷已共计用派过米豆三万六百五十五石九斗，草二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五束，尚无底止。小民髓枯血尽，何以堪命。且也五台地方刘永忠、高鼎等贼，负固险寨，乃腹心之忧。会兵扼剿，时刻难懈。见在驻彼官兵一万三千有奇，马骡一千七百九十余匹，分汛堵困，经今数月，而日费不貲。除该县支应外，又派各州县挽运过粟米一万三千三百三十石，料豆七千六百五石，杂粮二千石，草八万二千五百五十束，亦无底止。总不出此残黎办纳。嗟乎！今日运大同、保德，明日又运府谷、五台，途中往来如络，百姓老弱载道，是以前运之背负未了，后运之催敲复加。故莠莠残遗，日供挽输，农业因而荒废，所以晋民日见其穷，愈见其苦

也。即使年逢大有，犹不能以有限之积□，供此无已之征求。况今岁雨暘愆期，二麦未收，秋禾虽云晚布，又值飞蝗突至，所过之处，食伤无遗。顾此刀锯垂尽之余生，既困军餉叠加，复苦耕耘失望。是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民矣。……

高鼎家属被俘情形

顺治七年十二月 佟养量 揭帖

钦命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养量，为督兵剿抚山寇，仰祈圣鉴事。

照得五台等山，连绵八百余里，其间峻岭绝壁，险寨深沟，古称避兵之地。故刘长腿、高三等贼，招结亡命，依负山寨，肆行为乱。兵少山大，兵东剿而贼遁于西，兵西剿而贼潜于东。是以用兵经年，虽剿抚过半，未得尽剪，刘长腿势穷先逃，复查高三亦已脱逃，飘忽为害。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日，提兵亲诣代州，会同山西抚臣刘弘遇面商机宜，尽取山寨并各要路形势，檄令宣府总兵刚阿太……等官并所部兵丁，及各州县乡兵练总与典史等官，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凡山内庄村不动良民，俱令典史各官抚绥安插，但系贼党，先期投顺者，开与生全之路，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以彰朝廷恩威并用之道。是以镇将各官遵奉职等指挥，各于分派路径进剿。计抚安过山内庄村共七十三处，招安过浑沱、七角等寨贼头张贵妃等七百五十三名，生擒高三父高来贡、叔高劣子、高三妻许氏、高三中军郑孟魁四名口。剿杀过高三弟高六、并党羽宋采等六百七十八名。夺获器械，并搜获妇女系抢掠良民有主者，令其认领，无主贼妇，

分赏有功官丁讫。十二月初二日，据副将汤白道、罗映坛塘报，捉获活贼口供，高三等惧怕官兵搜剿，俱已剃头不敢停留，不知逃走何处。除严令各将搜寻外，计职抵代以来，剿抚山贼，尽散党羽。忻、代、五台、繁峙、定襄等处，业获粗安矣。独曹寨险峻，四壁斧削，不能侵近。目今断水绝粮，贼之苟延性命，料亦不能出我重围也。至生擒伪中军郑孟魁，申明正法讫。高来贡、高劣子、许氏乃高三嫡亲，暂行羁候，以为招致高三之用。本日忽据阳和道金事陈弘业塘报，据大同府灵丘县报称，十一月二十七日，据银厂等村地方葛三广等报称，二十五六等日，有步贼数多，突至银厂、招柏、三山一带抢掠牛畜等情。到县。本县挑选民壮，协力追剿外，缘由到道。除本道带领门下标兵亲身堵剿等情。具报到职。再照台山各贼，缘我兵搜剿之急，遂奔溃于灵丘、银厂、招柏等山，乘隙抢掠，盖银厂等山，相联台山，层峦深涧，易延蔓，故狡贼便飘忽也。职虑贼奔于南紫荆关、茨沟，贼奔于北，则浑源、应州。随檄紫荆参将潘治，茨沟参将萧继爵，以拒南窜。又檄浑源、应州各选民壮兵丁，以扼北奔。职于十二月十五日，星驰阳和，挑选精锐，合力并剿，务期四面搜扑，以静（靖）地方之患也。……

清军镇压姜瓖时大同等城遭屠戮 及地方荒凉残破情形

顺治七年十二月 佟养量 揭帖

钦命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养量，为恳题钱粮，必不能完之虚数，以便催征以责实效事。

順治七年九月初六日，据大同府知府胡文煒申：据浑源州知州郎永清、朔州知州胡养忠、大同县知县王度申称，切照瓌贼发难，王师讨逆，经年之杀伤饿毙，为数实多，益以城隍民居，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地主沦亡，旧额犹悬，第追呼之力，或能得之见在之子遗，必不能问之地下之骸骨，加派包赔，勾摄株连，徒滋逃亡，而正供益耗矣。俯赐题请，除见在丁户被冰雹、蝗蝻、水旱等灾伤，不论轻重，其钱粮皆照旧额责办外，惟是无民荒粮，暂行蠲免，以便招徕开垦，渐复原额，虽死者不可复生，而逃者犹可重来，去虚名而获实用，是征求之良法，而裕国之长计。等因。具申到府。据此，查得浑源州原额地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大同县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看得云镇州县极处荒边，地瘠土寒，屡罹冰火灾侵，以致地日荒而粮日逋，业蒙前部院将无主荒粮，题奉明旨蠲豁矣。不期复遭逆叛，各州县灾伤接踵，蒙本部院目击伤残，具题请蠲。彼时各州县拘于灾伤蝗蝻、冰雹、马踏三款申报，其实马踏一款，即系无主荒粮，当日未经申说明白，因此未奉俞允。及查民赋，系关军储，目今拨兑兵饷已准户部移咨在案。按军拨饷，计口受粮，若照原额拨抵，终成画饼，使无米求炊，终不能为国家足食足兵计也。本府总司钱谷，不胜战栗，备将灾荒实征数目，于清查钱粮事内造册申报外，今查三州县满目荒丘，

所报成熟有主者无几，荒芜无人者甚多，无人可追，是天不能雨，地不能涌，空悬虚名，终无实济，所司之官切虑忧惶，非他邑有主冰雹、蝗蝻、马踏灾伤可比。倘蒙皇恩，将前无主荒粮暂行蠲免，仍责令印官多方招徕，尽力南亩，渐复原额，庶国计民生，两有攸赖矣。既经具申前来，合无请祈本部院悯念三邑地方人民伤亡实甚，俯赐具题蠲免，地方官民幸甚。等因。具申到职。该职看得，云镇地粮，乃系朝廷正供，拨给军食急需，自应如数催征，毫不容其宽缓者。据大同府申报，浑、朔、大同三州县地粮，除前督臣耿焯题请恩豁免外，复有姜逆变后，新经死亡荒地共计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九顷零，所征额粮甚多，职不敢凭一纸之申文，而遽为题请也。事贵慎重，姑置在案。职于九月十一日，白阳和起进剿台代之贼，躬行巡阅，亲诣州县地方，果见其庐舍灰烬，田野荒芜，一庄之民，仅存十之一二，衣不蔽体，菜色堪怜。职始信府州县各官前报之文，实而不谬也。嗟乎，以见在之人而追成熟之粮，犹苦剜肉，若以此予遗而复取荒赋，不惟苦累，且恐逃亡，生齿日减，地土益荒，不无大伤元气，有亏国储乎。况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兼之附郭乡村逃亡殆尽，诚与有主灾荒者不可同日而语。此圣明九重，洞鉴甚确，又非借端徼幸，邀恩者比也。职若容隐不言，切恐荒粮之累，大为民害，不谓远者不来，犹虑见者逃去。合无请祈圣明，敕部将无主荒地钱粮暂行豁免，令其州县各官，多方招致，广令开垦，三二年间，便可复乎旧额。目前虽有小损，将来必获大益也。除将无主荒地，并见今成熟各地亩钱粮数目，具揭移送户部外，事干地亩钱粮，字多逾格，统希圣鉴施行。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

姜瓖反清后平阳汾州等府县民众 举兵攻城及清处理失守官员事

顺治七年 刘弘遇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弘遇谨题，为塘报寇破州县情形事。

据山西按察司呈：问得犯人一名王三接，年四十五岁，系山东兖州府曹县人，由丙戌科进士除授山西平阳府汾西县知县，今奉旨革职。状招：姜逆倡叛，遍地土寇蜂起，顺治六年四月间，因汾州府并石楼、永和等县失陷，汾西百姓惊慌，逃避堡寨，三接与在官典史曹继昌，止领数十衙役、民不满百，各分信地，三接分守西南两门，曹继昌分守东北两门，志在死守。于六年五月十三日平贼南下，聚众数万，蜂拥城下，四面攻打，比三接与曹继昌各不合力不能支，致贼将东门攻开，绑缚三接夹拷，夺印收监。十五日贼奔洪洞，将三接并曹继昌绑缚囚营。于十六日幸得脱逃，见平阳府城被围未解。至六月十二日行至万泉县地方，欲投守东道，闻得蒲州亦失，未敢前往。于二十一日遂回绛州李家庄，遇民梁体观盘问，三接以布客被劫答应，彼怜情留住，三接又感伤寒，卧病沉重，直至八月初十日略省人事，遂言接是汾西县官，梁体观不敢隐匿，即禀署绛州事杨进孝，拔夫将三接于八月二十日抬送府城，尚然昏聩，三接遂写恳鉴苦情以超蚊命情词，具呈巡东道，蒙批仰府查报。该平阳知府徐来麟即唤三接面审明白。据此看得，汾西弹丸小邑，人民稀少，遭群贼蜂拥而来，本官不肯弃城逃命，以致被执，甚至收监拷打，绑缚囚营，

幸得逃出，亦可谓万死一生矣。然当时因府围未解，而亦投蒲州，此亦不得不然也。及查本官城、印俱失，法虽难辞，情实可悯，较之望风先逃者自不同也。等缘由，呈详巡东道金事王无党。复详看得，汾西县蕞尔山城，人民寥落，当群贼攻急之日，知县王三接效死拒守，但力不能支，以致被缚夹拷，强逼夺印，乘间逃脱投救，彼时府围未解，而蒲州被陷，狼狈之状，进退维谷，复又身染重病，因绛民稟署绛州杨知州，拨夫送府，至今尚未痊愈，至若城、印俱失，罪固难追，情似堪怜，较诸望风弃城者，似不可与同日语也。等缘由，具呈抚按两院，各照详问，蒙巡抚祝都御史题前事，内称：看得山西郡邑，苦贼被猖，印捕官先事不能绸缪，遇变复无固志，其失守情形，除霍州王来覲系轻离州治，途间已被贼杀外，其洪洞李成龙、赵城赵祥星、曲沃张熿，乃闻警先逃者；稷山王登录、蒲县冯美玉、灵石张世綬，乃外攻内变被失者；汾西王三接，以仓猝而为贼所擒；岳阳刘光裕，因失城而潜奔外省；绛州徐祚煥，不宜轻出请兵，致有疏防之变；翼城何斯美，虽会出城对敌，原非弃城，但祚煥、斯美旋失旋复，卒能杀贼建功，功罪衡论，亦当持平；止襄陵张珥能刎颈自矢，虽不即殉尽节，亦谓效死之臣矣；又查太平李元忠及佐领各官，久无下落，相应严缉并提问者。等因。……

绛翼等处教民继续抗清情形

顺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王廷谏 揭帖

兵科给事中王廷谏谨揭，为愚臣冒罪陈悃，仰祈圣鉴，远异教以正人心，以节国用事。

……山西绛、翼等处之呵呵念佛男女涵杂，聚众谋叛，江南长

合等处邪教作乱，煽惑愚民，结党劫掠，诸如此类，深可虑耳。……

潞安黎城等地响应姜瓖反清受职 各员清刑部议复分别处治

顺治八年十月十二日 刘弘遇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弘遇谨题，为贼孽占据要地，王师攻困，宜急请赐密敕，速灭贼氛，以定封疆事。

顺治八年九月初四日，据山西按察司呈：行据巡南道关，准本司关，蒙巡抚山西刘都御史案验，准刑部咨，刑科抄出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潞安失城招罪缘由，奉圣旨：着分别核议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该江面司郎中张藩核议，呈堂复核无异。本部看得潞安之变，盖因姜逆首祸，叛党四起，一府八县，相继沦陷。除潞城知县杨万春先经奉旨复职；平顺知县段昌祚等五十员吏部议复；千总王家祯等四名兵部议复外，其叛逆重犯，如黎城县伪县丞查有志，从贼受职，后被擒获，伪中军李桐，首叛倡乱，杀官献城，均斩不枉；伪守备刘维汉已经投诚收伍，似应免死；伪总兵郭天祐、副将赵联芳，守备李成乔，伪知县张凤羽、赵浩、董琇，伪典史张应璘，伪教官王路泰、郝建畿，伪司狱刘惟忠，伪税课司李惟昌，各军前正法；参将周绍顺贼被杀，伪教官王毓美被获病故，以上十三名俱免议。伪巡道姜振，伪知府朱慎骥，同知侯翼，通判王以仁，推官王大极，照磨苏兆勋，伪知县李师沆、胡寅、王者佐，县丞刘大定、王京，典史黄坤、张中大、孙善之，巡检崔尚实，教官李尚俭、张文烨、朱效锦，俱以贼党，各受伪衔逃走；中军张国才，千总陶日耀，

俱城破逃走，以上二十名，仍应严缉另结。领兵把总李世雄、张国威、苗云峰、吴享福、王永祚、李福、张胡，则俱系内叛，刺杀府道，伪把总冯世选、杨文英、陈一品，中军苏士昌，县官杨秉忠，县丞郭必昌、冯会文，典史李于琼、郝希商，教官程宗灏、王曰然、郭治国、窦启慧、张昌运，逆贼张斗光、高度、许守信、沈烈、胡国鼎、牛光天、罗贞，以上二十八名，原招俱未开明存亡逃故，仍应查缉另结。……

山西抗清民众魏世骏等攻占 河南涉县并封官受职情形

顺治九年四月初三日 蓝拜等 题本

刑部等衙门尚书固山额真臣蓝拜等谨题，为缉获在逃叛党，请旨正法事。

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河南巡按王亮教题前事，内称：臣于入境之初，随准抚臣吴景道移送接管前巡按李道昌会送未完欵件到臣，内开一件，为驰报伪叛剪除根株事，奉都察院勘札，准刑部咨，刑科抄出河南巡按李道昌会同督臣马国柱、抚臣吴景道题，伪叛周可文招罪缘由，顺治六年十月初一日奉旨：周可文著即就彼正法。本内李淑元等严缉务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咨札前来，随即转行分巡河北道，将周可文就彼正法讫。所有未获各犯，业经前按臣李道昌案发司道府缉拿。及臣接管，严催。去后，今据按察司按察使魏执中呈，问得一名李淑元，年三十七岁，河南彰德府磁州涉县人。状招：淑元先系举人，后因犯事黜革为民，顺治六年六月内，有山西未获贼头魏世骏、卫世祺、晋惟一、陈所知纠合伙贼，在山西攻城抢掠，与涉

县地界相连，贼发伪牌东行。至六月初五日，涉县原任知县今问明革职遇赦免罪任佐，并典史王之英，因贼势众，无兵抵敌，俱逃走。有前案奉旨处斩周可文，并涉县人未获生员王潜，山西平阳府人寄住涉县武举安止信，迎接众贼，于六月初六日进城。被贼将典史王之英捉回杀死，又将任佐拿住，刀砍伤重，押逐出境去讫。后魏世骏等招兵授官，淑元就不合领贼伪札一张，受武安县伪知县，周可文受林县伪知县，又委未获黎城县人崔出秀，署涉县伪知县，并不知名姓王的署涉县伪典史。又另案问斩已决李庄、郭宝与、王潜、安止信俱受贼伪守备。陈天谅随贼点卯一次，即行逃走。至初十日，贼闻大兵东来，众贼向西奔逃，淑元又不合与李庄等随贼西去。……其妻张氏亦云，淑元临行时，曾有西兵败走，急为逃生之语。……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核，会看得，李淑元领贼札受伪职，一斩无辞，家产籍没变价，并妻孥解部入官，房地造册报部，兄弟李伯元、李季元，既系谋叛亲属，难邀恩赦，仍应解部流徙。王国魁等株连，应行释放。未获魏世骏等八名，严缉另结。缘系缉获在逃叛党，请旨正法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高鼎于五台战败后走真定攻克 阜平清军拟两省会剿

顺治十一年三月 刘弘遇 揭帖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降调候代刘弘遇，为清祈会师夹剿，以除边患事。

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兵部咨：该直隶巡抚王来用题前

事，本部复议，看得逆贼高鼎，盘踞晋省深山，流毒地方已久，自当速行会剿，以靖余孽。应敕晋抚挑选兵将，同直隶抚臣王来用同心协力，订期夹剿，务期扫荡余氛。等因。具题。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奉圣旨：是，依议速行。钦此。密封到部，移咨到职。准此。除飞檄雁平道副使柯臣、宁武营副将胡来颢、东路营参将刘日善、北楼营参将申宏谕及职标左营游击苗成龙，驰赴境上，听候夹剿；仍一面移会直隶抚臣王来用，督发彼处官兵，订期协力会剿外，惟是狡贼高鼎，虽系五台县人，自占踞南陀寨，职于顺治八年十月内，亲督各营官兵攻克，巢穴已倾，而高鼎遂败遁于直隶地方矣。职于接壤要隘处所设兵防堵，备御严密，至今三载，未敢窥犯复据于晋也。今高贼见在真定地方，袭破阜平，大肆猖獗，闻镇臣鲁国男手本，内云：逆贼高鼎，盘踞西山神堂关外，畿晋相邻，此剿彼遁，自非两省会剿，不能殄灭者。而抚臣王来用疏称，贼之巢穴，处于晋省万山之中，必得晋抚就近选调将兵，订期主剿等语，似与镇臣移会不相侔也。职惟督发道将官兵，秣厉以待，相机会剿。但调度机宜，必须主帅，诸将听其指麾。山西原无总兵，虽有副将胡来颢等，不过偏裨将耳，安能主帅三军。况贼踞神堂关，乃直隶地也，相去五台四百余里，出疆会剿，纪律须严。应飭总兵鲁国男统率两省各将，视贼向往，无分畛域，协力夹剿，务尽根株。庶将令一，而成功亦易也。至于会剿之兵，师行粮从，如兵马入直隶山西地方协剿，皆于附近州县，彼此协济粮刍，免致临期互相诿误。统祈敕下户兵二部复议施行。……

黟县学训导范国章等具文投顺。初七日，祁门县典史陈有忠等具文投顺。初八日婺源县长江光先等各具呈投顺。俱已剃头。各分兵镇守讫。至是而宁之太邑，亦来投顺，而徽、宁二府之事毕矣。盖徽、宁、池之祸，始于徽州，恃有六岭之险，唐宋以来，不被兵，而金声遂以为可守而不可破，蛊惑合属，不归王化，而丘祖德应之于宁国，尹民兴应之于泾县，朱盛浓应之于石埭，此呼彼应，一唱百和。盖以徽为巢穴，而以泾为藩篱。泾、旌、宁既顺，而徽之不能久抚可知矣。此诸将兵机之妙也。又据广德州知州闵以栋申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日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暂住招抚，而祝令亦到，随拚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灭迹绝，阖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夫此四府一州百姓，皆我租我税之民，止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致城空野空。使非诸将戡定，抚臣运筹，尚不知何时结局也。……

桐城无为等处民众假称史阁部 攻下巢县及清拨兵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二月 李胤岩 揭帖

巡按淮扬等处试监察御史，为塘报事。

职巡历寿春，本月初二日午时，据庐州府塘报称：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未时，据巢县署事本府通判张廷谩申前事，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据本县典史张万成呈称，侦探民壮张云回称，前在

仗，得了胜。今年正月在闻喜县与官兵又胜一仗，止伤了二贼。又供：三月二十日在阳城西南与潞安营兵马打仗，伤了他几个兵，夺了大绿旗一杆。此时王世魁同我们到河南地方要抢些寨子，掳些人畜，合牛三安高公等营，去攻阳城、沁水二县，与王四报仇，不期遇着官兵，将我们杀散，小的重伤，就被擒拿来等情。据此，该本镇看得，贼孽侵犯豫境，焚劫擄民，其意实欲合营攻阳、沁二县报仇，逆谋非小，幸守备王进忠等督率官兵星夜入山，公同县捕，带领乡勇，奋力一战，擒渠杀众，余贼溃散，不但豫境得获安静，更幸预败狡谋，保晋省阳、沁二城无恙。……

清政府招抚晋省高鼎起义军情形

顺治十一年五月 陈应泰 揭帖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应泰，为塘报招抚贼情，谨据上闻事。

职惟贼首高鼎，窜伏畿晋，为害日深，奉旨夹剿，恨不灭此朝食。职入境受事，即飞檄各该道将，速行剿抚。去后，顺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据雁平道副使柯臣塘报：五月二十四日，准宁武营副将胡来观会称，五月十三日，据东路参将刘曰善、水泉营游击王应聘报称，招抚贼伙贾伏、边雨、胡三丑子、张存喜、白一鹤五名。十五日又据东路参将刘曰善报称，招抚贼伙刘启银妻黄氏、张天义妻安氏、牛现妻康氏、张友名妻李氏、史三兔子、侯三小子、张兔来子等男妇十一名口。十六日又据北楼营参将申宏谕报解喇嘛原领来民人张辛，招到投诚贼伙赵相、杨喜新、秦喜仁等三名。随经会鞫，据各口供称，董三狗子带领贼伙，奔往台山一带，欲求投顺等情。据此，本道同本职面商，令

参将刘曰善、同道标中军常道明、职标把总贾应禄，带兵于十六日星至台怀，相机剿抚。去后，二十二日据参将刘曰善报称：本职等十七日至菩萨顶，面会喇嘛僧中峰高韵，宣布朝廷好生德意，令其洗心投诚，如有迟疑，即便进剿。随令民人张辛等找寻董三狗子。去后，十九日据张辛回报，董三狗子等感诵恩德，情愿归降乞命等情。二十日据伪副将董景禄即董三狗子带领贼伙白祥、贺登仕、白贵贤、秦国奇、高才、赵枝隆、任登选、杨文才、刘二鬼、张九德、常满、李贵、闰节、杨二、梁桂林、刘喜宗子、刘三奇子、刘二腾子、杨月、张为卿、赵黑小子、史四小子、张采、王国治、南起兴、杨朴狗子、张玉等二十七名，各带随身弓箭鸟枪什物，齐至白头庵剃头，赴营投诚等情。随经本道同本职及抚标左营游击苗成龙、东路参将刘曰善、北楼参将申宏谕，公备羊酒筵宴，赏给董三狗子满帽袍靴银币，及白祥、贺登仕等花红银牌，以示鼓励。为照逆贼头目董三狗子正名董景禄，原属高鼎亲舅，向为贼营牙将，诚与高鼎同力相附者也。兹因两省合兵，日事搜剿，据称二人相离日久，因兵马满山，不得跟寻会面，情愿遵奉督抚两院宪示，率众先行就抚，求得免罪全生。本道仰体德意，准与来投，公同各将，宴犒优赏。其招抚散贼贾伏等四十六名口，各从其便，愿充兵者发营随操，愿归农者查发原籍州县安插复业。至于贼首高鼎虽无确形，既已剪其羽翼，彼必丧胆夺气，难逃法网矣。除将招抚伪将董三狗子正名董景禄解送军门外，理合塘报。等因。到职。该职看得，贼首董景禄系逆渠高鼎亲舅，结伙作祟，伪称副将，号召党与，窜伏畿晋山中，此剿彼遁，流害未已。今值各营官兵夹剿之时，乘该道将遣张辛往谕，即能翻然悔悟，率众剃头，投诚就抚，而元凶高鼎羽翼既剪，釜底游魂，自不难计日成擒矣。除贼首董景禄该道径解督臣查审，其余贾伏等男妇四十六名口，职即行该道复加审核，分发安插。一面严飭各道将竭力搜剿，务尽根株外，谨先据招抚情

形，恭报上闻。……

宋谦等为农民军联络抗清 人士被捕审供情形

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任浚等 题本

刑部等衙门尚书臣任浚等谨题，为擒获谋叛贼党等事。

该臣等核得傅山、张筠乃叛贼宋谦所供，系伊同党知情。今该抚疏称，据傅山供称，有姓宋道人二次求见，山并拒绝，未曾见面，有布政司魏经历亲见。及加严讯，复供，若宋谦认识得山，情愿甘罪，情似无干。且当日宋谦口供，止言其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原来云所访何人，谋叛大案，岂容以一语悬坐。即现在张筠、朱振宇、萧善友等口供，亦绝无一字连及。该府亦称其云游访道，审未交给匪类，与宋姓始终未面，仇口诬报。而该抚以若系知情，何不举首，若不知情，何以拒绝等语定案，尚属游移。据朱振宇供：小的系明季宗室，有萧善友于顺治四年失记月日，昏黑时候，引一道士至宇家，称说道士会修炼，宇留宿至晚；道士说阳城山有数千兵马，他原是弘光差来，今在山西省城打听有达子兵马没有，你是宗室，敢去不敢去。小的就骂说满城都是满兵，胡说什么。宿了一晚，次日与萧善友同去。不多时张筠同他来宇家门上，他又说起阳城有兵马之事，宇同张生员同骂得赶出城去了。张筠供称：宋谦原说与生员札付，生员惧慌不敢受，同至朱振宇家取行李未获，遂同朱振宇将宋谦赶出北门去讫。又供：因感叹前朝之事，他就引诱生员，后见天命有归，随绝妄念，依旧读书是实。据萧善友供称：有个道人曾在小的家住一宿，次日领他到朱振宇家，又对小的说，南方有了明主周王永

历王。去时写下三个字与我为暗号。去后即毁，三犯明系知情，该抚看语内，止称此辈逆天作祟，法网难逃，又未拟罪。臣等未敢悬议，仍应敕下该抚再加严讯，务期无枉无纵妥招，按律确拟速奏，再下臣等核拟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平阳抗清起义军首领张五牺牲

顺治十二年正月 陈应泰 揭帖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应泰，为恭报阵杀久叛渠魁，仰祈睿鉴事。

案照满汉官兵，前在闻喜、绛县、稷山等处地方搜剿杀贼大捷情形，该职已经具疏题报外，于本年正月二十日，据职标下左营游击苗成龙报称：卑职屢蒙本院指示方略，一面用间谍密购贼头张五所藏巢穴，一面会同夏县知县迟日翼、平陆县知县崔伟并满洲张、金二章京计议，分路进山搜剿间，正月十七日晚，据夏县生员杨廷楠密禀，有贼一股，在平陆县地方银洞山、马家沟潜藏等情。卑职随同夏县知县迟日翼等会议，分兵四股，于十八日二更，抚标千总刘文著同喇嘛章京，并平陆县知县崔伟，随带内丁朱得胜等，领兵一股，由冯庄、安家庄进搜；都司旧营把总金胤领兵一股，由交口河进搜；百总张一威、高尚忠领兵一股，由杜家岭进搜；卑职同夏县知县迟日翼、满洲分得拨什库金印纳，将材官赛之瑞领兵一股，由侯家岭进搜。于十九日辰时，俱至银洞山马家沟，果有贼寇一股慌张奔逃。各满汉官兵，并夏县迟知县内丁陈碧、郭四奋勇追赶，杀死贼四名，用箭射死贼二名，内有贼首张五，发长一尺五寸，身边搜获伪将军木印一颗，合同文约一张，上写永历八年，夺获张五妻一口朱氏，活捉张五

亲孙一名张喜真儿，使唤妇人一口许氏，使女一口二娃子，得获腰刀三口，长枪四杆等情。据此，又据夏县知县迟日巽塘报相同。据此，该职看得，叛渠张五，啸聚各处土寇，倚恃平阳山窟，作害地方，已非一日。去岁，竟架拾云梯，攻围夏县，又劫掠曲沃县亦桥村，燎原之势，几不可向迳。前此道将剿捕不力，以致此寇，十年逋诛，而平水以南，将无宁宇。今蒙我皇上允职之请，发城守章京赵和诺，督领满汉官兵，入山搜剿，节次斩获贼二百七十余名，而招抚之效不与焉。然而叛首张五，一日不得，则寇患一日不除，而地方终不得宁。今……阵斩张五于马家沟……

平阳抗清起义军首领都督 大元帅温号令等牺牲情形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张秉贞等 题本

兵部尚书臣张秉贞等谨题，为恭报满汉官兵入山搜剿贼寇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山西巡抚陈应泰题前事，内称：窃照平阳所属，山势连绵，贼多潜伏其中，倏出倏没，久为地方大害。前臣具有山寇未靖，窃发堪虞等事一疏，部复奉旨，应令太原驻防城守章京赵和诺，挑选章京二员，分代拨什库三员，满兵一半统领，协同平阳道将，趁此草枯木落、径路分明之时，捣巢搜剿，等因。臣于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接到部咨，随于十三日，即督发臣标左营游击苗成龙，协同满洲官兵，星驰前往，及密檄守巡河东等道、平阳等营，确侦贼巢，会合入山搜剿。……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泥油村等处进剿，分兵五股，进山搜剿，至本月二十六日方行出山，回至闻喜县暂

住。于本月二十七日，本道复会同城守章京赵和诺并满洲章京，同各营将官，分兵八股，驰入稷王山等处搜捣贼巢，至二十九日俱回至闻喜县暂住。搜斩贼首都督大元帅温号令，并贼首景广，共斩过贼四十余名。随搜获贼称，有太原府大兵下来，众贼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即知兵信，余贼即行逃散。搜获贼马五匹、难妇七口、小孩子四名、牛十一只、驴十六头、弓二十五张、箭二百二十三枝、撒袋八副、腰刀十二口、长枪二十六杆。……十二月十二日，又据守东道左参议班璠会同各道将塘报，十二月初四日，满洲城守章京赵和诺，同分守河东道左参议班璠，带领满汉官兵，从车斜村等处入山搜剿。分巡河东道副使萧应聘，同分得拨什库易力卜，带领满汉官兵，从冷口等处入山搜剿。抚标左营游击苗成龙，同拖沙喇哈番哈喇，分得拨什库景一那，带领满汉官兵，同夏县知县迟日翼，从梁家坡、尉家岭等处入山搜剿。平阳营副将许占魁，带领本营官兵，从稷王山等处搜剿。第恐马进山狡贼乘间逃遁，仍密飭各县分防要口，再移平蒲两营游击兵马，在于铁古口、汤王山等处要口防守。又恐贼寇北遁，又密令翼城县防守温州营把总马之俊，在于北诸村等处堵防。其各道将搜山至初七日方行出山，俱于绛县杨村聚齐。以上各营共搜斩贼十一名、共获贼马四匹、骡一头、牛二只、驴四头、腰刀五口、枪二杆、弓五张、箭十枝，又投诚贼七名，各发安插，俟完日另行呈报外，理合塘报等情。各报到臣。该臣看得，平属未靖，贼孽依山恃险，为害日深。臣莅任之始，即严飭道将速图搜剿，奈山势连绵，此剿彼遁，不能荡灭，幸蒙我皇上允臣之请，即发太原府驻防满洲官兵，督同平阳道将，趁此草枯木落之时入山搜剿，则捣贼巢，而拔根株，在此举矣。……

高鼎等坚持抗清斗争及清官员 筹陈镇压之策

顺治十二年二月 柯臣 揭帖

整飭雁平等处兵备、兼管屯田、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柯臣谨揭，为遵谕陈言，详列靖寇裕饷之宜，以备采择事。

职蒙巡抚山西陈都御史案验，准吏部咨开，钦奉上传，令职等司道知府，各将管辖之内职掌事宜，向来积弊，何以得清，见今整顿何如而可，详切直陈。职钦奉明纶，伏念职至愚极陋，蒙皇上破格知遇，简界备兵雁门边地，一州三县，属职管辖。且近奉俞旨，兼理饷务，遭逢不世，敢不罄竭愚词，以陈一得。职所属郡邑，久称土瘠民贫，迨经闯寇蹂躏，复遭刘迁破残，是处丘墟，人皆菜色。既苦山寇之扰害，又苦荒亡之包赔。职呕心抚字，一切整顿清除事宜，已经申请督抚者应听查明转奏，职不敢琐渎宸聪外，惟是以备兵言之，必靖寇而后可以安民。职所属五台，接壤直省，山深林密，易为寇盗潜藏。如高鼎一贼，窟穴其内，党羽无多，搜剿不易。兵去则时出为患，兵来则隐匿无踪。台邑沃壤，大半皆在山内，以故向来俱鞠为茂草，而兵之戍防者，又无时敢撤。是兵与民交困也。……

李化龙被处死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 白如梅 揭帖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白如梅，为剪叛安民事。

……照提叛绅李化龙，六年间，从已故叛贼牛翔凤抢掠地方，被大兵杀败逃散，潜遁东田堡，今经拿获，尚未剃发，藏有伪敕、伪印，见今搜获，历讯情真，化龙合依谋叛已行者律，斩立决，财物变价并妻妾子女解部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流徙尚阳堡，房地造册报部。……等因具题，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日题，本月二十七日，奉旨：恩赦已颁，此案罪犯应否宽减，着分别另议具奏。钦此。钦遵。该臣等会同院寺复看得，李化龙一案，事关谋叛，不应援赦，李化龙仍照原拟律斩立决。……余照原议。等因。具题。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题，二十六日奉旨：李化龙着即就彼处斩。余依议。……

虞胤寔起龙等抗清情形

顺治十四年 白如梅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白如梅谨题，为塘报擒剿大窝贼寇事。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据山西按察司呈，问得犯人一名寔四即寔起龙，年二十九岁，系山西平阳府蒲州临晋县人。状招：起龙与先投虞贼作乱，后在陕西孟总督处招安，标下听用材官杨元祥，并伊先获后解审中途脱逃胞弟杨元麒即杨元奇，及先获后解审中途脱逃伙党陈胡子即陈玉秀、陈张娃即陈守志，并在官弋自胜、全起凤、张乙、并未获许进喜、王浩、尚成吾、陈王政、鄂国强、杨俞、吉学明等，各不合与获故温洪范作叛，残害地方，后蒙陕西孟总督领兵渡河征剿。杨元祥（下残）

虞胤等在山西屯兵与联络 各地抗清人士情形

顺治朝 陈应泰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陈应泰谨题，为拿获叛逆事。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据山西按察司呈，问得犯人一名田渭即王淜，原名王素元，又名王四、田四，年五十三岁，系山西平阳府蒲州人。明季贡士。状招：淜与见获伙贼泽州人张仁功，并已获先解河南今复提到程淜、在官张权，及见获姬兴周、阎毓秀，沁水县相峪村人孙六即孙如灿，平阳府蒲州河津县人见在韩城县寄住卫嵩年，各不合与已获监故汾州府临县人王起凤商谋不轨，谋叛为非。顺治六年，有未获贼首陈裔虞即虞胤，诈称系南朝阁部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伪职，安设伪官，倡乱地方。比淜就不合投授平阳府运城伪监军道，张仁功亦不合投未获贼首张斗光营内作伪副总兵，姬兴周亦不合投张斗光营内作伪中军。后蒙大兵征剿，淜等势败逃散，并未投诚。虞胤自六年乱后，于顺治七年逃至贵州安隆所，见今改名安笼府，有明季楚王世子桂王年号永历，今已八年，在彼居住。至顺治七年十月内，虞胤由陕西回到阳城沁源山中，带有四千人，结连未获伪总兵李世伟、高定、段岭山、刘允中、张成，伪副将苏三杰、徐虎、黑三明、曹君辅别案审释，垣曲县人杨俊玉，沁源山裴五城，及伪伯管理北直山东事，武吕府人，宗室改姓李，名李乾，号李六吉，又有未获贼首康吉廷，原投降陕西孟总督，见孟总督已故，又写书来虞胤处投下，说接连陕西黄楼山一带贼兵，或过河、或来山西、或山西起兵，他来接应。虞胤等各贼见今在阳城山、浮山、沁源山，接

连五台山一带山林屯聚，出没无常，人马极多，不知数目。混遍处游走，与贼交通信息。混于顺治八年八月初四日起身，欲往南，行至陕西三原县地方，途遇李乾从南回来，与混未获虎纽银印一颗，黄绶敕旗，加升伪衔；总督山陕军务、节制河南淮卫等处、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平胡伯。混于顺治八年十一月内来到阳城县地方屯城镇，投今未到官赵奇遇房内居住，假以卖药为名，又不合与贼虞胤等书札往来。孙如灿于顺治十年二月内，因往下佛村神庙圣会赴彼赶会，适遇李乾即宋谦在彼卖笔，如灿向谦买笔语言间，宋谦言说南朝散札作官之事，灿亦不合允从，宋谦随将如灿名字记入簿内。混因张仁功、姬兴周于顺治六年曾在张斗光处作伪官，以此往来，相通信息，会合人马。姬兴周与张仁功各又不合约会陵川县人未获贼首李青山，即李金章，招集贼兵，候东信至山西境外接应。比王起凤，先年在潞泽营应兵，素不学好，被伊先在官义父王守福将起凤逐出已经三载，王起凤投在姬兴周处支使，有在官候发与姬兴周家打墓，王起凤常往混家行走，传说书信。卫嵩年于顺治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家，于顺治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前到阳城县地方小城镇铺内吃饭，因孙如灿亦进铺内吃饭，遂询知王混并如灿住处，本日往混家去，比混不在，就在混家住一宿，至次日饭时混回，与嵩年密说有南朝合会人马等语。嵩年复回相峪村访孙如灿，寻一下处，孙如灿不在家，下人送在文昌阁住下。卫嵩年至二十八日又往混家，混说称南朝信至，不若你投虞军门处做官何如。比卫嵩年又不合回言再议。至二月初四日，又到混家，正遇差人拿混，将嵩年亦同拿住。张权于顺治十年十二月内往山居住二十余日，与虞胤捎书，回到混家说称：虞胤有书，着与程提，混随使逃走家人王二送与程提。彼时程提不在，王二将书留下回讫。书外面写捎书人张权。至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程提与张仁功相随，至诗午镇，见阎毓秀在彼算命，程提看见会算，遂将阎毓秀唤进姬兴周门面空房内，先

与程提算了一命，又算癸丑年乙丑月庚寅日丙子时一命，并张仁功、姬兴周俱算讫，王起凤说称，有虞胤在山招集人材，有愿去者先与银百五十两，咱们写几封书，骗他几两银子使。比程提又不合回说，有我业师陈裔虞不知在否？王起凤说称陈裔虞，即虞胤。比姬兴周、张仁功，因前在张斗光门下作伪官，又不合令程提与张斗光写书一封，又代二人写与虞胤稟帖一封。张仁功因前在潞安曾与太原府人未获贼首刘显宇等兄弟相处，知得刘显宇在山作叛，又不合令程提写与刘显宇书一封。程提因先故父在陕西作道官，曾请陈裔虞作西宾教训，因系师友，又不合亦与虞胤写书一封。写毕，王起凤说称，阎毓秀算了这几命，也与他写上个名字，程提亦不合将阎毓秀名字写入书内。阎毓秀亦又不合允从。程提写毕，付与姬兴周。程提与张仁功等各散讫。后姬兴周令王起凤赍前书四封，着赴混处投下，转送入山。适侯发从坟上回来，姬兴周亦令侯发与王起凤同行。至沁水县地方端氏镇，投审释孙锡饭店内吃饭，适有今未到官浮山县人卫国家撞遇王起凤，因王起凤前借驴一头病死，向王起凤讨要，王起凤赔补价银六两，卫国家嫌少，二人相嚷，卫国家向王起凤裹肚内搜银，遂将私书被卫国家拿获，于顺治十一年二月初二日首赴沁水县。该县缉拿各犯审究间，顺治十一年二月初七日，蒙本道票仰长治县速拿王起凤父，随差役将王起凤父王守福拿获到县，连人解道，蒙批仰县。严申报行间，于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又蒙本道票仰本县官吏，即将发去高平县解到叛逆姬兴周、阎毓秀固监，候沁水县解到奸细王起凤等，一并严审确招解行间。本月二十二日，奉本府帖文，蒙本道批，据沁水县申称，本县捉获奸细王起凤、侯发审究间，搜出书四封，拆阅系张仁功、程提、张权、姬兴周同投田渭之书。田渭原名王滉，即王四也。本县即调兵丁同巡捕员役星夜至阳城地方屯城镇，果捉获田渭，又捉获卫嵩年，搜出伪札二张，到县研审，俯首无辞。又泽州解到张仁功、程提、张

权，本县即提王起凤对质，据供，此书系张仁功、程提在高平县师乌村姬兴周家给与投递，今将书札连人一统申解。书内姬兴周、阎毓秀高平县并未解到，李青山陵川县亦未解到，除塘报抚院外，合宜申解。蒙批，仰潞安府严审确情，限二日内解报，立等转报，伪札逆书并发，其未到叛逆李青山火速密拿并究，勿致漏网。等因。批行本府，帖仰长治县，行问，又于本年三月初三日，奉本府帖文，蒙本道宪牌，准分巡河东道关，内开：顺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据投诚卫国家，改名卫国现京称，现先不才，蒙天招抚，顶恩务农，被贼将驴一头盗去无踪，现即寻访撵至沁水地方端氏镇，窝主吉芳太店中，拿获叛贼王起凤等五人，搜获原驴并叛书四封，理该解回本府，诚恐路虞，解寄沁水县知县究审。各贼原系山东各处人氏，王起凤等供称，贼头田四、卫三、孙六、杨二差我各处散送札付，贼头他都见在屯城张公子家住藏。现即在于王寨借兵二十名，速到屯城村张公子家，果有贼头四人，搜获札付印沙，除发过各处札付一百五十六张，见获札付二张，骡一头，驴三头。现系浮山县民，拿获众贼，关系不小，拟合报知等情。到道。据此，查得叛贼王起凤等五人，贼头田四等四人，并窝主吉芳太、张公子，一面差人在于沁水县提取外，仍一面塘报总督抚院讫。等因。移会分巡冀南道，牌行到府，帖行本县。行问，本月初六日，又奉本府帖文，蒙本道案验，蒙巡抚刘都御史批，该本道呈前事，蒙批：据报，捉获奸细王起凤等，搜出假书伪札，叛逆情真，仰道严审确招速报。等因。批行本道，案行本府，帖文到县。随行提混等一千人犯到官。该长治县知县王功成逐一研审，诘问王混：沁水县差役在你家搜获伪札二张，系何人给的？据混供称：札付二张原系沁源山伪御史卫康，使令未获贼丁熊飞，于二月初四日送来的。又诘问：札付上填写伪守备张文焕、伪都司部鸿攀，系何处人？在某处住？据混供称：张文焕、部鸿攀俱系陕西人，在阳城山上，此札着转送与他

们等情。又审在官张权供称：小的名字张毅英，不系张权。本州捕衙因拿小的叔张仁功不在家内，先将小的拿住，与叔拿获，一并解来，并不知通贼等情。又审张仁功供称：小的侄子张毅英原不系张权等情。又诘问王混：此人原系张权否？据混供称，张权原系陕西朝邑县人，见今（下残）

平阳张天等假称未来佛下界 立教反清及其失败情形

顺治十五年 白如梅 题本

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太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白如梅谨题，为塘报贼情事。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据山西按察司呈：问得犯人一名高云霄，年六十五岁，系陕西延安府延昌县人，于明季年间趁食山西平遥府蒲县地方南山王家堡居住。状招：有平遥府夏县曹漳镇上王村住人未获叛首张天，先存后故父张一品存口，自称弥勒佛下界，传有正心护元气五辈字号。彼时云霄投入张一品无为教门吃斋，崇祯二年间，比云霄因流寇作乱，遂跟张一品往河南地方潜住，后因河南年荒无度，云霄又跟先未故刘小岗、已故父刘少岗赶来高平县地方高家寨寄住。比有已获王明兴，就不合投林霄名下为徒。张一品故后，张天自称未来佛下界，身上伪造日月乾坤天地字样，立为传头教主，云霄又尊张天为师。比有张天在官兄张大广、张大亮、张大伸、并在官弟张大威，先年间因张天非为不轨，将张天久逐在外，曾在本县具有首状，原无同谋情由。比有山头村见获张自知与监故张自高、张自义、张自立，俱系叔伯兄弟，并张自立监故子张进云，并富山村见获宋国友、常来敬、鲁永昌、薛宠爱、王起胜、李通道、支逢春等，并监故张

自仁、王国和、郭四、张加猷、苗国用、薛应春等，俱与林霄、张天等同系一教，遂投林霄名下拜为徒弟。比王明兴并在官张海与林霄等，各又不合不畏法纪，专一煽惑人心，交结各处未获贼党胡师傅即鲁思敬、薛师父子两人、石进升、张白功、和东槐、李通祥、刘二刀改名王二、高守法、王的即、王明珍、张廷、不知名马师、柴师、杨五、阎士通、张彘、刘三、刘二、石千、石万、杨小槐、张浪子即张奇才、王铁棍即王成、王二、王三、贾从龙、杜永宁、贼党遗帖内王虎等四十一名，并平阳府招出未获张一贵、张霍子、夏四、石四、姓杨的、刘三、张麻子、贺户长、周天花、赵师傅、李师傅、段的春叔侄二人、张滋牙、霍东槐、苏起英、苏淑英、李耀环、李元强、柴魁吾、石玉亭、郭天心、不知名姓梁的、姓李的、改姓赵姓阎的、曾友、曹麻子、杨威，各不合造言谋逆，向未事犯。比张天见得林霄在官第三女儿高氏颇姿，遂假称系菩萨下界，于顺治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将高氏引去为妻，在于高平县董寨村在官邢惟敏家内住歇。比邢惟敏亦不合故违窝藏左道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事例，遂将张天夫妇知情容留在家住宿两个半月。比张天引领高氏，又到邢惟敏先在官今监故族侄邢升家内，比邢升容留在家。比有邢升在官弟邢进与升各另居住，原不知情。张天住至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邢升恐久留不便，遂令在官雇工人韩光 and 同在官李秀，各亦不合故违接引左道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事例，遂将张天夫妇送至李家庄今监放石自得家内窝留。住宿间，比张天要得私造伪印，遂令石自得叫同在官生铁匠任三，亦不合来至石自得家内，共同谋叛，与张天私铸见获铜伪印一颗，重五斤半，上篆正平王镇国宝六字。至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比有李秀在官父李化鹤，亦不合交通左道，乱正惑人，将张天夫妇请至本家，住至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比张天与妻高氏遂令韩光和、李秀挑负行囊，内藏原铸铜印及玉石一块并伪敕等项，同到长治县地方石猴坡见获窝主刘三即刘加官家内住

敬。比刘加官亦系张天徒弟，亦不合欲行谋叛，知情容隐，遂将伪印、伪敕等项藏匿在家地窖。比张奇才、王成并鬲士通等，亦在刘加官家隐藏。顺治十五年三月内，有在官刁四，假以开店，亦不合与张天私通往来，使在官张奇叫监故张老巴即张成豹，各亦不合同至刁四店内，商谋与张天招人谋叛。比张奇亦不合受钱往叫二次，原不知刁四等商谋情由。比张奇才于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将在官妻董氏送在刘加官家内。石进升亦将在官妻师氏，于七月二十三日，送至刘加官家内。比刘加官又不合容留窝藏。比张天因与卢龙县人泽州寄住监故伙贼黄师即黄甲第素系一党，遂令见获杨国泰将黄甲第叫至刘加官家内。比黄甲第与张天各又不合同行谋叛。比杨国泰亦不合知情不首。比有杨国泰在官父杨一蛟，系在官李显吾徒弟，有在官刘加能，系刘加官兄，系张天徒弟，与李显吾并在官李进忠、宋国友、李化鹤、李崇显并监故部明法，各不合附从张天等，左道乱正，煽惑人心。至十五年四月内，比有张天等同伙贼党十人，从平阳府来到刘加官家，张天将五人留在加官村内，将五人令林霄领送尖平村先在官今监故安二即安国民家内。因尖平村众人不容在村，比林霄思得山头村张自立等俱系徒弟，遂将五人内一个姓石的即石进升，姓王的即王明珍，三个姓张的即张廷、张彘并续获张奇凤即张起凤，送在山头村，假以锄田藏住。至六月内，比张成豹因先年曾在潞泽营吃粮，与王明兴素相认识，比王明兴又不合遂将张成豹叫至林霄家内，与石进升等五人结拜，共行谋叛。并胡师傅即鲁思敬并已获张海、张起荣、张起凤、李伟大、刘三即刘起贵及续获葛福即盖福、薛宠爱、鲁永昌、常来敬、李通道、任三、王天保并监故薛应春，俱系张天一党，各又不合往来勾引，商串谋叛。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张天骑驴一头，在官郁自强系高平别坊村人，亦不合听主人刘三使令，将张天送至高家寨林霄家内，吃茶毕，张天等前往尖平村去讫。至本日四更时候，又有不知名九人带拿弓

箭什物，亦至林霄家内，比林霄又不合知情窝匿。至十三日黄昏时候，使令未获义子高守法引领，送往尖平村内。至十六日半夜时候，又有不知名贼一十九人，从沁水县地方，由伞盖村来，亦至林霄家内。林霄又不合留住一日，与贼做饭吃用。比林霄于十七日，将众贼领送山头村张自立、张自义等家内。比监故刘五，系林霄邻佑，明知不行查举。比林霄又不合使令先存今监故张进云，前往尖平村安国民家，接引张天。比安国民遂令监故安邦稳同张进云并先存今监故安一朴，将张天并不知名伙贼共十人，送至山头村。安邦稳与安一朴遂回本村讫。比张自知又不合与监故张自立、张自义、张白高并山头村今监故保长张国宾，各知情不首，遂容留住宿。又将牛一只卖与众贼杀吃。比张自立、张自义等惟恐县官闻知窝贼情形不便，遂商同村众，将张自立土房二间自行烧毁，希图掩饰。比有见获伙贼张海系王明兴徒弟，亦不合于七月二十一日同王明兴前往山头村，投入张天伙内，共行谋叛。至七月二十二日，比张天、张海、李伟大、刘起贵、张起荣、盖福、王天保、刘鬼儿、张起凤又不合聚至四十多人，要上沁源打劫富家，偶遇驮盐的，抢了驴四头。王明兴于二十四日，引到长子县地方，张天、张起凤等又不合抢了堡子上几件衣服，被众人分散作腰子穿了。至二十六日，到屯留县横水地方，有乡兵二百余人，各持枪刀赶来。比张天、张起凤等各又不合杀了十数人，因不知路径，误入岳阳地方。至本年八月初三日，遇见官兵与张天、张起凤等众贼对敌，及斩获刘鬼儿首级一颗。缘由已经报讫。至本月初五日有平阳营千总陶一林等、巡东道标把总武学易等稟报，踏安府、巡南道，通详抚按两院。比张海、王明兴潜逃清华镇地方，被获。比监故郭四，素好吃斋，以左道交接外人。在官乡约郭才望，亦不合不行举首。张天同林霄子逃至郭四家内，比郭四在官子郭东作，亦不合不行谏阻，郭四又送至已获张东吾家住二日。比张东吾亦不合知情不举，令在官侄张棋亦不合

将张天送至西乌岭去讫。比王天保与未获张奇才等六人，逃至山后空窠内窝藏。有地方上孤堆、下孤堆在官杜成法、郭养信、卢得才、范怀志，各亦不合与王天保等，供送米面饭食，被千总陶一林领兵搜捉，令在官崔明德引路，先至上孤堆、下孤堆，将杜成法等捉获，将王天保赶至沟中，用枪打中擒获，张奇才等脱逃去讫。……随据山头村知情保长张国宾并居民张自立禀称：七月二十一日三更时候，突有盗贼四十五人，不知自何处来到本村，杀牛一只，烧土楼上下二间，各贼于二十二日黑夜起身，本村与沁水接壤，各贼俱往沁水地境去讫。又据山头村张自立禀称：小的住居山僻小庄，与沁水为界，止居六七家人，本年七月二十一日三更时候，突有不知名贼四五十人，偶至本庄，居民知觉，俱上楼躲避，众贼在庄盘踞，饿食耕牛一只，至黑夜往西去讫，临行将小的土楼二间草火引着烧毁，各贼并无马匹，语言不系本县人民，并无所失衣物等件，亦无裹带人口，故此未曾伸告等情。……随将山头村住人张自立并子张进云押带本县，细加究讯贼至情由。随据张进云供称：原系七月十七日二更时候，有高家寨住的高林霄引领一十九人，各带枪刀木棒到小的山头村。林霄说是张师傅来了，你们都与他磕头。小的们就与他磕头、做饭，故将七月十七日黑夜，进云曾至尖平村，将贼首张天等一十二人接至山头村，并贼住五日，并无烧房，亦无强杀牛吃等情，隐不供吐；妄供自西山后过来二十余贼，杀牛烧房等情，供报到官。据此，随将高林霄捉拿到县。比部明法知得捉去高林霄，要行通信，遂向刘加官说知。比刘加官因先在官今监故王天序与官系姑舅亲，又不合将张天妻高氏并未获伙贼张奇才妻董氏、石进升妻师氏，俱于八月二十五日送至王天序家内。比天序知情窝隐。该高平县将林霄严加究讯。随据林霄亦将山头村张自立等，尖平村安国民窝住张天等贼，并长治县刘加官窝住张天夫妇并逆党贼妇，在家纠党谋叛，埋藏伪印及未刻玉石等物，与山头村贼自七月二十二

日一更时候，方行起身各情由，隐不实供。止供自西山后过来二十余人，众贼俱是平阳府人，他使五六个人在山顶上登高瞭望，不得一人走透消息，若有一人走出，就要杀了。众人又杀吃了牛一只，其房屋原是惹着火烧了，共住了四日。高林霄跟随他，也住至二十一日，曾送众贼往西沁水地方去乞等情。供吐到官。据此，随将高林霄隐语等情，复加究讯。又据林霄供称：七月十六日半夜时候，原有十九个人自沁水县过来，由伞盖村到小的寨上。他原是夏县曹漳镇上王村住的名叫张天，他有弟兄五个，他为第四，小的与他都是斋公，他是小的师傅，他是个斋公头儿。他说：他后来坐了天下，教你们做官。以前小的都在他处吃斋，六月内有一个平阳府人姓胡的，他叫做胡师傅。他说：张四老部不日要过你处来，张四他大哥是张太光，小的们都跟他父吃斋。他父是弥勒佛下界，今已死了。张四说，他是未来佛下界。张四弟兄五人，独住一寨，种有二十顷田地，牛有几只。又有平阳府临汾县长胡同一人姓薛，叫做薛师傅，送张四他们来。十七日在小的寨上住了一日，与他们先做的米饭，后做的面饭吃了。一更时候，路由申头村送到他们山头村住了四日。又供：小的与山头村张自立、张进云、张自知、张自功、张自义、张自高并富山村王明兴、张白仁、宋国友、王国和、卢家驿西沟里住张海，俱是一伙，坐会斋公，俱是小的徒弟，因此将张四等送到山头村，见今张自高家，存放经卷，他有五辈斋公号，叫为正心护元气等情，供吐到县。……又据林霄供称：小的第三的女儿，名唤小三姐，年方一十六岁，是属羊的，三月初一日生。顺治十三年二月内，张四将小的女儿，引往夏县曹漳镇上王村寨上去了。又供：张四两臂上有乾坤二字，胸前有日月二字，俱系红字等情。……又于贼首张天妻高氏赃物内，搜获遣单一纸，上开各贼姓名。……据张自高供称：小的原是斋公，高林霄是我师傅，小的是他元字辈徒弟。有林霄师傅张天父张一品造的经卷十二本，原在小

的家内存放，七月十七日二更时候，林霄送到小的山头村一十九个贼。张进云又自尖平村接来一伙人，俱到山头村。林霄曾说，此是咱张老部，来到你们都磕头。小的们都与他磕头、做饭。因本庄止六七家人，缺少吃用，又将耕牛一只与贼杀吃了。他们都说要往平阳等处杀抢。众贼住至二十二日，往西去了。小的庄上众人商议，原恐县上知道贼住四五日情形，议定将房自己烧了二间，只说是贼烧了房子，杀了耕牛去了，原为掩饰不是。随将自造邪经一十二本，于张白高家内起获到县。……又审据王国和供称：小的在富山村居住，高林霄原是我的师傅，我是气字辈徒弟。小的跟随林霄吃斋学好，每逢初一日，念经、献些饼果。……又据张海供称：小的是王明兴徒弟，原是王明兴先叫了我一遭，后又张自知于七月二十一日将我叫到山头村，他说，来了个新老部，保咱出身之路。二十二日一更时候，各贼起身，就到秋峪村抢了三头驴，又到杨庄攻开寨子，裹了十个男子，抢了些衣服，后到进上村，住了一夜，就上北山去了。后有兵马跟着，就到沁源山去了。小的前后止跟了八个日子，后到岳阳山，小的就逃出来了。……及将林霄严刑拿讯，据林霄供称：小的已是该死，实说了吧。小的原系陕西延安府延昌县人，子明代时不记年分，因逃荒至平阳府蒲县寄住，种地为营。崇祯二年，只因流贼作乱，张天他父名叫张一品，有五个儿子，他是斋公头儿，谣言惑众。他说：山西遍地流贼，要好惟有河南安静，有人跟我下河南，就是有命的。那时我跟他吃斋，就到河南住了一向。后山西宁静，小的回到高平县高良东里高家寨上耕种田地，至今二十四年了，生有一个儿子，养有一个义子，四个闺女。后来张一品自造经卷，白说他是弥勒佛下界。顺治十三年八月初一日，突然张天他到小的家内，他说他父死了，又说他是未来佛下界，他胸前有日月二字，两臂有乾坤二字，两膝下有天地二字。小的只说跟他吃斋学好，不料他煽惑人心，将小的第三的女儿引的与他做妻去

了。他是平阳府夏县人，在曹漳镇上王村住。他自顺治六年至今，不曾回家，一向只在长治县地方石猴坡刘三即刘加官家内。今我的女儿，见与两个贼妻，俱在刘加官家内窝住。今年四月初间，记不得日子，有十个人自平阳来到刘加官家内。刘加官使一个家下人来叫小的。小的至初十日到刘加官处。十一日，张天教留在石猴坡五个人，教我引领五个人送往尖平村安国民处住。我随到尖平村，说与安国民住人情由，尖平村众人俱不依住，因此这五个人只在我家养活着。山头村我也有两间房子、二十余亩地。这五个人在我两下里住着，只假以锄田住到如今。诘问林霄，这五个人是何名姓？某处人民？又据林霄供称：不知他们名字，止知一个姓石，一个姓王，俱是平阳府招安人；三个姓张的，俱是陕西人。七月十二日，张天手拿一副挂板，骑着一头灰驴，搭着一个稍马子，装着些药材，引两个人，一个名叫郇白强，他也有个女儿，亦被张天引的去了，今已死了；一个不识名姓，他三个人到我寨上，俱止吃了一钟茶，就往尖平村去了。他临行又说，后边还有几个人来。至四更时候，果有九个人，带有几副弓箭，到我寨上。至本日黄昏时候，使我的义儿高守法，送到他们尖平村去了。至十六日二更以后，又有十九人到我家上住，至十七日一更时候，我将他们送到山头村徒兄张自立处，随叫张进云往尖平村去接张天。有本村安邦稳、安一朴将张天等众贼，俱送至山头村，因此老巴即张成豹有几个人要入伙跟随张天。诘问林霄：众贼是何处人民？林霄又供：众贼俱是一伙，平阳府招安的逃兵。又诘问：张成豹是何处人？从何而认的张天？又据林霄供称：王明兴是我徒弟，王明兴与张成豹往日朋友相处，今年六月内，王明兴将张成豹叫到山头村，有我家先住的五个人，俱都结拜了，后王明兴将张成豹引至尖平村，见过张天。张成豹他说还有许多人跟随张天入伙。因此，张天在山头村还等了几日，因等不到，又叫张自高寻了张成豹一遭，不曾寻见。到二十二日，方才

处，因此我常在富山等村卖烟。本年六月初六日，我往沁水县境桑王庙赶会散烟，遇着王明兴，他说，有四五个朋友在山头村等我，我就取了一大壶烧酒、猪肉二斤，到了山头村。见了这五个人，记不得他名字，一个姓石，一个姓王，三个姓张的，内有一个名叫张廷，他们说俱是斋公，酒肉不吃。小的与王明兴并这五个人，就在山头村拈香结拜了。又于七月十四日，王明兴他又说，尖平村有个张老部，他怀抱日月，袖吞乾坤。王明兴引我到尖平村，见了张天，与他磕头。他说，坐下，坐下，与他茶吃。他又说，好个将才，我不日要大用你们。又说，平阳府刘三有三百余兵，沁源山刘二有二三百人，山东还有两个石千、石万，河南也有兵上来，五台山还有高三的兵。又说，你与我纠合多少人？我许过他百十人。又诘问：你助他百余人，在哪里住？是什么姓字？据供：四月里，有沁水县地方浴溪村刁四、杨小槐差张奇来高平县南关，叫我到浴溪，对我说，我有了三四十个人，等平阳府人刘三，要与他合兵，教我也入伙。故我对张天许他百余人。又亲笔自书四月二十二日，我在浴溪村有刁四、杨小槐，说有二三十人，要与张天助阵，等刘三过来合营。刁四使张奇来叫我同在一处商议来等语。续将供出窝主李秀、李化鹤、石自得、邢惟敏、邢升、邢进并传信人部明法，拿获到官。……又据石自得供称：原是邢升、邢惟敏使李秀、韩光和于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将张天高氏送到小的家内，住了不足五个月，住至八月内，还是李秀、韩光和领得去了。又供：张天他会卖药，往来有人在我家内向他取药。又诘问石自得铸印情由。自得供称：小的只见张天用竹筛子掇与任三两串钱，任三是个生铁匠，小的见他磋么印来，再没有见他什么等语。……又据缉捕员役，自泽州地方，将刘三供出并逆书内云黄师傅即名黄甲第，拿获到官。审据黄甲第亲笔供书：小的原籍永平府卢龙县人，寄住泽州。五月二十九日，同杨国泰到刘三家，见张天作揖毕，张天他往后边去了一

会，不见来。有刘三、阎士通，小的让他坐下。刘三、阎士通说：我们爷在，我们不敢坐。后张天同二人出来，一个称张总兵，一个称王铁棍，作揖坐下，吃茶饭，将刘三、阎士通背过，同杨国泰与小的说：我前者说借仗话，你可记的？小的回说，忘记了。张天说：要与你做一件事。小的回说：什么事？张天说：我与你要成一件大事，我可取济南府，占山东省下。小的说：济南是耿抚院聚兵马处，可擅动不得。张天又说：荆州可取？荆州系郑总兵去处，兵马甚好，不能取得。张天又说：郟阳可取？称竹溪、房县王二、王三兵取得。小的说：见有穆总兵兵马甚齐，取不得。张天又说：既这几处不能，你依我一处，我一心先取平阳，系古尧都，天心地胆，先取了，怕别处不得。教小的助他人马。小的回他说，别处兵马不能勾得，只有山东我原招安来头目一个，叫贾从龙，如今跟大名府军门去了，只有杜永宁今在东山，见有五十余人。张天说：我临陕西河边，有我们斋公，养马既多，我调来取平阳，你的人不多，我再与你添些，你为前部先锋。又说：不料孙可望投诚，封为仁义王，他可剃了头了没有？小的说：剃了头了，兵马都跟上京来，有二三千进京，差四个大人同伴。说毕小的回泽州去了，就是实情。又据刘加官供称：王铁棍即名王成，张总兵即浪子名系张奇才。……继因沁水杨庄失事发觉，犹以为脚贼伎俩也。及卑县凜奉宪檄，星夜亲查，严行究诘，始获谋叛真情。随于长治之窝主刘加官家，搜获伪王印、伪敕、龙票、逆书赃物。又于其表亲王天序家搜出张天之妻高氏、贼妇董氏、师氏三口。叛党尽获，惟张天系平阳人，潜匿平阳，尚未就缚。……其刘加官家内，搜出贼首张天遗帖上，贼党姓名王虎等四十一名。审刘加官供称：系贼党鲁思敬、和东槐、李通祥、李通道、刘二刁并不知名姓薛的，陆续送来，已经册报宪台讫。今蒙前因，拟合各具各犯口供缘由，并起获伪印、逆书、碧玉石、伪敕旨、龙边伪票、邪经、赃物，连人一并解到

道。……审据杨国泰供称：小的原与黄甲第同到长治县地名石猴坡刘加官家内，黄甲第原与张天讲说图王霸业之事。彼时刘加官在门外站着，黄甲第他说：河南有兵，山东也有招安的兵。又只听见黄甲第说，山东有个郭天心等语。……（下残）

山西农民军领袖牛光天等在河南许洧地区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捕情形

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贾汉复 揭帖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贾汉复，为许洧叛逆已尽，钦件不宜久悬，谨据详题循，以清积案事。

案照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该本部复河南巡抚亢得时题，为塘报官兵剿捕贼情事，并河南巡按李及秀题，为叛逆散札倡乱等事。该臣等看得，河南许田一带邪教倡乱，该抚按疏报，叛首牛光天，身携伪札，结党董天龙、尚绍鲁等，潜布响应，幸发觉之早，渠魁授首，牛光天等仓皇免脱，董天龙被创身死，尚绍鲁等纵火自焚。等因。察牛光天结党倡乱，尚未成擒，终为地方隐患，应请敕该督抚设法严缉。光天并有名叛党，务在必获，以净根株。见获各犯，审明具奏。应解散者，令其解散。官兵撤回汛地。副将邓汝功、中军王福、斩获有功，应分别奖赏。等因。十五年三月初十日，奉旨：是，依议行。钦此。密封到部。移咨到职，遵行间，又于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准吏部咨：为塘报事。该本部议得，叛首牛光天并有名叛党，责令各地方官严缉务获，该道速行督缉。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密封到部。移咨案行该道严缉。去后，随据该道呈称，除当阵活擒靳文

锦等确审外，仍严督许、洧两州县印捕各官，缉拿未获牛光天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准兵部咨：为擒解叛谋大逆事，内开：该臣等看得，保定巡抚潘朝选疏称，逆犯牛光天蓄谋不轨，幸而成擒，有同谋受札之人，移咨各省抚臣密拿。等因。察牛光天久经奉旨缉拿，乃变易姓名，假称侯八相公，潜布伪札，谋为不轨，法不容宥，并供出同党各贼犯，相应请敕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省该督抚按察照姓名、居址密拿，挑拨官兵押送山东抚按，一并究拟具奏。等因。具题。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奉旨：牛光天等着差的当员役拿解来京，严行审拟具奏。其未获人犯，着严行各该督抚按密缉务获，解京究拟。钦此。密封到部。移咨到职。行据该道呈，遵职案，已将光天、续招宫常伯等，并前获靳文锦等，于十六年八月内俱已解部讫。……嗣于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先据分巡大梁道副使沈荃呈称，许洧地方，十四年间，邪教倡乱。本道一闻警报，密商调遣，各贼当被官兵擒剿，有临阵杀戮者，有据楼焚死者。因彼时不能尽考其姓名，虽经塘报，未暇详察。及审，据活贼口供招攀未获伙党，其中渠魁则牛光天也，散札倡乱，亦牛光天也。光天一日不获，终为地方隐忧。幸去年五月内，光天已于长垣擒获解部矣。……至前阵获靳文锦等，业经分别斩流等罪成招，由司转详。与夫光天续供伙党宫常伯等，亦经拿获，俱已解部听候质审发落讫。其未经讯结者，惟董国耀等六名，已经臬司分别徒杖，招呈完台矣。窃思此案有名党犯，除靳文锦等当阵获招外，再察当日阵斩焚死，如原报之董天龙、尚绍鲁等，与续察之孙应元、安以国等，皆有确据。……看得十四年十一月内，许洧地方邪教牛光天，纠结本地叛党靳文锦、董天龙等，谋为不轨，声势将成。幸道将沈荃、邓汝功等发觉犹早，扑灭最力，一创于王家庄，再剿于董家楼，擒斩焚烧渠党殆尽。止因牛光天仓皇免脱，所以部议严缉光天，并及有名叛党，察光天于去岁五月内，已被保抚拿获。……

4. 河 南

刘洪起在汝宁等地率兵举事抗清情形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宁承勋 塘报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宁承勋谨题，为塘报事。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准抚臣罗绣锦会稿前事，内称：本月二十三日，据分守大梁道臣李芳蒞塘报，据署郟陵知县张耀出报称，本月十九日探的，南营刘行牌云：总镇为军务事，照得清朝镇守河南卫辉沿河等处总镇祖，统兵前至许州安官抚民，闻与本府会议地方大事，本府带领兵马三十万亲赴许、洧与祖镇面议，为生灵造福。的于本月十八日起马，大兵所过，秋毫无犯，凡尔军民人等，安心收获，不得惊惶畏避，自弃本业，有负本府区区为地方之至意。弘光元年五月初十日牌，由汝阳、上蔡、西平、郟城、临颖、许州、洧川、尉氏缴，事关军机，伏乞定夺等情。到职。理合塘报等情。据此看得，刘洪起发牌北犯，逆情显然，除列衔移会祖、赵、孔、高四镇，速为整饬兵马，合营堵剿。去后，为此合用手本前去，希烦再加严催各镇，作速合营堵剿，以安地方，幸勿迟缓等情。准此。又据署开封府知府纪国相、署推官杨挺生各报相同。该臣看得，刘洪起假意投降，公然犯顺，向犹盘据汝宁一府，面今则浸淫他郡矣。汴南一带，官若垒卵，民同朝露，日夜惶惶，各思畏避，若非大创，安得肃清遗孽。……

刘洪起率兵踞新蔡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宁承勋 题本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宁承勋谨题，为塘报事。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据项城署知县沈国政报称：五月初一日酉时，据细拨快手刘玉探称，刘廛子移驻新蔡，所跟兵马约有数万，俱分平头塚等处，马兵尚有一千，步兵约有三千，至兵粮十日一散。初五日巳时，复据细拨快手邓起文探得，闻营白将官带领马兵五百余、步兵千余，投入刘营，渠苦子无粮，于初七日攻围项城县南十八里外马家等寨，索粮一千余石，仍回新蔡，继发告示四张，上书弘光元年，收马杨等寨麦禾，仅离县十六里，远近百姓，心裂胆碎，犹如鼎沸等情。又报，孔总镇差官二员范文政、张登挟告示二十张前赴刘营。又于初八日接孔总镇与刘廛子书一封、告示二张、宪票一纸，令刘府各官照旧理事。又接王兵道与刘廛子书一封，会议特委卑职代为投递，一面差役赴汝，一面塘报本院等情。据此，该臣看得，叛逆刘洪起，南阳之舞阳人也。明季盘据汝宁，勾结凶党，啸聚山林，以拒闯为名，以杀掠为实。迨我豫王大兵南下，慑于天威，即具启投顺，已奉令旨朝见，乃行至中途，不赴朝王，而复回汝宁，逆端已见矣。兹乘大兵去远，狼心复炽，据报，杀官抢麦，犹为故常，乃行牌出示，僭称大兵，直书弘光，彼倾心向化者果如是乎。……

清军镇压辉山地区抗清民众情形

顺治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吴景道 揭帖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为汇报剿抚辉山土寇情形事。

顺治二年九月三十日准兵部咨：据怀庆署总兵赵国柱报前事，该本部题，奉圣旨：这剿抚辉山土寇虚实情形，并二把总，俱着该抚按确查具奏。报内杀贼无数，斩获不过三五，还是沿习故套，赵国柱何得混报，仍严飭行。钦此。钦遵抄部，移咨到职。除严飭各镇外，随案行分守河北道确查。去后，今据该道呈，查得辉山土寇，起自清化，抢掠居民，复奔武练营屯聚，意在屠掠郡邑。该前任申参政与赵镇发兵征剿，杀贼大败，业已塘报讫。贼见我兵追赶，俱入辉县北山，挟同未顺土寇，盘踞清土庵、大伍峪等二十一寨，层峦叠嶂，高耸千仞。盘踞各寨，每寨有数十人，有百余人不等，大约不止于千人也。各贼恃险不服，不时下山劫掠。道镇奉抚院严檄，督催兵马合剿，各率兵直抵辉县。七月初三日在鸭子口攻打山寨，各兵不避矢石，奋勇争杀，以下攻上，因而阵亡四名。据报有贼千余，是就其拒敌之数而言也。至于对敌贼，已挫其锐，且惯战者少，被我兵砍射甚多。……

济源县杨天美等反剃发抗纳粮

顺治四年十月初七日 吴景道 题本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吴景道谨题，为逆民悖旨蓄发，审验已真，请旨正法事。

案照顺治四年七月十八日，据布政司右参议管按察司事孟良胤呈，问犯人杨天美，系济源县人，因蓄发抗粮，拒捕杀人，为首斩罪，美侄杨守柱，为从绞罪，杨守会徒罪，乡约李宗世、邻右王家富，不行举首，各不应杖罪。招呈到臣。臣因天美悖旨蓄发，当速请旨正罪，但该管官与地方保长平日不能觉察，俱当拟罪复驳该司查究。去后，屡行票催，尚未报到，欲候齐奏请，恐涉稽迟。该臣曾同按臣金元桢查看得，杨天美济源之逆民也，蓄发不剃，抗粮拒捕，喝侄杨守柱等用箭射中催粮人役赵奇英，而奇英等围捕愈力，天美见势不支，始唤家人，丢与剪刀，将发剪下，当即拿获。奇英伤重后亦身死，逆侄杨守柱等拒捕杀人，自有应得之罪，除审明另案结正外，若天美逆恶梗化，蓄发戴网，审验明确，发网俱在，应先摘出请旨正法。查经管知县晋承采，因大计以罢软革职，不准顶带，罪似无可加矣。若地保人等，失于举首，应行查明姓名，与现在乡约李宗世、邻右王家富一并杖惩发落者也。……

罗山张启伦联络湖北抗清势力 攻破孝感云梦情形

顺治五年正月 高士俊 揭帖

钦差巡抚湖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士俊，为土寇暗袭县城，官兵奋力剿洗，仰乞圣鉴事。

窃照豫寇张启伦等盘踞光、罗二县，联络百里，恃倚地形险峻，阳顺阴逆，立上中下一十五旗，壤接黄安、孝感诸县，勾连楚之逋寇邢志廉，出巢蠢动。顺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据黄安

县知县任有刚塘报，为飞报土贼情形有据事，内称：贼至该县两河口等处焚掠等情。职即移会总督部臣罗绣锦、提督镇臣柯永盛，遣兵夹剿，复檄各属严加防御，不时探报。至顺治五年正月十六日辰时，据孝感县知县郜炳元报称：差役侦探前项贼情，并未入孝感界内，上下一路俱在提防，贼未犯境，不敢妄报等情在案。突于本日巳时，据汉阳参将杨跃龙报：据三岔铺署巡检樊怀瑾报称：十四日夜，贼分两路，一往孝感，一往本铺，但见城中火起等情。随准督臣咨会，又拨发职标与督镇标官兵，会同跃龙并德安参将贺世虎各官兵援剿。去后，据德安府知府张定邦报称：十五日子时，有红旗贼众突至孝感，四面攻围，铳炮矢石交集，知县郜炳元，典史郎元振势弱难敌，蜂拥入城，郜令并妻李氏、郎典史俱被杀死，房屋尽毁，天明复奔云梦去讫。正月二十一日，据督标中军李春芳、职标署右营刘启才等塘报：准贺世虎移称，奉职等面谕，进山会剿，行至中途，探得贼破孝感，职随领兵马追赶，至地名赵寺埠，十六日早与贼对敌，砍杀千余，阵获活贼不及解送，随令斩讫，止留四人讯究贼寨，余贼奔窜归巢等情。……擒解贼犯李荣、戚可元、杨成、李学志等，审系河南信阳、光、罗等县人氏，取供在案。该职看得，豫寇张启伦等蓄谋思逞之日，已经督臣咨会河南抚按，并行汝南道查剿矣，迨纠联邢志廉出巢焚掠，而职与督镇三标各发所部官兵，由黄安直捣贼巢。岂贼党繁多，地方辽阔，贼复乘间夜袭孝感，印捕官俱触贼降，袭孝之后旋冲云梦，幸德安防将贺世虎闻报追随，斩获过半，余贼遁窜，庶亦足振军威而寒贼胆耳。然根株未尽，可不亟为扫荡，而使接壤之地，终感逆藪，业经会商督臣，飞飭各兵将，刻期搜剿矣。其云梦失守，据报署县照磨张坂、典史屠世受俱存，印信无失，其中情形尚难悬坐。俟查的后再行奏报。……

罗山抗清首领张启伦等战败被俘之情形

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吴景道 题本

(上缺) 尽杀。初六日，督令满其性……等，攻破董家寨，杀死贼党一百二十有奇，捉获贼妇一十八口。……初七日，本职督同南汝镇标千总刘全、李弘才各率领精兵杨景龙、朱名藩、杜廷玉、王胤昌、任守千等，攻破江家寨，斩杀贼二百三十六人，内有伪总兵雷应初、张其义，……等因。到道。又准本院标右营都司管游击事佟文焕移称：初七日，本职统率本营千总娄先月、左营千总韩师周，带领马兵各五十名，又本营千总韩之俊与陈一明，带领马兵一百名，把总刘国栋、袁宽带领步兵三百名，辰刻攻破黑龙池……杀死三百五十一人。……等因。到道。又准开归河南镇标游击赵世泰移称：初七日，本职统领守备高友智……等，同本道中军贾继道，合兵攻破高庙寨，杀死叛贼一百二十五人。……等因。到道。又据本道中军贾继道报称：初七日，卑职带领卫百总李向阳，统率标兵二百名，同高镇标营赵游击，攻破高庙寨，杀死伪兵部彭又玄，腰内搜出银铸兵部之印一顆，背面系永历年号。捉获妇女十口，夺获贼马二匹，红旗一面，鸟枪二十七杆，长枪三十杆，见今存营，其搜获伪印，已经呈验候解等情。据此，本月初十日，本道因楚营各将蒙湖川部院罗总督宪牌，撤剿孝感叛逆邢志廉，随于十一日卯刻，商同各将，分派精兵，围困鸡笼山，断贼水泉。至十三日，又准佟文焕移称：发兵搜山，已将贼哨副总詹之伟、吴守纪擒获。十五日，死贼冲突出寨，先经商同各将，令詹之伟、吴守纪与贼答话，辄便滚逃，各将一面督兵赶杀二贼，一面斗杀张其伦等……。十六日辰刻，

本道又同各将商议，计料死贼一遇攻急，必致奔逃，随督令兵丁砍伐大树，将寨周围，俱札木城。一面制造挠钩百余杆，以备拔寨之具。十九日戌刻，佟文焕督令千总等官娄先月、韩之俊、韩师周、周顺、惠得儒等，带领精兵一百零五名，从西北角用钩拔上。朱国强督令南汝镇标千总等官李弘才、刘全，带领精兵一百零二名，从南面用钩拔上。赵世泰督令把总等官王天寿，高友智带领精兵一百名从东面用钩拔上。本道标下中军守备贾继道、卫百总李向阳，带领精兵五十名从西面用钩拔上。寨上炮石如雨，我兵奋不顾身，争先齐上。佟文焕生擒贼首朱智明，杀死贼六十人，夺获贼弓二张，箭四十枝，盔甲两副，捉获贼妇十七口，又搜获坐囊一杆，鸟枪十三杆，大炮一位。朱国强擒获贼渠吴本周，杀死贼董虎山、李明山、贼游击沈彦珍并其伦弟张其常四十二人。……赵世泰生擒贼首张其伦、赵虎山，杀死贼三十二人。……贾继道杀死贼渠郑天，李向阳杀死贼朱觉明、王三重等共十六人。……寨墙尽拆，房居概焚。其余老幼妇女，滚崖跌死不计其数。见今马骡、器械、妇女各存本营。逆贼张其伦、吴本周、朱智明、赵虎山，并前后伪印、伪札及孝感县印信，并本道标营夺获贼马二匹，俱交本道，俟另文呈解外。该本道看得，张其伦招纳楚省逆吴本周、朱智明、郑天，流徒彭又玄、赵虎山等，结连楚叛邢志廉，假借伪号、伪印，煽惑一种冥顽之徒，胁授伪职，各踞山险立寨，倡乱一方，谋袭楚县，杀官劫印。职奉宪檄，协同楚、豫各将夹剿，甫及经旬，从逆诸寨，上下四十里，几无噍类。继缘楚将撤剿邢逆，佟、朱各将商同本道，分围其伦鸡笼一山，用命益力，殆不逾旬，面各渠半就戎索，半膏白刃，殆举数年来未殄余氛，一旦尽根株而芟刈之。……塘报到臣。该臣会同督臣马国柱，按臣全元慎看得，罗山地方，向有五旗营，面张其伦则红营也。久经安抚，一旦反侧，倡谋作乱，纠合各寨，招纳逆逃，结连湖广，盖营贼邢志廉，攻破孝感，为楚兵杀

败，逃归鸡笼山寨。恃众据隘，死敌不服。始而两省官兵分信围困，既而楚兵尽撤。臣复徽行道将，倍加严谨，极力攻剿，今将士用命，奋不顾身，一拥扒上，生俘贼首张其伦、吴本周、朱智明、赵虎山，其余贼党，尽行诛戮。巢穴已洗，而地方可安矣。且智明前此倡乱，久遭天诛，今就戎索，尤徵法网之不漏耳。生俘各贼，应即正法。……

宁陵起义民众焚关及清军筹防情形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吴景道 题本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吴景道谨题，为塘报擒剿贼情事。

据宁陵县报，土贼焚关，并准镇臣高第屡报擒剿贼寇各情由，到臣。该臣看得，宁陵之贼乘夜焚关，河北之寇伺隙南渡，幸镇臣高第赴信之早，防将陈喜捕剿之力，大挫贼锋，功有足纪。获贼黄见忠等，均应申明正法。卫辉有孔希贵，河南有高第，封丘有臣标佟文焕，犄角鼎立，足以扼贼窥犯之路。若宁陵署官杨桂英，官使杀伤，隐匿不报，及臣行查，仍敢回无，说谎欺瞒，应行重处。……

张进泽等在灵宝卢氏起义抗清 并称历正年号等情形

顺治五年十月十四日 李若琛 塘报

巡抚河南监察御史李若琛，为塘报贼情事。

顺治五年十月初九日，据分守河南道于时跃报：据灵宝县知县王好仁报称：本月初六日，据本县逃难民郭良盛禀称，盛往地名马村追亲，遇土寇拔马数骑，将盛打落马下，夺去马驴两匹头，绑缚欲杀，幸脱得生。马步千余，见在武家山底，离县四十里扎营，沿村要□□称进城得官等语。据此，本日又据河南府报：据□□县知县汤家栋报称，据马夫翟天渠禀称，同灵宝县快手宜夫正探至朱阳镇，秦山迤南，灵宝民张对山在松圪塔屯聚，离本县一百余里。九月三十日，张对山人马起身往南，卢氏地方有司平口张魁吾系南边来副将，张对山迎接讲话。初二日，有灵宝灌玉寨段光吾，骑骡四头，投张对山去，与灵宝大寨要头目五个，小寨三个。灵宝县官初四日差皂快十名，往虢略镇打探卢氏消息等情。据此，十二日，又据分守河南道报：据陕州知州刘世杰报称，本月初九日酉时，据快手王守印等禀称，探得土贼老营离灵宝县一百二十余里，自虢略镇迤南并无人行。初八日，□□本县牛家庄据逃难人称，说其贼俱系洛南阌□□氏永宁、灵宝各处无籍棍徒，蚁聚作乱。内有马步贼三营，并无妇女跟随。又说，贼闻潼关发兵来剿，一营退往武家山屯聚，一营在松圪塔屯聚。其中头目有杜养性、张进泽、夏望川等数人，余不知名姓。又有贼营伪告示一张，贴在牛家庄上，已被灵宝揭去，送本府军厅看过，小的不知内里言语等情。又据卢氏县知县刘兰报称：本月初八日亥时，据侦探衙役孙纯禀称，灵宝县松圪塔寨土贼张进泽等，杀死生员赵恂并恂弟赵慎，于本月初六日起营，前至灵宝县左近一带平村、东村、官庄、扒炉山底三十余寨，纠合五千余贼，称言欲往卢氏，破□□掠。阌县闻知，尽皆失色，人人惊惶。卑职加意安□，□敢逃者，立刻处死。随约会义勇之士数人，神前盟誓，倡率坚守。但孤城无援，万难久持。日盼救兵，望眼欲穿。恳乞早发兵马，立破群贼等情。据此，本日，又据分守河南道报：据阌乡县报称，本月初八日，据马夫翟天渠禀称，

探至药土头寨，探得山南土贼，初五日营驻扎反坡上，次日移营至反坡下。初六日，贼马四匹，与药土头寨上送归顺告示，国号称历正二年。……又据永宁县知县王润身报称：本月初八日，戌时，据快手杨遇春等禀称，灵宝县土贼张进泽等，自卢氏抢劫回本处松圪塔寨，初五日，宰杀猪羊，纠合本寨附近乡村十四、五处，各备干粮，不知意往何处等情。各报到职。据此，为照卢氏、灵宝、阌乡等处，昔遭闯蹂躏，残不可言。自徵我朝享乐利之休，胡乃突起多人，沿村召集亡命，劫杀无忌，且假出伪示，摇惑人心。若不极力死扫，恐又成燎原之势矣。除催僉总镇孔希贵发兵飞赴捕剿，再密移总镇高第，速撤寇副将，督兵分头堵截。并檄行附近州县，加意城守外，既据各报前来。……

张进泽杜见川等攻卢氏及清军筹防情形

顺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吴景道 塘报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为塘报事。

顺治五年十月初七日，据分守河南道右参议于时跃报：据卢氏县报称，本月初一日午时，据北山地方王天福禀称，有灵宝县松圪塔寨杜见川等，因抗官惧兵剿捕，聚众谋叛，即晚欲偷卢城。卑职即同儒学训导冯天培、乐川镇巡检郭乐，并闾县士民，严密防守。果至三更，率贼六百余人偷城。卑职率兵打退。焚烧各关厢房屋，见今同困孤城。无兵应援，倘势弱人心慌散，何以御守。恳乞一面速发大兵救护，一面转报各上台，庶孤城有赖。等因。到道。除本道禀委防洛朱中军带领官兵一百员名，同本道标兵赴卢防剿外，第防洛寇副将援曹未回，洛城再无多兵，尤恐

寡不敌众，恳乞上台念孤城困困，速将怀城见在官兵立发前来接应，庶叛民不致猖獗，而地方早得宁谧矣。等情。到职。据此，随即移文怀庆总兵孔希贵，就近督发官兵过河，驰赴扑剿。仍移文总兵高第，檄令防将寇徽音速回信地防剿。去后，初九日，又据分守河南道报：据卢氏知县刘兰报称，逆贼杜见川等困固本县，已经塘报。去后，至初二日酉时，又添贼五、六百余，共约千余，围绕城下，诈称伪示投降等语。卑职恐众心摇乱，火焚伪示，率领居民防守。卑职亲身射死一贼，神枪打死一贼，其中枪带箭者四、五人。复领巡检郭乐、李贡士及马快常敬德等十余骑，并各枪炮步卒，出城冲杀，亲冒矢石，追杀二里外。死贼扬言，重整兵马，再来报仇，起营裹去骡二头，牛二十余只，驴十余头。卑职日夜防守，奈万山之中，孤悬一邑，兼以连年荒旱，外无救应，内乏粮餉，势难久待。速发大兵，抄没贼巢，以绝祸根等情。据此，又据分巡河南道金事朱国柄塘报相同。随复移文高、孔二镇，督发官兵，上紧扑剿。十三日，又据卢氏县报称：灵宝县松屹塔寨张进泽等，杀死生员赵恂并胞弟赵慎，于本月初六日起营，前至灵宝县左近一带平村、东村、官庄、扒炉山底三十余寨，纠合五千余贼，称旨欲往卢氏破城抢掠。合县闻知，尽皆失色，人人惊惶。卑职加意安抚，有敢逃者，立即处死。随约会义勇之士数人，神前盟誓，倡率坚守。但孤城无援，万难久持，日盼救兵，望眼欲穿。恳乞早发满洲兵马，方可立破群贼，事急时迫，至恳至切，理合塘报，等情。据此，又据分守河南道报：据灵宝县禀，为贼势甚逼，泣请救援事。据差役侦探，卢氏音耗，已被刘知县率乡勇打退，见今屯聚本县城南，止隔四十里，要挟寨民，声势渐火。卑职拮据防守，寝食俱废。但惊魂未定之残黎，万不能当千余之狡贼。今闻防洛兵马已发卢氏，查卢氏之贼既犯灵邑，合请究台速檄寇副将，就近昼夜至灵宝救援，最为便捷，卑职可（不）胜跪待之至。据此，又据永宁县知县王

润身报：为塘报事，本月初八日戌时，据本县侦探快手杨遇春等报称，灵宝县土贼张进泽等，自卢氏抢劫回本处松圪塔寨，本月初五日宰杀猪羊，纠合本寨附近乡村十四、五处，各备干粮，不知意往何处等情。到县。据此，查得松圪塔寨在卢之东北，距永宁百里，奈本县城池仅存根基，居民止有数家，难以防御，恳乞速发大兵以救生民等情。据此，又准总兵高第手本，内称：案照十月初十日，准贵院手本，内开：卢氏有贼偷城烧关。本镇随即差役严催副将寇徽音，星夜兼程回信，驰赴卢氏扑剿。去后，今本镇师次睢州，复准贵院移会，即遣效用守备业成功，带领马兵一百名，驰赴河南府会同副将寇徽音合兵扑剿贼寇外，今准前因，相应会复。准此。十四日，又准总兵孔希贵手本，内称：本月十二日，准本职手本，备会本镇，宜分马兵一半，摘将统领，协同河南道将，扑剿卢氏贼寇。本镇未便远出，仍将发过兵数，起程日期，移院查考。等因。……十五日，又据河南府报：据灵宝县报称，十月十一日未时，据本县虢略镇巡检董朝宰报称，本月初十日酉时，有南山贼一枝，至岳渡口举火，闹至天明，由史村、南村、东村，俱打白旗，上西原，见今围困地名乡贯寨，离县城四十里等情。塘报间，本日申时，探有潼关道请发陕西西安府哈大人兵马千余骑，在县西河滩扎营安歇，尚未去剿，俟有捷音飞报。事关军机，理合先行禀报。等情。各报到职。该本职看得，土寇张进泽、杜见川等，突然乌合，敢于狂逞，亦自作孽而不可活耳。今两镇官兵已发，而陕西之兵又至，谅此草寇，何难荡平。……

张进泽等抗击清军及被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吴景道 塘报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为续报剿抚土寇情形事。

顺治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据分守河南道报称：案照本年十月十六日，本道会同华、茶二大人，剿抚灵宝县扒鹿、万度两寨情形，并伤亡官兵数目，已经塘报讫。十七日，面会二大人，有撤兵回秦之语。本道假此大兵未回，随遍发告示，差人传谕一带村寨，晓以愿剿愿抚各具结状。去后，又虑浊峪寨人烟众多，且系入山要路，随商会河北镇标游击孔国养，统领兵马，同本道标兵把总潘元明等兵，稟委河南卫守备周祺监纪，前去剿抚。次日，据周守备并灵宝虢略镇巡检董朝宰各禀称，卑职遵奉宪谕，监督兵马，至浊峪扎营，亲诣寨下，陈以利害。该寨段光吾随下寨求抚等情。据此，牌谕遵依，候本道到彼安抚间，本月十九日，蒙二大人亲验中伤兵丁……二大人督兵，于本月二十一日早，同潼关楚参将兵马，各回秦讫。本道即于本日巳时到浊峪寨，将段光吾奖赏安抚。闻寨老幼跪迎哭谢。本道面同孔游击、周守备、王知县安抚讫，拟定次日进山夹剿张进泽等。等情。据此，十一月初一日，又据该道报：准副将寇徽音报称，本职统领兵马于二十二日，抵灵宝南山浊峪寨，面会本道，商议公同怀庆营孔游击，监纪河南卫周守备，本道标下把总潘元明，统领马步官兵，前赴荆村、松圪塔等寨，相机剿抚。本职遵即公同各营官兵，于二十三日启程，至朱阳关下营，左右各寨俱皆出寨迎接，供送粮草，惟瞥见寨腾空无人，本职等当御出示招徕，次早，男妇归寨者约有

数十人矣。二十四日起营至荆村寨，有寨民六人出迎，独寨首光士蛟据寨称病不出。俟至二十五日午时，本职等分兵沿寨围住，吩咐造梯攻击，士蛟始下寨来营投降，本职等随出示安抚寨民，带兵前往松圪塔等寨，相机剿抚，俟有情形另报等情。据此，又据该道报：据本道委督兵马河南卫守备周祺报称，本月二十六日卯时，卑职督同寇、孔二将，率领兵马及道标官兵，本日未时直抵松圪塔寨下，寨内腾空，人畜俱无，止遗杂粮房舍，不知贼之去向。询之邻近乡民，云此松圪塔寨贼，早已腾空入山去了。卑职等随即着荆村寨民入山招寻，俟有情形，另行再报等情。具报到道。据此，除督各将领入山搜剿外，理合先行塘报等情。据此，初八日准总兵孔希贵报，据副将寇徽音，游击孔国养报称，案照松圪塔等寨腾空情形，已经塘报外，卑职等于二十七日，随发守备叶成功、河北镇标右营守备林尚义，带领马兵，南去侦探。据本官回称，哨至黑山河地方，约离五十里远，望见高山有一石洞，外有牛、马、猪、羊，并多人站立洞上等语。据此，卑职等于二十八日寅时起营，至午时始到黑山，一路皆层崖峻岭，深沟窄道，人马不能并行之处。我兵奋勇上山，只扑洞旁，夺获马三匹，羊数十余只。贼放枪炮中伤本营兵丁一名王应举、河北镇右营王祖威。卑职等看得，贼洞里已围定，原系矿山，深而且险，内有水有粮，攻之不能，困之必用兵久。况此处万山之中，素称贼藪，而贼之藏匿，又不止此一洞也。除一面下营围定贼洞，一面责令守备叶成功、河北镇右营把总纪友功，带领马兵一百名，前去石垛地方，接济巡道调发官兵外。等情。到镇。据此，理合塘报等情。准此，又据分巡河南道朱国柄报称：案照先据卢灵两县报称，土贼张进泽、杜见川、刘道士等谋叛情形，并刘家沟，分水岭擒杀各贼吕西楼等，业已塘报外，本道于十月二十五日，督率标兵、乡兵、向导，执牌入山招抚。至二十六日，据梨树峪寨头何士贡禀，状为悬天洞查乞救民生事，词称：贡祖居梨树峪，

素行殷实，被杨林山寨众谋反，会通张进泽，借情明朝惑众，俱领札付，叫贡数次，惧法不从。群党怀恨，口称杀贡示众。正在危急，幸逢天恩发兵剿除，如救汤火。今蒙钧票令拿，叛等起身，不知何往。贡尽心按访，如有的信，星夜速报，剿叛救民，万代沾恩。等情。到道。据此，随经安抚奖赏，仍谕令防守外，又据寨禀称，松屹塔寨土贼张进泽、杜见川等，将寨腾空，约有数百人，保刘道士逃入石垛山寨拒守，众贼家眷共有千人，俱在银野洞内等语。本道随会同寇副将，往银野洞招抚。去后，本道分令卢氏县典史高文美，同道标官吴必遑坚守城池。本道同卢氏县知县刘兰，督率乡兵、标兵，自潘潦寅时起身，巳时到石垛山寨招抚。众贼见我兵临近，即放号炮三声，鳞集众贼，直奔下山迎敌。本道仍传牌招抚，贼径将我牌毁坏，炮石抛打。本道始催督我兵，奋勇直上。彼此炮石相击，伏赖上威灵，杀伤死贼滚崖无数，活擒贼一名张秀，又夺贼百子等炮，俱发卢氏县收审。我兵亦炮伤二名，随抬回发县调治。余贼败入山寨，坚闭不出。本道因传谕官兵，四面围困，先断其去路，次扼其水道，使贼无水，不攻自溃。仍令刘知县回县城守。我兵不许轻敌，以待自乱。然此一案也，未必尽贼，不过为凶暴力迫胁迫跟从。行令诸将士，一面围困，一面再行招抚，以彰请上台解网之仁，倘执迷不悟，再敢搦战，所谓自作自受。又在劫数所难违者也，除严诫诸将士，勿坠其诈，并授以方略围困，相机剿抚，俟有捷功另报外，拟合先行塘报。等情。据此，又据分守河南道报：为擒戮贼首解散余党事，案照土贼张进泽、刘道士等，屯聚石垛山等处，已经发兵入山进剿。本道一面率领亲丁材官扼堵山口，并安抚一带人心。探得武家山底贼首生员武丕扬、赵士元等，伪称潼关道知县等职，并家眷俱随贼营，见官兵至彼，张进泽等俱各回山，武丕扬等仍潜女郎山中，时常出没，一方靡宁，前杀县差二名，皆系此贼。本道随令随征河南卫千总杨国

兴，带领家丁，同万粟寨生员杨宗武、杨洪寨生员许奎然等，率领乡勇一百五十名，登山搜捉。十月二十四日，据本官并各生回称，二十三日四更入山，行至小黄沟，遇锅皂十处俱行捶碎，上至山顶三圣娘娘庙内，锅皂三处，亦行打毁。凭高四望，忽见南凹约有十数贼徒，呼众飞拿，追越三岭，贼窜入王义沟去。众力疲困，日已将暮，不能再追，止拾得刀一口，弓矢一副。等情。据此，除弓刀发县收贮外，查得各贼潜遁此山，兵去则逃，兵回则炽，又况沟深岭峻，我兵难以穷追。随设法出牌招抚，余党陆续回者，俱赦不究。丕扬等见势已孤，方于十一月初一等日，亦下山潜回山底。本道随密差洺峪寨段守廉，执谕帖前去彼安抚胁从，诱哄贼首投见本道。果于本月初三日，贼首生员武丕扬、赵士元、杜洋、何芝田四名前来，本道当面同王知县研审情真，鞫之悉起余党谋劫之心，随即臬示讫。一面出示安抚山底一带人民外。该本道看得，武丕扬等身列青衿，妄言天数，谋通张进泽等，鼓惑人心，捏称伪职，谋为不轨，今幸就戮，灵宝山北一带，可言渐渐廓清矣。等情。据此，又据该道报：准副将寇德音、游击孔国养报称，案照先围黑山贼洞，并拨马兵前去石垛，接济北来官兵，已经塘报外，本月初一日酉时，据卢氏刘知县报称，各贼头俱在石垛山寨，见与官兵打仗等情。到职。据此，本职除留道标把总潘元明、河南营千总任崇和、河北千总俞国臣等，督率步兵二百五十名，严守洞口，本职等公同监纪周守备，带领各营马步官兵，于初二日卯时，自黑山起营，至午时抵石垛山根下营。一面责成河南营中军守备朱宗颜、河北右营中军守备林尚义、道标中军守备孙如梁、嵩县守备项宗舜，各带步兵，抚堵要路，一面制造云梯、挨牌等项器具，相机攻剿。俟有捷功，另行驰报。为此理合塘报。准此。又据河南卫守备周祺报同前因等情。各报到道。据此，理合塘报等情。各报到职。据此，看得叛贼张进泽、杜见川等，势已穷败，逃踞石垛山寨及银野洞中。

我兵见在合围攻击，俟有情形另报外，理合先行塘报。……

张进泽刘道士等在灵宝县 石垛山抗清战败情形

顺治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李若琛 塘报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李若琛，为塘报擒获贼首事。

顺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据分防河南府副总兵官寇徽音、河北镇标右营游击孔国养报称：本月初四日，据河南营千总任崇和、河北营千总俞国臣、道标把总潘元明等报称，卑职等奉派领兵守洞，本日责令各兵，于洞门东西两路安屯谨守，贼放枪炮中伤兵丁李友成等三名，随将挨牌土囤安定。卑职等分付洞内贼众，我等只要贼首张进泽，尔等献出，即撤兵回信。贼云，洞内并无贼首，止有进泽妻、媳、马、骡、牛、驴，若果退兵，即行献出。本日献出马四匹、骡三头、牛八只、驴五头。初五日献出张进泽妻赵氏，年六十岁，义儿媳杨氏，年十七岁，大小牛犊十五只，大小驴驹三头。又搜获贼妇赵氏身带银一锭，重十八两，理合一并解报。等情。到职。据此，卑职等当即同监纪周守备审问赵氏，尔夫因何作乱，见在何处？据赵氏供称：夫系山间愚人，被流来的刘道士朝夕煽哄，以致于此。今俱在石垛山。再问：洞内有多少贼众，据称：深（洞）内深远又多湾曲小窟，氏实不知等情。……十二日，又据河南府知府金本重报，据卢氏县报称，本年十一月初九日酉时，据本县随征快手孙德荣禀称，本月初七日，贼寨送出马四匹，大炮一尊，三眼枪二杆，弓一张，箭四十五枝，枪四杆，猪一口，求抚。各营将官不允，只要贼头目与刘道士等情。到县。据此，申报间，本日戌时，又据乡勇杨

朝林、隨征生員耿彝報稱，初八日二更，賊人李正臣逃林營內，言說張進澤、劉道士在寨內，眾小賊要逃，二賊首不願。初九日巳時，林同眾將官到寨下，叫林發誓，方將張進澤、劉道士獻出，今在寇營收禁，尚未審理等情。到府。……本日戌時，本職等公同監紀周守備當即嚴督各營官兵，乘虛攻擊。眾賊驚慌無主，我兵直抵寨上，殺死賊眾并滾山投崖者不計其數，隨將山寨房舍盡行燒毀。……又據本官報稱，卑職督同寇、孔二營，于本月初九日，有石垛山寨賊劉道士即偽名監軍察院木桂、張進澤二賊首，因我兵晝夜嚴困，攻打至急，兼斷絕賊之水道，于本日午時，計誘招安，下寨就擒，寨上尚有余賊不肯下寨者，尤令官兵愈加嚴謹攻守，今將二賊首責令職官押解受俘，俟余賊盡皆蕩平，另行馳報等情。……十四日，又據河南府報：據河南衛守備周祺報稱，案照本月初九日戌時，官兵攻破石垛賊寨緣由，已經塘報外，本衛于初十日督同寇、孔二營及巡道紀功官李一麒，逐寨逐山踏看，殺死賊眾男婦并滾山跳崖者，尸橫遍山滿溝，不計其數外，隨據各稱，汝州衛守備孫汝環下百總周從吾，斬獲賊首杜見川首級，見在解驗，各營擒獲活賊三十名，當即公同審實，俱行正法讞。……該職看得，賊首張進澤等一山野愚頑耳，乃听信劉道士妖言，糾黨謀叛，則盧氏、靈寶沿山一帶，几不獲有寧宇矣，幸官兵晝夜攻圍，三凶一時授首，即少有未盡余孽，尚期陸續擒拿，且脫可靖，無難滅絕也。……

河南拐河山徐奇等被清政府招抚

順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李际期等 題本

兵部尚書臣李際期等謹題，為恭報招抚余孽盡淨根株事。

……拐河一山，界連秦省，延袤八百余里，林深木茂，鳥道

崎岖，李好等盘踞其中，肆恶无庸烦赘。自好逆服诛，遗孽未靖。如已经正法之庾从受，即见今受抚之徐奇、雪明、萧三等数百余人，仍结巢于内，为招接亡命之穴，或窝引流来响马，或暗合本地丑类、劫杀行人，以致通衢荆棘，十余年来，惨毙冤魂，不可胜计。如别案田学诗、陈四、吴加宽等之口供，犹其大略而已。历年地方官，非不数亟之剿抚，以净根株，而延迟至今日者，何也？愚揣其意，惟恐剿之无功，反虞多事耳。然在各贼，既未被大创，岂肯挽首投诚。在我既未有寒贼之胆，焉能逼贼负隅之势，如此而望其悔过投诚也，难矣。本道谬以不材，滥竽斯职，自客岁十月初一日入境至叶，即闻拐河山贼久经作祟之事。至初三日任事之后，随向南汝镇面商机宜，而该镇已先期差官招抚。未几，面渠贼庾从受、徐奇等相继投诚，业将从众姓名造册呈报。詎意各孽从未经兵革之威，故尤怀阳顺阴逆之意，仍留山东响马田三胖子等多贼，蚁聚其中，并先经往东调马未获之大盗李相公即李乔等，欲集聚多人，伺谋大逆。此伙贼张明德等之口供，番番者也。无何而庾从受等因搬家口，给假回山，辄敢听已获大盗吴加宽等之请嘱，首倡乱举，调贼协助，以致任店尤潦铺一时并罹其惨，资囊头畜罄掠无遗。若非本道闻报驰斩，则各贼将食饱轻颺，犹曰我已受抚之人也。彼被害者，孰敢过而问之哉。幸天心厌恶，以致各孽事败。本道亲督内丁，并叶县知县许鸿翔所带亲丁、乡勇袭追，生擒、馘斩及被箭中枪者业已大半，死贼渴蹶奔山，不敢复出。使不有以创之，则各贼从此愈炽，而旧县镇保安驛下李家庄等各处，不出旬日之内，而亦如任店尤潦铺之惨毒矣。若再集聚多人，窥视襄逆动静，果如张明德之口供，则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大路既塞，贼焰愈炽，此伙贼王良顺等之口供番番者也。嗣将庾从受正法，各贼犹持山险，屡招不服。本道带领内丁，督同南汝镇标升任游击李呈春，军捕同知张三异，并檄令叶县知县许鸿翔、裕州知州黄承运、南召县知县

马应祥，俱于正月二十二日，各带兵丁、乡勇，分路入山搜剿间，据裕州知州黄承运禀称，余孽刘继皋等六十七户闻风恐惧，先于二十一日赴州投诚，随令该州出山安插。去后，山高林密，马不能施，不避艰险，冒雪跟寻，踏至横山顶，果遇贼众。本道谕遣各官兵四面力剿，贼众枪矢齐发，本道同游击李呈春，同知张三异，知县许鸿翔、马应祥，中军官王洵，率领兵丁、乡勇，步扑直前，当阵斩杀贼渠左五等多贼，其余滚沟脱命。所获男妇、头畜俱经塘报在案。奈各贼皆伏草穴居，山大难觅，且兵马粮刍不继，是以暂行出山。仍差徐奇、张国玉，并镇标听用官张宗礼，道役阎正，执牌招谕。徐奇仍胁迫阎正全家入山，据报不胜毗裂，誓必扫清山穴，殄灭小丑而后已。于三月初四日，复同南汝镇并叶县知县许鸿翔，及调附近乌枪乡勇入山搜剿间，遇贼对敌，当阵斩杨可贵等数十名。至次日，各贼占据山巅，乌枪矢石乱发。本道同该镇亲冒锋敌，督同官兵，并力齐上。自辰至申，各贼见势勇猛，滚沟逃生。当阵斩杀及落沟跌死者因数多不计外，夺获妇女头畜数目，亦经塘报讫。本道虽同各官兵回署料理，然食息之间，未当不思剿抚之计。又以各贼久事狂背，莫之或撓，所以顺者复叛，叛者不真就抚，至今十余年矣。兹节经搜剿，或擒或斩，零落将半。且巢穴已被焚毁，妻子亦被捉获，羽党渐行离散，东藏西躲，居址无常，口粮有限，所赖二麦资生，若再入山芟割其麦，以为兵马之用，贼饥我饱，不出旬日，未有不为我擒者耳，或剿或抚，何难尽净根株。随密檄南召、裕、叶等州县，侦探贼踪申报。去后，本道亦于四月初四前赴襄叶交界，会审何琏等一案，事竣仍密调南汝镇官兵，并谕叶县知县许鸿翔，订期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乘黑入山，又恐贼觉远遁，遂托病回裕，出其不意进剿间，据伙贼刘自敬、王正相等赴道投见，口称各贼屡被擒斩，人人害怕，又恐没食饿死，闻兵马入山割麦，且见投诚之人俱将妻子给还完聚，何等受用，思量俱要投诚，只

是吴连绅畏罪咬群，不肯顺从等情。本道随赏刘自敬等酒食毕，令同前次捉获雪明佃仆李继、松慈郎，复入山内，谕以捉吴连绅献功，概准免死之言。而徐奇、萧三等果能悔过投诚，即将吴连绅捆绑出山，并梟庖凤首级，率领从众十六户，相继出山，俱行南诏、裕、叶各州县安插得所，务绝反侧。乞。悉节载塘报，不敢复赘。……从此山孽既净，道路肃清。以十余年梗化之大寇，一旦悉归心投诚，使非屡次擒斩用力于其难，安能震慑贼心，结局如此易哉。……

朱存梧等策划夺取河南府城 失败被捕情形

顺治朝 图海等 题本

刑部等衙门尚书、今降三级照旧办事臣图海等谨题，为申报擒获逆王大叛，用奠封疆事。

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送到密封红本，该河南巡抚亢得时题前事，内开：顺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准兵部咨，该河南巡按祖永杰题前事。等因。……该臣等看得，伪孽朱存梧等，招纳亡命，勾通营兵，阴谋不轨，当经该地方文武官搜获审实，请敕下该督抚按再加研审，分别确拟具奏正法。再察朱存梧所供拐河山响马一千，贼首任凤廷，并潼关兵二百，俱与存梧结连有素，即应讯明拐河山系何省地方，潼关兵系何将领统辖，密速移咨该管督抚确察严缉，以靖乱萌。至防洛营参将周成功、道标中军守备黄甲，协力擒渠，功不可泯，应各与记录。其在事快手李奉敬，兵丁刘光钦、刘进忠等，并行该抚按分别旌赏，以示鼓励。伪票伪札臣部焚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密速行。钦此。密封到部，密咨到臣。

随按察司研审，分别确拟间，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准兵部咨，同前事，该直省总督李荫祖题前事。等因。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旨：兵部密议速奏。钦此。密封到部。该臣等看得，逆孽朱存梧等作乱被擒一案，先经河南抚按奏报，臣部议复，奉有谕旨，今督臣李荫祖奏报相同，无容再议。但据督疏称，拐河山一山，北有开归镇，南有南汝镇，山深地旷，久属盗贼。则拐河山明系河南地方，应请敕下该督抚速为察缉，以靖根株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奉旨：是。依议速行。钦此。密封到部，密咨到臣。除拐河山响贼密行南汝镇道察缉，潼关兵丁密移陕西督抚严缉，以靖乱萌，朱存梧等密行按察司研审确拟。及屡经严催，去后，今于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十三日，据按察司按察使王含光呈，问得一名朱存梧，年三十六岁，状招：明季时父系陕西西安府永寿王传袭二字王爵，自清朝定鼎，天下归心，存梧自当顺天安命，遵化为民，就不合妄生逆念，于顺治六年间在陕西从伪总兵姓贺的，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札二张，结连会兵。至顺治八年间，自南方来到湖广鄖阳府房县山，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存梧将关防一颗寄在房县韩伪王处，未曾带来。后离了房县，由南阳禹州又到潼关陕西，结连潼关兵丁二百名，拐河山响马一千名，俱有马匹。存梧所带公印三颗，关防二十三颗，于顺治十二年腊月内，俱发于明季镇国将军朱景元，携往陕西三边各处会兵。存梧乃借访贤名色，在河南等处布散伪札，架言中兴，招摇惑众，纠合在官贼徒韩标，并在逃张玉即尚玉号美吾，即宝鸡张，各不合同先存今病故吴成、李进辉共五人结拜弟兄，誓称有官同做，有马同骑，各处会人，谋克洛城。存梧随从人等尽知城门严谨，弓马什物不得进城，要谋通兵丁，借他兵器，共成大事。于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六日，结通防洛营先存今病故兵丁宋龙，约定正月

十五日着存梧扮作兵丁，勾引入城窝藏，晚上借看灯为由，进城起手，至二更时候，各带白布号带，埋伏城外南关呐喊，城内放炮三声为号，接应起手，砍开北门，放进北关伏贼，克破河南府城，张挂安民告示，住三日往西征讨，存梧等自招证。有先存今病放郑义，系汝店沟人，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内会着存梧，说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来府克城，郑义依从，在存梧手内领受伪参将札付一张，仍密着郑义会人。及至正月十五日，郑义染病未来，见有起获札付，本犯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薛之贵即谢之贵，系山西蒲州人，先年因卖盐来到汝店沟，听从郑义商谋，假以赴府招兵食粮各色暗约，于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来河南府，借看灯进城举事。彼时郑义与谢之贵白布二小条，又白布一大条，着令会人。谢之贵将号带收存，随纠合在官李维翰、王广新，各不合并先存今病故刘邦治即刘邦智，一行四人随从。比谢之贵自收白布号带一条，又与李维翰白布号带一条，又与王广新小刀一把、白布号带一条，同来河南府借看灯入城起手，俱是实。郑义等存日与李维翰、王广新同口招证。又先存今病故胡三，系陕西成县人，先与存梧在于临汝结拜过弟兄，又纠合先存今病故胡三耀，同往关王冢赶会取齐，同至河南府。比胡三耀见存梧纠合韩标、吴成等谋干大事，约人甚多，俱以白布号带为号，要抢河南府，胡三耀亦随从入伙是实，见有搜获白布号带验证。胡三、胡三耀存日各自招明。又先存今病故陈三畏即许可智，系汝州官庄人，来关王冢进香，听从存梧约说十五日借看灯起手克河南府是实，本犯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蒋遇，系陕西北夏人，在河南府翟家庄与人打短工。正月十五日晚进城看灯，遇见存梧，说克河南府起手干事，蒋遇随从入伙是实，本犯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张遇平，原籍阆乡县人，系窑匠，先在陕西朝邑县住，后因生意淡薄，随来河南府迤北窑上做活。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自东关进城，随入存梧伙内，要到二更鼓起手，见有搜获白号布一条存

证。又在官万有，系卢氏县人，因放筏来到河南府，遇着存梧，说克府事，万有亦不合随从入伙是实，万有亲自招证。又在官郭从信，系陕西蒲城县人，亦不合听从存梧入薛冲吾约会，于正月十五日进府城看灯入伙，起手是实，郭从信招证。又在官傅永岸，系南阳府人，闻说河南府招兵，正月十五日来府看灯，在东关与存梧相会，言说克城事体，傅永岸亦不合随从入伙是实，本犯亲自供证。又有在官孙永太，系嵩县鸣皋人，因卖油来到关王冢上，遇见存梧，言说要克河南府城，永太亦不合随从入伙是实，孙永太招证。又先存今病故孙守太，系襄阳府人，原是存梧南方叫来河南府，约于正月十五日借看灯进城起手，守太因而随从是实，孙守太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王尚明，王尚明即王进才，系湖广人，王进才同伙计来南阳府卖盐，后到河南府，有存梧伙内人与白布一条为号，正月十五日进城看灯，二更时候放炮起手是实，本犯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郭进蔡，系陕西凤翔府陇州人，顺治十二年四月到龙门住了几日，后来到河南府，与防洛营兵丁在旧府洞里住着，正月十五日有存梧人叫进蔡入伙，进蔡随入伙是实，郭进蔡存日供明。又先存今病故郭国珍即郭桂真，系汝州人，平素与人玩钱不作生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来河南府看灯，随入存梧伙内，仍受伤参将札付一张是实，原札验证，本犯存日供明。又先存今病故刘文义，系归德府商丘县人，先年在陕西住，后到汝州官庄卖烟，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来河南府投兵，无人保领，未得入营，于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晚遇着存梧，说克了府城同往陕西去，文义允从，随伙是实，刘文义存日招明。又在官张秀宇，系陕州人，因遭继母出来一向在外游走，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先到王范，初十日到三乡，十二日到河南府，有存梧人叫秀宇入伙，仍给白布号带一条，张秀宇亦不合允收，随从看灯起手是实，张秀宇亲自招证。又先存今病放段喜全，系大名府人，一向在汝州官庄卖烟，听存梧说十三年正月

十五日府城中有会，你到府我替你寻人卖烟，段喜全于正月十五日来河南府看灯，时存梧说克了府有大富贵等语，段喜全随从入伙是实，段喜全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张德吾，系西安府人，先在王范街开饭店，后到翟家庄卖饭，正月十四日在府南关有先存今病故范克说，叫德吾且在刘家店内等候，到十五日我有话说，张德吾随同范克入伙是实，张德吾存日招明。又范克系西安府兴平县人，因往翟家庄去看伊兄，十四日亦到南关黄家店内住着，范克约会张德吾于十五日晚看灯进城，随存梧入伙起手，见有白布号带存证。又在官司凤楼，系湖广荆州府人，一向在嵩县住五、六年，有赵玉即赵国柱叫凤楼同来河南府干大事，凤楼亦不合听从来府，借看灯进城入伙是实，司凤楼亲自招证。又先存今病故赵国柱，系西安府咸宁县人，正月十五日与司凤楼同进城看灯，因先在南阳府见过存梧，约国柱至正月十五日来府，要中兴，克河南府，干大事是实，本犯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张维城即张维成，系陕西汉中府人，自十一岁被闯贼裹出来，后在山西，今来河南府，认识赵国柱，叫维成进城入伙是实，本犯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贾明原，系西安府人，与人打短工，顺治十三年正月初七日从卢氏县起身，与先存今病故张自明、王德同行到河南府南关，贾明原与存梧结拜，叫张自明、王德听从入伙，约定看灯起手破河南府是实，贾明原、张自明、王德各存日招明。又先存今病故李逢春，系陕西宁夏人，顺治八年来到汝州得病，有宝鸡张叫逢春正月十五日进城克府，逢春于十五日到府入伙是实，李逢春存日招明。又在官雷可秋系真定府清风店人，十三年正月来与不在官兵丁张问行拜节，遇存梧人姓薛的，叫可秋来，可秋亦不合于十五日借看灯入伙是实，雷可秋招证。又在官亢从业，系陕西长安县人，在龙门卖面，正月十五日来府城卖胡椒，遇见存梧人姓薛的，叫从业亦不合听从入伙是实，亢从业招证。又先存今病故王成，系巩昌府人，在河南府打

短工，今年正月十四日到南关黄家店内住，原与存梧人张德吾相约，借卖花看灯，随伙起手是实，见有白布号带存证。又先存今病故兵丁王文基即宋龙，系湖广人，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原与存梧在东关空窑内结拜过弟兄，存梧一行五人，有韩标及已死吴成并脱逃李可凤、宋大玉，约定于十五日起手，宋龙勾引存梧先进城内，在洒铺吃酒，后到刘光钦家窝住，俟二更鼓举事，刘光钦先出首被获是实，宋龙存口招明。又在官兵丁李士虎，见存梧在刘光钦家住，亦不合不行首报，是……（下残）庙焚香祝誓，细心研鞫。据朱存梧供称，我前已屡次供了，又有何说。你做你清朝的官，我做我明朝官。我今事败不成，就是谋叛的事已定了。如今一番一番只管审是怎的。随又诘问朱存梧，今已奉有□你前屡供递与刘光进札付，刘光进当面对供……（下残）

5. 陕 西

陕西农民军情况与清军 缺乏兵丁马匹情形

顺治三年九月初四日 李思忠 启本

钦命镇守陕西地方提督、汉兵总兵官臣李思忠谨启，为请讨战马军器，仰祈敕赐早发，以奏武功事。

臣以夙昔拙巧，谬膺重寄，受命以来，日夕饮冰，恨不能灭此朝食，早释我皇上暨皇叔父摄政王西顾之忧也。但臣镇标出自创设，凡士卒军器方在招募料理间，而贼寇充斥决于境内，虽武、黄二逆经肃王指画方略，捣其巢而歼其类；而孙、贺诸寇，犹煽祸于汉南；刘、郭等贼每窃发于西安。臣即勇奋欲前争，徒

手之呼，究无补于扫荡之万一。惟是新收之丁壮，不敢不急为操练；未盈之额数，不敢不广为罗集；必资之什物，又不敢不先为预备。第其陷阵摧锋，蹙尾追杀，非借资于马足，鲜克有济，伏望皇上念臣标初设，地方辽阔，多给马匹，以壮军威。……

陕西民众金老将等抗清及清军追击情形

顺治四年八月十六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黄尔性，为塘报斩获贼级事。

本年八月十四日，据分巡关西道汪光绪塘报：八月初六日辰时，准镇标任副将塘报，本月初三日，蒙军门谕，帖行刘副将，本营本日起程，行至利家堡，塘拔探得马步贼二千有余，本营同刘副将整兵奋勇统领马步官兵齐扑，追至三十余里，砍杀贼败，活捉贼八十名，斩级一千有余。活贼招称，此贼掌盘子姓名金老将、贺草龙、番出鹞、许昇、吕棍、牛东安、瞎打锤等合营。有麟游贼首李兴吾调去合营，俱下凤翔川抢掠等情。活贼申明泉斩讫。内留活贼二名解赴军门。……

环曲一带黄张飞等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黄尔性，为攻剿贼巢事。

本年九月初七日，据督标监军道周士奇塘报：窃照职同督抚二标副参张勇、刘发元、胡来颯等兵马，于八月二十日在阜城堡合营，二十二日移营子正，会议剿抚机宜，四路发塘侦探间，据东路拨丁报称，有黄张飞大贼一股，踞洞为险，贼骑旋绕山头。职当同张副将等遣发督标副参祖泽厚……等领马步兵一千名前去捕剿，洞内约有男妇数百，牛驴羊只甚多。先将军门所发告示开谕招安，有贼坚拒不肯就抚，随令我兵齐力攻围，贼寇矢石如雨，重伤我兵十余名。贼见我兵势众，直入洞内，避而不出。我兵运土活埋在内。至二十三日，又据拨丁报称，贾家堡有贼头鹰兔等素称有名巨寇，职同张副将等又遣发督标参游党光荣……等领马步精兵一千名前去攻剿。逆贼出堡迎敌，被我兵奋力杀败。贼众溃乱，当阵斩获贼级五百三十一颗……，擒获活贼九名，审实正法讫。本日又据拨丁报称，佛堂沟堡有贼邓万续等，系王老虎大头目。职同张副将等，复遣发督标都守张新德……等带领马步兵丁五百名，与贼对敌交锋。贼势大败，当阵斩获贼级三百五十二颗。……又二十四日，据拨丁报称，冯家堡贼头冯自智等亦系王老虎伙党。职同张副将等，再遣发抚标都守李捷……等，带领马步兵丁五百名，前去攻打。将士协力，即日攻开贼堡，斩贼级四百一十一颗。……前后共斩贼级一千二百九十三颗。……为照环曲一带夙称贼藪，兵来则各上堡洞恃险负隅，兵去仍合伙劫掠，聚众复逞，如黄张飞、贾家堡、佛堂堡、冯家堡等皆是也。自经此大创，则寇巢已清，环曲地方复见天日。……

李养气等在麟游周至永寿等地抗清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三十日 刘明侯 揭帖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明侯），为恭报秦中情形，并各处塘

报，谨据实奏闻，仰乞圣鉴事。

窃照秦民虽安，然生齿寥落，村堡丘墟，满目蓬蒿，人烟稀少，且高山深谷，易为盗藪，是以心悦诚服、沐光天化日者固多，而鹰眼未化、图乘机窃发者亦复不少。皆缘幅员太广，鞭长不及，水远山高，敢于横逆。自职受事之后，于八月二十日据郿州报据：探役史光才报称，本月十二日有麟游县地方贼头李养气、黑旋风、王闯王，马步约有五百余名，将本州地方吕家堡暗行克开，杀死妇人二口，掠去男妇三十余人。各贼仍潜在附近地方，不知何往等情。二十七日又据盩厔（今改作周至）县报：据本县压柏镇千总符从容报称，八月十七日有马贼七千余骑，闯入本镇，杀死、砍伤三十余人，掠去四十余人，抢去马、骡、驴八匹头，财物不计其数。各贼仍奔南山，见在车峪娘娘山扎营。其贼头金三、李二等约有三百余贼，原从郿县地方奔入本县境内等情。九月初二日，又据分守关西道塘报：报麟游县报，据探役刘芳报称，工营贼千余人，在西沟堡住宿四日，于八月二十二日，一股奔东路永寿走，一股奔北路灵台去，一股向西奔割头寺去等情。初三日又据分巡关内道报：据永寿县报称，八月二十三日据北路探役安登纯等传炮报称，有贼马步数百，在干底窑空处埋伏，适有固原李总镇赴任，带有银鞘车辆，从县经过，至彼遇贼伏起打仗，被官兵射伤众多，径奔西沟麟游地方去讫等情。此皆么麽小丑，鼠窃狗盗，旋发旋灭，不足深虑者也。至若郿阳叛逆党羽实繁，因天讨尚稽，贼胆日横。除前犯山沟塘报上闻讫。至初六日，据商洛道塘报，竟敢发伪牌一面，内开，各率马步官兵及镇守郿、襄、荆、承援剿川、陕、秦、豫各镇兵马共四十五万，齐集郿、襄两岸，前捣三秦等语。率多悖慢，不敢殫述。虽逆贼心虚，大言欺人，然地方当疮痍之后，百姓有风鹤之惊，奸党观望而藏祸心，良善闻风而易动摇，不早扑灭，恐至养痍矣。……

扫地王李奎等在镇安抗清及自来虎 在魔王坪战败被俘情形

顺治五年四月 任珍 塘报

镇守陕西兴安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任珍塘报，为恭报驰捣贼穴，搜杀荡歼捷胜事。

案照北山潜聚流寇，伪号扫地王李奎等，盘踞魔王坪、云盖寺、黑窑沟、张明寺、椒沟、米梁寺等处，系镇安县地方，逼邻兴安汉、洵州县深林山险处所，一向剽掠秦川蓝田、汉川及泥峪。塘路间被梗阻，久受其荼毒。本职去岁九月内，备将情形，塘报军门孟，蒙批：剿郟贼之后，相机移胜师荡除。批遵在案。近准黄抚院会移，早靖寇氛，惟听捷音等情。本职因思此贼久潜山林，联络据险。兼之士民线索，官兵一有发剿之念，彼必预觉挈遁，所以踌躇，兵未轻动。至今岁三月间，本职躬率官兵，远歼川寇出疆，渠众窥隙乘机，辄越马蝗山，肆掠汉阴地名观音河、茹家庄等处一带。屡准分守关南道朱参议移，据汉阴县塘报请兵扑剿。本职时剿川寇旋师至熨斗坝，若以兵远涉疲劳，旋州休息，再议发兵，恐贼知觉。遂星夜移师，径赴汉阴，于三月二十九日，进北山搜剿，前已备报讫。本职思兵贵神速，兼程驰进，至三十日戌时，抵魔王坪。本职躬率游击白守荣……等布围。贼未及备，猛出交锋。本职带领官兵，奋勇连射跟杀，将贼俘斩数百，生擒伪渠自来虎，系全发。搜获伪札八张，贼妇女、马、骡头畜尽获，余贼窜林，天晚难以追杀。次早官兵搜山，复杀贼百余。本职传令将贼巢穴尽焚外，有贼伪参将段锦彩、伪守备边国庆，兵将至，先预带领降丁大小三十一名、妇女二十二口、马骡

六匹头，请命投降。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向导，分投搜杀。自四月初六日，从魔王坪抄东，逐贼潜藏之藪，搜杀米梁寺、黑窑沟、乌沟、张明寺、云盖寺等贼，砍杀无数，阵获妇女、马、骡、器械等件，余贼窜林远奔，山险难以穷追。至二十日，搜杀事竣，收兵回营。点查共计约砍贼级千余。……镇安僻邑，山愚居民，往往招藏流孽，思逞不轨，本拟加法惩治，因念邦以民本，披谕改邪自新外，除屡次擒获活贼枭斩外，今存渠贼自来虎、老虎、钻山虎三名，伪札八张，并阵获金手镯警冠杂碎金十两七钱，杂碎银四十八两四钱，解省军门孟各大人查验。……

澄城郃阳起义军进入尖山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黄尔性 揭帖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黄尔性，为恭报剿贼获功事。

本年十月二十日，据潼关兵备道卢震阳塘报：准提督标下左营游击沈伟等塘报，切照职等蒙抚院调发，并授方略，于本月十二日统兵到澄城县。十三日据郃阳县知县庄曾明塘报，死贼见今抢掠王庄村等情。到职。随差拨丁侦探的确，方可进兵。于十七日据原探拨丁回报，死贼自东南约有千余，竟入尖山，意欲逃遁。职即同署前营游击事徐廷璋、随征副将折自明、刘光俊等，统领官兵，赴彼扑剿。死贼见我兵追杀，即行奔走。职等督兵追至尖山后三十余里，与死贼对敌。我兵奋勇，将贼杀死百余，重伤者

不知其數，活捉五名，余賊潛逃深山。……澄、郃之賊，屢肆猖獗，前經潼關參將楚維茂撲剿于前，又經提標游擊沈偉等追殺于后，虽余孽敗遁，终成釜魚。……

姬彥物在澄城與清軍作戰陣亡情形

治順六年四月初八日 黃爾性 揭帖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黃爾性，為恭報大捷事。

本年四月初八日，據興安鎮標前營游擊盛嘉寶塘報：三月二十九日蒙本院批，據澄城聯報稱，賊首姬彥物等見在本縣郭家寨圍攻等情。蒙批仰盛嘉寶速往澄城剿殺。遵奉到職，即統官兵于本日星馳至澄城县。據知系姚欽明報稱，死賊聞兵到，已逃往北山趙洩去讞。即督兵追至趙洩地方，離城六十餘里，死賊俱各入山。卑職撤兵暫歇澄城，塘馬四路確探。于四月初五日巳時，據塘馬守備張天才報稱，探至義井地方，死賊仍復結聚。卑職隨帶中軍守備賀元、隨征游擊王承胤……等同本縣知縣姚欽明帶領防守張允泰等，親領向导，追至義井地方。見賊勢勇猛，豎立大旗八杆，賊頭姬彥物等蜂擁齊下。卑職率領將士，隨即傳令四面環圍，同知縣姚欽明，帶領防守張允泰等，分頭截殺，奮不顧身，撞入賊營，一擁撲殺。當陣斬獲賊首姬彥物，并偽都司守備千總申寵、任登臣、楊号兴等，共首級二百二十六顆。隨殺隨趕，至塔冢鎮地方，飛崖跌死未暇割級者不計其數。搜出偽札三張。……同日又據潼關道陳素抱塘報相同等情。各報到職。該職看得，土賊姬彥物等，逋誅已久，乘王逆之變，糾黨肆掠。職飛檄催殺，而興安鎮游擊盛嘉寶同澄城县知縣姚欽明等，分頭截

杀，贼首就戮。……

农民军王永强部下刘大英攻克同官县城

顺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巴哈纳等 题本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题，为查明同官失陷情形，仰祈圣鉴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吏科外抄该陕西巡抚黄尔性题前事，内开：案照同官县失守及恢复获功情由，经臣两疏上闻矣。因无被劫仓粮马匹数目，并署印等官的确下落，随经屡行严查。去后，续据分守关内道余应魁呈，蒙抚按两院宪牌行查到道，蒙此，行据耀州申称，查得本州吏目吴恩，蒙墨固山委署同官县事，随据本官回称，据本县乡约寨头人等俱称，三月初八日，王永强下贼约有千余，从北来至城下，称系姜总兵前部大将军，攻围县城。署印临潼县丞何德美同金锁关守备宋调元，带捕巡检贾从民与士民共守。奈城池低矮，自巳至未，敌打射死多人，民心慌惧，被贼攻破北门，入城杀死甲夫赵谅等，并衙役寇福征等，抢去驛马二十七匹，掠去署印。何县丞并印信及宋守备、贾巡检不知去向。宋守备妻窥榜其夫，自缢身死。教谕王国祯见在其守垛甲夫各逃山寨。贼于十三日复去耀州地方抢掠，十四日仍回县城盘踞。攻寨间，十六日辰时，幸蒙平西王墨固山兵马从南而来，截杀无遗。官库原无贮积，银钱仓粮查明另报等情到州，申报到道。呈蒙巡抚黄都御史详批，同官既已恢复，印信、仓库、狱囚一一查明报。蒙此，又行，据耀州申，据署县事吏目吴恩回称，死贼假姜逆之名，破城盘踞，抢食贮仓粟米七十四石九斗零，豌豆一百三十六石四斗零，草三千五百束。查署

官何德美等并印信，原被死贼破县掳去，至今杳无踪迹。官库原无钱粮，亦无囚犯等情。……该本道查得，同官县于本年三月初八日被王永强下贼头刘大英等破城掳官，业经署道王右布政任内通行报讫，今蒙宪批，本道亲诣同官县，传集该县乡耆吏书衙役，面据委官吏目吴恩回称，署印县丞何德美、巡检贾从民，各带衙役，并守备宋调元带兵一百一十名在县守城，西面有山无城，初八日死贼从北城攻入，将何县丞三夹棍连县印并宋守备、贾巡检掳去，至今并无下落。……

渭南何可亮等踞山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七年正月十三日 黄尔性 揭帖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为恭报搜剿山寇情形事。

案照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职标领兵听用都司贺星等塘报：探得死贼何可亮等，在大峪口哨聚。卑职等商同满洲章京戴周等，并提标游击李汝澄及渭南知县张联第，率兵于二十五日寅时抵峪，辰时遇贼接仗，大战至午，贼皆败奔峪内。我兵用命追杀入峪，直捣老营地名王胡子岭。生擒头目一名曹成玉，活贼二名，杀死并落崖带伤约百十余名。夺获被掳男妇三百名口，焚烧贼积杂粮数千余石，夺获骡一头，牛驴四十只头。但贼拒守高阜，我兵居下，且道路窄狭，二峪贼寇一同合营，尖石齐下，势难仰攻，遂收兵退回。有提标前营游击李汝澄，并抚标听用都司段勋，原在后敌，及至出峪，并无下落，俟查明另报等情。据此，随即牌行分守关内道确查。去后，续据该道余应魁呈称，蒙本院解送该道，督据渭南知县张联第中称，查得死贼何可亮，

分为二股，老弱者盘踞箭峪，强壮者盘踞大峪内王胡子岭，所有抢掠男妇、粮草、头畜，俱在大峪屯贮。十一月二十五日，有领兵官贺星等赴峪口相验地势，以图进剿，不期死贼俱在峪口，我兵探见，一齐奋勇向前扑杀，贼力不支，拔山跳涧四行逃散。我兵约追杀三十余里，望见贼老营粮草积贮如林，向前洗剿。残贼俱登王胡子岭，头畜不能上岭者尽行砍伤。各将一面过岭追杀，一面烧毁粮草。时有游击李汝澄、听用都司段勋原在后敌，不意贼势穷发急，又且箭峪贼齐出救援，矢石如雨，时日已暮，各将力战，收后回营出峪，不见李、段二将，有同难逃回营丁说，二将在后敌，忽有赶散敌贼从夹山突下，二将迎战，李游击石陷跌倒，段都司力不能当，阵亡是实，原无兵将不顾情由，及查杀死贼约有百余，死尸见存，拿获活贼头目曹成玉，散贼张国奇、郑一乔共三名，见在监禁候，解救保难民妇女三百余名口，当即申明，各放回归讫。烧毁贼贮粮草数千石，……该职看得，死贼何可亮，盘踞山峪，出没靡常，大为民害，若不穷搜，滋蔓难图。……

陕西地方情形及献免征招垦之策

顺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孟乔芳 揭帖

钦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乔芳，为微臣目击秦民荒粮之累，万不能支，恳折圣恩，速赐除豁，以全子遗，用广皇仁事。

窃照秦民向罹明季横敛，继遭闯贼残害，仅存之遗黎，不啻皮尽毛存，筋枯髓竭。幸蒙我大清扫除寇患，厘革敝政，凡匹夫匹妇，靡不欣欣然有更生之望。然数年来，凋耗日甚，未有起

色。良以荒粮之累，莫知底止。盖秦中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草。盖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也。顺治五年十一月内奉恩诏一款，各处无主荒地，该地方官察明呈报，抚按再加察勘，果无虚捏，即与题免钱粮，其他仍招民开垦。煌煌天语，炳若日星，一切士民，无不欢呼瞻仰，切望荒粮之除豁，以为苏息之有日。其秦省西安等八府荒地，久经陕西抚按查报；河西五道属荒地，亦经甘肃按抚查报，并经职复查报部，未准部允，题复在部。臣慎重其事，意恐察勘未确，扶同虚捏，亏减正赋，诚为国筹饷之极思也。然职征剿所至，如河西临、巩、平、庆、汉中等处，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既经抚按察勘，取有道厅甘结，亦可谓之详慎矣。且秦民积困之余，即熟粮苦不能全完，岂堪重以荒粮之累乎？况有司各官，凜于考成，而催科之严，形比监追，略无宽假。使一户原有十人内，逃亡者二三人，见存者七八人，以七八人赔纳二三人之荒粮，犹可支持；若逃亡者七八人，见存者二三人，以二三人赔纳七八人之荒粮，则万万不能。不惟不能赔纳他人荒粮，即本身之熟粮，亦不肯完纳，其故何也？诚恐有司将见纳之熟粮，抵作从前之荒数，以纳过之熟粮，作目下之欠征。人情穷迫，欲不逃亡得乎？如秦地巨寇，屡经荡剿，业已次第歼灭，至今南北山峪之内，土寇不时窃发，非天堕地涌而生，皆各处逃亡之所聚纳也。且自察勘之后，河西逆回（回）叛变，甘肃庄、凉四道属，以及临、兰、洮、岷等处，士民之残戮逃散者，并叛回（回）之被剿杀绝灭者，又不知其几，孰非纳粮种地之人哉。又如临、巩、凤翔各州县之民，以运送四川及汉中之粮，颠连至极；再如延安地方，因王永强之变，士民死伤者甚多，旋经大兵征剿，既因府谷，而民之供应转输，困苦弥甚。以上田之荒芜，应不止报过前数。倘非早为除豁，彼载载无告之民，非逃散四方，即辗转沟壑，则田之荒者愈多，丁之灭者愈众，势所必至也。万

一铤而走险，群聚山峪，出没劫掠，必须用兵征剿，则地方之蹂躏，供应之繁费，益有不可知者。职忝封疆之寄，知见既确，隐忍不言，是职自误，以误国家，万万不敢处此也。伏乞皇上、皇父摄政王鉴职愚忠，敕下户部从长计议，将秦省荒粮准照别省豁免之例，速赐除豁。则民心欢悦，哀鸿渐集，可望招之开垦，而盗贼自消，国赋日充，皇仁被于无穷矣。……

南山抗清农民攻下岐山县城 清政府察处失职官员

顺治八年六月十二日 马之先 题本

（前残）转报前任巡抚黄右副都御史具题，奉旨：赵镜、杨贞铨俱革了职，该抚按提问。石凤台议奏岐山县失事并塘丁勾贼情形，著确察具奏，仍作速捕剿。黄尔性用心料理，不必自求处分。该部知道。钦此。……遵照旨内事理，将岐山县知县赵镜、典史杨贞铨革职，作速提问，如律拟罪，……据署岐山县事陇州州同钱应选结称，知县赵镜于六年十月初七日病故等情。到厅。业已呈报乞。随该带管理刑事凤翔府知府张毓中通提贞铨等到官，研审前情明白。看得岐山县被劫，原系南山土寇，结聚山谷，出没叵测，不意狡贼黄昏暗伏城下，造梯上城，而赵镜以久病之躯，虽有衙役数人，实寡不敌众，受伤被执。当此之际，城上之贼无几，而城外之贼尚多未进也。不期塘丁社会等杀死守门人役，开门揖盗。除劫去赵镜印封贮库银共二百五十一两一钱四分外，尚有收役李奇等私自寄库不行看守劫去银共六百九两一钱六分六厘；各役自认补贖，应听另案追还正项。其印官赵镜已故，无容复议。捕官杨贞铨失于守备，致贼入城劫掠库藏，……

刘相国何秉元等抗击清军被俘情形

顺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金之俊等 题本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臣金之俊等谨题，为恭报官兵先后进剿，歼斩多级，并擒获活贼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延绥巡抚董宗圣题前事，内称：案照顺治七年十月十一日，据署延安营将官吴学报称，刘相国等令蔡福祿单骑投诚，呈蒙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勒根虾批：据详蔡福祿、吴英亲来投见，俱准入该将营内，随征建功，刘相国、刘魁等俟到，亦准入该将营内，如刘相国倘再支饰潜延，飞报发兵剿洗。蒙此，卑职即差安官杜为栋，同蔡福祿布宣清朝好生不杀洪恩，飞调去后，迄今两月，亦不赴营，今复拒守山林，执当安官，急宜发兵剿捕，奈山势险峻，卑职之兵寥寥星辰，未敢轻动，若非恳请大兵合剿，终属不了之局等情。到臣。随报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勒根虾请示。去后，嗣准固山额真咨云，刘相国等负固拒守，不过潜踪乌合之寇，贵院当会同延镇发兵扑剿，自可断其根株。等因。职随会同延绥总兵官哈喇库，遣发署中协事镇标中军游击刘成良，挑选该协官兵五百员名，统领前去宜川，协同署延安营将官吴学、分防洛川将官惠成名，各统官兵合营，并檄行分巡河西道，督令相机侦剿。去后，顺治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据该道参政刘三元塘报，据刘成良、吴学、惠成名连名报称，职等遵依合营提兵，于十一月三十日进兵，十二月初二日三更时分至二郎山，于初三日黎明时候，督兵蜂拥上山，夺寨贼寨山梁。攻剿间，据二郎山贼寇令安官陈得胜，持陝抚招安谕帖下寨至营。职等一面缓兵未攻，一面令陈安官上寨，谕令刘

相国等，既蒙招抚是的，著刘相国等下寨来营，准伊等招抚。不料相国等贼不肯下寨，径据山险，整备滚木石块。职等看得，贼心不定，步贼盘踞八郎山，马贼又行抢掠，随督延绥营刘游击左右哨把总李仆龙、高可忠……等，引兵攻剿，至本日酉时，用云梯扒寨，生擒贼首刘相国即刘天书，授伪职总督，并获伊锡印一顆，天书五本，神剑二口；伪副将二名罗自帐、蔡福禄，并伪锡木印二顆；刘天书军师一名张自朴；又擒强玉系八郎山起乱贼首，身带重伤，审明臬示，其级送宜川县晓谕讫；刘魁身带四箭，不知下落。杀贼二百余名，落崖男妇无数。……又据刘相国吐称，马贼党成等，已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出门西安地方，抢掠未回。职等一面统兵驻扎宜川，一面差兵侦探。其获贼头刘相国、罗自帐、蔡福禄、张自朴，并伪锡木印三顆、天书、神剑，另文呈解外，等情。到道，转报到臣。又准延绥总兵官哈喇库手本，并据署中协游击刘成良、署延安营将官吴学、分防洛川将官惠成名各塘报相同。又据刘成良解送伪总督刘相国、伪副将罗自帐、蔡福禄、伪军师张自朴、并伪印、伪剑、妖书，解赴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勒根虾军前，审明臬斩；妖书火焚；其伪印三顆、伪剑二口移送到臣，发榆林道转发城堡厅寄库；阵获不堪马牛驴头，各将给赏各兵矣。职随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塘报兵部并陕西督臣孟乔芳讫。臣虑刘相国等虽擒，而伙党刘魁、何秉元、高占魁等，尚多漏网兔脱，恐纠聚余党，复行滋蔓，貽害地方，仍严檄道将侦探防剿。去后，顺治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据分巡河西道参政刘三元报，据宜川县报，据向河里乡民罗自盈等报称，三月初二日，流贼约有二千有余，自韩城地方柳沟村管家坡，往东向宜川河清地方寺儿洼、马家庄奔韩城、马庄、杨山庄等处；初七日往西，苗头行至管家坡往下、黄崖往上，牛驴人口赶去，乡民逃者俱入山林等情。四月初七日，又据该道塘报，三月二十八日，准防洛将官惠成名报称，三月二十七日申时，据延营拨发

防守洛川大路千总杨世茂报德，死贼大营驻扎石堡川，千数有余，省城安官在内朝朝求安，不见的妥。本月二十六日未时，死贼从石堡川出骑牵马匹全付盔甲百十有余，劫掠地方史家河，与安塘步兵打仗，多有带伤，急报。世茂领兵飞赶三十里，死贼逃西等情。本日戌时，又准惠成名报称，三月二十七日酉时，拨发防太留寨千总周自荣报称，三月二十六日，东山马贼夤夜从七里坡出来，埋藏马儿村，抢去牛驴七个，砍伤人一名，马贼二十名至梁古庄，与塘兵宋友才等对敌相射，贼竟奔七里坡去讫。又杨世茂报，贼百十余名，二十六日抢掠史家河等情。本时又准惠成名报称，三月二十八日据杨世茂、周自荣报称，本月二十七日塘兵探得，死贼小刘儿大势从宜君中部地方西来过洛河，苗头倒东，刘魁、党成贼营在石堡川驻扎，死贼塘马往来，俱系全付盔甲，抢掠史家河、马儿村，贼势威大等情。到臣。同日又据署延安营将官吴学塘报相同。四月十六日又据惠成名报，据周自荣报称，探得死贼于四月初四日夜至四更，将马儿村放火杀人。又据塘报，张应元报称，探得槐柏有死贼百余名，俱是马兵，从西往东等情。十九日又据惠成名报，据塘兵高大魁等报称，死贼党成、刘魁等马步约有千余，在石堡川扎营等情。各报到臣。臣随批行分巡河西道，督会吴、惠二将相机剿抚。但恐贼众兵寡，复一面会同延绥总兵官哈喇库，遣发延绥中协副将高宗，统领马步官兵五百员名，驰赴鄜州，听该道分布，与吴学、惠成名合营，在于贼寇结聚处所设伏扼堵，相机抚剿，尽扫根株。去后，顺治八年五月十四日，据该道参政刘三元塘报，准中协副将高宗报称，本协统兵于五月初三日会同吴、惠二将官，探得逆贼分股抢掠，山路险峻，一处难以进兵，随会议吴将官统兵由仙官河、登高山二处进兵，本协同惠将官由梁家园进兵。初四日辰时至地名官庄，遇贼三百有余，从山林出敌。本协同惠将官率马兵砍杀，死贼溃散，投崖落涧，尽诛贼……探得贼在罗汉洞、松树屯二处，本

协拔随任千总赵虎、把总高可重领马步兵丁，随惠将官赴松树屯扑剿，本协统本营官兵千总刘恩等，驰赴罗汉洞迎敌。本协率兵砍杀，活擒贼头何采元，余贼尽诛。……初五日辰时至松树屯，准吴将官手本会称，本营于五月初四日寅时，自仙宫河统领官兵王园治、吴光寅、李大才等至沟东寨，遇贼约有三百余名，本营奋勇鼓进，当阵斩贼五十余名，系刘魁之伙贼，余贼尽投崖落沟，……尾后复赶至水王河，拿获贼首一名韩希圣，又斩贼三十余名，夺获牛三只，弓箭二付。又有初三日酉时督发本营千总杨世茂，亦自仙宫河带马步兵丁，由登高山、沈家原，从林木之中陡出贼二百名，与贼对敌，就阵斩贼四十余名，重伤兵丁六名，夺获贼妇一口、大小驴二头、骡一头，天晚余贼溃散等情。又准惠将官会称，本营自官庄领千总张云龙、贾学德、范有金等同中协下赵虎、高可重、马步兵丁至赵家屯，遇贼一百四十余名对敌，杀死贼四十余名，夺获马二匹。赶至松树屯，死贼拒守堡寨，本营领兵攻寨，寨内用石乱打，打伤兵丁二名，本营官兵奋勇四面夹攻，本日申时将寨攻破，活擒贼首高占魁，系刘天书同谋军师，并拿贼二名栗豹、鲁二，杀伤死贼二十余名，夺获贼妇六口、大小牛四只、驴七头，余贼并妇女俱落崖跌死等情。各会到协。看得死贼分股盘聚深山，以险为势，我兵冒雨奋勇，活擒砍杀巨寇无遗，刘魁远遁韩城，党成逃散，党世君投诚，贼之大势全散。吴、惠二将统兵驻防洛川县，照原设信地分防，本协暂驻宜川喂马，并搜获伪札四张、延安卫朱家山通贼生员李元美等书三封，总督招抚何采元谕帖一纸，理合移会。等因。到道，转报到臣。据此，又据副将高宗报称，本职统兵搜追至松树屯，查延安卫地方内住贼头高占魁等，系刘天书同谋军师，除攻寨拿获外，内有住坐抢掠乡民，俱系鄜洛人民，本职逐一查明，今将乡民巩士恩等男女妇人孩子三十六名口，连人移送洛川县安插外，理合塘报等情。……本年五月十八日据延绥中协副将高宗报称，

本职统兵至罗汉洞剿杀贼众，擒获贼首何四郎何秉元稟称，尚有潜藏山林零贼，祈开恩招抚，以静地方。本职仰体我清朝好生隆恩，以开一面之网，选令千总刘启重带领乡民王弘祚前去，招获王来、田信、罗显魁到营。随发票给显魁，复招来余贼党四、陈怀、李花豹、马世林、杨连、李从善、刘成忠等十名投诚到职。又令王来等前去招抚，俟至日另报等情。于五月二十六日，又据高宗报称，五月初九、十四等日，复招降丁何景影、张茂林、刘成、陈明顺、王雷芳、张启英、沙成金、宋进才、何成秀、王成、李如兴、穆虎、杨成共一十三名。尚恐有逃散贼寇，日差拨马哨探。本月十七日据内丁张升报称，据土岭子乡民薛进忠口称，有杀散零贼二十余名，在乔家河一带深山树木之内潜藏，本职随发千总刘恩、领旗崔尧言、郝宗正、刘维德、管队张云梯等，统领步兵二百名，连夜前去征剿。于十八日，据刘恩等报称，职等统兵至乔家河南山何家庄白塔子，将贼围困，死贼知官兵至，从山林出散，当阵杀死贼十余名，活擒贼李书其等十名，夺获刀五口、弓五张、箭四十枝、长枪十二杆、绵甲四付、驴二头、牛一只，轻伤兵丁二名陈怀、霍若真，将各贼拿解到职。据此，看得逆贼势败，零星盘据，以树木山势为靠，本职仰遵抚镇宪示，拨兵搜剿东南之山，巨寇无遗。本月二十八日，又有亲来投诚伪千总一名王英骑马一匹，降丁三名，高云骑马一匹，李忠、张梯骑驴二头。除将生擒逆贼押解赴镇外，理合先行塘报等情。……六月初四日，又据高宗呈报，原擒活贼十名内，在途滚脱，赶去杀死一名李汝兴，见在九名李书其、杨自伏、孙友才、丁进槐、张秀、杨兴、王德明、陈可凤、和尚刚并招获降丁罗显魁等二十七名，俱解送到臣。除将李书其等九名申明发榆林道监候外，其降丁罗显魁等，行据该协报称，各丁俱愿随本营食粮若伍差操，王英、高云各原骑马一匹，令各随营骑征，李忠、张梯，驴二头，仍给李忠等收领等情。到臣。该臣看得，宜川县、

郎山一带，茂林穷窟，万山绵亘，向为贼寇渊藪，先是刘相国等贼盘据，于此四行劫掠，蹂害残黎。而臣身任封疆，恨不灭此朝食，于七年十一月，会遣署中协镇标中军游击刘成良等官兵，前去攻剿，活缚蓄发伪总督刘相国等贼，并搜获伪印、伪剑、妖书，业解赴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勒根处，将相国等审明枭斩。而何秉元等以彼时败逃之余，今复潜聚罗汉洞等处，恣意鸣张，负固不服，是以复会发中协副将高宗等官兵分头夹攻剿，而何秉元、韩希圣等当即擒缚，其余党众诛灭殆尽。……

清政府查王永强等在榆林起义时 各属丢失之库仓钱粮军器等情

顺治八年八月初八日 波洛等 题本

户部和硕端重亲王臣波洛等谨题，为报明劫失库仓钱粮军器驿马狱囚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延绥巡抚董宗圣题前事，内开：照得王永强等倡叛流毒，大肆剽掠，而彼时榆、延一带，无不属贼矣。自我兵恢复之后，臣念库仓钱粮、军器、驿马、狱囚无一不关重务，严行各道复查。去后，续据署榆林道杨逢春、神木道参政彭有义、靖边道参政白本质、分巡河西道参政刘三元，各造报劫失遗剩文册到臣。臣复查各属贮库银两，搜劫无余矣。其粮草军火器具，或被劫殆尽，或遗剩些须供官兵之用，或见在贮积，如驿马骡驴大率劫失，所遗无几，至圉圉斩绞重囚，与未拟罪犯咸被释放，止遗中部县人命斩犯一名张得恩，年老垂毙，不能逃窜者。……

陕西何柴山被叛徒计诱拿绑纳献清军

顺治八年八月十九日 马之先 揭帖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之先，为恭报擒获贼首并招抚降丁，仰祈圣鉴事。

案照贼首何柴山等，纠合党羽，流毒秦豫境界，匪朝伊夕，前经河南抚臣吴景道具题，奉有何柴山等贼着作速剿灭之旨；又经部复，奉有依议会师协剿之旨，各钦遵在案。未奉旨之前，该督臣孟（乔芳），会发职标中军游击陈明顺，统兵赴商洛地方，约同豫省官兵，并力夹剿，在于黑和尚寺等处杀贼获功缘由，已经职等会题上闻矣。续据雒南县塘报：据从贼营逃出难民常金禀称，金亲见何柴山率败贼七人，于四月二十七日投入西贼滥布袋营内等情。据此，职又会发职标中军游击陈明顺，入山搜剿。去后，随据陈明顺禀称，卑职选差把孙忠前去侦探何贼向往，以便进剿。今有滥布袋贼首程福亮、王友、胡明等，差降丁李永，执禀回孙忠回营禀称，亮等俱愿招安，惟讨地方安插，乞请明示等情。又据商洛道许宸报称：兴镇差官党自贵、崔显，领贼王起泰等投递贼头程福亮、王友等禀帖，内称：亮等愿受招安，但无住扎地方，恳乞俯赐，安插已定，领各头目叩见各上司，再不敢犯法。但何柴山不愿招安，仍掉臂而去。近来劫掠各处地方，俱不与亮等相干等情。据此，随批程福亮等既倾心投诚，即当赴省投见，另听安插，何得遽讨地方，行令传伤。去后，又据兴安镇原差安官师经世同程福亮，差降丁刘顺等赴省投见求抚。职即会同提督臣傅奇蟾、李思忠，按臣王佐，差官俞从政、昌维文前去招抚。有程福亮等，先已赴商州投见商洛道。续据该道报称，程福

亮等剃头投见，本道即以缎匹、银牌、酒肉赏赉，仍谕尔等既来投诚，可将何柴山擒来，足见真心，即为申请题叙。福亮允诺，仍回本营，将何柴山计诱拿绑，不敢轻解，差管队胡义禀报到道。本道即委中军张佐宁，差材官李政，商同降丁王友、胡明等，于八月初四日，将何柴山押解商州监固，听候发落等情前来。职等随即议委职标游击刘应田、提标游击孙略，各统兵驰赴商州提解。去后，八月初八日，有职原差安官俞从政等，带领程福亮同卢时吉赴省投见，随即赏给衣帽、银牌讫。八月十五日，游击刘应田、孙略将何柴山押解到省。职同满汉各官，在于公所申明监候，仍将王友等重加赏赉讫。该职看得，积寇何柴山，负固深山，乘间劫掠，久为秦豫民害。今幸仗我皇上威灵，该道许宸指纵程福亮、王友等效忠，一旦擒缚前来，从此两省疆圉庶几有宁溢矣。除何柴山监禁候旨正法……

王永强占领延安一带并委任文武官员

顺治八年八月十九日 棱德弘等 题本

刑部多罗顺承郡王臣棱德弘等谨题，为查明延属贼委文武伪官，谨据实报闻，仰祈圣鉴，敕部议处事。

贵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巡抚延绥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董宗圣题前事，内开：窃照逆贼王永强，六年二月内倡谋背叛，妄作威福，将延属抚镇道府州县营堡文武等衙门，俱各伪委官员。……

孙守金在紫阳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马之先 揭帖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之先，为官兵奋勇血战，直捣贼寨，扑剿渠魁，威服群孽事。

顺治九年八月十三日，准兴安总兵赵光瑞塘报前事，内称：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据中军游击张德俊塘报，窃照伪兴安伯孙守金，虎踞洞河板场寨，勾连仁河伪总兵覃琦、张木沟伪副将贾明璐，又有大小蜡烛山、木连、龙潭等寨十数处，凭陵一方，以为牢不可破之城。欲收荡平之功，用兵必先计粮。若非本色源源挽运，多兵云集深山，资食何赖？遵蒙总督军门、孟尚书宪檄发饷。本镇会同分守关南道夏参政散发。署兴安州事州同王亲命等，各州县易粮，总运紫阳县，转载鹞子崖，不时接济，以鼓饱腾。本年四月十一日，奉本镇军令督发。卑职同左营游击赵虎臣，并外委领兵参、游、都、守李良臣、王承胤、刘英、化守登、赵光荣、孙盛、路之岱、房箕尾、李登第、牛广真，中营守备何凤翔，白土关中军守备张本强，各营千总李自得、陈良柱等官兵，驰赴紫阳。又蒙本镇檄令汉阴路游击仰九明等官兵，合力征剿。十四日兵至鹞子崖，渡过汉江，密约分路前进，甫至山下，贼众摆列，长枪密布山头，望见兵至，蜂拥而来。官兵分投迎敌，群孽漫山接应，炮石凭高击打。我兵奋勇直前，鏖战多时，当阵杀死甚众，孙逆扼险遏堵，指示拒敌。我兵拼命齐拥，终不能斩关而入。卑职分发劲健，暗透龟山木连桥，将贼冲分两截，官兵突围砍杀，各贼抵敌不住，鼠窜奔逃，拥落沟崖者无数，生擒长发活贼黄希才等三十六名，……贼众踉跄山林，官兵

夺路而进。日暮收兵篝火，随将擒获黄希才等三十六名，解赴本镇，面同关南道夏参政审实泉示，振扬兵威。十五日，移兵直向贼寨，峻岭高山，大雾阴霾，正在相地列营，倏闻喊声四起，俄顷雾起晴明，探得密林枪旗迢绕，知贼四面埋伏。卑职分兵四应扑剿，各贼占据山头，垒石乱滚，响如炸雷，倭枪放打，丛若飞蝗。自寅至酉鏖战终日，砍死贼徒，扒山落涧，披靡窠穴。我兵收营，擐甲待旦。十六日黎明，官兵列队扬旗，卑职遍观地利，望见孙逆所居板场寨，突兀巉岩，干云插汉，半山有泉数眼，山下周围一河，大小蜡烛两寨，形似浮屠，为板场山之屏障，一夫当关，万人越超。木连、石沟两寨，峭壁直竖，为板场山之后劲。又龙潭、白花园、龟山子、跌马、砍柞、道河、木竹埡、陈二沟等寨，皆棋布星列，为板场山之犄角声援，复有斑鸠关等寨，扼吭秦境津关巴蜀。欲洗窠穴，先破藩篱。遂分布左营游击赵虎臣……等官兵，列营于大小蜡烛山东面；汉阴路游击仰九明……等官兵，列营于大小蜡烛山西北一带；外委西乡驻防官王承胤……等官兵，列营于大小蜡烛山南面；又发中营游都守各何凤翔、房箕尾、任锡……等官兵，断绝水道；又发外委参游都守李良臣、刘英……等官兵，分屯三营犄角，堵防板场寨，以张声势；卑职部领中营领旗李白友、席承芳……等官兵，往来接应。分信已定，昼则并力攻打蜡烛两寨，夜则设伏准备劫营厮杀。各贼凭高恃险，飞石倭枪齐发，官兵仰攻，竖立土囤、挨牌、枪炮昼夜冲打间，于六月初二日，仁河伪总兵覃琦，探知官兵进剿逆孽僵尸，惟恐蜡烛两寨克下，移师征讨，差来伪中军王立朝，乞降营前。卑职稟请明示，蒙本镇仰体清恩浩荡，姑释前罪准降，嘉与维新。伪总兵覃琦，伪副将覃昌藩、唐化民，伪知县王玉基，伪参将王立朝、王继民、孙洪宾、杨茂才，伪游击彭上达、曹成瑞、张守志、康雄，伪都司马成功、王应朝、徐晏、刘启龙、刘甫兴、单兴乔、贾从范、谢国泰、徐汉宗等，俱

各剃发，投首伪札二十一张。又张木沟寨贾明璋，闻知官兵捣寨，凜畏灭亡亦即剃发，投缴伪札一张，伪铜关防一顆，伪谕一纸，已经具报，蒙本镇抚谕外，又蒙本镇遣发右营游击于可训、内标都司折可复、左营守备叶桂馨、黑水峪领旗高养全等官兵，复布重围，正在并力共取蜡烛两寨，忽有板场寨孙逆，见得添兵剿杀，号炮连天，知蜡烛二寨危急，默连各山逆贼，暗来救应。各营官兵，一面扼险周围，一面遇要冲杀，赶至板场山下，奋励血战，砍贼伏尸者百余，生擒长发活贼李荣等三十二名，夺获倭枪十一杆，佛郎机三杆，独眼枪三杆，三眼枪三杆，贼见救应各孽一战狼狽，胆落心骇，两蜡烛寨伪副将杨应德、伪游击杨应道、伪守备李华茂、张应虎，并头目刘万祥、王国信、曾仕俊、刘明、方可举等剃发，扶老携幼，比例覃琦等缴首伪札四张，……悔罪乞降。卑职仰遵本镇原发剿逆抚顺示谕。查得投顺杨应德等，男妇老幼四百三十六名口，姑开一面之网，具报本镇，内有胁从不系紫阳县户籍者，即于营前解散，各归故土，其余暂令移住江北，已蒙行文紫阳县查照安插，垦土业农，归附版籍讫。蜡烛两寨已下，官兵越关而进，复行攻剿木连寨，相度贼势，观察地利。又分布右营游击于可训……等官兵列营分汛，四面密围贼寨，炮石乱击，官兵昼夜攻伐。奈山峻寨险，势不能腾空而上。卑职同游击于可训相度，木连寨三面壁立，惟有西面山脚可达寨内，但一线细梁，又非行兵战阵之地。即令千总李自得、金尚信等官兵，掏挖垫路，打洞穿穴，直透敌楼之下。仍传集各营兵士，砍伐梢林，捆缚柴把，俟垫平山梁，挖至附近，意欲寨门运柴举火，使贼救焚不暇，洞内透穴而入。贼见官兵攻围愈严，危在旦夕，于七月十八日，伪副将杨永祀、潘应奇，伪参将苟明臣，伪都司苟明学、王亨、王兴，伪守备淡友等，哄然尽行剃发，首出伪札十二张，……并首出孙守金亲妹孙氏、氏之儿媳孙氏亲女一口，使女一口，幼子二名，乞降下寨，男妇老幼共三百五十八名

口，牛二十四只，骡三头。当众审据杨永祀等涕称，我等谁非赤子，一入网罗，干犯不赦，委因孙逆挟缚，复有孙氏本夫常春监制，幸被官兵用炮打死，祀等得以改邪归正，众口一词。卑职即将本镇原发抚顺剿逆示谕，即令普弃逆寨具报。……

刘弘才等在三水一带抗击清军情形

顺治朝 孟乔芳 揭帖

钦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乔芳，为塘报捷音事。

案查，先据三水、真宁等县塘报：逆贼党孽刘弘才等，率众数千出没北山一带，劫掠为害。职会同巡抚提督公议，于二月初一日，发满洲户部侍郎额色，章京项舒、只蓝兔、方吟拜、合赖、杜迷、奚喇乞、他他察儿、普打都户里、孙得胜、程有禄，满兵六百名；督标听用副参游都守赵光瑞、赵虎臣、王三俊、路之岱、梁起凤、王永图、徐鲁、张登第、叶桂猷、梁栋隆、尹成龙、纪登云，马兵四百名；抚标中军陈明顺，听用参将党自均、周启法、左重晖，守备孙忠、李忠、李尚义、郭良武、王忠、王宣，马步兵四百名；守道余应魁同宁夏领兵参将姜有才，马步兵六百名，前往剿捕。去后，本月十五日，据赵光瑞等塘报：我兵于初六日至真宁县地方，有贼营差出二人，口称招安。职等未敢深信，随下营密传提备。至初八日夜四鼓时分，贼分四股暗劫我营，当被我兵用箭乱射，贼知有备，随即遁逃。只蓝兔营前射死贼一名、马一匹，杜迷营前射死贼一名。天明发项舒、王三俊、赵虎臣等满汉官兵跟踪追剿，至山河镇。贼列队拒敌，我兵奋勇扑砍，贼败披靡。我兵追杀六十里，杀死贼一千五百余名，捉获马

骡二百七十一匹头。复追至骆驼巷，暂歇二日，仍发只蓝兔、梁起凤等满汉官兵搜捕贼孽，杀死一十五名，捉获马骡八匹头。收营审问，捉获活贼，口称贼首刘弘才共有马步贼五千，刘弘才被兵杀败，滚跌沟崖，未知存亡，原骑马一匹已被官兵捉获等情。又，额色分发姜有才之兵堵截马兰要路，于石门关地方杀贼五百有余，擒获活贼一百有余，捉获马骡十五匹头。先后共杀贼二千有余，共获马骡二百九十四匹头，驴七十九头，妇女十三口等情。塘报前来。该职看得，逆贼刘弘才等乃王永强之余党也，乘大兵尽在延缓地方，辄纠聚残孽，出没于西安北山一带，劫堡抢掠，渐肆披猖。是以议发侍郎额色并赵光瑞等满汉官兵驰赴剿捕，贼仍恟不畏死，诈降劫营，幸我兵堤备之严，未中狡谋。随奋勇齐心协力追剿，并分兵堵截，共杀逆贼二千有余，活擒一百余名，刘弘才滚跌沟崖，存亡未确，然其残败之极，不难搜剿荡平也。……

清军镇压刘弘才农民军情形

顺治朝 佚名 揭帖

巡按陕西试监察御史，为官兵入山剿贼，擒渠歼党，据报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职入境之后，随闻西、延、庆三府接壤山中，伏莽尚繁，闪烁靡定，酿害地方，已非一日。如刘宏（弘）才一股，乃其尤者。职进省面会督臣孟乔芳、抚臣马之先计议，不一劳则不能永逸，不穷搜则不能尽歼。督臣随发满汉官兵驰赴北山搜剿。去后，于顺治八年七月初二日，据督标中军副总兵马宁塘报：六月初八日，蒙军门孟乔芳遣发，职同固山大罗必大、满洲章京杨慕贤、吴打那率领满汉官兵，剿杀北山巨寇刘宏（弘）才。职思入山扑

剿，贼又突出前山，无以扼御，遂留固山大罗必大统领满兵驻扎耀州，堵截峪口，塞贼出路；职同章京杨慕贤吴打那于十四日驰至宜君县地名哭泉岭安营。问得向导姚洪吐称，秦山一带系贼老巢。遂发督标听用副将沈应时；……固原城守中军米友然领兵由旧县官庄入山；发督标听用将官刘国玉、邓魁领兵由雷家圪塔入山；发督标听用将官李世耀、雷电、折增学领兵由杜家原入山；职同章京杨慕贤吴打那督标领旗都守杨九成、王奉禄等领兵由董家庄入山。除十四、五日搜杀外，于十六日四面合围，直捣贼巢。至小石坂，突出步贼二百有余，官兵奋勇尽行剿灭。……活擒贼领旗伪将官徐四等一十五名。供称刘宏（弘）才率领马步精兵千余，往西北深山避兵去讫。当阵重伤兵丁米应等九名。各具捷音已经塘报在案。职在哭泉岭同众将官筹划，刘宏（弘）才数年盘踞北山，抢掠蒲、富、泾、三、同、耀、韩、郃各州县，劫杀之惨，黎民苦不忍言。屡征不能剪灭者，皆因山深树多，为逃藏之藪也。此番再不扫除，何以复本部院遣发之命乎。若非布摆罗网，势难擒拿。遂行令延安府参将吴学、降将丁仲甫兵驻店头、骆驼巷等处要口，堵贼北奔张村、金顶山之路；行令固原东协中军杨重新、贺满江兵驻艾蒿店、雕翎关等要口，堵贼西遁合水、庐包岭之路。同官县知县张子鼎选拔向导姚洪等十名，宜君县向导王三重等四名，随营引路。署宜君县事鄜州判官潘朝宗，委令带捕官陈天祐运粮三次，接济军需。侦探得贼从三处山险奔驰。于二十日，发听用副将沈应时、左助金蛟、将官王雄、张玉从刘家坪进兵，由高家村、让地庄、焦家庄、螻蚁沟、史夫沟跟杀；发听用将官刘国玉、折增学、雷电、张国宝、杨复龙等从列桥进兵，由水海子、党家店、新村、赵和尚寺、石梯子跟杀；职同章京杨慕贤吴打那、听用将官李世耀……从玉花洞进兵，由凤凰山、红崖沟、窑头山、黄鹞儿窝跟杀。各处系石山深林，窄峡险峻，人难并走。我兵牵马步行，不能一时扑灭，只图袭尾掩杀。

三路共砍死贼四百有余，活擒二十九名，夺获贼辎重一十七口，马六匹。贼见山路崎岖，自砍马匹多半，钻林逃遁。两日一夜，跟至二百五十里外，于二十一日天晚又兼大雨淋漓，收全三处兵马，查得跌伤家丁马丙彦等七名，跌死拜促，死背马杨成祥等马十六匹。至次日，追袭间途，据丁仲甫下头目赵文启报称，二十二日辰时，贼从峡路沟岚里钻出，丁仲甫即督兵截杀，自辰至午砍死贼兵六名，活擒二名，夺获贼马五匹。（降）将丁仲甫阵亡，又阵折家丁五名。贼夺路往北去讫。职即令副将沈应时……等领兵袭踪往北追赶；再令将官刘国玉……城守中军米友然领兵经上湫头原，堵截贼兵东奔；再令听用将官张玉……等领兵从槐树庄抄截贼兵西奔。续据副将沈应时报称，贼见我兵追急，马弱者自砍腿筋，失马者滚沟隐伏。我兵从五亭寨、马尾崖窑、松林沟、老虎窝、邵庄驿，无分昼夜，又追三百里外，至保安地方，贼滚沟跌死者甚多，于二十五日，大杀一阵，砍死三百有余，活擒二十名。……残贼不过百余，投西奔窜。我兵四日未得汤饭，天晚暂且收兵。将活贼斩讫，止留唐龙所擒伪君（军）师苗惠民。……于二十八日，据督标听用将官张玉、康姬廷、固原东协中军守备杨重新报称，职等蒙发遼截贼寇，果于二十六日正午，马贼百余，从合水地方罗山付岭上自东投西。职等一齐喊杀，贼见势不能脱，将马尽行砍死，舍命恶战。职等督令贺满江……等破阵击杀，随被刘虎、贺莽志、邓朝阳生擒渠首刘宏（弘）才，砍死伪参将一员孙大臣，余孽剿杀殆尽。……随押刘宏（弘）才到职，审查的确，即用木笼囚禁讫。细查前后剿杀，死贼一千有奇，活擒六十余名，路窄难以缚系，同满洲斩讫。……

6. 湖 北

湖北起义抗清频发并湖南拒不受抚 以及清军战守无策等情形

顺治二年十一月 江禹绪 揭帖

钦命招抚湖广、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江禹绪谨揭，为湖南逆形日著，时势种种堪忧，恳祈圣明，早策万全，以救危疆事。

窃惟楚中大势全视湖南，而目前忧危专在江北。盖新附郡邑，归鸿寥寥，城内居民，多不过百人及数百人而止，有事不堪登陴，而零星乡居者，率迁徙未有恒业。无奈军兴孔棘，迫以输纳，未免所在嗷嗷。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致变故丛生。如柯正蕃聚众狂逞，劫掠保安等处矣。蕲水县刘时习等，夜半入城，大肆焚劫矣。崇阳县王钟秀等，缚官掠民，投献湖南矣。乃黄冈县之白云各寨，僭号建宫，称兵拒敌，黄镇徐勇以全师临之，据知府牛铨之报谓彼此互有杀伤，则其势之燎原，又何如乎？乃湖南诸逆，前遣差官俱被羁留，近副将郑廉回报，坚执不服，且敢于遣发伪牌，称兵相向矣。在督臣佟养和统领大兵，自不难灭此朝食，惟是荆、岳之间，种种叵测，不无顾此失彼之虑。则添发大兵，密图胜算，诚刻不容缓者也。战之外则议守矣。各郡皆急，省会尤重。总兵张应祥一旅，见驻武昌，虽其兵之虚实强弱，微职不得过问，然鼓励之亦足以守。而月餉全无，何以责其用命乎？至于黄州、承天、德安、荆、襄等处，非不府各有镇，而事权不一，无裨缓急。所望枢部确议责成，早筹

实效，庶不至推诿误事耳。若夫酌量情形，分别布置，是又在抚臣之临时调遣，而未敢预执者也。事势危急，伏祈圣明立赐施行。……

黄冈白云寨与英山民众抗清斗争情形

顺治二年十二月 何鸣銮 揭帖

钦差巡抚湖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何鸣銮，为塘报事。

为照黄冈县白云寨寨主易道三，负固称兵，号召王光淑等四十八寨，联络英山土寇，阻遏粮饷，抗违剿令，叛形显著，于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职已拜疏上闻。惟恐观望日久，滋蔓难图，先已附督臣佟养和之后，密商剿抚。随奉督臣令，发镇守黄州总兵徐勇相机剿抚。去后，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准总兵徐勇塘报前事，本镇于十一月初六日，奉总督佟军门宪令，督兵进剿白云等寨，师次马家潭，屡行谕劝，拒易道三与王光淑抗拒不遵，益骄狂悖。十五日兵抵白云寨，十六日正督各营官丁亲攻，忽报大岐寨寨主王光淑统领各路援兵数万，蜂拥骤至。本镇即分兵厮杀，自辰至酉，其如山兵陆续齐至，不下数计，兼之药弩火器，密伏林木之内施放，官丁受伤遂多，至昏黑方收兵回营。十七日黎明，令前营副将张鹏、后营副将尹世周……各带领参游都王新诏、郑一统，……齐率所部兵丁，由东路而进，令右协副将张蛟，带领参游薛自成、李尚先……等，率所部兵丁，由西路而入，分头夹击王光淑人马；本镇随带戎旗游击吴伯文、内丁游击徐成功……等，齐率所部官丁，由中路而进。于寅时以大炮为号，三路一时杀入，贼即挑兵十数股迎头接战，我兵奋勇砍杀，

王光淑见迎敌西路之贼不支，即亲驰策应，有标营督陈红旗、张文高，见光淑亲至，即骤马迎击，光淑势力不加，回身欲走，被文高枪搦下马活擒。众贼见首领被获，披靡奔溃。官丁合力追杀十余里，自卯至申，砍杀数千有奇。复差官执令，高声喊（喊）叫，有投戈顺降者即免杀戮。易道三见势穷力蹙，胆落心寒，乞降军前。当时投顺者二千余名，即剃发释放讫。其余尽行四分逃散。除当阵生擒王光淑，并获寨首魏法忠等三名外。……所有渠魁王光淑并寨头魏洪忠等，除解赴总督佟军门听候发落外，理合塘报。本月初五日，又准总兵徐勇塘报，察得大岐原系王光淑向来屯兵之寨，泉华寨系王光淑原住之山，昨王光淑就擒，姑念各寨士民不过为光淑平日势力所胁，今既首逆被获，余宜矜释，随差守备李宗成、田玉等，赍示前往大岐一带抚招。诂光淑胞兄王正伯、王明季，原系泉华寨寨主，见光淑被擒，遂尔潜逃，即结连陈于藻等复仇，将差官李宗成等杀害。当即闻报，随发官丁进剿。正伯等闻风四分逃散。除将大岐寨城奉令平毁，所有泉华一寨，原系光淑胞兄所居之寨，于三十日除收王正伯家小押解总督军前，其寨屋亦已遵令拆毁，其余各寨，远近不等，一时未能尽毁，严谕各寨自行拆毁，俱归故业。谅渠魁就缚，余党心寒，万无有不遵依向化者，且民皆安抚，恐再行平毁，反致惊疑。其白云寨理宜奉令首平，缘靳水知县田玠连报，斗方等寨，逞戈梗化，舍缓就急，发兵前进。俟靳水各寨安抚之日，另行酌处，理合塘报。本月初九日，又准总兵徐勇塘报，本月初三日未时，本镇兵抵斗方，即传各协营官丁围困四面。闻周从助见兵马已破东山，即请英山一带救兵，有副将陈福，部领官兵四百有奇，已到寨上。本镇即差官赍谕先招陈福投顺，以分寨兵之势，至戌时，副将陈福果见兵势不敌，即带领千总二员，竟抵营中投见。本镇密授机宜，囑令陈福，如明晨官丁攻寨之际，以炮为号，尔即督兵内应，共破斗方，随即发彼回寨。于初四日，齐令各协副将，

带领所部官丁，近寨攻打。周从勛正率兵施放炮石，我兵齐至寨门，举放大炮三声，副将陈福从寨内举火接应，竟擒周从勛并英山伪知县刘时叙，即传令官丁，既擒渠魁，不许擅杀一民，将寨城房屋尽行焚毁，收兵回营。察得周从勛通结监军邵起，号召山兵，倡言恢复。英山知县刘时叙，据供称原系河南閩部张缙彦所委，于八月十三日上任，因斗方告急，遂同陈副将兵马赴寨策应等情。前又据罗田知县白廷芳所获奸细二名，搜出密札三封，内有刘时叙通连东山斗方等处，约于十二日各路齐兵先取二寨，后夺黄州之书，故斗方先于十四日竟有焚掠蕲水之事。今幸逆党俱擒，而副将陈福乃能自新投顺，功可贖罪。除周从勛等另行解赴总督军门听候施行，理合塘报。等因。塘报到职。随据该镇将伪官刘时叙、周从勛，并首恶易道三、王光淑等解赴督臣军前，审明奏示讫。

麻城各寨民众千人抢去清军协济军米 及商城抗清杀官等事

顺治三年六月十三日 吴景道 揭帖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为塘报贼情事。

顺治三年六月初六日，据分巡汝南道金事谢允复塘报：据商城县报称，近缘固始县运到协济湖广军米四百四十七斛，令本县转运麻城县交割。卑职于五月二十日拨里夫转运，令典史王嘉珪押送讫。卑职于二十一日往本县西北一带，劝谕散寨归农间，于本日酉时，据本县快手王明善稟称，本日有麻城各寨头目，因懒运军米，率领党逆一千余人，将米尽行抢去，打伤夫数人，沿路

擄去妇女多人，将捕官一并擄去。卑职不胜惊骇，回县再查的确飞报等情。转报到职。职因未显乱首何人，要劫何地，是否因运米起衅，随牌行该道详查，并移会湖省督抚剿抚。去后，初七日又据汝宁府申：据商城县知县贾钟琇报称，除先经塘报外，因查钱粮干系重大，恐逆贼狡计叵测，本县库内原收有京边等项银共三百三十九两一钱三分，密将取出星速亲押解府。于六月初一日解到卑府，一一细讯抢米擄官情由，贾知县口称前情无异。卑府因有抢擄大变，人心惊慌，又恐逆贼出没无常，速令贾知县回县严守城池。本月初二日，又据卑府差去侦探快手刘国明报称，查得商城县五月二十一日有麻城县僧人智明、梅增等，统领数百人，将王典史一家三口锁去，杀死熊三敖等六人，不时有人在县访拿衙役。又有该县山寨贡生黄祥祉，催庐家营人领札付，同往光州，如不领札，先破庐家营等情。据此，初十日又据该府报：据光州申称，查得商城县印官往谒道府，捕官拿去城内赤贫数人而已等情。各报到职。该职看得，商城界连湖省，中多山险，而山寨之民，前此虽云安抚，实未倾心向化，知县贾钟琇正宜严守城池，多方安辑之不暇，何乃轻离职守，致贼入城，任意杀擄。迄今尚不知本官规避何地也。光、罗一带，实切震邻之恐，人心惊惶，急需大兵安定。……

蕪州柯夏王会吾等攻下太湖县城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初九日 刘今尹 题本

巡按江宁等处监察御史臣刘今尹谨题，为塘报县城失守事。

顺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准安徽抚臣刘应宾题前事，奉圣旨：朱时熙、武应元俱革了职，该抚按提

问。据报贼至数千，地方文武各官平日何无侦备，通著察议具奏。仍勒限剿捕，毋致滋延。该部知道。欽此。钦遵移咨备札到臣，随经牌行安庆道府提问，并勒限缉盗。去后，续据招拟未确，駁行按察司复审。今催据署按察司事马政道金事卢世扬呈：问得一名朱时熙，年四十一岁，山东济南府德平县籍，由贡生顺治三年三月内选授安庆府太湖县知县，八月初七日到任。状招：时熙因本县界与湖广蕲黄隔省接壤，明朝屢被流贼残破，城中房屋并仓库、衙舍尽行焚毁，人民逃窜。顺治二年十一月内，前任知县饶崇秩，固无城垣，复经贼残，奉旨逮问。比时熙顶补新任，住宿草房，招抚流民，纠集乡勇，剪草为屋，民不满百，妻子尚无入城，俱是只身。突于九月十四日探报，蕲州土贼柯夏、陈马、刘定、王会吾，及前本县逃贼李时佳，啸聚千人，在于两河口地方，离县二百余里，要往本县掳官劫印。民间贼信，惊慌逃散。比时熙同在官防将武应元计议防守，奈城门向被残毁，兼以无民可守。武应元兵丁止有百名，将四十名两路出探，相随止六十名，贼势汹涌难抵，时熙就不合护印退至四面寨地方，相机御剿。武应元亦不合退兵四面寨，请兵协剿。九月十八日，贼自两河口由宿松小隘而出，四更时分忽抵城下，贼入城内，见无人民库藏可掳，亦无日食米粮，随即逃去。时熙乘贼奔乱，随率领乡勇高承法、高成龙等，追至白洋坂，擒获贼首王会吾等三十三名。武应元追至将军山，擒获贼首陆兴虎等十三名。又获赵正贼党副将丘福等。申报道府。比有提塘官王以铨，探得太湖县于十八日四更时分土贼袭进，官民人等先知护印而逃。等因。塘报巡抚安徽刘都御史，会同巡按毛御史，合词纠参。奉旨提问。……再察得前塘报贼数千，乃寇党虚张声势，恐吓人心，细访实未过千，又揭竿于楚地蕲州，事关隔省，飘忽而来，难以量度。安庆驻兵，鞭长不及，兵到而贼已去。随于十一月将前贼刘定、柯夏等，已经楚兵剿灭矣。其贼党李时佳、陈君岳等，亦在本道招安

羈候。余党刘志、王会吾等三十三人，已经朱知县同乡兵协拿赴本道申明监毙。……豫王札季守备武应元带兵百名，一以御猛兽，一以防草窃。不意九月十八日，有湖广蕲州两河口土贼柯夏、刘定、王会吾等，并李时佳，纠贼数百，突由宿松小隘岭而出，城内无妻数十人民，各自纷逃。县官朱时熙并中军武应元，见城内既无人民，又无存积，死守无益，前后退至四而寨。土贼见无人可杀，无财可掳，无屋可焚，顷刻回蕲而去。随经蕲州官兵，将土贼刘定、柯夏等先后擒剿。朱时熙回乡保乘蕲兵追杀时，当将土贼首刘志、王会吾等临阵擒杀殆尽。内有余党奔入宿松湾池与赵正合伙，已蒙内院洪大学士发兵剿尽。……

黄州民众在麻城击败清军情形

顺治五年八月初九日 迟日益 题本

钦差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迟日益谨题，为塘报事。

窃照黄州土贼，先据该府副将线维绮等各警报到臣，已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具疏奏闻矣。随督臣与提督臣商同臣，发臣标中军成溥、提标唐铨、赵真植等，各领兵马，前赴黄州，会同线维绮商议贼情，酌量缓急，相机堵剿。去后，督臣、提督臣与臣等又虑此时各贼俱倚伏深山林菁岭峻，严谕兵勿穷追，俟候深秋再议，慎重万全之意也。至七月二十一日，据线维绮报称：七月十三日，职同抚标中军成溥、提标将官唐铨、赵真植等，发兵侦剿麻城县土贼。于十五日据职营千总鄂效鹏等报称，职等领兵在贼打鼓寨傍扎营，死贼暗集围困，随打一仗，各贼散去，纠贼复来围困，势在万难，急发效应等情。报职。随即商会，次早职同成中

军、唐将官等，各领兵进山救援，分八股头扎营。自十七日未时攻围打鼓寨，至申时讫死贼三万余，遍山夹岭，蜂拥齐来。职等看贼势愈众，各将一齐奋战，一阵杀伤死贼甚多。时已渐黑，收兵回营，及查成中军、唐将官提标内司守备周大选、千总谢三锡、职营千总鄂效鹏尚无下落。职于十八日回兵本县城外扎营等情。到臣。该臣闻之不胜骇悼，随牌行确查阵失情形。至二十七日，据臣标署左营守备张汝才回称，职奉本将成中军令，十七日在麻城进山，攻打鼓寨，救援鄂效鹏等官兵。各将分定信垵、线、赵、唐三将扎营逆寨正南；成中军带领本标左右两营兵丁，扎营逆寨正东；职奉成中军令，带领千总张奇捷、把总杜之亨、张文荣、谭应奇等，各统精兵，离老营过山攻击，断截死贼西路水道。正在着力攻打，只见正东山上旗号遮天，火炮无数，四面齐至。线、赵二将见贼势重大，山岩险峻，便先起营，止成中军与唐将官俱在破寨，被贼围困。职见官兵伤亡甚多，到处逆贼埋伏，只得督同千把等官，拼死杀出重围，救护残兵三百有余，询问成中军未见下落。职领马兵转回原路找寻，止遇字识熊起携印逃回交职。三标兵马当即收兵回县驻扎，细查本标阵亡将官一员成溥，兵丁十九名，带伤千总一员张奇捷，兵丁六十五名，阵失马骡十一匹头；提标阵亡将官一员唐铨，守备二员周大选、于得功，千总一员谢三锡，兵丁三十名，带伤把总一员阵辅，兵丁十名，阵失马三十三匹，带伤马四匹；黄协标阵亡千总一员鄂效鹏，官兵七员名，带伤兵丁十三名，阵失马二匹，一一详查明确，理合呈报。其本将关防，当同差官交付麻城徐知县验明封固，另差的役呈缴等情。……

麻城民众周于义等抗清攻河南 光山等地及清军发兵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十月初五日 吴景道 塘报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为塘报官兵剿杀贼党事。

案照麻城逆贼周于义等侵犯光山地方，并官兵剿杀情形，俱经塘报内院并兵部外，今于九月十九日，又准南汝总镇张应祥塘报：本月十四日，据标下汝宁防将朱国强报称：九月初五日，卑职督兵杀贼大溃，已经塘报外，因天晚收营，初六日寅时移营田家冲，即著典史王正才持巡道陈副使招抚告示，并卑职谕帖，亲至阳山寨前，再三劝谕，遂有闾寨人民下寨投见。即据众百姓公举本寨领札贼副总一名查明卿，督长四名陈时、陈其光、陈寅先、查陈。……据查明卿等供称，打仗者不满百人。卑职责顺贼领札各头目个个面认，真正随贼与官兵对敌者，法令俱已斩讫。其未出寨对敌者，婉谕各领妻子，造报花名，令其下寨归农。其寨墙房屋拆焚讫。又有敖山顶，有南北两小寨，因初三日南寨截杀卑职拨兵，噉（砍）一明、郭进禄、邴唐儿坚守不肯招抚。卑职同巡道中军贾继道、本营中军满其性、千总任养才、王强、刘明、李养成等分攻西面；南汝镇千总李跃龙、强国英等分攻东面；典史王正才领乡兵分攻南面。一拥扒上，尽行破杀寨墙拆焚讫。其得获贼妇、牛只等物，并轻重伤兵丁姓名，俟卑职查明另报。敖山北寨更加力守不抚，且打伤兵丁甚多，必以攻破诛戮，以绝逆叛之祸根。……查得各营得获贼妇一百三十八口，大小牛七十七只。各营轻重伤并阵亡兵丁三十四名，临阵鸟枪打死马五

匹。又初七日拿获阳山寨贼一名蔡五儿，赴寨内起出衣服一包，内有拨兵号衣三件。公同各官面审，据蔡五儿招认：杀死拨兵三名，系阳、赦二山两寨人，有□头田启白领贼截杀，阳山寨分号衣三件；并□物等件，赦山寨分弓箭什物，供吐真情。已将田启白斩讫，今将号衣并活口蔡五儿另文解赴本道发落。……

麻城抗清民众在河南光山商城作战情形

顺治六年七月初三日 吴景道 塘报

钦差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吴景道，为塘报擒获捷功事。

顺治六年七月初一日，据分巡南汝道报称：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准分防汝宁参将朱国强、镇标中军兼左营游击苏养元、右营游击党从戎塘报，本职等于六月十二日驻师普江河地方，三面皆属贼藪，且系吴、楚连界；山高岭峻，马步俱艰。本职等拔藤攀树，直登最高岭头，相其扼要，分兵堵御。有商城卫知县，亦领乡勇数千，防剿长岭关要口。彼中情形，该县自有塘报。乃于十三日，忽据拨兵李秀花探得，楚贼伪参将沈学习，窃据屏风岩，只离松子关五里，带领贼众千余上关，意欲打仗。本职□据此，随分计攻剿。于十四日，本营统领中军□其性，千把总任养才等，领兵攻贼东面；左营统领中军程白明、千把总李弘才等，领兵攻贼西面；右营统领中军贺虎、千把总刘全等，领兵攻贼北面；只余南面一处，系楚师必攻之地。四面环围，直捣巢穴，砍杀死贼百十余人，当阵活拿贼头一名沈学习，并活擒散贼二十二名，众军士益加奋勇，径欲长驱。本职等诚恐深入楚地，与豫境不相照应，未免顾彼失此，急令退师，于松子关扎营。一面侦探

楚师信息，俟有情形另报。……所有擒获死贼，因行营不便羁系，审明尽行枭斩，只存活口贼参将一名沈学习，贼党四名张旺、刘贵、潘有义、詹兴并伪札告示，合行移解。……该本道看得，黄麻逆寇，播雪年余，而光商接壤之处，靡不受其荼毒，前我兵会剿，黄逆尽绝狂氛，光山始获粗安。复奉宪檄，移兵商城，共图扫荡，三军踊跃以争先，六月兴师，而不惮攀藤附葛，陟险登巅，遂生擒贼将沈学习，活捉贼党张旺等。伪札、伪示、旗帜、器械悉为我有。今逆寇胆落，渠魁指日成擒，虽官兵之勇敢可嘉，实宪台威灵之所致也。除擒获活贼沈学习等发商城县审招，另详器械存营候示外，所有伪札、伪示应解宪台验夺等情。据此，又据汝宁府报：准朱国强手本报称，六月十八日，准商城县手本报称，窃照麻贼自逆天猖乱（以）来，已将二载矣。本县选练乡勇，日事堵御，乃于六月初八日，突报麻罗贼头陈贵久、陈孟英等窥犯松子关一带，杀人焚房，乡兵不能抵敌。又于初九日报，麻贼伪副总李元卿、李弘卿并伪监军道熊允谟抢犯长岭关界，杀死乡民张太，劫掠地方如洗。本县以贼犯两关，兵应两出，即商烦三位贵府，由县南鱼子店、飞旗山、牛氏畷、普江河直抵松子关扼御；本县由两南寅山白鬻直抵长岭关。两关相去二十里许，呼吸可以接应。乃本县带领生员吴应鼎、邓芝、内丁卫笃生、卫国祯等，公正农长邓文昌、郭昶、卢三汲等，于十四日至商地白鬻，隔界七部畷即系麻贼地方，其中真贼尽行逃遁，只余良民数百，闻本县亲至，跪接路旁，情愿招安，泣陈苦楚。本县即用好言劝谕，着令归农讫。本夜，复据侦役郑光启禀称，长岭关贼已扎前路，准备厮杀，等语。本县复差内丁打探，与前无异，即刻传谕各路乡勇，饱餐进发。天明抵关，贼打白旗十数面，竟与我兵迎头对敌。幸我乡勇奋不顾死，力挫贼锋，当阵砍杀死贼二十三名，俱验讫。着令抛尸原野，以警余党。贼首李元卿、熊允谟带领败贼，俱奔近界狮子寨上。本县恐其兔脱，即催

乡勇将寨围住，寨上矢石交加，我兵攻杀益力。李、熊两贼计穷，下寨投诚。本县着他速叫余贼下寨，一概不杀，不料寨贼怀疑，反将我兵打伤数人，我兵拼死复攻，于二更时分，将寨攻破，其寨去界数里，胁从良善尚多。本县谕令好人下寨，申明实放。其真正死贼，或被火烧，或被兵杀，滚崖落涧，死亦几尽外，获活贼男妇十一口，……再查本县乡勇，重伤八名，轻伤一十七名。本县除即日将有功并带伤乡勇竭力奖赏外，为照麻贼妄奋螳臂，为害已深，致烦两省大兵冒暑会剿。乃复不自改悔，越界焚掳，残商一片土几至不救，若非仗三位贵府洪威密谟，与夫各乡勇效死用力，区区俗吏，亦何能奏此微劳耶。兹幸抚剿两处，贼胆稍寒，想万苦残商或可无事。事关会剿死贼，理合移会。等因。到协。手本移会到府。准此。又据商城县知县卫贞元报同前事。据此，理合塘报等情。各报到职。该职看得，麻城贼首周于义，盘踞山险，为害已非一日。贼党沈学习，受周贼参将之伪札，验看已真，枭斩何辞，应与伙贼张旺等四名，候该道审明，请旨正法。其伪札、伪示，语言狂悖，应存案候事结焚毁。……

湖北抗清民众攻克南漳及清政府 核查阵亡官员事

顺治十年二月十八日 噶达洪等 题本

户部尚书、督（署）兵部尚书事、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群寇合股猖獗，孤疆万分危急事。

该鄖阳巡抚赵兆麟题前事，内称：案照臣于顺治九年十月十九日具报南漳失守情形一疏，奏奏上闻。随又檄行分巡下荆南

道，查其该县儒学印信、仓库、狱囚、并阵亡文武各官。去后，惟据该道副使苏宗贵呈复前来，该臣看得，南漳失守前疏已悉，查文官则阵亡知县姚延儒、典史濮昌国、教官贺泰来；武官则阵亡镇标前营副将尤现、中军都司张光秀、千总吴镇邦、张腾凤、把总尤国础、阎贵、张文通；阵亡兵丁二百二十八名；阵失马骡一百三十八匹头，盔甲一百二十五顶付；三眼枪四十杆。查印信除南漳县儒学印信一颗，系臣标随征官陶际虞在尸中寻出，报臣送道转发讫；阵失本县知县印信一颗、七里头巡检司印信一颗、金厢坪巡检司印信一颗。该县原无狱囚，其监房尚存。仓库新立川堂之内，已经焚毁。再无可查。……

黄州易道亨等与东山周承谟等聚众抗清

顺治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迟日益 题本

钦差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迟日益谨题，为呈解贼首事。

据按察司呈，问得一名易道亨，年五十岁，黄州府黄冈县人。不合不守本分，谋为不轨，与见获逆犯易葵芳、易伯临、何惟贞、易松儿、易得儿俱系同伙叛党，盘踞黄冈县白云寨地方，与见今追剿败逃贼首陈誉早、李有实互相倡乱。顺治六年间，巡抚迟部院提兵进剿，道亨等计穷就抚，蒙迟部院许其自新。比道亨自合悔过向化为是，就不合包藏祸心，见湖南孙逆鸱张，东山贼首陈誉早、李有实叛乱，道亨因于顺治十年二月十二日，将猪一只、羊一只，接陈、李二贼，在贺家坳发誓，饮酒聚众上寨，仍行劫掠。比易葵芳系道亨哥子，领带贼兵，前赴蕲水县上巴河地方，劫掠乡民牛驴等物。易伯临系道亨一家，易松儿系葵芳

子，易得儿系道亨小子，俱在劫擄伙内。又何惟贞系贼首李有实伪副将，亦曾带领贼兵，于油河嘴地方防守隘口，以致地方乡保，将道亨等做贼情由，屡次呈报在官。又易复宇系屠沽营生，平日信口无忌，动称晓识贼营，故地方乡保亦将复宇报出。比道亨等叛情已著，因高将官领兵杀败贼党，李游击领兵攻克白云寨，道亨知势无能为方，下寨投见，致蒙巡抚迟部院密令该将擒解。比李游击班师回省，具由为呈解贼首事，于三月二十六日又将易葵芳、易伯临、何惟贞、易松儿、易得儿并易复宇，俱解赴总督祖部院台前，奉批仰按察司会同守武昌道确审速报。奉此。三月二十八日，又奉巡抚迟部院宪牌，为发审事，案照渠逆易道亨，顺治五、六年间受伪札总兵，与逆首周承谟、李有实、陈誉早等作乱，黄州府属一州七县尽遭蹂躏，止黄坡一邑，稍获安靖耳。本部院亲提师征剿，追擒半载，计穷势迫，因而就抚。本部院体朝廷不杀之仁，姑从宽宥，冀令自新。岂期狼心不化，乘湖南孙逆熿退，复与李有实、陈誉早等鸩通谋叛，招兵杀擄，大肆猖狂。及本部院调发官兵，分途堵剿，尚不早为格心，仍啸聚白云寨抗敌。后见高将官杀败李有实，陈誉早只身逃遁，李将官统兵白云寨下，催兵攻克间，本犯知势无能为，遂下寨乞抚，不过希缓须臾之死耳。本部院密令擒解前来，发司监禁，合行审结。……易道亨黄冈县东山土逆也。顺治五年间，乘江右金逆之变，与周承谟、李有实、陈誉早等群起谋叛，黄属概为蹂躏。及臣于六年春提兵剿荡，而本逆势穷乞抚。臣因体皇上不杀之仁，许令自新。詎狼戾难驯，本年二月内，仍鸩通李、陈二逆，立誓作乱。挥兄易葵芳，侄易松儿，族人易伯临，仆易得儿，统贼破堡，大肆焚劫，地方又道荼毒。臣分兵入山夹剿，时逆犹踞寨抗敌。迨一闻渠逆李有实等败遁，自审螳臂难退，故官兵临寨，始事急投见，妄冀缓死。……

李阳春受永历总兵印及被清军俘获情形

顺治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祖泽远 题本

（上残）贼众大溃，连破四营，杀死贼众，尸横遍野。在阵生获伪总兵一员，铜印一颗，锡印一颗。余贼四散奔逃，纷窜深山，日暮收兵。……于本月初三日官兵回营，即会同提督本道，并协将府县文武各官，于教场内查验。审伪总兵一员李阳春，系掌盘大贼，新受永历伪总兵楚豫之印。其余长发老本真贼，法宜尽行起解，缘路途遥远，押解不便，当经正法二十七名，存贼十名，并伪总兵，见在呈解。内有胁从未久者，如开一面，释放归农。……该本镇看得，巨贼李阳春蹂躏荆、澧之界，匪朝伊夕，今复受楚豫伪镇之印，纠连贼党窥伺桃源，真狰狞之巨寇也。今幸潜师直捣，一股成擒，剪除十年未灭之寇，官兵可为用命之极。……李阳春，贼中之渠魁也，受楚豫伪印，统众盘踞于扼要之地，藉辰贼为声势，辰贼尤藉阳春为耳目，互相犄角，诚为腹心之患。幸该镇挑发精兵，乘除夜直捣贼穴，连破四营，阵擒元凶并活贼无数，获此大捷，可褫诸贼之胆矣。此一役也，仰仗宪台暨各院部威灵，指授方略，是以该镇及诸将领实赖以成功也。理合塘报。等因。据此。又据辰常总兵官杨遇明，将伪总兵李阳春，同贼犯张之性、夏大、张三、谭庚、毛文新、王世才、二娃儿、吴二、刘玉伯、七儿，并伪印二颗，押解到臣。随发督提二标中军参将李春芳、贺震彝会审。去后，今据回称，一据伪总兵李阳春供：系汝宁府人，年三十一岁，原系张光翠右营，旧有六营，因光翠往贵州去了，阳春未随，已离四载，其别五营已散，不知下落。今阳春改立左营，有二千人。昨同营系中营张四德，

右营姚成，俱系伪总兵，无印，共有五六千人，止有马十六匹，原在澧州山内，向无粮草，今移到毛家河，就近打粮，离常德一百八十里，离桃源一百二十里。因有伪总兵刘之福在辰州府属曲容地方住，他与孙可旺(望)联络，要总统。阳春等不服，与他讲口，刘之福遂而上本，说阳春有二心。有辰州府住的安化伯莫宗文，提督姓陆，金事姓王，差官到营。阳春于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去见辰州府伪安化伯等官，说要总统讲口的话。十六日起身回营，不期被官兵捉获等语。一据张之性供：系河南陈州府人，原在闯贼营内，后被姚黄拉去。有李阳春见性是同乡人，来姚黄取在他处。李总兵有二千人，马骡有二三十匹，不在一处。因四家总兵内，有刘总兵要投孙可旺(望)，我们这三家李总兵、张总兵、姚总兵不肯去，又怕孙可旺(望)，所以李阳春到辰州去，是(足)踹两家船意思等语。一据夏大供：系澧州人，住罗家坪，离城四十里。因上年五月内，往唐木街卖茶，离澧州八十里赶集，被张总兵即张缠头拉去营内，并无亲戚等语。一据张三供：系石门县人，被张缠头营内跟出兵马打粮，被官兵阵获。一据谭庚供：系四川夔川府人，随于营水营中军肖国华投诚，因解散兵马，在枝江县董市种田，因天旱无收，于上年三月，往魏家坪贩茶，被张总兵拉去。一据毛文新供：系澧州人，观音寺地方住，离城八十里。于上年正月与父并妻、姐夫子俱被张总兵拉去，因父走不动杀了，此时妻与姐夫子见在常德。一据王世才供：系澧州人，住谭木港，离城一百里，于上年三月内被张总兵拉去，家中无父母妻子。一据二娃儿供：系澧州大堰塘人，离城三十里。于上年十月内被贼兵掳去，无父，止有母在家。一据吴二供：系松澧县九芬蕊人，离城二十里。于上年四月内被李总兵掳，家中无父母妻子，止有亲叔吴国宇。一据刘玉伯供：系澧州石门县人，比乡十六都。于上年四月内被张总兵掳去，妻、子共六口，见今被获在常德。一据七儿供：系德安府人，先系八贼拉去，在澧州为民。

又于顺治九年十月内，被张总兵拉去等语。转报前来。据此，除谭庚随询标下投诚金事于大海已实，并夏大等八名审系被擄，会同经略辅臣剃发，分发各州县安插……

7. 湖 南

张黑神等攻辰州未克

顺治七年八月 兵部 揭帖

兵部题，为恭报镇臣飞捷，仰祈圣鉴事。

该湖川总督罗绣锦题前事，等因，奉皇父摄政王旨：马蛟麟力战获捷，劳绩可嘉，在事人员，着察明叙恤。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随行查。去后，今据该按册报，移咨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张黑神等攻围辰州，势已重困，幸守者能坚持，救者能奋往，遂大破之，得其伪官并军器甚众。……

曹易汪等起义军联合瑶民攻克常宁 桂阳临武等处直逼衡州

缺年月 线缙 揭帖

钦差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戴罪听勘线缙，为飞报万分紧急军情事。

本年八月初九日，据永州府知府纪国相报前事，内称：七月

二十四日，据永州参将差往祁阳接护粮船把总霍文报称，于本月二十三日早到祁阳河下，见祁城已竖红旗，逆兵盘踞，县印捕各官不知下落等情。到职。该职看得，祁阳不守，咽喉断绝，泣望立发大兵等情。八月初十日，又据衡州府知府郑经塘报，万分迫切事，内称：七月十二日，据临蓝贾参将逃回溃兵张白谏称，临武困守月余，于七月初一日突被曹贼破城，贾参将并县印官俱不知下落等情。同日又据本府称报协标防守常宁县千总胡近元等报称，七月初九日，曹贼、猛（瑶）贼、易百朋贼兵三路不计其数，合围常宁县城。职等统兵出战一仗，贼众已困三面，兵寡粮缺，守无可恃，且来贼水陆已有数万下衡，职于十一日商同县官回兵柏坊，以护衡水咽喉等情。十七日，又据常宁县知县郭鹏霄禀，为飞报军情事，本月十五日巳时，桂阳州贼数千，再衡县城，汪胡各将官退扎柏坊，职带病同典史傅大缙随营在彼，屡请大兵不至，故有失守等情。八月十一日，又据衡州副总兵王世雍并职防衡州副将董世虎报，为贼围孤城，危急旦夕事，切照永州危困，自七月二十日塘报过后，水旱不通，至八月初一，已十余日，始有一乡民自永城内于七月二十五晚密藏塘报从山路偷身来衡，报称贼情万分紧急，现今祁阳熊罴排山，冷水滩各隘，贼兵截踞，常宁、柏坊、招源、河口并来阳、建兴各都，小江口、东阳渡逆贼遍地，旗帜漫山，不计其数，势近衡州。伪牌伪示遍挂，近城柴米俱无，止存衡州孤城，四路皆贼。虽有衡山一县，窃虑汪、熊各贼狡出，又有燕子窝余党蠢动，咽喉尽塞。且士民解体，莫能维挽，泣望急救倒悬。各等情。到职。该职看得，衡水地方辽阔，州县接连广西猛（瑶）岗，如永州全属，前有祁阳，尚通一线，今已沦陷，止存永城，孤注困困，存亡莫知。而衡州属地，桂阳破后，临武、常宁相继摧残，且顺流渐逼衡州，断绝粮草。若两城不保，一苇而至长沙，将湖南各郡，俱付贼手。职以恢常露宿江干，扼腕郡县失陷，寝食俱废，形如鹄立，盼望固山

大兵，虽到武昌移请数次，尚未兴师，待至尽破而从头收拾，不知费几许钱粮，劳几多士马，涂炭几多生灵而后已也。职愚力竭，计无复支，惟泣恳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敕部严催固山，速为恢剿施行。……

8. 安 徽

清政府查明因剃发官吏勒索激逼 民众攻入无为州城情形

顺治二年十月 姜金胤 揭帖

巡按淮扬等处监察御史为查明州城失事缘由，谨补牍再陈事。

职前以无为州被贼逾城劈门一事因，于塘报疏中入告矣。维时止据该州之文职，恐别有隐情，是以一面拜疏，一面严檄行查。而该州之失事，盖有由矣。捕官王德化利欲薰心，借以一二愚民剃头稍后，勒索无休。甚而一乡愚触其怒，遂挾而杀之，声言请兵剿洗，以致土贼许应赐、许大旅等，父子生员聚众八十余人，八月二十四更时分，扒城而入，杀死守门人汤如山，拥入州衙，劫去州守之兄朱大堡绸缎细软诸物，掳去州同苏汝遐欲杀，以百姓言系请（清）官放还，劈西门而出。街民许国泰等领众急追，杀死贼许大朴、陆性明、万茂吾、左二，获白驢（驢）马一匹。州官拿获许应赐，监放。又据安庐道报，有和州王副将奉命往剿，擒获张长等八名。等因。到职。……

安徽各地抗清情形

顺治二年十一月 毛九华 揭帖

巡按江宁等处监察御史，为恭报池太徽宁广德府州情形事。

职奉命南巡，以为南方不烦兵而服，庶其定矣。及入境，则觉有大不然者，职于是急欲以地方情形奏闻，而各府州县，呼应不灵，或其时正在交兵，或喘息未定，或道路梗塞，职又以料理科场事务，不能即便亲巡，颖秃舌敝，逾月而犹有未尽报者。谨据池太道高岐凤、徽宁道庄则敬与提督张天禄各塘报，开列一一为皇上陈之。一池州府所辖六县，本年四五月间已被左兵到处攻焚掳掠，在在空城，惟余贵池一县，止于焚毁四关。七月内，有原任本府推官朱盛浓者，当英王临府时未顺逃走。后见大兵北上，又兼煽发之举，即蛊惑乡愚，伪称监军道，统兵诈称十万，结寨石埭县七里地方，攻破青阳，掳知县吴璠，杀典史林绍台，破石埭，掳典史赵运太，径逼府城。而本府劣监吴应箕附之。幸而本府推官彭清典率文武官绅，齐力防御，得保危城，以待救兵。二贼又攻破建德，掳知县吴伯伦；破东流，缚典史鲍鲸鳌。奉豫王令旨，八月初五日，命总兵于永绥镇守池州，合兵攻克白洋等数寨。至七都寨，贼统徽州黟县、泾县、太平县、石埭县、三十六天罡，环山如蚁。于总兵奋臂一呼，各将齐进，杀贼甚多。知府马弘长身被二枪。朱盛浓削发为僧逃去。恢复石、青二县，查皆空城，鸡犬无闻。弘长、永绥出示招抚，始渐回还。其吴应箕犹招兵未服。十月十三日池太道协同于永绥差参将王肇基等统兵进剿，四处断其归路，至梅坑、沟田等处，应箕败据乘顶山，众兵擒获，伤重身死，传旨奏捷，恢复建、东二县，此池州

情形。惟贵池以附郭瓦全，铜陵以残毁免祸而已。太平府所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自五月内俱被黄兵劫掠，而当涂尤甚，破城焚杀老稚以万计，妇女掳掠以万计，自余逃亡殆尽，遗骸塞道，室有青草。虽推官张万选、旧令张淑和等招徕抚绥，然大创之后，凋敝遗黎，至今亦稍有生全。芜湖被黄兵劫掠，城虽未破，而关厢间被焚毁。繁昌虽未残破，然大兵经过地方，百务烦苦，区处艰难，犹为彼善于此。要之太平府归府之后，四方贴然，外无勾引，内无携二。宁国府所辖六县，先该宣城县南湖地方聚众抗违，不肯剃头。总兵张天禄驰至宁国宣谕间，七月初四日，有泾县旧令尹民兴率泾县及南陵乱民数千，直至南陵城下。该本县知县朱黼饒率典史杨一俊暨在城乡勇屡次杀退，天禄即于初九日统兵与朱知县前往生擒巢生王一衢之父，南陵稍宁。是时，宁国府城外，遗地逆民，杨柳铺则有冯烦四一股，华阳山则有颜留真等，麻姑山则有东溪王贼之兵，南湖则有贡贼老巢之兵，宁国县则有金声胞弟及万曰吉余党之叛兵，黄渡港口则有麻三衡之余党逆衿王协寅等大股之贼兵。七月十六日，土贼围府城，知府朱锡元协同各官分汛防守。十八日募兵出战，矢伤朱知府左目。自张天禄令总兵丘越镇守，又差副将杨守壮、赵大捷等各领兵星驰援剿。于二十日正值尹、万、吴、刘四贼四面攻城，当阵擒获伪军师丘祖德，供与金声、万曰吉同行共举，愿死等语。尹、万三贼败逃，万贼为都司刘自什射死。次日，杨守壮等复擒刘鼎甲、吴之球等，贼首麻三衡退踞三关，亦为守壮擒获，驰解正法。盖自丘越到宁，一月打仗七次，每战必擒渠大胜，始得保有宁境，宣城附郭，所以止失水阳司巡检也。宁国知县公出，被徽泾二处土贼将主簿、典史、教谕缚去，将本县家属监禁。旌德县知县黄综，吏书接至中途，闻剃发之信，各自逃回地方。置棍结党，不许衙役接官上任。徽州兵过旌德三十里，把守隘口，凡剃发者，不令一人放过。八月初六日，张天禄差各将驱

杀清戈江、泾县乱贼。泾县原为尹民兴旧游之地，故盘踞于此，沿路险要，各设多兵防守。督臣于八月十六日，会同卜从善、杨守壮、雷守才及李遇春等，各统兵由东路攀援而进，围住泾城东西南三面，又发副将刘荣、参将李必等，统兵由西路抄进，亦抵泾县接应。各将四面列围齐攻，十七日，都司陈得功等于南面先登上城，各镇将诣县堂，库藏如洗，乡绅人民自五月间已挈家陆续出城逃避，见在城不过零丁小户。其抗拒守城，约三千余，则皆尹逆所集之兵，尽将贼兵枭斩。小民宥令剃发。而尹民兴已于十六夜潜逃矣。九月十一日，各将会合水陆并进，扫荡麻姑，廓清南湖，遂议分兵两路进徽。令胡茂祯、张应梦由宁国县抵徽界，即安抚宁邑，天禄同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由旌德抵徽界，即安抚旌邑。十八日，天禄等至考坑，地险面备严，诸将极力攻破，杀死伪总兵等官，及金声弟金经等，又擒旌德伪知县吴靖，长驱抵旌，有耆老数十来迎。茂祯二十日至港口，距宁国县三十里，徽兵万余，冲杀前来。各将奋力杀败，至石岭、石桥等处，烧毁寨栅，直至城下，关厢寂无一人，盖因港口败衄，尽行逃散也。有宁国知县杨名远，随营鼓勇，入城传示，安抚百姓。其伪知县张懋贤等俱逃。天禄等自旌德进破濠寨司，前至翠岭、新岭，两路并进，连破十余寨，直至绩溪，金声已出南门逃去，杨守壮追及生擒之，驰解贝勒正法。其余各擒伪都司等官。县民先已逃避。二十二日，各镇齐至徽州府城，见城内人民有躲避者，即传谕令回家复业。又发脾气于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四县，令其速来投顺。数日后，休宁在乡人民有投见者。二十八日，令总兵李仲兴统兵前去休宁城外，参将任德昌暂管休宁县事。面黟、祁两县，犹聚集渔亭不降。三镇臣于十月初三日各发标下副将等，三路前进，至渔亭各贼，仍负固要口，官兵奋勇攻杀，贼势不敌。我兵进至桃源洞，有祁门伪总兵许文瑾突来援救，被副将李遇芳当先擒获。诸将各擒伪将不等。初六日，遂有

黟县学训导范国章等具文投顺。初七日，祁门县典史陈有忠等具文投顺。初八日婺源县民江光先等各具呈投顺。俱已剃头。各分兵镇守讫。至是而宁之太邑，亦来投顺，而徽、宁二府之事毕矣。盖徽、宁、池之祸，始于徽州，恃有六岭之险，唐宋以来，不被兵，而金声遂认为可守而不可破，蛊惑合属，不归王化，而丘祖德应之于宁国，尹民兴应之于泾县，朱盛浓应之于石埭，此呼彼应，一唱百和。盖以徽为巢穴，而以泾为藩篱。泾、旌、宁既顺，而徽之不能久抚可知矣。此诸将兵机之妙也。又据广德州知州闵以栋声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日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暂住招抚，而祝令亦到，随拚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灭迹绝，闻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夫此四府一州百姓，皆我租我税之民，止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致城空野空。使非诸将戡定，抚臣运筹，尚不知何时结局也。……

桐城无为等处民众假称史阁部 攻下巢县及清拨兵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二月 李胤岩 揭帖

巡按淮扬等处试监察御史，为塘报事。

职巡历寿春，本月初二日午时，据庐州府塘报称：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未时，据巢县署事本府通判张廷谏申前事，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据本县典史张万成呈称，侦探民壮张云回称，前在

庐、舒、桐城、无为搭界铜锣尖地方，土贼因被本道大兵赶散，目今复至本县大埠垅地方，离城四十余里罗家巷聚集，多人随伴张启之、罗启之。有本地张总甲云称，内有史阁部子史三爷在内。又云史都爷不日可到，每人俱有腰刀弓箭等情。据此，诚恐不的，复差快手彭昇国侦探。去后，亦报相同。奈巢县城垣水崩五处，去年修理未完，城内绅衿士庶闻风惊慌，谩委署未久，仓卒难以防守，事干地方，拟合申报等情。又据本地侦探快手吴先乾口报称，本月二十六日夜三更时分，有贼自称史抚院三公子破城，天明安民，将小南门房烧了二间。彼时传令旗救火扑灭，并未见杀人。巢民有惊逃者，用令旗赶回。不知张通判避于何处等语。据此，该卑府查系口报，未足深信，伺探的另行驰报。仍一面将府城各门加添官兵，并请本城绅衿日夕严加防守。复行所属州县万分堤备，防贼奔逸外，系干城守，请乞速檄官兵前来救援等情。本日申时，又据该府报称，本月二十八日巳时，据前差侦探无为州贼情快手戴吴回称，于二十七日自无为州回至巢县，方知本县已于二十五日三更被土贼攻破，本贼众尚住城内。及进城探听，至察院门首，看见里面堂上坐的说是明督史三爷，见其头戴纱帽，身穿大红员领，出示安民，招集铺户各开铺面，照常生理。吴即星夜回来禀报等情。二十八日申时，又据差探快□□曰，李等探至东山口地方，获来高并驛马夫陈从仁、保子二人审称，二十七日一更时分，有土贼小头目鲍赤甫往巢县大西门，打小白旗一面，领来十数人，赶去本驛马六匹。将身主马户高登荣、王成甫、翟明吾俱拿至伊亲生员李阳之宅内拷打，带往巢县去讫。因府城内有马二匹出差未回，令身等前来回马贖主。又称，破巢县贼首系张天保，原住焦湖岸等情。塘报到职。该职看得，土贼窜袭巢城，踞中猖獗，不过釜底游魂，歼此无难。随面发寿营副总兵毛贵，挑选锐卒，前往恢剿。一面飞移总督漕运户部右侍郎吴惟华、巡抚凤阳等处右金都御史侯议处陈之龙，调发大兵，克期

赴巢，务必灭此而后朝食。……

抗清民众在巢县无为活动情形

顺治五年二月三十日 吴惟华 揭帖

钦命总督淮阳等处地方、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恭顺侯、兼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惟华，为塘报紧急贼情事。

职与部臣库礼，于二月初十日，在淮河岸亲催粮船过淮间，接得庐州府塘报，本月初三日申时，据府照磨陈明锦塘报，内称：卑职蒙委同本府亲随家丁赴巢剿贼，初一日至柘皋，探得巢县贼已逃去，尚有余逆埋伏于万角山，遍地火光，呐喊放炮之声不绝，只得暂住，相机前进。又探得，初一日无为州乡绅士庶，俱投顺逆贼。有鸡鸣桥、九冲口、皇山、马家湖等处百姓，纷纷成群，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不等，各称赴巢投贼等情。到府。又据道标营百总陈道龙塘报，内称：正月二十二日自无为州赶贼至铜锣尖，并无踪迹。奉本道撤回，住无为州东关。闻得二十五日夜贼破巢县，二十七日往黄落河赶船，封粮船回来挂红，二十九日晚贼同南乡史家巷土贼五枝俱趋无为，被郑千总领兵追杀，伤贼六十余名，拿获七名。止听贼说，无为州乡宦吴行可子有副将札付一张，朱公于参将札付一张，巢县严春元侄副将札付一张，同生员周应候，每人俱穿旧白布衣，白毡帽裹头为记。无为州百姓杀猪羊开仓北门放贼进城后，郑千总被贼赶败，未知下落。初一日身至巢县，百姓俱已上船，止存空城。有王一朋看见张通判被贼带至无为州，未知存亡，沿途土贼纷纷，有黄旗一面，招精兵等情。到府。据此，为照逆贼弃巢面趋无为，乡绅士庶相率迎

賊入城，卑府目击时勢，深切隱忧，故前塘報亟請大兵，以圖震懾。詎知無為一州接壤叛亂，又逃回有難民屢稱，土賊率眾必破廬州，奈本府百姓人等，數被兵火，不勝驚慌。況本府無兵無器，戰守兩難。更兼城大四十餘里，寥寥數民，勢若釜卵，危在旦夕。卑府隨將六安營官兵二百五十員名，暫調本府防守，以安民心，是亦救時之急着也。萬乞俯念危疆，亟發大兵，星馳無、巢，盡歼根株。等因。……

清軍攻下無為州及假史閣部等 被捕審擬情形

順治五年二月 馬國柱 塘報

欽命總督江南江西河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馬國柱為塘報捷音事。

本年二月十五日，據江南按察司按察使土國寶報稱：本月初一日戌時，蒙本部院面諭，令職隨征，相機剿撫，次日三更時分，兵馬渡完，由浦子口至江浦縣，歷和州含山縣，初四日午時至巢縣。其時賊已遁去，止一空城。一面出示招集，有生員陳立可等數名來見，據稱，署巢縣事廬州府通判張廷謨，正月二十二日到縣署事，二十五日破城，挾降不允，打六十棍，劫去印信，與听勘原任段知縣管理，聞大兵將到，帶印逃去，張通判被賊帶往無為州；本縣典史不知下落。續報賊踞無為州。隨一面議留部院標下將官王國泰等，統領本部院精練馬兵一百四員名，提督標下步兵一百名防守。一面稟委廬州府照磨陳明錦署理縣事，招撫遺黎。本日戌時，檄調操標游击袁誠，會同督標游击高永義下把總苗自文，統步兵先令星馳至州，堵截六門。次日辰時，我兵將至，賊

众出城迎敌，当阵杀贼二百余名，夺获贼马十五匹，余贼闭城不出。本日午时，大兵齐集，分兵困城。随蒙部堂廉侍郎，各领兵甲喇章京商议，该职同袁游击、温通事亲冒矢石至城下，招安城内百姓，谕令献出伪史阁部，以免合城生灵。民被贼胁，断不敢从。初六日寅时，大兵奋勇，不避矢石，各搭云梯登城，杀贼数百，余皆溃避。随传令一兵不许下城，恐良贼不分，当出示安抚满城居民，晓谕责令挨缉各贼来献。二日内陆续献贼三百余名，当同廉侍郎申明斩讫。初八日，众民获献伪史阁部，供称自扬城破后，祝发为僧，无念世情，此事自不当做，皆是厉豫等妄为。又献伪总兵厉乾、锤武，供称初四日，发伪总兵张天之带贼三百余人，往庐江县，张灵岩往铜锣尖，招贼上安庆。二十五日，朱道甫往羊山寨招贼首金世泽等情。当蒙廉侍郎议行文该管道府，转行申严所属，相机擒剿，遇有缓急，飞报军前，以凭扫荡。以及缢死伪帅厉豫，复臬示号令讫；自缢伪总兵厉观、伪副将杨和尚；北门阵斩伪总兵阮斌续；搜获自刎献城复臬斩号令伪副将付白溪；陆续擒获伪千总吴自甫等并逃贼。对阵斩获前后共二千余名。见获通贼助饷乡官吴光宇、生员沈士简。未获者，揭报抚院严缉外，查无为州知州孟孔传，贼来带印掣家逃遁。州同李敦沈降贼，即署州事，以明季冠带下学行香，见今拿获。又儒学教谕邓林桂、训导周葆元被贼胁降不从，劫去印信。吏目李开梅，贼至躲避，兵到三官自来投见。又搜获庐州府通判张廷谟，审供与前情无异，随发该州调理。再查无为州见征漕粮俱贮州辖黄雒河仓，离城四十余里，本州预备仓止贮米二十石、麦八石、豆二石。米被贼费用无存，狱囚俱放，不知数目。该州原无库藏，向置木柜征收钱粮，该吏自收，今皆逃去。……

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安徽巡抚刘弘遇题前事，内称：顺治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该前抚臣王愬，准兵部咨，该江宁巡按御史窦蔚题前事，等因，奉圣旨：王廷论、张维光、杨浩、丁子宪、佟应魁、潘文源、谢有魁都革了职，该抚按提问具奏。卢世扬、胡茂祯著议处。文焕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钦遵移咨前来。除卢世扬、胡茂祯已经该部议处题复外，随经撤行按察司，将王廷论等提问究拟。去后，屡经批驳，……查当金逆披猖之日，浮梁为其所踞，则三县与敌为邻，而潘、许二贼又结连土寇，众至数万，三县之失守，非守土之所能守而不守也。……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奉皇父摄政王旨，三法司核议具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此。又奉本部送准安徽巡抚刘弘遇册开：一问得一名王廷论，年三十八岁，系陕西西安府盩厔（今周至）县籍，由举人顺治二年闰六月内除授徽州府祁门县知县，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状招：祁门县与江西浮梁县接界，顺治五年二月内，江西金逆叛乱，逆党潘、许二贼连结土寇，于本月十六日自浮梁县侵入祁门县境内。本府胡总兵止有兵一千二百名，分派六县防守，廷论率领分派镇兵二百名拒敌，杀退。贼复于三月初九日率领马步土贼七八万人，又行侵入。众寡不敌，难以堵剿。廷论遂同在官典史杨浩，及不在官南都司分派守城。杨浩把守东门，南都司把守西门，余系廷论防守。仍一面具文请兵。十三、十五等日，廷论等自带防兵与贼打仗。十六日贼众围城，此时大兵未到，南都司被贼射伤，遵从西门攻入。廷论杨浩各不合不能拼命抵敌，以致城陷。又不合携印奔出，同往胡总兵处请兵恢复。本月二十八日，廷论等同胡总兵下不在官标员孙喜策等，一齐奋勇杀退贼兵，县城遂复。顺治三、四年份钱粮俱已解讫，五年钱粮尚未开征，库内无银，狱内并无监犯。又有先在官今病故黟县知县张维光，及在官典史丁子宪，各亦不合预防不严，以致众贼侵入境内围城，城内党寇孙凯等内应，遂于十七日攻陷黟

城。张维光于二十六日同胡总兵标员孙喜策等奋力杀贼，县城遂复。库内原空，狱犯一名未逃。随擒通逆贼孙凯、侯九、汪满、汪茂勋、汪老、董斗、项大喜、王少烈、江喜等十六名解同刘大人申明正法讫。又有各在官休宁县知县佟应魁、县丞潘文源，典史谢有魁，各亦不合虽行城守不能御敌，致贼于十八日侵入境内，以致围城失守，佟应魁即于本日同胡总兵协力杀死贼众约三千人，擒获贼首洪日昇，解赴徽宁道正法讫，县城即复。……

安徽吴四维等抗清失败及其被捕情形

顺治九年四月初七日 蓝拜等 题本

刑部尚书、固山额真臣蓝拜等谨题，为塘报事。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浙江巡抚肖起元题前事，内开：照今海逆荡平而后，各山草贼相机剿抚几尽，浙土渐称小康。惟有徽宁逋寇窃伏于杭湖联界，诸山之中则有吴四维、程鸣皋，其贼焉出没靡常，肆行劫杀，毒害一方。臣先经屡檄各该郡邑稽查保甲，毋使勾联酿患，更责成各该道将勒限剿除，毋致养痍贻害。无奈东击则西窜，此追则彼逸，屡经督剿，而此魁尚稽授首。臣故会商固山梅勒提督诸臣，酌筹寓剿于防一法，爰拨各标千把总马举等官，分防于各要汛地，仍密飭多方侦探，一得确踪，即出其不意，相机扑剿，务必渠擒党灭而后已焉。今据左营游击甘应春报称，据本营千总马举报称，奉本都院宪令防剿吴四维等贼，遵即前赴顾家埠、小王坝等处侦探搜剿间，适贼首吴四维来方家取拿纳户葛明宇，当追无觅，又复至方家取纳，地方鸣锣，举黑夜前追逃遁。举即率兵追至横山葛家庄，逆贼领兵对敌，当阵活擒贼首吴四维，并火药匠刘鸣历，贼兵方杰、陈二、

汪唐、张正、王龙、李天日、徐秀等九名，余贼杀死奔逃。……该本道石副使公同推官袁浴审勘得，吴四维背酿乱于徽郡，今伏葬于黄山，聚众劫杀，荼毒一方，置之斧钺奚辞。其伙党除陈二、汪唐相继报故外，实存李天日等六人，虽有首从之不同，然均系当阵擒获，应并联诛。……逆贼吴四维等本邻省之通诛，流为黄山之剧盗，杭湖一带民受其荼毒者久矣。今酌拨马举相机侦剿，一鼓成擒，虽斩获无多，徽劳不足叙录，然事关阵获积寇，合行请旨，明正典刑，用彰国威者也。除将吴四维等牢固监禁，候旨正法。……顺治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该部核拟具奏。吴四维等著申明正法。钦此。钦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该臣等复核，看得吴四维等，以通诛积寇，而复聚党黄山，迨官兵搜剿，且敢率众拒敌，今既阵擒，具题除吴四维、李天日、刘鸣历、方杰、张正、徐秀、王龙已经遵旨咨行该抚申明正法外，仍应将四维等家产变价，妻子籍没，解部入官，房地造册二本报部。……

霍丘金台等攻破县城劫狱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十年三月 王文奎 揭帖

钦命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地方、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文奎，为塘报追剿贼情事。

三月十七日，据颍州道金事金成良塘报前事，内称：本月初九日酉时，据本道快手向三畏禀报，霍丘县山贼突入境内焚劫情形，已经于本日戌时具文塘报讫。本道随于次日五鼓，会同寿春营傅副将，亲领官兵，星飞塘剿间，行至中途，接得霍丘县报

称，为申报劫狱事，于本月初九日五更时分，陡遭贼寇二百余名临城西面呐喊，卑职城头督率衙壮严守，不意城中奸民暗行举火，劈破狱门，焚毁草房数间，劫出候审犯人孙大吉，本道发审贼犯黄丑、王洪宇，从北门逃走。贼见城内火起，乘机亦从北门涌入。卑职带领文武生员乡兵衙壮奋勇对敌，活捉二名刘四黑等，杀死一名，将贼随即杀赶出城。生员邹珠被伤，卑职亦被箭伤。印信仓库无恙。县丞丘毓英、巡检沈懋儒统领衙壮，将贼追至胡家埠地方，拟合具文申报等情。到道。据此，闻贼离城，本道未及至霍，随即兼驰追剿。至六安地方单家埠，见贼数百余人扎营在彼，正在杀掳。地势一面阻河，遂合兵三面围剿。贼众势穷，拼命向外冲突。当有本道署中军守备李胤祚……等，率领官兵，奋勇冲杀，自戌至子，贼遂大溃，丢弃旗枪等件乱窜。当阵杀死山贼数十名，赶入水中射伤淹死不计其数，活捉贼首金台、郭思哲、崔国兴、崔国祥、杨寿、田保、王虎、杨定悦、王所、王有、沈吉、张必贵十二名。……

盱眙县起义民众入署劫库 杀死知县孙昭锡情形

顺治十三年 刘宗韩 题本

巡按江宁等处、兼管屯田、监察御史臣刘宗韩谨题，为急报大伙强盗劫银、劫印、杀官事。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准总督臣郎廷佐会稿前事，内称：据江南凤阳府泗州盱眙县县丞韩大章、典史渠福顺呈报前事，内称：窃照盱眙原无城郭，立县山巅，四虚无偶。章贡表南回，跌伤左腿，又受风寒，典史在淮河下伺候，印册合送，跟随颍州

沈兵备座船巡捕。本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时分，据本县孙知县家人孙安口称：有大盗一伙，俱用白布裹头，各执长枪、短刀、弓箭，外搭软梯，自后墙进宅内，约有三十余人，身等拼死救护，贼势猖獗，抵敌不过，被贼打开房门，获住身主，口称借贷盘费，将征收官银尽行劫去，伤身右手大指砍落，右膀被伤。又家丁王世魁箭伤，孙重右腿亦被箭伤，马夫兰三前胸重枪。临行将印拿去，身主夺印骂贼，触怒贼用刀砍伤左、右两手，顶门一刀，颈项砍断气绝。地方火夫呐喊救护，各贼仍从后墙蜂拥而去，莫知去向。监狱无虞，遗下软梯、杉木四根、板斧一把、棍一根、弓一张、箭十七枝、内箭三枝，上有山东客人王玉环字号等情。……

办理盱眙县之入署夺印劫库杀官事

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图海等 题本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急报大伙强盗等事。

该臣等看得盱眙县被盗入署，夺印杀官、并劫库银。其县丞韩大章、典史渠福顺，茫无救应。先该按臣刘宗韩题参，已经奉旨提问。应候题复到日，臣部核拟外，今督臣郎廷佐将凤宿道副使王一骥，凤阳府知府李以易、泗州知州傅应荐、寿春营副将周永祚，查系该辖地方，均难辞咎，题参处分。又漕督蔡士英疏称，县印速行铸发，并祈铨补新令各疏前来。查各官处分，并铸印补官，事隶吏、礼、兵三部，应请敕下该部议复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范海山等发动农民退约被捕后逃脱

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李粹然 题本

(上残)中贼寇火□□□□□发王知县。因见贼势猖獗，不敢前进，随即回县，此实情也。但海山从先惧拿啸聚情固有之，然吴少松、吴翠之父子实系霍丘子民，见在八里滩居住，王知县力虽不克敌于山寇，法岂不能行之百姓耶。今县官畏缩不敢擒拿，竟以杳无踪迹为词，则此二犯终为漏网，其关卑职之功名者小，关朝廷之钦案者大矣。卑县除一面差的役勒限严缉。……看得范海山左道惑人，纠合无赖毛从先、曾斗、简桂枋，皆以绅衿仆佃而挟主退约，附从煽惑，屡经驳勘，究拟绞流在案矣。乃解役刘三光等押解各犯，三光敢于受贿疏纵，遂致海山脱逃，彭守已押解毛从先，竟致远遁，屡献供招凿凿，并行抵罪，亦何辞乎。……

9. 江 西

曹大镐踞赣闽边界王来八聚众 吉安清军回防省城

顺治四年八月初一日 金声桓 题本

(前残)入山官兵将官李建武同参将邓云龙等报称，职等奉令进剿，兵马于十七日至塘皮湾取齐，十八日各挑精锐步兵探进三十余里，至石坑峰坪，探得逆贼东西四布，势甚猖獗。本日发下招抚

告示，遣防守上清官张启明等前去招抚。十九日果招有数号逆渠，洞源刘、吴两姓具甘结到营投顺。此地就抚，然后进攻有路。二十日早职等挑选精锐，分三路进剿，各追至穷崖深处，荆棘阻塞，兼天暑乏食，多有饥渴而死。至二十一日申时，据探报，曹逆发伪副将徐兰生、尹奇三等，率众数千，窥攻贵溪、弋阳两县，现扎厚王曾地方。职等于二十二日丑时各发马步，于本日巳时抵厚王曾。逆寇正在鼓众直犯贵溪，当即迎头直上，连杀数阵，贼众大溃，追杀十有余里，杀死头目甚多，余党散匿深山。当获伪参将杨天爵等五名，因在阵重伤，本日身死。又生获伪参将璩华等三人，审供曹逆发出徐兰生攻占贵、弋两县是实。因山险难解，当即斩讫。……六月二十八日据泸溪入山官兵领兵将官马跃云、金应选、阎成福等报称，职等奉令剿贼，二十二日进至草坪，贼渠傅柱奇、丁达生、魏拱伯等三姓房屋俱搬空虚，奔在峻岭山寨，擂鼓放炮，呐喊拒敌。职等次早领马步精兵奋勇攻寨，都司杨继祥、红旗李光荣等先登山寨，杀贼百余，官兵齐进，贼乃大溃。阵擒伪都司魏吉，伪把总傅云，俱有礼付。阵斩伪参将魏瑞、张应龙、李大功，伪都司王懋俊、张启宣、魏浑等，及伪把总石挺等伪官数十人，俱有礼付存验，仍将魏吉、傅云、并伪关防三颗、大旗十四杆、伪牌札共三十九张，一并解验等情。又于七月初三日复据参将邓云龙、将官李建武等报称，职等于二十四日寅时率兵分头入山搜剿，本日午时俱到港源等处，前拨飞报，贼于各处险隘层筑木城，率众迎拒。职等于二十五日亲督前阵，先攻黄连坑寨，贼众悉力来敌，我兵奋勇登山，贼众大败，我兵乘势前进，连破三坝，直指逆穴平地源。贼见势败，遂举火焚巢，拼死奔逃。本日未时兵到平地源，一面招谕胁从，令其解散；一面发兵搜剿，擒获裹网巾白布缠头者斩杀甚多。二十六日又分兵进二十余里，攻潭头郑演山江等寨，贼知势败，各先举火自焚。二十七日又追进二十余里，直指贼老营油榨寨。贼众来

迎，我兵两头进攻，直抵贼寨，斩杀无算，余党逃匿深山。职等即刻催兵再进二十余里，直指肥石坑、中山等处，四面上山，齐抵贼穴。贼众先自逃走，但见贼巢数百，尽皆空虚，并无颗粒粮食，即举火焚毁讫。当获伪都司刘大任，供称曹逆于二十六日星夜逃入福建地方，其党尽散，势已孤危，只带有毕总兵、周总兵等四人护身而去。职等又即刻分兵搜剿，中山、鸡笼山一带系福建地界，山深崖险，并无踪迹，奈兵士绝食，沿途饿死、热死甚多。职等于二十八日回师老营。阵获逆贼九十四名，除已带重伤即行枭斩外，止存伪都司刘大任、曹逆亲丁吴昇、刘胜、傅文显解审。……据此，该臣看得，逆贼曹大镛等聚啸江闽夹界山间，出没不常，我兵冒暑历险深入穷搜，可谓不遗余力。乃逆贼一败再败，官兵直抵巢穴，贼巢数百余所悉皆荡平，虽曹逆只身鼠窜，而奄息岂能独存。臣接湖西道臣杨春育一日三报，吉安所属一带有王来八等聚众数万，势甚猖獗。又袁州、宁州各处报警，抚臣章于天、按臣董成学虚省会空虚，促臣回省。臣留副将郭天才率领所部兵马驻防建昌杉关，以资接应援剿，乃于七月二十四日旋师回省。……

王来八在吉水县抗击清军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章于天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章于天，为塘报官兵两捷事。

本年九月十五日，据防守吉安副将李士元报称：据吉水县报称，逆贼王来八等拥众数万，离城二十五里，势甚猖獗，请兵堵剿等情。到职。随即移文后协刘副将商酌计议，欲将本营随剿龙

泉官兵暂行调撤，发往吉水策应。幸刘副将谊切同舟，即令游击李秀枝等带领官兵回府，本职即发往吉水合剿。于八月十五日，据本营游击刘還元等报称：职等领兵征剿，行至沙井地方，拿获贼拔一名，审供逆首刁鼎圣下贼头张天威等，领贼兵三千有余，扎营百郊等语。职等商议，各带兵马，分三股齐至百郊。只见贼在河东扎营，我兵浮水齐拥过河，奋力冲砍，贼遂大败。当阵杀死逆贼千余，生擒活贼萧九贵等五名，夺获旗帜七十四件，理合解报等情。……二十一日，据本营领兵游击刘還元、李秀枝报称：本月十九日，职等商议督同守备段一青、林太洪等，各带领兵马，直抵泉山口。只见逆贼从左右两路接阵，职等兵马亦分两路冲杀，逆贼大败，斩级无数。当阵杀死伪参将侯一忠，生擒活贼侯巨一等一十二名。……九月三十日，又据副将徐文灿、汤执中塘报，为飞报联接事，内称：二职奉令领兵剿除贼首王来八等，于本月十五日闻贼遁入永丰，所属古县梁坊地方俱系贼巢，山险路窄，兵马难行。二职即于十六日直抵古县，正遇贼首张天威、徐曙春等率贼前行。二职即分马步官兵四进赶杀，贼势踉跄，砍死甚众，职徐文灿下领兵中军陈祥、千总孙尚武、把总喻应元、魏林凤、郭维城等共斩贼级一百二十一颗，当阵生擒活贼五十三名。当审内有一名系徐曙春下守备李贞。……十九日，贼败奔入老山各处。二职追至贼巢老山水口，众贼漫山四至，迎敌我师。二职见贼势勇，将马步官兵分作两路接杀。两营官兵，奋勇直前，身冒矢石，与贼打仗。自辰至未，杀败贼众弃戈越山而逃。当阵砍死不计其数。职徐文灿下领兵中军陈祥、千总孙尚武、把总喻应元、郭维城、吉城龙、魏林凤等，共斩贼级二百一十三颗，当阵活擒叛逆七十一名。……该职看得，叛逆王来八等，纠通各贼，聚众万余，出入攻掠，势甚披猖。先经副将李士元发兵征剿，续遣副将徐文灿、汤执中二将前往应援，幸而兵将用命，前后斩杀甚多，余逆披靡远遁。……

广信“徐部院”等抗击清军以及在弋阳等地作战情形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章于天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章于天，为报捷事。

本年九月三十日，据副将王得仁报称：九月二十九日，据本营中军潘文炳报称，卑职奉令统领本营官兵，前往广信一带征剿，于九月十五日行至弋阳，据防守都司张起报称，弋阳河北无贼，河下又无船只过渡，是日暂住河南。至十六日黎明，突有逆贼约四千余人，俱进弋阳城内。卑职同游击马化龙、参将高邦玉、王进才、都司陈济等，各将分兵五路过河，果见逆贼数千，呐喊迎敌。我兵奋勇争先，赶至西关外，大杀一阵，杀死千余，贼势败溃。复督兵连追至安仁地方巴岭，各官兵又杀一阵，杀死逆贼约计九百余名，活擒五百余名，途远不便行带，当阵正法，止留阵获伪官解报。参将王进才，阵斩伪总兵官周大鼎。……十月十三日，又据副将王得仁报称：九月二十九日，参将洪国玉等报称，九月初十日，探得逆贼巢穴，俱扎铅山湖坊地方，即统马步精兵竟往进剿。逆贼住扎满山，蜂声四起，喊呐迎敌，约计数万。卑职率领兵马，直入贼巢。我兵奋勇，大杀一阵，杀死贼尸遍山，不胜计数。活擒逆贼二千余名。……十月十八日，又据副将王得仁报称：十月初八日，据中军潘文炳报称，卑职同游击马化龙等，于九月二十六日，兵至广信、上饶二十八都住扎。次日，行至高洋，突遇逆贼千余，竟自迎敌，各官兵奋勇，当阵杀死逆贼无数。……随即督兵前进，追至地名高州，又杀一阵，杀死逆

贼不计其数。……又探得，逆贼一支，逃至饶桥。职即发参将王进才等，督兵追至地方盘岭关，官兵奋勇，箭炮交攻，斩关直入，杀死逆贼千余。……十月二十八日，又据副将王得仁报，为报捷事，内称：十月十七日，据参将洪国玉报称，九月三十日，据铅山县乡民报称，贼首徐邵院，杨馨院二家，领兵数万，俱在城东离县三十里黄柏坂、梓溪地方扎营。卑职是日半夜发兵，次十月初一日早晨，率领马步兵丁，闯进贼营，杀死贼尸无数。……该职看得，广属叛逆，结党万余，攻城掠地，势甚披猖。而湖东一带，蹂躏不堪。职遣发劲旅，星驰扑灭，所幸兵将同心，行间用命，一到而挫贼之锋，且又屡战屡捷，斩获甚多。……

杨拱卿等在崇仁乐安交界 小约地方抗击清军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章于天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章于天，为塘报事。

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据副将王得仁、熊存车、吴高、姜鼎臣、周兴、胡来顺、于玉、翁元彦、黄运泰、王家聘报称：职等奉令出师，本月十五日，自抚州起营，十七日至崇仁县。先差本营都司王贵登，同本地土民持牌往宜黄、华山一带招抚。十八日，至谢坊，系是小约的头目杨拱卿、谢姓往（往）所。彼见兵马一到，村舍空腾，男妇尽入大山。职等暂歇此地，议定发塘向前侦探。行至塘边山，突遇逆贼一支，约有三千余，各执大旗长枪，蜂拥迎敌。我兵奋杀一阵，杀死二百余名，活擒羽党一百五十名，阵斩伪都司一员徐运光，搜获伪札一张，夺大旗共二十杆，贮营另

解。……本月二十七日，又据副将王得仁等报，为塘报事，内称：本月二十日，探得崇仁、乐安、丰城三县界首地方工陂山，有逆贼数万，哨聚高山。各将议定，随发兵马前去征剿。行至工陂山，果遇逆贼万余，各执长枪，呐喊迎敌。我兵奋杀一阵，杀死二百余名，活擒蓄发逆贼并贼羽党计三百余名，阵斩伪都司游魁。……十月十八日，又据副将王得仁报称：本月初六日，自崇仁谢坊起营，先发马兵，探得离谢坊四十里地方龚坊，有伪副将龚心国统贼聚众，坚志抗敌。本日午后，兵抵龚坊，逆民大半登山，尚有多半正在逃走，兵马截回，见内中蓄发者甚多，而伪副总龚心国等，早已望风逃躲。随据本地逆民口供：龚心国等，见统逆贼，离龚坊二十里地方孔溪，倚高山屯扎。初八日，起营至孔溪，果见龚心国等统贼约计五千，排列高山，各执长枪，放炮呐喊。我兵奋勇登山，大杀一阵，杀死逆贼五百余名，活擒三百余名，行带不便，当阵尽经正法。阵获伪副总龚心国伪札一张，伪监纪推官龚俊遇伪牌札五张，叙功簿一本，又获伪守备龚光祖伪札一张，获伪监军知县龚震伪牌票二张。又获伪都司曾光宗伪札一张，又获伪都司胡云龙伪札一张，获伪监纪推官龚辅廷伪札一张。……十月二十三日，又据副将王得仁报称：十月十一日，兵至乐安县关外驻扎，搜剿逆贼先发塘报。探得乐安地方，潭冈白石岭、黎园、东坑接连七八九都，并十四五都等处，俱是逆贼作乱。十二日，随发中军游击潘文炳……等前去征剿，于十五日，据中军游击潘文炳等报称，领兵前往潭冈、白石岭、黎园等处，搜剿一带逆贼，本日随至潭冈等处，突遇逆贼约计二千余名，各执长枪火炮，竟来迎敌。各官兵奋勇争先，杀死逆贼无数，活擒逆贼三百余名，因进兵不便押带，当阵正法讫。活擒小约头目陈魁、鍾继祥，解营审定正法讫。……各官兵奋勇大杀一阵，杀死逆贼无数，余孽遍山鼠窜。各官兵活擒逆贼百余名，彼时正法讫。阵获大旗七杆。以上二阵，共获大小旗二十三杆，阵获旗帜并阵获蓄

发逆贼统俟回兵另解。又据吴营参将王嘉聘游击白还带报称，本标官兵奋勇杀贼，阵斩伪游击甘人龙，伪都司李日辉、龚定远，伪守备龚杰、饶先贵，伪把总陈华，伪材官陈爱，牌委伪都司曾先共八员，获伪札票九张，大旗六杆，炮三门，俟回师另解，理合塘报。等因。到职。看得，小约地方原系丛岩峻壁，界联崇仁、乐安、宜黄三县，逆贼以险为恃，依然蓄发裹网，纠集余孽，聚众万余，日肆焚掳，势成燎原。职亟遣副将王得仁等，率兵往彼扑灭。幸而将士用命，奋勇先驱，逆贼旋即歼灭，党羽悉皆被擒。从此地方渐见宁宇矣。既经各报前来，职谨会同镇臣金声桓，按臣董成学，合词具报。……

王来八在高坚地方牺牲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章于天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章于天，为飞报官兵获捷事。

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准提督江西总兵官金声桓手本，内称：据标下副将刘一鹏报称，卑职奉令进剿逆贼王来八，于本月十五日，先遣领兵游击姚进功、金世富、余廷玉等，带领马步官兵，竟至兴国界口成地方，堵截总路。十六日，卑职亲督游击张惟富、阎有功、张士举、沈世登、阎福、刘文煌等，往永丰、乐安两县总界抄进要路。二十二日，兵至梅坑地方，与乐安县罗陂地方接壤，遇王贼前营伪参将熊龙领贼众二千余人，把住要路，被我兵杀死过半，余贼奔走深山，熊龙见势不敌，复带残兵百余投降。卑职一路督兵前进，实知王贼有五万余众，惟恐姚进功等兵力单薄。二十一日，复令内丁将官阎有功等，带领马兵一百五十

余骑，星夜赴援，赶至山固地方，正遇王贼大厅伪总兵刘安，伪游击旷礼，督贼万余迎敌。大杀一阵，活擒伪总兵刘安、伪游击旷礼。供称：伪总兵张天威、金简臣、吴荣、王廷炜等统兵数万，扎住六关地方，我兵即赶至彼地。二十二日，与贼连打三仗，杀贼无数，夺获旗帜、坐囊、器械不计其数。二十三日，王贼势穷，急奔宁都界口空坑地方，逃避僻路，地名高坚地方寒夏，系乐安地界，四面高山，周围险绝，逆贼踞为老巢。我兵乘胜追至，阎有功等会合姚进功等，于二十四日早，议定姚进功、余廷玉，统领步兵梁梁，阎有功、金世富、杨正凤，统领精锐马兵李虎等，从中路冲进，我兵奋勇杀至老营，逆贼数万，轰天动地火炮如雨，各营诸将士誓死血战，立刻将贼老营攻破。擒斩逆魁王来八，活擒伪参将谢钱，伪参谋龚帝锡等，杀死贼众无算。……该职看得，逆贼王来八盘踞永丰，联络吉水、乐安、兴国、宁都各县羽党，聚众数万。出入标掠，荼毒生灵，地方受害匪朝伊夕矣。但逆贼狡猾，东击则逃之于西，此追则遁之于彼，燎原之势，久不可遏。今副将刘一鹏分兵夹击，而渠魁王来八旋即授首，伪将次第就擒，兼又斩杀甚多，夺获无数。……

余千五王子领千人攻下安仁县城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章于天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章于天，为失守城池事。

本年十一月初六日，据署分守九江道事郭云凤报称：据余干县知县谢宾王报，为塘报事，内称：霞山一带，土寇千余，近见安仁兵弱，集众商议破县。卑职带兵奋勇堵截，杀伤二十余人，

生擒一名倪元贞，余贼奔走深山，乞发大兵殄灭等情。又据安仁防将郭世英报，为紧急塘报事，内称：本月二十五日酉时，被贼首五王子，带贼数千，四路攻打安仁县西门蓝桥，冲卑职营盘，对敌数合，四路围住。卑职兵仅五六十人，奋勇杀出，随扎倪家庄，离县十里。奈逆贼黑夜追赶，势难抵敌，危在旦夕，乞发大兵救援。等情。本月二十七日午时，又据饶州府禀称：安仁已失，余千危在旦夕，万年又告急迫，湖贼闻风愈炽，兼且郡城空虚，伏乞早定征剿之策等情。到道。……

浮梁起义民众与浙江入赣之南明军队 联合抗击清军情形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章于天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章于天，为飞报大捷事。

本年十一月初七日，据署分守九江道事郭云凤塘报，内称：本道自十月初三日莅任，屢接安仁、浮梁等处塘报纷纷，于初六日商酌潘副将，带领本标兵马，同本道标参将辛耀宗、向世魁、杨加美、郭启龙等，进剿安仁，幸已获捷在案。初九、初十日，连接浮梁塘报数次。十一日，本道随带亲丁百余，于十三日抵浮梁，仅仅存一空城。本道即时加意招抚百姓入城居住。只见贼势猖獗，随调向世魁、辛耀宗、杨加美、郭启龙等，并潘营千总刘文辉、马成功、沈放等至浮梁，于十九日发兵，二十日与贼打仗。不意死贼狡猾百倍寻常，倚山为势，奋死厮杀。讯其故，皆系浙江等处过来之官，而土寇附之也。本道相机暂撤兵马回县，料理器械，作开山搜剿之计。子念七日，整搦兵马，极力督剿。

念八日酉刻，接参将辛耀宗等塘报前事。□□□□兵直抵张家湾等处，死贼扎营各□□□□面埋伏诱兵突进。职等统兵奋杀，□□□□仰仗威灵，大获全胜，血战数十里，□□□□擒伪军门盛明世、副参游都守数十员，伪印、马匹、旗帜、銃炮、器械无数。死贼大败，余党逃奔天宝山中。职等暂收兵回营驻扎。但兵马血战日久，缺乏粮草，乞怜勤劳，令下休息等情。到道。据此，该本道看得，浮梁山中，为逆贼盘踞日久，而贼首原系伪号隆武，挂印总兵，从浙江带兵入山，党附甚众，遂至号召等处乌合，为害地方。若非仰仗威德四流，各将用命奋剿，则饶属一带，几莫能保其无虞矣。……

金声桓等围攻赣州后清军乏饷情形

顺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马国柱 揭帖

钦命总督江南江西河南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马国柱，为兵饷缺乏经年，号呼绝望，再恳皇恩鉴怜，速敕那济，急苏危困，以救残疆事。

顺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淮南赣巡抚刘武元揭帖前事，内称：窃照赣营兵丁，自去年七月起缺米至今，各兵月饷，自本年正月以来，突遭省镇叛变，司库无望，继面突犯赣城，围困三月，催课无施，虽职挖肉医疮，捐凑接济，焉能如期给散。及解围之后，嗷嗷迫索，危急万分。职于八月初一日，具有赣兵缺饷等事一疏，仰恳皇恩早赐那济。职虑远汲何救近渴，万不得已面分兵下省，泣控颠连。幸蒙征南大将军垂念痛苦，发银一万七千五百八十八两，领副总镇胡有升，按营给散，面疲敝之兵丁，方欢庆鼓舞，稍有起色。孰意广逆突犯，计图重困。职得以勉力

鼓励奋兵，冲剿杀贼全城，皆大将军发饷生全元力所致也。目今败遁余孽，屯驻南安，勾煽山寨土贼，复图大举。然咫尺贛城，处处可犯，而所属南康诸邑，两经逆贼往来焚劫，人民逃徙，庐舍丘墟，竟成不可收拾之局。且米珠薪桂，官兵饷殫维艰，更值天寒地冻之日，饥馁不保，再有意外，将谁御之。职是以日益集思，而愁病交攻。职之一身固不足为轻重，而封疆岂尝试之。具乎泣恳皇上洪慈，皇叔父摄政王睿虑，怜念孤城两经巨寇，饥兵一年缺饷，急救江南总督马国柱，速发饷银十余万，星驰接济，否则有兵有贛，无饷无兵，而四省咽喉重地，终难保全矣。职忧愤填胸，泣血再恳。惟祈敕部速复，差官星催急救。等因。到职。该职看得，南贛缺饷，职于本年九月初一日，准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谭太移会，职即会同督饷侍部廉童、马鸣珮，檄行布政司，随发银四万两，驰送固山额真谭太军前交收转发，一面咨报户部销算。今准该抚揭帖内云，请劫令职速发饷银十余万，星驰接济。职思南贛一区，为江西之门户，全省之安危系焉。兹叛逆未擒，犹为紧要，兵饷缺乏，关系匪轻，该抚之疾呼，诚有刻不容待者，职同事封疆，岂敢缓视。职随会同督饷部臣廉童、马鸣珮，又檄江南布政司，于解北正项内措发银二万两，差官仍解固山额真谭太军前交收转发南贛接济。……

泰和县起义民众刘京等攻陷县城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朱廷庆 揭帖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朱廷庆，为土寇陷城逃回，援兵追剿获胜事。

窃照江西所属地方，去年悉为金、王二逆伪并所据，而吉安府属泰和、龙泉、万安、永新、永宁五县，西界与楚境接壤，尤多贼兵防御。间闻被其焚掠杀害，业已不胜其惨矣。至大兵克复省城之后，贼兵俱逃入深山，止有文官来投。故贼寇之根株尚在，不时出掠乡村。各县虽有官兵防守，然为数不多，城内又少居民，焉能抗贼万众。本年五月内，被贼攻陷泰和，次日闻有援兵驰至，引众遁归。知县杨泰惧罪自缢，已经奏报外，比因按臣王志佐巡历吉安，即委本府同知李宗皋署理县务。本官自备家丁马匹，同驻防把总杨起龙兵丁协力守御，遇有零贼侵犯，辄多斩获之功。不意贼渠刘京、张和尚、魏林凤等谋图报仇，会兵万余，于八月二十二日分为三路，攻打泰和孤城，至本日申时攻破。杨起龙身负箭伤，与李宗皋力不能支，遂出城外暂避，飞报本府防剿。参将张曾显当夜统兵前来，至三更时分，贼已侦知兵到，遂放火潜逃。比时官兵分投追剿，至盐水岭计二十里，杀死三十余人，夺获大旗五杆。贼众尽入陡山夹道，不能深入，收兵回县。查得城内空虚，并无抢掠仓库，止焚民居破房数间。有李宗皋、杨起龙即回城内招抚民人。至九月十八日复有土寇宋朝宗、郭承昆、蒋英等诸贼数千，在风冈、冯岭洞、东兔洞等屯扎，希图狂逞。防将张曾显与李宗皋商议，乘其初到，发兵进剿。遂统马步兵丁三百余名，月夜往袭，直抵山口。奋勇攻进，身先众卒，马步齐攻。自卯至未，贼却而复斗者四次，铕伤落马者二名，俱被乱刀砍死，获马二匹。贼遂奔溃，官兵乘势赶杀，杀死中伤二百余名，生擒一十七名。内守备把总塘报，彭有真、张乘、曾景明、刘起凤、杨勤生，洞晓贼情路径，交县监候，留为剿贼之用，或令其领示招抚。其余十二名俱正法，悬示贼巢外。……余贼溃入洞中，尽系深涧陡崖。日暮收兵出山，于十九日巳时回县。等因。塘报分巡湖西道，转报到职。除勘核无异外，该职看得，吉属邻楚一带深山穷谷之中，悉为贼之窟穴。虽屡被官兵杀获，然而根

株未净。滋蔓犹存。况彼则聚而犯我为易，我则分而应之实难，故泰和孤城两次失守。……

魏林凤在泰和等县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夏一鶚 題本

（上残）审据伪副将王大铨供，系南昌人，因顺治五年金、王反乱，被魏林凤带至吉安写字，总不放出，六年给以副将札付，七年二月吴尊周又改给监纪推官。据伪都司陈鹤供，永新人，今八年二月初六日入刘登俊营，给伪都司。又据伪守备李云供，永宁人，六年六月初二日入刘登俊营。审看得金、王叛变之时，固多揭竿效逆，然自渠魁扫殄之后，亦应思顺投戈，乃犹结连伪党，授札伪官，起于顺治之五年，而屯于吉属之三界，分头千计，合伙万余。讯厥所由，总自戎首魏林凤倡乱于前，随有叛党王道行、刘登俊结队于后也。……七月初七日，据署吉安营参将事李廷弼报称，六月二十日，据塘兵李明等探报，逆贼魏林凤，乌合余党，恃险负固，蹂躏庐陵、泰和、永新三县界连地方，焚劫杀掠，势甚猖獗。卑职于六月二十四日领集马步兵□□百一十余名，潜至敷城地方，放拨侦探逆贼□形。詎贼出没不常，扎无定所。六月二十七日进山四十余里，职兵暂扎丛林寺休息，即发管队陈洪等领兵二十名，往螺岭侦探，□路获（小）子二名，称系贼巢出外运粮。细询贼营住所，据小子口供，贼巢原扎李坑，昨于六月二十日移扎严塘，此去有六十余里，内皆悬崖幽谷，水草塞路，深林丛树，闭障天日，人咸屈身匍入，不能径行。卑职于本月二十九日早黎明即用小子作向导，率师前进，打破三重排栅，方至贼巢，贼见职兵深入，有伪参将蔡兴率先迎敌。贼兵约

有五百余，一半在山上呐喊抛石。职见贼众兵寡，乃以骑兵绕出贼后夺其山势，步兵向下奋击。当斩伪参将蔡兴于阵，身藏有王道行札牌二张，并杀贼数十。职兵勇气加倍，乘胜截杀，贼莫能支，弃甲曳兵，扒山越岭而逃。卑职分兵追搜，因无路追踪，乃始收兵。当擒伪监军道黄□（世）隆、伪副将胡建奇并贼兵数十余人。内有胡建奇及贼兵多被枪伤，旋行梟斩。贼巢所获魏林凤将军银方印一颗，并军器等项，专文申解。但逆贼魏林凤罔知杀死逃窜。职因贼巢四围丛林，山路险峻，职兵寡少，恐生叵测，本晚起营出扎破竹坑，离贼巢二十余里。三十日移师泰和王巢地方，会同各路兵马再图搜括扑灭等情。……该臣等看得，吉安一郡紧与楚邻，红孽披猖，沅抚驰檄提督镇臣刘光弼调得镇之兵，往合袁吉等兵应楚援剿，臣虑兵分各属难以控驭，且功罪易启争卸，因委分巡湖西道金事鲍开茂，亲往监之。渠贼魏林凤等，恃其万山陡险，外巢老巢联络数十处，如在天半，难以仰攻。乃各将斩关深入，奋不顾身，白津峒而颍里、罗团、山坑王坑五经苦战，杀贼焚巢。……

杨义等踞广信府九仙山抗清 及清政府命江浙两省围攻

顺治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蔡士英 题本

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蔡士英谨题，为山寇之势已穷，会剿之局未竣，恭陈攻困情形，仰慰圣怀事。

窃照广信府属九仙山逆首杨义盘踞甚久，年来屡抚屡叛，卒难殄灭。揆厥所由，□缘山□险峻，界联两省，绵延数□□□□□□□□□□滑石，绝人攀援之路。止有一羊肠鸟道，可□□来，

而贼又竖立三关重栅把隘。因此逆寇恃为天险，亡命乐于附和，啸聚负固，屯积粮糗，愈久愈坚，愈坚愈逼。臣自受事以来，日夜焦思，以为此寇不除，终是腹心大患。去冬特疏具闻，今春接准部咨，荷蒙圣恩垂念封疆，命江、浙两省官兵会剿。彼时因在省营将俱办贼于湖南，惟有提标左营参将许世昌已告病在先，未经遣调。臣即会同提督镇臣刘光弼发兵二千名，专委该将抱恙统领前去会合广信营参将王三锡带领本营兵六百名，相机攻取。而浙江抚臣肖起元、提督镇臣田雄，亦委提标游击刘善政、抚标守备尤顺行、并衢州副将杨虎，统领兵丁二千名，如期齐至。继因参将许世昌奉旨解任调理，适值湖西稍宁，臣复发提督镇标中军都司金书管中营参将事陈升接替。合计会剿之兵共四千六百有奇，方可周匝密围，防其兔脱。臣先令行间官兵各认汛地，随委操捕都司金书毛凤翔前去稽赏将士，并取各营分汛甘结在卷，以专责成。但贼势处上，我兵集下。仰攻则炮箭莫及，攀登而径路绝无。且贼之木石抛滚，我兵势必披靡。更可恨者，傍有均潭一山，相隔匪遥，并九仙而耸峙，逆党周日庠等屯踞其上，互相犄角，以分我兵势，种种艰辛，势难骤图。臣每阅行间塘报，寝食俱废，以为徒事围困，贼众之蓄积难测，旷日持久，又恐有师老财匮之虑。必须急图扫穴焚巢，立奏荡平，以仰付皇上之宵旰。臣之批檄络绎，不啻百余次。其指授方略，无非督令各营并力合攻，先破均潭，以杀其势，一而夺贼之门户，断贼之樵汲，庶足速贼之死。臣又恐山势绵亘，攻围不能并举。复发提标内司将官任仲良、抚标左营把总王之奖，带抚提二标兵四百名，并调得标右营游击李芝，带兵六百名，前往助剿。幸各营将士听臣指挥，无不奋勇效命。业于八月间，已克均潭，逆党周日庠等势穷来归，见羁留在营，候拿获扬义之日，请旨发落。文于九月中，各营鼓众拼躯，齐力飞上，已夺其头关，得其蓄水最多之处。见今驻扎青山，已扼贼之吭。从此而上，虽一线孤悬，密栅垒垒，而

贼已势穷力极，因守峰巖，暂尔负固，亦如阱兽釜鱼，少缓须臾之死耳。但江省伏莽处处未靖，官兵征调日日无虚。目今湖西大逆刘京虽已授首，又准楚督会剿红逆之举，止此九仙之役，奉命会剿以来，自夏徂秋，自秋徂冬，当兹裂肌髓指之时，处于绝巘层崖之下，甲冑生虱，衣履破穿，兼之山径转输，肩负维艰，一隅未宁，兵民交困，要地虽得，全功未收。臣之菲才，宁不汗愧。惟昼夜严檄行间，早奏荡平，以赎迟延之愆于万一耳。……

乐平县董明魁抗击清军及投降情形

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李芝粹 揭帖

巡按江西试监察御史，为焚戮事。

据江西按察司署司事分巡南瑞道金事胡昇猷呈详，问得董三即董明魁，年四十七岁，饶州府乐平县人。□□明魁，自少啸聚山林，纠伙为盗，藉明招兵，称言起义，据□□财□遥□划冲城劫库，擄杀县官，屠戮良民，谋反大逆，无所不至。顺治五年间乘金逆叛据省城，招亡纳叛，自称平北靖奴军门，奉永历年□，号召亡命数千余人，□造府第于邻境德兴县三十九都张村地方，标下授已：获弟董四及鲍寿、马观、并已获监故董细礼、马国村、马扁脑各亦不合，与在官张坤郎张五十、张腊挖、余大遗、张以诚各不合，同先存今故张必昇、余壁、并脱逃未获何劝锡、孙士、董策、马心乐、李祥、马正卿、董八、吴月常、徐天救、徐细九、张天奇、许宥、余荣功、孙相，俱充伪副将中军、红旗职衔及伪兵夜不收各名色，附和助虐，分屯德兴各都把隘，此冲婺源县，沿途洗一十九村，破铅山县，擄故相费宏孙女作妾，攻德兴县，驱逐知县蒋迈出境，时金、王叛乱，天昏地黑，民无其主，人心

风鹤，易为煽惑，相随附会，群奸实繁，安置未获党羽马如融、刘大裕等，为德兴伪知县，代为催征饷银，致令从前各县各望风远遁，不敢移步入城。顺治六年正月，金逆已平，二月克复饶城，明魁依然聚众凶徒，伪立名号，驻兵张村，分屯标将于德兴县布散各都。至顺治六年六月初三日，有部选知县王起彪，前来本县地名五家园到任，至十八日差人赍告示往各都，晓谕士民，俱各遵制剃头，至十九日，该县地名黄柏塘村人尽行剃讫。时明魁拥兵在张村地方，怒在官徐吉、徐允抡等一村居民剃头归顺，遂于七月初四日，差鲍寿、张腊挖、与张必昇、余壁，前至本村征饷。时徐吉直言，以前是逆世界，挟饷出于无奈，只得与他，今见天日，且有了县官，如何与他，贻词抵触。明魁于十六日率中军董细礼、红旗鲍寿、董八、张必昇等，伏兵西港。顺治六年七月十七日于五鼓，分兵四围杀至徐吉村内，杀了三百余人，淫辱妇女，烧毁房屋一千余间，家资财物尽掳一空，杀死徐吉亲叔徐九珠，割去首级，亲兄徐成被砍九刀；又杀在官徐允抡、伊叔公徐春晖、……一家杀尽，又杀在官徐德……等一家十七口，……又杀在官徐绍、伊堂叔徐世俊、……又拿去族中四十人，群恶会饮，要这些人拈阄，拈得生字者，着中军董细礼各打四十棍释放，时有不在官徐巢胡子拈得生字，各得性命，拈得死字者，登时杀死。徐吉村内秋稻登场，俱不敢去收，伊族无奈，敛银五百两，央人送与明魁，收受入己，董细礼称系中军，嘱徐吉未赴伊营挂号，亦勒银五十两，董四得五十两，张必昇得三十两，徐吉等供证。此黄柏村对河相隔一里许地名彭村，系彭、胡两姓居住，明魁于六年七月十七日，差董细礼、鲍寿与张以诚、孙士、何观锡、李祥，统领兵马，前到本村，杀了七十三命，烧毁房屋二百余间，杀死在官胡明伊父胡细、胞弟胡为诚、堂兄胡懋、叔胡忠胜等、嫂许氏，其余疏族杀死不计其数，比胡明逃走在外，幸得免死。董细礼杀死在官彭祐伊父彭祝祖。鲍寿杀死伊胞兄彭

三。又彭尚九一门被明魁杀绝，无人伸冤。又差董策勒伊纳银，后一村公敛得银三百两，送与董策、孙士，授受入己，诡称转送明魁。彭祐、胡明供证。同日又穰田村有在官居民黎明章、韩三各姓男妇约三百余人，见黄柏塘火起，俱逃上金峰岭逃避。当马扁脑、马观及马正卿等引导明魁率兵围住岭下，将鸟铳火箭攻山，杀死二十六人，内有先在官今不在官余日观伊母徐氏、弟余得进亦被杀死。有在官刘乾叔刘佐被铳打死。黎明章只得下山求饶，合村惊怖，暂上纳银无措，当将牛二十头，值银二百两，猪六只，值银十二两，送至营内。明魁称少，又差马扁脑锁去一十八人，又将黎明章贡打三十棍，捆六夜，锁禁三十七日不放。众敛纳银二百两付马扁脑。比马扁脑将前银入己，明魁闻知愤怒，致将韩三父韩应绍、及子韩子成、余和尚、叶得所、倪继立、徐福祥等六人杀死。黎明章、韩三、余日观等供证。明魁自认得牛、猪犒军是的。至七月十八日，前到刘家村扎营五日，至二十二日，才行起营前去，家财尽被掳掠，二十五日复差马观、张五十与吴月常、徐天救、徐细九到村张挂伪告示，仍要伊村上纳，时合村共敛得银九十六两、耕牛一十七头，明魁供止得银三十两，余银六十六两、牛十七头马观一人独得入己。马观又向在官刘乾称说，与伊代克银九十两，遂准折伊腴田九十亩，田坐乐平，粮纳德兴，累乾赔纳六年钱粮，分厘未贴，刘乾供证。又有刘芳村众人被明魁惊吓，俱逃在外，禾正登场，不得回家收割，当有在官刘一逸敛得通族牛四条，值银四十两、猪八只，值银一十六两，央张五十代送营内，以作谢意，哀求告示一张，伊族人众始得回家。比马观仍冒明魁名色，竟作差钱，将猪银收受入己。至六年八月初三日，王知县率同一二仆从，径自入城，未及十日，明魁先令标将马心乐伏藏城内，委于本月十二日，遣党张天奇、许宥等里应外合，冲取县城，将城内官帑并民间私藏，尽行搜劫无遗，遂执王知县到营，勒伊归降，缔结盟好。时王起彪

秉性忠烈，不避斧钺，疾声大骂。明魁见伊不屈志相从，猝难转折，因而送至天军庙，故意令其忍饥受饿，饵伊投降。本月二十二日，明魁实就备酒，着人前去本庙，迎请王知县赴营款待，搬演梨园，令伊点戏。时王知县点一出降汉不降曹，当明魁思得，前曹明远有字来，道及王起彪有书一封在九江，又一封书在广信，又一封书在江西省城各请兵，但我本无心害他，他反有意害我。今又点此戏文，触起怒发，当于酒席上令夜不收余荣功、孙相，径拽王知县出席，拴到天军庙前，于本日枭首示众，并杀不识名仆从二人，明魁亲供是实。又六年八月十三日，明魁遣各标将前至本县刘芳村，向在官刘三顾等取饷。族众敛饷一百五十两，外差银二十五两，俱系董细礼收收入己，给伪示一张，现在刘三顾质证。本村又有在官居民刘恺民，亦被细礼至村扎营取饷，比伊罄将衣饰猪牛献不满整，复将命田二十四亩写与董细礼为庄，自顺治六年起至今止，白陷刘恺民代伊赔粮，细礼亲供愿还，与已死标将王乔共给有伪票、伪印、告示，皆载永历年号，现追附卷，刘恺民质证。八月初三日，明魁窥在官黄阿肖氏夫黄土修已故，差董八拿伊子黄四六上饷，不从，明魁遂责三十棍，竟行打死，时黎明章正被监禁耳房，闻说是打肖寡妇儿子黄四六，次日即死，比肖氏畏势逃脱，明魁遂得伊庄田二百余亩并山地尽行占踞，肖氏现在质证。至六年九月内，防饒穆副将带领官兵剿荡贼巢，将明魁标将董贾杀了，地方平定。明魁自付从前罪大恶极，无处藏身，诡计投在省城提督标下遮身。有德兴县别案不在官余懋组，与明魁因争山田，懋组将屠吞事具状，于十一年十月内，告奉前巡抚江西蔡左副都御史，批仰饒刑厅审报，蒙厅行拘明魁在省，□值本厅王推官往省谒上司，唤出明魁，到府监候听结。前案问有各被害人等，久已含冤，未得吐气，乘此机会，群起公讨。……

零都李玉庭等抗击清军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十七年正月 苏弘祖 揭帖

钦差巡抚南赣汀韶惠潮柳桂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苏弘祖谨揭，为官兵奋勇捣巢，逆贼败遁追剿，谨叙塘报，仰慰睿怀事。

窃照郑逆窥犯长江，而上游山寇，随因窃发。零都积逆李玉庭等乘风倡叛，职发官兵扑剿日期并述塘报，于顺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密疏上闻外，屡据各将报称，逆贼盘踞高险，山径丛深，啸聚颇众，鸟枪繁伙，藏膏伏锐。计前虽杀贼甚多，而官兵不免受伤。职朝夕筹划，指纵机宜，不惮劳瘁，调官兵以防各县，檄乡勇以截要隘。第用兵之道，贵在人地相宜。必得熟谙地形者，精于调度，所到必胜。因委游击洪起元为总统，严飭速擒灭此朝食。……去后，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据镇标中军兼管中营游击洪起元……等报称：起元遵奉宪委，总统各营官兵，剿灭积逆李玉庭等。狡贼占踞赣、云、兴、宁、瑞五县之界，层峦复岭，盘踞为穴，将险要路径挖断，伐木堆塞，出没诡譎。卑职奉宪方略，……于二十六日五鼓，令官兵分两路进发。卑职同镇标都司胡得功……等领官兵，由曾田嶂而上。游击王把什、高尚义同镇标红旗岳贵、邹明儒……等领官兵，由扁寨而上。卑职等见贼有五、六千，遍山张旗，踞险拒敌，必须分兵牵制贼势。令曾田嶂官兵分为三股，游击王把什、高尚义令扁寨官兵分为三股，举炮为号，一齐登山。步兵攀援而上，骑兵下马鱼贯而进。各贼亦分股迎敌，摇旗呐喊，声作虎叫，乱石播下，炮铙齐发，自寅对仗至巳。卑职亲督官兵，奋勇先登，夺踞曾田嶂顶各山。逆贼失

险奔逃。游击王把什、高尚义亲督官兵，由扁寨三路，拼命占夺险隘，一齐直捣贼巢。有十数里山坳，尽是茅盖窝篷，约计二千余间，发兵焚毁。一面督兵自零部长乐里起捣巢，抵笼鸡山吕关石一带，追杀九十余里。赶至赣县东朝地方，天晚，逆遁山林，官兵驻营本山。据各营开报，查验贼鼻，计杀贼五百六十二名，夺伪都察院铜关防一顆。……卑职于次日，分兵东湖山搜剿，至梓山一带。据各营擒获重伤贼十三名，卑职公审，据贼供各姓名刘敬池、刘景文、张美、刘木生、刘华东、刘曾德、康秀明、刘利所、谢夏子、刘君命、刘付九系李玉庭下大总、刘惟一、康太系张宁下大总。又供，昨被大兵杀贼目三十多名。各贼重伤难解，当已斩讫。俟追剿擒渠另报。等因。顺治十七年正月初六日，据游击洪起元报，败逆焚巢，分股奔逃，官兵分道追剿。……据伏路兵拿获一人，审供刘新机子，鞫问李逆踪迹。据报，玉庭家眷系赣县桃朱人姓锺的接去，闻玉庭逃去桃朱。据此，三十日都司胡得功、守备陈以夔、红旗傅登第、把总邓伍、李明、百总王自忠等，领兵往桃朱扑剿。果有贼踞高山，摇旗拒敌。官兵奋击，斩贼七名，败逆奔逃深林，难于搜杀。据土人认出，阵杀贼一名刘华宾，是李玉庭下大总，一名刘百寿子，是伪都谢起下先锋。时已除夕，驻兵禅院，露地扎营。卑职于正月初一日，发兵四探，拿获睦埠人刘浮明，审供李玉庭丈人邓仕廷，今藏睦埠寨上。据此，卑职等发兵拿获到营。本日复唤龙沙人锺束修等，卑职查问贼息，据报，锺宪奎见有贼百十，带宪奎家眷，藏梅头青山。卑职等带兵前进，见贼数名，藏青堵路，被官兵斩贼四名。贼逃深山，获妇女二口，审系锺宪奎妻方氏、婢邓氏。据土人认出，阵杀贼一名锺四子系宪奎亲弟，李玉庭下大总。……正月初七日，据游击高尚义报称，卑职同王游击领兵戮剿，抵兴国石霞地方，准该县移报，大兵追紧，李逆带贼二千余，二十六日连夜逃驻江背庄上。又赣界龙上有瞭望旗二面，乞速进剿。各隘

乡兵俱委巡检督率堵截。等因。准此。卑职等移知洪游击外，同王游击密议，于二十八日，分路夹剿。卑职领兵由江背洞、龙下水而进，王游击领兵由茶口而进，是日抵城江。据官田里长陈愈明报，二十七日有贼六、七百，扎本里埠头，又有贼大营扎南观山。据此，于二十九日，卑职同镇标督旗邹明儒、陈续舜、都守千把王镇远、侯得福、王鉴、杨龙、陈忠、饶龙、周玉明、李兴等，领官兵疾抵埠头。见贼扎满山，卑职督兵冲击，贼奔南观山而去。即追至本山，有把口贼数百，摇旗呐喊迎敌。官兵分为两股，攻开隘口，直抵南观山。有贼二千余，炮石交加，分头对阵。卑职亲率官兵，当锋冒险，自午至申，攻破贼营，斩贼五十二名，阵擒炮伤大旗手黄云，贼赖贵伤重斩讫。众贼飞窜蜈蚣大山，险峻难追，收兵安营。查贼茅草窝篷四百余座，贼粮百余石，尽行焚烧。获旗枪虎叉二十五件存营。等因。正月初八日，据游击高尚义报，卑职领兵于二十九日起营，自蜈蚣山正月初一日追抵朱家山等处，遇有收后贼二百余，随督官兵追剿。贼逃窜四山，我兵力追，斩贼七名，拿活贼彭元仔。日暮扎营，将彭元仔羁营候解，审供李逆见官兵追逼，领贼二千余，马三匹，带各头目家眷，连夜逃往老虎山而去。……二十八日密商分剿。卑职领兵由茶口追至莲塘，斩贼三十余名，夺大旗、虎叉、鸟枪共八件存用，长枪二十杆焚讫。余贼奔逃各山，日暮收兵。三十日追至永丰六关，据乡民口称，贼溃兴国衣锦而去。正月初一日追至衣锦，询踪奔逃老虎山过河而去。初二日督兵由曲洋江渡河跟追。等因。正月十二日据游击王把什报，卑职初二日督兵追至军山口，截杀尾贼二十余名，得大旗、虎叉、鸟枪、长枪、腰刀共十八件，拿活贼二名，审明斩讫。初三日令右协千总黄先魁，把总张应龙、张顺、署把总刘金，领兵由韩婆峰一带搜剿，卑职同督旗岳贵、千总孙玉秋、陈友功领兵由石岭上堡沿山搜剿，至宽田下营。当搜出伏贼一名肖联子，据供贼逃青云嶂而去，李秀廷带

贼八十名，初二日龙山围李维新接到家窝藏等语。初四日督兵搜剿青云嶂无贼。初五日督兵至龙山围，拿李维新询窝李秀廷，据供不知李逆去向，有余党数名，逃在围内。卑职派兵围守，唤里长丘万春，协同官兵，分别良盗，逐名拿审正法，不许潜匿一人。拿出逆贼邹应明，审系李逆中军，陈君禄、丘翠我、管尔平、陈登贤系贼，并前获肖联子等，追剿不便留解俱斩讫。……正月十三日，据游击洪起元报，卑职初三日领官兵往闽川追剿，路由兴国郊外驻营。当晚着土民肖鼎隆确探李逆的息。初四日据回报，逆贼复从兴国龙下水连夜走陈陇山。卑职初五日领兵进陈垅一带搜剿，有贼百十藏山，率兵追杀一十四名。……卑职初七日领官兵往零都，至邹坑山，杀逃贼十一名，获长枪、虎叉共十一件。擒带伤贼王维皇，审供李贼被大兵四处追急，散逃各县大山。邹老鼠子、王维皇贼妇罗氏存营候解。初八日发兵四路探剿。初十日，卑职、洪起元、王把什、高尚义等公议，贼因追急，逃散各县，遵奉宪略，归巢则合力攻击，散遁则分汛追剿，今官兵分为四股，定汛分道搜剿。等因。正月二十日，据游击洪起元、高尚义、都司胡得功等报，十一日据罗吉先报，有贼数百，正月初七日到瑞金丁坡地方焚杀，见藏李井岩。据此，即遣千总从邦选、……邹明儒，领兵疾抵李井岩，四山围击，斩贼五十七名，余皆鼠窜。据罗吉先认贼尸三名，廖日英系李逆伪都，肖甲先、旷养元是大总。……该职看得，逆贼李玉庭、踞万山之中，处五邑之界。假窃伪印，煽结党羽，收窝亡命，出没流劫，虐民躏土，以为倚险负隅，莫能援也。层峦叠嶂，四面陡绝，我兵攀岩援壁，方可登陟。而且路坳蹊怪，藏伏鸟枪，官兵不无受伤，虽擒剿六巢，不敢言功。职恨不能立刻擒渠，碎磔其首。……

10. 江 苏

江宁安庆二府抗清形势

顺治二年十一月 毛九华 揭帖

巡按江宁等处监察御史，为恭报江、安二府情形事。

取前疏于池、太等四府一州，不憚娓娓言之者，欲皇上知愚民之可悯，地方之残破耳。情犹未尽，而字已逾格，则不得不以江、安二府另具一疏，以补其全。窃照江宁一府，首先归顺，不惟南国诸郡之表率，即诸省亦所视效。亲王坐镇，大兵云集，外以慑反侧之心，内以安归附之众，地方何幸如之。然其情亦有可言者，自马阮扶立以来，征兵措饷，民不聊生。今春左兵窥江，欲图废立，而地方棍徒四起，抢劫率以为常，民岌岌朝不谋夕。其壑大兵也，如望云霓。江宁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墟、孙墟、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自后安堵。但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民让己屋以居兵，则东北二城尽徙租他所矣；舍己田以牧马，则环城六十里内，稻田俱尽矣。兼之假兵为祟，所在见告。驿无马，水无船，此上、江二县情形也。溧阳削鼻、珥琅等党，乘机与主人为难，而不逞之徒附之，横行杀掠，遂至十六区无一干净地。出入长荡湖中，湖通金坛、宜兴诸处，此有兵，则遁而之彼；彼有兵，又遁而之此。狡兔不止三窟，而且薄城四次。至于陆师三出，水师一出，终不得其要领。该县拮据防守，虽斩钱国华、杨麻子等于行阵，擒潘茂兄弟于肘腋。近总督标下守备曹文驻防其间，据所报，处处有贼，兵到则

散，一望皆无人烟，惟见空房四壁，而各贼掳掠如故。此非得仁勇之将，三方会剿，断非一抚可了者。溧水、高淳，一县所分，总皆泽国。民之反复，虽经削平，而鹰眼犹存。高淳界连建平等处，近除狮子树砖墙港口贼剿散外，又据报，十一月十三日，有贼数千，白旗白衣为号，离县五里，人民逃窜，见今请兵。句容向以茅、浮二山寇乱，旋就荡平。江浦、六合孤悬江北，自遭兵火之后，流移未复，兵马往来，供应不绝，日无宁晷。以安庆言之，其地为江表门户，全楚要冲，先是经乱十一年不具论，今春杨振宗总兵于内，左兵一到，内外相应，立成齧粉。而闯贼溃兵南下，杀官屠民，又盘踞于各邑。据太湖潜山，无民无地，请赈请蠲，一字一泪，容职另疏具奏外，六皖归附后，一向道府俱无开说情形，今据潜山县禀称：本县地连英舒，忽报舒城地界主簿原等处与潜山接壤者，有廖家残兵，推旧杜安庐道为倡，交通湖广四十八寨，系邵兵道所练，此兵一出，恐潜山必由之路。又巡抚刘应宾移称：总兵黄鼎与标下中军陈彦魁密揭，内称：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可虞。张部台名缙彦者，主持其间，英界、蕪界等处，各构结招集，一线串合，举动甚大等语。职不敢不概举以闻。此江安二府情形也。职窃惟今日之事势，以为未定，则无思不服；以为已定，而伏莽实多观望窃发。伏乞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急与诸臣弘商远略，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职知国家兵自有余，又知国家之原不耀武张威也。……

南明瑞昌王联合江宁附近民众抗清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三年八月三十日 洪承畴 揭帖

钦命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餉、内院大学士、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谨揭，为江宁地方逆贼谋犯情形，并陈发兵远征事机，仰祈圣明鉴裁事。

照得江南归附年余，人心尚属未定，有伪瑞昌王朱谊澐、伪总兵朱君召，奸恶异常，到处号召同谋叛乱。今年正月十九日，既密图江宁，里应外合。职与操江陈锦等诸臣，先事发觉，合满汉官兵，奋力擒剿，旋就底定。然大逆朱谊澐、朱君召犹未就擒，祸本未拔，职等无日不内严外防。惟江宁旧有孝陵等七十二卫，合计卫官数百员，军丁数千名，每名月支米一石，皆居住朝阳、太平门外，藉月粮度生。自改革之后，月粮裁革，衣食无出，不肯安分守法，每生事好乱。又江南地方多废闲武弁，裁汰兵丁，亦有西北辽人，无处归着，加以好恶假造流言，惑乱人心，但有召集，遂多蚁附。虽时时督责搜剿，而地方未得宁静。今八月初间，有江宁省城四五十里花山龙潭民人，奔赴操江衙门密禀，本处群贼，皆受伪瑞昌王号召，歃血同谋，即省城朝阳门外，沧波门、孝陵卫等处，仍是土贼结聚，且声言要暗渡江北，先图起事等情。操江臣即会职与提督，满汉总兵巴山、张大猷、户部侍郎廐童、马鸣珮商议发兵。一面委江防同知范承祖，同满汉官初十日渡江北，在于六合、仪真地方哨探扼剿；留张大猷在省城防守；操江陈锦同巴山、廐童等，亲统满汉官兵，于本月十一日，驰赴花山空心寺、龙潭一带，与镇江、丹阳交界，离江宁数十里。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遂设法将村庄围住，晓谕各乡民缚献真贼。乡民既得兵威，遂将本村有名真贼献出，亦有供报真贼引官兵指名擒拿。计出兵十余日，共杀贼四百余名，皆逐名查审，的系真贼，并无滥杀。屡审伙贼内供称：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攻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又审供：见今江宁城内城外，自今年正月十九日杀散之后，又有潜

藏谋叛头目，会合多人，皆听瑞昌王号令行事等情。操江陈锦同巴山、廉童等，将花山各处贼徒擒剿破散，二十二日回到江宁。二十三日仍亲统满汉官兵，于二更时候，出朝阳、太平门，于门外适中地方扎营，亦围住村庄，令各军余百姓，从公举报，是日擒拿三百余人，申明梟斩百余名，其余胁从者俱即日释放。又自二十四日起，将江宁各城门封闭，细搜城内逆贼，擒获甚多，俱有瑞昌王伪旨、伪牌札可据。至二十九日申时，职同提督巴山张大猷、户部侍郎廉童、马鸣珮，操江陈锦等，正在公衙门会审贼情，于巴山处，接北京户、兵二部发到清字公文，内有圣旨，将江宁满洲官兵，多发赴湖广，等候随征。此奉朝廷调遣，兵机大事，职等何敢参以末议。惟是江宁为江南根本重地，远近望以为安危。职先督发原任平南伯、广昌伯下副参高进库、杨武烈、蔺光元等官兵三千，援剿江西。嗣有山东总兵柯永盛官兵四千，移驻江宁，缓急可恃。后将柯永盛官兵改驻江西，则江宁官兵仍觉单薄。今虽有提督总兵张大猷统汉兵四千，皆系提督曹存性所遣营兵，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所恃者，惟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若多行调发，则弹压势轻，恐启奸宄窥伺之渐。职身在地方，不敢不以真情披陈，伏乞圣明鉴裁。或将江宁满兵量留若干防守，使声势不灭，职等得与巴山保安重地。其原发江西将领高进库、杨武烈等官兵，自上年十一月出征，今已十阅月，建有功绩，久苦在外。江西已有柯永盛官兵，足资防剿，合无将高进库等官兵，请候明旨，准职调回江宁，并力剿御，庶重地可保无虞。……

张华山称义王在山阳盐城等地 谋攻淮安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 陈之龙 揭帖

欽差巡抚凤阳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陈之龙，为塘报贼情，仰乞圣鉴事。

九月十一日，据盐城县申称：本月初六日，有轧东沟、胥沟、夏梁河一带地方啸聚群叛多人，伪给札付，百姓惊避。随差役蒋华密探。去后，今据本役回称，建阳等处闻言，叛众初六日齐集，初七日听点，初八日动身，不知往何处去。同日又据署兴化县事泰州州同来镇之报称，探得轧东沟并盐城县地方，土贼朋湊在于建阳、射阳等湖马家荡扎营，有贼官一员，在于夏家庄踏船，口称系前年鄧、魏二总兵遗炮在河，令人打捞。探得起炮三位，一路河道不通往来。各等情。报职。该职当调职标右营守备丁士元，率领兵马，星赴兴化防剿，并檄狼山、东海、庙湾、盐城等营，整摠堵御。去后，本月十三日，又据盐城县申称：本月初八日卯时，据乡兵曹宇报称，身奉差遣探至建阳夏梁河地方，查有伪官刊刻钦差督府丘封条，又有伪百总吴满倡聚作叛。又据高作寺地方吕大等报称，各叛聚在高作寺，为（伪）相厉豫，为（伪）将卞运同，各庄躡船，强人入伙，声言初八日齐集，十三日上淮，白衣白帽，俱有礼付，大约不足一千，内有教师张拳棍者百十人，口称伪龙武三年，器械浑用钺斧，窝藏义王张华山，住建阳后刘文墩，系南场人，内中山阳、兴化人大半，立意决苏家嘴为藏身之策，四下探听消息，俱用和尚。该本县查得，轧东沟系山阳县所辖地方，离盐城一百四十里，其建阳夏梁河、胥沟

离盐城一百二十里。卑职协同盐城营守备薛镇国昼夜防守，合再申报。同日又据署兴化县事泰州州同来镇之报称：本月十二日午时，探信快手陈受揭称，身从十一日申时到崔垛，问无的信，随同庄保陈时瑞亲往沙沟镇。本镇百姓妇女俱搬移，遇有一网船从北来，说有贼在鹤儿湾、吴家舍、西洋村、庙团尽地方扎营。本舍有一姓吴，闻说原是盐城千户，假充寇内总兵，领贼千余，竖旗号上写都督大元帅，口说新昌王史阁部早晚放炮，又说十三日子时破淮安，贼寇头缠白布，身穿白背心，着各庄起乡兵，要船只。踏至西安丰、夏家楼、黄土沟，其扎营马家荡，左右各庄百姓俱已搬去。是日巳时又据署兴化县事泰州州同来镇之报：据探信快手陈受揭称，探得贼信，原扎营西洋村、马家荡地方，今移车家桥扎营。有肖总兵系北直隶人，领兵三千余人住扎此地。贼头带网巾，有马屯在管机沟，人人说往淮安，并未说往南来，踏各庄船只，渡至车家桥俱放回，旗号写义王，说史阁部、田军门、蔡奶子在内，有货船不掳粮食船，要十之一二即放去。又据探信民壮杨举等揭称，身遵往探至射阳湖地方，路上有贼兵踏船捉人，不敢前去，一路地方百姓俱已搬移。初十日贼兵船头已进涧河口，离淮安府七十里，各等情报职。该职看得，轧东沟等处、建阳等湖，俱系淮属山阳、盐城等地方，逆寇聚众三千余人，谋攻淮安府城，深怀叵测。据报旗号伪称都督，贼寇白布缠头，如此情形，非小丑狂逞者比。……

张华山称义王聚众抗清攻破淮安县城

顺治四年九月 杨声远 揭帖

（前缺）议出兵扑剿，又恐兵去城空，不敢轻出，惟候宪示，

合兵会剿。又于本日据高作寺地方吕大说称，聚在高作寺为（伪）相厉豫、为（伪）将卞运同、军师张道人，各庄躡船，强人入伙，声言初八日齐集，十三日上淮，白衣白帽，俱有礼付，大约不足一千，内有教师能拳棍者百十人，口称龙武三年，器械洋用钺斧，窝藏义王张华山，住建阳后刘文墩，系南场人，内中山阳、兴化人大半，立意决苏家嘴为藏身之策，四下探听消息，俱用和尚。据此看得，叛寇猖聚，若不早为扑灭，恐势愈炽。卑职与王知县坚守城池，一面整顿官兵，听候令下，定期出兵会剿，仍祈发兵防护堤岸，理合塘报。九月十三日据庙湾营差役潘有禄供称，九月十二日五更时候，曾在陆公祠地方遇贼打仗，杀贼三四百人，四散复回朦胧地方，约贼二千余人把庙湾营官兵围住，将潘游击戳三枪，并将耿同知裹在营内等语。先于十二日戌时，据戴永寿、潘有禄城外口报前情，职未敢遽信为然。但闻贼势猖獗，随经具咨江宁请兵会剿。至十三日复唤二役进城，职与部臣面审情真。又据探拔报称，贼十三日欲攻淮安。职因城中空虚，一面分投撤调汛兵，再咨催江南大兵，一面与部臣多拨侦探，严行固守间，至十三日申时，据守门官丁稟报，有游击潘延吉、同带领长随十二骑，已至城下。职与部臣商议，时当戒严，面潘延吉虽已被伤，与耿嘉乐并轡面回，形迹可疑，遂严加防御，传令进械。随摘去了箭、腰刀、马匹，与部臣研审。据潘延吉吐供，自稟明本部院后，即回庙湾，有官汪千总稟称，地方讲谣言，职三更会耿同知云，外边谣言虽未见实据，我们也要预防，随传丁夫上城。次早传兵丁分付，外边说谣言，若有实据的就拿来，本营若有实据的也举首出来。随有百总夏得时等各稟首出札付，与海防耿同知公审夹打，赏出首之人。有四更，报贼临械石灰铺，随与耿同知商议，你领壮丁守城，我带长随马兵砍一阵。出北门，抄贼后与贼打仗，未曾天亮，连砍二阵。贼败，但贼先来仅足千余，后再添贼约有数百。职与打仗，将马兵先伤二名，见贼添

兵，随调关厢兵接应，在陆公祠打仗，被贼围住，腿上着枪，将马身上着枪落马，内丁一面救护，一面敌贼。耿同知在城上看见，下马即带亲丁十四名方才救出。其后有耿同知衙役乡兵，俱身披号布，穿白布衣，俱投贼营，城门俱闭，城上人俱穿白戴白，放炮放箭射下，不能近前，关厢人俱是顶神马拿香迎接，职二人方回等情。供报在案。该职看得，轧东沟、建阳高作寺、马家荡一带，去庙湾最近，既立贼首伪义王、伪将、伪相，则其蓄谋啸聚已非一日。潘延吉、耿嘉乐俱住扎庙湾，延吉先禀职与部臣地方叛贼情形，尚无实据，请示安抚，而同知耿嘉乐，对职与部臣言地方并无一贼，若有一贼，在我担着。若二官者，贼生乱阶，不能销患于未然，及贼攻城，又不能制贼于死命，弃城脱逃，其罪已无所道矣。最可恨者，叛民纠聚似非一日。……

江宁地方起义民众攻下庙湾

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洪承畴 揭帖

钦命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守制洪承畴谨揭，为总漕督臣塘报贼情甚急，臣谨会发满汉官兵，水陆驰赴合剿，仰祈圣鉴事。

顺治四年九月十六日辰时，职准总漕督臣杨声远咨，为紧急贼情事，内开：九月十二日戌时，据庙湾营游击潘延吉下长随戴永寿、潘有禄报称，有土贼一二千，来攻庙湾，子本日寅时，潘游击领兵打仗，因天暗，未分胜负，至午又打一仗，伤贼四人，贼因败阵，又约添二三千，将潘游击戮伤三枪，不知下落，又将耿同知裹去，身等前来飞报等情。据此，随经严行道府营将、

厅县等官，分派城守，一切事宜，已飞调徐、扬等营官兵合剿。本部院漕标营兵，俱分派沿河防护粮运，及宿迁刘马庄、晏头集设防，并护送龙衣船等项，今已殆尽。而土寇突然窃发，大肆猖獗，咸称于十三日攻犯府城。今据来役口禀，庙湾情形已危，淮郡空虚，势诚岌岌，非藉大兵合剿，恐滋蔓难图，亟请速赐援兵。等因。到职。职十六日辰时接报，即刻会礼部侍郎臣陈泰、提督汉兵臣张大猷、操江院臣陈锦公同酌议，部臣陈泰驻镇省城；提督张大猷亲统满汉马步官兵一千员名，由陆路前进；又操江都院选发标下副将黄世杰，领水师官兵一千五十余员名，由水路前进，俱听提督臣调度。即于九月十七日辰时自江宁发行，水陆兵皆至淮安会齐。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又咨会凤阳抚臣陈之龙，选委将领官兵，必由泰州兴化直捣庙湾。九月十八日，续准总漕臣咨开：庙湾情形已经塘报，并请发援兵。今淮城空虚，危如累卵，若候大兵自北发来，势必难待，请速发满汉官兵三千，遴委将领，星夜兼程前来，亟为歼剿，漕盐重地，嘉赖匪浅。同日又准咨开：十三日戌时，有庙湾游击潘延吉、海防同知耿嘉乐，随带丁十二名赴准，本部院即公同库部堂研审，据供：庙湾已于本月十二日被贼攻陷，见今贼船甚多，请乞发兵赴剿。除将潘延吉、耿嘉乐羁禁外，看得庙湾滨海要地，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恳迅发满汉大兵，会同合剿，迟则必致燎原。各等因。到职。……

盐城轧东沟一带民众举事

顺治四年十月十五日 杨声远 揭帖

钦命总督淮扬等处地方、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声远，为塘报大捷事。

盐城轧东沟等处土贼情形，及审据庙湾游击潘延吉、同知耿嘉乐各情词，俱经具疏题报讫。于九月十五日夜，据标下中营中军守备刘玉崧报称：本日戌时，据拨役叶大奇报称，本日早乡民从轧东沟来说，有四、五十号小贼船，十三日晚到轧东沟，尤悉上淮，伏乞备防等情。又于十六日辰时，据淮海道副使李政修塘报：据山阳县报，据快手周灿等禀称，本月十四日，蒙差身等前往盐城一带侦探贼寇信息，即日至清沟、管计沟地方，遇见贼船二只，船上贼俱系白布缠头，将身□□□□□羊蒋家沟地方，俱系空野处所，不能前进。探得贼信，俱归庙湾老营。又行至射阳湖边，捉拿打粮假官一名陈思桥，理合回报。等因。又据淮安府塘报相同。又于十七日据山阳知县王文栋呈，据本县皂甲张树、快手戴坤禀称，十五日差往庙湾打探叛寇信息，当日即至柳铺湾，遇白游击探马回来，分付前途小心，身等连夜行至芦铺，天明打探，遇一难民说，寇封拿船只，前途有寇，难以前进。……十七日午时，据淮海道副使李政修呈：据标下中军杨荣祖开报，本日巳时，东门城下有本道昨差出侦探夜不收朱奉、王世才回称，探至空寺地方，听得贼有一半上船，岸上余贼俱在庙湾城内、城外做白号衣，各贼又得庙湾兵器等物，贼不论大小船只俱拿，整理船上家伙并兵器。各贼主意未定，不知何往。等因。又于十八日卯时，据兴化县署县事泰州同知来镇之塘报：本月十四日寅时，

据探信快手陆元、顾文稟称，身蒙协同抚院差官往沙沟探听贼信，随于十二日过沙沟，星夜前进，至十三日早，在夏家庄捉获贼头一名王有道，身穿白箭衣，腰束白布，系贼营号色，带领妇女八口并获，交庄保收讫，等情。据此，随将获到王有道，即会同抚院中军王永昌细审，供系盐城大潭湾人。又称，有郟相如起兵于高作寺，至十一日在石灰铺与庙湾游击打仗，冲散炮死者无数，有道因而逃出。又有角子巷姓丘者亦在内。又有姓卞的往黄泥沟上领道人兵等情。又有船户一名胡德，供系山阳县人，在王有道庄上种田，抢入贼巢。各等情。供吐在案。但贼寇屡以白布裹头，白布缠腰，作为号色。……九月十一日，据清沟司巡检罗宪密报称，轧东沟、高作寺等庄，贼寇抢掠人船，二人到镇，一人姓胡名申，自称新城人，一人姓李名龙，号三台，系轧东沟人。向职要船，口称装兵往淮。随又到三、四十人，俱穿白衣为号，沿河抢掠，于本日又据王养性报称，从焦木庄回有民人尤太华，遭叛周瑞吾系喜鹤窝人，给散伪札付，尤太华不收身走。至官庄有叛寇金思泉、杨士芳沿庄给札付，要赴马家荡。又至新河庙，见贼船五只，住泊滕家庄。……（下残）

厉豫称义王在庙湾等地抗清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 陈之龙 揭帖

钦差巡抚凤阳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陈之龙，为恭报剿抚事竣，微臣回镇料理海防事。

职于九月十五日，准总督漕臣杨声远咨开：为紧急贼情事，土寇突然窃发，大肆猖獗，咸称于十三日攻犯府城，今据来役口

稟，庙湾情形已危，本部院即欲发兵赴援，奈无兵可发，而淮郡空虚，势诚岌岌，非藉大兵协力合剿，恐日益滋蔓难图矣。合亟咨请，速赐援兵。等因。到职。即于本日躬率标下将士，昼夜兼程，于十九日抵淮。二十日清标游击白进宝、扬营游击肖鸣凤等，先在车家桥离淮五十里堵截，正与逆贼三股相迎，斩获全胜，总督漕臣已经塘报讫。二十一日总理部臣库礼面议，分定昂邦章京张大猷统陆路，职统水路，直趋庙湾。二十三日庙湾，逆贼望风先遁，合城民人，尽行逃散。职会同出示招集人民，限三日回城。职复统水兵追至盐城岗门镇，而逆贼房豫等已被守备薛镇国杀败四散，沿湖逃匿。职又准总督漕臣咨开：庙湾等十处叛逆地方，俱宜剿洗。等因。即会同昂邦章京分兵搜剿。职标中军王永昌分剿马家荡、建阳、高作寺、滕脱、胥沟、夏梁河，游击肖鸣凤分剿轧东沟，职标领兵将材郝国选带领马兵，随满洲大兵，搜剿刘庄场，各路虽遇贼即杀，而逆贼窝巢之中，预先搬移，贼首潜遁。职会同出示各村首解，并行淮扬十六沿海州县缉拿伪义王伪阁部房豫、伪元帅杨扣子等。其有首解到官者，会审臬示。逐日剿抚过情形，俱塘报总理部臣总督漕臣外，十日之内，盐城庙湾百姓，俱已复业，职于十月初三日班师回泰。因泰州、兴化、盐城、庙湾俱在沿海地方，水陆逆贼线索相通，又掘港营、东海营瞭见飘洋贼船不定，而泰兴、靖江交界之中，贼船出没，近在门庭。职是以昼夜疾趋，于十月初十日，回镇料理，不敢少懈者也。……

丹阳湖内民众史炳上等在金坛武进等县 举兵拟附明唐王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盛□□ 揭帖

钦差巡按江南下江、督理苏松常镇淮扬等处、试监察御史盛□□，为湖寇白昼焚劫，官兵奋勇追剿事。

窃职于本年三月十八日，据镇江府丹阳县知县王廷机报称：本县寺城村地方，突有湖寇百余，本月十四日白昼焚劫，杀死居民葛当景、葛昌、薛大、蒋元、生员葛殿，被□□□昇、葛盛、谢氏等，烧毁草房一百余间，抢掳□□耕牛等物。但查寺城村地方，与武进、金坛二县搭界，恳乞密飭金坛、武进，并发常镇营官兵，会同合剿，庶贼不致横张等情。到职。职即传镇江营副总兵张承恩，带领马步兵丁，星夜驰剿。复行严飭金坛、武进二县协拿各贼，毋致燎原。去后，据金坛县知县胡延年报称：本月十七日，据团长杨君召报称，有贼聚众扎营在四箬干地方，到职。随拨亲丁王从化等，即令巡检徐以行、同防守游击刘光先，整兵擒剿。不意贼众百余，手执器械，迎敌我兵。我兵奋勇，生擒曹富□、朱廷标、蒋以儒、徐三、曹三、汤七生、孔寿山、陈□四、毕思明、倪长春、杨仔等，并获伪钦命大将□□差荆都司打粮朱单一张，及长枪、方天戟□三杆，并弓箭、火药銃等器。余贼溃遁，奔入湖内等情。到职。又据张承恩报称，卑职遵奉宪谕，星夜□丹阳县，与王知县计议，遂同率兵飞驰贼营。诘贼闻风移营殷材庙地方，恃其四面皆水，可以守御。我兵奋力渡水，众贼惊遁。追至陶家村地方，射死伪中军陈有名。众贼奔入湖内，我兵乱射□，落水死者不计其数。生擒朱勇生……等。……因马骑不

能前进，随即回营等情。到职。又据丹阳县塘报与张承恩塘报相同。随将朱舅生等解赴到职。职即传镇江府知府赵士冕、同知王治邦、金坛县知县胡延年当堂公审。据朱舅生供称，有湖寇伪副总兵杨东生、伪参将袁尔玉、伪中军薛汤团聚贼二百余名，又有贼首史炳上聚众一千余名，约会先破金坛，劫库下湖，会同荡口湖贼首华七，投唐王驾下，先克南京，恢复一统。丹阳寺城村焚劫，是舅生引路。伪中军薛汤团身穿红袍，当阵杀死。史增寿等，原系久在贼营等情。又据曹富生供称，伪总兵王仲昌、伪监军□□鼎有贼兵一百二十名，欲从青龙洞起手，据广德州到湖广，会同何腾蛟来攻南京。朱廷标□各执长枪迎敌，今被擒获等情。各供吐在案。又据常镇兵备道陈服远报称，据武进县知县张国□申报，遵奉宪行严飭，协拿湖寇，本月二十二日，据大名乡居民王德、金永同扑快奚能等报称，有巨窝李景明等，招纳湖寇，遍地打粮。本月二十日，众寇行劫丹阳等处，被兵杀散。贼首杨东生逃至扁庄地方，身等各持农器，将杨东生登时打死，当获伪印一顆。报称到县，申报到道，转报到职。……该职看得常、镇二属背湖面海□□□□没无常。幸赖防守严固，不得肆志狂逞。忽今湖寇杨东生、朱舅生等突出焚劫，思欲纠众猖乱，上通豫、楚，下联浙、闽。副总兵张承恩奋勇追剿，不遗余力而奏功。……（下残）

如皋县王锡周等树大明中兴旗聚众
鏖靖鲁将军印拟夺城迎舟山
大军清派兵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陈之龙 揭帖

钦差巡抚凤阳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今

候议处陈之龙，为塘报擒获伪督伪道，伏乞圣鉴事。

本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据职标下水师营将材王斌报称：闰四月十七日，据通州北四十里乡民司塘胡瑞、薛保报称，身住北四十里，务农为业，三月初十日，有如皋县界内草观音堂，忽竖大黄旗二面，上书大明中兴四字，聚有二百余人，手执器械，呐喊扬兵，见有李新国、李光国、周养园三家，各饭六甑、酒六坛、猪一口，抬至草观音堂犒(犒)赏，众人扬兵到晚，又有二人跪禀，口称请都督老爷回营，各兵俱散，止有二十余人齐至李新国、李光国家内去讫。前四月二十二日，又至杜家观音堂，聚有五百余人，亦竖前旗，摇旗放炮，摇(歃)血结盟，各领札付。当有杜芳洲、杜仓洲各设猪羊香案，拿香者，乃身长大汉，口内祝赞，俱系外路人声音，身问彼同伴司正阳、李四，此系何官，彼答曰，此系明朝中兴王都督，内有第二人亦系大汉，与众对天盟誓，身见为首方面微须，众人俱称为王道爷，身又问司正阳、李四，此系何人，彼答云此系王锡周。众人插(歃)已毕，见有各家抬饭十余甑犒(犒)赏兵士。酒席之内，议破通州。王道爷云，欲破通州，必须里应外合，方可成事。我领一百好汉先去埋伏，通州况今狼山营见在招兵，我将一半投入他营内，一半四散埋伏，当晚议定，传令各散。其王都督与众头目约有四十余人，俱到李振寰家内屯扎。本月十六日，有司正阳亲至本庄，手执伪牌，立唤本庄人俱要投顺，若不依从，就要焚杀，况王都督已在时见宇、时正宇家内，约定二十二日破通州，二十四日要抢营船下海，迎接舟山大兵。身等一闻此言，一面将来使安顿在家，星飞奔报，速发大兵入巢擒剿，以救百姓等情。据此，卑职闻此不胜骇异，随领部官林义、程起鸾、陶文星，家丁王元、张龙等，并带原首乡民，星至前处，探巢捉获。夜至五更时分，职等行至杜家观音堂，见贼数人前后绕回，支更巡逻。职等奋力扑捉，擒得首叛都督王化龙、并获随从叛党司玉宇、孙华宇，搜出伪敕、伪印、伪

札、伪旗等物，将贼锁扭。行间，忽有党孽司正阳等，带领多凶，各执器械，赶至中途与职打仗，格斗多时，职等弓矢齐发，射伤贼众抵敌不住，贼皆披靡越沟远遁，止获得司正阳一犯到营。该卑职鞠审缘由，贼供与司塘等所首无异等情。到职。该职看得，江北通泰之地直抵洋海，其中奸人与舟山大叛线索相通，乘金逆之叛，职兵西剿，通州大叛王锡周倡讹鼓众，扯旗二面，上书大明中兴四字，捏称故明高皇敕谕，铸靖鲁将军之印一顆，共立如皋废弃王化龙为都督，纠聚近千。锡周主谋，以一百精贼先伏通州，一半投兵狼营，约定闰四月二十二日里应外合，破通之后，即抢狼营之船，径往舟山，勾连大举。幸职水师防海将材王斌，因乡民司塘胡瑞、薛保之首，即刻困住王化龙一股，擒获伪督。其贼将司正阳等统众格斗，欲夺化龙，我兵奋勇杀死余贼，阵□□将司正阳、司玉宇、孙华宇，审明正法。职即连夜飞骑突至通州，王锡周一并就缚。职将伪册抄录一部，密移总督臣马国柱，在江北者职设法严缉，属江南者听督臣檄拿。所有伪印、伪敕、伪令旗、伪札封，缴兵部讫。伪都督王化龙、伪监军道王锡周，监固泰州请旨发落……

沂莒海赣等处起义民众李大和尚等 在赣榆县活动并攻入海州城

顺治六年二月 吴惟华 揭帖

钦命总督淮扬等处地方、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恭顺侯、兼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惟华，为塘报紧急贼情事。

二月初九日，据驻防海州副将杨武烈报称：本月初六日，准

贛榆县移会，正月三十日酉时，据侦探快手吴玺等并本县黑林镇地方傅应魁、伍长仲藩等报称，本月二十八日，有山东莒州贼首庄三早、王小吾等，率领贼众四百余人，抢劫朱城店集场，杀死居民庄士禛等四人，将集场布疋货物驴畜等项尽行抢去，俱上马齐山，二十九日到十字路扎营，将本镇巡检拿锁，挨门勒册，并各庄上名，意欲南向。又于本月初三日，据侦探快手邵锦等报称，山东土寇将十字路王巡检杀死，回至下河勒册，有不上名者，将房屋烧焚，复下朱成店，又将庄四宅舍俱焚，已至涝坡，近县八十里，贼有千余人，势有侵犯贛榆之意。正移报间，值东海营王守备带兵百名出汛本县青口地方，本县暂留驻守等情。到职。查得沂、莒、海、贛、宿、沐各土贼，纠伙羽山等处，贼首李大和尚、李二和尚，党类实繁，势成燎原。卑营兵单力薄，恐难守剿，乞飞檄速调中军傅启先，领兵昼夜回汛防剿。等因。到职。随调海州杨武烈官兵一百员名，前去贛榆防剿；一面差人前往舒城，撤傅启先官兵回汛协防；一面会同满洲城守章京孙塔，发大兵并职漕标三营兵马，合齐进剿。正约期二月十五日出兵，即于是日，据海州东海巡检司报称，探得本月十三日有大贼无数，突入海州城，张知州仅领家丁数名抵敌，杀贼虽多，奈寡不敌众，未知下落。又于本日据东海营守备王献魁、中军千总汪士廉塘报：本月十三日辰时，据海州差快吉元等报称，有南来马步贼寇无数，本日四鼓时分，自州城南门贼寇入城，居民逃走。但本营官兵，已蒙总漕部院预先调发协防贛榆县。本日沭阳县为贼情叵测事，于本月十五日，据本县探役张应贤报称，破海州贼寇，就是海州土贼，结连蒙山大盗，于十三日破城后，今已退出海州，见今扎营沙河，称说闻淮安兵马俱已西援，城中空虚，今要先抢沭阳，连夜进攻淮安，然后西连霍山兵马。十六日又据东海营中军千总汪士廉为塘报贼情事，本月十三日戌时，据本营拨兵张子元等报称，身蒙本总差往海州侦探贼情，当即过海，

身装乡农，假充到州纳钱粮。至午时分，先到州城南山，望见贼众执黄旗二面，与张知州、李同知、杨副将打仗。后身潜进城内，只见李同知并西海所百总李奕荫等，被贼杀死，张知州与贼打仗，被伤内司二名，衙役十余名，杨副将官兵杀死十余人，库狱衙门大开。听人传说，张知州、杨副将在横门地方扎营。贼于本日申时退往直西高桥扎营，沿途放火擄人。各等情。……

吴江地方民众举事抗清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周国佐 揭帖

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国佐，为官兵两击海寇，连获捷功，据实上闻，并报缉擒谋逆奸民，仰祈圣鉴事。……所可异者，贼江于外，不过旦夕稽诛，而内地奸民乘衅思动。吴江一邑前获王彪，今获楼德善、王七、陈龙泉、鲍臣、锡作王三等，皆私受逆首费六相公及伪定西侯伪札、伪旗，约日举事以应海寇。幸赖我皇上天威遐畅，凡此诸凶，有谋必败，无事得成，匝月之间，先后成擒。职见在穷追首逆，以安内地。……

11. 浙 江

昌化县姚志卓等踞城起义 抗清及失守情形

顺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肖起元 揭帖

钦差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肖起

元，为恭报恢复昌邑事。

切（窃）照去年闰六月内，有昌化小邑，僻处一隅，奸民乘机倡乱，群弑令尹，煽聚亡命，拥立伪官帅应壁等，勾结魁渠姚志卓，暗通江东叛寇方国安等，声势相倚，荼毒生民，本应即时扑剿，因江干戒严，是以未暇加兵。兹于歼灭大寇之后，乘我兵威声不振之时，于本年二月初三日，与满洲大人熟商密议，拨发协镇张杰，同督标中军副将张国勋，带领副参游守等官马步兵丁，相机剿抚。去后，至初七日，据张杰等报称，遵奉完令，于初四日一昼夜直抵昌化县，初五日寅时至芦林关，见贼据山设寨，挑壕堵御。职等分头砍射，不意贼首姚志卓一闻烽传，先已扒山逃去。杀死贼徒二百余。……看得，贼首姚志卓，闻风鼠窜，虽遁天诛，胆已落矣。然贼党望风报靡，一战而昌城恢复。良民欢声雷动，不终朝而剃发归诚。……

谢士奇等在天目山起事抗清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三年十月 张□□等 揭帖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为塘报事。

据湖州总兵张士元报称：据孝丰□防副将刘应虎报称，逆贼谢士奇、洪得胜、孙乾秀、沈超益、方开之、曹元义、陈其前、陈启鹤、陈启聘、杨日芳、章得华、钱士康等，结聚天目山地方，肆虐劫掠。该职调合乡勇一万，鸟銃手二百余杆，并本营官丁大炮，督同县丞徐国瑞、典史陈兆熊，前至章村地方，沿途擒

剿。当经招抚伪总兵曹元义、章得华、陈启鹤、伪将官姚俊、陈长卿等共十余名，内有钱伪总兵等，逆行不顺，官兵四面攻杀，当阵杀死逆贼五百余人，其谢士奇等贼，当阵砍杀四散逃遁。又有贼首总兵章如海、盛四老、高自生、李应宛、盛如凤、周总兵共六营，在一都地方屯札。旋督官兵一齐前进，当阵杀死逆贼三百余名，因交锋砍杀贼首无凭查认。等因。备报到职。……

处州府景宁县麻农暴动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秦世祯 题本

巡按浙江试监察御史臣秦世祯谨题，为塘报贼情事。

十月十七日，据镇守处州总兵刘世昌、分守温处道右参议兼金事、今丁忧候代鲁近暹塘报，内称：本年十月初六日，据处州府景宁县知县李益谦报称，十月初四亥时，据监生陈永建报，有闽贼突从庆元界上侵犯而来，到县尚有百余里，乞速侦探防御等情。随发标官杨一元、王正礼前往剿御。据标官王正礼报称，奉令往剿国山土寇，初四日午时，据原差探兵同典史郑廷祯回报，卢国二村无贼等情。方到县，即有七里杨家村民来报，有贼三、四百人到村歇宿。卑职即同杨一元驰至离县二十里大钩地方，与贼对敌，贼众阵伤兵丁七名，所报互异，地方百姓似有知情之意，今暂回云和，乞速添兵合剿。又据标官李天基报称，杨一元因兵少难支，已回云和，景宁县官躲往山中，百姓逃窜等情。又据该镇道塘报内报，十月初八日，据分防云和县标官杨一元、王正礼报称，景宁之贼，都是本地种麻闽人起衅，县官、百姓皆是知情，不然才报贼到，职等带兵遇敌大钩地方，面县中百姓即于是日一夜尽行逃去，只留空城以待贼来。因兵寡受伤，暂

回云和，百姓闻风亦尽逃避，止有职等兵丁在县防守等情。……

柴国楹等起义攻入江山县城 及清政府察办失职官员

顺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党崇雅等 题本

刑部尚书臣党崇雅等谨题，为塘报事。

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赵瑞题前事，据浙江按察司按察使王瑁呈称，蒙前按臣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准吏部咨，该前按臣秦世祯题前事，奉圣旨：马禄、方升革了职，该抚按提问，朱典史并究，钱志驹、王定国著议处。江山失事情形，确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部，咨院，札行前来，备案行司提问。复蒙屡驳屡催，今该本司问得一名马禄，四十岁，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人，状招：禄于顺治二年十月十一日，奉浙江田总镇札委千总，随发驻防衢州王副将标下。向因闽寇煽乱，有先被擒斩贼首柴国楹等，啸聚蜈蚣坑等处，勾引永丰贼已经正法，赵之祯等，窥伺江山县，蒙本营王副将拨兵二十名，令禄于顺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县，随即驻扎于南门外，防守通闽要路。贼知有兵不能攻进。禄却不合失于周防，被贼潜隐。有已到官署县经历方升与典史朱文选，各亦不合不能预为筹划巡警，以致贼于顺治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夜，从城西山后喻逾岭潜抵城下，先有数十人扒入县，时当正月，于初一日黎明，方升等同官吏、耆老、僧道人等，正在拜贺元旦，见贼直冲县门，即督衙役努力拒敌。禄闻贼众越城入县，当即带兵进城赶杀，贼随败散，生擒薛三、金应、马元、程明等四人，杀死贼十二名，……又蒙道将会发不在官守备贺虎等，率同禄等官兵直捣

贼巢，擒获柴国樞正法讫。蒙本司审看得，江山切近贼巢，其为贼所眈眈虎视，非一日矣。防将马禄与署县方升等，不能先事戒备，为绸缪未雨之防，以致贼众乘元旦祝圣之际，伺隙突入，杀伤衙役、耆老等十一人，疏失之罪，自无可道。……

王完勋等抗清民众攻入新昌县 及清政府察处失职官员

顺治八年十月十三日 梭德弘等 题本

刑部多罗顺承郡王臣梭德弘等谨题，为塘报事。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浙江巡抚肖起元题前事，内开：案准兵部咨，该臣题前事，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旨，佟胤奇、王九全俱革了职，该督抚提问。沈润、陈一贯，著议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移咨提问。等因。到臣。随经案行按察司提问。复经屡驳催复。去后，今据该司署司事右参议南洙源呈称：问得一名佟胤奇，年二十五岁，辽东辽阳人，由贡士选授浙江绍兴府新昌县知县，顺治七年八月三十日到任。状招：胤奇自到任，各闻邻氛肆动，见发大兵，各路分剿。本县奉有宪行固守城池，同已到官千总王九全，并营兵銃手防御间，适有台州府已经革职理刑李推官回籍，于九月初八日黎明经过本县，胤奇送出西城，却不合失于防范，偶有贼寇王完勋等，带领贼兵千余，昌兵装扮，假称听调台州会剿官兵，旋即放炮抢夺李推官行李，方知是贼。王九全亦不合不行防御，闻城外炮声，即带防兵壮丁銃手出城，同胤奇协力合剿，冲杀贼先锋戴七，炮伤渠魁陈天枢等，贼即奔遁。不意贼乘从人混入城内，放火焚烧司堂并县堂。此时胤奇惊见城中火起，随同王九全奔回扑救，当获

放火奸细张茂，负伤毙狱。胤奇复同王九全及阵亡亲兄佟胤昌、家丁李健吾等，并王九全阵亡壮丁王登科等，追至藕岸地方，获斩伪官俞信一、韩本贤。胤奇回县备查两廊文卷、仓库、狱囚及印信、庐舍、人民，俱保全无恙。……

张彪在嘉湖之间抗击清军被俘遇害

顺治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杜果(浙江巡按) 题本

(前残)获伪铜方印一顆，伪经略给贼张蜚、戴福、顾凤、张辉等札牌四张，小令旗三面，私札、头目花名册等件计二封，俱候解部。未获张蜚、章斌、朱三即朱相、张承恩即沈承恩、赵二即赵慕龙、邵华山、卖盐沈二、吴静生，又吴静生家杀人姚二、徐三、徐四、李八、沈二即沈阿亥、唐二等，各未获盗犯人赃俱严缉另结。等因。到臣。据此，又据该司呈报：王大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顾八于九年正月十八日，各病故讫。该臣看得，大盗张彪，聚党称戈，滋害已久，近幸投诚，不思改过自新，仍自连累列械，出没于嘉湖之间，肆行劫掠。臣入境之始，备知浙省大盗借抚肆劫，民不安生，随檄行各该道、将，设法剿捕。据获盗首张彪审供劫杀情形，俱系抚后复叛之事，且军器、船艇及伪印、伪札，俱得之于阵获，盗情之确，莫过于此。彪与见监同伙计二、李三，按法骈斩，夫复何辞。除现获妇女二口，照例给赏有功官兵，军器、盗船，分给营伍防剿；牌札、令旗、伪印等项，送部查核外，其见获衣饰赃物，行令变价解部入官；未获盗党张蜚、章斌等，严缉另结。……

阮国祯抗清在天目山地区被俘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述尔哈朗等 题本

叔和硕郑亲王臣述尔哈朗等谨题，为塘报事。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浙江巡抚肖起元题前事，内称：据分守杭嘉湖道金事兼参议官靖共报称，据孝丰县申报，拿获贼犯江佛龙，审据口供，随即设计会同防将张贵，率领兵壮，堵截要口，生擒贼首姚三郎伪伯阮国祯，并贼卒陈满阿六。等因。到道。又据防官张贵报称，伪藩镇阮国祯即姚三，同伪部院徐良弼即徐公辅，由武康来孝丰。卑职会同田知县，统率兵丁，阵斩伪军门徐良弼，并伪敕、器械、首级已经解报在案。但贼渠阮国祯奉宪缉剿，不啻再三，既敢侵界，岂得泄视。随会田知县，凡关隘要口，俱着兵丁统手昼夜把守，并差的实向导，遍行侦探，仍令精练兵丁，轻资乾粮，深山穷谷，尽行搜剿。詎贼作祟十载，狡计百出，况止有十余贼，既非张帜扎营，此搜彼遁，何从剿杀。虽经一月有余，而卑职旦夕忧维，诚恐星星不灭，燎原何及。务必擒渠，方撤师回。因思狡贼非可阵杀，必用计擒。而田知县将先投顺江懿德地方郎三祝故意禁狱，卑职随拘原系姚三旧兵，已经归农张应寿、喜生等，将家属质之军前，令佯投贼党，阮贼果信收之，从于潜至孝丰，值其乏粮，随差取粮，得报我兵，预订内应。于本月初十夜，贼果扎浮塘合家垆山舍，三更时分，令随征把总武绳文同百总李郎，统率数十人，四面外合，内外夹击，贼犹迎头，枪伤兵丁唐玠左手。我兵奋勇，百总李郎活擒伪定兴伯阮国祯，并贼兵陈满，阵杀贼兵首级三颗。……贼首姚三即阮国祯供称，系于潜县人，弘光元年，

在本处借起义为名，纠合众贼已有万余众，凡孝丰、十二都、十三都、宁国、于潜等处收敛百姓米粮，养活众贼，业已成营。至戊子年，得受鲁王伪敕二道，称为擒胡将军，铸有锡印一颗，在宁国地方遇官兵早已失去。向在孝丰天目山住扎。本年正月三十日，先已经孝丰田知县领兵擒剿到山，已得伪敕四道，并杀死贼头浙直伪军门徐良弼，首级业已解验，姚三中伤脱逃。至三月初十日，田知县同张防官差人喜生、阿庆入山，装作贼兵，密探消息，至半夜围定巢穴，原有内应人张应寿擒扎阮国桢腿，被兵丁李郎、唐琦擒拿。国桢尚有小兵，截伤唐琦左手。杀死小贼十数人，擒获贼兵陈满、阿六，并有江佛龙。审据陈满供：年三十四岁，系孝丰县人，在山烧炭，曾买米五升，送与贼首姚三，本县闻知要拿，随即跑入山上，跟随姚三，被官兵追剿，同姚三拿获。又审据江佛龙口供：孝丰人，年二十七岁。旧年十一月二十日，跟随贼首范茂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范茂之被官兵杀死，复跟姚三名下为贼，日常手拿藤牌。今年正月二十九日与官兵打仗，伤臂上，又伤肩背，逃去至宁国十三都地方，本县访知，差民拿获。又审据阿六口供：年二十一岁，系武康人。顺治十年十一月在田收稻，被姚三营内兵徐顺之捉进贼营，日逐在营内烧火。今年三月初十，本县差兵，同姚三拿获。家中见有兄朱茂盛，有姐朱氏。阿六又称：名三元，贼首改名阿六，跟随伏侍姚三、徐顺之。各等情在卷。据此，看得贼首姚三即阮国桢，蓄发为寇，在山已十年有余矣。自称曾授伪职、伪敕，先已经孝丰县擒杀徐公辅，得获伪敕解验讫。延至两月以后，该县与防官设计入山，擒获姚三，其头发网中俱全，毫无剪剃，其为叛逆不轨之徒无疑矣。立置重典，不容少待。至于胁从之陈满、江佛龙，既从山中拿获，俱系贼伙，骈斩奚辞。惟阿六所供为贼掳去，跟随使令，情有可矜，应查明另报定夺。等因。连人解到道。审据姚三等各供无异。据此，随该本道复看得，贼渠阮国桢、章公远

等，啸聚山谷，流毒江浙，本道遵奉宪令，严飭所属将吏，多方搜剿，务净根株。除伙贼徐良弼、韩熿、章公远皆受伪救、伪銜者，已经斩获，节次塘报在案。惟阮国祯狡黠脱逃，窜匿天目。今孝丰田知县会同防官张贵密谋设计，始得贼人出没真息，合围夹击。而逆贼尚敢拒敌，枪伤兵士。幸天厌其恶，一鼓就擒。此贼受伪救，称伪伯，拥众猖獗，负固十载，若非该县印防各官，戮力同心，奋勇擒剿，其鸱张又不知何如也。若贼卒陈满、江飞龙，俱系国祯随身使卒，一伙就缚，应与渠贼并正典刑。……阮国祯授札伪伯，蓄发梗化，自二年以来，纠众万余，凭险作祟，江浙受其荼毒非一日矣。微臣历年剿抚并用，党羽芟除，仅存十有余人，鼠窜鸱张。然而戎首遁诛，未免星火燎原之虑也。臣屡次严飭该管道将，指示方略，督率搜剿。今该县印防官设计密谋，入山擒捕，国祯就缚，余党悉除，江浙之界庶几有宁宇矣。……

浙江起义民众魏福贤等进入金华等地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额黑里等 题本

兵部左侍郎臣额黑里等谨题，为再报山海寇警情形，仰祈睿鉴事。

……看得，海寇联踪窥犯舟山，沿海汛地防御急宜戒严；即金、衢、严各群山贼，肆行劫杀义、永地方，虽极少有擒斩，未经扑灭，该管文武各官，疏防之咎无辞。……今于本年七月十九日，据该司按察使王无咎呈称：奉经移行分守金、衢、严道，并守催文武职名。去后，催准该道右参政徐来麟移称，逆叛魏福贤结党犯顺，向屯聚于江、闽、浙歧界，三省会剿，尚未授首，不

意福贤余党窺入处之遂昌、宣平、衢之西龙山界，旋即蔓延入我金地，乘响金属凶荒，煽附饥民，渐至蜂屯蚁聚，且盘踞崇岩峻谷，驰骤往来，出没靡常，踪迹难料。本道于十二年八月，自逆寇发难之始，一闻警息，遂日夕登陴，哨了戒严，将士加谨提防，恨不灭此朝食。查金镇额设官兵二千三百名，除抽调征闽一千一百五十名，缺额未经补足，又奉调贴防舟山三百名，及摆拨塘兵外，其营伍单虚已自较。然迨后贼犯汤溪、酷坊等处，本道于八月二十五日接报，首先奋励，亲提标旅并督护理金镇游击梁有才，协同扑遏。九月初二日闻报，复同梁游击于坞云、青草杀贼三百余人，并获器械。后于本月十六等日，据永、武、东、义等报称，逆贼于八仙、礮塔等处焚劫，即多方督兵，僇力堵御，九月内随有永康破石地方斩获之捷。然众寡不敌，卒难扫除，就经详请抚院，调发抚标游击马腾衢前来援剿。继于十月内，遂有抚镇道协官兵，于沈家庄鹿鸣山寨，臙斩寇首吴文映、生擒张廷之等之捷；又有武义县防官，擒贼徐惟保、徐惟善之捷；又有抚金二标，于梧桐、青草斩获之捷；又有抚镇道协各标，于日坑、遂昌斩获之捷。十二月，又有抚镇道协各标，于永康四路口及塘头吕地方，杀贼三百余，并获旂、炮、枪、刀、盔甲、铁弹等械之捷。俱经塘报各宪在案，炳存可考。若失分别该管文武职名，本道坐守金郡，又何说焉。至武职，及护理金镇印务、见在征剿各处寇盗者，则左营游击梁有才也；驻防东阳玉山汛地、剿灭巨寇周钦贵者，则中营游击池凤鸣也；相机援剿、兼顾郡城者，则右营游击秦国荣也。总之，逆贼实系魏福贤余党，非另有白寇一股，今东驰西骛，突然流入金地，目纷如猬毛，本地兵力单弱，未易扫除，然不能杜机于微，消衅于早，道将均难辞其责矣。等缘由，呈报按院外，至于衢、严二府寇贼情形，原属巡道专辖，烦请竟移杭、衢二道察核。等因。移复前来。催准分巡金、衢道副使张元璘关称：先为内地失事，道将疏虞等事，使照协将杨虎以及本道

緣因，常山之七都、江山之峽口、石門賊寇焚掠情形，業經奉旨，部議處分，著令用心剿賊，務靖根株，以贖前愆。其常山七都陣亡官兵李應兆、鄉民應啟等四十餘名；峽口官兵謝漢等，用命血戰身亡，可謂盡瘁封疆；常山县駐防把總李安，聞警不能應援；石門焚掠，千總王奇英，查無畏縮，雖情有可原，相應查復定奪；寇首陳和尚已經剿滅；先後疏題，系屬一案，擬合移復等因。到司。准此。又准帶管抗嚴道事運使曹振彥關稱：准嚴州協將宋天祿移稱，查得嚴州一府六縣，數年以來，頗稱寧謐，至于上年十月內，有鄰賊突犯遂安，查系原自衢州常、開流來之寇，一時迅至，該縣塘報前來，已經督發官兵，前往撲剿，一鼓蕩平，四境安堵。……查得海寇聯踪窺犯舟山，沿山汛地防禦急宜戒嚴，而金、衢、嚴各郡山賊，肆行劫殺，義、永地方文武各官疏防之咎，而无辭矣。……浙東八郡皆環山帶海，寇警時聞。去冬海逆窺犯舟山，而各山土寇復肆劫殺于金、衢、嚴之村落，按臣叶舟隨塘報，具疏奏聞。部議令督撫按確查文武各官疏防情罪。……今據抚臣陳應泰疏稱，失事道將，先經前抚秦世楨題參，已經部復，將張元璘等議處，印捕各官，又經前按叶舟查明奏報，亦經部復處分。情罪實屬一事，似難再議，臣部查地方各官，既經處分，各郡山賊俱已剿平，相應免議。……

赤脚张三等在浙西与江南活动情况 及清朝之严厉镇压措施

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朱昌祚 題才

欽差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一级臣朱昌祚謹題，为请禁叛逆幸投，并严窝线重典，用彰国宪，以清盗

源，以安地方事。

臣惟山海大逆，罔知天命有归，尚敢负固不服，皆罪在无赦。乃蒙皇上愍念愚迷，宏开祝网之仁，概予自新之路，凡投诚伪职叛党，加以厚禄高官，善养安插，浩荡如天之恩，自古靡及也。大小臣工，自当仰体朝廷德意，实心招抚真正逆伙，自可立奏昇平。独是浙省则有不然，如海洋巨寇有名头目，以及胁从，希见未归。若乌合土贼鼠窃强盗，杀人逼饷，焚劫公行，迨兵捕追急，即诡冒投诚，遂令目无三尺，屡投屡叛，贻害无穷。然此等强贼，止当责成防捕印官，严督兵捕，就能制其死命，岂可不察真伪，尽有其罪，反长乱萌。前经枢臣奉旨申饬，草窃土贼，不许滥行招抚，良有深见，詎容相悖也。臣受事以来，稔知狡盗情形，隐忧方切，谨一一为我皇上密陈之。浙西郡邑与江南接壤，东联溟涬，北汇太湖，夙为盗贼出没渊藪。若两省汛防各官，时勤督捕，何难立尽根株。惟是十余年间，各处强徒，初起不过数十成群，一盗船亦止四五连艘，打劫商民，焚劫村店，自当协力追捕，即可束手成擒。无奈积习相沿，任其从容饱颺，不闻相加一矢，遂积渐至几百同伙，自称伪总兵、伪副将名色，号召愚民，杀人放火，奸抢公行。始议会剿，盗见捕急，在浙省则奔江南，在江南则逃浙省，多方打点，假意乞降，或赴营将告投，或向有司首报，给照护身，悉为宥释。每留一二盗首，阳托安插省郡，其余同伙余党，阴令仍在行劫，事将溃露，仍复叛去。近获唐起凡等贼可为明验。臣又披阅盗案，有强犯吴云二等八人，在于萧山县地方抢劫乐清县解人张甫钱粮，初获韩大五十三等，供劫官银交与未获同伙周有寿等，作投诚费用等语。方在行缉，而周有寿等果皆投诚，留营置之不问。劫失前饷，仍著该管赔补。据知县黄应宫声称，劫饷责赔，遵不敢违，但此辈所为，议一人在省，余党罄外抢劫，及至事败，在省者乞牌招抚，名曰投诚，反以为功。出有劫银之乐，归无问罪之忧，法网则有投诚免其大

辟，盜賊則有印官代為賠償，何樂不為。地方因何得靖，盜無著落，失餉應賠，今賊盜俱獲，似又難逃洞鑿等情。臣查原招，果是如此，至今懸案未結，見在駁勘。強盜營投廢法，不能逐事枚舉，此其一端也。又如一等副盜，聚黨數十人，坐駕飛艇，結窩家於山鄉水窟，串通城鎮棍惡，名曰盜線，作賊鷹犬，專探索封宦室，潛報各盜。白晝截劫，既擄家資，復捉男婦，縛載以行，將所擒人口，布蒙其面，弗使知識，幽囚曠野，奸淫逼拷，靡所不至。到處俱有窩家縱容居停，於是原報盜線，公然傳信，被害之家，恐被殺害捉去男婦，不敢一字鳴官，只得變產借銀，哀求盜線前往取贖，名曰講餉。自十百以至千兩，量家業之高下，定身價之低昂，甚有費至數千金方得贖歸。婦女被污，資產盡傾，相顧含羞，畏忍不言。盜線盜窩烹賊得志，日事擒人，肆无忌憚。此風惟在浙西為甚。間有被害告讐，亦去營干投誠，即脫然無事。今日行劫，明日幸投，有司不敢過詰，失主莫可聲冤。曾未几時，仍復為非。及其追緝，又得更名別投矣。最可異者，假資牌札，自稱偽職，名目巧姦聳聽，希圖漏網。諸臣罔察，輕准投誠，盜風日熾，民不聊生。此又其一端也。近如大盜濮二即濮超等，流毒多年，奉旨緝拿。去秋允其來投，留標效用，免罪為幸。頃復暗通山賊楊四，置買弓箭，散布同伙，又行肆橫，見經首獲。又盜渠赤腳張三即張守智，殘害江浙交界，宥罪安插，已為厚幸。忽又復叛，逃入太湖，殺兵劫民，治及浙屬，見准蘇抚移文會剿。此等積盜，每探兵出即逃，兵回復聚，原无伎倆，若遇捕迫，必又狡計投誠，蓋以乞命為几戲，視再叛為等閑，致使江浙愚頑轉相煽誘，樂从入伙，以為刑法不加其身也。殷實良民，弃家遠徙。桑麻盡廢，村落丘墟。總由濫行招抚強盜養痾，貽患至此。今不亟圖銷弭，將見无賴盡化為盜，流害恐无已時，关系封疆匪小。臣請皇上，特賜申明投誠之令，凡系海上來歸人員及被難逃回兵民，悉宥前罪，具題優錄，食糧歸農，分別安

插，用广皇仁招抚至意。其余土贼强盗，责成该管道将有司，严行剿捕，仍照枢部行文，不得滥行招抚，用长乱阶。倘敢因循疏玩，将各官加重治，并请敕下江、浙西省文武衙门，一体钦遵。凡投诚人等，该管衙门，必察根由详细，彼此密移知会，庶奸宄潜消，狡盗难漏，则国宪大彰，人心知警，盗源塞而地方安矣。至于擒人拷饷，窝家盗线，情罪重大，律文不载，每多游移未减。臣谓此等窝线，奸抢诈财，焚杀民命，恶过穷奇。今后捉获审实，讲饷过赃，通盗有据，应比照强盗杀伤人，奸人妇女，并积至百人以上条例，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奏请泉示，决不待时。用此重典，救民水火，诚非浅鲜也。至于十家长、左右两邻，知情容隐，法所难贷，亦应另拟流置重例，俾愚蒙知警，不致互为徇庇矣。均听部议定夺。……

虎爪山与浙西等地民众结伙焚劫抗官

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赵国祚 题本

钦差总督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今解任候代臣赵国祚谨题，为汇报内地贼情，仰祈睿鉴事。

康熙元年四月十八日，据按察司署司事金事熊光裕详称，……该臣等看得，浙江巡抚朱昌祚疏称，虎爪山贼流突焚劫，前抚臣檄副将宋天禄搜剿寻调出洋，贼探内地兵单，肆行劫杀。臣密授道将方略，调发汛兵闲甲，及中军叶桂麟统兵扑剿，候有情形另报。疏防文武职名，确查指参。等因。查虎爪山贼寇披猖，地方官何无防御。今据该抚发兵扑剿，其情形候另报到日再议。仍请敕下该督，严檄镇将，速行剿灭。至疏防文武各官，并令查明指名题参可也。谨题清旨。顺治十八年十月二十日题，二十二日奉

旨：是。依议严行。钦此。密封到部，移咨到臣，备案行司。等因。又为土寇流突，发兵合剿事，……该臣等看得，浙江总督赵国祚疏称，虎爪山贼，出没流毒地方，准抚臣朱昌祚咨会，随札提臣田雄、镇臣董学礼各发官兵五百，并移将军臣柯魁，就近添发大兵，分头荡剿。等因。查虎爪山逼近省会，界连杭、绍，岂容土寇出没，应行令该督严飭各镇将，刻期剿灭，毋致蔓延。至副将宋天禄，既奉檄剿贼，应即搜灭，何得止取县结，遂自班师。应请教该督确查明白，具题到日，再议。谨题请旨。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题，初九日奉旨：是。依议行。钦此。……吏科右给事中周明新题前事，等因，顺治十八年十月十三日题，本月十八日奉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于十月十八日抄出到部。该臣等议得，科臣周明新疏称，计期已届，覲官络绎，诚恐土寇劫掠，程途梗阻。如前次计期，任丘县大河店贼劫计册；又如近日濮头并杭州太平里，伙贼百十成群，公行劫掠。请教该督抚确查搜捕，并请教下各督镇严防南北孔道，庶道路肃清，覲典有光。等因。……该臣等看得，浙江巡抚朱昌祚疏称，逋盗张阔嘴已经授首，于潜、崇德等处，陆续报有斩获，荡平可计日而待。等因。查浙西寇盗充斥，擒人拷饷，失事频闻。虽逋寇张阔嘴就擒，于潜等处报有微功，然党类日繁有徒，相应严敕将军及总督、提督，刻期迅剿余氛，务令根株尽绝，不得因小有斩获塞责可也。等因。康熙元年正月十八日题，本月二十日奉旨：依议行。钦此。……又科臣周明新具为辑瑞之程期等事，部议太平里山贼横行，敕臣确查情由题复，俱奉有俞旨，钦遵在案。今该臣看得，虎爪山逼处江浙，乃杭、金、严、绍四郡接壤地也，鸟道崇林，奸宄每易藏匿。值上年天道元早，田地荒芜，民解衣食，遂尔一时啸聚，与浙西逋盗联络声援，流毒于富、新、萧诸间，以抢劫为生涯。先经前抚臣史记功就近发兵进剿，而臣于六月间，同部臣巡阅沿海，至嘉禾接报，陈村地方有贼二百余，官兵失

利。臣即檄调严协副将宋天禄，总统金、衢、绍、严四协之兵，勒限前至桐庐取齐，会合进剿。而该将督兵入山，虽报有斩获，贼即败溃潜逸。斯时原无多贼，又非积寇，自应搜灭殆尽回郡。该将于七月间，取有各县无贼印结，申报撤兵。臣复严饬，如果无贼，方许旋师，而前抚臣遂以该将之报无贼，允其所请，然亦有候臣批示之行。詎该将竟尔回郡，以致逋诛余贼，复诱饥民附和肆横。臣远在东甌，忽有闻报，复于闰七月间发兵饬剿，寻会出洋调剿之役，内地防守兵单，仍肆鸱张。臣于上年九月十二日奉旨同部员安插边界，行次黄岩，接准抚臣朱昌祚移咨，请发劲旅援剿前来。臣又立刻札付提督臣田雄，及随征总兵董学礼，各发标兵五百名，并金、衢二协抚道标兵，复严檄专辖之兵道熊光裕、署道事绍兴知府吴之枢，星驰会合，剿抚兼施，屡有斩获。适出海官兵旋师，复檄令绍协姚承德、严协宋天禄，会同新任杭协王可就，立督出洋凯旋之师，并力搜荡，今已剿除殆尽矣。……其科臣具报太平里失事一节，据称：艮山门外，于九月十三夜，山贼捉人，当为塘栖防弁于光祖统兵杀贼，而被捉之杨章等，相继冲散逃回。确查太平失事各官，……阵杀、烧死、淹死等盗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名，阵获活贼盗窝盗妇共四百三十名，王子一名。马匹器械弓箭等项，发营备用。所获伪王子，已经抚臣会题解赴进京讫。其大盗唐起凡等潜匿江宁，缉拿押解到浙，获有伪印等项，见在会审，另行具报。至阵获活贼、盗窝、盗线，先经抚臣檄行各该道将，取具口供，申明正法。……

12. 福 建

清官员概述福建地方情形

顺治五年四月 陈锦 揭帖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锦，为闽省遍地皆贼，城野焚掠将空，谨密奏民情贼势，仰祈圣鉴事。

切我国家定鼎以来，千旄所指，无不披靡，未有如建宁之贼死守难攻者。类而推之，可知闽省之贼非懦弱而易剿者。今建府一城之贼虽除，其余属县以及延平府属，漫山遍野无处非贼，若福州以上各府尚梗阻无耗，见在侦剿大约处处皆然也。大兵未到之地，则据城掠村，大兵一到，则奔逸山谷，林木蓊葱，道路险窄，不特马匹艰于驰骋，即步兵亦甚难行，若水路尽系溪壑，非大筏可驾，是地理既已险阻，而追截难以用功，故闽贼不易尽杀也。至于良善士民，其心固不从贼，然顺贼尚生，忤贼则死，势不得不行附和。官兵所到，则贼遁而民留，民未尝不归我也。官兵一去，则贼又至，而归顺之民被害矣。民之有产业不舍者，尚望官兵以除害，若游手赤贫之徒尽为贼党矣。故贼到之处增贼愈多，贼愈多而滋害愈广，虽遇我大兵无有不成齑粉之理，然穷山极谷，潜伏多方，东击西遁，则西受其害，北搜南逸，则南受其残，追之太急，贼党知无生理，肆意焚劫，将福省一块土将来尽成丘墟，亿万生民尽化为贼矣。况漳泉逼近大海，犹贼类出没之乡；江西见在叛逆，更贼党通联之处。我兵分剿，则力分而势薄，聚集一处，则顾此而失彼。且地方凋残已极，米价异常腾

涌，仓廩无行粮可支，市廛无人烟可恃。兵到之处，皆贼先残之处，徒存瓦砾灰燼，贼逸之地，皆兵未到之地，贼反因粮于地，故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职受国恩甚重，矢志莫安，断不敢以难做而少懈，亦不敢故说危言，诬耸圣聪，盖实陈其情势如此。今以我兵力之强，非虑恢疆复土为难。惟忧疆土虽复，而流毒未除，大兵一撤而反复又见故底。定永安之策，惟有轸恤民隐，破格抚绥，使民皆利于为民，而不利于从贼，则贼势方孤，而歼荡不难。况各贼向亦朝廷赤子，咸有不得不为贼之情，今去其不得不为贼之事，即贼亦渐化为良民矣。至于抚绥妥善，即职密奏详议善后事宜，及请飭驿递拨发，应选良吏，详陈抚寇诸疏，皆今日切病良剂，非泛泛条议可比。故职于戎马倥偬之际，而就知见最真者，急行缮奏。伏乞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垂念残疆料理甚艰，俯赐破格俞允，封疆幸甚，微臣幸甚。为此除具奏外，须至揭帖者。

李长脚等攻克古田县城

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谭拜等 题本

吏部尚书臣谭拜、陈名夏等谨题，为塘报古田失守，官兵奋勇恢复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密咨，该福建巡抚佟国鼎题前事，内开：据古田县报称，六月十一日，土寇李长脚等聚众数千，攻破古田县。百姓保护知县出城，印信现在，仓库原无存积等情。臣即遣镇标署游击赵彪，带领守备何应科、萧谷音统兵，同知县周璋进剿。随据赵彪报称，十九日职等由水口杀入，连破陆关。贼即放火焚毁文庙、衙舍、民居。职等教灭大火，安

抚百姓。生擒贼官高聚、高世功二名，贼兵苏乔栋二十四名，元宝一锭重五十两，一并解臣，当同镇道验明发落讫。该臣看得，古田四面皆贼，知县周璋虽能恢复，贼思复逞，恐又误事。七月初贼报甚紧，臣于初四日同镇道公委候用投诚贡生辽东人甘体垣署事，令同随征参将张洪防守，以巩岩邑。其周璋应听部裁，另行改用也。……

福建山区民众与郑成功等内应 外合攻打州县城池

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 赵国祚 揭帖

福建提督、总兵官职赵国祚谨揭，为备陈八闽山海贼情，仰祈圣鉴事。

职以菲劣庸质，荷蒙皇上器使，随同贝勒出征，大兵抵闽，八府悉皆底定。职于顺治三年十二月初七日蒙贝勒令旨，授职以福建提督之职，驻任泉州，随领札付星驰就道。于本月十四日抵泉。十五日职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任事。窃照福建负山襟海，夙称盗藪。我朝恩威并布，遐迩效顺。职虽智闇才疏，不称重任，敢不矢竭弩钝，展布四体，广宣皇上暨皇叔父摄政王德意，整理闽疆，卫此子遗，以图报效。顺治四年正月内，浙闽督臣张存仁抵泉之日，职将闽省府县或倚山险巖，或孤悬海滨，及兵士内有土兵半不堪用，业同督臣面筹会疏具题。时因职未有敕印，附名于督臣疏内上闻矣。自是，海贼山寇，在在窃发，倏而鹘张海上，倏而啸聚山林，各府各县，旋起旋灭。至六月间，建宁失守，汀、漳梗阻，延、邵悬绝，福、兴警报鲜闻，而泉州又有投诚郑芝龙胞弟郑鸿逵伪称定国公，郑芝豹伪称澄济伯，其子

郑成功伪称朱姓，兼郑门亲戚各称贼首文武等衔，俱不思天命久归真主，妄冀恢复，有伪文伪示，语言恣肆，屡投职处。职已同按臣周世科会疏具题矣。职将在泉兵马合算，其数浙直兵并土著兵共三千四百名，除拨防各县及溜石墩外，仅存浙直兵七百名，本地土兵五百名，并职带乌金超哈七十一名，^①平西王下兵一百零六名，防守郡城，以壮声势，巩固封疆。而逆贼郑鸿逵等贼船如山，抛泊海口，联络山寇，蔓延四野。加以閩郡乡村百姓，剪辮蓄发，乌合从叛，围攻各县，势甚猖獗。职屡遣官兵，各县解困扑灭，而郑鸿逵等思各县山寇皆已败衄，又见我兵朝夕驰援，昼夜劳倦，遂于八月内率众纠合，一时山海并发，四面蜂起，各乡村叛民为之羽翼，建立寨堡，城中奸徒为之腹心，意图内应。职统官兵，内外防剿，擒杀伪帅伪将，屡获大胜，奈贼众我寡，愈杀愈多。职只得登岸固御，多方备敌，而郑鸿逵等倚寨堡星布，民心欣叛，于九月初三日，山寇蚁聚，逼近郡城，海贼拥来环攻溜石，防守参将解应龙奋力击打，职即发兵应援，奈贼众民叛，溜石已被贼陷，官兵溃亡，贼随势四方围攻郡城，不暇一月。职时发官兵冲杀获胜，贼恃船寨未肯顷退。职遂密调漳州副将王进等带领马步官兵于本月二十一日抵泉。职即拨在泉官兵协力合剿，连日攻破数十寨，奋斩逆贼不计其数，贼势大败，于本月二十八日乘夜奔逃，伏舟海上。我兵无船，莫能追剿，即一面招抚百姓，一面遣回漳州官兵赴汛。自经大创之后，民心稍定，而贼党不悛逞凶，道路往来，仍然未通，虽府城并附近南安县，贼不敢逼近，亦在远困，绝我粮道，而各县时有困犯。惟德化县城居深山，久困绝粮，于十一月初九日文武官兵就食永春，而永春县于十二月初三日民变失陷，其二县文武官兵陷亡无踪。贼寇愈觉得志，忽于五年六月十二日，复肆鸱张，沿山扎寨，遍海扬帆，掣断府兵，密围南安县，昼夜攻打。职已焚舟截杀，往返数次。政（正）在剿援间，七月十六日三更时候，幸报大兵至惠安县。十七日

早，职发兵剿贼，不意贼寇闻风逃遁。本日巳时，礼部侍郎臣陈泰、梅勒章京臣东阿赖、刑部侍郎臣李延龄，统领满汉大兵至泉，并浙闽督臣陈锦，见在安抚黎庶，整顿官员，分发驻守。职在泉剿贼塘报，自四年六月起，至五年七月止，因道路不通，今汇揭具报兵部，转奏天听。……

同安永春德化三县先后被抗清民众 攻克清政府察参失守官员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霍达 揭帖

巡按福建兼理盐法监察御史霍达，为查参泉属失城，仰祈圣鉴，处分以定罪案事。

窃惟县官任百里之寄，一方民社之安危系焉。旧步闽中盗贼横发，攻陷城邑，地方官有弃城逃遁者，有事急从贼者，有与城相终始者。职入境之日，随行该道府查明分别题参。除延建邵汀已经前督抚按报明查参外，职到任之后，政值泉漳才复，节据泉州府呈详各县失城始末，内开同安县于顺治四年四月初十日逆贼攻城，该县同防守官兵极力捍御，不料漳泉路断，外无援兵，至十八日，镇守副将廉彪、游击折光秋、张珍，是夜开西门引兵先去，知县张效龄不能死守，亦遂弃城宵遁，携印至漳州去讫。贼遂入城，其迎敌殉难者则有折光秋标下千总鲁大福，共亲随兵十余名，被贼擒杀者则有乡总举人杨光堤、社长洪允大、许国、许参，乡总生员叶茂枝、林可硕、黄士藩、黄日潜、陈壮等。迨八月二十六日，大兵攻城剿贼殆尽，城始恢复。此同安失城之始末也。永春县知县潘际昌催征无法，激变民心，顺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乱民通逆贼夹攻县治，是夜城破，县官逃走城外，即被乱

民杀死，独有训导胡万镒贼未至则誓死以守，贼破城则激奋义烈，骂贼而死，永民迄今颂之。守备涂龙亦在城外战没，教谕林铎缴印于贼，偷生乞官，今被马总镇大兵擒获，见在究拟。此永春失城之始末也。德化县于顺治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被贼攻困时，原任镇守副总兵方福，同知县黄琮，坚守两月，因兵少食尽，于十一月初九夜奔出求取救兵，贼即乘虚而入，县官奔到永春地方，被贼擒杀，教谕方日章同奔永春，今县城恢复，日章投见，此德化失城之始末也。至于三县恢复前已具疏奏闻外，今其永春、德化县官已死，无容再议，至于同安知县张效龄，贼至则弃城逃生，城复则覬觎复职，并各弃城之廉彪、折光秋等，所当一并究拟者也。再查张效龄征银六千余两，除海贼纵横时详称起解二千二百八十余两被贼劫去，已经前抚臣责令赔补外，令所征之银有支无解，中多侵匿，所当提问究追下落者也。……

清军从福建班师

顺治六年七月初八日 张学圣 揭帖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张学圣，为恭报大兵班师日期，仰祈睿鉴事。

窃照闽省僻处一隅，介在山海，年来盗寇鸱张，逆颜犯顺，揭竿响应，势几燎原。幸大兵临莅，靖南诸臣及督臣调度有方，剿抚并用，仰仗皇父摄政王天威洪福，失守郡县，渐次恢复。靖南诸臣请旨班师，已奉俞允。……

清官员奏参贪庸噬民之劣弁

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佟国器 揭帖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佟国器，为特参贪庸劣弁，以伤军纪事。

窃惟闽省蟹山环海，为藪盗之区，所藉防汛将领，起榷棋布，随在剿御，揭竿扬帆之奸无敢闯入。乃子尔残黎，既罹于寇虐之披猖，复若于婪弁之克削。如驻防福清福州城守左营参将段士杰者，勒派侵渔，筑亭敛怨，无半筹以敌忾，纵百翼以噬民。职习睹其庸劣，即谕询提督及司道府厅揭报前来，谨据款迹臚列，为我皇上陈之。

计开：

一本官驻防福清，差百总欧士苞等分发方兴、新丰、永寿、遵义四里，每里各买马料谷一万斤，每百斤民价六钱五分，本官只发银四钱，外加秤头并脚夫挑运及管班王明等费用不费，以致乡民赔累不堪，怨声载道。已上共科赔银一百两。墩长吴国英，里长吴文辉、翁有容、周德政、陈铸万等证。

一本官纵兵毁拆五城窝铺并民间顿枢攒屋，将木料砖瓦起盖花亭，被通学生员陈魁宇、夏于时等金呈前按院，批县查报案据，耆民章鼎宇、任九曜、夏骐等证。

一本官纵兵强割十三墩在田禾稻，墩长吴国英率众阻止，当被兵丁周文、陈翰等擒英毒毆，地方黄玄畅等俱被创伤。曾经投县案据。

一贼首陈天山焚掠地方，居民逃窜。本官按兵不动，后有遵义里乡兵侦探贼伙移营桃山，前来投报，方令中军至坂头扎营，

与贼相拒数里，但虚张铙炮，致贼脱逃。及天山被本族攻擒，县官委典史协同乡社接应，得获贼渠，本官妄称己功，申详院道，阖邑士绅无不切齿。遵义里约正陈联登，乡总林宾位、陈还真等证。

一本官因海寇窃发，委胡中军诈往侦探贼情，擒拿平民陈子乘指称为贼，酷行吊拷，吓银六十两。本人证。

一本官纵兵入市强买铺行货物，殴打百姓，以致罢市。初次委胡中军沿门恐吓阻止，又一次县官至市劝谕。阖邑士民证。

此一官者庸劣无材，贪黷不武，遇敌乏先登之勇，纵兵类屋屋之食。所当革职提问，及款内有名蠢犯，一并严究追拟者也。职谨会同浙闽督臣刘清泰，合词具题。……

福建渔民等购运物资接济郑成功 被清政府查获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九日 图海等 题本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汇报通洋接济巨奸，请旨究拟，以肃海禁事。

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浙闽总督佟代题前事，内开：窃臣自入浙抵闽以来，洞悉海逆情形，皆缘内地奸宄，勾通线索，互相接济，遂得肆其猖狂。故议于沿海要严禁出洋，实为灭贼起见，犹恐不足以资弹压，于顺治十二年五月间，曾具有欲奏奇功，先绝饷道等事一疏，奉旨兵部密议速奏。业蒙部复，有相应请旨通飭沿海各督抚严行禁洁，凡有前项私帆入海，立置重典，其文武官员失于党察，并从重参治。等因。奉有谕旨，钦遵在案。臣凜奉明纶，节经禁飭。詎意犹有福建省奸(民)林行可等，靡不畏法，包藏祸心。自去年八月间，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助郑

孽。今渔船贼首刘长、卞天、郑举仔等陆续搬运，竟用逆贼旭远印记购买造船巨木，差伊侄林凤廷同腹党王复官、林茂官公然放木下海，直到琅琦贼所，打造战船。且串通伪差官颜瑞廷，令官匠林九苞等敢于附省洪塘地方，制造双桅，违禁海船令，海贼洪二等亲驾出洋，更散顿巨木数千株，子缸窑、芹洲、南屿、阮洋、董屿诸港，乘机暗输，挺险罔利，已非一日。幸本年八月间，有木行林锡善等目击神奸，列款首告，随有地方魏斗初、许近、叶秋等为之确证，现搜出各港藏匿巨木，一一封记。而通贼接济固难为行可等宽释也。又节获洋船，则有方元茂、邵明吉并史顺、王明等结党联艘，更番出没，或装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神输鬼运，贸迁有无，甘为寇盗之资。又续获奸商杜昌平、谢德全等，兴贩纱缎、丝绵并药料、磁油等货，为数不赀。从江浙一带合伙起脚，路由温州府，转运福宁州，潜谋下海。船户则有王伯亮、严一等，歇家则李茂霞、苏钦官等。俱经随征左镇标下游击马仕龙并驻防参将马士秀等捉获呈报。臣即委地方道府县官盘诘。货物逐件开单，封贮官库。将一应人犯监禁，除林行可病故验埋在案。……

宁化地区黄素禾等聚众抗清 及清军筹剿情形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 佟国器 揭帖

钦差巡抚南赣汀韶惠潮郴桂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佟国器谨揭，为汀贼乘间窃发，赣兵星驰会剿，恭报出师日期，仰祈睿鉴事。

顺治十三年四月初十日，据汀州府知府涂应泰报称：宁化县知县李可乔塘报，窃照死逆黄允会胞弟黄素禾，聚党百余，于三月初五日突至巫头羊地，将吴坚俊杀死，并杀乡民十二人，复遁板山去讫。又据聂坊民邹举等报称，初十日夜半，被贼黄素禾同黄允会之子黄润禾，聚党三四百人，杀死邹品等十余人，杀伤邹广等数十人，妇女、牛、猪尽掳归板山屯扎等情。塘报到府，转报到职。据此，该职牌行分巡漳南道确查黄素禾、黄润禾啸聚杀劫根因，并严督防弁上紧扑灭，以靖地方。去后，于五月初十日，据署巡漳道知府涂应泰呈详，据宁化县报称，逆孽黄素禾聚贼有五六百，于三月二十八日扎三村白扇坑，威逼各乡入甲。四月初一日，又有黄禾尚纠伙数百，于中沙西隐寺点关擒杀一人等情。初四日，黄禾尚扎四都围下伊一带，将苦竹岭赖姓土堡占讫。黄素禾仍扎三村一带，将三村土堡占讫。贼夥（伙）近千，两处猖獗等情。到道。该署道知府涂应泰，即移游击顾重辉、沈懋兆，檄令城守左营千总孙洪业、右营守备王用升，星夜前往扑剿。据宁化县报称，四月二十日王守备、孙千总、王旂鼓、田把总，领兵至中沙，会合宁永忠、伍云捧之兵扎营。余旂鼓带兵一股扎武层。卑县亲督义勇于长滩隘楼，一路堵御。二十一日酉时，据塘报回称，本日王守备同宁永忠、伍云捧等，领兵行至相见岭，遇贼打仗，杀死二十余贼，追至莞头，贼各奔回土堡。时已午后，忽闻炮响一声，满山贼旗；又兼各寨叛民接应，各兵分股迎敌，自午至酉，又杀贼十余名，官兵带伤二名，宁永忠之兵带伤三名，时天色已晚，王守备等撤兵至上舍下营。时近二更，不意上舍乡民尽是贼党，拦截要路，一齐杀出，又伤贼数十名，撤兵回县，暂行安息。宁永忠之兵安插西关，查上舍一乡，系渠魁丘仁冈，已经授首，此地余孽，附贼拒兵等情。又据宁化生员伊志虞等金呈，为急报危陷，望切解悬事，内称山寇千余，沿乡焚掳，逼勒入伙，目今半万。二十一日大战，未时报得一胜，不

料贼计埋伏，假装乡民，迎接大兵，至晚伏贼杀出。宁永忠、伍云捧，各损人马无数，大兵被赶回县，贼势愈强，逼近城邑，势必危陷，恳救危疆，万灵再生等情。到道。该署道看得，汀郡防兵寥寥，即移城守游击沈懋兆，亲率防兵三百名赴宁，以资急应。但数百之兵岂能敌半万之寇，惟有仰请贛师，方能急济。查去年援防游击李长荣，束兵有纪，颇称节制之师，请以该将率领雄兵一千二百名，由石城至宁化，本职仍亲赴督剿。等因。呈详到职。据此，该职随移会贛镇胡有升，迅发游击李长荣，统领官兵驰剿。去后，于本月十五日，准镇臣胡有升移复，据中军副将孔国治回称，遵即会同两标各营将领，派挑各营官目兵丁一千二百零九员名，马六十八匹，选交左营游击李长荣统领，前往宁化剿贼等情，回报到镇，移复到职。准此。于本月十六日，据署巡漳道知府涂应泰呈，奉福抚宜副都御史牌仰道，即便呈请贛院连发官兵，与汀州约会，订期夹击黄孽，以靖地方等情，具呈到职。据此，该职会同镇臣胡有升，遣发游击李长荣，统领抚镇两标千守把刘应虎、张茂、陈友功、张成安、杜应元、王君富、任福海，督阵官王克哲、岳贵，兵丁一千二百名，马六十八匹，于五月二十一日，自贛起行，前往宁化县，会同署道涂应泰、汀州游击沈懋兆荡剿逆贼，务净根株，仍严束兵丁，毋许侵扰居民一草一木。军中情形务要一日一报。并一面移咨福建抚臣宜永贵查照，一面檄行巡漳道转行宁化县备办粮料，答应军需。再查署道原报贼止近千，后报贼有半万，且云贼逼乡民入甲，各寨叛民接应等语，惟是宁化至汀、由汀至贛，几及千里，情形难以遽度。职虑乡民附贼拒兵，不无迫胁，难以尽诛，仍发告示，谕令执械拒敌者为叛民，即行剿除；弃戈投顺者为良民，即与安抚。并行该道将分别顺逆相机剿抚。去后，该职看得，汀之宁化县与邵武之建宁县、贛之石城县接壤，冈峦稠迭，盗贼渊藪，乃有贼首黄素禾、黄润禾、黄禾尚等纠伙近千。睨汀镇王之纲奉调入漳，郡治兵单，乘

间窃发，肆行杀劫。四月二十一日，守备王用升等领兵扑剿，仅得未时一胜。当晚伏贼四起，官兵回县，贼势愈强。据报乡民附贼拒兵几及半万，请发贛师会剿前来。职念路隔千里，情形难以遥度，一面给发告示，分别顺逆，当即遣发游击李长荣统领官兵一千二百九员名，于五月二十一日星驰宁化，会同汀州署道知府涂应泰、汀州游击沈懋兆，相机剿抚，歼厥渠魁，以靖地方。……

刘元帅等在宁化等县抗清并配合郑成功 进攻省城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十三年十月 李率泰 揭帖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率泰，为塘报扑剿山寇斩获捷功事。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接福建候代抚臣宜永贵会稿，内开前事，顺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准镇守福建左路驻扎汀州总兵官都督同知王之纲塘报，开称：窃照海氛狂逞，逼犯省会，本镇忿切同仇。按院朱御史纓冠谊激会商本镇，即于八月初十日迅发本镇，随拨本标右营游击高满敖，城守右营游击卢有明带兵，按院亲统，先驰赴省。上游山寇乘机窃发，在在戒严，汀地界联江广，更为尤甚。本镇酌量缓急，留兵面围，抽撤束装，汀州涂知府措给粮餉，各丁得资饱腾，十五日卫巡道躬送按院回汀，转言入援进剿机宜，本镇就于十六日率领官兵星驰前进，逾次石牛驛，接据归化县印报，并驻防守备陈朝知塘报，内称：初十日有贼一伙，伪称游遍天下前锋刘，从宁化热水泉上地方，直到沂州，杀死人民三十余人，掳去妇女数十余口，于十四日贼众复转桃枝

等情。两淮卫巡道手本，移同前事。十九日又据宁化县印报，并援防游击沈懋兆各塘报，内称：据泉上里长李旭、地方五细等报称，新有贼众，探得贼首多系外江人说话，俱有弓箭马匹，昨由晒城、罗源出泉下突入归化、沂州，杀掳男妇百余，伪称都元帅黄、刘，十六日焚桃枝塘坂坑民房，复入柳洋里。贼实有千余，猖獗日甚，宁归地方民不聊生，伏望迅剿等情。又据归宁二县印信塘报，并两防将报文迭至。又据清流县典史赵文儒、防清百总蒋文各密禀，探得逆贼已扎至牛卷坑。各等情。到镇。据此，为照山寇窃发，皆由郑成功暗地号召，牵制我兵，得以恣其虐焰，所以山寇趁时而蜂起，本镇正在介马前进，以援会城之急。乃两县塘报，猖獗日甚，疾呼请援，实为腹心内患。况师行便道安内适所以攘外，且本镇准有按院朱御史方略，遂乘此兵力，就近先为剿除。奈汀营副将游击俱经前后调援外出，只得将随征效用都守各官余养成、周梦熊……标右营千总马化龙，城守右营千总王崇典，标左营千总艾承恩，城守左营千总孙洪业，把总高星耀等，各镇一旗，带兵由子孙埔松溪分三股而进，又一而行令宁化县防将游击沈懋兆同知县李可乔，多拨兵丁，堵御逆贼必归之路，一面密商归化县知县谢宸商，同该县防官陈朝知，拨令防兵，堵御要隘。惟虑山路最多，本镇带随征参游白庆禄、贺英、随征守备高登、徐凤等官兵，于归宁两路亲督接应，以堵贼败遁山口。探得死贼屯扎上坑，随密令各官于二十二日三更起营，二十三日卯时到上坑，果遇有贼千余，分头迎战。当有贼首一名，骑马持箭，且持且射，前来抵敌，当被随征都司余养成一箭中其左膊，犹然死拒，复被随征守备周梦熊赶前乱箭方始坠马而死，马亦伤毙。我兵猛勇益奋，冲击无前，箭炮交加，当阵打死骑马贼首二名，砍死贼马二匹，乘胜追击，即夺贼原踞山顶，余贼见势败，滚山乱逃奔遁龙须山西北而去。本镇严令领兵各官务必穷追，一面颁布传牌，行令宁清归三县，协同防官，加意堵御要隘，遣传

附近各乡寨协力截擒，务尽根株。去后，各官搜山追剿，一连两昼夜，一路剿杀不计，器械无算，止剩不满百余，零星跑散，收兵回营。据各领旗官报到，共阵擒活贼七十二名，内有身带重伤者一名雷标，供称系刘元帅下护卫大旗镇，刘元帅系外江人氏，才被大兵连人带马砍死穿红的就是，我因箭伤被擒。又一名官世，系伪左先锋；一名李忠，系冲锋官；一名官烈，系督阵伪参将；一名陆生，系刘元帅下伪中军。但各贼俱带重伤，丛山之中难以携带，遂将贼伪镇雷标等五名，及当阵擒获活贼四十八名亦带重伤，随即先行枭斩讫。其余一十九名，就近带至清流，会同该县知县方锡，教官许宾、王候聘等及本标随征大小各将，公同于察院司内，公审得一名刘成功，河南人，供系伪都督；一名李进，河南人，供系伪冲锋都督；一名王名启，山东人，供系伪游击；一名王加胜，徐州人，一名陈甫，湖广人，供系领兵都司；一名王士，湖州人，供系伪督粮参将；又张文、马全胜二名，俱湖广人，供系督阵红旗；又官新、吴瑞、王虎、官祥、刘六五名，俱江西人，吴六、官九、曾六、谢海、官正、官贱等六名，俱宁化中沙等处人，供系大旗手。公审明白，咸属阵获渠魁，毋容再议，随即正法，将首级尽发宁化县悬示号令。……二十五日据归化县知县谢宸及中军守备陈朝知报称，堵路各丁，奉令于二十三日五鼓出城，直抵白莲山后常坪木壕壕一带堵截，遇有败贼，随即砍死贼旗手一名，夺大旗一面等情。二十八日辰时，又据归化县报称，奉本镇传牌，并遣役捕缉，擒得败散贼伙廖文明、传妹、黄继宗、赖赛奴、罗善仔等，一一口供确凿，伏乞迅赐斧钺等情。随行令正法讫。同日未时又据宁化李知县同游击沈懋兆报称，蒙传牌到，彼各乡路路截杀，二十六、七两日，各村除小贼首级不解外，解到贼头首级二十颗。等情各到镇。……该臣看得，闽中山贼，在在窃发，随剿随起，皆由海逆郑成功元凶未殄，招纳四方亡命，密布上游，以为内应。故顷者数十伪镇，自

闽安镇海口乘潮突犯省城，则宁化、清流、归化等处诸贼，亦即同时并起。假使策应稍迟，剪除不力，俟其表里合势，然后从而制之，则掣肘愈甚，而用力愈难矣。幸左路总兵官王之纲，一面发兵驰援省会，迨闻省城捷报，即一面于便道亲督官兵，分路进剿清、宁、归等县贼寇刘元帅、刘成名等，辄就俘斩凶渠，夺获旗帜、马匹、器械，并夺回难妇、小子，又令三县印官，协同防官堵截各隘，搜剿逃贼，剪尽根株。自八月二十二至二十六、七等日，不逾旬之间，扫除三县之贼，救万民之涂炭，绝海逆之声援，自非该镇应机之敏，布算之周，不能奏此肤功。……该职看得，汀属毗联江广，面尤逼近于漳州。今郑逆虽遁入海洋，而肆志省会，其党类之分布上游各郡，以挠我之势者在在皆是，面汀属为尤甚。今宁化、清流、归化三邑蜂起之贼如刘元帅、刘成功者，岂真远至之流孽，俱皆郑逆愾（颺）使之海众也。若非汀州左路总兵王之纲，乘援省之便，亲统迅扫，一鼓荡平，靡论燎原之势可虞，更恐山海一合，而全闽之声息便难通矣。……

林文郑进等在福州侯官抗清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十六年六月 李率泰 揭帖

钦差总督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率泰，为汇报剿抚叛逆贼首以靖地方事。

窃惟入闽省会之区，西南襟海，东北负山，际兹海孽未歼，山多响应，连结啸聚，丑类实繁。然而诛之不尽，聚则族生。是以二而携之，服而舍之，用广皇仁，期清海宇。职于前岁抵闽

时，有贼首林文者，领众投诚，职念其悔过，予以自新，发福州城守营安插。及职旋浙后，诮文鹰眼未驯，枭音不革，复敢聚集党羽，壑穴崇岩，沿乡索饷，遍地焚掠，外结海寇，内通奸宄，凡省城之积棍，莫不与之线索潜通，侦探打点，如有一举一动，彼必先知，以致兵去逃匿，兵回剿掠，荼毒地方，不可胜言。职随发兵剿杀贼伙百余，而文始惧窜遁山谷，即诈称投降，复阳顺阴逆，并无实心。乃敢假铸伪平南伯印一颗，先着伪官李世繇赍至军前，自身不至。职见举动叵测，心窃疑之，及密行察访，果得假铸印信之人郑一等，确然有据。又廉实省中奸细，素为腹心，与之潜通者如陈秃四、僧常道等，皆系积贼。职先将奸细立行密擒，使逆贼断绝消息，不知逃避。即于五月初八日，调遣职标中营守备李云贵，把总彭国明、张舜，随征将官王应龙、黄寅，统率官兵，直抵巢穴，四面攻围。贼尚拒敌，当擒贼首林文并贼党刘同明、李德等，绑解前来。其余贼伙杀者杀，抚者抚，当同固山额真臣郎赛并梅勒诸臣，及在省司道府厅县各属员，公同会审林文各贼并奸细陈秃四等，皆情真罪确，立行枭斩。尚有现获假印郑一等，发按察司研审外，但闽中贼首尤不止林文一人。又据福州兵备道详报，更有逆寇郑进与洪懋二等，聚伙于侯官、古、永三县交界之区，时行焚劫，惨害村落。职复遣福州城守中军游击朱定坤，同抚标左营中军守备张四直等，统领马兵一枝，由侯官一路进发，又遣投诚总兵官林忠等，带领兵马一枝，由永福一路进发，彼此密订两边夹击。而贼首郑进见势急逼，领同贼党林大伦等，贼兵苏三等一百五十名，束身乞降外，又阵斩多级……生擒伪总督陈秀堂、伪副总兵庄绍庚，伪先锋副将毛达，伪主谋陈龙剑，伪围随官林二、庄秋等，绑解军前。惟洪懋二子身剃发逃匿。……

陈全在漳州永丰石壁一带抗清 及清军镇压情形

续年月 佚名 揭帖

(上残) 据南靖县知县崔元玺报称,本月初三日午时,中路右营刘游击,在永丰石壁潭剿贼,被铳打伤,又带伤战兵一名,战马一匹。初四日,刘游击负伤由船至二更时分抵县,随即请医调治不痊,至初五日气绝,卑职即买办棺衾殓贮,其张通战马亦毙,尾耳交库存照外,合就驰报等情。据此,本镇当发千总王有功,随征都司姚士儒,带领马兵五十名,前赴南靖,催并中军守备赵义等,带领兵马,入山搜剿,务尽根株。去后,二月十九日据中军守备赵义等报称,卑职于初九日早督兵前进,必图扫荡,至午时到归德地方,据寿山寨寨长郑廷口称,贼在磔头经过,前往塘边火烧寮去了。时天晚路窄,遂扎营本山。本晚哈路兵丁拿获乡民一名童地,职等询问贼情,据报众贼已逃,止有贼一名童观系陈全左营将官,吴攀下书办一名童尧,俱于初八日逃回磔头等语。初十日卑职亲至磔头,再三宣慰招抚,止令献出本贼,不累无辜。本寨方将童观并妻黄氏送出,十一日又送获童尧到营。据童观口供,初三日逆贼与我兵打仗,杀死贼将官四名,贼头目七名,贼兵极多,陈全止领六七十人逃走,不知去向,贼将吴攀也领四五十人,逃往漳平地方等语。职等在山内分头搜寻,并无踪影。贼党溃散,地方宁谧(谧),随奉票撤回。……该本道参议吴执忠看得,逆贼陈全,啸聚险阻,截劫于漳汀大路,以致行者却步,居者寒心,本道亟移杨总镇,遣发官兵进剿。石壁一战,贼伙败趣奔奔,仍穷追深山,四处搜索,各贼逃窜无踪。今地方已宁,道路疏通,皆官兵用命剿除之力也。除将生擒伪犯总杨召、

逆贼张进会申臬示，贼党傅吉、林扳、童观、童尧、黄氏等转发高推官确审，另文详夺，所获大旗发府贮库，铁甲等项发交城守营收用外，惟是游击刘天祐身先士卒，冒险冲锋，中枪殒命。……

13. 广 东

灵山民众抗清以及平定义军首领 李士元战死情形

顺治八年 李栖凤 揭帖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管粮饷盐法、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李栖凤谨揭，为塘报事。

照得高州、廉州府城恢复，已经陆续具疏题报。去后，今于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又准靖南、平南二王咨开：据左翼总兵官徐成功启报前事，内称：三月二十六日，据中军金有赏报称，于闰二月三十日，在灵山武利地方，杀广西马养林来贼兵五百余人，生擒游击、守备四人，兵十九名，大旗二十一面，长枪数百杆。又于三月十六日在灵山县三□墟，有贼扎营，职带领马步官兵，自辰时踹营，马兵追赶五十余里，阵斩游击、守备二人何京、李贵，杀贼无数。……又于三月二十一日，在北塞地方，杀伪兵部陈勇贼兵五百余名，……贼首逃窜。……又据署化州州同夏则久为飞报大捷事，有平定玉峒地方贼头李士元、冷雄杰逆党千余，肆行劫掠。蒙议乡宦黄昌言，督城守兵一百五十名发往进剿，随谕大会会总江兆俊等，带领乡兵协剿。去后，于三月二十六日据乡宦黄昌言等报称，奉谕进剿逆贼，督同乡兵六千有余，于二十三日昌同乡勇焚寨，斩贼大旗手二级，药箭射伤贼众二十多人，抢

获贼营火炮一位，藤牌器械等物。二十四日又进，昌亲身督同各会总，从寅至午，连战数阵。逆贼李士元挺身对敌，被义勇王永轩一銃打伤，斩于马下，随斩士元首级，获贼马一匹并斩贼将五级。各乡兵奋勇追杀，药弩射死贼兵不计其数。士元既死，平定地方百姓十有八分剃头归顺。惟冷雄杰负固玉峒，山路崎岖，未便深进。今各会乡兵已得大捷，理合具报。等因。详呈到职。该职看得，狡贼猬集，幸仗威灵，大兵所到必克。……

连州廖文英联合马宝抗击清军情形

顺治九年六月十二日 李栖凤 揭帖

钦差巡抚广东等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法、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李栖凤谨揭，为连阳底定，塘报功次，仰祈圣鉴事。

案照恢复连州，并据连山县里老迎接新令到任，渐次克捷情形，已于顺治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具疏上闻矣。就月二十七日，又准靖南王、平南王咨：为塘报事，本月二十五日，据总兵都督金事郭虎、阿达哈哈番卢可用、牛录章京王成鹤、抚标游击庄栋梁启前事，内称：职等于十一月初四日兵驻连州，先行启报外，即差向导，密侦四乡顺逆围寨，以便发兵行剿。于初九日探得，九陂地方离城四十里，尽不投诚。职等即督官兵，星驰该地，剿洗几半。又于十三日据连州知州崔恩唯报，界山地方有贼首廖文英，聚贼万余，遍地扎营，更将山径口隘处处筑寨，大肆猖獗等情。据此，职等公议停妥，即于十四日督同各营官兵前进，斩隘直入贼巢。彼时见大兵拥至，纷纷逃奔高山。我兵奋勇追剿，杀死贼众无算，阵斩副将郑子兰，获有伪札一张，余贼星散逃入深山。即将附近贼营立行焚洗讫，因天晚扎营。探得廖贼逃奔堡安，职等次

日即督兵迫至，该地乡民尽行逃避，廖贼搜剿无踪，已将乡民给示安抚讫。职等收兵回州，有八排瑶（瑶）人向来负固，官不敢问，兵不敢加，职等大书王仁，晓谕。去后，而八排瑶（瑶）头沈六等已于十八日亲诣军前，剃发投诚。职等即给花红银牌，以旌效顺，更给示慰谕，回去安生乐业。职等正议，牛录王成鹤带领官兵七百名，于二十日征进连山。有连山里长具报，马贼不敢久住连山地方，星夜起营逃奔广西江华县，离连山二百余里。……至顺治九年二月初七日，又准总兵金事郭虎手本，为塘报事称，本镇督领官兵，恢复连州，一惟恪遵王谕，剿抚并行，如九陂石洞、界山、牛塘、冲口等寨，各皆雄峙一乡，抗不投顺，而乡寨愿欲投诚者，并皆畏势，不敢前来。本镇已于旧年十一月初九日攻克九陂石洞，十四日克界山，二十七日克牛塘寨，至十二月十二日克冲口，悉皆剿洗。今正月间据连州知州崔思唯报称，龙坪寨有贼伪都司并贼首彭祖述父彭朝恩统领贼兵住扎等情。本镇于正月二十一日督同牛录章京王成鹤，并贵院标下游击庄栋梁，各领马步官兵，围困龙坪。岂贼等自恃寨外水濠三道，垣高三丈，兼之大小火炮交下如雨。本镇即于二十二日安顿大炮攻打。贼见寨垣倾倒，难以固守，计于二十三夜五鼓自行举火烧寨，一面各持枪炮一齐拥出，希图奔走。本镇已预为备御，及贼一出，马步四面裹住，当将贼众尽行杀死，生擒贼首李贵举、彭朝恩，当经泉示，班师。更有伪参将谢朝泰、蔡逢春者，首先遵化投诚，亲诣军前缴札，有伪守备王继邦禀称，伪札已被火焚等情。本镇具慰谕安插，以开诸贼更新之路。迄今乡民已日就投诚矣。……至三月二十四日，又准平南王咨：为塘报事称，本月二十二日据总兵郭虎，阿达哈哈番卢可用、牛录章京王成鹤启前事，内称：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据朱岗司巡检赵隆报称，贼首曹杠子，复引贼兵回扎天平山地方等情。据此，职等因二十九日天雨难行，随于三月初一日督领马步官兵前进，约行八十余里，至四甲地方，有

百家城寨、龙下岩寨，见我兵一至，炮石交发。职等即令兵马扎住，安炮攻打。本日克龙下岩寨，初六日克百家城寨，尽行焚洗。官兵拔营，随至天平山。乃贼兵万余，各执长枪，布列旗帜，在于四山屯扎，中有逆寨，施放鸟銃火炮，官兵难以前进。职等一面攻克逆寨，一面令将领分左右两翼，督兵冲杀。职虎同参将卢可用，各领标下官兵，从中冲杀。自黎明战至巳时，我兵奋勇，杀散贼兵。职等即乘胜追杀，除斩贼不计外，夺获大旗十杆、伪札十二张，伪关防二颗，枪械令箭不计其数。职等奋力追至湖广界口西岭头。次日复督官兵，追至湖广锦田司时，因山路窄小，随即收兵回营。所有新旧二峒，及附近逆寨十有余处，尽行攻克，剿洗殆尽。职等即于十三日带兵回州，俟歇马数日，即进剿马贼矣。等情。到藩。据此，合应咨会。等因。同日又据标下左营中军署守备刘守祖、把总赵堰塘报称，曹贼于新旧峒地方大肆猖獗，至初九日，统兵追赶曹贼，初十日至天平山遇贼大众，对敌，杀贼甚多，其余寇潜逃天平围内，各营火炮四围攻打至急，围内举火自行烧毁。其新桥寨、旧峒寨、清水寨、牛水塘各寨人民，俱为曹贼抢去，寨围自行放火烧燬。十一日追赶至新峒，贼亦于十一日清晨逃走，又将新峒寨、阳石寨、山峒寨之民掳去，亦行烧燬围屋。卑职与各营马步兵马追贼于二十余里之外，系湖广交界，地名西岭，其贼溃散四野，逃窜无踪。至晚，收兵入营。于十二日班师，至中途扎营过宿，十三日回州喂马。等因。至三月二十八日，又据副总兵都督金事茅生蕙塘报称，据中军颜武报称，奉令带领官兵随总兵郭虎、阿达哈哈番卢可用合营会剿，于三月初七日辰时至牛皮寨，当蒙郭总兵、卢阿达哈哈番传谕，各营兵马每派一百五十名，分困天顺岩。卑职督守备卢铁同本营官兵，派围前后峒门，随有本峒乡民投具降呈，蒙郭总兵准其投诚。初八日据朱岗司巡检赵隆报称，曹杠子贼兵，于初七日在早禾田地方扎营。蒙郭总兵、卢阿达哈哈番传谕，发兵追剿，

于初九日至旧峒地方，贼见官兵，逶迤逃走。官兵乘势追剿，有本峒未顺逆贼恃寨高险，反举鸟枪截路，时郭总兵、卢阿达哈哈番传令四面攻打贼寨。本营官兵奉派北面，同守备卢镇、千总苏之兰、红旗徐忠、材官陈虎、张永、张进忠等，有本营大旗许宗贵、谭得辛、杨有贵、杨应奎，俱各奋勇先登贼寨，砍开寨门。贼见各兵入寨，俱奔寨楼藏躲。卑职复用各营红衣大炮攻打，自辰至午，打拆寨楼，杀贼不计，举火将寨房屋并贼男妇，尽行烧毁成烬。十一日至新峒地方，本峒贼俱已预逃，官兵追赶曹贼至西岭头地方，拿获步贼一名，供称名陈大，系湖广桂阳人，跟贼有年，令曹贼俱逃往泥村地方去了。当将本贼陈大解赴郭总兵处，申明是贼巢斩讫。又蒙郭总兵、卢阿达哈哈番传令，今曹贼逃遁已远，官兵班师等语。卑职遵奉随营官兵撤回，为此理合具报等情。到职。拟合塘报。等因。至四月十八日，又准平南王咨：为塘报事，本月十七日据总兵郭虎、参将卢可用、牛录王成鹤、副将茅生葱、抚标游击庄栋梁启前事，内称：职等于三月十三日追剿曹贼旋师回连，正议进兵连山，剿除马宝，以绝根株。有广西防将阿思哈哈番胡琏，奉定南王令，移文参将卢可用，订期会剿马贼等情。职等随于副将茅生葱公同酌议，官兵防守州城，彼时茅副将愿领连州城守事务，分发中军额武，带领马步官兵二百余员名。即于本月二十一日，职等传令各营官兵，冒雨陆续前进。时因连日大雨泥泞，至二十五日始抵宜善司，侦探贼营止隔三十里，地名小铍山。次日，官兵于辰时齐抵贼营。贼见我兵大至，即列队伍下山接战，计有贼兵数千余众。职等即各督标下冲锋，及马步官兵分头迎敌，我兵各各奋勇，冒死冲杀，至午时，一齐抢上山坡。贼见我兵势大，贼退三江省峒。职等仍各督标下官兵，奋力追杀，贼复扎住接战，冲杀益力，除杀死贼兵不计外，阵斩伪总兵刘忠，群贼力尽，星散溃逃。时因天晚，兼系山岭崎岖，难以尾追，随收兵扎营。职等于二十七日五鼓，督兵

追杀，贼众奔逃广西。本日即寻踪逐迹，追至大塘峒。于二十八日又追至大藤店，俱系广西地面，其逆贼抛弃火药及跌死马匹，沿途难数，而残贼势穷四散，尽从山僻小路奔逃，势难追及。时官兵追杀三日，人马疲乏，暂停一日，于三十日旋师，四月初七日回至连州。其广西兵马至交界，并未合兵剿杀，先于二十七日即撤兵回贺县。……该职会同靖南王臣耿、平南王臣尚、广东按臣杨旬瑛看得，连阳州邑，向阻声教，虽自旧冬克城任官，然而幽箐邃峒之间，土逆廖文英等党类，外勾伪侯马宝等，称兵内突，于是总兵郭虎、阿达哈哈番卢可用、副总兵茅生蕙、牛录章京王成鹤、抚标署游击庄栋梁等，竭其控弦矫箭之劳，始辟寸壤尺取之地，因而互施剿抚，次第荡平。……

清军于恩平阳江一带镇压 王兴罗全斌等情形

顺治九年六月十二日 李栖凤 揭帖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管粮饷盐法、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李栖凤谨揭，为残孽踞险作逆，官兵次第荡平，谨历塘报，仰祈圣鉴事。

照得肇、高二府，道路连绵，群山纷纭。故自郡邑恢克之后，旋有恩平之失。业具山贼设计劫城，官兵恢剿平定一疏，题报在案。然而遭孽残魂，窜踪据僻，恣其出没。如王兴、罗全斌等，则以肇属恩阳为釜底之游，而比邻之新宁、开平并遭蚕食矣。又伪伯府马养伦、伪总兵冷雄杰、李琼、孙祚昌等，则以高属化州、信宜为啸聚之墟，而接壤之广西陆川等县，皆罹荼毒矣。由是燃灰之徒，助虐日甚，劫掠屡告，酿患益深。先经两王

与职徽行镇道，相机剿抚，期奏平宁。去后，至顺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准靖南王、平南王咨，为塘报事称，本月初三日，据高州前营副将李之珍启前事，内称：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分守岭西道周公轼移会，内称：马、冷、李、孙诸逆作祟，请发官兵剿荡缘由。职于即日起行，于二十五日至合江，因署州同夏则久未至，于二十七日至白牛扎营，一面发官兵侦探，一面给示招抚。于二十九、三十两日，长岭、狂画、平太、茅针附近胁从之民，俱发投诚领示。忽接化州乡官颜可及手札，并贼首李琼来寨内云，的于初二日投诚。本日移营狂画，李贼未出，即进兵搜剿，因夏州同、颜乡官复留一日，而夏州同城守兵丁捉长毛贼二名，审明梟示讫。职看得进剿之路甚是窄狭，随令乡勇开路。初四日职统领千把总吴登科、冷成功、马成功、姜玉、程玺，高州营林英龙，署州同夏则久，乡官黄纳言、黄昌言，巡检涂溶，带领马步官兵，直至平定堡。突见渡涧地方高山有一大寨，逆贼数十余人在内瞭望。职督令官兵齐上，杀死数十，余贼逃窜。当将贼巢烧毁，即收兵扎营。四面发牌招抚，面平山、六龙、柴头、黄善塘、高山、天井、高岭等处地方，会总罗万魁等，俱已剃发投诚。职与夏州同各发示安抚。初五日复令千总吴登科等带领马步官兵，并夏州同、涂巡检，入山搜剿。至六王岭，又有一寨，李贼在内屯扎。贼见我兵一至，放炮呐喊，竟来迎敌。我兵奋勇当先，连砍三闸。逆贼势穷，入山逃窜。我兵随后追去，砍死不计，生擒十余名，又将贼巢烧毁。捉获逆贼，当同大小章京并夏州同公审，俯首无辞，即梟示讫。审问马、冷诸逆定止，又云逃在广西，尚无的信。于初六日职复发千把总吴登科等，仍至李琼寨内搜寻余孽，杀死数十余人，夺获小马一匹，旗二面，因天晚收兵回营。于初七日又发兵入山搜剿，追寻马、冷踪迹。搜至清湖系广西陆川县界，忽有贼首谢举人带领贼兵千余迎敌。杀死数百，余贼窜广西，不便穷追。生擒贼二十余名，回营当同夏州同并大

小章京审明臬示讫。本日发牌示，招抚贼首李琼，因大兵驻扎平定，不敢竟出投诚。职于初八日移营狂画，而狼（琅）猫（瑠）大小人等，从来未投诚者，乡官黄纳言持职牌示前去招抚。于初九日狼（琅）总吴思化，带领狼（琅）猫（瑠）数百剃发，亲至狂画投诚。职与夏州同俱发示安抚。初十日三更时分，李琼父滋新先出投诚，云伊子李琼畏缩不敢前来。职复写书前去招抚，贼首李琼于十二日二更时分剃发亲自至营投诚，当同大小章京交夏州同领回化州，职于十四日撤兵回高州。二十日化州黄乡官持化州公文，带领李琼并伊胞弟李湖，已至高州缴伪总兵铜关防一顆，职即收贮，移会道府外，其前后进剿情由，理合具启等情。到藩。据此，合行咨会。等因。至十二月初十日，又准靖南王、平南王咨，为塘报事称，案照逆贼绣花针即王兴，久踞山寨，破城杀官，勾结伪逆都督罗全斌、陈奇策、冯士骞，水陆劫掠恩平、阳江一带地方。于前月内遣总兵官许尔显等，带两藩官兵船只，水陆兼进扑剿，以绝根株。去后，于十二月初三日据总兵官许尔显，将官李承祚、马如龙、杜豹，牛录孙文进、张九成、盛一明启前事，内称：职等带领马步兵丁，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王兴山口，有姚村新旧二寨，逆贼谭光荣等系王兴发来守口贼众，持枪守寨。职随同两藩下诸将官商议妥贴，即请大炮攻打，自午至申，将旧寨攻破，寨内约有贼二三百名，杀死一大半，还有少半逃在深林中，天色已晚，职著令各兵围住，俟天明搜山尽剿。其新寨因天晚林深，黑夜俱已扒山逃窜。所攻寨时平藩下被轻重伤兵丁二十六名，阵亡兵丁四名；靖藩下被轻重伤兵丁十八名，阵亡兵丁三名，启报等情。十二月初八日据水师参将陈三友、梁鸿英，中军王廷彦等启，为飞报大捷事，内称：职奉令前来堵剿，于十一月十九日辰时到广海，偶遇大风，歇至二十一日辰时风波略静，就开船行，本日未时到马鬣门口，遇一贼船，职即督各官船只追赶，贼弃船登岸，仍放炮打，我船尽力向前，止获空船一只，搜得伪

都督冯公差路票一张，伪都督罗札付一张。二十二日探得，横山渡内小港湾藏六、七、八槽贼船三十余号。二十三早，职发三槽快船进去擒取，横山村逆民百众，提枪放炮，前来拒敌。盖副将下将官王廷彦，挑选弓箭手及三眼枪手各劲兵进剿，奈贼倚山住寨，下棚木三层，一墙一层，鸟枪甚多，周围俱系没腰烂泥，自辰时攻至酉时，未得进寨，至晚歇兵，尽将逆贼前船大的浅水放火烧毁，小的拉推出口。二十四日职等唤文村地保修整挨牌梯子等具，设法攻取。二十五日横山逆民就来投顺，职等亦准其来归，本日梅坑村亦来投顺。二十六日，职差快船侦探二十里，果见贼船一窝，湾藏濠口，离王兴贼巢不去三四十里之遥，两岸山上高设贼众，坚筑炮台，河口又下十余层松木栅桩，其口子仅过一船之宽阔耳。二十七日，职与将官王廷彦等商议，督各官兵船只进剿两岸架梁，奋勇拔桩，水路并进，自辰时攻至未时，转过南风，一鼓就擒活拿监军道一员俞文华，搜得伪印十四颗，伪敕八道，伪札付及接应私书三十余张。罗全斌据阵获丫头口称，已被我兵杀死矣，陈奇策、冯士驹先入王兴贼巢去矣。……本日又据总兵官许尔显等启称，职等带领马步兵丁十一月二十三日攻破姚村寨，二十五日起营，午时即到逆贼王兴北泥寨边，兵马到齐，著令扎住，职同两藩下将官等，登高山头四面端相，其寨四围石墙、濠沟、排栅，前面两层水塘，后面并东西皆系深林丛竹，再三审视，难以安炮，只有西南寨角上稍稍可攻。采定后，随于寨西小山头上安定营盘。次日早，两路发兵架梁，请炮安寨塘之外，打其西南寨角上。炮攻一日，竟打不开一缺口，薄暮仍请炮回营。彼晚职又同两藩下将官等商议，二十七日且莫把炮攻打，只点壮强马步兵丁站定山头，杀他一阵，令其胆寒。奈山路崎岖，不得骑马，追赶一阵，贼又藏遁深林放炮，王兴骑马从山路逃去，赶杀一阵，随即收兵回营。薄暮时，职著令平藩下千总田得功、靖藩下千总赵举，带领两藩下兵丁二百名，埋伏营盘东边，平藩下千总杜朝

相、靖藩下把总魏一龙，带领两藩下兵丁二百名，埋伏营盘西边。逆贼不知我等先有埋伏，定更时分，贼复统众于营盘东边放炮呐喊偷营，立时被我们东边埋伏兵丁奋勇杀死贼兵不计其数，余贼四散逃窜，夜黑不便穷追。职复同两藩下将官商议，见得此寨四面无可安炮，下营处又窄小，且四面皆是贼巢，难以安营，火药粮米又将用完，二十八日早，只得同两藩下将官，带领兵丁火炮出贼峒口扎住起营，不过二三里。詎贼先将家眷尽搬上船去讫。至是空寨逃窜，职即放火焚寨，仍差兵前往海面通知参将陈三友追剿。二十九日，又据投诚乡民报称，王兴携家眷逃在那乾峒去讫。北泥既得，其余等贼寨数十，职令扎住彼地，逐寨剿抚，必须扫荡明白，然后起营，为此飞报等情。各报到藩。据此，看得水寇大创，船只尽行擒获，沿海一带可无剽掠之虞；王兴虽遁那乾，势属釜鱼，授首亦可计日而定。令据前因，拟合咨报。等因。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准平藩左翼总镇都督同知许尔显手本，为移会事，照得本镇带领官兵，于十二月初五日齐到阳江县塘拔寨下，逆贼见大兵到，本日即说情愿投顺，只要请兵马回县，齐集剃头，到县投册。本镇即准其投诚，暂退兵马。詎贼心不改，假说投诚，日约一日，贼首竟不出来。本镇于二十日复带两藩官兵进至寨下，周围端相，其寨四面俱有竹塹排栅濠沟，其濠又阔又深，若不放水不能得进。本镇同两藩将官等商议，于十三日早，派拨靖藩下中军守备张九成、平藩下中军守备盛一明，带兵前去挖沟放水。彼时盛一明被炮伤右手，又唤把总李承宗同去锄挖，一夜一日，还未得通。十四日五鼓，即请大炮安在寨北攻打，至午时，寨边竹塹排栅俱已打倒。一面还在挖沟，一面填濠。至申时，沟亦锄开，濠亦填满，派定兵丁一刻扒进。本日在寨内杀贼五百余名，未及杀完，天色已晚，其贼还有藏在寨旁深林并屋内者，本镇见天色已暮，不便搜杀，复派兵丁四面围住，至十五早进寨，又杀死贼七八十名，一个未得漏网，其贼首黎一炳、梁万

胜俱已杀死，还有贼首曾际明都说十三日先已逃脱，其胞弟曾特明亦已杀死，搜杀完毕，即放火烧平贼寨。就日本镇复同两藩将官等商议，乘此破竹之势，即发兵前进剿抚。随拨定两藩下马步兵丁，著将官李承祚、马如龙，千总田得功、赵举等带领，前去商塘拔地方十余里到卷峒贼寨，其贼尽行逃窜，本镇即令将寨尽烧一平，以杜后患。本镇目下驻扎塘拔地方，剿抚各村寨，俟完日随起营复往恩平，再扎恩平，剿抚明白，本镇随带领官兵回肇，事关地方，理合移会。等因。至顺治九年正月初二日，又准总镇都督同知许尔显手本移称，照得本镇于十二月十九日从阳江起营，二十日至恩平地方，寻剿王兴，四路探听，据乡民传说，王兴先逃在那乾峒后，又逃入陡门，东逃西窜，踪迹不定。本镇欲带兵入山追剿，奈山路崎岖，炮甚难行，且不知此贼果在何处。本镇是以扎住恩平县外，多方招抚。闻那阳寨原任参将吴全忠乳名亚大，吴良能等，有投顺之意，本镇随发谕招安，亚大见谕帖，著人到营具禀投诚，称忠等甘愿投诚是实，但畏恐大兵，不敢出来叩见，本镇随差阳江参将胡杰竟入彼寨，看其剃发，宣谕我朝德意。忠等倾心向化，即行如式剃头。本日即著人将彼原得恩平的马一匹解来，并亚大所管五十余村寨具册回报到镇。本镇见亚大等果系披剃投诚，随赏给袍帽札付，仍令彼团练乡勇，固围地方，所解来马一匹，亦仍赏彼骑坐，以示奖劝之意。那阳既招，则恩平地方大半已得安堵，本镇与两藩诸将官商议，目下欲擒王兴，奈彼潜逃不定，一时难获，久扎恩平，粮米又少，本镇只得暂带兵马回肇，俟王兴藏身处所定日，另请王令，再行剿扑。事关地方，相应移会。等因。准此。至五月初一日，又准平南王咨，为塘报大捷事，称：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据防守高州府副将陈武报前事，案照逆贼暨玉清、司徒相、曹学舜等，结连广西逆贼袁邦国等，流毒地方，已经具启在案。于三月二十七日准分守岭西道并高州府各移文内称，据委管高州营官林英龙单报，

据塘兵赖彩等密探得，逆贼暨玉清等屯扎根子闸地方，司徒相、曹学舜等屯扎沙螺坑，拆屋为巢，勒民从逆，烦乞发兵进剿。等因。到职。准此。职于三月二十八日亲统千把石光先、赵文芳、冷成功、张永德、袁兴、姜玉，投诚总兵王鉴，遣标林英龙，各带马步兵丁，前至沙螺坑暂扎。仰体两王德意，随著投诚总兵王鉴并林英龙，差人持职手书前去招抚。逆贼执迷不出，仍聚于三关顶白水涨内。职即督率官兵四面进剿，当阵擒未剃发伪总兵司徒相父子二人，并擒伪守备一员杨京，搜获司徒相黄札一张，余党四窜。职一出示招抚百姓，随招出向曹贼肋里长二名，各带狼（琅）獠（瑶）百姓二百余名，赴营投见。职即给示安插，照旧复业外，又于四月初九日督兵进根子闸地方，逆贼恃险向来兵马难到之处，幸赖官兵用命扳藤附葛，奋勇争先，阵擒伪都司一员刘明佐，小贼二十余名，杀死贼党不计其数……，余贼四散奔逃。追至阳电地方，职又出示招抚残黎，仍留各将官带兵暂扎根子闸，探确暨玉清等下落，再行抚剿。职于十四日先回府城，随将所获伪官贼犯，会同道府申明，除小贼因身带重伤桑示讫，其伪官司徒相、刘明佐、杨京羁监高州府狱，听候王令定夺。今将剿贼捷音，理合启报等情。到藩。据此，拟合咨会。等因。五月十一日又据防守高州副将陈武报，为塘报续获贼首事称，职于三月二十八日督兵出征天关根子等处地方，擒贼捣巢，除经具报在案，续于本月十八日据千总赵文芳、张永德、袁兴、姜玉等报称，职等委扎报子，确探暨玉清下落，本日即有会总何玘奔报，侦探暨贼下冲锋副将陈子美、参将祝韬四，各带贼党百余，屯住山头，俟官兵撤回复出作乱等语。职等即密统兵丁四路攻围，当擒贼首陈子美、祝韬四，余党奔散，理合解报。又有原管狼（琅）獠（瑶）总梁棒升，广西陆川县参将丁毓连，俱已剃发前来投诚。各等情。到职。随于二十五日，将解到贼犯陈子美等，会同道府申明监候讫。其投诚参将丁毓连，安插在府，巢（琅）獠（瑶）总梁棒升，令其前

去招集原管狼(琅)獠(瑤)百姓，照旧复业。等因。各到职。该职会同靖南王臣耿、平南王臣尚、广东按臣杨旬瑛，看得肇高二府，其地相联，其山多僻，逋寇依险以肆逆，群黎遭劫而靡宁，每虞滋蔓之图，实虑延林之患。今总兵许尔显等捣巢歼党，剿抚互施，虽蠢尔王兴偷息潜逃，而伪敕、伪印累累并获，消肇境之氛，浸脱斯民于汤火。继是而高州诸山有闻风归命者，悉已还其故土；有逆我颜行者，不得已而加兵。一二渠逆，遁入广西，怖胆消魂，终难漏网。而李滋新、李琼等，则皆身就缘畿，司徒相、杨京、陈于美等，又已当阵擒获，见请两王正法。……

香山县起义民众梁子直等 攻入县城及其失败情形

顺治九年十二月 李栖凤 揭帖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管粮饷盐法、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李栖凤谨揭，为逆贼杀令失印，官兵荡寇复城，备述情形，参处失守官员，仰祈圣鉴，并请补官铸印，以资保障事。

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准靖南、平南二王咨称：……据黄圃巡检面禀，称香县城池于本月初九日被山贼千余突至攻陷。各等情。到藩。据此，为照山贼破城，事出骇异，一面遣发两藩马步官兵，水师船只，前去扑剿，恐致摇动蔓延。去后，于十七日早，据右翼总兵官吴进功、副将曹仁先等报称，职等奉令进剿香山，于十三日巳时抵县，离城里余，河内遍下桩木三层，贼在山头高执黄□旗号，安设火炮。职等随遣官兵驾小船前进□桩夺路。贼炮火齐发，我兵奋勇，随拔桩木，进船登岸，追杀无数，逆贼奔入城内，得大炮四位。职等未时分布要路，赶至城下，四

门紧闭，城头旗帜炮火俱备，连路呐喊，并无一民来见。令督兵四面扎营，设法相机攻取，俟克之日，另行启报等情。本日午时又据自称，十四日午时发告示进城，随据原典史陈忠具禀投诚内云，同知方履泰是典史救护在衙等情。于本日酉时陈典史又差人在北门上弔下具禀，差人口称，城中乡绅士民具愿投诚，随放方同知出来与陈典史计较，送花红银两到营，百姓具要投诚，只是梁贼不肯等情。职又写谕帖进城招抚。去后，三更时分贼从东门闯出，被我兵马杀死无数，贼复进城。于十五日卯时，又据拦路家丁禀称，陈典史到城上说，夜间众百姓将逆贼尽行绑拿，候镇爷们进城。职等随即同曹副将、刘游击、郭总兵等进城安抚，满街吆喝，不许杀人，不许抢百姓子女，止将众乡民拿的城中逆贼一百五十余名尽行枭斩。其贼首梁子直的兄弟梁二、贼中军陈维勋、陈永香等五名，审明亦即枭首悬挂四门。其梁子直十三日在河边堵口被我兵杀退，不知逃走，又不知杀死。县印亦不知下落。职一面给发告示，一面仍令陈典史等在城安抚百姓。今香山一县俱已平定或令班师回省。各等情。到藩。据此查照自从粤西变后，处处煽惑土贼，一时窃发，以致香山失陷，知县张令宪被贼所害，幸今恢复，真正叛逆俱已授首，城中百姓子女安堵如故。除行镇将再行授副余党，拟合移会。等因。案查，本月十一日，据巡海二道单报，亦同前事。时职即会两王发兵前去香山剿寇安民。去后，令准前因，复行岭南巡道详查情形，至十二月十三日，据该道参议兼金事史燧呈，据广州府呈称，十一月二十四日，据香山县署知县金铨称，查得香城原无备御，梁贼猝至，以致失事。幸大兵即发，速若迅雷，十四日打破城东张婆澳村，十五日城内设策擒贼，外兵登城，即将恢复，计共斩贼二三百众。贼首梁子直率党坠城宵遁至牛溪湾等村，城外四关厢尽皆剿洗。职于十七日上任，广发安民告示，及查印信，并无下落，仓谷仅存百余石，库藏如洗，六房卷册被贼尽毁；方同知受辱百端，百姓力保，幸

而现在，犹能设计擒贼；知县张令宪父子被贼乱刃惨死，骸骨现在收贮；县丞刘鼎先差出黄梁都征粮未回；典史陈忠城虽破陷，与乡官王瑞隆阳为诡顺，阴图树帜；教谕陈辉列幽禁七日脱难现在；训导叶元凯差出顺德征粮，王元佐差出小榄征粮，俱未回；狱因为贼脱放，十六日吴总镇发兵追剿，将贼窟牛溪湾、齐□官、花莲冈、茶园、赤巷五村洗荡，又闯澳门寨，佟参将陡被贼攻，本将即登哨船，被贼抢掠，及贼闻香城已复，惊惶逃遁。……本月十六日发兵追贼，将茶岐洛、竹头园、沙涌、上塘等村剿洗。又因佟参将请兵，本月□十日发兵，将香山场……等村俱经剿洗等情。……看得山海之区，寇多出没，以故日事征讨，靡有宁息。迨因广西之变，远近汹汹，伏莽之徒，蠢为纷动。虽极力饬防，其奈山魃遄发，迅雷难掩，而致有香山□□劫库失印之事也。……

广东湖南边界一带民众反剃发斗争情形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李栖凤 题本

（前缺）查得武杨、龙浦二都，有双桥、梅花、辽水、出水岩，四乡界联楚地。谭、王二贼，出没其间，邓琳、张开向住梅花，系前受贼曹永国监军道伪职名色，倚山负险，隔远县治。其新附之民，初皆束发戴网，不奉王令。今大兵会剿，职于七月二十七日，先至出水岩，查册唤点，有土民廖有容等，递册剃发，莫不宾服。于七月二十九日至梅花，随与宜章参将高成旦、本县千总张守仁、都司叶得魁，会集其地。诂贼首张开、邓琳知风逃遁。据土民李逢春等剃发投诚，排门入册，俱经查点。至如双桥一带，各兵剿洗辽水地方，系高参将、张千总、叶都司招徕。卑

职以其既属安抚，不复亲历，除谭、王二逆，高参将擒解湖广兵各道外，已逃邓琳、张开、朱似贵等，时与各将会议，如在宜章地方，责在高参将擒解，如在乳源地方，卑职与叶都司、张千总协力拿解缘由，详报到道。二十日，又准协镇韶州副将张玮手本，为剿抚事竣，地方奠安，恭报情形，并回师日期事。本称中军都司叶得魁，会同宜章参将高成旦招抚谭、王等各寨情形，已于七月二十八日移会外，今于八月初三日，据都司叶得魁报称，二十三日有辽水逆民丘元儒等到营投诚。职等公议，当令千总张守仁同高参将差官赵君光等，前往辽水一带查验，果俱剃发，呈缴伪札。二十四日至双桥婆子寨、槿杷寨，职同高参将出示招抚，其二寨逆民先已逃遁，止有罗万玃、罗万珠等数十人出见投诚，验明剃发。二十六日将该处窝藏老巢焚讫。二十七日至平溪扎营，该处逆民抗不剃发，拒敌官兵。职率千把总刘文举、左应科、梁天赐、王宗仁等分布攻击，逆见我兵势众，弃寨奔逃。我兵追至加双水及茭峒，与贼打仗，杀死七十余人，夺获小马六匹，牛四十五只，男妇三十口，三眼鸟銃共二十门，旗帜刀枪不计。我兵阵亡一名商德，重伤三名萧德、崔有才、周尚文。本日令千总张守仁先往梅花街招抚，其渠魁张开不肯剃发投诚，躲避不出。二十九日，兵马进梅花街驻扎，适有乳源县知县支揆英亦到梅花街，职等公议，仍令千总张守仁同支知县前去招抚。该支知县回称，梅花、出水岩二处，当有士民李逢春等各遵剃发愿纳钱粮，业已投册，并缴伪札，不烦加兵，但张开、邓琳潜逃无踪。八月初一日有桐木岭等处士民邓优、黄元祐等，俱剃发投诚。初二日高参将与职分营起行，初三日至出水岩扎营，初六日至白牛坪扎营，随据防守乳源千总张守仁报称，有大岭脚一带逆民俱蓄发，向不遵化。前十二日，大兵进剿，彼等纠众堵路。职即著右营中军守备官得功、千总刘文举、把总左应科、王宗仁等，领兵前往招抚。我兵至彼，其众逆即放炮拒敌，我兵不避炮石，

奋勇争先，除阵杀不计外，生擒逆贼杨用、何青云等六名，……初八日出至龙溪，初九日至乳源县，初十日回韶。等因。据此，除塘报藩院外，所有擒获逆贼杨用等六名内，除一名物故，尚有杨用、何青云、丘育贤、陈年、陈一卿五名，现在曲江县监羁，应候公审，理合移会，备用手本移道。准此。又准宜章参将高成旦移同前因。随该本道金事周日灿，查看得叛逆朱似贵与谭、王二贼遁入乳源、茶园，据险作孽，勾引梅、辽逆民，流毒地方。奉粤楚部院会檄，发兵夹剿，但梅辽地方，原属编氓，良恶不等，所宜剿抚并行，先经本道给示晓谕，严行该县知县支揆英躬亲抚谕，随师向往，相机抚剿。前准张副将移报，谭、王等寨贼首，谭高治、谭道善、王大言等剃发投降，已经具报。兹复准前因抚过梅花、辽水、双桥、出水岩诸寨，皆剃发缴札向化。其平溪、大岭脚等处逆民，抗不剃发，业经剿荡。数年负固盗藪，一旦顿清，谭、王二贼经高参将径解湖南道，尚生擒杨用等五名，俟会审另报。其新附之民，若系异籍者，著令作速回乡，如本土排户，檄行该县禁戢奸宄，不得生事滋扰，仍加意抚绥，令其早输赋税，乳邑从此拭目太平。等因。到臣。该臣会同靖南王臣耿继茂、平南王臣尚可喜、经略辅臣洪承畴、湖广督臣祖泽远、两广督臣李率泰、南赣抚臣宜永贵，看得逆贼朱似贵、谭、王等自楚之蓝山，而窜于粤之乳源，踞险称戈，与茶园、梅、辽诸寨，囊网揭竿，大肆狂逞，诚网省腹心之大患也。乃兹会剿之役，臣檄韶州镇道，遣中军都司叶得魁带领官兵与宜章参将高成旦互为犄角，幸而诸臣剿抚兼施，如平溪、大岭脚等处，逆我颜行，即挥兵夹击，俘斩累累，是以兵威所加，梅花、辽水、双桥、出水岩诸寨，一时间风箠服，相率剃发输粮，而历年负固之贼乡，倏而化为卖刀买犊之休风矣。……

长宁等地起事民众陈辉等 拒守围寨抗击清军情形

顺治十五年六月 佟国器 揭帖

钦差巡抚南赣汀韶惠潮郴桂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国器谨揭，为恭报会师夹剿长宁山寇，肃清窟穴，仰祈敕部核议事。

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据广东分巡南韶兵备道金事周日灿详，为流贼肆掠，急请会兵夹剿等事，据韶州府申称，据英德县报称，正月二十四日被瑶沙二田贼二千有余，自向石乡、柯木江、黄箐、小门峒捉去人牛不计，现扎向沙市勒索等情。又据翁源县报，茶潭铺地方练总吕永昌、张星吉等称，二月十一夜三更时分，惨被长宁、炉下等处贼党数百，突境攻破杨世得围，焚屋戮命，捉去、枪伤人口不计，乡勇追捕被杀五名等情。又据吏吕元声报，二月十二夜，有葱茅坪、炉下流寇二百余，打破巫元俊围，捉去男妇、耕牛，退回牛背岭，打票勒索，又后一起约有四百余，于十三早突至桂竹坑屯扎，于下午至长桥吕汉庄等围攻打，幸拼命敌退，即从羊岗、桂竹甲而去等情，到县，详府，转详到道。该本道看得，翁、英两县地方，屡遇山寇劫掠焚杀，业经韶镇累次剿洗，然不能绝其根株者，皆由贼之老巢未经穷捣，如秋、茶二峒、黄沙坑、葱茅坪、仙人峒、猴于峒、沙田、猫（瑶）溪、炉下等处一带地方，皆属惠州之长宁县管，周围数百里万山丛杂，难以深入，如贼首陈辉、黄英、彭青、廖亚长、廖亚二、刘方叔、张蛇尾、朱长孙、朱观保、老蟹脚、林贵成、丘长脚等，多系长宁县人，翁、英与长宁止隔一山，此贼在长宁则为

纳粮供赋之百姓，在翁、英则为攻围焚杀之巨寇，若要歼除，非会师合剿不可，若要会师，非惠州大发兵马，而以雄、韶二协前后夹剿亦不可，夹剿之后，仍当严行申飭长宁，如贼有越境为盗，即以养贼害邻之罪绳之。本道与韶协张副将议仿旧制，设兵三百在三华镇屯守，以为扼防之计。至于绝贼之窝盘，必须启报两藩，尽毁炉场。查炉场在长宁县界，一炉聚徒何止千人，俱假冒输饷藩下，此当立行拆毁，驱之群众而散之。至于接济贼粮之路，如贼巢东北则长宁之黄岭、雪岗一路，东南则长宁之沙田、禾溪、黄沙坑、甲子寮一路，西北则翁邑之大水坑、寮头、寮下一路，俱当申明排甲连坐之法，有与贼通馈送者，即与贼同。此俱剿后应禁事宜也。今当先以会剿为主，请祈宪台飞檄惠州道协与雄、韶两协，会定出师日期，务要三协亲身出剿，各带重兵，不分疆界，环围合攻，勿使散入乡村，即为良民，不听擒获，则贼之根株，无所藏匿矣。等由到职。该职批仰照另牌行缴。职即备将会剿事宜，移咨广东督抚二臣，并牌行巡南、守东二道，惠州、韶州、南雄三协遵照外，于本年二月三十日，又据江西赣州府龙南县知县高光国塘报，本月二十九日，据本县大龙保西牌地方钟明脩等报称，流寇于本月十二日冲墟，十三下午移营路冲源口，经过役等同围长统集乡勇堵杀，铕伤数贼，是晚驻扎棉弓寨，二月十六日移退太平保上饭箩岭驻扎，贼四百有余，乡兵止二百余，难以拒敌等情。又据新兴保、大龙保生员李向允、陈日、章里民、袁再寰等呈报，确查贼首姓曾、姓王、姓汤、姓金、姓毛，俱住广东铁炉为巢，红头贼、上下山铁炉贼、牛背岭巩门贼、四营贼、白头贼出入于翁源上庄铺地名叶头下及小水、小寮各处驻扎，不时出劫，乡兵堵御，多遭阵亡，恳乞申报院道追剿等情。到县。据此，看得残寇不时出劫，其贼首并土究缘属广东长宁、翁源地方，恳祈行令彼处，发兵搜剿，庶乡民得以宁赖矣。又据横岗营守备赵完玺报同前情。各到职。据此，随准南

贛鎮臣胡有升移稱，准職手本內開，流賊肆虐地方，鄉勇實難堵御，理合撥兵駐防。目今惠、韶、雄三府，本院行令訂期會剿，其贛界地方相應作何堵御，移復過院，以便會行。等因。到鎮。准此。隨傳集兩標各將，議撥馬步官兵五百員名，以左營署守備事千總劉應虎統領，的于本月十五日，星馳龍南縣防剿，並協同橫崗營守備趙完玺相機堵御外，仍折貴院行令三府，訂期會剿，靖寇安疆。等因。到職。准此。就經再檄惠、韶、雄三路道將，會師合剿。並遣發贛標官兵五百名，于三月十五日，馳赴龍南縣駐防，仍俟三協師齊，訂期進剿。去后，本年四月十二日，據廣東巡南兵備道僉事周日燦詳稱：奉職牌，據該道詳，為流賊肆虐等事到院。据此，為照五嶺地方寇盜淵藪，旋滅旋起，必須搗其巢穴，方能杜其根株。若因報賊發兵，兵未發而賊先遁，官兵所到，不過于被擄地面再擾一番，而深山密箐之中，杳不可問，徒有剿賊之名，而無剿賊之實。查該道看語內，據翁源縣之申詳，并被難生員楊行孔之呈控，情形甚悉，該道看議亦確。查賊首陳輝、黃英、彭青、廖亞長、廖亞二、劉方叔、張蛇尾、朱長孫、朱觀保、老蟹腳、林貴成、丘長脚等皆長寧人也，陣獲之賊首張勝亦長寧人也，其屯扎之地，上山則秋、茶二峒等處，下山則黃沙坑、蕙茅坪、仙人峒、猴子峒、沙田、爐下等處，皆長寧縣地方也，則此賊之巢穴實在長寧無疑。該道稱其在長寧則為納糧供賦之良民，在翁英則為攻圍焚殺之巨寇，多舍本境，而肆虐于鄰境，若不大舉撲滅，其勢漸為流寇，遂成燎原。除移會廣東督撫部院外，備牌仰道，即移會守惠道及雄、韶兩協副將，確訂師期，南韶官兵從翁英面進，惠州官兵從連平面進，該道將務要密移確商應發官兵若干名，仍每县委縣佐一員，三郡共委府佐二員，在于軍中，分別良盜，紀驗功次，仍多撥鄉導，另行附近各鄉，着落鄉勇在于要隘堵截，如有一賊逸出，即行擒拿。其秋、茶二峒、黃沙坑、蕙茅坪、仙人峒、猴子峒、沙田、貓(瑞)

溪、炉下等处一带地方，务要逐户挨查，如系良民，备查烟户花名清册，每十家为一甲，立一甲长，十甲为一保，立一保长，互相保结，如有潜出为非者，即行举首拿解，必要清其巢穴，绝其根株，方许班师。其各将领务要严束兵丁，不得因而生事，如有波累良善一人者，文武官俱听参处。等因。奉此，又奉总督两广部院王副都御史宪牌，为飞报贼情事，案照三月初六日，据该道详，为流贼肆掠等事，当批据详，土贼盘聚长宁，流劫翁英，则会剿之师，亟宜遣发。但详内极言各炉为奸党投窜，则必启王罢毁炉场，散遣炉党，乃可加兵，不则遁逃有数，根株难拔，如炉党果奉王散遣，该道即移会南、韶、惠三协镇，订期会剿，务收荡全功。余严禁接济，清察保甲，俱如详通行遵守，仍候二王、三院批示，行缴批发。去后，今据前详，除行岭东道移会黄副将亲督马步官兵、及长宁城守官兵，并令长宁县知县亲行监纪，驰会南韶二协官兵，取道夹剿，务要捣巢穷搜。至于炉场，见准广东抚院会稿，准王咨复，未行撤散，许令严查藏匿，业咨二王严飭管理炉场官丁，不许容留奸徒贼党投入。及移会广东抚按二院、南赣抚院外，备牌仰道，即移会雄韶二协，亲督官兵，驰令惠州官兵，订期分道夹剿，务将的确有名贼窟，真正有名贼党，尽行捣荡，毋得任听飘散。仍飭翁邑大水坑、礞头、礞下地方，不得通贼接济，倘贼闻风逃散入乡，责令缚送正法，如有接济容留，即行连坐。若贼党投窜炉场，雄韶官兵缉访有据，即令惠州官兵及长宁监纪印官，径行擒解，或指名报拿，毋得容隐酿患，……又奉巡抚广东部院李副都御史宪牌，为流贼肆掠等事，三月初九日，准靖、平两王咨，准本部院咨前事，等因，到藩，备咨移复前来。准此。会同总督两广部院王、南赣抚院佟、巡按御史赵，备牌仰道，即便移会张副将，及撤行府县城守各官，速将前项山贼，探确出投巢穴，尽行歼剿。至于贼首陈辉、黄英等，在长宁则为纳粮百姓，在翁英则为攻劫渠魁，狡狴如斯，法应大

创，该道即移会岭东道，檄行府县，咨访舆情，果系罪恶贯盈，赃迹显据，律所不贷者，即行擒获解详，以凭立置重典，免致痼痼酿患，流毒百姓。该道仍查照两王咨文，炉场如有藏匿奸徒，肆行劫掠，事有确据者，即启详藩院，以凭处治。等因。奉此，又蒙巡按赵御史宪牌，准巡抚部院李会稿前事到院，为照积寇未靖，复肆鸱张，合行会剿，会同总督两广部院王、巡抚广东部院李、南赣巡抚佟，备牌发道，即移会惠、雄、韶各副将，联络官兵，密订师期，以成犄角之势，四面夹剿，分布扼要，断绝归路，无致漏刃，务须直捣巢穴，尽拔根株。该道仍约束官兵，恪守纪律，毋得乘机害良，事平优叙。等因。蒙此，俱经遵奉，飞移雄、韶两协及惠州道镇，订期会剿，并委韶州府同知李灿然，随营清查贼窟，督催粮料，及行长宁、翁、英各县印官，遵照宪行，将附近贼巢围寨，分别良盗，编立保甲。又开列贼巢土名秋、茶二峒、黄沙坑、蕙茅坪、仙人峒、猴子峒、沙田、猛（瑞）溪、炉下、龙眼峒、黄牛背上下二山、畚峒等处，贼首陈辉、丘长脚、王三总、杨四总、唐三总、王魁一、黄产头、曾都总、林三总、黄英、彭青、廖亚长、廖亚二、刘方叔、张蛇尾、朱长孙、朱观保、老蟹脚、林贵成、老虎眼、潘思甲、廖守成等姓名，备移各协，务须穷山搜捣，荡巢洗剿，净绝根株，以付宪命，合就呈报。……又据惠州副将黄应杰呈报，于四月初八日出师。等因。又据韶州副将张玮呈报，于四月十六日出师。等因。又据南雄副将毕科呈报，于四月十三日出师。等因。各到职。据此，于六月初二日，据镇守惠、韶、雄三协黄应杰、张玮、毕科为恭报会剿大捷事，三协遵奉宪令，会剿长宁山贼，于四月二十四日，各督马步官兵，齐抵茶峒合营，据被害士民称，贼弃围逃山。二十五日黎明，各令官兵分路搜剿，先将会师日期通报外，二十六日，据惠协右营都司李荣华、雄协中军都司李汝英、韶协中军都司冷时乘等回称，奉令带兵由秋、茶峒、大水坑、牛背岭、仙人峒、

猴子峒、甜菜猴塘、高桥各路搜贼，奈山高箐深，各兵履险攀草而上，船兵至岭僻茅窝，遇贼一枝，约三百余名，各兵正在奋击，又遇惠、雄官兵，各由秋峒、大水坑追赶前来，三路扑剿，斩杀过半，各营活擒贼都吕逢辰、罗洪茂、曾二总、李应贵、陈存祥五名，散贼三十七名，……止留贼都五名候解，余俱军前斩讫。二十七日，惠协督领右营都司李荣华，……由雪峒入山搜剿；雄协督领中军都司李汝英，……由小长坪入山搜剿，部协督领中军都司冷时乘，……由天光脑、仙人峒入山搜剿。三路夹攻，使贼不能奔逸，约定三十日齐抵沙田。又令防守翁源千总李生辉带所部官兵，屯扎陈村、礞下，堵御要隘。三十日午时，三镇兵马云集沙田，不料逆贼小围并入大围，以羊石寨为门路，思围拒敌。三协随与惠、部二府随营同知彭绳祖、李灿然商酌，五月初一日，各遣都司李荣华、李汝英、刘成海上寨晓谕，令其出投，准与自新。诃逆贼恃寨峻险，不肯就抚，放炮猖狂。至午后，各督官兵齐力攻打，随破其寨，除就寨内杀死外，活擒贼首林三总、廖大都等一百有余，到营公审明白，俱行枭斩。……查惠营带伤队兵……七名，雄营带伤千总……等十九名，部营重伤把总……五名，俱着随营调养。此寨一破，各贼皆弃寨潜逃。时有沙田生员朱衣、朱有斐赴营投见，细询其各围之贼逃往何处，据称，此贼必逃窜新南、瑶田等处。随即公同会议，三协分兵追剿，惠协就在沙田剿抚；初二日雄协统兵往新南追剿；部协统兵往瑶田追剿，三处联络，共成犄角。初三日惠协遣发右营都司李荣华……等，带兵前去高镇围。即有得胜营都廖守祥、顺天营都关维洪率众投降，赴营投见。当即宣播宪行，有贼首悔悟自出投见者，亦准免死。初四日又有顺天营都潘厚、潘思甲、廖守成、潘矮都、长天营都老虎眼，得胜营都廖三才，程圣和，左天营都杨维林，前天营都朱安都九名，亦随廖守祥、关维洪赴营投见，当即令其率众各归本围安居。初六等日，随有顺天营大总张爱宇、陈贵爵、罗

维瑞，三总陈兆文、陈兆籍、四总叶科元、五总郭配、陈兆明、关己秀，神总蓝门生，先锋潘长生、张亚拾，二将林乙科，贼书张林一十四名，次第自出投见，随据供称，有左天营大总罗维端逃在瑶田牛皮寮，即致书韶协，就近勒索，又知会雄协严其要路。初九日，罗维端见兵马云集，奔逃无路，遂与罗二龙、刘亚二、刘二总、四总范世德、五总龙继秀、刘五总、四将杨鬼、谷老千、赖思科，又前天营大总潘绍额、潘三秀、二总潘棘生、三总龙八秀、四总陈贱长、五总江璠、戎总朱连生、先锋郭门生、黄瑞一十八名，亦俱赴营投见，各令其带众回居本围。又有得胜营大总程已略、三总陈圣麟、先锋黄长秀、长天营肖三总等，尽令安插回居本围。共回三十二围，计都总、先锋四十七名。查此贼系雄、韶二协官兵追剿，计穷来归，如仍安插本处，恐其鹰眼未化，复萌不轨。惠协为善后之计，即移知雄、韶两协，议将投出各头目四十七名，随营带赴惠州，听候宪夺，其招回三十二围，即移彭同知督令知县陈邦简编入保甲，造册另报。雄协初二日督兵追至新南约与瑶田出入捷径、贼众会合之地，分布官兵，先于高山要隘加慎扼守。随有贼营逃出被擄难妇，据擄塘兵丁获回至营，口供蔡氏，系翁源人氏，称大兵四处剿洗，贼众惊慌，幸得走脱，今贼见在深山岭窝藏躲。即于初三日黎明，发中军都司李汝英、守备孙思祖、千总王玉等带兵前去搜剿。至晚据都司李汝英回称，追至山内，果有贼二百余名，见官兵追至，炮石涌掷，向前对敌，幸各官兵不避炮石，分头破击，贼势溃败，阵斩一百有余，生擒三十一名，余孽败窜，夺回妇女、旂械等物，解报到营。随同公审就，据贼首新都潘日明供出藏匿各围逆贼姓名，除差勒令围内献送外，当查获来各贼，内有贼首潘石寿、曾新科、曾永、曾午科、彭亚二、潘崇秀、林石生、丘亚木、刘凤翰、钟岳辉、张日生十二名，留营候解，余俱斩示讫。并查获回被擄男妇蔡春祥、何氏等二十五名口，查系翁、英二县人氏，即发该县，谕各亲属认领，取有领状附案，……初四日即

差中军守备孙思祖、千总王玉，带兵十名，兼同长宁县典史陶元瑛，前去藏贼围内，谕令围长将贼都潘日明供出单开贼首速献军前，免其攻剿。该围即将贼都谢启灵，大总何亚四，先锋谢清秀，贼首何大目、张己秀、陈有灵，张闰秀、谢丙秀、童甲英九名，献出来营，随发各兵押解，听候究夺。其余胁从之众，姑从宽处，概不追求，出示招归，各围照常安生业，共计二十一围，令听该县编立保甲，造册缴报。韶协初二日督兵追至瑶田，当有生员李辅天、赖有成来营谒见。随询各贼奔逃何处，据称，瑶田之贼见在各围，沙田奔来之贼半藏将军寨，半藏大山等语。当即留营用作向导。随据翁、英两县被难生员范俊观、胡志宁、蔡国仕、杨行孔、乡民罗星拱、蔡金声等迭状控称，伏恳迅剿瑶田五营逆贼，杜绝邻邑劫掠之惨。韶协随查瑶田五甲，虽设立五大营头，其中恐有势逼胁从，不无可悯，若概遽攻其寨，未免玉石俱焚，且各围有名贼首混杀莫辨。一到屯扎，不就加兵，当同惠、韶二府同知彭绳祖、李灿然商酌，先遣右营都司刘成海、守备郑宠叙、南韶道标中军都司谢良相等，带马兵数人，持示一道，前至将军寨，谕以利害祸福。该寨迟疑不决，抗拒甚坚。随于初四日，督中军都司冷时乘、刘成海、守备郑宠叙、育得功、同南韶道标中军谢良相、千总左应科、把总陈瑞等，带领兵丁，四面环绕，安排大炮，拖矢驾弓，示以必攻之势，彼寨中方将洪左营都陈辉，前兴营都丘长脚、飞龙营都赖那巴、大将叶世清、二将黄应斗、前副总杨尚坤、后勇将徐士殿七名献出，姑免攻击。当即缚押来营，随同惠、韶二府同知公审无异，内陈辉、丘长脚系奉宪令坐名搜擒渠魁，幸得就我戎索。复将翁、英被难士民状内单开贼首姓名细讯，陈辉等供报的确，当差官押令陈辉、赖那巴二人前去照名追献。初五日有飞龙营三将李乙肚、四将老虎头、五将江士林、百哨徐辰科、二舍李亚二、三舍胡癸满、贼总黄应科、黄应宗、陈土保、陈兰十名，随赖那巴等来营投见。续各围见兵

马四路围急，势逼情极，初六等日将飞龙营长干曾石灰嘴、神总赖生龙、标龙营前副总丘亚贱、都总华长腰、赖天崇、赖诀三、陈青猴、陈大一、陈君日、陈君捷、陈招先、陈大恩、陈国史、陈君叙、江汉宁、张壬科、罗化奇、罗化谷十八名，不得已亦献出投顺。初八日有飞龙营五总赖思惠、先生曾奇相、洪左营大总赖思秉、三将赖斗辉、飞龙营贼首陈坤秀、罗龙、李时滋、杨守、赖已秀、潘文调、赖尚俸、赖尚兆、赖思奉一十三名，见前贼首已出，俱从宽处，亦随出就抚。当今有家口者带赴营中，宥其前罪。就据李时滋等合口供称，出投见来生员潘胤昌，原系大总，见做贼先生，当众公审，俯首无辞。李时滋等又供，昌兄潘楼系标隆营都。当即差官前至彼围，勒令献出，潘楼随即出来投。概发各兵押解，听候究夺。初九日发兵搜山，又阵获飞胜营都杨九伟、左天营旗手范水养等二十三名，俱已带伤，同二府同知公审，据称尚有逆贼又逃回沙田围内，复致书惠协，根究下落，验实明白，概令斩讫。随将前后被掳男妇给示，令象岗司巡检刘启祖资回，通传各难民来营识认，准给宁家完聚。随有翁、英两县生员蔡国仕、邓奇等来营认领男妇蔡龙贵、罗启伦、陈氏已养、严氏、罗氏母子等四十二名口，取有该县领状存案。初十等日，即会二府同知，督令长宁县知县陈邦简、英德县知县杨本春、翁源县知县李上林清查保甲。又示瑶田各围内有逃遁入山者，速归本围，听该县查编入册，概免前罪。陆续共招回四十三围，俟该县造册另报。至十五日，赖标千总署守备刘应虎、把总从邦选、王三印、横岗营守备赵元玺各带兵前来会合三协。复据贼营逃出难民胡大钜稟称，系英德白沙市潭圳人，因本年三月十八日被贼掳捉，今见大兵合剿，有贼百余，携带妇女小子奔逃蒲昌，大钜因得脱等情。三协酌定进兵路径，先令防翁源千总李生辉同赖标把总从邦选、王三印等，带步兵由礮下进抵蒲昌，惠协发长宁守备王进杰等，带兵由筠竹园进；雄、韶二协发守备孙思祖、把总陈

瑞同赣标署守备刘应虎、横岗营守赵完玺等，带兵由黄沙镇进。俱定十八日抵蒲昌，会合搜剿。二十日辰时，据守备刘应虎等报称，十八日奉令带兵马于巳时到蒲昌，随后长宁守备王进杰、翁源千总李生辉等各由筠竹园、磔下前来会合，一同扎营。据赣兵路上拿获一人来营口供，贼首匿住田心、田坑二围及飞龙寨，散贼跑散四山等语。应虎等公同议酌，发兵一旅，沿山搜剿，又着把总王三印同炸坪司巡检朱全忠前至各围，令该围长拘出贼首，免其诛戮。各围见兵马云屯，即将都总郭王才、副总郭万、任过、付子、包朝养、大总谢伟襄、神总谢翰真、迎客总谢启宣、黑哨谢长满、红哨谢戊元、又大总陈振华、二总陈相元、总先生陈廷甫、黑哨陈映明共一十二名，前后献出来见，业免攻剿，概留在营羁解，其余安居本围，仍令巡检朱全忠编点保甲，造册缴报。当查赣营追贼倒毙马三匹。又有贼都王魁一先逃在山，幸不漏网，被翁源千总李生辉堵截山坑要隘兵丁拿获，系窝案内有名巨寇，一并押解至营。三协随同公审的确，发回各营羁候，听究发落。目今秋茶二峒、瑶沙二田、甜菜、猴塘联络一带，贼藪共一百一十三围，计丁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三丁口，俱革面洗心，弃戈向化，悉为就抚良民。……各路将士，枕戈月余，冒风沐雨，戮力以诛其逆，堵御以速其投，均不可混。三协会议，于五月二十二日，各督兵马，班师回汛，合就呈报。等因。到职。据此，六月十八日据横岗营守备赵完玺塘报：于本月初八日，据广东上庄铺洋溪围练总童保赤申时飞报，逆贼三百余人，驻扎鸭麻畲地方，离汛九十里，卑职同抚镇两标守千把总刘应虎、从邦选、邹楚德、王三印带领马步兵丁，星夜追寇，进山剿杀。初九日黎明直抵贼巢，遇贼对敌，卯时战至巳时，我兵奋勇杀死逆贼四十五人，活擒逆贼二十一人，查审伪首蓝陈二，都前副将潘长子，先锋三蓝丁长仔、陈二子、四将刘赤子、塘报王丙子、都蓝桂王勇，总四舍谢长子、副将何前、伪首钟大将、神总刘君、二都余

必險等十二人，其余逆賊九人，泮溪圍斬讞。得紅藍白大旗、鳥槍等械。冲奪難民男婦，当场发与练总童保赤领回原籍。未认领回妇人五口，俱系翁源县難妇，卑职移会龙南县行查家属讞。为此备由连活擒伪首、得获大旗军械等项，理合塘报。等因。到职。六月十九日，据广东分巡南韶道金事周日灿详，为会剿大捷事，内准惠韶雄三协黄应杰、张玮、毕科报同前因到道。该本道看得，賊寇之屯聚于窟穴者，剿洗非易，今长宁之賊环处层山之中，皆有围寨，良盜同居，出于邻封则为流劫杀之寇，入于围寨即为输粮之百姓，得以肆恣纵横，劫擄焚杀，翁、英近山之民其受害男妇，益指不胜屈也。本道前数次请兵会剿之详，指其賊首姓名，举其坐落地方，访其出入路径，颇悉大略，致蒙藩院赫怒，先檄迭颁。又蒙轸念賊党甚繁，若一概剿荡，恐干天地之和。今奉宪檄行委府佐县令，将各围寨严行保甲之法，分别良盜，务期賊无漏刃，民获安生。本道亲送雄、韶二协赴剿之际，遂密开盜窟賊首姓名，再三面商，必期奉行得法，以付院台除賊保民之念。兹三协自四月初八等日远近次第出兵，至二十四日会师长宁，分布扼險，协力共擒，各賊非逃遁穷谷，即并寨坚拒，三协果以智勇兼施，遍示各围，许其献渠保良，将沙田之洋石寨并围拒敵者，协力攻破，斩俘无遗，门户既失，各賊胆寒，潜遁山谷。又分兵各路，极力搜擒，至各围迟疑不决者，复晓以利害，示以必攻之势，甫陆续献渠送党，或自知法不能容者，相率自投军前。计拮据月余，反复筹划，殫尽心力，当阵斩级不计，而俘获及自来投献者，会同二府知审实臬示及令自新之外，雄协现存营解审者二十一名，韶协存营解审者五十三名，惠协存营解审者四十七名，其最有名之賊首陈辉、丘长脚、潘思甲、廖守成、老虎眼、廖三才、廖守祥、朱安都、潘日明等，乃久为渠魁，屡缉未获者，皆在戎索解审之内矣。其秋、茶二峒，瑶、沙二田，猴塘等处，通共抚过賊围一百一十三围，计男妇名口一万

二千六百余丁，从前或有不轨者，皆令悔过自新，编入保甲，听该县造缴外，其救回难妇小子，即通传难民识认领回，另有领状存案。……

14. 察 哈 尔

蔚州附近饥民和逃兵聚众举事 及清军筹办镇压情形

顺治六年正月十一日 冯圣兆 塘报

钦差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冯圣兆，为塘报事。

本月初九日酉时，据蔚州城守备钟梦泽塘报：据番役王泽禀称，有大伙强贼约千余人，各执器械，在于离城六十里地名吉家庄，肆行焚劫。役惊惶无措，跳越堡墙，连夜奔回，理合禀报。……据此，为照南山土贼窃发，闻报在本月初一日，职一面飞探实情，一面移会总镇发兵扑剿。初二日始得实信，职复面会总镇，亲提兵马，星驰堵剿，俱经塘报外，今据钟梦泽之报，贼已向西南，迫近蔚州矣。职复发抚标兵马三百名，并右卫路兵马七百名，令参将颜重耀统领，间道抄出，迎头堵剿。正具报间，本月初十日亥时，又准总兵官胡章塘报：本月初十日，有保安州书办谷进君禀称，小的妻弟王二哥子，从贼营逃出，说信极真。本镇同知州王汝楫，随唤谷进君当面细问，据进君说称，王二哥子说，贼大营在高山寨，共十九营，大营六座，大营头目王海、周桂芳、王廷章、郑守备、免挠子、王秀才，小贼营十三营，小营头目吴名臣、王千等，小营每营百五十名，大营不知其数，约共五六千余。闻知兵到，见在预备炮火、旗帜上阵等情。

据此看来，饥民逃兵，哨聚为乱，不止一处。本镇一面督兵分发堵剿外，俟有捷音，另行再报。……

15. 甘 肃

抗清回民自广武坡至巩昌府城 沿途与清军作战情形

顺治五年闰四月初十日 黄尔性 揭帖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冲杀叛回（回），大获全胜事。

本年闰四月初九日，据督标中军马宁塘报：卑职于本月初二日晚，从宁远县起程，约有二更时分，行至广武坡遇贼对敌。卑职即督同听用副参游千等官补艾、刘友元、狄应魁、王显声、王良海、王起龙、石登虎等，统率官兵，鏖战数合，我兵奋不顾身，直杀天衢镇，连突重围，至天明追杀至巩昌府城下。叛贼约有万余，蜂拥扑来。卑职并马步战射伤贼众，有临巩镇王总兵，三路出兵。卑职亦从中截杀，寅时至巳，砍死贼约有三千余，贼遂大溃，奔逃正西去讫。卑职即钦跟追，马力疲困，暂且将息。□□得获马、骡并伤亡官兵马匹，查明另报……该职看得，叛回（回）匪茹妄奋螳臂，纠合党类，一呼百应，窃犯两河，真慙不畏死者。督臣孟乔芳闻报疾趋，遂调发各标官兵，合力援剿。赖诸将奋勇鏖战，分路拒敌，杀贼三千，大挫狂锋。足以寒贼胆面张挞伐，先声夺气，剿灭可期。……

清官员陈镇压回民起义善后之策

顺治五年五月初十日 郝璧 揭帖

兵科左给事中郝璧揭，为緬（回）民剿抚亟筹善后之宜事。

窃照河西緬（回）民，蠢动煽惑，诸奸弄兵潢池。督臣孟乔芳闻报西驰，协以按镇诸臣，帅熊罴之旅，电扫鞭挥，不半月间，勘定大乱。如临巩岷兰河湟等处，制小丑之命，犹搏狐鼠，皆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所致。故督臣神速之兵，策无遗算。但虔刘之下，不难尽绝其类。诸臣体皇上好生之仁，或于诛不胜其诛者，必有一番安置。职愚谓此种从来叵测，与百姓同城居住，习俗不一，终为疑二。职思积威伏魄之下，措置正易，乞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间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令渠掌教一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衅无由启，久自教宁，实民与緬（回）两便之道也。职愚不识兵机，以职里在西，习知緬（回）俗，妄陈末议。伏乞皇上下部檄督臣集诸道臣从长计议，为久安之道也。……

米喇印等所踞兰州被清军攻占

顺治五年五月十八日 王世功 题本

（上缺）月二十二日捷音也。得胜之兵，沿途搜剿，土官杨国龙等，协力助战，自以长驱直捣贼巢，射死伪副将丁嘉升等，夺获

马蹶旂枪，克复旧洮州，此闰四月二十三日捷音也。逆贼大众数万，盘踞兰州，督臣孟乔芳同户部满洲侍郎臣颜色，于闰四月二十一日自巩昌起行，共统满汉大兵，与镇臣王胤久分道并进，赶杀沙泥逆贼。剿洗金县叛回，于闰四月二十四日会集兰州城下，部臣颜色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张勇等各将，立刻登城，贼遂披靡乱窜，当阵杀死并溺黄流者不可胜计。米、丁二贼率败残人马，焚桥西遁，兰城恢复。今河东尚有余孽距守河州，有提督满兵臣傅夸蟾、临巩镇臣王胤久，提兵去彼，谅亦不难攻克。臣今旋至皋兰，安抚残黎，督修浮桥，以便大兵西渡进剿，务期生擒渠魁，尽扫余孽，以付皇上、皇叔父摄政王西顾之虑也。有功员役，并失守各官，俟查明叙劾。先将恢复情形，谨据实奏闻。……

米喇印牺牲丁国栋在甘凉坚持斗争

顺治五年六月 王世功 揭帖

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王世功）为铨补抚道重臣，以资弹压事。

窃惟抚臣保障一方，道臣旬宣整饬，任极重也。河西一带，自緡（回）逆作乱，抚道被害，数月以来，蹂躏已极。幸仗天威，兵到贼歼。惟元凶米喇印、丁国栋率残孽西遁，职杀贼心切，昼夜拮据，督修浮桥，计日工竣，发兵追剿。间据游击张三耀、蒋国泰驰马于五月二十七日执米喇印首级来献，职同督臣户部臣颜色验明寄库。尚有丁逆等窜踞甘凉，如釜底游鱼，见今官兵跟除，料授首在指顾间耳。但抚臣张文衡、甘凉道臣林维造、张鹏翼俱经遇害，庄浪道范芝失印失城，潜藏山穴；西宁道冯如京

虽城守无恙，而亦以堵贼失印。尚有肃州道及监屯等官未知下落，容职确查入告。……

巩昌府回民马文远举义 攻城失败潜藏被捕

顺治五年七月十三日 王世功 题本

巡按陕西甘肃试监察御史臣王世功谨题，为缉拿叛回元恶事。

六月二十四日，据巩昌府报称：据通安驿驿官陈凤鸣禀称，已抚回子黎明密禀，叛回首恶马文远在于马家河堡潜藏。本府即差任锐等前去，持票设计密拿。一票给通安驿官，一票给马家河掌教马跃龙，谕令协力密拿。去后，随据陈凤鸣禀称：蒙差任锐等十人，于十九日平明到驿，卑职即时亲到马家河，将本府公文资与投顺回民安官马化才。去后，于二十日辰时，有化才来驿说称，遵奉本府信票，将马文远羁留在彼，牢固看守。卑职带领各夫同原差任锐、周贵前去协拿。本月二十二日据陈凤鸣禀称：本日清晨，同来役赵贵亲到马家河，会同马化才设计赚（赚）哄，拿获马文远，即夜到驿，候天明起解。至二十三日巳时，飞报到府。……该臣看得，马文远系巩昌回民首恶也，当时倡众攻城，杀抢乡民，败后潜藏山堡，意图窃发。既经拿获，审认清真。法在必诛。除枷责发府监候外，相应请旨正法者也。……

河州起义回民受招安掌教王道弘被处死

顺治五年八月 王世功 揭帖

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王世功），为招安叛回恢复河州事。

七月二十四日准临巩镇臣王胤久塘报：窃照河州叛回，摆城负固，屡招屡叛，官兵四面张罗火炮攻打，已属釜物。本月初四日，蒙总督孟（乔芳）再遣副将补艾、冶秉忠到营，谒见提督傅□商榷，于初五日南总兵副将马宁，并本镇与各营副将等官，差人去城下，唤出叛回头目十数人，伸宣朝廷神武不杀，再三抚慰，方始俯首受招。遂招出河西叛回一百二十名，冶副将带领兰州去讫。拿获倡首掌教王道弘，河西叛贼委来安官孙继德，正法晓谕，一时人心快服，地方恬然。蒙提督傅□同各官议委随征参将南一龙，带领兵丁一百名，并州官王用宾，进城料理一应地方营务事宜。仍行速招该营额兵，整架防备，以为善后之计。本镇再发告示，遍行抚慰，内外百姓，各归农业等情。到职。该职看得，回逆自我兵兰州冲杀大败，一股窜奔甘凉，一股逃合河州回逆王道弘等，负固阅月，仰仗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威灵，兹元恶授首，群孽悔悟，倒戈就抚，残疆得以恢复。知州王用宾先于河州失守之际被贼羁縻在城，后大兵一至，坠城投见，蒙提督傅□收营，仍令进城收拾残黎料理矣。失守之罪，自无所逃也。……

甘州回民起义被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张勇 塘报

署甘肃总兵事副将张勇塘报，为克城杀贼恢复地方事。

窃照卑职于顺治五年八月初四日，领兵抵甘，分布掏壕，攻围緡（回）逆，相机剿杀，节次擒斩功级，业经塘报讫。先是，逆緡（回）狡黠狼顾，拒城抗敌，阳设阴施，出城乞降。蒙总督军门孟提督大人傅议委征川应援总兵南一魁，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城招抚。逆緡（回）游移辗转，苟延时日，结聚城楼，马匹、火器，坚据不交。官兵城外环围。嗣于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巳时，了见城头炮发，城内火起。蒙军门、提督传令，四面拢起云梯。分拨整红旗满洲兵丁，扒上西城。卑职亲领官兵孙加印……等七百员名，照依次第，从西南城角，鳞集鱼贯，奋力登陴，夺城杀贼。我兵乘胜，贾锐向前，杀至东城楼，相持五日，昼夜连战数十次。当阵活擒緡（回）贼百十余名，立刻梟斩。杀获首级一千二百余颗。……尔时城内緡（回）贼诛戮多半。有緡（回）头张元吉，畏死投降，率领汉緡（回）五十名，将缠头丰头目等百名，绑缚出献。蒙军门、提督抚院宣谕招安。其余残孽，卑职设法诱出北关，仍发兵围困。卑职遵于本月初二日下城任事，安托百姓，料理兵马，复图征剿肃州緡（回）逆，俟事竣另报。……

清政府追查被米喇印攻占 兰州的失职官员

顺治六年六月初二日 石维崑 题本

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臣石维崑谨题，为拿获从贼饷司官员，谨请明旨发落事。

……顺治六年四月初九日，据署该道事临洮府知府程之璣呈：问得一名吕绍斌，年四十八岁，系河南归德府宁陵县人，由进士顺治四年奉命推授户部主事，总理甘固粮储，驻扎兰州，本年五月十六日到任。状招：顺治五年四月内，河西逆回米喇印，倡率各处回贼，并四方亡命之徒，造谋叛乱。先从甘凉等处起手，攻克城堡，杀官戮民，大肆抢掠。不期兰州逆回闻风效尤，亦于本月十九日叛乱，攻开城门，众贼拥入，先将仓库钱粮并各衙门搜劫一空。彼时绍斌被贼拿住，鞫禁重围，不能脱身。至闰四月初旬，米喇印先令伪官张副将为前部至兰，随将先任临巩道李絮飞凌逼缢死，勒令绍斌代署道事。缘绍斌思系命臣，身沐国恩，弗敢背逆。张副将复以利害语言威逼迫胁，绍斌就不合依从，应受伪道。米喇印统领贼众相继随到。至本月二十四日，蒙军门孟副都御史统部大兵剿灭逆叛，比米喇印等大败，过河奔逃去讫。兰城恢复后，蒙将绍斌拿获，并随任家口一十六名口，押发兰州监候。……

清官员讯供起义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等 攻占大靖城等情形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吴达海等 题本

刑部等衙门尚书等官、贝子臣吴达海等谨题，为紧急回情事。

云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陕西甘肃巡按御史石维崑题前事，内开：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该陕西巡抚黄尔性题前事。等因。顺治五年闰四月初九日奉圣旨：兵部知道。胡有赏著革了职，该抚按提问。汪世昌下落，确察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密咨到院，札行前按臣王世功依奉案行分守西宁道勘问，并查汪世昌下落。去后，今据该道右参议沈加显呈，问得一名胡有赏，年四十六岁，系满洲人，由厢黄旗下将材，顺治二年七月初二日推升兰州游击，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任。顺治四年六月内推升大靖营参将，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任事。状招：有赏自任后，操练兵马，严肃边政。至顺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比有甘凉逆回米喇印、丁国栋等，纠合部落，结聚党众，谋叛大乱，杀伤道将，知有赏素昔骁勇，恐不顺服，丁国栋预传打刺河原日住牧回逆千余，沿途撒拨，俟凉城起手后，即去大靖擒剿有赏。时有赏原差传报操丁报称，打刺河回兵马成保等抢马。有赏随即严守城池提备间，二十七日寅时各回果至大靖城下。有赏随以温言抚谕，叛逆不听，遂各呐喊攻城数次。有赏即统本营兵丁出城，扑砍一阵，杀死回兵二名，重伤数多，见回势众，即归城内，昼夜坚守。随即发文请兵，被回将文抢去。二十八日，回逆四面围合夹攻数次，射入城内告示一道，谕令军民人等，速将有

赏绑拿献出，并不伤害军民。以此军民怀疑未定，有赏见得孤城难守，自合坚城死守，请兵救援为是，就不合将家眷安抚城内，自领亲丁三十余名，扑砍出城，杀离重围，被贼侵入城内，杀掠大半。有赏夤夜奔至兰州，投见甘肃巡按王御史备言前情。随蒙给与马匹盘费，命往省城去。有赏星夜飞驰前赴军门孟副都御史处，请兵剿除，于四月十三日抵省，报知叛回情形，二十一日领兵离省，前来到武功县，据报，临巩地方回逆亦变，蒙军门分付胡有赏同副将马宁等，带领拨丁五百骑，即赴巩昌。得令前进，夜遇贼兵，砍杀数百余骑，于闰四月初三日早到城下，又杀多时，午后方才进城。随蒙军门分付，同副将张勇领兵千余，十三日起程前赴临洮，不意城内集聚回逆三千有余，胡有赏攻围城池，砍杀大半，余孽俱奔过河。随即跟杀，得获清朝印信五颗，内临洮府印信一颗，狄道县印一颗，临洮经历司印一颗，渭源县印一颗，渭源学印一颗。随行各该衙门取有收获印信回文在卷。二十三日，随军门大人赴兰堵桥对敌，杀回千余，又获兰州印信一颗，业已具报外，五月二十八日，有赏同副将刘友元起身前至凉州，分守城东挑壕数百余丈，围攻月余，对敌数阵，方才得城。七月二十八日，又随传大人赴甘州围攻城池，两相对敌，得获首级一十六颗。又赴肃州挑壕，屡有功绩。又先存后故大靖百总周县随有赏亦斩级数颗，在甘州攻城中伤身亡，俱已塘报讫，等情，在卷。又有丁国栋等贼驰骤，有赏不获，至红水堡攻开城门，将游击汪世昌捆绑，马匹盔甲等物尽行夺去。比有先在后阵亡魏门子，欲将汪世昌杀伤，有先在后奉靖远道正法车济民，并挨查未获宋秀峰，分解未杀。后汪世昌跟随大兵到凉州攻城，在南门外与贼对敌，中枪身故讫，等情。……

16. 青 海

西宁回民起事被清军镇压

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周文烨 题本

钦差巡抚甘肃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周文烨谨题，为恭报剿除西宁逆回事。

臣看得西宁后子河回民，突以妖人煽惑，聚结作祟。西宁副将狄应魁率领官兵攻剿，擒缚妖人张见龙等，随即克堡灭贼，事已平定，皆仰仗我皇上声灵之所致也。所获盔甲器械发营备用，妇女、头畜分赏有功。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17. 贺弘器武大定王光泰 谭文等的抗清斗争

孙守法部下李鹞子等在陕西 抗清及清军缺饷情形

顺治三年二月初七日 雷兴 启本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雷兴谨启，为大兵云集、粮饷不敷、仰恳圣明，速赐议处，以资拯伐事。

窃惟从来师行粮从，故必士马腾饱，而后可以战胜攻取；又

必民力充裕，而后能输粟橐驼。慨自闻贼发难于秦，念载有余，如延、平、庆、凤、汉五府，兴安一州，久经蹂躏，在在丘墟，其临、巩二府，亦遭残破，惟西安州县虽时扰攘，尚自勉支。迨闻寇盘踞年余，百端横索，敲骨吸髓，民始不堪命矣。今大兵入关，日需粮料草束，为数颇多，悉取办于西、凤属邑，肩挑背负，皆倡义急公，身不辞劳，口不言苦，及贺贼反叛，凤属八邑焚掠殆尽，而孙守法之党羽李瑞子等并窃发于同、澄、蒲、朝、乾、武、蓝、鄂之间，于是民间盖藏无遗矣。似此全秦凋残情景，真不忍见，并不可言。查明季旧例，延、宁、甘、固、临、汉六镇兵饷，皆赖京民二运。每岁京运额设八十余万，且不敢问，即二年应征民运，先已奉恩诏分别豁免，见今应征分数尚多拖欠，臣欲急催，比则皮骨已尽之遗黎，不堪竭髓，欲议抚绥，则枕戈待战之戍卒又难枵腹，臣于此心竭计穷矣。不得已而横征三年本色，五分接济兵食，然旧贮已空，新苗未布，见在市价升米四分，升豆三分，较征折色四倍其值，悉民膏已尽，而兵终不能果腹也。矧今大兵陆续会集，搜剿本地余孽，尚需时日，至于收川，粮粮费尤不费，若止以在秦物力，欲普供诸费，而不急另议协助，是以杯水救车火，其何克济，直待临渴掘井，臣不知所终矣。……

郭君镇贺弘器等进踞宁州城

顺治四年正月初十日 雷兴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雷兴，为逆贼勾猷州城事。

顺治四年正月初四日，据三水县知县王儒塘报：去岁十二月三十日，据本县探役王登全侦探死贼，准真宁县回称的知，宁州

防守李大敖内应，将宁州官二十八日擒送贼首，庆阳亦有线索来，叫取庆阳等情。正月初一日，又据乡兵练总曹自让报称，郭君镇、李拱垣、黄奇虎、齐、贺、文、潘、赶山虎、刘文炳在宁州地方巴就坡、九龙川合营后，庆阳道曹将官人马遇阵，今塘马撤政平等处，共倡四十八营，苗头往西南等情。本日巳时，又据练总万人英等报称，探得死贼已克宁州，庆阳府腾出，百姓俱逃。今闻知府道厅俱逃至丁家堡，死贼见今围堡，塘马撤至枣社，相接政平等情。据此。为照各贼合营，声势甚大，邻封州县，震恐靡宁。除本县一面严守城池外，合飞塘报，统乞宪裁，速发大兵扑灭，以保孤城。以安地方。同日，又据该县塘报，为飞报贼寇情形事，窃照郭君镇等贼前攻县治，于路掳去练总赵凤猷，今于本月初一日逃回，报称，死贼二十八日克宁州，防守将官李大敖开门献城，将州官缚送贼营，夹拷追银五百两，摘印给与图书一方，令其守地备粮。贼进州内，不杀人，不令兵入人家，逼招各堡，谕以假义，人人欢从。庆阳已有书至，约献府城。贼三十日去约，初一日四鼓克城，贼精兵不过二三千，真宁、宁州从之甚众，各堡未随者，人人俱候，以备粮草。死贼必于正月初四日南下等情。据此，为照郭君镇等贼，占拒州府，假行仁义，百姓欢从。其势燎原。乞速立发大兵一旅，前来堵截救援，俟调各处兵丁征剿。趁贼初合易破，缓视鼓聚势震，省北一带，非夫我有等情。同日又据分巡关内道冯士标塘报：自贼寇出邠水，奔入庆阳地方去后，本道差役程文炳同邠州差役跟探。去后，据邠州报称，据此路探役烟艇报称，死贼郭君镇、黄奇虎、齐、贺二家贼，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将宁州克开，见在城内居住。……该职看得，逆贼郭君镇纠合党与，到处劫掠，复被叛将贺弘器自军中逃回，勾连合股，招聚各处降丁，声势相依。职闻报，即会发满汉官兵扑剿，计图遏此狂锋。不意宁州防守游击李大敖，阴谋不轨，从中响应，开门献城，缚官顺贼。且四路拒守冲要，庆阳道

府塘报，为之不通。……

刘文炳被俘郭君镇牺牲贺弘器撤至庆阳

顺治四年四月 赵喻 揭帖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为擒斩二渠，尽诛党类，恭报捷音事。

本年四月初六日，据监纪督饷同知卢建忠塘报：窃照死贼刘文炳、郭君镇等，啸聚群党，攻克州县，荼毒生民，逆恶滔天。奉各部院发整满汉大兵，指授进剿方略，于三月十五日傅提督统领各旗满兵，暨抚标游击胡来观守备潘廷缙，提督标下游击蒋崇武、佟透、吴士英等，统兵进剿，专委卑职监纪督饷，赞划军机，户部差官游击廖士俊支放粮草，于十八日直抵耀州。忽报死贼刘文炳、郭君镇聚众三千，由石门关出暗渡土桥，二十日我兵驰至七里川，二十一日，傅提督统领满汉官兵袭踪追赶至三水县地方白村。君镇、文炳等贼，列营布阵，率众迎敌。傅提督及梅勒马应元身先士卒，分兵对战，胡来观在左，蒋崇武在右，佟透、吴士英居中，分头直冲贼营鏖战，从辰至未，我兵虽有带伤，而雄心益猛，就阵杀死贼众千余，死贼溃败奔逃。我兵又追至蔡原河，缘天晚收营。……于二十二日，文炳率贼千余遁逃真宁县地方，各营官兵奋力追剿，于二十三日追至延安府宜君县地方雕岭关外范家寺。鸟道崎岖，烟断粮绝，傅提督同马梅勒严整号令，鼓励军心，务期灭此朝食。我兵愈加奋勇，大杀死贼一阵，杀死六十名，夺获马骡五十余匹头。贼众胆落，分为三股攀山赴岭，鼠窜飞逃。傅提督督令官兵远追三百余里，于二十六日在宜君县地方蓝庄沟，胡来观及满汉等官，生擒文炳并其妻口，余党尽剪。于二十七日，卑职湫头镇督运粮草间，生擒死贼王聚

供称，贼首郭君镇领贼一百五十余名，从侯家堡飞遁正东。卑职即驰报傅提督，发兵分头追至三水县地方唐家山将君镇射死斩首。杀死群党一百余名。卑职查夺获马骡百余，弓矢全获。其文炳拘入木笼，同君镇首级俱解赴省城乞。理合塘报。等因。到职。该职看得，郭君镇、刘文炳诸寇，蔓延地方久矣。向缘我兵远剿汉兴诸逆，君镇等益肆猖獗，致糜明伦饬剿甚严，督抚诸臣，会发官兵分路进剿，提督傅夸贍四战皆捷，文炳擒而君镇诛，厥功非小，至于贺弘器诸贼近报逃入庆阳地方白豹川、官马川与叛将马德勾合为逆，尚遭天诛。彼处有土赖陈德等兵，随贼追剿，或不难于灭此朝食也。……

郭君镇贺弘器攻下宁州后 清政府檄查失事情形

顺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佚名 揭帖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为确查失事情形事。

案照，先据各属塘报，宁州失陷情由，并贺弘器等倡乱情形到职。职一面檄行分守河西道确查失事情形，一面具疏题报乞。至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据职题，为逆贼克陷州城据报驰奏事。等因。奉圣旨：宁州失事情形，并郭君镇等贼，西安满汉官兵，何无剿除，着严察具奏。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移咨各札前来。奉此，复檄严催该道确查失事情形。去后，续据金事沈加显塘报：据庆阳府报，奉本道信牌，蒙本院宪牌，行查宁州失陷确情。等因。到府。奉此，各行本府照磨胡煜，并加衙都司许太行查。去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据守州同知郭泰、吏目宋景阳报称，本州防守李大赦，豺狼

成性，素怀不轨，偶遭贼渠贺弘器，军前私逃，畏罪作乱，聚众北乡，结连群寇郭君镇、刘文炳、黄奇虎数千余贼，欲劫庆宁地方。贺寇与李大敖系姑表弟兄，朝夕往来，于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伊弟李大升自贺寇营内回州合说，二十八日定要攻取州城，不期大敖使内丁数人跟禁，州官泰等慌惧，求救无门。至二十八日巳时，群寇数千直抵城下，口称李将爷何不见机速令开门，是你一功，扬言呐喊开门直入。泰等无可逃生，随被绑缚押发各贼铺内，每日锁禁，求死不能。至初七日，众贼回州，强缚挟带同州官吏日一并掳去。初九日行至店头，幸有大兵对阵交锋，泰滚沟脱身，跌伤一足，仅留残喘，幸遇赵生员立救获生。吏目宋景阳投沟逃命，跌伤腰背，幸傅家堡居民扶救得生。泰等蒙领兵大人带入州城，暂养残躯。其董知州被伤殉难，已认其详，今将失城情形备稟定夺。等因。报府。二月初五日，又据照磨胡煜、都司许太册报查过失事情由，内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巳时，马步贼约有数千至宁州城下，防守李大敖开门假敌，随引入城。董知州被贼拿住，夹一夹棍，将印信送出，被贼拿去。其札委教官陆鸣凤并无印信，随民出城。郭州同、宋吏目俱被掳去，至店头被兵杀散，二官逃回。知州掳去殉难被伤，今已压埋。印无下落。库贮粮银，除随收随解外，被贼劫去库内银八十六两。吏目宋景阳口供在案。仓内原积米一百四十余石，豆二百四十余石、草三千余束，俱火烧无存。又烧城门三座，民房八间，官廩一十八间，各房文卷簿籍俱成灰烬。本州彭原驢原无马骡，止有里甲坐派驴一十二头，当贼到之时，驴头尽数出差，并未抢去。札委驢丞王宠，因乱逃去。其民间男妇先已出城，并未抢掳，头畜亦无抢去，监内并无重犯等情。到府，转报到道。该本道复查得，李大敖与贺弘器乃姑表弟兄也，均属降丁，安插宁州地名南义井，大敖蒙委防宁，节次获功，詎意大敖被贺弘器勾引，意在内应，兼以二年春月遭贼陷城，百姓尽潜乡堡，事出不测，致知州董标、

州同郭泰、吏目宋景阳，俱被裹挟，今乘大兵杀败贼党，标已落崖殉难，郭泰、宋景阳逃出，惟印无下落。再查府学教官石君重，因赴宁州领俸，回至中途，被贼掳去，未知存亡。……”

王光泰踞郟阳情形

顺治四年七月 曹叶卜 揭帖

巡按湖广湖北试监察御史曹叶卜谨揭，为塘报事。

据署襄阳府事同知杨祖训、副总游击冯雄塘报：六月二十一日，据清军厅门役李梦熊报称，身于四月二十九日被叛逆王光泰兵丁蔡明掠至郟阳，于本月十六日叫身打草，在郟阳东门，出城潜逃得命。本月二十日回襄，言说王光泰传令，本月十六日要来襄阳，因四川有贼营安新都堂来郟，本月二十二日到任，众贼欲出迎接，故未来襄。郟阳僭称年号永历元年。见今在四乡打粮，自郟至均州一带，百姓俱逃窜入山，郟阳安有万道官、陈府官、蒋刑官带理县事。均州安官李知州已经撤回郟阳。王二僭称镇武伯。又王二与孙提督打仗，孙兵失利，亦未知下落，且掠去孙营兵马，并李总镇逐一点审，凡系襄阳、汴梁、北京、辽东四处人俱杀，其别处人存留等情。据此，塘报到职。该职看得，叛逆王光泰，负隅郟阳，目无天日，妄改永历年号，僭称镇武伯，职挫我官兵，使我元戎孙定辽，茫无下落。且欲困襄，又缘川贼来安新伪巡抚，意诚叵测，相应据实会同督臣罗绣锦、抚臣高士俊，合词上闻。伏乞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敕部速议进剿，毋致滋蔓。……”

马德抗清及被清军追攻在河儿坪阵亡

顺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孟乔芳 题本

钦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罪臣孟乔芳谨题，为恭报捷音事。

照得马德背恩叛逃。微臣仰奉严旨，戴罪剿捕。随经调发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并省城提抚各标官兵，四路并进，协力剿捕间，据报马德结连贺弘器等贼孽数千，从红古城出口西奔抢掠。臣即驰赴固原、督发标下听用副将补艾，并镇标将官张大武、贾应魁等，带领有马健丁，飞驰扑剿，又饬宁镇官兵驰赴截杀。乃马德等袭陷安定县，仍转旧路，被补艾等之兵于七月二十七日剿杀于乱麻川，砍死千余，夺获坐纛大旗，马骡牛驴等项；又被马宁等之兵于八月初一日追剿于预望城地方，杀贼大半，马德仅带四骑而逃。又贼党刘东庵一股，被臣发去副将刘友元等遇之于镇原县地方，杀死千余，其余溃散奔逃。各报到臣。随经节次塘报兵部，并严飭各路官兵齐赴贼巢剿捕。又发标下右营游击张勇等，统领健兵，袭追剿捕。去后，本年八月十二日，据宁夏总兵官刘芳名、河西道金事袁颀塘报，本职等一面撒拨缴探，随同本部院监营官亲督署中协副将马宁、抚标原任参将王嘉惠、镇标原任副将刘登楼、王学宁、侯一位、镇标右营游击田充国、洪广营游击沈世芳等，鼓锐蹙追，直入庆境。初五日驻扎甜水堡，据前探都司范广报称，马德在崔家掌收合余众，苗头往东等情。本职等于初六日黎明督率官兵向前进发，是日天雨如注，兼程疾趋，行一百七十余里，至红德城火焰山地方，哨见贼踪，随遣副将刘登楼等跟追八十余里，至郭家寨地方。逆贼马德犹麾残众，恃险对敌。刘登楼、王显升、姜友成等奋勇先登，扑砍数阵，贼众滚

沟墮崖，并杀死者百十余名，生擒贼头周三等三名，夺获马德贼妻一口，贼妇四口，马骡驴一十五匹头。山沟深险，雨大天黑，无处找踪，马德幸脱。次日分投找探，待有踪迹，誓必擒歼。阵伤官丁一十一名，官自马一十九匹。所获马骡即给阵伤马骡各官骑征外，塘报到臣。本日又据标下右营游击张勇塘报，卑职初七日至下马关便路，有先拿获贼位林说称，马德家眷安在耿家掌儿吴家崖窟。卑职星夜统兵到崖窟下，说马德往北合伙，有看家步贼矢石如雨，我兵奋不顾身，当阵斩获首级二百九十颗，夺获铁绵甲三十五付，弓箭二十五付，长枪六十二杆，三眼枪二十杆。擒获马德嫡妻妾三名，嫡子二名口，擒获马德家人厨子马进保、金五等，审实正法讫。初六日在平远所，将本部院告示赏格，发与梁四七张，晓谕各寨，擒拿马德。初九日将梁四捉获在营等情。据此，本日又据刘芳名，袁疆塘报，今初九日早，幸藉朝廷声灵，本部院指授，各官丁用命，于河儿平地方，将马德当阵擒斩，余党杀死之外，尽皆星散。除有功各官另请叙擢外，理合飞驰塘报。到臣。据此，该臣看得，马德叛逆作祟，袭陷县城，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幸仗皇上威福，皇叔父摄政王声灵，被臣调发官兵剿杀于乱麻川，预望城等处。贼势披靡，遣遁莫支。又经搜剿于吴家崖窟、郭家寨等处，马德之妻妾幼子相继被获，而马德亦即授首于河儿平，可见恢网之不漏也。……

马德等攻破安定县城 以及向清朝乞抚情形

顺治四年八月十六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黄尔

性、为狡贼袭克县城，官兵截剿获捷事。

本年八月初一日，据靖远兵备道聂一心塘报：七月二十三日，据巩昌府塘报，本月二十二日，据署安定县通安驿事陈凤鸣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戌时，据本驿探役报称，东贼约有数千，于本月十九日假装跟随回任西宁道蒋三捷军丁，先入安定城内百余，至四鼓时分起手抢掠，西宁道逃走有命，赵县官已被杀在北城，阖县杀伤不知其数，掠去男妇马骡甚多。二十日细搜一日，二十一起行，苗头向往东路铁木山去讫。卑职督率本镇居民人等，严加防御城守等情。到府。……八月十二日据署临巩镇守事洮岷副总兵侯永宁塘报，本月二十五日，据兰州营游击胡有赏塘报前事，内称：本月二十一日，蒙察院李、吴□□统领兰健回三营官兵前来妥定剿寇。本日亥时至金县，住歇间，据本营领塘千总李镇塘报内称，途遇西宁拉马人马四等二人，言说十九日夜至二更，贼将安定克破，将蒋兵备家眷、马匹、财物，及县民妇女、头畜抢去。二十二日自金县起兵，蒙察院面谕，卑职同道标中军王世德、本营千总李镇、把总王遵报，带领拨兵高士中等，星驰侦探，行至车道岭，撞遇逃难西宁人吐称：十九日夜间克安定之贼，系宁镇叛将马德纠合王老虎等众贼，约有千余，二十一日东奔，抢去妇女无数。复据逃回乡民说称，各贼于本日行至地名大川方才驻歇，离安定一百四五十里。本日未时驰至安定，见赵知县被贼杀死，其尸见存，又将学驿二官俱各重伤，将蒋兵备掳去是实。其母与妻子俱在营中，惟次妻并幼女一口亦得逃出。卑职抵定之后，有靖远营贾中军带领兵丁一百七十余名，于二十一日戌时到县，二十三日蒙察院差本营千总李镇拨兵十名，往东找探贼寇向往情形，复差千总王国柱拨兵十名，随后撤塘，一面找探贼寇。卑职发钱二十串，一面招抚逃散难民，已招百十余人，仍出牌安抚安定临近各堡寨居民，各守农业。又盘查仓内粮石草束，除贼抢费外，将实存粮草查明，交付署县典史沈廷策经

收。有察院二十六日自安定起行，巩昌贼寇情形，俟侦探至日另行塘报等情。到职。据此，理合塘报等情。同日又据本官塘报，本月二十五日午时，准原任抚治西宁兵备道蒋副使塘报，内称：本道于本月初六日，自西宁起身，前往陕西平凉总理马政苑马寺上任，不意于十九日未时路过安定县，面谕赵知县，问贼在何处？速速严加密探防御。回称，今早报贼在山中，阜县先差人哨探的确另报，辞回点城夫守防等语，并不知贼情紧急。……路上传闻该县有贼，为何不预报，以便防御。朝廷寺马本道于十三日到兰州，……十九日到安定县，申时大雨滂沱，酉时即将续调监军五十名，随即点发儿骡马八十六匹，给散署录事官并牧军李权等领捧乞。于亥时寻察县官回报，县官在城守宿，查点城夫。于丑时满城呐喊，大声叫贼上城大乱。本道出公署对敌，贼已进城关街市杀人，至本道公署，拥聚无数，跟随官役不能支持，夜暮不知深浅，将行李马骡驴只三十八匹头，俱系自备，抢掠一空，寸线未留。本道右腿中箭，被刀打伤，昏倒在地，母妻子女打伤，命在旦夕，似此无妄之灾，……皆由县令不能防御之过也。城内住民寥寥，孑遗可伤，县官未知存亡。本道至午时苏醒，查看死而复生，身无全衣，找寻家仆，并无一人。于未时有贼营中数十人，复到住处问说，那是道爷，本道回问。贼头贺弘器、王老虎、李彩、找破天、赶山虎等贼入城，约有二千余骑，至申时复有数贼来问，道爷是谁？回说西宁道蒋爷路过住宿被伤在此。随即问是何人，说是署苑马池、马德不知道爷在那里。本道即回，我是上任之官，行李马骡抢去，又来问他做甚。马德使人说称，我将爷原不是贼，出于万不得已，使我有口难诉，哀涕不已。我在清朝自备鞍马器械，愿报皇恩，一旦疑我不忠，屡受督抚镇谕帖数次，敢不遵从，至今未见的音，天日在上，我们虽是逃避入山，畏法受罪在此，又不得不随贼向往，其中毫有分别，抢掠自有真伪，虽同在香山，一点良心尚在，屠戮原非好事，王

法自难辞免，请道爷相见，马德深诉其罪，说我不曾进城等语。二十日辰时起营，马德向本道哀诉，随即找寻本道家仆，仍备马三四，驴二头送回本道于会宁县地方。二十二日黎明，下马向本道伏叩四头，本道责其大义，我大清皇帝、皇叔父摄政王待我文武甚是优厚，况你又是东人青年，何苦逃避在山做贼，岂得久长，伊亦哀哭乞讨招安等情。看得香山一带地方，原系贼藪，屡克城池，未经剿杀，造叛逆恶俱在此处窝藏，若不设法剪灭，终为大害。本道暂随其意，谕令既要招安，速将安定县官查明在否？县印何在？伊说有印一颗在王贼之手，转时将印使人送来，交给本道，伊即起营东去。本道于二十三日进会宁县，止带母妻幼子仆人老小共一十二口住宿。本道即将安定县印差本道旧役吏王政禄，解给巩昌府收贮。本道约二十五日即赴安定，监查究随带寺马有无抢掠存亡的数，另行申报，今将贼情始末理合塘报。等因。到职。准此。理合塘报。同日又据固原兵备道吴一元塘报，为恭报捷音事，七月二十八日，准督标副参游补艾、王三聘、姚台赖、张大武等塘报，内称：职等蒙军门委发剿捕逆寇，准本道指授差官引路，行至杨家堡，据乡民报称，贼在乱马川抢掠。卑职等即差将官胡光德前去大嘴、武家湾、铁家沟侦探，果据的确。于二十七日寅时，官兵直前奋剿，将贼大杀溃败，追赶三十余里，杀死马步贼一千余名，夺获马骡百十余匹，牛驴三百头只。见夺获贼首坐纛一杆、大旗一杆。阵亡官兵二员名阎守伏、贾发功，带伤兵丁数十名，查明另报外。据此，为照逆贼马德等叛逃作祟，袭克安定县，犹复在乱马川一带抢掠，可谓狂逞无忌矣。迨本道催补艾等密驰冲杀三十余里，杀贼千余，并夺获头畜甚多，又夺贼坐纛大旗二杆，大挫逆锋，指日料可成擒矣等情。各报到职。据此，该职看得，安定之失陷也，其印捕官，初则失于远侦，继则未及觉察，以政贼党乘机潜入，里应外合，纵横抢掠。而西宁道蒋三捷因赴新任，适与其难，其马匹行装被劫一

空。至若逆贼马德，虽缴印求抚，计缓我兵，自不可信以为然。赖总督军门就近发兵剿捕，遇贼于乱马川地方，官兵奋勇，斩级千余，夺获头畜械器，差足以张挾伐，而寒贼胆矣。……

贺弘器马德等余部在北武当山 被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黄尔性，为擒斩死贼事。

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分守河西道沈加显塘报：本月十八日，准督标副总兵刘友元手本，十一日据塘丁王自贵报称，马德余孽在北武当山屯住。本职即率官兵夜行百余里，十二日寅时至铁角城，数百里左右俱是荒山崎路，山头各有零贼。本职分塘各路追杀。于本日巳时驰行百里至北武当山下，遇马步贼四五百余，拒险迎敌。本职率各营官兵奋勇死战，自巳至申，贼势不能支，溃败。当阵杀死贼二百余数，夺获马骡九匹头，大旗四杆。其余贼滚沟落崖，赶入苦水沟、冯家崖瑶。本职随下冯家崖瑶扎营。十三日，本职亲督各营官兵，各路恶攻，本日酉时攻开下层，生擒活贼五名。本职下领旂都司王新统生擒贼头可天飞、参将南一龙擒贼袁伏谷、参将任惠下都司任得安生擒贼冯进举，副将李应龙下文丙升擒贼石其化、参将张国栋下守备刘海擒贼刘麻子。十四日攻破崖瑶，砍伤马德下头目高明吾，杀死环县大头目冯齿牙并党贼二百有余，夺获妇女一十二口，夺获战甲四付，内可天飞身穿马德氈氈甲一付。本职查得，各营中伤官兵游击田养学等三十二员名，射死马三匹。本职审问活贼口称，马、贺

二逆余党尚在郭家堡任寨屯住。十五日，本职分参将任惠、曹希冬，游击曹大川、田养学围任旗寨，分副将李应龙、韩锦，参将张国栋、南一龙围郭家堡。本职巡谕二堡，令其受降改散。二堡俱系马、贺壮贼，负固不下。本职率各营官兵齐力苦攻，十五日辰时破任旗寨，十六日巳时破郭家堡。二堡共杀贼七百有余，夺获牛驴四十九头只。本职查得，各营中伤官兵边文金等二十一员名，前后查明各营中伤破阵官兵，本职遵给银牌讫。本职四路仍撤塘，侦探贺弘器向往情形追剿外，合移贵道查报。等因。准此。又准防庆参将曹希冬、南一龙，游击曹大川塘报相同到道。准此。查得，十二日准副将刘友元，参将曹希冬、南一龙，游击曹大川报称，据曹营塘丁王世阳等，初九日同原任游击齐景耀、兵丁齐如虎至老寨口，拿获马德营内逃出妇女二口、马骡二匹、驴一头。十四日，又准刘副将及曹南、曹三将塘报，十一日复擒活贼二名，贼妇三口，马骡五匹头。审问活贼，系马德余孽等情。塘报间，今准前因，为照大兵云集，各路夹攻，渠魁已经授首，余孽剿杀殆尽，虽各将勇敢争先血战之功，实宪台筹划指示调度之略也。至贺弘器家属被获，羽属剪除，想釜鱼槛兽，就擒只在指日间矣。……

贺弘器家属等被捕情形

顺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为擒获逆贼家属，并斩多级事。

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分守河西道沈加显塘报：本月二十一日，准监军道周士奇、总统副将张勇移报，照得贼渠贺弘器屡招

屢叛，狡猾異常，即家眷住居窟穴，亦時常挪移，恐人踪跡。本道自剿殺核桃川大賊之後，即訪弘器居止，知藏匿在慶東走馬城地方，遂就近移營阜城堡，於十四日先發副將齊勛往探虛實，隨於十五日又發副將王三聘統領馬步官兵一千餘名，銜枚疾趨，晝夜馳至走馬城孫家崖窟下，二將督兵，喊聲大作，箭炮交加。崖上賊眾，矢石如雨，我兵奮勇直沖，攻破崖窟，生擒賀弘器兄賀良賓嫡妻杜氏，愛妾袁氏，賀二妻何氏、妾賈氏，賀三妻劉氏，侄子二名，家人二娃子、二虎子等十一名，家丁婦人六口，當陣斬獲賊級四百二十二顆，奪獲馬驢四匹頭，收兵。於二十日解回大營，審良賓并杜氏、袁氏供稱：賀弘器自兩次殺散後，并未回家，尚在西山等情。其一切男婦，見羈留在營，候解定奪。為照此一捷也，虽渠魁暫羈天誅，然亦生擒賀逆之妻妾，并胞兄弟如侄子家丁等輩，而又斬其賊級四百有奇，亦可以除禍而孤賊之勢也。蠢茲弘器授首料不遠矣等情。移報到道。看得逆賊賀弘器同馬德行劫破縣，罪犯不赦，今馬逆授首，弘器當陣逃遁，渺無踪跡。幸監軍道周參政籌劃決勝，確中機宜，副將張勇、齊鄴、王三聘等攻剿勇敢，不避凶鋒，致叛賊國家被擒，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非耶。除道府措辦糧草多方接濟外，目下大兵入山，四面廩搜，料弘器與行劫各賊，釜中之魚就庖人之烹鮮，真易如拾芥耳。……

王老虎部在鎮原縣與清軍作戰情形

順治四年九月初八日 黃爾性 繕報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黃爾性，為追殺逆賊，大獲全勝事。

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据分守河西道沈加显塘报：本月十八日，准监军道周士奇、总统副将张勇手本，照得本道等自督兵擒剿马德，计招梁四，抚安吴家堡、木钵堡、马岭等堡，共一十五堡后，暂移营曲子地方，候各路兵马备访贺弘器踪迹。本月十六日正发塘询探问，据南路提塘官赵守义报称，有贼马步千余屯扎南山一带，贼塘数骑往来山头。本道随与张副将计议，挑选精壮马兵五百，令巴参将统领驰剿，自曲子地方直追至核桃川镇原县界内。我兵奋勇直砍，贼众披靡大败，杀级七百余颗，生擒活贼肖枝、大虎、二虎等十二名。审供系王老虎之贼，闻大兵合剿，聚众迎敌，申明正法讫。……

王光泰焚房县城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 曹叶卜 揭帖

巡按湖广、湖北试监察御史，曹叶卜谨揭，为塘报事。

顺治四年十月十三日，据署湖广分巡下荆南都司操捕道臣昌从文报前事，内称：据本道中军刘宗贤报称，有吏部左侍郎哈统领大兵，已于九月二十五日午时到河南邓州地名后坡扎营。治臣赵兆麟随将驻襄各营官兵，由南路发往郧阳会剿，本道飞檄催督州县多备粮料，挽运接济，立扫叛逆。等因。据此，又据该道报称：治臣于九月二十八日辰时，统领兵马，由北路赴郧剿荡王逆。随奉治臣面谕，据郧阳逃出难民口称：王逆于九月二十五日起营，尽行逃遁西山房县去讫，将城内房屋烧焚等情。又据巡上荆南道臣蔺民孚塘报相同。各报到职。该职看得，叛逆王光泰等，以管窥天，妄肆不轨。今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神威一震，群逆丧胆，闻风鼠窜。虽其潜迹西山，大兵甫临，不遗噍类，郧境

廓清，当在旦夕。……

王光泰从鄢阳攻浙川

顺治四年十月 赵兆麟 揭帖

钦差提督军务、兼抚治鄢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赵（兆麟）为鄢贼侵犯浙川，官兵奋勇杀败，谨据报奏闻，伏乞圣鉴事。

十月初六日，职在鄢阳，准河南抚臣吴会稿内称：鄢贼王二领马贼千余，九月十八日，犯攻浙川。河南镇臣张应祥、高第各标将官苏荐尤，现领兵杀败回鄢，有功缘由到职。准此。案照九月十六七两日，准二镇臣塘报，逆贼马步数千侵犯浙川，请兵会剿等情。职随就近檄行防守光化陕西副将王平，荆州将官吕养蛟，靳州将官韩友，德安守备徐良前去会同犄角接剿。职又亲领官兵驰赴光化声援堵御。于二十一日，准张高二镇塘报，杀败逆贼回鄢。……

武大定王光泰等在川楚边界活动情形

顺治四年十月 刘明侯 揭帖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为恭报叛寇情形事。

本年十月初四日据山阳县塘报：九月二十八日，据都司梁珠报称，珠路遇白河县差人文槐口称，鄢贼七千，前往襄阳，行至光化，被我大兵将鄢贼杀死四五千余，回鄢止有二千。据此，尤

恐风闻不的，仍差役侦探间，随于二十九日，据蛮川关千总王大田等报称，田同商雒道标兵探至颍河铺，据郟西逃下乡民张云山口称，郟贼闻我大兵四至，于本月二十五日，将老营发出过江，奔竹溪、房县，郟城房屋尽行烧毁，杀害百姓许多。精兵贼二十六日起身，今尚在上津、郟西收掳务农零贼等情。据此，理合塘报。初六日，又据署汉羌镇守事总督中军陈德塘报：九月二十八日，据渔渡坝守备赵宽塘报，本月二十六日，据大巴关防御都司王时明塘报，内云：贼营扎于空山坝，精兵四路抢粮，裴家坪、九园子、石马山一带抢掠，探得营内言语向西上阳平关回家奔三合寨，未知的确等情。除仍行加意侦察外，理合塘报。十九日，又据镇守兴安总兵官任珍塘报：九月二十九日，据紫阳县防守游击张宗正报称，据拨丁周才等探称，死贼武大定掠抢，见在四川通江县，界连西乡、太平、紫阳三境。今发流贼头目苗希望、孙子敬攻围四川龙溪寨等情。十月初二日，又据仙滩坐拨都司高应川报称：九月二十八日，有郟贼哨船五只，到仙滩内，有五色旗号，郟贼自己声名头目鲍维胄率领，沿江打粮。见有我兵扼堵，不敢上行，今退出冷水河，离仙滩四十五里，后面哨船陆续上来。除再发按探的另报等情。到镇。看得武贼向经本镇杀创窜蜀，今复燃死灰，招号川、湖余孽，在于川、陕、湖界口作祟，而郟贼鸱张，哨船忽有忽退，狡诈叵测。兴元内患石梁穆贼从而交江，除本镇会同关南道亟修城垣，相机遣发将丁，分防扼堵外，为此理合塘报。又拟商洛道塘报：据山阳县报，据蛮川关千总王大田报称，有前逃乡民张云山，于初二日从黄莲凹探回，吐称，郟贼王二、王三俱已过江往竹山，房县中有零贼三四百，从江南复回江北，在马鞍川扎营等情。转报到道，理合塘报。又据该道塘报：九月初八日，据本道原差蛮川关坐塘标兵郭彦忠等报称，据本关夫役探回说，王贼已往四川去，郟阳一府七县官员，随我大兵俱到郟府。其前撤回江北零贼三四百名，见住郟西

地名马鞞川，央人往郾府告讨招安等情。到道。据此，理合塘报。等因。各报到职。该职看得，武大定诸孽败残之余，鸢伏川、湖、汉、兴之间，眈眈思逞。今报苗头向西，而王贼亦与之俱西，两股死孽，傍绕秦境。汉镇兴镇各有重兵，彼自扼堵。万一与川寇赵荣贵勾连结伙，恐三秦有震邻之虞矣。虽此曹终归于尽，然非满汉大兵，极力夹剿，恐东追西窜，授首迟日，地方遭其荼毒也。……

武大定在川陕交界处与清军作战后入川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为塘报杀获贼孽事。

本年十一月初三日据署汉羌镇守事陈德报称：案照先据发去参游张德俊等差亲丁祁虎等口禀，官兵前至崖堰口杀贼获胜情形到职，随经塘报各部院，并仍飭行官兵追剿，以尽根株。去后，十月二十一日，据署后背参将张德俊报称，本月十六日，蒙本镇会发卑职，带领马步兵丁，前赴南山侦剿贼寇。蒙此，于十七日并续发内标游击张国威等官兵，前至崖堰口地方，同本地委防守备傅守禄，盘获从贼营内逃出土民谢文魁说称，原是武家贼众，老营在四川交界大沙坝住扎，欲往四川与贼合营，因那边米粮甚贵，留贼张副将看守老营，武大定亲领精兵前来山中抢擄，约有千余，探得有兵来杀，收拾传齐，明日打仗等语。卑职等即与各头目商量，贼既明日伺候打仗，必有准备，我兵不如乘夜扑杀，可得其胜。议定，卑职即引领官兵从山小路绕过贼后，于本日晚三更时候扑入贼营。奈贼已知觉，呐喊混战，我兵势在急迫，卑

职等令同各兵奋勇向前，当将贼寇冲杀败乱，我兵乘势追剿，到明至于小坝胡家湾，贼已远遁四川地方，又兼犬山深林，难以进兵，随收兵回营。……令将活贼宋自明等共七名，押解公所，会同汉中道、府、厅及在汉满洲各大人，公同审验，俱是武大定营内蓄发精贼，随即斩首正法讫。该卑职会看得，逆贼武大定窜伏秦蜀交界，乘肃王大兵行后，闻挟秦四子奔投川贼合股，乃领党众入境犯抢。……

米国珍突围与武大定等 在陕川交界处抗清情形

顺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为续报开平逆寨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镇守兴安总兵任珍塘报：案照伪元帅米贼，被我官兵围困，调贼援救，随被本镇破杀，已经塘报讫。米国珍等贼被困八日，水已将尽，不期天忽雪雨三昼夜，贼接有水，可度多日，山寨险峻，难以攻取。至本月初八日晚，本镇密传官兵，乘夜黑暗扒上寨，奋力砍杀。贼乱，跌滚沟崖，跟砍多半。米贼及余孽滚沟免脱，奔川界老山。本镇已预伏兵要口，想三二日可以尽擒，再为塘报。寨内得获贼粮稻谷豆约三百余石，除将二百石分赏各营官兵，存一百石余，随行溪县查收，以抵各寨输运之粮讫。至伪总兵李世英等贼，被杀败遁，潜入老山。官兵雪雨难以追杀，前报阵获贼头目等家小数口，今各营共查夺获头目零贼妇女二百二十七口，贼因家口妻孥在营，意欲投安，自恐罪犯不赦，犹豫未定。欲奔川逃命，又牵心妻小，方在

持疑问，本镇业差官持谕，宣布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招安，去后未回。……初七日，据拨兵李友才等同竹溪县乡导张天禄报称：王逆另有余孽一股，自房县由漫营南山西走。初九日申时，又据兴安城守游击常永胜等报称，石梁穆贼见镇兵远出，乘虚窃犯，兴城未竣，乞加深虑等情。十一日辰时，又据紫阳游击张宗正报称：武大定在川界，今被洞汝河叛逆孙四、孙五等勾犯，势甚猖獗。乞发兵扑剿。……各逆寇交江、兴城旧为刘二虎等贼盘据，坍塌修未及竣，信守根本为重。随于本月十二日，旋兵回州，量留拨兵驻扎，漫营收抚余孽。……

王光泰与米国轸等在湖北陕西活动 及米国轸被捕李世英被杀等情形

顺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为汇报擒杀伪逆二帅，歼尽根株一股，大获全获事。

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准镇守兴安总兵任珍塘报前事，案照郧逆王二、王三等被我满兵赶杀，一股由房县走川，一股奔西面来。本镇即迎头大杀，将伪帅米国轸围困漫营山寨。十一月初二日有郧叛伪总兵李世英等众援救，随被本镇破杀，跟踫老营杀死贼孽无数，擒获男妇马骡牛驴数目，一日两捷，已于本月初六日塘报军门孟转报讫。至初八日，扒开米国轸山寨，破杀大捷，又于十五日塘报军门孟、郧阳抚院赵转报外，今于十六日，据本镇差去伏兵白守业等，于十一日擒绑米国轸，杀死余贼，搜获伪札付四张，绑解到镇。再照有紫阳仁河、权河等处叛逆见镇兵远出，复勾合武大定下贼头苗希旺等窃犯。随准分守关南道朱参议

手本，据紫阳等处报警，本镇以兴城向为刘二虎坍塌，修未及竣，本镇即撤兵回兴，以顾根本。伪总兵李世英等心牵妻小不舍，复会集余孽千余，并率石梁之贼来兴南山布扎，假意投安实要素讨阵获妻小奔川。本镇见彼四路各贼俱犯境界，恐中狡计，二十二日会同分守关南道计划剿抚利害，此辈降而复叛，终难驯驭。我兴镇官兵，俱蒙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简擢，暨军门孟提拔，绸缪竭力，尽可捍卫汛守。若招留此辈，恐兴城亦为郟城之续。本镇即遣中军参将盛嘉宝，游击白守荣、常永胜、仰九明、任敏，守备贺元等，令熟知地利生员朱国昌乡导，从后山抄出，本镇率领兴安路参将肖继爵，游击王万成、苟志新、刘英，旗鼓守备徐永盛，听用守备韩文运、杨崇功等，道标听用守备毛存善、高迁、苗奇，从前杀进，两下将贼围中，一股尽杀讫。复得获马骡十二匹头，大小旗十一杆，弓箭什物尽获。本镇下亲丁查出，得获金首饰共重十七两，元宝杂碎银一百四十五两。至前阵亡重伤官丁，前已具报讫。今次阵带重伤兵丁王好贤等四名，轻伤兵丁杨名海等五名。本镇带领官丁杀死伪总兵李世英及伪副参李锦山、苏名榜等十名，并将阵获米国珍及前后阵擒贼一百六十七名，山路余孽未靖，解恐疏虞，随即梟斩讫。……

贺弘器武大定等举事抗清时之情形

顺治五年正月十五日 孟乔芳 题本

钦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罪臣孟乔芳谨题，为贪泉通贼事。

案照顺治三年三月内，据凤翔府凤翔县人王冲告前事，内称：分守关西道中军王勇智贪泉异常，于年前十二月十九日贺贼

变乱，天胆欺法，与贼进送大马骡头粮草等物，又送门子一名狗儿听用等情。又据汉羌镇标前营守备陈克让呈称：卑职跟随总兵驻防风翔，年前十二月十五日贺贼牌到，蒙派发东南城守。十七日晚，武大定放火劫掠，石将官内叛出城。十八日天明，有常兵备中军孙守乾、王勇智率兵五十余人，将卑职马骡抢去出城等情。又据汉羌镇标后营游击杜梦祺呈称：贺贼之叛，十七日夜武大定、石国玺相继背叛，天明，关西道丁五十余人，将职赶至住所，乱行砍打，抢去玉顶、栗色马一匹、弓箭什物等情。各到臣，俱经臣批行布、按二司，督粮道刘弘遇等会审。去后，审据段贡供称：贺贼一到，要去中军王勇智马四匹，骡一头，开门放出。又要中军门子狗儿吊下城去是实。又审于犯丁巨魁名下追获原抢黑驢马一匹，刘继朋名下追获原抢马二匹、驴一头，已给陈克让等认领讫。查孙守乾系关西道常道立下中军，其道标家丁悉系旧中军王勇智统领，故勇智、巨魁、刘继朋各抢劫马骡驴头，守乾岂不能瓜分一二等情。问明，呈详到臣。该臣屡经批驳，复审前情无异。第缘王勇智抢掠尤总兵中军万时选马骡十五匹头，岐山驿马二匹，认赔陈克让骡一头，应候追补完日定罪正法。今监追日久，止据凤翔县追解马二匹，万时选弟今任中军万承选委官赵广才收领讫，其余不能完补等情。呈详到臣。该臣看得王勇智乃原任凤翔道常道立之中军也，与贼献马献人，投贼之情已露；道丁巨魁、刘继朋，乘叛劫骡劫马，从叛之状弥彰，屡审情真，斩不枉。王勇智名下原劫马匹既称无力赔补，监追何益，应与巨魁、刘继朋速行正法者也。至于孙守乾系新选之官，兵丁既不由其管辖，即性命亦在人之掌握，岂能与共抢夺乎，应从免议。……

批红：王勇智既通贼情真，妻子皆应入官，何不依律成招，还通著孟乔芳等确拟具奏。刑部知道。

李国英任四川巡抚

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李国英 奏稿

巡抚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国英奏，为感戴天恩，恭陈谢悃事。

窃照臣以一介庸流，蒙皇上高厚之恩，于三年正月内颁赐鞍马，简随肃王收川。大兵一至，献逆授首，小丑远遁，民出汤火，地入版图。十二月内，蒙肃王特委臣镇守成都等处总兵官，臣星驰莅任，见成都一带，千里无烟，蒿莱满目，寇党纵横，米贵过珠。臣仰仗洪庥，宣布威德，剿抚兼施，靖地绥民，寝食俱废，地方稍有改观，士马苦毙将尽，栉风沐雨，一年臣病，几于不起。至四年十一月内，臣正在遂射一带堵剿余(于)大海、李鹞子、大和尚等贼间，赵荣贵围攻保宁，求救甚急。臣将遂贼剿败，复援保宁。至五年正月内，接奉肃王令谕，念臣积有微劳，改授巡抚。臣惊惶莫措，伏思臣本樗栎庸材，弩骀末乘，总戎尚尔负愆，抚务岂能胜任，但臣以身许国，议(义)不敢辞。蓬莩香望阙叩头谢恩外，臣惟有矢竭心力，协和文武，剿贼恢疆，以仰答高厚于万一而已。所有全蜀贼情，已缮公疏奏闻，不敢重述，伏恳皇上怜念微臣受事于蜀疆残危之后，兵寡贼众之时，早赐兵饷救应，臣虽捐糜，亦顶戴圣恩不朽矣。

四川各抗清部队坚持斗争 与清军缺兵乏粮情形

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李国英 题稿

奏为全蜀四面皆贼，孤军无粮难御，谨拟实上闻，伏恳立敕救济残疆转危为安事。

窃照蜀地自近岁以来，遭猷逆惨戮，摇黄蹂躏，王应熊等跳梁于东南，杨展等盘踞于西北，孑遗涂炭，已不成地方矣。蒙朝廷命肃王提师收川，猷贼授首，王应熊败遁，摇黄已剿数处，其余潜逃深山，熊、猷党羽俱望风远遁滇、黔土罗（罗）地方，全川已入版图。安设臣等文武等官各任地方，每镇虽给有千余兵马，多系川人，止因地荒民稀，粮饷无从措办，官兵枵腹难堪，又兼疾疫盛行，不服水土，饿病死者十去七八，此皆肃王并满洲官兵所共知者。然臣等竭蹶奋力御贼，出奇剿抚，勉强支持，绥安地方，各镇臣等屡启向肃王请兵，蒙王谕至秦即发。不意王驾旋秦，各孽闻风四起，勾引土司南蛮，蜂拥入蜀。蜀中假窃名号者处处皆然，且人心奸险，已经投诚者闻贼势盛，皆阳顺阴逆，内勾外连，仍旧从贼，以致贼党日众，我兵日孤。所有去岁全川贼情，俱经启报肃王，自能一一面奏，臣等不敢再赘外，目今川东一带，有伪朱经略、李乾德、王祥、余（于）大海、李鹞子、摇黄、袁韬等贼三十余处；川南有伪总督樊一蘅、伪总兵曹勋、马应试、向大任、杨展、侯天锡、张奇才、马化龙、白正刚、黄龙等贼十余处；赵荣贵等贼扰乱于川西；武大定、甘良臣、王命臣等贼杀劫于川北。但臣等每镇不过数百饥病之兵，岂能当四面数十股之寇，只得舍死堵剿，与地存亡而已。贼党日渐拥集，正在竭力支撑间，十一

月内，闻赵荣贵等攻围保宁甚急，在城各官求救甚切。因思保宁乃全蜀根本，储有秦粮，万一有失，则恢复之本计去矣。因同各镇司道星驰救援，逆贼闻风败遁，保宁幸保无虞。镇司道臣卢光祖等公议，臣暂署抚印，联络人心，提调兵马，以待秦兵，协力剿贼，恢复全川。今岁正月中接奉肃王令谕，谕署四川巡抚李国英知道：前据报署巡抚王遵坦病故，地方事宜，军机庶务缺人料理，想尔自委署以来，与前抚王遵坦剿抚兼施，有裨地方，故已谕尔接管巡抚事务矣。近日屡见川中塘报，言大兵凯旋之后，寇孽复起，骚扰地方，今委总兵官惠应诏，带领秦中精锐甲士一万，头起前赴四川应援。又念川地荒残，粮饷不敷，略阳已设参将，阳平设游击，责其防守护运通商接济全川，军民两便。俟成都府总兵官惠应诏至日，尔与各镇道宜协衷共济，从善调度，务期扫除余孽，速靖地方，庶不负委任。特谕。等因。到臣。敬此。伏思肃王恢复全川，费尽心力，今复发兵运饷接济，则为封疆虑者至周且急矣。乃总兵惠应诏蒙恩委授，即宜星夜前来救焚拯溺，自去岁十一月受任至今三月有余，臣等自以为总兵惠应诏计日可至保宁，差官连催数次，回称尚驻略阳。至三月初一日，据防守广元参将王禹并差官孔洙报称，惠总镇所领之兵不过千余，已至广元，欲先剿武贼，然后到保。臣等窃思肃王令谕原云一万，至广不过一千，今满川皆贼，岂能四应恢剿，从来未见本官一移文，其兵之多寡分布情形无可凭据。臣等见在堪用之兵未滿千余，在保秦粮已尽，贼党围攻日近，伪总兵谭洪于二月初侵保宁，被臣等奋勇剿败而去。臣等在保虽数有剿御微捷，但不能大举尽剿，恢复全川，若是惠应诏万余之兵早至保宁，乘贼尚未联络齐心，臣等会同剿贼，恢复何难。不知何故不前，以致战不能战，待不能待，望眼欲穿，万分危急。即使惠应诏至保，千余之兵，亦不能四面分布。今势不能久待，除保广托与川北总兵臣严自明剿御外，只得合兵前进，相机剿抚，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成敗存亡，不能逆料，今泣血奏聞後，途遙路梗，不能再達天聽。臣等有負國恩，死不足惜，但蜀地實大清已得之封疆，豈可任賊縱橫，莫之救也。哀懇皇上俯念殘疆見在垂危，臣等兵寡餉無，亦在萬難之際，立敕戶、兵二部，速議發兵運餉，救援接濟。臣等藉以剿賊贖罪，是蜀疆之得失，臣等之存亡，殘黎之死生，盡于此疏，恐遲則無及矣。因述全川始末情由，字稍逾格，伏望聖慈鑒宥。臣等無任戰栗，迫切哀吁冀望之至。

武大定在寧羌情形

順治五年三月十五日 賈爾性 塘報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賈爾性，為官兵奮勇剿賊獲捷事。

本年三月初十日，准署漢羌總兵事督標中軍陳德塘報：二月二十九日，據後營游擊張德俊、中營守備李士華報稱，武大定賊孽，陡犯寧羌地方八廟河，該卑職等帶領各營官兵五百餘名，馳赴偵剿。當據寧羌營千總陳光顯口報，死賊見在花園子地方，攻打峽寨搶糧。隨即領兵前至川界化子嶺山凹，將兵屯下，分發鎮標領旗聽用都司王國棟、任守川等道標領旗聽用都司楊輝，各帶兵丁，乘夜扳林覓道而前，斷賊去路。卑職等同督標領兵聽用副將劉友元、領旗聽用都司吳克友并各營路官丁，從山頂分頭而下，于（二）月十八日寅時，一聲號炮，我兵四而齊出，奮力夾剿，賊乃擁眾吶喊相敵，鏖戰多時，將賊沖殺潰亂，我兵乘勢撲砍，當陣殺死七百八十餘賊，活擒三百六十七名。……同日，又據寧羌游擊王明德塘報相同。該本職會同漢羌道報器重看得，逆賊武大定竄伏秦、蜀境界，倚恃山險，假名秦四子，潛稱年號，偽

封职爵，纠合党众。幸游击张德俊等，侦防协剿，擒斩千有百余，大挫贼锋。其解到活贼王礼才等三十二名，职等公同督标领兵听用副将刘友元及府厅将领各官审验，俱系老本贼，当即斩示讫。至所获小子、妇女、头畜、器甲等项，俟查明查给有功及伤亡兵士，以示鼓励外，为此，理合塘报。等因。到职。……

四川起义民众杨三聚众攻入陕西西乡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黄尔性 塘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黄尔性，为剿杀川寇□□捷功事。

本年（三）月二十七日，据分守关南道朱受祐塘报：三月十九日，准兴安任总兵手本，照得川寇杨三等贼侵犯西乡地方，攻克寨堡，屡据该县塘报，并准贵道及分巡关南道汉羌镇手本会兵扑剿。本镇筹念封疆，遵蒙军门孟宪谕，抚院黄手札，事理不分畛域，星夜统领官兵，由紫阳洞汝河搜杀，及调取前剿麻柳坝等处官兵聚集，于三月初八日抄入山路，督发征进，不分雪雨。本月十五日巳时至西乡南山地名十二岭，实遇川寇塘马千余，本镇官兵迎头大杀一阵，贼遂溃败。我兵袭后□□蕙豆坡，将贼杀死无数。复追至老营深沟子，将贼杀死过半。得获马骡、妇女无数。余贼奔川对九坝。除一面赶杀外，合先移会，伏希贵道查照转报，仍宜谕官民一体通知，□□不及细报，统俟搜剿事竣，备查数目，另行移会等情。到道。准此。为照川寇杨三等，聚众万余，陡犯汉中属境，攻克寨洞，伪示伪檄，惑民挟粮，屡蒙宪檄，指授方略，本道念切唇齿，随即密会任总镇，督兵荡剿，不分两夜，贾

勇直前，出奇制胜，迎头截击。塘马授首，老营践踏，贼巢立见倾覆。大股荡灭殆尽，其余孽踪踉跄奔逃，见在跟剿。除斩获功级，得获马骡，俟本镇兵旋查明另报外，缘系大获捷音，理合先行塘报。等因。到职。据此，为照川寇杨三，纠合亡命，侵犯西乡，势甚披猖。该职与满洲各□□□议，遂致书汉兴二镇，会发官兵，协力夹剿，以遏狂逞。据称，在于荒豆坡老营深沟子，将贼剿灭殆尽，遗孽奔逃，谅无能为。而西紫一带，或可小康。……

清川抚请补抚标官兵

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危疆正当多事，臣标弹压缺兵，伏恳敕部照例酌给，以资恢剿事。

窃照各省巡抚额设标下官兵俱有定数，虽值承平之时，而此制不废，盖谓无事则镇慑人心，有事则剿安地方，关系亦綦重矣。今川省何时乎。地方当初定复乱之际，寇党正四而纵横之秋，臣任职巡抚，必得足额标兵，始堪振肃军威，剿抚地方。臣伏查见在抚标官兵，先于三年十二月内，蒙肃王发给前任巡抚臣王遵坦标下前后共发秦兵一千二百九十员名、川兵一百员名，陆续病饿死并逃亡者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员名，见存止一百九十三员名。臣先任成都总兵时，同蒙王发给马兵一百员名，作臣内丁，步兵一千三百五十员名，令参将臣王述宗统领，随臣征剿。陆续脱逃者四百九十五员名，饿死病故者马兵二十八名，步兵七百七十员名，续逃故四十名，见存止一百一十七员名。今臣接署抚务，所领抚镇二标实在官兵不过三百零十员名，臣一应差遣往来、搬塘、侦探等项，尚不足用。近虽招有蜀兵，操练未熟，岂能冲锋

破敌可以剿贼乎。且参将王述宗近又接秦督孟乔芳手扎欲调回秦矣，止有副将臣丁国用随臣日久剿贼功多，实臣臂指之助。今新任成都总兵臣惠应诏又欲移臣交代，将臣所领官兵取归彼营。如此则臣无兵无将，介然一身，自顾不暇，安能征剿。况惠应诏自领秦兵数多新锐，以之镇剿，地方有赖；臣仅寥寥旧练之兵，分甘共苦，尽肯为臣用命。一旦调付惠应诏，不惟臣不能舍此兵，即兵亦不肯舍臣而他适也。矧臣标兵缺额尚多，以之居重取轻尤宜补足额数，为此冒昧吁请，伏恳皇上敕下兵部复议上请，除臣所领副将丁国用并官兵三百十员名仍留臣标外，其不足之数，查照各省巡抚例给发如额，庶弹压不患无兵，而恢剿亦有攸赖矣。……

清军乏饷及陈屯田之策

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奏为兵民以食为天，屯田安川本计，谨详陈恳请牛种，伏乞圣鉴敕部酌议发给，开垦有资，战守兼赖事。

窃照蜀土古称沃壤，民众且富，止缘明季以来，寇党蜂起，全川皆贼，惨戮劫掠，日无宁晷。川西则有张献忠，川东则有王应熊，摇黄等十三家蹂躏于川北，杨展等数十家贼盘踞于川南，此往彼来，搜剿殆尽，以数百万生灵几无孑遗，千里饶田举为茂草。蒙朝廷命肃王统帅大兵收川，一因多病，二由无粮，所以不能久驻遍征，即安设臣等抚镇多官。虽因兵寡尤为无粮，所以不能坚守远剿全川。惟遵义略觉可观，重庆次之，而丑类环聚竟为截藪，至成都则百里无烟，叙、马、夔食草茹木，保、顺微有民物，全系秦商贩运，秦货非本地所出。大约全川民存十分之一，地荒十分之九。目前虽蒙朝廷发秦兵剿蜀寇，运秦饷养秦兵，而

臣等蒙肃王先留在川之官兵，日日呼庚，蜀土之残黎恹恹待毙，则何以救济也。若不早虑根本长策，即使贼党尽歼，将来必作无民之土，荒地何用？地不开垦，官兵何资？是臣日夜焦思，忧心如焚者也。为今之计，可以养兵，可以抚民，并可以进战退守，屯田一着似为急务。历考古人屯田已有成效，臣今日之计或非迂谈。其应行事宜，臣择司道中勤敏饶有心计者，每川一员，带管屯田，责令各州县官清查荒地若干，人丁若干，量给牛种，尽力开垦，惟以垦收之多寡为各官之殿最。有民之处则民屯，有兵之处则兵屯。其势先屯保、顺、潼、川，次取龙、绵，次恢重、合。安官驻兵，招徕开垦，进寸屯寸，进尺屯尺，无事则农，有事则战，庶地耕则民聚，足食则兵强。然后渐复省会、夔、遵、叙、马教府，而屯田亦次第举行，是蜀疆一恢，而通省皆屯，地不患无民，兵不患无饷。臣所谓抚民养兵，进战退守，屯田实恢复全川之本计者此也。不然，剿贼无粮则不能远征，获地无粮则不能久守，惟恃秦饷究竟作何底止。臣酌量此事，必须牛四千头，稻谷种四千石，兵民垦地口粮一万石。目今蜀地荒残已极，牛种万难措处，臣不避斧钺，冒昧恳请，伏望皇上俯察臣愚，从封疆起见，事属费一利万，慨允臣请，敕下户部查照，酌议如数给发前来。臣遵奉举行，俟一二年后地方大定，兵食有余，尽数解京，以克正赋。臣未知可行与否，伏乞圣明裁夺施行。

王命臣派降将李开藻探保宁情况败露 及清军攻下顺庆情形

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官兵奋力进剿，恢复顺庆，飞报捷功事。

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夔、叙、永龙等处总兵官臣卢光祖等塘报前事，内称：本镇等于本月十三日自保守誓师启行，水陆并进，十五日抵南部，十八日齐抵顺庆，离城二十里。据贼营逃出难民报称，逆贼扎营城外一带河上，有贼船百余只，贼众约有二万等情。各镇司道公议，挑选精兵作前锋，令副将丁国用领马步兵，由河东旱路进剿，副将陈东鲁等领官兵，由水路前进；总兵卢光祖统副参游守徐我振等，巡东道张勇统中军王振圉、参将张云等，由水路总兵柏水馥统副参游守肖鸣祚等，总兵左勤统副参游守沈应时等，守北道高成荣统官兵，由河西旱路，官兵三路并进，直抵顺庆。贼众水旱齐来迎战，我兵奋勇，弓矢攒射，炮铳齐发，鏖战多时，贼党大败。河东一路阵擒伪参将李先德，河西一路生擒伪参将朱朝国，水路活擒伪参将曾贵龄。三路共擒活贼百余。杀死贼三千有奇，贼众坠岩、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夺获贼马一十三四匹，盔甲器械极多。救回顺属难民男妇千余，已交顺庆道府官讫。因天暮收兵回营。及查我兵带伤者五十三名，阵亡者七名。次日欲行前进，据难民禀称，摇黄盘踞列面溪；李鹞子、余（于）大海等贼盘踞合州；马超、邢十万在蓬蓬地界；甘良臣在广安、岳池一带，我兵不便深入，暂扎顺庆，四路侦探的确，分布进剿。但今逆贼四聚，贼众兵寡，我兵无粮，实为难处。除生擒伪将李先德等三名，活贼百余已经镇司道府公同申明正法讫，所有核顺剿贼情形，理合塘报。等因。到臣。准此。该臣看得，伪总兵王命臣，盘踞顺庆，有先蒙肃王委防合州副将李开藻被劫降贼，于今岁三月初间自重庆前来见臣，禀称得便逃回。臣见其动静言貌殊觉可疑，派官暗防外，随有守北道臣高成荣密报，李开藻自重庆受贼朱经略指使，议定前来探听我兵虚实情形，至顺庆见王命臣，商约至保探的，密报命臣前来，开藻欲里应外合，攻取保守等情。臣随会同各镇司道再三研审，开藻不能隐讳，供称是实，原约王命臣来取保宁，事成朱经略升藻保宁总兵

等情。臣等审明，看系叛逆重情，公同将开藻正法讫。臣随会议各镇司道领兵前取顺庆，剿除王命臣，毋令蔓延。去后，今准捷报前来，我兵以寡胜众，擒斩多功，实各镇臣身督将士用命之效。但苦贼众兵寡，又兼无粮，深为可虑耳。……

摇黄邢十万等扎营旷卢二坝欲取保宁 入秦及清军派兵夹击情形

顺治五年庚四月二十八日 李国英 题疏

为塘报大获奇捷事。

本年四月十九日，据分守川北道臣高成荣塘报称：摇黄曾（争）天亡（王）、邢十万、马超等贼，今扎安福坝龙居院等处，连营三十余里，放夜哨招拉乡民幼壮上营，老弱妇女杀死，苗头俱往遂宁行等情。又据摇黄营逃出难民来随自遂宁逃回，报称：摇黄会合伪恂院李乾德，暗通赵逆、武贼，攻取顺庆、保宁。因川中乏粮，欲走陕西汉南等情。又准各镇臣塘报相同。臣思保宁重地龙、绵见有赵贼盘踞，广、巴则有武贼出没不常，臣焦心劳思，不遑寝食，若不躬亲致讨，如死贼实果聚合赵、武二逆，根株愈致蔓延。臣一面移会永宁镇臣柏永馥、龙安镇臣左勤，于盐射会合；臣一面备移夔、马二镇，提防水道之贼，一由蓬遂应机进剿。又虑臣既出师，保城空单，会同成都镇臣惠应诏，分官兵一半随臣出师，将保宁城守交付镇臣惠应诏协同川北镇臣严自明镇防，捍备剑、广二路情形。臣于四月二十四日提师前至盐射，会合镇臣柏永馥、左勤于闰四月初二日前进遂宁，发拔侦探摇黄苗头，离射洪五十里西州坝，活擒死贼塘兵五十余人。臣审供称，老营盘聚旷卢二坝，今见川中田地荒芜，民少粮无，众贼誓愿帅众冲走陕

西，今发我等私约伪定陇侯共取保宁回秦等情，供称在案。将各贼申明梟斩讫。于初四日前至走马瑶地方，复见死贼数千，挨扎遂宁河岸，找搭竹筏，势欲渡江。哨望我兵将至，分头接战。我兵勇敢登先，当阵活捉千余，跳水杀死者无数。随据获贼供称，袁韬、邢十万、马超等贼共有数十余万，老营实扎旷卢二坝，离七十余里，所供之情与前相同。臣思贼重我寡，必须出奇扑灭。随即会同各镇道将领等官，于初五日指授分布：左路总兵柏永馥，带领副将霍光先、赵万邦等，统领马步兵丁前进；右路总兵左勤，带领副将丁国用、曹纯忠等，统领马步兵丁前进；臣同川东道臣袁一相、下东道臣王国兴、安绵道臣梁一训、叙泸道臣赵显宗、中军游击李维常等，提督后援，黎明起营前进。袁韬、邢十万、马超等贼亲领马步精贼数万余众，遍山蜂拥而来，离营四十余里，迎头接阵，锐矢相加，鏖战多时，贼兵络绎不绝。永宁镇臣柏永馥、龙安镇臣左勤，身先鼓励将士，此时若不死战，何能退敌。镇臣左勤当阵射死领哨贼一名，诸将士奋不顾身，奋勇百倍，马步齐攻，死贼大败。阵斩冲锋伪副、参、游、守、头领、壮贼首级五千六百四十七颗，重伤滚岩死者无数，生擒伪总兵胡敬即贼名胡瓜子，并副参游头领精贼一千三百八十四名。……乘此破竹之势，直捣旷卢二坝，冲杀死贼老营。救回各处难民男妇小子万余，仍追杀三十余里，又因天雨泥淋，兵士乏食，只得收兵歇息。……阵擒伪总兵胡敬，供系袁韬千儿，并各伪副将、头领、壮贼申明业已梟示。又据夔马二镇标下副将徐我振等报称，先奉本院方略分兵夹剿，职等带领马步兵丁，由蓬遂应援剿堵，将过江摇黄死贼数千扑杀斩级者无数，活擒百余，跳水溺死者无计，水陆俱保无虞等情。到院。臣安官遂宁，出示晓谕，蓬遂一带残黎乐业。该臣看得，摇黄盘踞蜀土十有余年，前蒙肃王收川之时仰体皇恩浩荡，差官招抚。两渠魁等久恋绿林，负固不服。随后贝子子客岁六月内发兵，前至涪州剿杀。死贼袁韬败走娶

川、绥阳地方，伙纳逃散余党，哨聚武隆、彭水一带，附合伪饷院李乾德，复犯重庆，盘踞铜壁、安遂等处，布结营伍，拉掳东北残黎，蹂躏惨戮子遗殆尽。又欲勾连赵、武二逆，潜扰汉南。臣等筹划分布，激励将士，镇臣身先，将士用命。臣等以单弱枵腹之兵，杀败死贼蜂拥之众，皆仰仗皇上洪福威灵所致也。贼已败遁潜藏李氏三槽，惟是兵乏粮糗，枵腹难以跟捕尽剿根株，深为负歉耳。……

朱经略发总兵樊梁栋等攻顺庆并 赵荣贵攻射洪及清军防剿情形

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八日 李国英 题稿

为贼势猖炽，分布扑剿，擒斩捷功事。

臣自筹划恢复顺庆，安官招抚，拊辑地方，臣已具疏上闻矣。缘逆贼朱经略、袁韬、李鹞子、余（于）大海等贼，盘踞重、合、铜、壁一带，仍觊觎顺地。于三月二十七日准夔州镇臣卢光祖等塘报，逆贼朱经略，分发苟、梁、谭、樊、何、王等贼，复犯顺庆，祈望本院方略，以便进剿。等因。到臣。随即飞移各镇剿杀。去后，又于三月三十日据委防守射洪副将王基臣塘报：伪定陇侯赵荣贵猖犯射洪，围城倒悬，伏望救援等情。臣即会同成都镇臣惠应诏，分发参将孙光辉、臣标副将曹纯忠同安绵道臣梁一训等，督兵赴彼应剿。去后，于四月初五日准夔州镇臣卢光祖、永宁镇臣柏永馥、叙马镇臣马化豹、龙安镇臣左勤等塘报：擒斩大捷事。本月初四日，据拨马侯进才等报称：苟、梁、谭、樊、何、王等贼接连搦黄贼袁韬、邢十万、马超等贼，在于李氏三槽，通花三坝等处杀掳等情，各本镇道会议挑选兵马，于本月初六日发各标下副参游守徐我振、李锦、龚友才、何应举

等，三路进剿。去后，本月十一日据副将徐我振等报称，职等奉令进剿，至地名通花三坝，拿获活贼二名王二、苟三，供称苟、梁、谭、樊、何、王在于胡家寺下营。职等三路齐进，见死贼果扎七大营。我兵奋勇炮矢齐发，鏖战自辰至午，死贼溃败，永宁镇下。生擒伪总兵谭文贤，当阵斩杀三千余级，活擒五百余名，得获牛马数十余匹。随追至地名太平寺，又杀贼千余，活擒二百有余，捉获伪总兵樊思明妻三口，又活擒伪游击寇定轩、伪都司李近泉等，现龙伪守备何启凤俱审明一并枭斩讫。其樊梁栋、樊思明、张奇朴等，弃马滚沟而逃。等因。塘报到镇，除将得获牛马分散各营比赏有功官丁，生擒伪总兵谭文贤并樊思明妻小交守北道高成荣监候，请乞贵院示下发落外，该各本镇道看得，狡逆樊梁栋、樊思明、张奇朴等，勾引摇黄等贼，今虽被我兵追杀大败，见有摇黄大营类聚镇子场、遂宁、夏县、安居、铜梁、大足接壤地界盘踞，蹂躏地方，正当趁此进剿，但兵单粮缺，不得长驱远追。等因。到臣。又于四月二十一日准成都镇臣惠应诏手本，为官兵斩获功级已挫贼锋事。据贵标副将曹纯忠、镇标参将孙光辉等塘报，职等于三月三十日奉抚镇分发救援射洪，于四月初一日前至盐亭，先发塘马都司惠成杰领兵哨探，赵贼闻兵已至，随即退遁。职等同安绵道梁一训，副将曹纯忠、王基城，不分昼夜，于初五日追至法仁寺，遇贼塘马，伪董参将领贼约有千余，职等奋勇格杀，鏖战多时，死贼溃败。当阵杀死贼三百余级，生擒伪董参将解安绵道审明斩首讫。于初六日贼兵鼠窜乾江坝，密布六营，马步万余，列旗冲战。职等鼓励将士，严整行伍，与贼对敌。自辰至酉，奋死百战，都司惠成杰先斩伪副将李纪先，死贼奔溃。我兵赶杀三十余里，斩杀贼一千一百二十一级，生擒贼一百二名，解安绵道斩首讫。因兵行米绝，枵腹难追，仍收兵回盐亭县犒兵秣马讫。……该臣看得，先是肃王在川之时，而苟、梁、谭、樊、何、王六姓贼党，聚众数万，潜踞大

足县深山峻岭之中，负固不服，屡盗营马，势大恶极，罪不容诛，通连伪朱经略，俱加伪总兵衔。近复纵横于安、居、大足、铜梁一带，勾合摇黄、袁韬、邢十万、马超等贼，蹂躏劫杀于李氏三槽、通花三坝等处，势欲侵犯。我兵乃各镇道会议，发兵三路进剿。我兵奋勇，一以当十，鏖战良久，死贼溃败。生擒伪总兵游都守等贼谭文贤等，并杀死贼四千有奇，活捉贼七百余名。而樊梁栋、樊思明、张奇朴等弃马滚沟而逃，仅以身免死，贼赵荣贵悖逆皇恩，蹂躏蜀土，妄逞蚁众，蜂犯射洪。我兵救援，城守无虞。追赶扑杀，擒斩多功。……

四川抗清民众遍起及清军乏饷 求救并请开垦屯田

顺治五年五月初五日 李国英 揭帖

署巡抚四川等处、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李国英谨揭，为兵饷愈望愈杳，残疆日危日难，谨实奏闻，伏望圣明速赐裁夺事。

窃照全川蒙肃王平定凯旋之后，余孽蜂起，无地无贼，惨戮劫掠，殆无虚日。我兵实寡，无粮难支，全川镇道，齐集保宁，幸赖存余秦赖支持，获免饥毙。职屡请兵饷，至今岁正月内，奉王令渝委职署理抚事，升委成都总兵职惠应诏领兵一万入川，并运粮接济，会同剿抚。职自知非材，难应重任，但以身许国，不敢固辞。以为兵饷至保，贼不难剿，全川亦不难恢复矣。詎意三月十三日，总兵职惠应诏始至保宁，察其兵不满一千，犹且陆续噪逃不已，缺数日多，见今招募川人补数矣。职思在川无粮久苦之兵，亦有逃者，见在为数不多，尚能用命剿贼。乃惠应诏之兵，

如此大粮厚饷，不但不能剿贼图报，每思潜逃，则有兵与无兵何异？此皆镇职未善将兵之所致也。况两次运至秦饷，俱系惠应诏兵饷，职等抚镇道久戍在川之官兵，毫无与也。兵云一万，今且数百矣；饷云接济，今止给惠应诏矣。将职望兵望饷之心，不几望梅乎！职等不敢自诱，分发官兵，东征西剿，以寡胜众，数获奇捷，已经屡疏奏闻，不敢再赘。今职等竭力恢复川北，虽东西南三川尚为群贼盘踞，职等急欲勉奋绵力，密图进剿。但苦兵寡，则不能分布大举，饷缺则不能远征久守，顾此失彼，捉襟露肘欲图万全，进止俱难。至于田地尚荒十分之九者，今已全荒。民存十分之一者，今已将尽。不但兵民不能存活，即文武等官，年半无俸，资斧久竭，米珠薪桂，日食甚艰，饿死者纷纷见告矣。及今若不亟发牛种，开垦屯田，速催兵饷，救济官兵，日延一日，官尽民无，大兵将剿净贼党，谁与料理，谁纳课赋？今岁秦饷接济大兵，明岁复何望哉？况职原系匪材，谬叨重任，非不感戴图报，以迨罪戾。但值此艰危之时，心血几竭，整顿万难，不得不迫切危吁也。哀恳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鉴怜苦哀，敕下该部，速发牛种，亟催兵饷，入川救济，以活此待尽之官兵子遗，将职虽戮，另推才望抚职前来料理，封疆幸甚，兵民幸甚。……

武大定阻扰秦蜀及清军发兵 攻潼川绵州等地情形

顺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恢剿潼绵捷功，并防武赵二逆情形事。

臣自杀败摇黄、袁韬等贼，已经捷报上闻。比因兵马疲毙，粮

餉全无，暂于遂宁休息士马。惟时广昭上下屡报，武贼阻扰秦蜀要害，断我咽喉，臣即星驰保宁，分布防剿，不遗余力。闰四月二十九日，据忠勇营委用将官林时泰等暨署射洪知县杨于朝回报，王基城背叛一事，臣另疏奏闻外，臣即于五月初六日，一面亲往射洪安顿，一面移会成都镇臣惠应诏、龙安镇臣左勳，并徵永宁镇标副将霍光先，协同恢复潼绵地方。臣于五月十七日兵由射洪一路进发，二镇臣同副将霍光先由盐亭一路进发，行至高山铺，臣会镇臣，即于二十日发兵，密取潼川。伪官贼党弃城败遁。我兵紧追，直抵绵州，二十一日黎明前，拔至草街子，捉获逆贼杨先志塘兵，供称：死贼知我兵已至潼川，遂于绵州拆屋找筏，意欲渡江附合。伪抚院詹天颜又供，赵逆复出梓、剑一带作祟等情。臣即申明梟斩讫。随会合三镇臣分头追剿，仍遣副将霍光先统领参游都守等官黄国逸、许国节、吴进才、郭应凤等马步兵丁，飞渡过河东，间道截杀。臣同镇臣左勳、惠应诏，道臣王兴国、赵显宗、梁一训、何启图，副将臣丁国用、沈应时、参游都等官，统领马步兵丁由河西间道截杀。二十二日至南门镇地方，见贼沿河奔渡，我兵奋力冲突，两岸追袭，当阵擒获伪参谋石君球、伪游都蜀登龙等七名。又获潼川伪知州郑辰勳、吏目董世琦、绵州伪监纪州判吕济民，伪抚院差来督阵伪参将王元胜等贼，俱经申明梟斩讫。计斩贼级五百七十三颗，溺水杀死无数，捉获贼马三十余匹。十九只系败贼自行砍伤者，得获伪札牌五张，并大旗、鸟枪、弓箭、绵铁盔甲甚多，及查我兵阵亡千总一员洪希才、重伤兵丁刘福等一十七名、轻伤兵丁张宇等二十二名。因贼久踞绵州，地方荒歉，兵丁乏食，臣将砍伤贼马牛只分犒，暂济军饥。乃逆贼赵荣贵知潼绵被我兵恢剿，仍回据巢穴，蹂躏白水一带。臣见潼绵虽经恢复，所苦百姓全无，城郭倾圮，田野尽荒，满目蒿莱，若安官整理，无处措手，必须留兵，无粮实难久扎，百计踌躇，只得暂令安绵道参议臣梁一训驻扎潼绵接

壤地方。相机侦防，抚安人心。臣又因赵逆余孽李廷明、唐应会等扰害剑梓一带，负固不服，随经移会镇臣左勳同臣标副将丁国用，统领马步兵丁，往彼剿除贼党，抚安地方。于六月初二日又据川北镇道等官臣严自明等塘报，武贼阻截朝天往来船只情形，臣同成都镇臣惠应诏复回保宁，筹划发兵，侦防武逆，疏通河道，毋令阻我咽喉。是役也，皆仰赖我皇上洪福威灵，所以各镇道臣同心戮力，将士奋勇用命，臣何敢自以为功哉。谨会同按臣赵珽玺合词上闻，伏候睿鉴施行。

清礼部为被王光泰等在郧襄 杀死之清军将弁请恤

顺治五年六月十五日 礼部 手本

礼部尚书郎丘，为郧襄变出叵测，文武忠烈堪怜，谨察明汇报，仰乞圣鉴，俯赐照例优恤，以慰忠魂，以昭劝典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湖北巡按御史曹叶卜会同督臣罗绣锦题前事，内称：郧、襄死难武职官提督孙定辽与叛逆王昌等对敌，奋战数拾合，贼众我寡，至河湾，高成旦、李显功力救不出，定辽就□□地死亡。李显功随即被杀。署总兵事杨文富被叛逆王光泰杀□，(漆)尚友同日彼杀于禄米仓后。行都司袁捷被逆叛王昌拉至三元官杀死。……

清礼部为被王光泰等在郧襄 杀死之清朝官吏请恤

顺治五年六月十五日 礼部 手本

礼部尚书郎丘，为郧、襄变出叵测，文武忠烈堪怜，谨察明汇报，仰乞圣鉴俯赐照例优恤，以慰忠魂，以昭劝典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湖北巡按御史曹叶卜会同督臣罗绣锦题称，郧、襄变起仓卒，所有死难文官，原任分巡□荆南道甘文奎被贼围署拿出，奎厉声唾骂不屈，（被）贼砍杀。襄阳府知府杨贇同日被贼杀死。小北门内推官李实发被擒，抗拒不屈被杀。襄阳县知县潘朝佑被杀县后池塘。分守下荆南道刘开文、郧阳府知府董有声、同知刘璇、推官孙扬声、郧县知县赵丕承、竹山县知县童士勤、保康知县薛溥、典史雷之缙，各被杀缘由，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又该郧阳抚治赵兆麟题，为循例优叙节官仰折圣鉴事，内开：刘开文等十二员死难，与按臣前疏相同。又称房县署教谕王奠国虽未赴任，中途被杀。等因。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通抄到部。……

清政府抚恤被武大定杀死之官员

顺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礼部 手本

礼部尚书郎丘，为抗贼死难节烈情惨，恳乞圣明俯准，照例优恤，以慰忠魂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抄出兵部尚书阿哈尼堪题复陕西巡抚黄尔性题前事，内称：固原叛将武大定之变，道臣吕鸣夏仗义殒身，以及游击李变龙、周存德、马应熊、魏尚忠，守备赵文光、董师吉，皆挺身却敌，身死贼手，应各加赠。……

甘良臣等联络李鷓子谋取顺庆 及清派兵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赵班玺 揭帖

巡按四川、兼管盐法、试监察御史，为塘报捷音事。

本年六月十二日，准镇守川东夔州府等处总兵卢光祖、镇守川南叙州府等处总兵马化豹塘报，内称：本年五月十六日，据河东难民胡、杜、王赴守北道参议高成荣诉请兵马，随即带赴，本镇等会审，供称：逆贼甘良臣前锋伪总兵李登甲，统领伪副游等贼，同伪巡北道张蜀奇，共扎来夔夔历来未复地方，日夜掳杀百姓，攻劫相邻各寨，惨害生灵，仍暗探我兵消息，递报甘逆，交道李鷓子等谋叛顺庆等情。准守北道高成荣面议发兵。该本镇等会同司道商榷，总镇马化豹发副将肖鸣祚，领游击杨英及都守马步兵丁三百员名……于本月十七日四鼓，渡江齐进。二十一日，据副将肖鸣祚报称，职等十九日寅时到彼，四面攻围伊寨。铙石飞打，难以入寨。副游各将策议，找梯数十乘，连战数合，于此日未时奋勇搭梯，炮火弓箭齐上，射死伪总兵李登甲，坐营伪副将梁士义，前营伪副将陈加业，伪参将王志祥，伪守备陈应龙，杀死贼兵无数。仍活擒伪巡北道张蜀奇，伪旗鼓副将毋相乾，中营伪参将杨德润，左营伪参将黄加敬，右营伪参将裴启成，伪都司郑士英，伪守备罗朝二、张朝旺，书办一名。……该本镇等公同

司道于二十三日会审，供报的实。……逆贼甘良臣潜踞顺河之东，冲突叵测。逆党李登甲等遍处来苏寨，交通李鹞子等窺犯顺庆。幸镇道诸臣同心协谋，奋勇敌忾，扫寇门庭。……

赵荣贵等踞文县抗清及清军攻城情形

顺治五年八月 佚名 揭帖

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为恭报恢复县所两城大捷事。

八月二十三日，准临巩镇臣王胤久塘报：本月十六日卯时，据标下右前二营游击杨相、陈维新塘报，窃照卑职领兵前至文县屡次剿杀，业已塘报外，而赵逆死贼，因其十一日与我兵大战，伤亡贼数极多，兼于十二日我兵城下诱敌一日，卑职等会同吴参将又令张士翼、胡德传谕河南土官，领土人亦用炮矢攻打，多有被伤者，不能应敌，于十二日三更时，据了高兵丁传禀，贼暗先弃县城，又见所城贼接续逃走，禀报到职。卑职即令一面守营，一面随发领兵官崔士华、王三锡、李大化、王应龙、柳大德、胡德、张士翼等，带领官兵，将所城扒上，贼尚未出完，半夜赶杀一阵，活捉贼二十一名，同知县程云升审明斩讫。当阵斩杀多贼，有守备杨斗、张大成、褚进功，斩获伪总兵刘希福首级一颗，伪札五张，伪印一颗，仍飞督官兵沿江一路追杀外，仍令在后官兵，于十三日寅时俱进县、所二城守把矣。……该职看得逆贼赵荣贵背命潜川，恃险暴横，已非一日。取入境之初，即申飭所属道将严防，并禁偷卖入川粮米，知其乏食，必掠阶、文，当具亟切请兵一疏，已蒙圣明敕部议行矣。今者果陷文邑，其狡志不在远图，而在缺粮也。幸官兵有先鬪之谋，而士卒效用命之力，屡战屡捷，得复两城，皆仗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威灵之所致

也。今残孽虽已潜逃，而逆贼大众尚踞川界，为患叵测。伏乞严敕督抚镇将加意提防，切禁贩粮入川，则群贼不战而自毙矣。……

渠县杨秉胤等占踞李毅城抗清 及清政府派兵镇压情形

顺治五年十月初九日 赵班玺 揭帖

巡按四川、兼管盐法、试监察御史，为塘报捷功事。

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准镇守川南叙州府总兵官臣马化豹、川东夔州府总兵官臣卢光祖塘报前事，七月二十九日，准两院移会，据分守川北道右参议高成荣详报，为急救残喘事，内称：渠县斌山等寨义民王一舜、周登明、杨金应等诉称，死贼杨秉胤、震天亡(王)，整齐亡(王)余孽等贼，盘踞渠县李毅城，杀掠生灵，蹂躏甚惨，乞发大兵急救倒悬等情，到院，拟合移会贵镇，烦请发兵剿抚。等因。到镇。准此。该本镇一而会同守北道右参议高成荣，议留永宁总兵柏永馥、副将霍光先、夔州镇标副将徐我振、叙州镇标副将肖鸣祚，防守顺庆营垒，该本镇等随带本标官兵，并永宁镇标副将赵万邦、巡东道下游击余化龙等官兵，暨渠县知县马启元，于八月初一日渡江，由营山灵鹫寨一路发拨，侦探死贼并顺贼肖家等寨向背情形。于十一日我兵直抵雷居寨地方，与贼寨对河下营。随塘拨回报，死贼杨秉胤等盘踞李毅城是实，闻的我兵前来，尽率精贼数千余，旗帜纷纷，下寨列阵等情。到镇。本镇等随即分布各标将领，连夜渡河，三路前进。本镇占光祖，亲督本标副将王启……马步兵丁，由小斌山一路；本镇马化豹亲督本标副将孙有才……等马步兵丁，由大斌山一路；永宁镇标副将赵万邦，同游击郝节等，督率本标马步兵丁，由流溪口一路。

十二日黎明时分，三面齐进。死贼分头迎敌，鏖战多时，我兵奋勇冲杀，直扑贼营。贼众溃败，当阵斩杀死贼数百余级，中伤落岩者无数，活擒精贼设皮虎、猛虎、飞过山、一根葱、小门子等一百三十余人，渠魁径奔上李毅城，闭关死守，炮石如雨，兼以天暮寨险，骤难仰攻，随撤兵屯寨下，克期另计攻取。随据活贼口供，杨乘胤预探我兵将至，已差人星驰必反亡(王)刘惟明处，请贼应援。兼以寨上水草、食粮可供月余之用，三家商量，一心死守，不受招安等情。随即申明，同马知县正法讫。是日本镇等会议，即分率官兵，绕道渡河，于肖家寨地方前以扼刘贼应援之路，一面着渠县知县马启元，亲往附贼各寨，开诚劝谕招安。去后，本月二十一日，果见必反亡(王)贼首三黄鹰等，带贼二千有余，由三汇过河前来策应杨贼。我兵迎头截杀，死贼败走。追至三汇河口，杀死精贼百余，箭射溺水者甚多，内中射死必反亡(王)下伪旗鼓，余贼痛哭，竟奔回达州去讫。二十三日，有负固寨头肖加太、肖光友等，亲见我兵杀退援贼，始次第下寨投见。本镇询其通贼情弊，一一俯首无辞，当将肖加太等发付马知县收管，候平贼之日发落外，其余寨民，念系凋残无知，随令马知县上寨招抚，查验剃头。去后，本月二十七日，本镇等布定各营官兵，各找云梯、挠钩、火枪，器械，直逼寨隅，三面攻打。有死贼杨乘胤，探得必反亡(王)应援之贼已经杀败遁去，附贼各寨乡民俱皆掉戈投顺，兼以我兵困围日久，攻打甚急，死贼力尽技穷，三家心散，乃于二十七日夜二更时分，乘风雨大作，拼死下寨，我兵当夜截杀，贼众堕寨伤亡无数，时天黑，对面莫辨东西，乘乱脱逃。我兵连夜冒雨追赶，直至次日天明，追到大竹县界地名茨竹堰龙泉关，贼众弃马四山逃奔。我兵下马赶杀精贼三百有余，夺获伪前军镇外协铜印一顆。贼首杨乘胤等竟奔大竹，望川东地界逃去。彼因山路崎岖，兵马疲敝，难以穷追，随于二十九日撤兵回信。……

清政府发兵入川镇压赵义军并行招抚事

顺治六年正月十三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预发大兵到川日期，并招抚蜀地情形，仰祈圣鉴事。

照得蜀寇嚣张，残疆日蹙，伏蒙圣慈，特简平西王、固山额真挂定西将军印墨勒根虾、梅勒章京代都、朱万策等，统兵靖蜀，真同拯溺救焚。前此大兵驻节汉南，深痛蜀惨，加意解网生全，广行招抚，上体朝廷神武不杀之浩德，是以未经发兵，先发招安伪官杨展、赵荣贵等令谕各一道，令臣差送各该巢穴，宣播皇仁，开诚抚谕。去后，威信所著，军民从此共沐洪府矣。随于顺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预发领兵甲喇章京杨正太、朱明登、郭云龙等，带领满汉兵马，前至保宁府弹压，群丑地方，渐尔改观。案查广元县属权家峒李旺下官头权演，自李旺伏诛之后，惊疑观望，向来窃附武大定，作祟咽喉。于顺治五年十月初一日，蒙平西王、固山额真差发令谕一道，前去解网招安，臣随令署保宁知府柯臣，持臣谕帖，亲至渠峒，开诚抚谕。权演因而剃头下峒，同知府柯臣，前来见臣。臣随差官解送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勒根虾，面加温谕，委以游击职衔，令随臣标效用，并将附峒居民，俱各安抚归家讫。又于五年十月内，有达州伪总兵刘惟明、伪抚院刘五重，先该臣差官刘砥柱，持捧招安示谕，前去招抚。十一月二十二日，据刘惟明（明）、刘五重回复文移书札，有杼诚悔悟之机。臣随将原文同差官刘砥柱、并刘五重差役周启嗣，一并解报平西王、固山额真，复发令谕，着彼招安去讫，俟差回，就抚与否，再为奏报。尚有杨展、王祥、赵荣贵、武大定诸

伪逆等，虽经分头招抚，今尚执迷观望，出没不常，统候大兵刻期进川，嗣有剿抚机宜，另行奏闻。……

李廷明部副将蒲春方围攻剑州 圆山场等处及清兵镇压情形

顺治六年正月十三日 李国英 揭帖

巡抚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国英谨揭，为塘报捷功事。

叛逆赵荣贵，窃踞龙安，出没不常。有逆党伪总兵李廷明，负固梓潼县地名明月峒，假窃伪号，贻害生灵。于顺治五年十二月初八日，据剑州地方百姓杨惟龙等报，为急救生灵事，内称：本月初五日卯时分，偶有叛贼一股，查系伪总兵李廷明下伪副将蒲春方，统贼千余，一拥冲至圆山场等处劫杀无忌，人民逃奔无门，只得团集山寨避命，今逆贼随至攻围，势在燃眉，民等虽勉强固敌，犹恐力寡难支，伏恳速发大兵，急救倒悬等情。到院。据此，职随即会同领兵甲喇章京杨正泰、朱明登、郭云龙、崔可显、牛录章京王秉德，议发章京项友功、黄世仁……等，统领满汉大兵，职发安绵兵各道右参议梁一训，……统领马步官兵，星驰协剿。去后，于顺治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随准章京项友功……等塘报捷功事，内称：本甲喇等于本月初八日夜三鼓时分，本甲喇同署安绵兵各道右参议梁一训、副将丁国用……并成都镇标都司马成贵……各领马步兵丁，前往圆山场地方扑剿，于初十日抵杨惟龙山寨下，据惟龙禀称，死贼困困，正在舍死抵敌，忽闻保宁发兵前来救剿，遂尔撤去。本甲喇等正在侦探逆贼苗头向往间，随据乡民报称，贼闻大兵将至，见今撤往毛蛇沟地方屯扎是的，

本甲喇随即会同道将等官，督率兵马，追至地名毛蛇沟、板桥坝等处，果见死贼蜂拥列阵，回头迎敌，我兵奋勇冲杀，贼众溃败，直追二十余里，当阵杀死精贼二百余人，活擒伪副将蒲春方、伪参将赵应安，伪游击李连芳等三名，……该职看得，伪总兵李廷明，倚赵荣贵为泰山，恃明月峒为窠穴。职因仰体皇仁生全之德，屢谕招抚，彼竟执迷不悟，今复逞犯剑州地界，四行劫掠，大兵奋临，活擒伪将，斩获多功。……

赵荣贵等自龙安走阶州 与清军作战牺牲情形

顺治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赵逆拥伪窜秦，大兵扑剿全捷事。

案照顺治六年正月十六日，先该臣据驻防广元副将胡一鹏转据委防白水参将白丹衷塘报，有逆贼赵荣贵营内逃出小子一名奶娃供称，赵贼于顺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连夜渡河，由三槽五伏而去等情。到臣。该臣一面牌行委防白水副将郑三禄、参将白丹衷，严加侦御，确探逆贼苗头向往，驰报。仍一而启报平西王、定西将军，查照筹示。去后，随于二月十二日，蒙平西王、定西将军令渝本藩同定西将军，于正月二十八日，统领马兵已到阶州，有赵荣贵、秦四子，领群贼迎敌，本藩同定西将军等，一鼓而进，将赵荣贵、伪秦王已经斩首，其余贼党，尽行除根剿灭，所获妇女、马骡，不计其数。等因。到臣。敬此，该臣看得，逆贼赵荣贵，深负国恩，聚众悖叛，窃拥伪秦四子，盘踞龙安一带，蹂躏地方，为害生灵极矣。先是平西王、定西将军预发领兵甲喇章京，统领兵马，前抵保宁，弹压抚剿。查本年正月

内，有赵逆伪总兵李廷明下伪副参蒲春芳等三名，拥贼侵犯剑州地界，臣曾会同甲喇章京杨正泰等，发兵擒剿，已有报闻。渠逆因见满汉大兵接踵而至，逼近窝寨，遂尔鼠窜阶州，思为免脱，重赖平西王、定西将军等，提兵亲剿，渠魁授首，逆党殄灭。随于二月十六日，将赵荣贵、伪四子首级二颗，递发保宁府，逕行传谕讫。……

清军派参将王明德进驻龙安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官兵恢抚龙安事。

案照大兵剿杀伪秦王、赵逆之后，虽有一二遗孽，勾附本土生番，魂游釜底，总因荒城险阻，粮运艰难，大兵未便深入，臣以封疆攸系，弹抚不可乏人，因具文请筹分布。于顺治六年三月十一日，准固山额真墨勒根虾、梅勒章京代都、朱万策咨文，议发随正黄旗宁羌州参将王明德，统领马步兵丁，前往龙安驻防。等因。到臣。即便会同领兵章京遵即于三月十五日，发参将王明德同委署府县印官，裹粮冒险，径往龙安，招抚余孽，附辑残黎。去后，于顺治六年四月十八日，据参将王明德等塘报，署龙安府知府薛虞鼎、署平武县知县巩国祚稟报，各等情，到臣。据此，该臣看得，龙安边郡，界在土番，向为伪秦王、赵逆窃踞其间，蹂躏最苦，及二逆授首之后，余孽堵剿无遗，惟是荒惨边城，尚有一二鼠寇、生番，往来窟穴，臣因具文请筹分布。随准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咨文，议发官兵，前去弹压招抚。乃今我兵所至，小丑悉就归附，荒城俱入版图，驻将安官，稍稍底定。……

清军镇压摇黄邢十万等并察叙出力官员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胤英 题稿

为遵旨察叙进剿摇黄捷功，谨陈在事有功文武各官，伏乞敕部复叙，以示激劝，以鼓后效事。

该臣窃照，川寇摇黄争天亡(王)邢十万、马超等，拥众数万，横行蜀中，以安福坝龙居院为巢穴，结连伪饷院李乾德等，虎视眈眈，垂涎川北诸地，为保守肘腋之患。臣日夜焦思，以剿灭为念。每广行侦探，适有可乘之机，随会在保镇道将领等官督师，于五年四月二十日，移会各镇，分布战守。臣于四月二十四日，提师前进，会合各镇道将，遣拔哨探。得知，摇黄贼在西州坝等处老营，聚集旷、卢坝，欲约伪定陇侯等，共取保宁，然后回秦等情。臣随分布镇道将领，各统官兵，臣亲督率，一齐鼓勇前进，与贼对敌，我军声威大振，各贼支持不住，随弃甲大败。将士驰追二十余里，臣复思旷、卢二坝乃贼老营，若不乘势破之，恐贼势复张。即令得胜官兵，连夜追袭，大破巢穴，各贼远遁深菁。该臣随于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八日题：为塘报大获奇捷事，顺治五年六月十二日奉圣旨：据报进剿摇黄大捷，具见李国英等调度尽心。在事文武镇道等官并各有功人员，察明汇报。伤亡的议恤。尧心在着就彼正法。该部知道。钦此。准兵部咨行到臣，除将知县尧心在遵旨正法讫，随行川北道查勘。去后，今据该道查核分别造册，呈祥前来。该臣复核无异。为照川寇摇黄等贼，拥众盘踞蜀中，十有余年盖为诸逆元凶，锋焰横肆，莫可谁何。前肃王收川，差官招抚，而据险负固，不服向化。复纠孽党李乾德、邢十万、马超、赵荣贵、武大定等逆贼，大肆鸣张。自

臣莅任之后，每思剿灭，惟以静待动，出其不意，一鼓成歼。幸镇道将领等官戮力行间，奋勇对垒，大挫贼氛，斩贼至五千六百有奇，俘获一千三百有余，马骡八百，器械无算。复破其老营，各贼丧胆，真乃各官兵入川以来未有之奇捷。……

詹天颜等与清军在石泉等地 作战失利情形

顺治六年七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汇报分布扑剿捷功事。

顺治六年三月初五日，准剿抚四川左路总兵官陈德移报，内称：案照先奉平西王、固山额真墨勒根虾、梅勒章京代都、朱万策公谕，秦伪王、赵荣贵已斩，余党死其八九，行令四川李巡抚及李职会发官兵，各隘堵剿奔逃之贼，毋令滋蔓。等因。敬此。随遵谕会议，拨发本镇标下效用副将陈敦、抚标游击黄存正、成都总兵惠应诏标下游击惠成杰，领兵前往安、绵一带堵剿。……该臣看得，安县、石泉一带，久为伪抚詹天颜盘踞之所，自秦伪王、赵荣贵伏诛之后，间有鼠窜逆孽如解应甲等，尚欲依附詹逆贻害地方，臣等先经会同领兵章京杨正泰、郭云龙、朱明登等并左路总兵陈德、成都总兵惠应诏公议，各发兵将分布扑剿。乃今我兵所至，屡战获捷，继而暮夜斩关，直捣逆穴，前后擒斩多功，奇获伪敕札票共四十三张，伪印关防共十一颗，两次获俘验功有据。詹逆仅以身免。

清军攻占潼川绵州请奖事

顺治六年七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遵旨查叙恢剿潼绵捷功官员，仰冀圣鉴事。

窃照臣于顺治五年闰四月内，杀败摇黄、袁韬等贼，养马遂宁。因思潼川、绵州为西北门户扼要之所，向为逆贼盘踞，脾皖保阨，非一日矣。今当乘此声威丕震之日，率兹得胜之师，鼓锐进击。遂一面移会成都总兵臣惠应诏、龙安总兵臣左勤并檄永宁镇标副将霍光，先协同恢复潼、绵地方。臣于顺治五年五月十七日兵由射洪一路进发，惠、左二镇臣同副将霍光先兵由盐亭一路进发。同前疏，因贼久踞绵州，地方荒歉，兵丁乏食，臣将砍伤贼马牛只按营分给，暂济军饥。……该臣看得，潼、绵重地，系关西北要冲，当赵逆盘踞龙安之日，每纵逆党杨先志等鸱张播恶，意欲阴伺保宁。臣等朝夕防御，备极艰危，每思不早奋创，终无以固已恢之圉而落渠魁之胆。逆于剿败摇黄之后，乘胜帅师奋臂直捣，先声夺欲，不战自逃。擒获伪官、伪将，追斩贼级五百有奇，落水死者无数，潼、绵二郡始就恢复。

剑梓地区唐运会李廷明严希赐 先后被招降情形

顺治六年九月初六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招抚伪将，绥靖剑、梓地方事。

窃照剑州、梓潼、江油一带地方，接壤龙、绵，羊肠鸟道，林茂山崎，人艰于步，马艰于蹄，为峻险之僻地。其间土官伪将，如李廷明、唐运会、严希赐其人者，每每纠集顽愚之辈，宅险而居，时为内地之扰，当赵逆未殄，大兵未临之日，亦各志怀观望，出没不常。该臣仰体圣朝德化，发谕招抚，晓以顺逆存亡之数，利害祸福之机，推赤开诚，非一日矣。向来虽有悔祸之心，终是怀疑未决。迨至剿除赵逆之后，臣复乘机开导，奢服群心，渠等先后接踵来投。一一存报在案，不敢备述其详，谨将投诚时日，据实略陈之。案查顺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该臣先差剑州署吏目卢传一，持谕招抚剑、梓地界伪游击唐运会，随据运会差苟承宗具禀投诚，臣即安置剑州设塘侦探外。又六年二月十六日，差剑州署吏目卢传一，持谕至龙、绵、梓潼接连之明月峒，招抚土官伪总兵李廷明，随据廷明于六年二月十二日，先差生员何廷麟、梅之植，具禀投诚。臣于二月二十八日，随会同领兵章京杨正泰等，并左路总兵臣陈德，议差臣标守备王有功、镇标参将董守义，再往招谕，开导狐疑。六年三月初四日，廷明复差亲侄李文灿，缴献伪总兵札付一张、锡关防一颗前来。该臣会同领兵章京，随差副旗鼓何现奎，资缴平西王、墨固山查验讫。又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差绵州署州同魏雄才，持谕至绵、梓、江油交界之地，招抚伪总兵严希赐，并据希赐差人彭耀祖，于六年四月三十日具禀安绵道，转报投诚，并缴献伪总兵札付一张、锡关防一颗。臣转资缴平西王、墨固山查验讫。臣见此三人心怀风鹤，虽有维新之念，犹虑其尚属游移，因再谕，必令亲来投见，以破迷惘之心，而坚向化之志。乃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据李廷明赴保投见。五月二十五日，严希赐赴保投见。六月二十四日，唐运会赴保投见。臣前后措备满帽、缎袍、缎靴、花红、牛酒，会同领兵章京、镇司道等诸臣，于公所逐一奖资，以宣朝廷不杀之仁，生全之德，若辈无不欢呼踊跃，仰戴覆载之恩者。因愚此三人初

经归附，不可不略施驾驭，以示鼓励，臣随会同领兵章京，议将李廷明发回原籍，耕农安堵，以通龙安气脉；又将严希赐委屯江油地方，以备侦探；又将唐运会收入臣标效用，解散原隶本地之民，回剑归农。由是而龙、绵、剑、梓、江油迤西一带，向来啸聚为保守肘腋之患者，不烦兵力，悉帖然归我版图。……

达州刘惟明号必反王被招降情形

顺治六年九月初六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招抚达州总兵情形，仰慰圣怀事。

案照投诚总兵刘惟明，向因猷贼入川，聚啸绿林，以必反王自号，窃踞达州一带，已逾年矣。蒙肃王入川之始，先经差人抚顺，授以总兵之职，后缘肃王班师，贝子过达，惟明疑畏避去，复授伪朱经略忠信将军伪敕、银印，与所部伪总兵白大千等，住坐达州城内，耕种自守。臣于顺治五年七月内，差官刘砥柱持臣书谕，屡次开诚招抚，因有悔悟之机，臣随启报平西王、定西将军，请给令谕一道、恩诏一道，臣再致书，差官刘祥前去，宣播皇仁，宛为开导。有惟明于顺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差官李万卉、符显爵二人，来赴保宁，具启投诚。臣即会同领兵章京杨正泰、郭云龙、朱明登等，将惟明原差官送至汉中府，投见平西王定西将军、蒙赏赉回川，复发令谕，著惟明赍献伪印、敕等。去后，顺治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有惟明遵谕，复差符显爵赍献伪忠信将军敕一道、银印一顆、该营左协伪总兵白大千伪敕一道、铜关防一顆到臣，随差赉平西王、定西将军收验在案。彼时尚未净发，臣复差官刘祥，赍令谕前往达州，亲见惟明并部下官兵等，遵谕剃头讫。臣见其归顺情真，请官念切，一面报明平西王、定

西将军，于本年五月十九日，会同领兵章京杨正泰等，遵将原委署达州知州彭振翻、署东乡县知县余应乾，并臣暂委署州同刘砥柱、署吏目胡钦明、东乡县署典史吴加陀，前去赴任，招附各寨残黎，并详察惟明等果否倾心行径。去后，随据知州彭振翻文报：刘惟明投真，委无别志，其东、达潜避伪县等官，见在差人招抚，除抚完之日，另文汇报等情。到臣。因思惟明新附之初，不可无鼓励、驾驭之术，今既缴献伪印、伪敕，剃发归诚，相应转启平西王、定西将军，酌行优录，以开投诚之路。于本年七月初九日，蒙平西王、定西将军暂给惟明总兵札付，屯宅住州。……

杨展下总兵赵有焉等攻入 遂宁县城旋回嘉定

顺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塘报逆贼突犯遂城，官兵奋力剿退，据实上闻，仰祈圣裁事。

顺治六年七月十八日，准叙州府总兵官臣马化豹移称：七月十五日，据会委遂宁侦防副将陈东鲁塘报，内称：卑职奉委遂宁设塘侦御，即发兵往安岳县撤塘。陡于本月十四日，有杨展下伪总兵赵有焉同小红郎，带贼千余，由乐至县僻道径抵遂宁县，是日五更时分，四顾扑城。墙垣周围倒塌，兵少城大，难以周顾，贼从倾颓墙缺涌入。卑职带领兵丁奋勇堵杀，战经天明，杀死贼兵数十，阵斩贼首一名涂游击，随将余贼追杀败遁，比天明，职复催兵赶杀二十余里，贼皆星奔，复虑城中空虚，收兵四顾，……次日，有被贼掳去乡民逃回供称，贼以失利，惧官兵追赶，星夜由简州渡河，奔回嘉定去讫。……

杨展部千余人攻射洪县

顺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塘报射洪防御官兵堵剿获捷事。

顺治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准成都总兵官臣惠应诏移报：七月二十四日，据本标防守射洪都司吴进才报称，卑职等防守射地，于本月十七日，即发拨兵探至风王井，据乡民王士楮报称：逆贼杨展，欲四路发贼，侵犯遂、射等情，已经塘报乞。果于十九日未时，复据乡民黑君受飞报，死贼数十名，离城五里，探听兵马虚实。职等随会议署知县李度，一面严加城守，卑职即率兵马，分头三路迎敌。死贼果于一更时分，总有千余，占登西山，举号打喊。卑职拼身血战，杀至五更，我兵三路冲上，一涌登山，死贼大败，阵斩贼级数十颗，……及至天明，卑职等仍率兵追至三十里，死贼远遁，射地得保无虞。……

夔东杨展武大定等人互相残杀等情况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李国英 揭帖

巡抚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国英谨揭，为塘报东南伪逆近日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照蜀中负固诸逆，恃在僻险，观望逾年。臣曾仰体诏赦皇仁，屡持平西王、墨固山令谕，差官分头前去招抚，如达州刘惟明，剑、梓李廷明、唐运会、江油严希赐等，悔过投诚，臣已另

疏具题外。至如伪朱经略，假窃伪号，联络江上李鹞子、余（于）大海、三谭、杨、白等逆，煽乱夔东；而伪阁部吕大器与李鹞子另为一党，住扎涪州，伪伯杨展，招纳武大定、袁韬、曹勋等，巢穴嘉、眉、黎、雅，窃踞成都一带；而伪总督李乾德与袁韬另为一党，往来叙、泸；伪国公王祥等，屯聚遵义，出没棋、重之间；而伪总督杨乔然，另扎长寿县，屡谕不悟，蹂躏实深。自王师剿杀伪秦王、赵荣贵之后，兵威震慑，各逆互相疑忌，彼此阴谋残杀。于本年九月初二日，据达州知州彭振福塘报，内据达州屯镇刘惟明探役报称，朱经略同谭伪镇，于七月二十五日，由万县渡河北岸，被余、李二贼发精兵船五十号，追杀大败，谭大单骑脱逃天字城，朱经略阵亡是实，其朱逆下伪镇白蛟龙，与李鹞子歃血钻刀，仍放蛟龙回杨乘胤营内，于八月初六日，同在天字城起身，欲来东乡县寨子住扎等情。随发谕移刘惟明，并达州知州彭振福，相机往招。去后，九月初七日，又据达州塘报内称：有达州民在袁韬营内逃回本州，报称，七月二十六日，袁韬生日，武大定诱杨展到犍为县，与袁韬做生日，席上将杨展杀死，跟随人役尽杀，止逃水手数名，袁韬、武大定连夜从青神县渡河，径奔峨眉山，抢杨展老营，杨展儿子在嘉定防守，一面差人来请李鹞子，去杀袁、武等情报臣。随行就近地方官侦报。去后，九月二十八日，据副将董荣、署潼川州事张楚琦塘报：杨逆被杀是实。等情。在案。十月初八日，据遂宁县塘报：据中江民吴宣侦报，逆贼袁韬，被同类呼、景、陈三家用机杀死等情。十月十三日，又据右布政司参议吴之茂塘报：据叶家寨民周五报称，逆贼王祥病死等情。十一月初一日，又准叙州府总兵马化豹移：据副将陈东鲁报称，十月二十四日，据乡民郑天祚报，十月初旬，逆贼李鹞子与呼、景、陈将袁韬杀死，兵卒逃入武大定营内。其武大定，于十月初间，被李鹞子与赵友焉、杨展儿子、并杨三麻与逋贼林时泰等，三路与武贼敌，败，杀死鲜可强、廖启

芳等叛，林时泰被绑去讫。又有王祥于七月二十七日病死，其李鹞子欲贪收兵马，王营各贼官，坚执未从等情。节次塘报到臣。除一面汇报平西王、屢固山，请筹进剿机宜。……

甘一爵等合王祥部入邻水大足地区 攻叛将陈三台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招抚邻、大伪镇情形，并剿逆捷功事。

本年十月二十五至十二月初四等日，节准夔州镇臣卢光祖塘报等情，到臣。该臣看得，邻水、大足二县，僻在山陬，界东北内地，向为陈三台、甘一爵、朱德洪等乌合愚顽滥受督金伪札，踞险负隅，梗我德化久矣。臣仰体皇上，遣行招谕，而陈三台翻然就抚，独是甘、朱二逆，执迷负固，反勾遵义逆首王祥，发伪总兵甘明德，率贼劫掠邻、大地方，攻打陈三台寨峒，以致三台告急请救。及臣会委官兵，再行抚谕，面一爵阳顺阴背，潜使朱逆下寨，伏草截劫我兵，以致将官任魁，奋战阵亡，署县王文彩，堕计身殒。臣是以会议在保诸臣，移会各镇臣，拨发官兵，议会镇臣卢光祖，亲统攻剿。贼犹恃其天险，螳螂抗拒。我兵围困鏖战七昼夜，将士奋勇，四而齐攻，砍蟹直发，甘、朱二逆，先后伏诛，党孽剪除殆尽，伪官士民，因面翕然向化，缴献伪印、伪札，邻、大二县，俱入版图。……

詹天颜朱化龙等人踞占龙安 及清军剿抚情况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汇报龙安抚剿捷功，仰祈圣鉴事。

案照先据随正黄旗下防守龙安参将王明德塘报，剿杀孙一凤，招抚王凯等捷功，该臣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拜疏报闻矣。今自七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三等日，节据该参将王明德塘报，等因，到臣。又据龙安府塘报相同。据此，该臣查看得，龙安地居西陲，界连吐番，有伪巡抚詹天颜、伪总兵朱化龙两逆，窃恃僻险，往往乌合亡命，勾纠番猓（保），与赵逆之遣孽伪总兵程云翼、李继春等，犄角观望，诚为伏莽之戎。乃参将王明德，布置颇周，调度得法，且又威惠并用，节次抚取番众，招徕伪将龚人龙等一十九名，畏威怀德，相继投诚，其负固不服者，即督发官兵，力行扑剿，生擒伪将李荣恩，枭斩正法，止有逆贼程云翼逃入成都，别报已死，李继春亦自残杀。朱、詹两逆爪牙渐次剪除，龙安地方日就恢扩。……

王二所部在川楚边界抗击清军情形

顺治七年三月 赵兆麟 揭帖

（上残缺）……

至本年二月十九日，随据远安知县周会隆塘报：叛逆王二胡贼统

领步贼千余，先于正月十九日，突入鹿苑寺两洞寨下，掳掠人畜，焚烧殿宇。卑职一面严谨城守，遂挑选衙兵，并四城精锐壮丁四百名，着令谭大孝……等，督率掩剿。于二十日夜寅时，前至鹿溪，撞遇死贼迎敌，各兵丁奋勇，斩获贼大旗首功三颗，砍杀二百余级，擒获活功二十一名，余党逃遁，已经解报分巡道并塘报荆镇府等情。报职。至二月二十三日，又准荆州镇臣郑四维手本塘报：本月初八日夜，据远安县报称，各贼出犯，连破数寨，又围攻观音等寨，请速发兵急救等情。到镇。据此，随于初九日辰时，本镇亲率三营将兵前往扑剿。至十一日午时，到远安县，据知县周会隆面禀，各贼将次到县。又据民陈何阳报称，死贼马数百匹，步贼无数，现住马家坪、水洞、河家湾、茅坪、青竹一带。至未时，又据生员洪世杰报称，马步死贼于本日至五瓜寨、什冢坪、呼儿洞，今渐至泥水铺……又据许田铺、五瓜寨领徐、王、陈报称，死贼马步万余，不料一时围寨，掳去男妇三十余人，并耕牛六只，竟奔呼儿洞、西风垭。各报等情。本镇揣贼众狡恐，见兵至，奔伏不一，是以传令掩旗息火，于十一日二更造饭，三鼓本镇亲督三营游击柳为栋……等官，率领各兵，乘黑夜爬山越岭，人马冒险，受跌而进。正值天明，方见贼营联络，狡为犄角。一扎小营于下茅坪，约马百余匹，步贼千余。我兵奋勇杀入，贼即奔溃两山。又乘胜斩杀，追至上茅坪，见贼大营扎据姚黄贼首王二，已挑精壮贼兵马步万余迎敌。本镇催督将兵，齐拥争先，当阵枪箭交加，斩杀无数，杀死伪总兵一员熊应泰，贼首王二带伤逃遁。……我兵大队愈加奋激掩杀，贼众奔溃，自茅坪追至福和寺五十余里，翻山梁六七架，贼受伤坠寨者无数。奈山险难以穷追，至未时后，撤兵回营。查阵获伪副将张有才、伪都司陈守福、伪守备三名汪天祚、周贵、胡贵，伪参将宋自金。……于十三日起营回荆。切死贼纠合万余，先往南漳，次攻远安各寨，本镇闻报，即密至扑剿，其追残败贼，倘得一兵截其归

路，死贼自无噍类矣。……该职看得，姚黄王二各贼，负隅深山，侵犯荆属之远安，襄属之南漳，郢属之保康各县，已非一日。今忽出没掳掠，始被职标与郢、襄镇标官兵赶杀奔窜远安，复被远安知县周会隆督率壮勇砍杀二百余级，活斩二十一名。此犹微功也。后被荆州镇臣郑四维不惮崎岖，冒险督率官兵，奋勇冲杀无数，擒获活贼一百四十四人，及伪副都守等官，夺获马骡器械等物。贼之胆气已经寒落，不日可歼除矣。伪员既解督臣查审，自有发落。……

杨展之子杨璟新在武大定 围困嘉定后投清

顺治七年七月初九日 李国英 题稿

巡抚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题，为恭报前后招抚川南伪镇将领，躬视投诚，仰慰圣怀事。

窃照全川之所以数年难靖者，总因嘉、眉上流重地，为伪侯杨属梗崇其间，故群寇互相观望耳。先是臣于顺治五年八月内，差官田有凤，賚平西王、定西将军令谕，并臣书谕，前往嘉定招安，一向延留未回。于顺治六年七月内，武、袁二逆，将展用计杀死，遂尔围困嘉城。有展子伪总兵杨璟新，同展标伪将等，商同差官田有凤，悔过投诚，随差伪副将李嗣绩，同有凤持书前赴保宁归降，请兵救危剿逆。当即令同按臣张睿……等，询明嘉定情形，即将嗣绩并书起送平西王、定西将军，速请筹略。随奉令谕，仍命嗣绩前回，取缴璟新伪敕、伪印。等因。到臣。正在起发嗣绩间，据报，嘉定已为袁、武二逆困破，伪总兵杨璟新，由峨

煽奔走灌县。臣即令嗣续同田有凤，速驰探招。去后，正月十四日，据驻防潼川副将赵万邦报称：职兵侦探中江，途遇杨展之子杨璟新，骑马六匹，跟随步卒五十余名，赴保投降，于初九日抵州。等情。臣即会发官兵迎探璟新，于正月十六日接至保宁河下。臣同甲喇章京、按司镇道等官，慰劳入城，遵制剃头，叩恩毕，旋给袍帽靴袜，安置供应口粮，以示款洽。当据杨璟新投递抒诚稟启到臣，情词恳切，委属倾心。比同诸臣备询璟新原日所部兵将等，既以城破分奔，势必游移观望，因集众议，飭行各路，分头招安。一面差官将璟新送赴平西王、定西将军。去后，四月初三日奉谕，赐给投诚总兵杨璟新袍帽靴袜，仍发回保，命臣加意抚绥，安置供给，并令报徠部曲，保疆侦防，听候大兵进剿。等因。到臣。四月十二日准叙州镇臣马化豹手本，招到璟新下伪副将林可桂，带人大小一十九名，移解到臣；又准夔州镇臣卢光祖手本，招到杨展下伪副将辛朝良，带兵四十二名，移解到臣；四月十四日又据下川东道王兴国塘报，招到杨展下伪副将黄锦绣，带跟役十二人，呈送到臣；六月初三日又据顺庆府塘报到臣，随行川北道刘通招迎到璟新原部伪参将刘迎南，随带男妇一百二十余人、小马一匹、大旗三杆、弓箭七付，呈送到臣。……

达州张嗣续踞东岳寨蓄发抗清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汇报达东剿逆情形捷功事。

顺治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据下东道王兴国塘报：伪官张嗣续，一向于东岳寨，留发蓄惑，本道往招数次，抗视不理，今潜

入伪张部院及赵达等各逆营中，诱引逆党狂逞，谣言逆渐，断不可长，除会投诚屯田总兵刘惟明，戒严城守，随发游击余化龙下步兵五十名，前去侦探，相机擒缉，以殄逆萌，俟四日另报等情。到臣。随行达州镇道确加侦探。去后，六月二十三日，又据该道塘报：据探兵报称，各兵五鼓东岳寨，寨上防守甚紧，乞请发兵攻剿，张嗣续现在寨内，等情。到道。为照东岳寨，离达止二日之程，如此狂惑无忌，何以镇服人心，该本道移会刘总兵，发参将刘汉鼎领兵一百名，同游击余化龙，督率前去，相机抚剿等情。到臣。臣见各逆煽乱思逞，该道与屯田总兵刘惟明，先已会议发兵，臣随飭其相机抚剿，务获贼首，宽释胁从，动出万全。去后，六月二十七日，据该道塘报：据游击余化龙报称，职抵东岳寨，即将奉发安民告示，送至寨门，逆贼全然不理，当同刘汉鼎议，势必攻取，以安各寨观望之心，随收什挨牌，于十二日早攻打，职奋督兵丁至寨房之侧，逆贼恃险负固，以火器拒敌，当阵亡兵四名，重伤兵十人，职率兵扎营寨下，伏望再发健兵，应援攻取。等因。到道。该本道看得，逆首张嗣续，勾诱逆党，劫杀已顺地方，罪在不赦，今又负固如此，官兵重伤，何以服观望之众，而镇风鹤之人心耶，随移会刘总兵，委副将白大千统兵，连前兵共二百五十名，前去援剿。等情。六月二十八日，据该道报称：余化龙奋攻逆寨，被炮重伤小腹，身故等情。到臣。臣又行文告诫将士，务必奋力，攻破逆巢，擒获逆首，以震国威。去后，七月初七日，据该道塘报：据中军守备张加祥报称，探得，逆贼赵达带领贼兵六百，前来救援，又诱约井溪李、胥二贼，声言待齐赴救，及闻我兵直抵东岳寨，遂尔遁回。等因。到道。该本道看得，赵贼诡诈莫测，劫害已顺地方，且诱约李、胥，伙众纵横，其意似不止援一东岳寨已也，且东岳寨久困，嗣续等未获授首，则地方动摇，人心携贰，除行张加祥会同副将白大千，竭力攻剿，四路侦探，各逆情形另报。等情。七月

十四日，据该道塘报：据中军张加祥报称，职等会议，三处找梯，一面攻打，一面挖墙，比贼被攻围急，寨民刘烁，将张嗣续并其妻奴扭擒，下寨投献在营；等情。报道。据此，该本道看得，逆首张嗣续，伪称督粮道，惑众猖乱，诱引伪张部院及邓、胥、李、赵等寇，劫杀已顺地方，恶已稔矣，今幸仰仗宪威，发兵攻剿，擒获嗣续一家，请乞裁示。等情。据此，该臣查得，张嗣续恃险负固，法干不赦，今见围急，虽刘烁知悔，扭献嗣续一家，而同谋叛党，尚未下寨，犹怀观望。随行该道镇，必须逆民尽知悔罪，下寨剃头向化，查其中同谋叛首的系某某，悉行擒拿，以明国法，其余胁从，解释归农。如彼仍前负固，必须破寨剿洗，以惩凶顽。除将张嗣续等，行令就彼正法，传示地方。去后，七月二十一日，又据该道塘报：据中军张加祥塘报，卑职会同副将白大千、刘汉鼎等，统率兵官并各寨义民统手一百余名，三处找梯、竹笆五十面，移至寨脚，于本月初七夜至三鼓，我兵四面齐攻，奋勇破寨，逆莫能支，杀死逆贼百十余人，跳岩跌死者无数……据此，随该本道会同屯镇刘惟明申明，将渠魁张嗣续、张德浦并抗敌负固符玉齐等十一名，发市曹泉斩传示讫，其余胁从，给示归农，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带伤兵丁外。等情。到臣。……

保守李希先等倡立白莲教集千余人 抗清及被镇压情形

顺治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塘报捷剿白莲妖党，以靖逆氛，以安地方事。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准保守镇臣严自明手本前事。等因。并

巡北道臣刘通塘报相同。据此，该臣看得，李希先等，以枭鸩之毒螫，倡白莲之邪说，纠聚奸党，众以千计。臣闻报即发示招谕，开陈利害，实欲广圣朝好生之仁，化愚顽邪乱之癖。而希先等，妖妄之惑，沉酣骨髓，不惟冥悍不服，又且遣发妖牌，攻劫民寨，叛形既彰，扑灭宜急。臣乃商同甲喇章京杨正泰、郭云龙、朱登明、左路镇臣陈德，移会保宁镇臣严自明，并行巡北道臣刘通，又拨发臣标官兵，往彼相机抚剿，犹谕令绑献渠魁，宽其党羽。而诸逆恃险拒敌，毫无悔志。于是官兵奋勇破寨，擒殄无遗，除斩获渠恶李希先、杨允首级二颗，验明悬示外。……

清逃官谢光祖投起义军武大定部 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攻破险寨，剿除逆党，并获逃叛之官，以伸共诛之法事。

案照署平武县事逃官谢光祖，于顺治六年五月内，差人资缴印、札前来，旋复遁藏。该臣于六年十二月内具疏题报，照缉未获。于顺治七年九月十四日，据安绵道臣梁一训塘报：访得谢光祖潜藏龙安、江油、彰明交界地名大岩房山箐中，与叛逆史垂谩，据险负固，今谢光祖投武逆，受伪按察司之职，史垂谩受伪总兵之职。等情。又据投诚副将严希赐塘报：九月初四日，二逆于本峒杀牛犒贼，突至江油，劫去官牛二只，杀伤乡民数人，结连逆贼李一进、张正印并石泉等寇，为害不小，若不剪除，民遭屠毒。等情。臣随密行安绵道、并副将丁国用、及投诚士通判李廷明、副将严希赐，会同龙安参将王明德，就近合兵攻剿，以

彰国法。去后，九月二十八日，据该道等塘报：拨兵侦探至绵竹地方，遇有谢、史二逆差贼兵十人，持有伪书，前往嘉定，当即杀死二人，免脱五人，捉获三人杨寅、王国序、吴应良²，审供，果往成都请兵，一面将杨寅等并逆书、伪票解报，一面商同副将丁国用等，统领兵马，于二十四日，前进攻剿。等情。臣随会同在保满汉镇将及司道等官，将杨寅等审明正法外，更檄该道将，务必破寨擒渠，以除肘腋之患。至十月初五、十九等日，节据该道将塘报，各等情，到臣。该臣看得，谢光祖遁藏山谷，久蓄异志，乃与猾逆史垂谟阴结武贼，均受伪官，辄敢窥我虚实，输情伪党，若非道将侦探捉获书使，摘发奸谋，则蕴酿貽害，宁有既乎。臣披阅逆书，不胜痛恨。除将杨寅等梟示外，即严檄道将，力殄二渠，以绝乱萌。幸将士用命，破寨扫党，面伪副游唐田玉等，当即授首矣，史垂谟虽落险窜箐，终无可逃，矧垂谟伪将任加升与谢光祖俱获。……

四川各抗清力量分踞情形 与清官员请发大兵入川

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收川之策贵速，缓急之势迥殊，谨沥陈紧关机宜，仰祈庙算早决事。

窃照蜀称贼藪，番蛮杂错，人民沦没，城舍丘墟。以臣庸碌之材，承兹艰剧之地，百计图维，踵顶靡惜。然绠短汲长，力难从心，面敌垒鳞次，孤军弗克。曾于顺治五年三月内具疏请兵，幸邀天听，即命平西王、面山额真墨勒根虾、梅勒章京代都、朱万策等，帅旅西征，官民引领，咸谓蜀疆计日可定。臣遥奉王与

固山令谕，一面候大兵入川，一面多方招徕。计陆续招过镇将刘惟明、杨璟新、李廷明、严希赐、唐运会等，俱已归诚，并节次开拓过龙、绵、东、达等地方，胥入版图。疏报所载，臣技止此，而全川渠魁，实繁有徒，如武大定、袁韬、李乾德等，盘踞于川南；李鹞子、三谭、张京等，鸱张于川东；詹天颜、朱化龙等，负固于川西；王祥、皮熊等，蔓延于遵义；是四川之中，我得其一，贼拒其三。山谷辽缈，林箐幽邃，皆凭藉险阻，恣安悖乱。然各相雄长，无辅车唇齿之倚，有羽毛零落之势，虽众亦易制耳。臣满望王与固山入川，趁此机局破竹扫荡，早收三川，臣藉以勉竭弩钝，仰报圣恩于万一也。不意秦省有府谷之寇，致王与固山已至汉中，将拟入川，又复掉旗而北。今府寇垂毙，尚亏一篑之功，蜀事悠悬，莫慰来苏之望。在王与固山非不念切蜀疆，惟稽于秦事弗获分应耳。臣日候一日，时机屢去，三载于兹，焦心如灼。欲静候大兵，则尚无定期，而群逆窥伺狡谋日生，万一根蒂连结，狂瀾思逞，而新附之众，动摇腾沸，然后为计，不亦疏乎！此臣切切为先发制人之虑，言当速而不可缓者，此也。臣欲会同在川满汉镇将，协力图贼，然方略未授，众寡势悬，恐前进而复无继动，非万全之举。况川多奇险容奸，处处需兵弹压。查在川官兵，除分防各路外，所留无几。若战守兼资，顾此失彼。且各兵风土不习，疟疫时侵，人马消耗，每每见告。而饷银压欠至九月之多，庚癸频呼，部拨杳然。至衣甲、器械，时夕朽敝，修置无措。臣已具疏请饷，即拨发领运，往返数月，而苦地饥军，燃眉难待。此臣欲进则有兵单饷匱、捉襟露肘之忧，欲守则有虚旷岁时、坐失机宜之虑。是欲进者臣之心，而不能进者臣之势，可以速进而不可以缓待者贼之形也。用是不得不冒昧恳请，伏乞皇上睿裁，或速敕平西王、定西将军及时入川，以收荡平之功；或分拨兵将前来，与在川满汉官兵协图恢剿之效，并拨发饷银，接济急需。惟早一日，则地方早受一日清宁之

惠，臣亦得少遣一日旷糜之愆。封疆幸甚，军民幸甚。为此谨具题请旨。

谭文部下老铁匠等在川东地区 活动及清军镇压情形

顺治八年正月初三日 李国英 题稿

为狡贼纠众披猖，官兵奋勇堵剿，殄渠挫党，以获捷功事。

顺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据川东守道袁一相，署中军副将曹纯忠、投诚总兵刘惟明，各塘报到臣。据此，除生擒各贼该道将俱已审明正法，阵获器甲收营充用，牛、猪、稻谷分犒各兵外，该臣查复无异。看得重、夔一带，险障吭隘，俱被诸贼所据，臣尝颯颯，然以跳梁为虑。曾于九月内，会同在保领兵甲喇章京杨正泰等、左路镇臣陈德商酌，议发臣标署中军副将曹纯忠，带领兵丁，同守东道袁一相，赴达州驻防，与彼中道将协力扼御，相机抚剿。臣桑土时切，檄示频申，以恩威谕梗化之众，使其革面，以严密律将士之心，令勿懈疏。不一月，而望兴等二十余处矜民胡大完等，俱剃发归诚，为我氓庶矣。惟伪东安伯谭文及其伪总兵马寿、老铁匠、高鹤鸣、姚玉林、徐翠、伪副将黄鹞子、王会阁等，倚恃贼众，窃窥内地，诱胁我黎民，动摇我新附，大肆猖獗，敢以川北为谋，欲行侵犯。臣闻报即飞檄道将并投诚总兵刘惟明（明），极力堵剿，以遏乱略。尤恐贼众兵寡，隔远难应，臣于十一月二十日，亲督臣标官兵，往东、达策援。二十九日行次顺庆府，接捷报知道，臣袁一相躬同副将曹纯忠等，协力图贼，奋勇驰剿，连战山险，力捍狂锋，而渠魁老铁

匠、黄鹞子，旋即授首，余众披靡，器甲、粮糈尽被我夺。此举也，狡寇蓄谋已久，视川东为孤悬之境，幸我兵侦御迅密，以单寡胜众多之敌，功虽一战，而声慑全川，殄虽弗尽，而胆破群逆。况川中诸寇，向因天诛未加，胥谋蠢动之念，今谭逆被挫，诸孽寝谋。

下川东总兵杨秉胤白蛟龙投清

顺治八年四月十二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招抚伪镇率众投诚事。

窃照川属贼藪，伏莽遍野。臣宣播圣朝德威，抚顺剿逆，昭布信义，凡卖刀买犊者，皆我赤子；革而归耕者，概与辑绥。除节次招抚过伪镇将暨各地方寨峒，俱已题报在案，其余一切投附难民，臣即度其地方远近，随便安集，不敢烦琐入告外，惟下川东伪总兵杨秉胤、白蛟龙，曾于肃王入川之初，革面投降，给以总兵札付，既而疑畏不前，复受伪职印札，为下川东之患。顺治六年十一月内，臣数致书示，开陈利害，复行令巡东道王兴国、屯田总兵刘惟明、差官杨拱北等往抚。据报，杨秉印（胤）、白蛟龙接见书谕，意在纳降，随差伪官邓云雾等，赍稟前来，惟听安插地方，示下即净发，各缴伪印、伪札。等情。并解云雾同书稟到臣。该臣会同满汉各官，而询云雾，据供归附情真，臣随给以袍帽、书示，令其回报，许以安插地方。至七年五月内，据下东道王国兴报称：杨秉印（胤）、白蛟龙遵依书示，于本年四月内，将二营党众千余，眼同差官杨拱北等俱剃发，开屯并力农业，有杨秉印（胤）伪印一顆，伪札一张，中营伪副将张学增伪关防一顆，伪札三张，前营伪副将白玉、左营伪参将王廷试伪札各一张，白蛟龙伪

印因被余、李二逆失去，止存伪札一张，面交差官杨拱北，同其差役魏珍等资来，惟杨、白二人尚未净发，欲讨东乡小城寨屯田文照一纸，然后凭以净发，安心开垦，并印札呈缴到臣。臣闻其全营净发向化，随许屯住小城寨，仍谕二人速行净发。去后，七月二十五日，杨秉印（胤）、白蛟龙俱遵制剃发安业讫。臣谓东乡接邻下东贼穴，而杨、白率众投诚，实为诸逆之望，若不加以鼓舞，恐无以服归附之心，面开向化之路，乃启平西王、定西将军各给札付一张，以坚众志。凡此化梗格顽，皆仰仗朝廷德威退扬之所欲也。除缴到伪忠汉将军银印一颗、伪副将铜关防一颗、伪札七张，先于五月十九日差杨拱北等转缴平西王、定西将军外。所有招抚过前项情由，相应具题，伏祈皇上敕部查议施行。

摇黄各部及王光泰等在归巴 地方抗清情形

顺治八年四月十八日 郑四维 揭帖

镇守湖广荆州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郑四维谨揭，为塘报进兵探剿，拿获伪道、伪将敕印等项，谨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职窃惟叛逆姚黄各贼，与王二、王三等盘踞荆属上游，往来肆虐，出没匪常，屠戮归、巴地方。加以伪监军道张公海、黄炳，藉永厉伪号，鼓惑人心，纠合各贼，同盟共党，纵贼杀掳，捏造妖言，图行间离，其不轨之谋，深沉叵测。去年五月内，公海于沙镇溪差奸细袁继新、杨廷和，密藏伪敕书，敢于来荆。职当即拿获，缘由会同部道府厅诸臣确审，随将奸细二名，解赴督臣罗绣锦审勘，于顺治七年五月三十日具疏上闻，荷蒙圣明鉴职

愚悃，六月二十四日奉圣旨：郑四维举发奸细，具见忠诚。袁继新等，着该督抚严究正法。该部知道。钦遵在案。后于十月十三日，又令奸细皮应试等复来间谍，职亦同部道府厅各将，申明正法，又经具报督臣矣。虽微臣心迹自明，然一腔仇恨，终难置公海于膜外耳。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据拨兵探得，逆贼王进才复回渔洋关，欲往归、巴会合姚黄。职因原防彝陵，蒙有将官张文体熟谙归、巴路径，差同千总马耀、邹世玉带领战船，会同彝陵营把总罗文光，共领快船驰去归、巴地面，探贼情形，就便出剿。又发左右营守备汪吉、武君相率兵前往渔洋关堵剿王贼。去后，本月十二日，据张文体等报称：奉令于初四日寅时在彝陵起行，初五日至沙镇溪，见贼官王大年地穴，姚黄贼众盘踞山头。职督船十余只，堵防隘口，此地系贼通衢，昼夜交锋，绝贼后劲。本日商会千总马耀、郑世玉、把总罗文光船二十只，申时在沙镇溪开船，连夜进剿。次早卯时追至巴东县，百姓望风逃避，陡王二、王三贼出，奋勇逢敌，自卯至巳，阵前抢获贼船二十余只，耀等领兵复追，将贼船砍放，溪水泛涨，江浪猛涌，沉毁船只，昼夜顺下，仅存船十三只，留营备战。闻贼商巴东县三十里，马耀、郑世玉议发屈文高同职家丁孙戎、白玉领船二只，追至川界万流峡，见伪道张公海统领船只，伪副将黄登甲水陆并下。屈文高冒险先擒张公海并眷属，泊舟拿获登甲。我兵少带微伤，但阵前所获伪敕印器械等项，理合解报。今姚黄孽贼，恋住归州山谷，我兵单薄，稟祈速发步旅火药，以便相机入山搜剿。等因。塘报前来。……

清察叙镇压达州等地起义军之出力官员

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遵旨察叙捷功，谨陈在事人员，仰祈圣鉴，敕部复录，以明奖劝，以鼓后效事。

窃以蜀处遐荒，声教悬隔之地，民情多恃险阻，动辄负固肆虐煽祸，若扑灭不早，便致燎原，臣所颺颺，然切虑者。如顺治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据巡东道王兴国塘报前疏等情到臣，该臣于顺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题为汇报达东剿逆情形捷功事。顺治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旨：兵部察议具奏。钦此。准兵部咨行到臣，随行按察司查叙。去后，今据该司查核，分别造册，呈报前来。该臣看得，达州僻居一隅，古东川地也，三江漾澗，千山错落，伏莽观望之徒，多恃险而负固。如东岳寨逆首张嗣续，拒寨骄抗，纠合逆党，鸱张播谣，煽惑民心。道臣王兴国会议投诚总兵刘惟明，虑周桑土，合发将兵，前去擒剿。逆恶不知悔罪，辄敢抗拒，伤我将兵，国法难容，乃将士鼓奋困攻，首获逆渠，次殄余党，风鹤之民始定，群逆之胆自落。凡皆皇上威灵之所致也。但在事文武，如道臣王兴国，灼见几先，决策殄灭，投诚总兵刘惟明，运筹剪逆，忠勤报国，悉宜升赏，以酬其功。投诚副将白大千、参将刘汉鼎等、游击白三友等，奋勇先登，功著擒斩，应从优叙，以示鼓劝。

清察叙镇压夔东地区起义军之出力官员

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遵旨察叙剿贼捷功，谨陈在事文武，仰祈圣鉴，敕部复录，以示鼓励事。

窃照蜀寇最多，而夔东之寇最狡，潜伏山泽，时而啸聚蜂起，时而奋臂鸣张，碍我声教，肆彼奸谋，其为地方之害，匪朝伊夕，臣所时切绸缪，而极欲殄灭者也。如顺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据守东道袁一相塘报前疏，随该臣于本年正月初三日题：为狡贼纠众披猖，官兵奋勇堵剿，殄渠挫党，以获捷功事。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旨：著察明叙恤。兵部知道。钦此。准兵部咨行到臣，随行按察司察叙。去后，今据该司查核，分别造册，呈报前来，该臣复查无异。为照夔东一带，江迅山险，不轨之徒，穴处称雄，抗我王章，虔刘残赤，势同负隅，自以为莫之敢撓者。臣时严诸逆猖肆之防，曾会同在保满汉镇将，区画绸缪，决策侦御，议发臣标署中军副将曹纯忠，带领兵丁，同守东道袁一相赴达州，与在彼道将，协力侦防，相机抚剿。宣朝廷不杀之恩，以缓残赤；凜国家必诛之法，以殄凶顽。遂有望兴等寨二十余处矜民胡大完等，相率归诚。惟谭、姚诸逆，辄敢乌合，诱胁察民，播摇新附，大肆披猖。臣间报飞檄道将并投诚总兵刘惟明，合兵征剿。去后，臣随于十一月二十日移镇顺庆，以备策援，至二十九日捷报到臣。

清察叙顺治五年镇压 杨乘胤等之出力官员

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遵旨察叙攻剿巨寇，谨陈在事有功镇将，仰祈圣鉴，敕部复核，以昭劝典，以鼓后效事。

窃照蜀中山川险峻，寇多伏莽，负固观望，梗化煽祸，流毒地方，莫如据寨之寇为甚也。臣勉效封疆灭此朝食之志，无不告诚文武将吏，奋勇戮力，履危蹈险，除暴安民，因剿行抚，摠忠报国，期图绥靖，臣之职也。如顺治五年九月内准夔州镇臣卢光祖、叙州镇臣马化豹塘报前疏，等因，前来。该臣题：为塘报捷功事。顺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这捷功著察明汇叙。兵部知道。钦此。准兵部咨行到臣，随行按察司查勘。去后，今据该司查核，分别造册，呈报前来。该臣看得，蜀民遭乱，罹寇锋刃，盖有年矣。臣于顺治五年内，遍睹阡陌之萧条，极愤贼锋之未剪，而极救汤火之热衷，诚未敢一刻置诸怀也。乃守北道报称，绿林巨寇杨乘胤（胤），盘踞李毅城营，渠残民请救倒悬。臣随移会镇臣马化豹、卢光祖，合兵攻剿，乃将士戮力，摧锋因险，殄灭外援，贼遂宵遁，计阵斩贼数百级，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得获马骡一百七十头匹、军器等物。称是由此军威大震，逆寇杨乘胤（胤）、刘惟明等，潜伏怀畏。

清察叙顺治六年镇压邻水 甘一爵等之出力官员

顺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遵旨察叙抚剿捷功，谨陈在事文武，仰祈圣鉴，敕部复叙，以昭劝典事。

窃照邻、大地方，僻处荒远，夙称盗藪，民风凶悍，声教未畅，踞险负固，在在称雄。臣多方委官宣播皇恩，虽有知机向化，而岂愚之辈，迷罔莫醒，乃敢中途截戮官兵，天诛可容道乎。案查顺治五年十一月内，先经臣差官招谕邻水县伪督金陈三台等。去后，于六年正月内，三台随即差官投诚，当经启报平西王、定西将军，谕令安抚去讫。因邻水负固伪镇甘一爵，结连伪党朱德洪，分扎险寨，屡招不悟，反勾遵义戎首王祥，发伪总兵甘明德，率贼劫掠邻、大地方，攻打陈三台峒寨，以致三台具文请救，前疏移报到臣。该臣题为恭报招抚邻、大伪镇情形，并剿逆捷功事。顺治七年二月十一日奉旨：著察明叙恤。该部知道。钦此。准兵部咨行到臣，随经各行按察司察叙。去后，今据查核，分别造册前来，复核无异。该臣看得，邻、大土寇，凭陵险峻，结连犄角，负固称雄，虽属并底之蛙，不啻负隅之虎，乃敢抗我王章，戮我官兵，亟宜殄剿，以伸国法。臣随移行文武镇道将吏，戮力困攻，擒斩累累。虽镇道协谋，调度将士，敕勇用命，实皆仰仗皇上威灵之所荡涤也。……

清察叙顺治六年镇压龙安地方 孙一风之出力官员

顺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遵旨察叙抚剿捷功，仰祈圣鉴叙录，以励后效，以昭劝典事。

案照逆首赵荣贵，窃踞龙安地方，自平西王、定西将军伯墨勒根虾大创伏诛之后，余党耽耽思逞，如未灭之火，伏焰欲炽。臣请筹平西王、定西将军，议委正黄旗下宁羌参将王明德，率兵驻防，飭令宜播朝廷恩威，抚剿兼施。而后，顺者抚，逆者剿，乃得以安辑此一方予遗也。查顺治六年六月初五日，据防守龙安参将王明德塘报前疏，等因，到臣。随该臣题：为塘报官兵奋勇杀贼，大获全胜事。顺治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旨：这捷功著察明汇叙。兵部知道。钦此。准兵部咨行到臣，随备行按察司查叙。去后，今据该司查核，分别造册前来，该臣复核无异。为照龙安僻居山陬，地处险远，伏莽余孽，妄逞螳臂之雄，实自外生全也。委防参将王明德，仰体皇恩浩荡，抚剿互用，先有伪游都王凯、游麒等，率众输诚来归，而孙一风尚不悔罪，辄敢逆我颜行，赖官兵奋勇鏖战，擒斩多功，除解获伪官三名，先经会审正法讫，得获逆贼勇妇并马骡牛只，行令该将犒赏有功官兵，伪印、伪札等物，解赴平西王、定西将军查验。

清官员陈述四川防剿形势

顺治十年四月十二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备陈川中前后贼势，并保宁实在情形，仰祈圣鉴，以巩岩疆事。

窃惟四川山川险恶，控制秦、楚，从来窃据所必争，圣王所必守，用武之地也。蜀在前明，号称富庶，自遭献逆屠戮，人民十存二三。臣于顺治三年随肃王大兵入川，仰仗天威，歼厥元凶，开拓全省，献逆余孽，奔入滇、黔。只因四年六月王师凯旋，留兵单弱，以致群盗蜂起，臣与各镇，问关百战，始达保宁，一城之外，尽为贼有。兼之年岁大祲，斗米价银六、七两，残民胥尽。臣等杀贼，一日数战，视为寻常。当时以饥饿残兵，枵腹杀贼，幸保孤城者，盖以攻保之贼，惟赵荣贵最强，余皆土寇，其势虽众，不足惧也。五年，东恢顺庆，西取潼、绵州县，平定广元。合计所败之贼，惟据广元之武大定、及遂宁之袁韬、顺庆之王命臣、安绵之詹天颜、松潘之朱化龙为强，余不过叛逆土寇耳。广元路开，保宁始与秦通。彼时，川北百姓仅存百之一二，臣具疏请给牛种，且耕且战。蒙朝廷赈发银五万两，买给兵民牛种，自兹始获饱食。五年冬，平西王、墨固山会发甲喇章京至保驻防，声威渐据。六年冬，东开夔之达州、东乡，西取龙安。其所当备之贼，不过川南杨展、及溃败之武大定、袁韬、川东之王祥、李占春、余（于）大海、三谭、三王等逆而已。六年，又增左路总兵陈德兵马二千，八年，又增右路总兵南一魁兵马二千，分布川北。而滇贼亦并川南群盗，进逼成都，幸平西王、墨固山大兵于九年二月内入川，直取全省，东至重庆，南至叙府。八

月，东南交警，王师回保。十月，刘文秀统贼数万犯保，仰仗天威，馘斩无遗。自冬徂春，烽警时动。今二月十三日平西王撤兵回汉，止留右路总兵马宁统兵在保防守。夫从前之贼势，分而力弱，在保兵马尚多，犹恐不支，日请大兵入剿；今之滇贼势众而谋狡，正在攻取之际，全师忽撤，留兵不多，虽庙算自有胜策，非臣愚所能知，然愚臣身在封疆，不敢不明白入告。臣仰读圣旨，有广元、昭化屯兵五千，与汉中、保宁互相犄角，务保无虞。臣窃谓贼如东西入犯，止保宁孤撑其锋，广昭在保腹里，汉中又在广、昭腹里。考诸地形，原非犄角之势。今朝廷如重在守汉，则以保宁为第一重门户，广昭为第二重门户，计城得矣。如重在守保，绵州、潼川无重兵，则无以遏自成都西南之贼；遂宁、顺庆无重兵，则无以遏自重庆东来之贼。保宁之守不坚，愚有大兵在汉，是自撤藩篱，而与人战于堂奥也。保宁之守不坚，更欲进取三川，是自闭门户，而任人遁处藩篱也。兵不重则分布不开，分布不开则保宁不固。况自贼犯之后，民愈残，地愈蹙，不惟三川不可问，并川北保、顺、潼近贼州县，亦各迫于贼势，处处望兵弹压。且狡逆当大兵驻保，尚敢犯我颜行，今闻撤师归汉，复何惮而不入犯。……

清官员陈四川防务情形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二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固圉务出万全，臣愚再陈一得，仰恳圣裁，以资战守，以奠岩疆事。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准兵部咨复，先该臣具奏保宁实在情形一疏，奉圣旨：着议奏。该部知道。欽此。密封到部。该臣等看得，四川巡抚李议设重兵，一驻绵州、潼川，以防自成都西来之

贼；一驻遂宁、顺庆，以防自重庆东来之贼，俱从封疆起见。但广元、昭化虽在保宁腹里，实与保宁互为应援。新设松潘副将王明德亦可提师接应。近准吏部咨，该平西王吴三桂密奏冗员可汰等事一疏，选练抚标兵二千、川北兵三千，议以卢光祖统领，与总兵马宁共襄其事，布置已周，应请教该抚从头整顿，合力同心，以固岩疆可也。等因。奉圣旨：依议。钦此。密封到部，密咨到臣。准此。该臣展读之余，神鬼交悸。伏念臣弩蹇庸流，谬膺重寄，七年旷素，无所短长之效，已概可睹矣。今责臣以固圉，而望臣以整顿。夫保境臣之责也，整顿臣之事也，臣复何辞。虽今日整顿之局势艰难较倍于从前，然欲分布进取为一劳永逸之计，非大兵大举不足以成功。臣前于冗员可汰一疏内，指形势、陈利害，言之颇悉，何敢再渎天听。若止株守目前之境土务保无虞为进取张本，惟有增兵扼险，首尾联络，以守为战，用防贼之奔突而已。臣谓欲树恢川之本，势必慎固保宁。欲固保宁之圉，势必分守要隘。如顺庆踞东北之屏，遂射扼水路之要，潼绵当西南之冲，凡此皆保宁之要隘也。舍数处不守而止守一保宁，即环保之前后左右皆兵，然撤去藩篱，而与贼角于堂奥之内，可谓有胜算乎。臣愚以为此数处宜各设一镇，统领重兵，使之独当一面，而又互相犄角应援，此策之善也。臣查部咨议设川北镇兵，以卢光祖统领，与总兵马宁共事，此平西王筹虑重地之苦心，而止议设二镇者有说焉。盖当王师回汉之日，逆渠新殄，目前烽火无惊，王又亲见在川各镇茹苦有年，士卒寥寥，不成营伍，似觉兵少而镇多，故议二镇而未及其余，原属怜恤将才至意。迨数月以来，东西南贼复出没无常，我内地负固之孽亦渐渐狂逞，又非王师在川时之局而矣。夫济大业者，事未至，则豫为谋；局已更，则图其变，诚有不可胶柱刻舟者。臣查当年收川时原设六镇，虽裁去成、龙二镇，见有四镇尚存。臣愚以为除总兵卢光祖、马宁外，仍应照设三镇，每镇应照川北镇增设马步兵三

千员名，各分立三营，相应酌令秦督查议成川之兵增数拨补，使分防顺、遂、潼、绵三处要隘之地。……而臣于此更有鳃鳃过计者，臣所筹各镇分布，止就贼之入犯谋耳。目今湖南屡告大捷，孙逆已作游魂，大兵所向，何逆不摧，捣穴擒渠，此正遭寇踌躇四顾之日也。若无重兵在蜀，预为不可动之势，以扼其吭，而制其命，是先开贼以奔突之门矣。迨脱兔已见，而后呼猎人、觅鹰犬，不亦晚乎。此臣所以直抒千虑之愚，而终不能以苟且补苴之计自误，而因以重误封疆也。……

清政府议裁移防兵以节兵饷 及川省防务情形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清查出入钱粮数目，仰请睿裁事。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准兵部咨开，……该臣等看得，兵餉入不偿出至数百万之多，计臣多方节省，议将天下兵马数目通盘打算，务使实在之兵无溢于额设之饷。案查臣部复，本部尚书王永吉题，为遵奉上传敷陈鄙见等事，行各督抚，彻底清查，汰老弱，清隐占，年终造册奏报。续据各督抚有奏报裁汰者，亦有奏报不裁汰者，亦有未报到者。但兵马所关甚重，臣部何敢妄议裁减，仍请敕各督抚按，查其所属地方兵马数目，某处应减，某处应撤，某处移缓就急，悉心筹划，于无可裁减之中，照地方酌量存留，查明具奏，臣部再议具复可也，等因。十月十七奉旨：依议，著各该督抚按，察所属地方兵马，凡有应减、应撤、应移的，悉心筹划，酌量妥确，详明议奏，毋得草率塞责，仍立限去，如迟延违限，尔部参来处治。叙此。……据此，该臣看得，设兵固圉，因缓急而

议增减，又移无事之兵，就有事之地，诚裕国筹边之至计也。但蜀中情形大异他省，臣敢不悉心筹划，以仰付我皇上樽节之盛心。查蜀之东西南尚为滇寇窃据，与我见归版籍之保、顺、潼、绵、松、龙等处在在逼处，我见在之兵，保宁则抚标及川北镇左右二路镇同驻保城，以至根本，专备策援恢剿，又抚标分兵驻防营、渠一路；川北镇分兵驻防巴、通一路；遵义镇驻顺庆而分兵于蓬、遂等隘，以御东南之贼；永宁镇驻盐亭而分兵于潼、绵、射洪等隘，以御西南之贼，皆冲边重地，枕戈环甲，刻刻侦防，尚苦路径多岐，分布未密。至于松、龙、威、茂，孤悬天末，内控羌番，外防巨寇，而见兵较之旧制，不过十分之一，武备单薄，实为隐忧。以上诸边，臣再四酌量，不敢议减也，又何敢议撤，无处不急也，又何缓可移。部议所谓于无可裁减之中，酌量存留者，殆为蜀言之矣，其昭化、广元屯戍官兵，屯务渐有成效，均难遂议移减。臣等惟有与各镇臣严加剔汰，勿使虚糜，务有一兵即得一兵之实用，是则臣之夙夜自矢者耳。若议撤、议减、议移，臣未敢谓可遽行于今日之蜀也。……

摇黄抗清军被清军镇压

顺治十三年五月 胡全才 揭帖

钦差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胡全才，为恭报荆州大兵大破姚黄贼营事。

本年四月三十日，准经略辅臣洪会稿题报；宁南靖寇大将军臣阿剿杀姚黄等贼，烧毁贼营房万余间，盔甲五千余付，招抚伪总副参游等弁共五十二员，兵民男妇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名口，其不顺民放抢得放儿吉男妇五百五十二名口，马骡驴牛共一百七十

四匹头，缘由到职。准此。该职看得，姚黄积寇，盘踞归、巴地方，其为荆、襄遗患久矣。大将军臣阿口出万全，密商固山各大人，一战而捣穴歼灭，救活万余生灵出于水火，驱逐积年渠逆遁避深山。……

四川形势及清军乏饷情形

顺治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蜀地万分荒苦，军饷解运愆期，迫恳天恩，严敕速运，以急救危疆事。

窃照西蜀全省未恢，巨寇三而逼处，日谋蠢动，乃第一危险。冲边所恃以防御侦探巩固绸缪者，惟兵丁是赖，而蜀兵又多系三秦调发远来征戍之兵，荷戈环甲，日无宁晷，所恃以资生度日者，惟饷是赖。是饷之于兵，真若婴儿之乳，病者之药，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少缓须臾，即有莫必其旦夕之命者，此其关系何等重大、迫切，而不意今日愆延压欠，至于若是之久也。查得抚标川北、遵义、永宁各镇标，并松龙威茂各营各兵丁俸饷干银，自十三年十月起至十四年五月止，压欠八个月左右。两镇标自十三年十二月起至十四年五月止，共压欠六个月。臣以地荒兵苦，各营望饷若渴，自差员赴秦请领，后陆续移咨差官守催，于本年二月初六日咨催一次，四月初六日咨催一次，本月初六日差官陈世第咨催一次，在微臣大声疾呼，不啻唇焦舌秃，即差员络绎往来，亦几于马瘠人困矣！而顺望半载，消息杳然。至五月初十日方准督臣咨复，内开：随即票行陕西布政司动发。十三年冬饷去后，今据该司呈称，动银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九两八钱四分零，交给水、遵二镇差官马懋徽等；又动银五万二十七两六钱六

分零，交给抚标川北镇松龙等边差官杨君礼，俱于五月十八日押解到川。又左右两路镇差官领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年正月饷银到川。又于五月二十二日据领饷官谢鸿儒稟称，五月初七日蒙总督部院吩咐布政司，共发抚镇各标十四年分春季俸粮马干银八万八千一百六十七钱零，于十一日自西安起解，尚未到川，计此项饷银至保可少救目前燃眉之急，但于去冬今春二季之饷，迨至夏月将尽，方得入川。各兵数月以来，衣装典卖俱尽，每每揭帐度日，今涓滴入手，尚不足填赏客债之用，望眼徒穿，依然赤手，此蜀兵难窘之情形，堪为痛哭者也。臣又见入春徂夏，三军缺饷多月，兼值亢旱不雨，禾苗枯焦，人情日有汹汹之状。若此后夏秋冬等季，饷银再复如前愆期，臣知各兵欲典卖而无物可典，欲揭借而无债可借，兵命固不可知，而兵心亦未可测。况处此寇邻风鹤之境，反掌呼吸，安危立判，疆场之事，有非臣之所忍言者矣！臣兴言及此，肌骨皆寒。伏乞皇上轸念蜀疆重地，战士苦寒，敕下督臣马之先，速行催运至秦。抵秦之日即给臣差官领解，星驰入川，使得按期给散，勿再迟延压欠，致貽误封疆，庶饱腾之兵可资敌忾，而危疆莫于磐石矣！臣情势危迫，语无伦次，更乞睿恩垂鉴，臣无任悚切战惧之至。

谭诣谭弘等投清

顺治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恭报伪侯率众投诚，赍缴伪敕、伪印，仰祈睿鉴事。

案照伪仁寿侯谭诣带领将士投诚，并淪围已解情形，臣已缮疏上闻。本年正月十七日，先据伪侯谭诣、谭弘差伪挂印总兵陈武衡赍文一角，为剪除叛逆献土归正，仰祈睿鉴事等情，到

臣。据此，该臣看得，伪侯谭诣、谭弘僻远蜀东，未沾声化，而望风慕义，久思臣服。前于顺治七年内，臣抚蜀时，谭诣曾差其伪旗鼓郎显秩赴臣处投诚一次；又于顺治九年，王师收复西南时，诣复差伪总兵明上策赴嘉定于军前投诚一次；谭弘则于伪抚邓希明、伪总兵张元凯投诚之时，备言弘等欲相约归顺。去夏，大兵收复重庆、遵义，抚臣高民瞻曾发札招抚诣等，早欲向化，奈其族逆谭文倡谋纠众，力行阻挠，致诣等倾葵之愿，为其迫胁而不得自遂者，良非一日矣！今谭文复合党犯渝，诣以后至，先发诛文，江干潜通音信，合兵追击情形，并诣赴渝日期，业具臣前疏中，不敢再赘。兹臣以礼延接后，宣布朝廷恩威，谕令净发，诣即同僭来投诚，镇将兵民人等，无不遵谕，望阙叩头谢恩讫。臣送给蟒袍靴帽与诣，及所部镇将等官分别给与蟒袍靴帽绸缎，又犒赏随来兵丁四百余名牛酒银二百两，以示怀柔之意。随据谭诣缴到伪仁寿侯铜印一顆，先经咨缴伪敕一道，伪镇、副、参、游、都、守，巡抚、职方、监军、府、县、卫、所等官姓名，兵丁、战船数目文册一本，到臣。臣逐一查阅，计伪侯而外，挂印总兵李宫端等共五十员；督金副总兵纪永龄等共二十二员；副总兵余春茂等共二十七员；副将耿名臣等共一百三员；参、游、都、守任克昌等共一百四十三员；巡抚程正典等二员；职方、监军、知府、同知、通判、知县等官程正性等共二十六员；卫所、指挥、千、百户钟员鼎等六员；贡生邹师孔等十六名；战船二百只；兵丁五千名。再阅，册开归正地方，均系重、夔二府所属……其伪新津侯谭弘，虽同谭诣有连名投诚文一角到臣，然弘尚住老寨，臣差官持送袍帽与弘，作书招令赴渝，俟其亲来见臣，另疏具报。其谭诣节授伪敕，并伪平彝将军银印一顆，及该营镇将巡抚大小文武各官，并重、夔两府州县土司敕印、凭札，俟诣回营呈缴之日，另疏奏缴。……

谭诣谭弘降清情形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为投诚伪侯率众净发，差官呈缴敕印，恭报上闻，仰祈睿鉴事。

窃照臣奉命入川，剿抚寇孽，于本年正月十三日躬抵渝城。嗣据伪仁寿侯谭诣、伪新津侯谭弘，差来伪员投诚。臣仰体皇上德意，差官前去招接。诣于十九日亲来见臣，呈缴伪敕、伪印、并伪文武姓名文册。臣以礼延教一切情形，已具疏恭报上闻讫。惟弘尚在老寨看守营垒，臣即差官高佐持送袍帽，仍作书招弘赴渝来见。但谭文虽诛，免脱之党尚繁，若不亟图收剿，则勾连诸逆，为害滋大。而谭诣、谭弘亦同有公文，谓宜乘此机会，立发镇渝兵马，同诣、弘水陆东下，先靖万县之逆党；再发达州防兵，牵制梁山余孽，若万县一靖，即合攻梁山，何难使诸逆土崩瓦解。等因。臣细详筹划，实于机宜攸当，即令诣仍回本寨，束兵以候。一而遣发重夔总兵官程廷俊，分巡上川东道贾还真、臣标左营游击赵虎臣、外委大拔游击靳登福、大旗游击王希秀、随征都守曹之忠等、临巩镇标游击王雄、重夔镇标游击王显声、水师右营游击姚元贞，率领马步官兵三千名，于二月初三日赴夔属忠、万一带，协同谭诣、谭弘相机抚剿。一而飞檄下东道邓希明会筹驻防达州。臣标前营游击党世昌、外委大拔副将刘国宰、内丁副将张略、大旗游击薛九成、前营中军守备丘天喜，并随征副游都王汝桐等，率领在达兵丁，前赴开县，梁山一带，并准抚臣高明瞻咨移会，发中军副将吴永茂，率兵会合夔镇道将领，相机抚剿。去后，闰三月初四日，据差官高佐自万县天字城

山寨回渝，同伪监军金事陈以新、伪总兵刘慎、余文炳、杨枝秀等，赉文一角，准伪新津侯谭弘咨移揭帖，为呈缴敕印，册报官员，愚鉴愚忠，早奠残疆事，除差总兵杨枝秀赉奏外，理合具揭。等因。同伪敕印文册缴报到臣。同日，又准伪侯谭弘咨移，为呈缴亲镇印信事，等因，同伪关防二颗，缴报到臣。准此。该臣看得，伪侯谭弘与弟谭诣同具识时之哲，先倾慕化之忠。臣前据连名投诚咨移、剪除抗逆、献土归正等事一疏，臣已具题报明，想荷宸鉴矣！惟伪侯谭弘，地邻逆孽，尚住老寨，未同谭诣赴渝，臣随差官招接间，适开、梁、万县等寨，顽梗未靖，谭弘、谭诣同有请兵收复之举，臣遣发镇道将兵，见行抚剿。弘与伊营镇将，以土著倡顺之初，劾核戮力廓清之绩，驱驰行间，措办粮糗，差官陈以新等先缴伪新津侯铜印一颗、伪敕一道、伪护疆营总兵谭宪关防一颗、伪师贞营总兵谭天图关防一颗、伪镇副参游击文职等官清册一本，咨送到臣。该臣逐一查阅，计伪侯谭弘而外，挂印总兵官谭昌志等七员；总兵杜鸿儒等五十二员；督金副总兵、副、参、游等官谭正恒等三百六十六员；主事、监军金事、推官、知县等官万峙等一十四员；贡监生员邓措等一十四名。再阅册开文武绅衿，俱皆夔州府属久外声教之人，今革心臣服，悉入版图，业已遵制剃头，被沐新化，实我皇上天威远震，德意遐敷之所致也。但谭弘与诣诛凶投诚，原属协谋输赤，我皇上隆恩殊锡，自有一视之宏施。其偕归文武等，例邀浩荡之泽，并与优异之恩，统候部议定夺，恩出睿裁，非臣所敢擅议也。除将差来伪官陈以新等八员各给袍帽赏犒，照例供给，仍制发袍帽缎匹等项，送交给与谭弘，散给投诚镇将各官，广宜奖顺。并再致书伪弘，俟抚剿开、梁余孽事竣之日，统率该营镇将文武等官，赴渝见臣。取缴伪靖彝将军印一颗、并文武各官伪印凭札，呈缴到臣，另疏奏缴。今将谭弘缴到伪新津侯铜印一颗、伪敕一道、伪护疆营总兵铜关防一颗、伪师贞营总兵铜关防

一顆、并开报镇将文武等官姓名文册咨送吏、兵二部查核。……

譚弘譚詣降清后受封侯爵

· 順治十六年四月 兵部 揭帖

兵部揭，为剪除抗逆，献土抒诚，仰祈睿鉴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本部送兵科抄出，内称：该本部复，伪新津侯譚弘、伪仁寿侯譚詣奏前事。等因。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题，本月十九日因奉旨：譚弘、譚詣俱着封侯。以后公侯伯封爵不必分三等。钦此。……十三年八月钦奉上谕，封黄梧为海澄公……（下残缺）

清军攻驃子城譚文部总兵 陈贵荣等被杀譚益被俘

順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国英 题本

钦命总督陕西二边四川等处军务、兼理粮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国英，为官兵四面力攻，削平逆寨，擒斩渠魁，尽歼群丑，恭报大捷事。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据建昌镇总兵王明德、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分巡上川东道贾还真、中军副将梁加琦塘报，内称：窃照川东地方，山高水险，鸟道羊肠，向为逆贼盘踞蹂躪，生民涂炭。自顺治十五年四月内，王师恢复重庆，旋渡江进讨滇黔。下东逆渠伪涪侯譚文等，恣睢跳梁，两犯渝城，当被驻防官兵水陆夹

击，请逆溃败奔逃。向化侯谭诣计刃谭文，倾心归诚，塘报题明在案。⁷其谭文逆党伪总兵陈贵荣、高鹤鸣等，拥众万余，占据东，横肆于忠、万、梁、开之间。顺治十六年二月内，奉本部院绸缪封疆，檄发职等监统官兵，水陆进剿。其长寿、涪州、忠、酆、石柱司一带，望风归顺，使十数载未附之疆宇，尽入版图。师次忠州，伪总兵胡明道、袁桂畏威投诚，惟是谭文胞弟谭益，纠合陈贵荣等，倚恃石寨险阻，负固□（称）雄，抗衡我师。职等分布围攻，而逆贼勾连袁、刘、马、塔一十三家等贼，水陆上犯磐石城。职等酌发官兵应援，于小江地方杀贼溃败，招抚伪职方司谭正士等陆续投见。但陈贵荣等虎视逆寨，屡招不服。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复蒙本部院密示方略，檄饬职等统率官兵进取。因逆寨辽阔，环绕深沟，周围计程四十余里，逆孽恃其寨险粮足，愍不畏死，每每率领精贼下寨冲突，妄图狡脱，屡被我兵奋勇堵杀，节次擒斩功级塘报在案。职等分布官兵，筑墙安围，日夜重围，仍申明赏罚，四面环攻，而各汛官兵披坚执锐，五月有余，略无懈志。贼见我兵连营层密，攻打日严，势在危急，有伪副将向士纶、冉世宠、余万相，生员向士纯，知难漏网，于二月二十一日密发忠州民陆朝胜下寨暗具投词，诉称原被陈贵荣等威胁同寨，情愿归顺等情。职等随给照牌，令其入寨密通。去后，职等于二十二日分布督标领兵部札守备胡江、……随征副将尚应成等，领健丁二百名……俱从西面悬崖躡路而上，攻西寨门；又督标中营副将梁加琦、拨发督阵副将刘应举……各领健丁攻前寨门；又建昌、重夔二镇拨发游击马应智、都守杨君礼、张士虎……各领健丁攻中寨门，□督标左营游击赵虎臣、拨发随征都司焦尚志、姬成……各领健丁攻南寨门；又建昌镇标右营游击关天爵、守千把总王希顺、王维昌……各领健丁，把守东路一带，以防冲奔；督标左营游击赵虎臣、同随征总兵杨青荫、游击杨得功、守备蔺自祜、中军守备李怀孝、千总陈一忠，各领健

丁，把守南路一带，以备截杀，又督标前营游击党世昌、中军守备丘天喜……各领健丁，□守西南大路一带，以防冲逃；又建昌、重夔镇□游击王显声、党朝祿……各领健丁，把守西北各路一带，提防外援；又督标中营中军副将梁加琦、同遵义镇标中军参将陈福……各领官兵把守东北沟一带，以备□杀。职等分布已定，于是日夜静，监督各营官兵，照依分汛。于三更时分炮响如雷，喊声震地，四面齐攻。逆贼拐枪炮石乱打如雨。我兵奋不顾身，先从西寨门悬崖架梯，层迭而上，爰是各门官兵一齐斩关入寨，鏖战冲杀，至丑时分，逆贼溃败，我兵乘胜砍杀，立毙锋刃者一万有奇，尸骸遍地，血流成河，其投岩扑火自死者尚不□焉。逆渠陈贵荣、高鹤鸣、谭益等仍率精贼千余奔突寨外，直冲东西南北四路，拼死力战，狡图兔脱。我兵周围夹击，一孽无遗。至二十三日午时分。职等齐集公所会验，活擒贼渠伪总兵陈贵荣、高鹤鸣、谭益、关起鹏，伪副将郎初开、高允发、聂学宗、刘朝福、郎应奇、郎儒、谭仙芬、白万□、田应时、胡朝福、周起印、袁光前，伪参游陈应洪、高增，伪参谋高风鸣；当阵斩杀伪监军王文锦、张耀，伪副将高林启、陈应葵、陈应林、孙光耀；并阵杀冲奔下寨精贼一千有余；箠旗招安忠、鄆、石砬、涪、万各州县被擄难民，及投诚伪副将向士纶、余万相、冉世宠等家口男妇小子共一千六百余名口。……阵亡外委随征守备一员李友成，把总二员臧逢源、石化珠，兵丁张炷香等六十三名；各营重伤官兵刘通春等共三百六十四员名。其贼渠陈贵荣、高鹤鸣等身带重伤，不能动履；立行梟斩讫。今将诸逆首级同活擒伪总兵谭益、关起鹏，伪副将郎初开、高允发押解本部院辕门，查验发落外。该职等看得，陈贵荣、高鹤鸣等罔知天命，负面险寨，抗我大师，屡招不悛，而伪总兵谭益，原非与二逆同巢，当官兵压境，尚敢率党合拒驛城，今被我兵当阵活擒，实自投法网，即寸磔碎尸，犹未尽辜。兹我官兵环攻多月，戮力奋男，踏平逆寨，

殄灭根株，远迩伏莽，闻风胆落，忠、万之间，得保宁静。……窃照职自奉命入蜀，驻师渝城，一切剿抚情形，节经题报在案。独是下东一带寇孽实繁，职惟殫竭弩钝，日夜困惟，以纾我皇上西顾之忧，期尽职职分之万一耳。詎谭文余党伪总兵陈贵荣、高鹤鸣、谭益、姚玉麟、马受等各拥众据寨，作祟于忠、万、开、梁地方，内则纠结杨秉胤、牟胜等贼互为犄角，外则勾连袁、刘、贺塔诸逆鸣张声援。职仰体皇上宽仁厚德，再三招谕。而贵荣等前虽皇徽伪敕、伪印，究竟支吾观望，不肯亲行投见，盖以石寨险绝辽阔，贼众粮足，自谓可恃耳。职察其负固弥坚，终无悛改，非大张天讨，必不能惩顽梗而警逆类。但诸寨之中，虽俱称巉岩，惟陈贵荣、高鹤鸣所据之骡子城为最险最钜。职于客岁九月间，密檄镇道各将，先取此寨，以除肘腋之患。仍发渝再行招抚，宣布皇恩，俾其省悟归诚，以宏我大清法外之仁。詎意愍不畏死，当官兵压境，尤然率领精贼屡肆狂突，被我官兵节次擒斩，具报在案。职以未克大创，屡饬镇将，严困力攻，不啻五申三令。兹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幸镇道协心，将士戮力，四面环攻，削平逆寨，元凶骈斩而就戮，逆党殄灭以无存。此一役也，皆仰赖我皇上天威遐畅，及镇道将领躬冒矢石，鼓励攸当，克奏此破寨尽歼之功也。除将解到活贼伪副将高允发已经职审系真贼，立行枭斩；并解到伪总兵陈贵荣、高鹤鸣，伪监军道王文锦、张耀首级，遍传下东州县地方游示外；其伪总兵谭益暂留军前，用招各寨未服诸逆；至于伪总兵关起鹏、伪副将郎初开，职审系胁从，且能当阵乞降，职因留在军前养活，用沛皇上解网之泽也。当骡城既破之后，职以为诸逆闻风胆落，自应悔罪倾诚，随即发檄招谕，姚玉麟、马受等詎意顽梗如故，负固犹初，容职渐次抚剿，务奏廓清，以仰付我皇上委任之重。……

牟胜莫宗文等在彭武战败降清

顺治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李国英 题稿

为官兵进剿大胜，伪侯畏威投诚，谨备述解散安插情形，仰祈睿鉴，敕部查议事。

顺治十七年三月十一日，据遵义镇总兵官吴允茂，署遵义道贾彪塘报。等因。到臣。该臣看得，下东诸逆党类实繁，而盘踞下江之南岸，窟穴于彭武，出没于川黔，则牟胜其作孽之最者也。臣驻渝以来，仰体我皇上好生之德，发示招抚，不啻再三，即蜀中抚臣高（民瞻），按臣张（所志），云贵督臣赵，亦皆有谕开导，乃胜姑以缓语应我，而实首鼠两端，及谕以净发投见，则又迁延支吾，变诈百出，盖恃其山川之险，陆行则岩洞阻深，水行则江流迅急，自谓莫可谁何耳。而臣方有事江北诸寇，未暇移师南指也，切料穴鼠釜鱼，安所逃遁，姑再为化诲以徐，俟其悔改。乃胜不但悔误无期，而且纵党剽掠，葛林渡、凤凰山等处纷纷见告，而胜于是为天讨所必加矣。臣遣发将兵，水陆并进，分道夹剿。而滇黔督臣，谊急比邻，亦札该省提督李本深及投诚宁国侯王友进，遣发各兵诸截后路。臣所遣领兵游击赵平、杨九成，效用都督金事杜学等，与兵士冒险深入，用命争先。故一战而伪总兵凌魁之众剿杀殆尽，再战而伪侯莫宗文之党擒执无遗。迨至官兵直抵逆洞，虞罗四布，牟胜自知无路可逃，然后泥首乞降，虽按其冥顽梗化，法难宽假，然兵临东下，即畏威归命，又未可与始终抗逆者同科。牟胜、莫宗文等并伪文官刘回澜等，所当与兵未及境先来投诚之伪总兵张伦，及临时投诚之伪总兵何成富、王朝谏等，审系胁从之伪钦差明朝等，一体邀恩赦宥，用广

皇仁，伏候部议请旨定夺者也。其牟胜、莫宗文，伪总兵、副、参、游、都李品高等一十七员，俱应置之军前效用，未可纵归故穴，再遣隐忧。其余伪总、副、游、都、守赵宜等一十三员并家口，俱发各原籍为民当差。……

谭文部下总兵姚玉麟降清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李国英 题稿

为伪镇率众投诚，谨述招抚情形，恭报上闻，仰祈宸鉴，敕部议叙事。

窃照下东地方久为伏莽之藪，臣于削平驪城之后，一面严饬镇将，鼓励官兵次第殄剿，一面分途委官招谕，用广皇仁。本年二月二十五日，臣差效用官张泌、刘东海賚去蟒袍帽带等项，持谕金城寨，再行招抚姚玉麟，嗣又差效用副将涂美，宣谕开导。去后，三月二十五日据姚玉麟具稟到臣，并金城寨民程选等赴谕投见，请官监视净发，并请委官料理梁山县事务。臣察其有悔悟之萌，随再发示谕，即委革职知州彭振翻赴彼招抚，暂署梁山县事。如果姚玉麟倾心归命，即令遵制剃头，将该寨伪官目兵民分晰造册赍报。去后，本年五月初四日，据臣前差委官彭振翻、涂美等塘报，四月初八日抵梁，伪总兵姚玉麟于本月二十日调集梁山县地方各寨伪官头并其中军旗鼓五营等伪官、伪乡绅、贡监生员等，于二十五日俱诣关圣庙焚香告神，指天誓曰，倾心归诚。誓毕，即于是日净发讫。卑职随于次日到任视事，其各寨兵民人等，限三日内尽数净发，卑职同姚玉麟亲赴教场清核兵民，俟查明造册完日，即同姚玉麟等赍册赴辕投见，听候分布安插等情。到臣。据此，该臣随行谕姚玉麟，嘉其悔悟归诚，并谕令委官彭振翻，速

将兵民册籍造完，同姚玉麟等驰赴渝城投见。去后，本年七月初三日姚玉麟带领伪官目兵一百名至渝，见臣。……伪总兵姚玉麟，乃伪涪侯谭文之党羽也，自逆文被刃，而姚玉麟畏罪怀疑盘踞于梁山之金城寨，恃险拥众，汹汹观望，势有不可响尔者。臣屡示晓谕，俾其悔悟归命，……

谭文部总兵马受等降清

顺治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李国英 题稿

为伪镇赴渝投诚，谨备述招抚安插情形，仰祈睿鉴，敕部议叙事。

窃照蜀疆山险，惟下东地方称最，其未附诸逆，何多盘踞。臣于顺治十六年二月内，遣发镇道将领，率兵剿抚。而伪总兵马受，畏我兵威，遂差伪副将龙现翼等赍缴伪敕印，赴保投诚。臣准抚臣移咨，即挥兵别讯不庭。而马受恃险观望，阳顺阴违，究竟尚未下寨剃头，居我肘腋，为偷生视息之计，殊非输诚向化之实。除节次情形，屡经题报在案，未敢再渎宸聪。臣因马受所据旧县城寨，相去驛城匪遥，恐其勾连下游诸逆，狡逞救援，分我兵力。臣于围攻驛城之时，专差投诚总兵刘士英、主簿赵一本，持臣谕帖赴旧县城寨，再行招谕，用示羁縻，以遏其勾连之狡。而马受即于十二月十五日差伪副将屈守方等赴渝见臣，据其来稟云，合寨兵民人等，已遵制剃头净发，并请官坐塘等情。臣仰体皇上宽仁，即以袍帽靴带赏赉屈守方等，以示激劝。臣随选委标下执旗官郑仪，与马受并伪副将李板龙等，赍持袍帽靴带，于十二月十七日前赴旧县城寨坐塘，并发示谕安抚讫。迨臣削平驛城之后，臣又差官前去抚谕，俾其投见，另行安插。而马受仍前支

吾，不肯轻离巢穴。臣于本年三月初十日严檄镇道将领，提兵进剿旧县城寨，飭令兵至寨下，再行开导，倘马受执迷不悟，顽梗如初，即督兵围攻，备檄在案。于时，镇道将领导臣伤檄，议委随征都司白虎先赴旧县城寨，宣布皇仁，指陈祸福。而马受遂革心向化，即同都司白虎于本年四月初六日抵渝见臣。该臣仰体我皇上柔还之德，准与维新。查马受随带投诚伪官目兵八十名，臣一并设筵，仍用花币分别赏赉示劝谕。但其所部伪官兵民众至千余，尚集旧县城寨，必分晰解散，安插妥当，方完抚局。臣又虑下东人情狡诈，恐有中渝，遂于本年五月三十日专委分巡上东道贾还真，并臣标外委内丁游击王光勇等，带领兵丁，同马受赴旧县城寨，又檄行建、重二镇，会同该道确查，分别兵民，如系兵丁，分收各营，如系百姓，即交该县署官随便安插，先将马受并各伪官家口起送赴渝，以凭另行安置。去后，嗣于六月二十七日据该镇、道册报，马受下伪官目兵并家幼小共二千六百二十八名口，解散安插于开、万等州县，所有伪总兵马受家眷并伪员眷口，今差建昌镇标中军守备段成章等同督标外委内丁游击王光勇等，各带兵丁，自万县登舟护送赴渝等情。到臣。该臣随檄行建、重二镇，……并臣标中军副将梁如琦，及遵义镇标中军参将陈福，临巩镇标左营游击王雄，各将分收马受伪官兵丁李板龙等俱收入各营顶补缺额，照依经制原额起支各粮，以家营伍讫。其马受并随带至渝伪目兵丁，俱收入臣标下效用，家口即安插重庆府。至伪副将龙现翼，去岁赴保投诚，抚臣高民瞻即留标效用，未回旧县城寨。臣将起送到龙现翼家口，即交抚臣差官邢嗣鼎押送抚臣军前，听其发给现翼收领，以示完寨；其解散安插过百姓谭龙林等，取据该管有司甘结附卷外；该臣看得，伪总兵马受，乃伪涪侯谭文党羽中之最狡黠者也，始则畏我兵威，缴献伪敕印，继则借口观望，从中梗化作祟。臣察其未能革心，因我官兵有事驷城，不得不暂示羁縻，以遏其勾连。迨驷城既破之后，臣将逆文之弟谭益暂留军中，用招

诸逆，臣复差官分头抚谕，而马受仍迟疑不前。臣即严飭镇道将领，提兵进取其寨，仍飭行镇道，再行开导。马受豁然省改，遂于四月初六日至渝见臣。该臣仰体我皇上宽仁厚德，嘉与维新。其所部伪官兵民，俱集该寨，臣专委道臣贾还真并臣标外委游击王光勇等，同马受亲赴下东，并檄行建、重二镇会同确查分晰，兵民一一解散安插就绪矣。是役也，未烦兵刃，而使狡黠负隅之孽，一旦革心向化，俯首输诚，皆仰赖我皇上恩威远播之所致也。但伪总兵马受归诚似觉后时，而向化之心未可歧视，臣已暂收标下效用，应否量加职衔，以霏浩荡之泽，并随带伪员李板龙等，臣已暂收各营顶补缺额，照食兵粮，并臣差委投臣总兵刘士英、主簿赵一本，随征都司白虎等，奔驰著效，及先投抚臣之伪副将龙现翼，可否一并议叙，恩出睿裁，非臣所敢必也。至于谭益，臣已交付投诚伪总兵姚玉麟带赴梁山县安插，并令随营图报，用广皇上解网文仁。除伪总兵马受伪敕印听抚臣另行赏缴，今将带投伪官目兵开造数目清册，咨送兵部查核外，臣谨会同抚臣高（民瞻）、按臣张（所志）合词具题，伏乞睿鉴敕部议叙施行。……

四川请增设水师事

康熙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为请设水师一镇，以专责成，以资剿抚事。

臣驻兵万县，详察下东之形势，通诛巨寇，皆啸聚于楚、蜀、秦三省之交，我官兵分布关隘，无事则侦防，有警则扑剿，所用皆步骑之兵也。然各逆窃踞地方，亦有相距江干不远者，而王光兴一逆，又在湖广施州卫，其地则大江云南岸也，虽与诸逆江分南北，实相首尾勾连。臣虑诸逆或合谋蠢动，若滨江之寇，

糾合王光興由水路發啟，必用水兵堵禦，方足制其死命。查重慶鎮雖設有水師兩營，然其兵不過二千，除供運糧上下往來外，所餘無幾，不足戰守之用。必須另設水師三營，用兵三千，以一總兵統之，庶凡事权重而責任專，乃今日奠安蜀東之急務也。臣思此兵若另為招募設立，又當增添糧餉，不免多此煩費，若以隨臣征剿之兵充之，較為省便，而各將兵皆西北之產，地利水性未能諳習，其可責以舟楫之任乎？臣觀向化侯譚詣與其所統將兵，皆生長下東，深明水戰，而譚詣智勇，兼人老成持重，桓然有大將之威，自歸誠以來，感戴天恩，切圖報效，無日不整頓兵馬，布置汛防，各極勤瘁，且當諸逆之首衝，尤為拮据，若比照抒誠侯狄三品充雲南廣羅鎮總兵官事例，以原爵向化侯充四川水師鎮總兵官，必能勝任愉快，況其見有食餉兵丁三千，可分三營，擇其標員之勇略素著者授以中軍及左右營將，并各中軍守備以及千把等官，皆選用有餘，兼之心膂素習，臂指聯貫，將無外求，兵無外募，餉無外加，一轉移間，而上下江干，蔚然成重鎮矣。且往來江上，舟楫巡行，一以御水路之窺犯，一以斷南北之勾連，既可壯目前剿撫之聲勢，又可为異日疏通荆楚之前驅，其有裨于封疆豈淺鮮哉。臣從疆場起見，故敢援例上請，伏乞敕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俯賜俞允，將譚詣照例換給水師鎮總兵官敕諭關防，仍行臣查取，選擇堪用三營將官，并中軍守備各姓名履歷，開造送部，以便題授者也。事關設鎮，貼費艱盡，更祈宸鑒，敕部查議施行。

四川增設水師鎮

康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李國英 題疏

為請設水師一鎮，以專責成，以資剿撫事。

康熙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该部复四川总督李题事。等因。二月十五日题，四月初八日奉旨：兵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该臣等议得，四川总督李疏称（原疏）。……等因。查另设水师三营，用兵三千名，设总兵一员统领，以向化侯谭诣充水师总兵官，即以谭诣下见食饷兵三千，立为三营。均应如该督所议，其该镇驻扎汛守地方，管辖事宜，应令该督核议，具题到日，揭请内院撰给敕书，移咨礼部铸给关防。其标下中军左右两营营将，三营中军守备、千、把等官，候该督选用，具题到日另议，等因。四月二十五题，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各咨到臣。准此。随经备行水师镇总兵官谭诣，查照部复奉旨内事理，即将移送部颁四川水师镇总兵札付一道，抵领任事。其驻扎汛守地方，管辖事宜，详查妥确，并标下三营营将，中军守备及千把等官，遴选造册咨呈，以凭复酌具题，仍将到任日期呈报，以凭达部，并行四川布政司、守巡川东道，将水师镇驻扎汛守地方及管辖事宜，酌议妥报。去后，兹据该镇咨呈到臣，除驻扎汛守地方及管辖事宜，俟司道查议至日另疏题报外。该臣看得，下东剿抚，水路分防，故步骑之外，必资战舰而后备御称遂焉。臣前请以向化侯谭诣充水师镇总兵，即以谭诣下见食粮饷兵三千名立为三营，专备江干一路之狡启，业荷俞纶，该镇已钦遵于本年八月初二日任事矣。但三营既设，将、备、千、把均应照设，以成营制。臣准到部咨，即照会该镇慎选才勇，务须得人，以资驱策。兹据该镇开列职名履历，咨呈前来。臣复加遴选，议以投诚题授右都督李官墙改授中军兼管中营事，右都督陈武衡改授左营营将，右都督任元礼改授右营营将，以副将刘云凤改授中营中军，都督金事胡登甲改授左营中军，都督金事张应林改授右营中军，以题授副将冉维龙并投诚副参邓锤瑜、彭冠贤等六员，改补三营千总，以随征材官潘应崇并百总向思荣等十二员，各补三营把总，以上各员委，皆才技优长，足任营伍之者。

但查各镇营将俱系游击职衔，营将中军俱系守备职衔，今李官墙等系右都督，刘云凤系副将，胡登甲、张应林系都督僉事，似于营制未符。但官墙等俱系该镇营伍中向来管领各兵之员，兵将相习已久，臂指联贯，缓急堪资，且江洋险阻情形及水战进止机宜，无不熟谙，欲于此外别为遴委，恐未必胜任而愉快也。臣又查得该臣题请擢用投诚一案，准兵部咨内开，查冯景明题授右都督衔札在案，相应以右都原衔注册，遇副将缺推用。奉旨钦遵在案。合无俯照冯景明之例，将李官墙等三员，以右都督改授副将，管三营游击事。其副将刘云凤等，照例酌改职衔，管三营中军守备及千总事，务庶营伍之任咸得其人，而水陆声援犄角之形势益固矣。除将各官履历另造清册咨部查核外，臣谨具题，伏乞睿鉴，敕部议复施行。

马进玉等降清授职事

康熙四年正月十六日 李国英 题稿

为伪帅协谋内叛输诚，接踵来归等事。

案照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该本部复兵部题复四川总督李题前事。等因。奉旨：马进玉、冯盛世、王之炳、张大盛、武自强、邓秉志、杨询、赵云俱授都督僉事职衔，余俱依议。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查伪官刘君锡、祝圣培，伪衔参差。等因。咨移到臣。该臣看得，投诚伪官刘君锡、祝圣培，当贼势扰攘之际，通谋归命，亦属知机，臣为题请叙录。部议，以其伪衔参差，请教臣等查明题复。今查，刘君锡之伪太常寺正卿，据称敕已混失，而按察司副使之伪衔是实；祝圣培之伪监纪推官，原无某府推官实据，而署知县之伪札印可凭；似应各照副使、知

县伪衔议叙，统候部议，请旨者也。除二官履历造册送部，其未叙之伪推官邓鼐，查系原籍江西，臣已移咨江西抚臣，安插得所，并已叙之谭必亨、曹嗣斌，俱经取具履历，另为给咨，赴部补用外，既经该司道查明，理合题复。……

招袁韬武大定书

李国英 书稿

致书袁、武将军麾下：麾下穷居川南，徘徊观望，将谓堂燕釜鱼，尚可苟延旦夕。近闻孙逆渐逼，又复踉跄西奔。而我朝大兵，刻期入蜀，网罗密布，进退无门，将安逃乎。智者见机，今不独机之可见而已也。何如翻然猛省，率众来投，转祸为福，在此一举。所幸者，我大清圣主亲政，恩诏屡颁，一切旧恶，咸与赦免，纶綍照然。本部院可力为担承者。麾下一回头便是天堂，一迟疑便陷地狱。故特披心腹以告。倘仍然执迷，则始恨麾下之狡，继笑麾下之穷，今且怜麾下之蠢，而不可救药矣。毫发之间，吉凶立判。时不再来，思之，决之。故兹书谕，想惟省察。

招于大海李鹞子书

李国英 书稿

致书李、余（于）二将军麾下：从来图不朽之荣名者，定有识时之卓见，故上不致悖谬天意，下不致涂炭生灵，斯为身名两全之明哲也。麾下久事戎马，驰逐蜀疆，已历年所矣。迄今偏据

忠、涪之地，自相屠灭，走险无休，依伪朱经略之空名，将欲奉何王以为其主，此掩耳盗铃，不可以欺当世也，明矣。且揽辔之余，上不过合、涪，下不过夔、万，行见民穷粮尽，土满耕稀，地方日就侵敝，麾下之不能与我旷日持久自立一乾坤也，又明矣。不佞向来深痛蜀苦，雅慕高名，已曾代疏天廷，弘开在宥。凡师武所加，止期剿逆，倘有识务投诚之举，亟为嘉与，仍膺显荣，所以罗致英雄，共勤大业，机会良不可错负也。目今满汉大兵分路入剿，当事者尚抱玉石俱毁之叹，故先驰告谕，俾不佞临麾招抚，麾下尚其审处时宜，相为偃息，投戈解甲，去伪图真，速差款使，早通情素，献非分之土地，即同驱除，保格外之功名，不殊报附。不佞自当极力推奖，洪膺天宠，岂非千载一时乎。否则，迟回莫决，后至遗殃，虽欲噬脐，亦无及矣。速会好音，便登，转达临楮，伫俟不宣。

招 谭 文 书

李国英 书稿

致书谭将军麾下：愚闻智能见机，勇不失时。我大清混一区宇，天戈所指，海内无敌，此皆将军所习闻者。惟忠、万远在蜀东，将军株守穷寨，良为踟蹰。不佞仰体朝廷好生之德，恐我无辜子遗毙于锋镝，故不遵以师旅相加。近奉恩诏内云：有贼地方官民慕义来归者，地方官即行奏闻酌用。钦此。诚为千载一时。况大兵进剿在即，崑冈之火，未免玉石难分，故特驰书相告。幸即幡然悔悟，及早输诚。不佞忝抚蜀疆，例得题请擢用，永保富贵，享有令名。万一踌躇顾盼，不早决策，兵至之日，或有以将军居奇者，虽欲噬脐，亦无及矣。祸福利害，立决于此。惟高明

审处，而熟计之，切囑不备。……

招 谭 诣 书

李国英 书稿

谭将军麾次，向闻将军表异夔东，不欲与聚啸诸渠昧游釜底。不佞久思驰介相招。忽达州王金事，刘总戎送旗鼓郎显秩至，一种明哲自爱情见乎词。不佞即令赴汉投见平西王、定西将军，备达麾台倾诚之雅。并蒙与奖赉，发有令谕附显秩，旋以昭我大清宽仁厚德。闻麾台与其弟兄异处受困于余、李二寇，俯首几不自全。何若慷慨决疑，遵制净发，无名之敕印，差役赍缴前来，以便题达。不次荣名，自当极力担承也。临池神溯不备。

招 谭 弘 书

李国英 书稿

将军昆仲，南浦旧家，夙有名誉，与江上诸逆，原非可同日语者。我大清奄有四海，广并包之量，推延揽之诚，凡有改辙投诚，无不特加优用。如达州刘总镇其明验也。不佞前已启报平西王、固山额真伯，颁有令谕，开诚招抚。向缘伪朱经略煽乱人心，将军虽有择木之明，不无井蛙之妄。今者冰山已释，倚杖俱空。又兼逆孽逼遯，使将军手足分飞，部伍零落，独坐穷山，苟延残息，譬之笼鸟釜鱼。万一支持不及，遂落逆孽之手，将军复肯俯首低眉，仰鼻息于同辈乎。余闻智者决机于未形，今日大一统之

势，顺逆存亡，岂待再计而决。何如乘此机会，收拾部曲，幡然来归，我大清必加殊宠，岂徒身名两全，亦且上保祖宗之坟墓，下慰桑梓之残黎，中延家门之福祚。千载一时，其不可坐失也。不佞以刘参谋屡述芳徽，故尔津津驰慕，特致鄙衷。若徘徊歧路，不审向背祸福之几，一旦大兵东下，虽有善者，无能为将军策矣。语不宣心，希惟崇炤。

招 杨 展 书

李国英 书稿

致书杨大将军老先生麾下：恭惟先生人品望抱负识见，殆非江上诸辈所可同日而语矣。历观往代鼎革之际，莫不有窃据观望之人，然太统一定，争先归降，未有久拥一隅而与中原抗衡者也。我大清朝除暴定乱，顺天应人，无敌之威，加于四海，归命者立致富贵，抗拒者自取灭亡，不三载而建成一统之业。于是仁恩广被，圣泽均沾，录用旧朝之臣，感化反侧之子。如贵乡之胡菊谭、李涵伯诸公，不皆比肩共事，同登高位乎。间有一二不揣时势、逆理妄为者，如江西之金声桓、王得仁，已于本年正月十九日为征南大将军谭（秦）固山，攻破南昌，殄灭无遗。前者赴云贵一战而擒，又复悬首藁街矣。邸报滔行，耳目难掩，麾下岂不知耶！且麾下所恃为党援者，皆碌碌庸流，苟混衣食，自相屠戮，死而后已，非有高见远志可堪倚仗也。而腹心之害，又在卧塌之侧。一林二虎，必夺必争，窃谓麾下有更卵之危矣。若内断于心，幡然来归，我大清必待以不次之位，加以格外之宠，全身全名，福祿寿考，上保祖宗之坟墓，下延子孙之嗣祚，远造全蜀之命脉，近甦一方之残黎，功莫大焉。智莫先焉，是则嘉阳之生，

麾台真五百年间气所鍾矣。刘总镇惟明风尘拔起者也，近举达州投诚，不佞力为援引，尚荷元戎之命，况麾台人物出类拔萃者乎。不佞抚川三载，凡一材一艺无不极力荐扬，以尽以人事君之义，岂于麾台之特达，而反以寻常相遇者。倘必假借虚名，挨延岁月，机会一失，时不再来，计日大兵进讨，虽有善者无能为麾台谋矣。不佞爱之也，真故言之也，切为之也，至故望之也。专转祸为福，在此一举。年前差官田有凤敬达一函，未见回复，心窃疑之。兹据安绵道塘哨获遇来使周仕乾、张敏并带田有凤禀帖，细询之，颇能委悉麾台心事，令不佞神往。今再差官张呈祥、袁起荣续捧恩诏一道，前往开陈，尊意既决，宜速发的使，同原差前来，以便转奏，勿负不佞谆谆至意。临楮无任翘注。

招王祥书

李国英 书稿

致书王将军麾下：夙闻麾下，勇略超群，明哲自命，所称当世人杰也。向缘王师东指，靖扫夜郎，破竹之下，势不留行。致令麾下高蹈滇陲，惊疑怯顾，虽有慕义之诚，竟无从遥达于当宁也。迩来偏据边疆，拥兹虚爵，在麾下或欲借之以愚当世耳目，震荡一时，而不知役役徒劳，终非得计，竟将捷足奇猷空老于不王不伯之地，甚可惜也。不佞遥羨才名，深为元亮，已将向来疑畏情踪，具闻当事。蒙开祝网宏恩，凡我师所加，俱以推诚不杀为志，苟有怀来，辄加优宠，此正麾下别白自新乘时投袂之会矣。目今特遣大兵入川恢剿，犹恐雄师所至，灵蠢齐观，故先驰告谕，以晓愚迷。不佞确为麾下计身名两全之策，莫若解甲投欢，共赴功名之会，为两得也。麾下慎毋曰虚名尽尊，神器可

窃，万一大兵踏至，不过再遁滇、黔。抑知帝王无外，滇、黔乃必靖之地乎！与其水尽山穷，方嗟悔晚，何若乘时赴会，归化倡先。夫明哲见于未萌，贤豪达于时势，矧我朝天命之归，虽聋瞽所悉知耶。麾下倘不谬余言，速遣信使来通情愫，不佞当特疏奏闻，诸凡宠额荣名，自当一力代恳也。临楮翘伫不宣。

招杨璟新书

李国英 书稿

杨将军及列麾下：接阅来翰，词意恳切。不佞志切救民，当同在保诸大人、按镇列台公议，即欲发兵剿。但缘来文空白，初无印信可凭，且前奉有平西王、固山额真伯令谕，又无投诚启禀，是以转将李副将、田有凤送赴汉中谒见，令其面陈情节。亦以未具投启，未缴印敕，无从信凭。今再驰令谕，着原官回嘉传谕。须知我大清待人无欺，总以真心实意为主，不事虚假文词。谕到可速具投诚启禀，并缴原日伪敕、伪印，仍令李副将田有凤前来，见文见印即便发兵，直捣武、袁二逆巢穴，以谢嘉城生灵众望。慎勿迟疑，自负投诚之初心可也。临池谨切。

四、清廷与南明相互勾结企图共同 镇压农民军的主要文件

顺治登极诏稿（摘录）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烈祖迈图鸿绪，皇考弥廓前猷，遂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虽在冲龄，缙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浓炽，极祸明朝，是用托重亲贤，救民涂炭。乃方驰金鼓，旋奏澄清。既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军民耆老，合词剿进，恳切再三，乃于今年十月初一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仍立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緬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更属变通之会，爰乃酌今准古，揆天时人事之宜，庶几吏习民安，彰祖功宗德之大，所有合行条例列如左（下）：……

一大兵入关以来，文武官绅倡先慕义，杀贼有功，以城池归顺者，该部通行察叙，具奏定夺。

一自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家长……者不赦外，其余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隐匿在官，及民间财物人口生畜者，许自首免罪。如被人告发，不在赦例。

……

一所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细加探访，确具事实，申该巡按御史，勘结奏闻，以凭建坊旌表。

一所在神祇坛庙，不系淫祠者，有司务竭诚敬，毋致表慢，明朝诸陵，仍用内员及陵户看守，拨给香火地土，仍春秋致祭。各处帝王陵寝，及名臣贤士坟墓，被人毁发者，即与修理，禁止樵牧。

一在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在外方面各官，及知府、府佐、州县正官，俱给与应得诰敕，凡京官署职、试职，俱准实授，仍给应得敕命。文官三品以上荫一子入监读书。京官八品以下，准给本身敕命，愿移封移赠者听。

一满洲院部及各衙门办事官员，年劳深久，该部通行察叙。

一山林隐逸之士，有怀才抱德，堪为时用，及武略出众，胆力过人者，抚按据实举荐，该部复核，征聘来京，以便擢用。

一前朝建言降谪诸臣，果系持论公平，有裨治理者，吏部具奏召用。其各衙门官有横被诬害，公论称冤，曾经荐举，不系贪酷犯赃者，并与昭雪叙用。一应为民者，准复冠带。闲住者，准致仕。

.....

一前朝勋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顺，仍立功绩者，与本朝一体叙录。应给封诰，照例颁给。其见有官职，已经来朝者，准仍原职。

.....

一山陕等处军民人等，有昔被流寇要挟，今愿改弦易辙，倾心归化，于所在衙门投有降表，及有甘结文案可据者，概从赦宥。

一省直各州县土寇，有贼首已经就擒，胁从归农复业，及胁从共擒贼首，赴所在官司连名自首者，前罪并赦勿论。

一凡讹言妖术，煽惑平民，烧香聚众，伪造符契，拥集兵

杖，传头会首已经缉获正法，其胁从人等果改邪归正者，前罪免论。

.....

顺治亲政诏稿（摘录）

.....

一有负固不服，潜据山海者，如能率众来归，悉赦已往，仍量功升赏。

一有因叛逆干连，原系无辜者，该督抚申明即为具题释放。

一附近贼巢居民，原未从贼，有司将领一概□□擅杀者，该督抚查实参处。

一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迫，实有可悯，如能改过就抚者，准赦其罪。

一奸民讹诈，动以谋叛通贼，告害良民，此后如有越境妄告者，该督抚即行严拿究审，情虚反坐，以安良善。

.....

刘泽清致冯铨洪承畴金之俊书

□先生台台：我□□□何以到此田地？而种祸养祸立祸衅祸激祸，以致祸不可测。一段痼弊，明明白白，不知时人已曾晰析否？非泽清急走江淮会议，社稷几无主，非吴月所求助邻国发兵，先帝几无葬。此后，灭闯复仇，一番大举，全在和合，方好夹击。而就中调理，彼此强富不易之学问，又全在老先生台台。痛念先帝先后之惨，务灭此朝食。张良为韩，此之谓耳。今新皇特

遣元臣大司马左萝石太傅，元戎陈东溟，又前出使今罔御马太和已至淮上，收拾船只，往谢摄政王，并酬庸老先生台台，与诸文武劳臣，少颁犒典。至于通议、通商、通暹，及一切彼此必需交会之地，非直隶、山东交界不可。今闻大势已渐东向，与其使臣会议，终有通集之地，何如先止东骑，不彼此面体好且亲耶？不然，必至河干天流之中，可以浮马浮市，以有易无乎？希老先生台台熟筹，相商清庭勋归，应有定划早计也。俟剿寇之约将期，泽清与督师阁部史道邻应亲行盟会市境而决定策。

刘泽清致吴三桂书

二月内，确知闯贼募渡河东，泽清初报枢部，张大司马不信也。次具条议，内有求连檄亲翁进关，再檄左崑山、黄虎山、刘明辅合兵畿辅，决一死战。张大司马谓泽清张皇，又于别报中且有闯贼原未渡河，何得风闻遽报之旨。及至三月初，则日急一日，大司马方信也，始出前议，具呈御览，何及耶？宗社封疆，到此田地，受病何因，种祸何人，惟有痛哭已耳。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泽清岂不愿报仇雪耻耶？三而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止余亲翁一旅，悬隔海山之外，东西千里，呼不能合，社稷既已无主，孤军伫待何事？因督同知己监军张樵明文光、署镇丘问石磊，带兵渡河，约会南中元老史道邻可法、高砮斋弘图、马瑤草士英，与助监诸大臣，共立神宗嫡孙福殿下，于五月十五日登大宝矣。此时新诏想已遍布。屢有长安逃难人至，详述亲翁独撑山海，闯恨东犯，败回焚宫。再追再溃，尽数西遁。已复神京之音，亲翁允称古今第一人也。泽清即报新皇，随得恩纶，封亲翁世袭蓟国公矣。继知联合建旅，协力助剿，当长安未闻此音之先，泽清曾有成议，约结清王入驻内地，共图灭闯。今亲翁此举，正与初议

暗合也。见今贼已据险，古称百二，且闻不甘弃晋，可谓狡矣。为今之计，在我不可不合，何也？以泽清与左、黄、刘、高五镇而言，据江河之险，可以勉支，入秦犹恐不足，为人合易，多马合终寡。以清王与亲翁之旅而言，居重可以取轻，若独入秦、川，又觉无犄角之势。更有论焉，清旅世居外邦，不种桑麻，自款断之后，不得不借资内物，以充日用。即亲翁之旅，可以不资东南而能富饶耶？虽获贼辐重，能用之不尽耶？至于饮食衣服等项，真可不需茶酒烟米，角铁纸张，与夫荤蔬诸品，又与夫纱、绉、布帛，圆金匾金之蟒段等等耶？亲翁急报君父之仇，于无君无父之日，秦庭之哭，何所不可。今中国已有君矣，亲翁中国之元勋也。闻国有君，知必怀念，不忘宗祖。但既合清旅，须图两全。不揣愚见，欲藉鼎亲翁于畿东界境内，开藩设镇，或文臣如冯、洪、金三位老先生，借重一人，兼以清庭文武重臣，专主南北之和好，以有易无。立定南北之马市，塞外之物，有必需之地，而江南货财，资助不竭，何难彼此富强，何难彼此分合奇正，直捣闻窟耶？前为山东未经贼躏，皇上以丘问石镇守矣。抚台即江北按台王雷臣燮奉命节镇二东矣。皆我辈莫逆，得亲翁比邻而驻，志同意合，千秋事业，岂让前人哉！昔苏季子佩六国之印而制秦，亲翁何妨助勤两国而灭闯？至于临时变化，北可檄延、宁、甘边内外之众，击贼之背，南当檄西蜀之兵，击贼之腹。贼能不顾腹背，而急两肩耶？今皇上亲命大司马左萝石懋第，同太傅元戎陈东溟洪范，又阿卿马太和绍愉，资鞬出使，旦夕北发。通议既行，幸将东有地方，俯垂存恤，正有关两家之面目耳。闻冯相公涿鹿、洪制台亨九、金大司马起凡与亲翁同誓灭寇，果然，则报仇之事，更有赖耳。因具公启，乞转致意。时已遣兵送三公北上，拟至恩县、德州，亲翁遣兵迎至德州、恩县，庶便长驱早至清庭无沮滞也。尊翁及太夫人阖门殉难，烈节古今罕见。泽清已特疏请破格优恤矣。今山东总督拟王铁山正为旧新共事之

便耳。并闻又及。名具正幅左冲。

陈洪范致吴三桂书（摘录）

……国家遭此大变，臣子应共痛心，独老亲台忠义动天，借兵破贼。至闻太亲台、太亲母俱殉节捐生，一门节义，万古流芳。更荷清朝仗义助兵，复为先帝发丧成礼，何莫非老亲台精忠感动也。今皇上以亲王登极，锐志中兴，感清朝助兵之义，嘉老亲台破贼之忠，拟遣重臣，至北通好。洪范废居越海，无意出山。以是老亲台建牙榆塞，鳞鸿久疏。兹者，愤汽国难，蒙召起用，朝议金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葭莩，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周卿马绍愉，赍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薊国浩敕，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通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微福无穷矣。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余容面罄。临楮无似驰切。仲秋朔日。眷教生陈洪范顿首启。

声遥致其五哥书

劣弟声遥顿首拜五哥台前：骨肉分飞，转盼七载，……顷者逆寇不道，窃据大宝，流毒北方。幸我清朝君臣，念与明朝素昔之好，简徒搜乘，为前帝复仇，一鼓而斩寇数万，直抵都中，大反贼恶之所为，一以仁义为务，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大小文武，各升一级，勋威世胄，俱照旧袭。起用闲废各官，查举隐逸贤人，优恤死难诸绅。开科取士，蓄发束冠，一如前代之制。种

种善教难举，百姓歌孔，途叹来暮，即汤武之吊伐，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河北及山之东西，仰暮（慕）德化，不啻风行草偃，皈命恐后。逆闯虽暂宵遁关中，不过为瓮中游魂，万不能再张。我朝赫然震怒，势如雷霆击楫，亦万不肯容彼久活也。大势至此，真是天命有在。古语：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虽未即南下，未尝顷刻忘南，想前主已逝，正识时务之智者择主而事之际，兄台可速审势度机，早来投诚。不惟我叔兄子侄早得团圆，且早受带砺之盟，不在先年岛顺诸位下也。倘为人惑执迷，可想皮岛大海，尚且不坚，南兵既不可恃，长江何足为堑，那时悔之何及？况天下视辽人如真满洲，你纵涂肝裂脑于彼，其如疑者太多，终成何济。弟叨军中之长，见之极真极确，方敢泣涕而道之至戚之前。万惟兄台思之再思，作速北向，不尽南望稽首垂血之至。

宣布取消三饷等事

顺治元年七月初八日 摄政王多尔衮 令旨

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税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自明季祸乱以来，刁风日竞，闾阎细故，轻渎听闻。以越诉为等闲，以诬告为常事，教唆健讼，败俗伤财，予甚痛之。自今以往，嘉与维新。凡五月初一日昧爽以前，不拘在京在外，事无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悉行宥免。如违旨兴讼者，即以所告之罪罪之。官司听受者，并治。以后斗殴、婚、田小事，止就道府州县官听断归结。重大事情，方赴抚按告理。在京仍投通状，听通政司查实，转送刑部问拟。其五城御史，有例应受理送问者，照旧送问。非系机密重情，不许入京越诉。倘奸

棍讼师，沿习恶俗，陷害良民，定加等反坐，以挽浇风。至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肯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都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与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予哀尔百姓困穷，一害未除，恫瘝切体。微天之灵，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昧等事，朝闻夕奏，不得少稽。若从前委理刑官查盘，委府州县访恶，纯是科索纸贖，搜取贓罚，名为除害，实以害民。今一切禁绝不行。州县仓库钱粮，只许道府时时亲核，衙蠹豪恶，只许告发重治。总不容假公济私，浚民肥己，有负朝廷惠养元元至意。庶几政平讼理，家给人足，四方风动，用慰予心。特谕。

清廷企图通过陈洪范招抚张献忠等

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 唐起龙 启本

招抚江南参将臣唐起龙谨启，为备陈道路梗塞情形，江南传闻声息，请乞另敕宣抚，早奏混一肤功事。

窃臣衔命出都，原期星夜飞抵江淮，以宣德意。詎意经过州

县，土寇蜂起。臣率官丁策罢徒步，昼止夜行，至八月初四日始至东省。闻行道商旅，咸谓东路自青州以南，西路由济宁以南，地方多未帖服，土寇在在盘踞。臣即趋询督臣王鳌永，对臣攒眉答以大兵东临，土贼向化，大兵西向，依然啸聚。皆因地方无官，此道路梗塞之情形也。至于江南，所闻留都拥立福藩世子，以洪光纪年，枢臣史可法，已拜首揆。统领诸将，集兵防河，且有诏书颁至济宁者。其如普天率土，民心向顺，我后之怨何？此江南传闻之声息也。臣前启请之时，已报山东俱顺，道路皆通。故前赉捧令旨，兼程前进，抚其守臣来归。后虞左良玉、张献忠，故又乞官镇臣陈洪范招抚，以襄厥事。荷蒙王上发教与臣，付陈洪范代宣，其抚诸臣专敕并赏格等项未颁，而臣又仰体朝廷亟亟救民水火至意，不敢琐琐，故即叱馭就道。今闻洪范奉差运米自海来京，有通向顺消息。……